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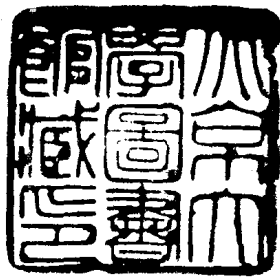
書

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五六册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五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6.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五六册目次

經部・書類

尚書集解二十卷

〔清〕孫承澤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孫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集解二十卷》提要

尚書集解序

余每言註經難註尚書尤難尚書乃夫子之所序定者今傳世有今文古文之不同有艱澁平易之互異漢人言書有百篇今存者

僅及其半所存者果盡出於夫子之所序定者乎且易有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春秋有程子之傳詩有朱子之集傳大儒著述確乎可循程朱俱不註書朱

子僅屬之蔡仲默氏仲默每註一篇輒請正朱子然止訂二典禹謨遽捐館舍其餘未經訂正者果盡合朱子之意乎推而上之又盡合程子之意乎且漢人

表章六經易有數家詩分為四春秋分為五獨以書為樸學不好馬鄭諸家俱未見真古文行世者獨孔安國一傳而又亂於唐人之讖緯凡此皆註書之難

也余垂髫　先人麗津府君口授周易比長兼習尚書尚書不獨治統所屬道統寄焉言心言性言敬實開萬古理學之宗視諸經為尤要登第後筮仕汴梁

故宗西亭先生家多經學秘本因得盡讀諸儒書義抄貯笥中變後尚有存者退居二十秊迴環紬繹因嘆書固全經其不死濟南一老於秦始漢高之世留

傳遺經於文帝之時天也濟南記憶不全者復出於故宮殘壁之中天也文有艱澁平易之不一以事非一代作非一手如周易四聖繫簡不一詩之正變不

同三頌簡縟之相遠也所謂亡書考其篇目率多說異或夫子之所刪也朱子即不註書而仲默所註或曾面授意旨況同時有東萊之書說後百年有金仁

山先生之表注許白雲先生之叢說其精粹不遜朱子雖漢人無馬鄭之箋注然經學晦於馬鄭者多矣有無固無足論也余舊著集解一編今年屆八旬恐

其散逸重加裒益刊之家塾所解多從蔡傳參以東萊其有不合者正以仁山白雲兩先生要歸之明顯暢達而止至於書之有序其言簡古非如詩序穿鑿

迂滯為詩之蠹即不出於孔子或出於當日之史官故程子呂子皆尊信之今仍弁于每篇之首以補蔡傳之缺又蔡傳中有日月隨天左旋之説明初命學士劉三吾修會選一書改正其失左旋之説其實不誤此不足為蔡傳病若其考證失真如璿璣之璿玉也誤以為珠簡繫二河也誤以為一如此尚多又洪

範一篇有禹之經有箕子之傳乃俱以為箕子之言此其失之大者余故曰註尚書尤難也

康熙十一年二月退谷孫

承澤撰

尚書篇目考

書五十八篇

今文三十三篇 伏生所傳凡二十八篇而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因古文出後方別出此五篇故成三十三篇

虞書四 伏生爲二篇

堯典　舜典後出　皋陶謨

益稷後出

夏書二

禹貢　甘誓

商書七 伏生爲五篇

湯誓　盤庚上　盤庚中後出

盤庚下後出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二十 伏生爲十九篇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後出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古文二十五篇

虞書一

大禹謨

夏書二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周書十二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亡書四十二篇

虞書十一

汩作　九共九篇　槀飫

夏書五

帝告　厘沃　湯征

汝鳩　汝方

商書十八

夏社　疑至　臣扈

典寶　明居　肆命

徂后　沃丁　咸乂四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　祖乙　高宗之訓

周書八

分器　旅巢命　歸禾

嘉禾　成王政　將蒲姑

賄肅慎之命　亳姑

漢文帝時今文二十八篇出於伏生卽立學官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治之（史記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後漢蔡邕勒於石謂之石經孝武時古文十八篇并序一篇出於孔壁

孔安國就古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葢安國以隸書雜古書汯成字故曰古文伏生書全用隸文故曰今文

孔安國作傳而未行世皆未見孝武末民間有得泰誓于壁內者獻之此僞書也與伏生所傳者共爲二十九篇故東萊張霸知五十八篇之數又見

百篇之序而於今文內似見得盤庚本三篇康王之誥自爲一篇及僞書泰誓三篇共三十四篇而造僞書二十四篇以合五十八篇

孝成時古文立學官尋廢故漢儒不見眞古文

東漢末鄭玄亦不見古文而見百篇序及知五十八篇之目則就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泰誓二篇爲三十四篇足五十八篇之數　典

僞書二十四篇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

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
命武成旅獒冏命
前晉豫章內史梅賾上古文尚書孔傳缺舜典一
篇而僞書始廢
南齊蕭鸞時姚方興上舜典孔傳至隋時此篇方
行於北方
右大意並依疏文益蔡傳序文節入疏文內於伏
生二十八篇者復出下誤入舜典益稷四字故篇
名及數目皆不能合今按疏文說如上甚明

孫熺校

尚書篇目考終

尚書集解卷之一

北平孫承澤學

虞書

唐孔氏正義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
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
錄故謂之虞書也

程子曰堯典爲虞書蓋虞史所修舜典以下
皆當爲夏書故左氏傳引大禹皋陶謨益稷
等皆謂之夏書也若以其虞時事當爲虞書
則堯典當爲唐書也大抵皆是後世史所修

典典則也上古時淳朴因時爲治未立法度
典制至堯而始著治迹立政有綱制事有法
故其治可紀所以有書而稱典也楊子曰法
始乎伏羲成乎堯蓋伏羲始畫卦造書契開
其端矣至堯而與世立則著其典常成其治
道故云成也書序夫子所爲逐篇序其作之
之意也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

舜作堯典

劉氏元城曰此序文也吕氏東萊曰書序孔子所作也聰明四句該一篇之旨九載績用弗成以前皆光宅天下之實咨四岳以下皆將遜於位之實包本末而言之也堯典綱目在欽之一字惟欽則聰惟欽則明自古人君未有不本聰明以出治者文思出於聰明者也散而在外則為文聰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為思聰明之潛蓄也堯德如此是以天下雖大無非在堯盛

德光輝之內乃一旦遜位視之如敝屣焉其化可知矣

書之有序一篇之綱領也從前俱以為孔子手筆程子及東萊吕子諸儒皆以為然朱子力駁之蔡氏遂例去不入傳中按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漢人去古未遠其言或有據也

堯典

漢孔氏曰言堯可為百代常行之道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與粤通若發語辭也稽考也放至也勳功也敬而祗肅曰欽昭而融徹曰明章美內含曰文睿慮通微曰思安安而又安所謂性之也允信也克能也表外也格至也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德之華也被及表外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

許氏謙說曰欽明文思分而言之欽體而明用誠敬主於中而精明發於外也思體而文用智意動於內而文章著於外也合而言之欽明為

體而文思為用主於中者誠敬則思之發也周盡存諸內者精明則文章著於外者煥然矣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皆文思之昭著充塞而放勳之極至也

吕氏書說曰序言聰明此言欽明伊川曰言欽則聰在其中去聰說明見聰明不可分欽之一字乃作聖之工夫也聖聖相傳莫切於此加欽於上意極精微非去聰也伊川又曰明包聰百聖相傳只一欽字如湯慄慄危懼文王不暇食

是也使堯不欽何自而有其聰明前言聰明指其生知全德之自然也後言欽明指其作聖始終之工夫也安安者止於其所當止允恭克讓何以遂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實用其工自見功用之至此葢允克者恭讓之至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俊大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族也平均章明也昭明皆自明其德也協合也黎衆也變化也時是也雍和也

眞氏精義曰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大德卽其總名也明俊德者修身之事其下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此帝者爲治之序也

王樵曰記曰上備舉堯之衆德而首以欽之一言此總挈堯之盛德而微以明之一言堯爲萬古明君之首語其本曰欽而已敬則明肆則昏聖人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是以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而其功及於家國天下程子所謂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以此事天饗帝者也

九族漢孔氏曰高祖玄孫之親陸氏釋文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唐孔氏曰夏侯歐陽等謂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朱子云九族當依古注百姓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公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爲宗王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羲和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昊廣大也曆者其書也象者其器也璿璣玉衡之類是也星四方中星也辰日月所會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

程子曰前言堯之治始於明俊德而後由睦九族以至和萬邦變時雍此復言其立政綱紀分正百官之職以成庶績而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明曆象欽若時令以授人也天下萬事無不本於此故最先詳載其事聖人治天下之

道惟此二端而巳

陳氏雅言曰敬授與允釐意相似聖人事天治民亦欽敬之心而巳敬天之心嚴於曆象之際勤民之心嚴於授時之際聖人於事何往不敬而況於事天治民之大者乎

自雲許氏曰楚語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項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昭注曰即羲氏和氏此兩氏子孫之世官也則羲和爲二伯與仲叔共六人無疑

唐孔氏曰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于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

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紀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孶尾

嵎夷在青州又曰暘谷則其地近日而先明當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谷當在西極朔方幽都當在幽州而南交爲交趾明矣春曰宅嵎夷夏曰宅南交冬曰宅朔方而秋獨曰宅西徐廣曰西今天水之西縣也寅敬也賓導也秩次序也東作春作也西成秋成也春夏欲民早起故先日出而作是謂寅賓出日秋冬寒不能早起故令民候日入而息是謂寅餞納日二分叔不言餞者因仲之辭日中者晝夜半也二分皆晝夜半而春言日中秋言宵中者互相備也春分朱鳥七宿昏見於南方夏至則青龍秋分則玄武冬至則白虎皆七宿而獨舉一宿者舉其中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秋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析分散也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乳化曰孶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

其氣之和也

陳櫟集傳曰乃命之初既按曆法之成法以作曆分命申命又恐其或戾於法而審訂之以謹後來之曆此敬重之至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訛化也敘南方化育之事以敬致其功永長也火心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爲正陽位也冬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爲正陰位也因

者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
獸毛希而革易也
冬夏至日周禮玉人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至日註云度日景至否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八分冬日至之景一丈三尺一寸四分又典瑞註致日月度其景至否以知其行得失也朱子曰土圭是量表影之尺長一尺五寸以玉爲之二至立表視表影長短以玉圭量之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
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餞送也夷平也農事至秋稍緩可以漸休故曰
夷毛毨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
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在察也朔易歲於此改易也隩室也氣寒而民
老幼皆入室也氄毛鳥獸生耎毳細毛以自溫
也蓋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
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也程子曰古之時分
職主察天運以正四時遂命居其方之官主其
時之政在堯謂之四岳于周乃卿之任統天下
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知其道故以星曆
爲工技之事而與政分矣
東萊呂氏曰三章言平秩惟末章言平在朔易
者意旨尤深蓋朔者初也月旦謂之朔旦者始
而新之之謂也北方終其陰而後始其陽故謂
之朔方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謂之
朔易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而
聖人體之以贊天地化育周流無間乾健不息
艮始終萬物之意也許氏曰三方皆寅敬於日
而北方不言於文勢亦少一句非缺文也蓋歲

與方與晝夜各以類從故春之中於東方朝時
賓日秋則西方昏時餞之夏則南方午時致之
冬則北方宜於夜半非禮日之時而地去日遠
非所經地故北方無祭日之文
又曰仲叔專候天以驗曆以日景驗一也以中
星驗二也既仰觀而又俯察於人事三也析因
夷隩皆人性不謀而同者又慮人爲或相習而
成則又遠取諸物四也蓋鳥獸無知而囿於氣
其動出於自然故也驗之詳如此所以正曆正

曆則專爲使民趨作訛成易之時體天雖聖人之事亦凡以爲民也

朱子曰按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日在斗昏中壁中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又曰中星自堯時至今已差五十度

元金氏履祥曰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月令中星與今日又不同蓋歲有差數先賢故立歲差之法以步之差法當以郭守敬七十三年者爲稍的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昏昴中至月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月令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昏奎初中至本朝初該一千七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初度昏壁中至延祐又經四十餘年而冬至日在箕八度矣昏亦壁中以此驗之誠有不同

明保定邢雲路曰從古羲和道廢日官失職帝王六曆訛於四分漢人踵之久假不變而不知爲一好事之偶作也四分之曆天與日齊以步氣朔一歲步不可行也迨漢末劉洪始覺其誤乃減歲餘立歲差考冬至日躔在斗二十二度千古不刊之數自洪始發之後之曆家代各改革然不數十年而輒先後天不可行者何則以歲差之中仍有消長一機未備也至元太史郭守敬乃悉其竅焉觀守敬之言曰上考往古下驗將來皆距立元爲算歲實上推每百年長一下算每百年消一其諸應等數隨時推測不用爲元其說至明也至洪武初欽天監博士元統則不知測驗爲何事而徑削去消長另立準分所謂李德芳持消長正論力爭之不得然而統所修改四准則授時舊數接年續之一無所改者也訛傳至今失之益遠夫所從何來自日躔之在天來也今仰觀天象立春日躔在戊寅亥初而欽天監在巳卯子正此可以口舌爭乎且七政一稟於日躔日度變而朔較交及五緯之率皆變氣應一差即諸事皆差而以之步曆無一可者故守敬曰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爲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試觀今日之天其躔形圭景立春在亥分寸易辨一指點間可與海內億萬人有目所共見者正孟子所謂天日之故可求而坐致者也

陳留諸生駱化蛟曰曆莫善於授時其日躔一法天月會於北陸萬世不易也惟是天盤漸移

而東堯在虛漢唐宋在斗今在箕四度當隨時測驗以合天道乃猶執東方七宿而膠守之此不善宗授時者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暨與也周四時曰朞朞當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云六日舉其全也歲止得三百五十四日故以閏月定而正之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東萊呂氏曰前命羲和曆象之事至此乃言作

曆之要法故以閏餘總命之葢閏者一歲之樞紐天地之數惟竒則無窮一歲餘十二日有竒苟不置閏則四時之氣無由而成以閏月歸竒始可以定時而成歲其言咨汝羲暨和者總敎之以若天授時之要也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抑亦見治天即所以治人天時旣正而後百工可得而治庶績可得而熙也

陳氏大猷曰一朞三百六十六日其實三百六十五日有竒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日一日行天一度一朞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四分度之一當一日是爲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月行速一日行天十二度強一月一周天毎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則爲一月十二會則爲一歲一月三十日除小盡六日一歲止三百五十四日毎日行天一度是一歲中實欠十有一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也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使日行所欠之天度以歸其不齊之數而後春夏秋冬之氣節始正而歲始成是爲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朱子曰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曰横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葢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爲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

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遲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爲退了十三度有竒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日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

又曰横渠少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内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

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禮記月令疏云日月循天左行日一日一夜一周天而天一周之外更行一度其說可證也

明高祖以天左旋日月右旋命學士劉三吾等删定蔡氏之註遂取陳氏祥道之說陳氏謂天遶地而轉一晝一夜適周一匝又超一度天左旋日月違天而右轉日一日行天一度月一日行天十二度強天之旋如磨之左轉日月如蟻行磨上而右轉磨轉速而蟻行遲故日月爲天所牽轉其說實爲不然元儒陳氏普精於天文其說曰天遶地左旋東出西入一日一周而少過之日者天之精與天左旋日適一周以天之過也而爲少不及焉天日進而日日退也日非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退耳曆家以日月皆右旋以此蓋不計天之進而但以日月之退爲右

旋以背而爲面也然苟不計天之進則是四時昏旦中星常不移矣無是理也其說與張朱二子合可爲定論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疇誰也咨嗟也堯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乎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嚚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不善也

朱子曰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爲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孔氏正義所謂三言求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爲求舜張本故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采事也都歎美辭共工官名方類也鳩聚也僝布也言共工能類聚而布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之貌象恭敬而實滅其天理

滔滅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蕩蕩浩浩皆水之狀也割害也懷包也襄上也俾使也乂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衆共之辭咈者甚不然之之辭方不順也命正理也

謂其不循順正理而毀圮族類傾陷忌克之人也异巳也言不用亦可又言但試其可以治水乃巳耳蓋時廷臣未有能于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堯於是遣之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三考功用弗成故黜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

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巽受也否不也忝辱也明其明顯在位者揚其側陋者言惟德是舉不擇貴賤也師衆也錫與也予聞者我亦聞也如何復詳問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也諧和也烝進也姦亂也言舜能以孝和諧父母昆弟使進於德不及於亂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也

刑法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釐理也降下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北使爲舜婦于虞氏之家也

南豐曾氏曰帝曰我其試哉三句皆堯之辭釐降二女二句乃史官之辭言堯以女下嫁於舜爾欽哉是堯戒女之辭釐降只是經理二女下降時事爾王氏樵曰明明之說當從訂傳當時在顯位者固皆堯之所巳知恐在側陋者容有人焉而未知故欲廣明揚之道令毋拘明與側

陋有則舉之故四岳承之而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正與上相應處帝曰予聞則巳嘗知之特未有人舉之及得其詳耳此一段敘事曲折如畫又曰堯初於四岳也曰汝能庸命巽朕位卽欲以位授之及舉舜也何乃三載之久而後使之陟帝位乎實試之也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正與我其試哉意相終始而語相照應且不特此也古文舜典合於堯典則愼徽五典以下正爲試之之事今以分爲二篇而堯典止言釐降嬪

虞之事故先儒偏重之而不知試之為歷試也然則所謂觀厥刑于二女者亦豈無試之之意乎曰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於此可以觀人而益見其賢非謂於此可以試人而幾見其實也

東萊呂氏曰堯典一篇始終無非欽也始之欽明終之欽哉其中曰允恭曰欽若曰敬授曰寅賓寅餞曰敬致曰往欽哉皆以敬為辭先儒謂敬者百聖傳心之法而實自堯啟其端焉

夏撰書解曰帝堯為五帝之盛帝堯典為百篇之首篇呂氏謂書首二典猶易首乾坤乾君道坤臣道天地之道備於乾坤而君臣之道見於二典至當之論也然堯典篇中不過三大節修齊治平一也治曆明時三也知人衆舜三也節目有三而綱領惟一一者敬而已

尚書集解卷之一終

尚書集解卷之二

北平孫承澤學

虞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唐孔氏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已帝歷試于諸所難為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

程子曰舜典夏時所作篇末載舜死夏時所作

可知故史為追紀之辭與堯典同

按古無舜典自堯典帝曰欽哉接慎徽五典所謂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也陸德明釋文言舜典本文初無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一十二字乃姚方興所上也後人更增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一十六字亦曰此方興別本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華光華也協合也言舜於帝一德也哲恆潛曰濬明恆融曰文微之微者精一之致也恭不莊而溫恭而安也塞不試而允誠無息也德淵穆而玄可象矣故升聞而庸也

白雲許氏曰濬哲微而文明用存於中者深沉而智哲則見於外者文理而光明溫恭用而允塞體見於外者和粹而恭敬則存於中者誠信而充實此即玄德而重華協於帝者也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徽和也五典五教也克從無違教也司徒之事也揆度也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而左傳亦云使主后土以揆百事則百揆司空之事也四門四方之門也穆穆美也諸侯之來朝者舜賓迎之宗伯之事也堯之所以試舜者亦多方矣洪水爲患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歷試至此至矣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也詢咨也咨事考言者咨舜以職事而考其言也乃言底可績者其事皆如其言而致有功也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唐虞觀人之成法也堯賢舜曰乃言底可績舜賢禹曰成允成功其義一也程子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詢謀

汝所行之事以考汝之前言皆可致功實也聞其言則堯知其聖矣見於事至於三年而後天下知其聖也

讓德弗嗣之下王魯齋謂堯試舜如此之詳而讓德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辭與位之際亦無丁寧告戒之語何也按論語堯曰篇首二十四字乃此脫文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東萊呂氏曰必於文祖之廟者以見堯不敢私以天下與人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也程子曰舜既受終則察七政之度以觀天意蓋聖人欽若昊天之道也王氏日記曰堯在位而首命羲和曆象授時蓋敬天勤民事莫先於此也舜攝位而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曆象授時事莫先於此也二十八宿附天不動動者日月五星其行歷處即為曆數故謂之政天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為限

每宿各有度數合為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五星循此宿度隨天轉行以成人間歲時月日之候曆數所以算之儀象所以觀而察之遲速順逆合其常度而不差所謂齊也七政齊而四時正故曰此曆象授時所當先也蔡傳以璿為味誤

璣衡者璣為轉運衡為橫簫運機使動于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橫簫所以觀星宿也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璣衡察之日月與五星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天意既順於是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也祭天謂之類者類事類也以事告非常祀也精意以享曰禋宗尊也六宗尊神也孔安國所謂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不能親詣望所在而祭之故曰望羣神丘陵墳衍古先聖賢之類祀典衆多按所有而及之故曰徧皆以攝位告也

蘇氏子瞻曰凡祀上帝必及地示何以知其然也以郊之有望知之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傳曰望郊之細也書曰與戊柴望大告武成柴祀天也望祀山川也而禮成於一日祀山川而不及地此理之必不然者也是以知祀天必及地也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以來學者考之不詳而世主或出其私意五時祭帝汾陰祀后土而王莽始合祭天地世祖以來或合或否而唐明皇始下詔合祀至於今者疑焉以謂莽與明皇始變禮而不知祀天之必及地蓋自舜以來見於經矣

又曰六宗所祭不經見諸儒各以意度之惟晉張髦以為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然以書考之受終之初既有事於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於齊七政之前而別祭餘廟於類上帝之後者乎以此推之則齊七政之後所祭皆天神非人鬼矣以祭法考之其日燔柴於泰

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則此所謂類于上帝者也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則此所謂禋于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則此所謂望于山川徧於羣神也祭法所敘蓋郊祀天地從祀諸神之壇位而舜典之章何義疏也故星爲幽宗水旱爲雩宗合于所謂六宗者但鄭玄曲爲異說而改宗爲禜不可信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此代堯朝諸侯也輯斂也班還也五瑞五玉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既盡也正月之末盡也蓋齊七政類上帝

無暇日見諸侯既月無事則四岳羣牧可以日覲矣古者朝覲贄玉已事則還之故始輯而終班也

程子曰輯斂五瑞徵五等諸侯也至月終則四方諸侯至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曰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也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既見則須還其瑞玉與天下正攝代之始焉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此代堯巡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祭天告至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牲幣祝號之次第也東后東方諸侯也協合也合四時之節氣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十二律度量衡皆受法于律黃鍾萬事根本審而同之也五禮

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五等諸侯所執以爲贄者王氏曰凡贄諸侯圭周禮小行人六幣圭璋璧琮琥璜註云幣所以享也享后用琮則餘五玉即所贄之五玉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所以爲贄而見者也五器即五玉也贄成器者卒乃復者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南岳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二月東五月

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於其廟而祭告也特特牲也

傳疏以五玉即五瑞也按周禮典瑞註云瑞符信也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天子冒而還之者五玉諸侯執贄以進見天子天子受之而不還者也陳氏曰贄與瑞不同瑞者上班而下守之以爲有國者之符信也贄者下獻而上受之以爲享上之儀物也五器蔡傳作五禮之器非也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器以物言則曰玉以形言則曰器陳氏大猷曰即五玉製成器者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此定朝巡之制蓋亦堯意而舜承以行之者也敷陳也奏進也庸用也諸侯四朝各使陳其言而試其功則賜以車服而用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始也中古之地但爲九州及舜即位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封表也封十有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爲一州之鎭濬川濬導十二州之川也

王氏日記曰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青入於徐梁入於雍并入於冀也此殷制也職方有青幽并而無徐梁營益周又分冀爲并而併營於幽復禹之青而省徐入青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典刑常刑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象其所犯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作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輕者官刑以治庶人在官慢于事而未入于刑者扑夏楚也學校之刑也過誤而入于刑與罪疑者皆入金以贖易曰无妄行有眚眚亦災也眚災者猶曰不幸非其罪也肆縱也春秋肆大

眚是也怙恃也終不改也賊害也不幸而有罪則縱捨之恃惡不悛以害人則刑之史官敘舜制刑之法如此重明舜意曰欽哉欽哉惟刑之爲憂恤哉言其敬愼哀矜之至也程子曰末句說者以爲舜語非也

朱子曰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又所以寬鞭朴之刑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史官載述舜之制刑因敘其所用刑也流放竄殛統謂之流故曰流宥五刑而於流之中有輕重之稱流者去遠之也放者屏斥之竄者投置之以罪之輕重地之善惡遠邇爲差殛則誅死之也四者自輕及重而言呂東萊曰四罪而天下咸服舜自卽位以來止於四罪之誅故史官特敘於舜典之篇抑以見用刑之簡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二十有八載舜攝位之二十八載也殂落死也喪爲之服也遏絕密靜也天下不忘堯見堯德在民之深二十八載之間舜一遵堯之政而不變天下不知有代攝之事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舜服堯喪畢故復至文祖廟向告攝今告卽位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卽位告廟後乃謀治於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陳氏櫟曰自此至惟時亮天功紀舜初卽位事四岳總四方諸侯故以闢四方之門廣視聽之於四方者咨詢之闢四方有以見天下爲一家之氣象明四目達四聰有以見天下爲一身之精神焉陳氏大猷曰舜初攝位則覲岳牧初卽位復詢岳咨牧蓋內外之要職莫先焉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

難任人蠻夷率服

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舜言足食之道惟在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惇厚也元善也難拒也任人佞人也惇厚其德信用善人而拒佞人則蠻夷服蓋佞人必好功名不務德而勤遠畧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

哉

此節首稱舜曰見前此稱帝者堯也以後稱帝者舜也舜攝時未嘗稱帝也奮起也庸功也載事也嗟歎而問四岳有能奮起于功以廣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官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時懋指百揆之事以勉之使禹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俞者然其舉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劉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厄也播布也稷堯之農師也舜以舊官申命之舜典凡不咨而命命而不讓者皆申舊職也

百穀者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種蔬果各二十種共爲百穀三穀者曰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粳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種蔬熟可以助食儉歲可以救飢果熟可食乾之可爲糧豊數皆可充飢二者輔穀之不及故總曰百穀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五品五倫之名位等級也天所叙也舜愼而徽之契敬而敷之矣如是而有不親不遜也其惟寬乎寬之也者需之也天地之化無迫也

陳氏經曰教以敬爲主而濟之以寬敬匡之直之之謂寬使自得之之謂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猾亂也夏華夏也亂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三就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屛處也五流五等象刑之

當宥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也聖人制刑無非欲人遷善而遠罪惟明克允盍明始能允敬教而寬敬刑而明也

夏氏撰曰舜命契教以一言曰寬命臯陶教以一言曰明簡而易守也王氏樵曰堯言其要在欽恤二字舜言其要在明允二字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也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也

蘇氏子瞻曰堯舜以德禮治天下雖有蠻夷寇賊時犯其法然未嘗命將出師特使臯陶作士

以五刑三就五流三居之法治之足矣兵既不用度其軍政必寓於農民當時訓農治民之官如十二牧司徒司空之流當兼領其事是以不復立司馬也而或者因謂堯時士與司馬爲一官誤矣夫以將帥之任而兼之於理官無時而可也堯獨安能行之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若順其理而治之也事百工之事呂東萊曰垂之巧蓋因萬物自然之理非若後世所謂技巧咸精其能者若之一字最可玩諧之一字生於若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上下者高下之謂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虞掌山澤之官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禮重事也故咨于四岳三禮者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典禮之官將以對越天地感格鬼神非致敬不可故曰夙夜惟寅寅者敬也自旦至暮無時而不敬也直哉惟清直者敬以直內之直內無私邪則清明在躬敬之功於此可見典禮至重故再三命之帝曰俞往欽哉欽之用於禮爲尤切也舜命九官惟禹與伯夷咨四岳緩急大小之不同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

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典樂教胄子夔之職兼二事也樂與教相關不可以不兼樂者廣大易直感人也深故掌樂必兼教之任動盪感發使人之良心勃然而生教人之道無大於此周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漢之太常猶領太學其意久而猶不廢也以此知教人不在規矩誦說之間矣直而溫至簡而無傲皆教者之事也教者必因其所長而輔其所不足直者患不溫寬者患不栗剛者患虐簡者

患儆預防而蚤禁之所以教也而教成於樂樂出於詩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吟咏其言則必有長短之節而樂生焉是謂歌永言聲者樂聲也永者人聲也樂聲升降之節視人聲之所能至則爲中聲是謂聲依永永則無節無節則不中律故以律爲之節是謂律和聲聲和則八音皆克諧協不相奪其倫次而樂成矣樂成則可以奏之朝廷而人無不和薦之郊廟而神無

不和以和感和自然之理也以此而教胄子豈有不感化者哉

朱子曰詩何爲而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既有欲矣則不能以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以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永音詠永言之永於悽切永長也長言之此所謂詩言志歌永言也直言而無吟咏者謂之諷長言之謂之歌配歌謂之樂聲依永者言樂出乎詩也樂主音聲凡聲皆依於咏歌故曰聲依永畢出爲聲成文謂之音聲合於律乃成文而不亂律者音樂之法也所以然者蓋盈天地間惟陰陽五行之氣人物皆由是以生有氣則有聲有數氣有升降隨所到次第而得清濁之序在人則出於喉咢

舌齒唇在天地間則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蠛蠓無非聲也律則寫其所謂中聲者而已矣在氣爲中氣在聲爲中聲在人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與發而中節也聖人爲之律呂以寫之陽氣升降之數有多寡故律管有長短律曆同道故十二管吹以考聲列以候氣及其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此天地自然之妙也

張子橫渠曰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則樂之意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

人可聽今之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何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聲律考畧

單出爲聲聲成文爲音或曰在人爲聲被諸器爲音宮聲出於喉商聲出於齶角聲出於舌徵聲出於齒羽聲出於脣

子黃鍾寅太簇辰姑洗午蕤賓申夷則戌無射爲六陽律丑大呂卯夾鍾巳仲呂未林鍾酉南呂亥應鍾爲六陰律陽律生陰律爲下生陰律生陽律爲上生十二相生至仲呂而窮其數不行

五聲論長短之序則曰宮商角徵羽論相生之序則爲宮徵商羽角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按五聲相去一律則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謂之變宮又自林鍾而下有半聲自蕤賓而下有變律所以齊五聲之不及也蓋律呂之數往而不返黃鍾不復爲他律役至仲呂而窮故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呂氏東萊曰夔聞舜之言心領神受曰於予擊拊之際百獸尚將率舞則神人以和可知

蘇氏子瞻曰此舜命九官之際也無緣夔於此獨稱其功此蓋稷之文也簡編脫誤復見於此細玩章旨子瞻之言良是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堲疾也殄絕也絕行猶獨行行之不可繼者也惟讒說獨行爲能駭衆師衆也納言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樞機之官故能爲天下言行之帥舜有不問而命臣有不讓而受者皆隨其實也

王炎小傳曰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契刑以弼教故次命皐工立成器以爲利人治之末故次

命垂如此治人亦備矣然後及動植故次命益民物如此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夷夔禮先樂後故先夷後夔樂作則治功成矣賢萃功成苟讒說得行則賢者不安前功遂隳故末命龍所以防讒間衛羣賢以成其終猶命十二牧而終以難任人夫子荅爲邦而終以遠佞人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亮弼也旣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弼天功蓋各官

所治之事皆天功也而其要在欽惟其欽故不失時而能亮天功也言天始於此而臯陶謨詳之蓋古君臣相勗勵者無一事不本於天無一事不主於敬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唐孔氏曰自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言帝命羣臣之後經三載乃考其功九年三考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北背也善

留惡去使分背也呂東萊曰史官載分北三苗與堯典獨書共鯀之事同見萬國皆順軌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蘇氏書傳曰舜爲民者三十載歷試三載攝位二十八載通爲三十堯崩舜服喪三年然後卽位蓋年六十二矣在位五十載而崩說者以爲舜巡守南方死於蒼梧之野韓愈以爲非其說曰地傾東南巡非陟也陟方者猶曰升遐爾書曰惟新陟王是也傳書者以乃死爲陟方之訓蓋其章句而後之學者誤以爲經文此說爲得之

許氏謙說曰堯典四欽字舜典亦四欽字欽明文思史臣頌堯之全德也欽哉欽哉史臣頌舜用刑之善也餘五欽則戒人是皆堯舜躬行心得之餘措諸人者也堯舜之聖亦惟欽而已矣讀二典者之所當知而日用之所當先也

董鼎纂註曰自徽五典至陟帝位是堯試舜內三年事爲司徒百揆四岳未爲君時也自受終

至遏密是攝位二十八年內事不過以百揆代堯行天子事亦未爲君也曰格文祖然後卽帝位始稱帝舜之君道乃可見耳方攝位時巡四岳朝諸侯封山濬川考禮正刑汲汲不少暇至卽位後惟責成於岳牧九官舜不過執黜陟之權以激勵之外此不復以身親焉五十年間有天下而若不與非得爲君之道而然歟攝政以前可見臣道之勞卽位之後可見君道之逸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君臣之道一乾坤也夫子以

君哉稱之宜也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别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
篇稾飫凡十一篇皆亡

尚書集解卷之二終

尚書集解卷之三

北平孫承澤學

虞書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
益稷

漢孔氏曰矢陳也陳其成功申重也重美二子
之言蘇氏子瞻曰矢陳也申推明之也

大禹謨

謨謀也草廬吳氏曰典者載堯舜二帝之善政

謨者載禹皐陶二臣之嘉言
白雲許氏曰三謨皆陳于帝舜之前乃舜典之
別篇禹謨自格汝禹以下舜晚年事以禹王天
下故在皐益之前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命教也以文教布于四海而繼堯舜蘇子瞻曰
史記以文命爲禹名則布于四海者爲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禹之言也君臣各艱艮則非僻無自入政事

修治而下民咸化民利在爲善而已故敏於德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無不得其所矣此三者最難也必也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乎惟堯能之而已呂氏東萊曰舜於克艱工夫深矣故聞禹言有當於心以爲信如此也嘉言以下舉堯克艱之道以證之堯之

時克克此艱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都美也唐孔氏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眷顧也奄同也言堯有此德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

蔡氏劄記曰帝德廣運廣而不運則有止息運而不廣則有際畔廣運者聖之所以法天宥密者賢之所以希聖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禹因益眷命之意而言天人感應之理惠順也廸道也言吉凶之出於善惡猶形響之生於形聲以見不可不艱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益因禹陳克艱惠廸之謨而復陳克艱之目於舜也蘇氏傳曰虞憂也自其未有憂而戒之矣孔氏正義曰法度使行必有恒無違常也無遊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當誠慎之以保己也任用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惑所疑之謀勿成用之如是則凡百志意惟益廣也無違越正道以求百姓之譽無反戾百姓以從己心之欲常行此事無怠惰荒廢則四夷之國皆來歸往之此亦所以勸勉舜也呂氏東萊曰無

怠無荒極本末而言之上極言其本下極言其末以見不可不艱也

陳氏櫟曰自克艱至此五節文意相連貫一時之言禹以克艱告舜舜不自居歸時克於堯故益因言帝德廣運以美堯禹又申其未盡之蘊以迪吉逆凶戒舜故益因盡言盡一以戒舜若然則以廣運一節爲美舜者其非明矣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益言儆戒之道禹嘆而美之謂帝當念其言也君德之實在政爲政之要在養民養民之政有六府焉惟修則有以爲養民之本有三事焉惟和則有以盡養民之事合六府與三事是謂九功惟修和而叙焉則民享九叙惟樂生而歌焉斯爲養民之成矣然怠心或生則成功易壞故又欲其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也俾勿壞然後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之責爲

有終而克艱儆戒之心爲克盡也蔡氏劄記曰六府是利用厚生之節目利用厚生與正德總爲三事後世治之不古只三事不明

王氏炎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滿澮之導潴之蓄井之汲水之修也鑽燧有變焚萊有禁火之修也産於地取之有時鎔範而成之金之修也植於山林斬之有時掄材而取之木之修也辨肥瘠相高下以植百物土之修也播種有宜耨穫有節穀之修也水以制火火以鍊金金以

治木木以墾土土以生穀此六府之修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爲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三也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以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

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趍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者也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爲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舜因禹言而推其功以美之六府三事不易治也地平天成而後六府三事信得其治此舜以九功之叙歸功於禹之治水也萬世永賴之正應其俾勿壞之意禹責難於君帝求助於禹聖世君臣之心見矣

王氏樵曰禹謨止此下記禪攝及征苗之事舜謨中有益而篇名大禹謨以禹爲主也皋陶謨中有禹而篇名皋陶謨以皋陶爲主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格來也宅居也總率也師衆也舜倦勤初即付禹以天下曰總朕師師曰朕師已未釋位之辭也舜初即位命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載曰帝載未敢遲身當天下之辭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禹因帝總師之命而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皋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茲指皋陶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用舍皆在此人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語默皆在此人名言則名言之允出則誠實之所發見者蓋言反覆思之卒無有易之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

蘇氏子瞻曰種德如農之種植衆人之種德也近朝種而暮穫報亦俠矣皐之種德也遠哉培之深厚滋養之豐裕及其充溢不已自沛然如雨露之降民被其潤澤而懷之也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帝不聽禹之讓而稱皐陶之功以勸勉之蓋時禹皐陶同在帝前也臣庶羣臣庶民也干犯也

正政令也弼輔也懋勉也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令者以爾爲士師之官能明于五刑使輕重適當以輔五常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刑而實期于無刑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

愚按法者人臣之所守故在皐陶則曰明刑在帝則曰好生然皐陶之刑主於弼教期於無刑則未嘗不歸於好生也此所以爲邁種德也與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蘇氏子瞻曰帝因禹之讓皐陶故推其功而勉之皐陶憂天下後世以刑爲足以治也故推明其所自以爲非帝之至德不能至也

王氏樵曰帝之德至難名也而皐陶以罔愆蔽之今之言舉事無失者必以爲精明之極而帝

乃首以寛簡得之不言其賞當功罰當罪不殺無辜不失有罪而言其賞之世延罰之弗及嗣刑故宥過與夫刑賞之疑者寧屈法以申恩而總之曰好生之德然則帝之所得者仁而已虞書未嘗言仁而好生一言已盡仁之妙矣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舜又申言歸美於皐陶自罔愆以下皆帝之所欲也能遂帝之欲而治者以皐陶能使民勸勉愧恥遷善遠罪契之教化四達不悖如風鼓動

莫不靡然而嘆其弼教之功爲大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帝雖稱美皐陶之功而攝位之命終當歸之于禹故來禹而命之也夫洚水者洪水也舜之時水已平矣何以謂之儆予聖人前後相承同爲一體以身任之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

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旣賢于人矣而又能勤于王事儉于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故禹有是德而帝盛大之禹有是功而帝嘉美之功德如此天意所屬以見其不可辭是時方使居攝未卽天位故以終陟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呂氏東萊曰舜旣授天下於禹遂命以保天下之要人君以正心爲本故先之人心私心也私則膠膠擾擾自不能安道心善心也乃本然之心微妙而難見也此乃心之定體一則不雜精則不差此又下工夫處旣有定體又知所用工然後允能執其中也此理禹所自知舜復切於言者以天下授人謹之重之自不容已也

朱子中庸序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

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乎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按此十六字賴朱子序文

發明無遺意
王氏樵曰道心則中而已矣所謂天命之謂性也過與不及皆物欲所生非天之命皆失道也中而曰執執而曰允執以見非精一之至而有定力則擬議之間忽不自知其墮於過與不及之歸矣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此帝好問執兩端而用其中之心法也古者帝王聽政使公卿大夫至於列士庶人之賤瞽史

之微莫不得以自達有見者陳其言有謀者獻其謀而天子執一中以裁酌焉言之考於古謀之咨於衆者必事理之當人心之公也若言不考於古則爲一人之私言謀不咨於衆則爲不可成之疑謀豈可得而誤聽誤用哉言不誤聽謀不誤用安往而不允執其中乎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帝舜命禹攝位而又告以君民相須以盡治道可愛固君也而民則甚可畏衆固戴后然非衆則難與守邦后者人心之所歸赴邦者非人君所能自守也可不欽哉欽之一字百聖用功之地堯舜相傳皆不外此謹乃有位曰乃者深意所寓既欽又謹乃能有位則知位不可以苟居也可願者猶孟子之可欲敬修者用工之無已也大抵善心難持於可願欲之事尤當加敬以修之聖人之心純乎敬既曰欽又曰謹復曰敬

舜純誠之實積於中故純誠之言發於外也四海二句反言不可不敬也惟口句泛言見言之不可苟也言之不易故曰不再其爲授禹也決矣

陳櫟集傳曰堯授舜舜授禹言有詳畧而精微之理欲畏之心戒愼之辭一也堯之傳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之傳禹凡所得於堯之四句一一爲禹言之中間不過增益十有二句義理益明敬戒益至矣陳氏大猷曰人心惟危以下示心法傳道統也可愛非君以下示治法傳治統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

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歷也禹欲歷卜諸功臣擇其吉者而用之也蔽斷也昆後也習重也舜言官占之法先斷於志而後命於元龜我志既先定矣以次而謀之人謀之鬼神謀之卜筮已吉矣若再卜之則是重習也非官占之法也蓋舜於禹懋德嘉績之時志已早定固知天人之理不違於是其所以謀之幽明參之以爲證驗耳又因禹固辭而曰

汝諧和同天人一言以決之也陳氏經曰人謀鬼謀雖欲其合大率以人謀爲先就人謀中又以謀及已之心爲主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正月朔旦與天下更始受命于神宗亦舜受終于文祖之意神宗堯也天下者堯之天下受命于神宗示不敢專也率百官卽所謂總朕師一如帝初攝故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禹攝位之初舜命之徂征禹欽帝之命而誓師也此上古征伐誓師見於經之始一乃心力一語簡而盡其誓至費誓凡誓師之言其理不能出此一語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禹之徂征也不必直擣其穴也奉辭以臨之起其悔悟耳苗之逆命不必發兵拒守也不從辭命未知悔悟耳然非舜禹德有未至與志或自滿也爾益云然者古者聖賢行有不得皆反求

諸已大率如此盖言凡三致意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瞽瞍之頑而孝可若神明之幽而誠可感苗亦人耳豈有德之盛誠之至而不可動者當不煩兵而自服也夫以帝之事父豈有不至而不得於父則亦惟負罪引慝起敬起孝而已此一段分明說至誠無不感動帝初年亦只是此心以瞽瞍至尊而至難事者尚且感化但不可以瞽瞍與苗比說故又進一步說此至誠之效雖感於神明亦由此道而况有苗乎遂俞盖

之言而班師聖心若曰是吾德之未至而已盖思所闕史臣原其心而曰誕敷文德誕敷者前日已敷今日又誕敷之也舞干羽于兩階正見其敷文德七旬言其速也惟德動天豈不於苗而益信哉

此篇亦載事亦記言與二典相類蓋三聖相授受乃隆古一大事此三篇蓋以備三聖之事也皐陶益稷則專記言而已大抵典謨皆記唐虞之大事大訓其分篇者以簡袠重大而分因各爲之名以識其端耳

禹謨一篇上接二典下統二謨義理弘大傳心之要在焉孟子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所見而知者此而已後世以刑知皐陶以謨知皐陶而不知皐陶之德與功稷契之流禹之亞也亦於此篇見之

按禹謨幸存古文殆天未喪道也危微精一千古言道者宗焉或以其晚出疑之元吳氏澄明歸氏有光於書欲止存今文然則禹謨可廢乎此必不然之說也

尚書集解卷之三終

尚書集解卷之四

北平孫承澤學

虞書

皐陶謨

漢孔氏曰謨謀也皐陶爲帝舜謀

馬氏碧梧曰此篇首尾皆與禹問答而謂之謨者實陳於帝之前也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皐陶將矢厥謨而以爲其本在君人君能信蹈

其德則明足以燭理虛足以受善故臣之所謨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謨矢王開陳弼王匡諫明見察而諧不忤也

此條爲說不一孔氏迪蹈也在君上說與下愼厥身修思永相應故蔡註從之林氏以迪敬迪之迪言臣欲允誠以敬迪君德則謨必責明弼必責諧不明則不能開陳不諧則祇以祇牾皐陶欲與禹以此事舜也

蘇子瞻作史官贊皐陶之辭言也所脩皐陶之德皐陶信蹈而行之非虛名也其爲人謀也明其正人之失也和皆皐陶之德也書言若稽古者四皆史之爲此書也曰順考古昔而得其爲人之大凡如此

又曰允迪二句史之所述非皐陶之言也而禹曰俞所然者誰乎上當有闕文

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俞如何者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美其問也先嘆美而後言者不敢易其辭也大抵齊家治國至于平天下皆自身修而出故當修身之際必深思永久之理可久而後功用無窮也惇敘九族自身修而見于齊家也伊川家人傳曰正倫理篤恩義惟惇敘足以該齊家之道也庶明

勵翼又大于一家者朝廷之上百官之中明白一心各思勉勵翼敬以奉其職翼與小心翼翼之翼同自齊家以至于治國皆自根本始故曰邇可遠在茲可者明其有此理也蓋用功不已則其理可遠非謂修身即能齊家治國平天下也皐陶之言雖約而天下之平不出此道宜禹拜而俞之也

眞西山精義曰皐陶陳謨首以謹修其身爲言蓋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愼之一言又修身

之本也思永欲其悠久不息悠久不息常思所以致謹然後謂之永愼則敬而不忽思永則久而不忘脩身之道備矣然後以親親尊賢二者繼之身爲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序蓋祖於此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臯陶言自脩身至於治國平天下本末已備苟不明所謂知人安民則不足以盡脩身之理蓋

知人安民乃修身中綱目之大者臯陶特指以爲言謂修身之道當先于其大者而致力兩曰在者辭定而理決可以知其爲修身用功之地也

龜山楊氏曰知人安民此臯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禹聞其言喟然而嘆嘆其難非病其難也咸若時謂兩者俱如此雖帝堯亦難能之也哲者知之明也能官人處之一一當其材稱其任如此而後可以言知人此知人之所以難也惠者愛之溥也黎民懷之者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是以民之不能忘也如是而後可以言安民此安民之所以難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言二者兼盡則雖有奸邪小人不足畏矣

凡奸邪之所以害治者以人主不知其爲姦邪也苟誠知之雖驩兜未放有苗未竄共工未流安能肆其惡哉故深嘆其難而不敢易也

冀氏曰孔壬二字舊說以爲甚佞而王荊公則謂爲包藏禍心蓋以壬爲妊娠之妊胡氏非之以爲荊公將以腹誹罪人也近復有祖其說者不若舊說爲長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蘇氏曰人之難知如此然豈可畏其難而不求其說乎蓋亦以九德求之論其人則曰斯人也

有某德論其德則曰斯德也有某事載采采者歷言之也

此節東萊書傳乃言曰以下與集傳異附錄之

皐陶聞禹以爲難乃告以切近用功之地謂人之行亦有九德之可觀亦可以即其行而言人之有德曰亦者自是可以造知人安民之道也皐陶言不盡意乃言曰將事事而條陳之采事也載自任也皐陶自任事條陳蓋深與禹相得言之未盡故繼言之不待問也

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皐陶悉德之目凡有九人之有德者克全而無偏然後爲成德觀其德之成與否而人材之優劣判矣此知人之要也先儒謂自寬至彊皆所禀之性自栗至義乃學問之功此說得之然有德者又貴乎有常而不變若勉于暫不能持之久亦不足以言德矣是又知人之要也

呂氏曰皐陶於此歷言之九德非相濟之謂也栗濟寬立濟柔即不可謂之寬德柔德矣蓋有所偏然後有所濟既謂之德則純全也如寬而

不栗則縱弛之人柔而不立則懦弱之人豈所謂德乎九德蓋自然而然莫之爲而爲者初不是勉强作爲也九箇而字與命夔典樂章語意不同蓋彼言教胄子欲其如此有以彼濟此之意此則成德之自然也此曰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曰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既論知人之事因言官人之道宣明也言人于九德之中如有其三而能日宣之則三德彰而有常矣可使爲大夫而夙夜浚明有家浚治也明辨也有家大夫之事也又言人于九德之中如有其六而能日嚴祗敬之則六德彰而有常矣可使爲諸侯而亮采有邦亮亦明也采者諸侯之事也言明其事于國中也此槩言人之德有不同而受任各有所宜如此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

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此言用人之道在于翕受敷施翕受者隨其德之多寡合而受之而不求其備也敷施者隨其職之大小布而用之而各當其材也此所謂能官人也官人者使九德之人咸以所長而施于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則百僚皆以德交相師法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事事物物各得其理則五辰自然循軌而庶績其凝成而不散矣此能官人之效也

蘇氏曰翕合也有治才曰乂撫循也五辰四時也凝成也九德並至文武更進剛柔雜用則以能合而受之爲難能合而受之矣則以能行其言爲難故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此天子之事也

胡氏旦曰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順其時而撫之則五物皆成其財而爲人用矣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原隰所以撫土辰也秋爲徒杠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也

王氏炎曰五辰分配四時春則寅卯爲木之辰夏則巳午爲火之辰餘倣此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此亦官人也而先嚴之君身天子有一毫逸欲則其下化之猶教之也兢業者敬之形容也幾者動之微也一日二日之中幾微有萬而難察故不謂萬事而謂之萬幾兢業圖之猶恐不及

況可得而逸欲乎無曠庶官曠空也非無其人之爲曠非其人之爲曠也蓋天工人其代之耳而可曠乎無教無曠此所以兢兢業業也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此下安民之事也天命在人自然有君臣父子之敎在我則勑之勑者整齊之功也惇者厚也惟民生厚民之五典本無不厚勑之使歸厚而

已物之之道從厚則近本也物聚然後有禮人彝則禮自生豈非天秩然自我而出天下惟視吾用之如何爾典禮出于天天命之謂性也曰惇曰庸修道之謂教也天敘天秩非人所爲惟君與天爲一故能惇之庸之也同寅協恭和衷哉典禮之根源也君臣聚精會神與天無間則所惇所庸乃天之典禮也至于命德討罪孰非天也故直言天而不言我見賞罰之純乎天也蓋典禮雖本于天猶待人輔相樽節而成之若賞

罰則不可加一毫于其間有一毫之私則賞罰我之賞罰非天之賞罰矣刑賞政事之大者懋哉懋哉勉勉不已求合于天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此申言天人合一之理莫聰明于天而非有視聽也民所共見而共聞者天之聰明也莫明畏于天而非有好惡也民所共予而共棄者天之明畏也如此則果何有上下之間乎故有土者當敬之敬之不以民視民而以天視民則安民之道豈容有不盡者哉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上面敷陳已盡乃又互相贔勉以底於行所謂協恭也所謂懋哉也當日臯陶與禹交陳于舜之前周旋切至舜恭己無爲聽二臣之論治而已故書言若稽古止于臯陶見臯陶之德與禹相參也

臯陶發明知人之謨較詳於安民蓋明于知人則安民有不難者矣然於言知人之餘則戒逸欲崇兢業惟恐人君不知戒懼而至于曠官廢事於安民之中則懋政事敬有土惟恐人君不知懋敬而至於褻天玩民蓋人君一心又知人安民之根本也

尚書集解卷之四終

尚書集解卷之五

北平孫承澤學

虞書

益稷

漢孔氏曰禹稱其人因以名篇

呂氏曰益稷與皋陶謨文相連以簡編之重分爲兩篇議論相承初不間斷益稷名篇非有意但以禹首舉益稷爲言故取以紀其目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

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汝亦昌言者因皋陶而又願有聞于禹禹聞帝言歎美於心謂皋陶言已至我復何所言乎欲使帝重皋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因言予思日孜孜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能日孜孜矣則無待于言可也皋陶問孜孜者何如而禹所答皆往事不言今日孜孜之事而皋陶遽曰俞思汝昌言則已深領禹之心矣蓋禹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凡皆孜孜之效也予乘四載卽舊註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隨山刊其木以相視水勢于是與益進衆鳥獸之食于民九川水之大者俾入于海畎澮水之小者俾入于川大水決而有所入小水濬而有所歸治水之序也於是與稷播艱食奏鮮食亦鳥獸之

食也水土方平民之播種尚艱故曰艱食衆穀之食也惟其艱故以鮮食兼之當洪水未平之時道路壅塞阻不相通九州所有偏聚其處至是懋遷彼此之有無更相補易化其所居使之均足烝民乃粒曰乃者深見艱難之意洪水之勢滔天禹之用功非一手一足之力非一朝一夕之故然後乃得而粒食萬邦以治此非禹之夸辭也其意謂昔者艱難如此今雖平成昔者之心頃刻不可忘正其持敬不息之工夫所不

期而發也禹雖不陳謨乃陳謨之大者故臯陶曰師汝昌言使禹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何以謂之昌言哉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既歎美又稱帝以告之愼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帝深然之而禹又推所以謹在位之意止者心之所止也安者不使欲念動搖其

中而不得其所止也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至左右輔弼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徯我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安汝止三言禹之心學也禹曰安汝止伊尹曰欽厥止詩曰敬止易曰艮止孔門知止聖學相承之微旨也西山眞氏曰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爲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爲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爲萬事之樞紐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鄰近臣也帝以其言切而道大故歎曰我獨成此非臣誰與共之助我者四鄰之臣而助四鄰者凡在朝之臣也故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言臣所以爲鄰之義作朕股肱耳目君爲元首股肱耳目臣爲之君臣相須爲一體也予欲左右扶持其民翼而左右者汝也予欲宣康濟之力而及于四方爲其事者汝也竭股肱之勞以任天下非一手一足之謂也予欲觀古人之象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黃帝已有衣

裳故曰觀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此六章者會之於衣以爲在上之服宗彝虎蜼藻火粉米黼黻此六章者繡之于絺以爲在下之服凡此十二章以五采施五色而作服所賴以明之者汝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六律五聲八音者天地自然之和也以此察治忽則無纖毫之僞出納五言五言樂之成言者是也詩有出于上者爲出有出于下者爲納出納作之于樂所賴以聽之者汝也

許氏曰宗彝宗廟之尊彝也有六彝虎蜼各居其一虎取其義蜼取其智會彝于衣則取其孝也羅氏端良曰風雲雷雨亦天象也而有難于取象者故借四物表見之風以虎雲以龍雷以蜼雨以蜼也孔疏曰衣章日月尊而在上裳章黼黻尊而在下衣在上為陽陽統于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為陰陰統于下故所重在後王氏樵曰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六律以正五聲五聲被之八音此其序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作股肱耳目者臣也王股肱耳目之用者君也君之主宰有違則臣當弼正之臣盡其直則君免於違一體之義固如是也若遠小嫌而難相違拂姑面從而退有後言則不直矣不直非臣之所以爲鄰也故戒之而曰當敬爾四鄰之職也

漢孔氏曰四鄰四近前後左右之臣敕使敬其職明王樵曰四鄰細玩上下文意前曰臣哉鄰哉即繼之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則四鄰正指股肱耳目而言矣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自此論教育人才之理庶頑讒說若不在是於是收而化之始則用射侯之理以明之射者心正然後能中揖讓而升下而飲非敬不可所以發其敬心也撻而記之記者使之自記非教者記之也又書之于簡册以識其過人之有過窘訕之時愧悔之意必生漸久而漸忘是以改過常不力撻而必記又有書以識之非斥絕之也存其過所以存其耻目接于所記所書則必耻耻則善心生欲並生哉欲與之並生于天地之間善者生之理也工者掌誦詩之官也時而颺之颺其詩也以驗其從化與否也詩者出于性

情古人采詩以觀民風卽此意也歌其詩以觀之感格而化者可得而知而感化者復有淺深或尊承之或任用之至于怙終不悛者而後用法以刑之舜何爲于讒說者敎之如此其至葢作之君作之師不如是則不足以盡君師之職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禹不盡然帝之言而又廣帝之意謂君道在于修德使帝德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無不被其澤則萬邦黎獻皆帝之臣惟帝是舉而用之耳旣舉而來於是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試以功而考其實錫以車服而旌其庸夫衆賢盈于朝則相觀者慕誰敢不讓哉勸懲明于上則不及者耻誰敢不敬應哉帝不如是則今所用之任方且彼此扶同朋比欺罔日進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爲可慮哉前一節議論必得此一節議論其義始備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禹旣推其理之廣大又收拾于工夫之切近者言丹朱之傲始于慢遊是好爾慢遊不已遂至于傲虐是作夫慢遊之罪不過怠惰嬉遊何至于傲虐之作而朋淫以殄厥世葢爲惡之初以慢遊之過小爲不害日復一日惡力侵長則慢遊之念轉爲傲虐而不自知傲而至于虐惡亦

猛矣則何惡不可爲及其成熟自然足以殄厥世也罔晝夜頟頟然勇于惡昏肆而窮日夜之力也舜大聖人也丹朱之不肖去舜雖遠而慢遊之初實人心之所易入安得不要其終以爲戒見聖人之功夫愈無窮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廸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

禹懲丹朱之惡而求之于身曰創者見惡而爲善之力也惡在丹朱創在于禹是禹因傲而得敬也乎成功用盡于此而出也丹朱至于殄世其始不過慢心禹至于各廸有功其始不過敬心善惡之端也乎非乎惟荒度土功禹以天下爲一已憂也五服二千五百里方面共五千每州各立一師外及四海皆立五長以相統率禹經理天下之大略也各廸有功苗頑弗即工深足以見舜世教化之盛各廸有功如周時人人

有士君子之行天下皆廸功則不即功者易見獨舉苗一人之頑弗即其工則自苗之外必無不即工之人矣以禹之敬勤勞治水如此創懲自反如此苗尚未即工則敬之工夫其可已乎帝其念哉禹將與帝相與自反共致力于未盡之工夫也不徒苗之頑在所當念天下之事盡在于艱難之中念哉之意無時而可已也

帝曰廸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舜謂能導廸我之德者皆禹之功秩然而有次序歸各廸有功之功于禹也皋陶祗敬汝之功施象刑而極其明任苗弗即工之責于皋陶也功歸之禹責任之皋陶而舜無所與君臣一體本無間也

夔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此又一節也治定功成夔故以樂之至和爲言

祖考來格其幽冥所感如此虞賓在位群后以德相遜所謂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濟濟多士秉文之德也其明而人和如此則堂上之樂可知矣至于堂下之樂作鳥獸蹌蹌然而舞其和又可知也簫韶九成樂大備之時雖至治之祥如鳳凰亦來儀言和之至也史官特以虞樂結虞書五篇之終蓋成于樂帝王至治之盛泰和之氣鼓舞動盪者如此蘇氏曰虞賓丹朱也丹朱之惡幾于桀紂今乃與群后濟濟相讓此其難

化蓋甚於鳥獸也
王氏曰記曰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
人聲也卽此說以證此章及儀禮皆無不合古
文篇質下之一字別管鼗等爲堂下之樂見鳴
球琴瑟爲堂上之樂矣
許氏曰樂有四節曰升歌曰笙入曰間歌曰合
樂升歌者工升自西階歌某詩是也笙入者工
以笙入于堂下奏某詩是也間歌者堂上歌某
詩堂下笙某詩一歌一笙相間而作也合樂者
堂上堂下之樂並作也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
歌三終合樂三終通之爲十二而謂之九成者
升歌笙入共爲三成也蓋間歌合而言之爲三
終分而言之爲六終與升歌笙入同也是六終

終乃爲三成合樂三終則六
終其其中矣故謂之三成
又曰書言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蓋詠時擊
琴拊琴瑟也此是說升歌三成言下管鼗鼓笙
鏞以間蓋間時奏聲堂下而隨之管鼗鼓鏞也
此是說間歌三成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是
說合樂三成以上九成不言笙入
者笙入與升歌共爲三成故不言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夔又申言之曰我作樂百獸無知者尚且率舞
則庶尹信其允諧夔前言舜樂如此之盛矣至
此再言夔曰於予以別之蓋前之樂舜之樂也
後之樂夔之樂也舜樂之盛雖職在后夔而實

本于帝舜之德于此而後自謂我之樂非自夸
也樂使人鼓舞動盪而不自知所謂樂則生矣
生則烏可已也所以重復言之感發而不能自
已擊拊卽前之戞擊搏拊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
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
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
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
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唐孔氏曰帝既得夔言用此庶尹允諧之政故
乃作歌自戒將歌而先爲言曰人君奉正天命
以臨下民惟當在于順時惟當在于愼微既爲
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其事哉元首之君
政化乃起哉百官事業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
政由臣也臯陶拜手稽首颺聲大言曰帝當念
是言哉率領臣下爲起政治之事愼汝天子法
度而敬其職事哉又當數自顧省已之成功而
敬終之哉乃續載帝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

哉則股肱之臣乃善哉衆事皆得安寧哉既言其美而又戒之元首之君叢脞細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怠緩慢哉衆事悉皆墮廢哉言政之得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群臣自今已往各敬其職事哉王氏應麟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爲戒器久不用則蠱政不常修則壞故以屢省爲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又曰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詞心者治之本

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

呂氏曰舜皐陶之賡歌三百篇之祖也治定功成君臣陶于至和不能自已正薰陶浹洽手舞足蹈之時於是時而作歌宜其發揚蹈厲而云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至樂乃在儆戒畏懼之中皐陶稽首颺言亦當鋪張治功而不出于規矩準繩之中皆不失其則君所以見性情之正而爲本于三百篇也皐陶之歌百代爲君者所當戒而于舜時爲尤切舜之時恭已正南面法度彰禮樂著群賢布職但總其大綱不可復加正所謂無妄之往何之矣二典三謨或記其臣之拜或記其君之拜皆和氣浹洽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尚書集解卷之五終

尚書集解卷之六

北平孫承澤學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漢孔氏曰分其圻界刊其木深其流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

禹貢

金氏曰夏史敘禹平水土之功總以貢名識其

成也每州有賦有貢有篚而貢則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也故以爲名禹貢敘水土之事在唐虞之際禹謨序功謨之事則在有虞之時舊皆名夏書以夏史之所述也夫子定書升禹謨于虞書以著三聖相傳之道冠禹貢于夏書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也

蘇氏曰不貢所無及所難得

澤舊著禹貢考意主詳備而歷代漕渠水利海道暨衆新河附焉欲借古經以資時用也今詮經不敢旁及重加删定而爲此篇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敷土序所謂別九州也隨山刊木隨山以相度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山行表木奠高山大川者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名秩祀禮所視

南豐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必有高山大川爲之限隔風氣爲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別爲

九州又定其山之高峻水之深大者爲其州之鎭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以爲之紀綱也

星土之法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註云星所主土也星紀吳越玄枵齊娵訾衛降婁魯大梁趙實沈晉鶉首秦鶉火周鶉尾楚壽星鄭大火宋析木燕詳見漢晉書天文志

冀州

堯河水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堯都于冀故禹行自冀始次于兗次于青次于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

次乎揚。次乎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八州皆言自某及某爲某州。而冀獨否。葢以餘州所至而知之。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與餘州異。仁山金氏曰。冀爲帝都。故爲九州之首。不言所至。春秋王者無外之意也。

既載壺口

載始事也。壺口山名。在今平陽府吉州地。葢受河之口。龍門則河南出之門也。金氏曰。凡禹貢

所書之山。多是卽山以名其地。非謂獨治其山也。

治梁及岐

金氏曰。梁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北。呂不韋謂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水經注謂呂梁之山。鉅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動天地。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岐狐岐山也。在今汾州介休縣。勝水所出。統爲西山。古河逕之險阸。治二山以廣河道也。曾氏曰。禹于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于壺口。于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繼事于梁山。東萊呂氏曰。此禹最用功處。故首及之。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鯀之功而修之。廣平曰原。山南曰陽。葢汾水出于大原。經于太岳。平陽。西過河津孟門。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河大汾小。禹急其大。鯀急其小。此治亂之別。梁岐相去近。中間無別山。故曰及。太原岳陽相去遠。中間非一處。故曰至。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爲郡名。周職方冀州其山鎭曰霍山。謂霍山卽太岳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平地也。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底績。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漳水二。一名淸漳。一名濁漳。濁漳至鄴合淸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酈道元謂之橫水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陳氏大猷曰。白言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辯。始可與地利定賦法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者稅斂之名。水災旣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因九州差爲九等。上上是第一也。錯是間雜之義。上上之下卽次上中。雜出第二之賦也。冀州之賦定上上。而定其田爲中中。賦高於田者。建都之地。地廣人稠。生之者衆。場圃田之類。各有所征。土賦豨予田賦也。朱子曰。常出者爲正。間出者爲錯。錯在上上之下。則間出第二等也。

恒衛旣從大陸旣作

恒水出眞定恒嶽北谷。東入滱水。衛水出眞定靈壽縣。東北入滹沲。大陸在鉅鹿縣北邢趙深三州之地。水已復故道。則大陸之地可耕作。蔡傳曰。恒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于田賦之後。呂氏曰。言水土平于田賦之前者。其害大。當先治也。言于田賦之後者。其害小。徐治之也。

島夷皮服

東北海夷也。水患除。故服皮服。

夾右碣石入于河

夾。挾也。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冀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

程子曰。冀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

按碣石在今撫寧縣西南。離岸三十里。蓋古滄州與平州相對。自滄州望之。則離岸五百里。自平州言之。止三十里耳。蔡仲默止據滄州志而不考其實。遂謂五百里中九河與碣石皆淪於海。豈知碣石今猶見在乎。平州今永平。

濟河惟兗州

漢孔氏曰。東南據泲。西北距河。唐孔氏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謂跨之。距至也。林氏曰。自兗而下八州。皆以高山大川定逐州之疆界。序所謂別九州。篇首所謂奠高山大川也。鄭氏樵謂禹貢以地名州爲萬代地理家成憲。按泲古文作沵。卽沇水。沇音衍 卽兗字 出

王屋山既東爲泲入海者也其從水從㳀者自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入泜非四瀆之水俗誤以泲爲濟

金氏曰古河北流兖當其東地平無山水患特甚禹疏九河淪濟漯有雷夏以鍾平原之水有灉沮以洩河泲之餘至後世東北海淪西則河徙中則漯并南則泲伏故川澤源委悉非其舊矣

唐書高宗問許敬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

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

九河既道

河至大伾折而北流則兖當其東地平曠無高山大川之限禹于是播爲九以殺其怒爾雅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潔七鉤盤八鬲津九朱子註孟子亦引之蔡傳合簡潔爲一而謂其一卽河之經流然南皮縣明有潔河當從爾雅

凡水禹導之而後道則曰既道泛濫既去而水自得其故道則曰其道

雷夏既澤

唐孔氏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今高地水盡而澤復爲澤也其地在今東昌府濮川西北隋時爲雷澤縣

灉沮會同

二水勢均故曰會同河出爲灉濟出爲沮然自河遷濟伏二水不可復尋矣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可以蠶桑也兖地尤在卑下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黑墳者黑而墳起也繇茂也條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貞正也作耕治也兖州之田居中下爲六等而其賦之正額則爲九等不曰下下而曰貞者君天下以薄賦爲正也兖州當河下流被害尤劇其田必待農功耕治十有三年之久乃始科納

與他州同也。聖人念其災之重。故征之緩也。蘇氏曰貞正也。賦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者非其正也。此田中下。賦亦中下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兗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筐屬也。言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筐篚而貢焉

浮于濟漯達于河

順流曰浮。因水入水曰達。兗之貢賦。浮濟浮漯以達于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

都矣。漯河之枝流也。自河徙而漯不復存。章丘縣志漯水出長白山。非古漯也

海岱惟青州

漢孔氏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唐孔氏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岱泰山也。是名岱宗。其山特起東方。濰水出其東。淄水出其西。東即冢艾。爲沂水諸源。西南即泗水所出也

按舜十二州分青州東北爲營州。卽遼東也。漢末公孫度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

嵎夷既略

嵎夷東嵎出日之地。既略者始經略爲之封畛也

濰淄其道

濰淄二水名。濰水出濰山箕谷。今密州濰水出瑯邪箕屋山。北至昌邑縣入海。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壽光縣入海。王氏樵曰。蔡傳作入濟誤。其道。各循其故道。青雖近海。然不當

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功畢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地。廣漠而斥鹵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以錯總之。畎谷也。岱畎岱山之谷。枲麻也。鉛黑

錫松泰山之名材怪石怪異之石可以爲器用萊夷萊山之夷作牧芻牧也海水患除始芻牧也厥山桑也山桑之絲堅韌異常可中琴瑟之絃亦可爲繒萊夷作牧而後有此故書篚在作牧之後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諸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以堯都在冀而河行于冀也雖不言河濟固達河也

汶水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自元人始至今借以濟運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也七州皆止二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同于青止言淮海則同于揚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淮水出河南桐柏山其原遠矣于此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喜其治故于此記之沂水地志云出泰山蓋縣艾山今沂水縣也至下邳入泗蒙山在今蒙陰縣西南羽山在今海州贛榆縣西二水既治則二山可種王氏炎曰先淮後沂先大而後小也先蒙後羽先高而後下也淮沂乂而後蒙羽可藝事之相因也

大野既豬

大野澤漢志在山陽鉅野縣北水之停曰豬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泲則其地與其所鍾可知或又云鄆州中都西南有大

野陂鄆州今東平州即古東原而中都則汶上縣也去古既遠陵谷變遷求古大野未知孰是

順渠王氏曰南旺湖在汶上西南縈廻百五十餘里而漕河貫乎其中界爲二湖東原徐鄆諸邑悉環列於左右與古經志合是南旺湖即古大野

東原底平

東原近濟之地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于平王氏炎曰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相因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漢孔氏曰土黏曰埴進長曰漸叢生曰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賦第五徐土黏埴而墳起故田視九州爲第二當時生聚人工未及故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泗水

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蠙蚌之屬暨及也珠爲服飾魚供祭祀淮夷所有如萊夷之有檿絲也玄黑縜也縞白繒也纖細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論水之大小則泗合于淮論貢道之遡流直上則淮浮于泗自泗而河

淮海惟揚州

揚州北據淮東南據海仁山金氏曰自揚至數淺原其東水皆東流嶺水皆北流而自建嶺北越者眷以西之水皆西北流是匯爲彭蠡也眷以東之水南者爲浙江北者爲震澤揚州淮在徐已書乂江于荆已書朝宗故揚中間惟二巨浸西通南江則彭蠡之水無所溢而令江東江西之水有歸東流三江則震澤之水有所洩而浙西之田不溺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今鄱陽湖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月所居于此言澤水既豬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

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古言三江不一蔡傳主唐仲初吳都賦註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爲是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卽太湖其水底于定而

不震蕩也。

古有三江，今東江已失其故道，惟婁江在震澤之東北，明夏忠靖嘗浚夏駕浦北貫吳塘，通劉家港，以入海。劉家港即古婁江也。吳淞江在震澤之東南。周文襄嘗浚顧浦，以通吳淞而入海。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竹箭。簜大竹。水去已布生。少長曰夭。喬高也。

塗泥水泉濕也。下地多水。其土淖。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土惟塗泥。故田下下。而賦第七。或時雜出第六者。人工脩也。仁山金氏曰。揚江湖之區。下濕之

地。其土塗泥。而其田反居第九。古人尚黍稷。田雜五種。故雖水潦旱乾。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爲最下。厥賦第七。又有時雜出于七等之上。則人工脩矣。自唐以來。江淮之田。號爲天下最。漕餉皆仰給東南矣。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石之美似玉者。取之以爲禮器。篠以爲矢之笴。簜以爲樂管、及符節之函。齒。象齒。革。犀兕之革。可爲甲。羽。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故貢之也。卉服。草服。鄭玄謂。島夷亦以其服爲貢也。貝。錦名。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小曰橘。大曰柚。包裹而致。錫命乃貢。言不常也。禹貢言錫者三。大龜不可常得。磬錯不常用。而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故皆錫命乃貢。仁山金氏曰。惟木惟字訓與。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而入淮、達泗。不言達河者。因于徐也。

陳氏大猷曰。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遇風濤。多沿岸而行。故獨言沿。不言浮。以著其險也。上古海路難通。揚州雖有沿江海之文。然所沿者。由江淮之海面而已。不甚離岸而放入大洋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沿于海、至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淮之舟楫始通。

荊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荊山在南郡。衡山長沙。湖南湖北之地。荊山其南爲荊川。其北爲豫州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二水經此州趨奔入海若朝然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王氏樵曰朝宗者未入海而其勢已奔趨于海以朝宗二字狀出水勢之妙

九江孔殷

九江分言之則沅漸元辰敘西澧資湘合言之則洞庭也言江漢既治九江之水各順其流合于洞庭見水道甚得其正而無横决之患也孔甚也殷正也

沱潛既道

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二水乃江漢之支流也江漢既治沱潛亦皆各循其道而無逆流之患矣

雲土夢作乂

雲夢二澤名江北爲雲江南爲夢江漢既治雲澤之地已見乾土夢澤之地已可耕治蓋二澤地勢有高卑水落有先後成功有早晩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陽之土皆塗泥故田第八賦爲第三者地濶而人工脩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

九江納錫大龜

荆貢畧與揚同然荆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爲先也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荆揚所產不無優劣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黄金中幣刀布下幣所謂三品也杶栝

柏三木名栝木柏葉松身栝柏所施多矣杶木似樗而可爲弓榦故舉其用言砥細于礪皆磨石也砮中矢鏃如孔子所引肅慎氏貢石砮是也丹朱砂也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以爲矢三邦地名底致也致貢箘簵楛之有名者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玄纁絳色幣古人玄衣纁裳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不圓者組綬類辦絲貫珠以爲冠纓佩以貫玉帶以爲組

約是三者皆覲服所需大龜尺有二寸實龜也
不可常得故錫命乃納之謂納不謂貢明非貢
物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自江沱而入潛漢漢與洛不通舍舟而陸以達
于洛自洛而至南河河行冀州之南故曰南河
荆河惟豫州
豫于九州爲中土南跨漢而抵荆山北距南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天下之水以河爲宗豫州之水以雒爲宗故出
熊耳者伊也出冢嶺者雒也出替亭者瀍也出
澠池者澗也各異其源而雒水實受三水之會
合于一而東流入河則大河又實受四水之歸
滎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
豫州之澤有四曰滎曰波曰荷澤曰孟豬堯時
嘗有泛溢之患今滎波二澤既有蓄洩又導荷
澤之餘波以入于孟豬而孟豬亦能容受之以
見豫州之澤盡治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豫州之土高者柔潤下者墳起而疏豁不言色
者其色雜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豫州之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賦高于田者
亦以人功脩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豫州之貢有漆有枲及絺紵等布其入篚者纖
纊纖細之新綿也至于待錫命而始貢者治磬
之錯蓋磬錯非常用之物故不制爲常貢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冀最近以河爲界其東徑入河其西則
浮于洛而後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
漢孔氏曰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蔡氏傳易
置據距二字蓋以東境止于華陽而漢志言黑
水出犍爲水經言出張掖故知西境之跨黑水
也華山地絡之所交會其陽爲梁州其陰爲雍

州其陰則北河其陽則南河

岷嶓既藝

岷江源也嶓漢源也江漢之源既滌則岷嶓之墟皆可種藝矣

沱潛既道

沱潛：水乃梁州江漢之支流非荆州之沱潛也岷源一滌凡沱之在梁者無不導矣嶓源一滌凡潛之在梁者無不導矣廣覧曰讀爾雅者誤以江漢爲沱潛所出之源不知爲沱潛所出

之路也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水患平始祭也

和夷底績

和夷地名底績與覃懷底績同晁氏以爲和水夷水經言底績皆指地言如覃懷原隰并此而三皆地也金氏曰岷嶓藝以見江漢之滌源沱潛道以盡源流之分合蔡蒙和夷以見青衣大渡諸水之治禹貢即山以表水此一例也

厥土青黎

漢孔氏曰色青黑而沃壤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地方之厚薄不同而年歲之豐凶亦異所以隨時制賦不遽定爲常額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美玉也鐵柔鐵也鏤剛鐵也可以鏤者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此梁州西南之貢道也西傾雍州山謂之西傾其西地勢反下水皆西流入黑水矣自此而東則洮水出其北桓水出其南故自西傾而向冀都者必因桓水是來也自西而至葭萌浮于西漢此由桓入潛也自潛遡流而屆于晉壽介有漾枝津之阻故必由陸南歷岡北而後逾遷以接漢沔此經所謂踰于沔也歷沔入褒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必逾褒而暨于衙領之南溪灌

于斜川届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經言沔渭而
不言褒斜者因大以見小也絶河而渡曰亂
按斜谷在褒城縣西北褒谷在褒城縣東北出
連雲棧直抵鳳縣郡國志北口曰斜南口曰褒
長四百七十里同爲一谷兩谷高峻中間谷道
褒水所流褒水出太白山經鳳縣澴泉南流入
褒中又南流　沔斜水
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
黑水西河惟雍州
漢孔氏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
西四而積高曰雍
弱水既西

唐孔氏曰諸水言既道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
導之使西流也
王氏曰記曰柳宗元弱水之說乃愚溪對近于
寓言不足爲據獨謂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
山之東此
爲得之
涇屬渭汭
雍州之水渭爲大涇之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
而南注以渭爲歸而汭東入焉是涇上屬于汭
而下屬于渭也王氏曰記曰經不以渭立文而
曰涇屬渭汭以涇水在中先會汭水後入渭水

順其勢而言故謂屬渭汭者涇而其實納涇汭
者渭也
漆沮既從
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
澧水攸同
澧渭相若故言同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巳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終
南惇物鳥鼠三山名言相望正義曰至于爲首

尾之辭故言相望也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
蒙上既旅之文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云度其隰原即此也豳
地即今邠州有休屠澤即豬野蔡傳曰治水成
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仁山
金氏曰崑崙之墟也弱水自此西黑水自此南
河水自此北渭水自此東黃壤土色之正其田
上上古今號爲天府然亦荆岐涇澧之地渭貫

其中最爲沃野餘多險塞故禹自終南而西至
鳥鼠自原隰以北至豬野皆先内以及外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春秋傳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允姓之姦居于
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
州今敦煌也金氏曰聖人黜惡以遠爲罰經理
則不以遠爲間故三危亦定厥居三苗之在其
地者亦丕就吾之功緒矣

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黄土之正色而又細柔故厥田爲九州第一後
世號關中爲沃野謂之天府蓋以此也田第一
賦第六人功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琅玕石而似珠者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山在今臨洮府河州西北河所經也龍門
山在今西安府韓城東北禹鑿以通河也渭水
至長安東北入河河始大自渭汭而下巨舟重

載皆可以達冀州矣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此錯簡當在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雍
州西界黑水此諸國又在黑水之外三國皆貢
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
之即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
附于末

天下山川有二紀有四列皆以終南秦嶺大華
爲中界㟁脉之所發皆在西北其會皆在華山
之陰之陽鄱田馬氏曰秦嶺南爲地絡之陽山
爲南列爲南條水則爲江州則爲梁北爲地絡

之陰山爲北列爲北條水則爲河州則爲雍星
野亦于此分焉以上舉天下山川分截九州此
下又分爲導山導水仁山金氏曰禹貢一篇經
緯脉絡舉天下山川分截九州北南以緯之又
分爲導山導水西東以經之然後紀綱源委可
指諸掌東萊呂氏曰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
則不知其脉絡此作史之妙也隨山以治水故以
導言水之源未有不出于山水之勢未有不因于山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下隨山也岍岐荊皆雍州山餘皆冀州山逾
者禹自荊山而過于河也此北條大河北境之
山也河濟所經

按導山先儒有三條四列之說三條者導岍北
條西傾中條嶓冢條此馬融王肅之說也四列
者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
岷山爲正陽列此鄭玄之說也大畧皆不離地
脉之說蔡仲默不取據導字分之爲南北二條
而江河以爲之紀此說亦有所本唐天文志云
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是也南條北條卽所
謂南戒北戒江爲南河河爲北河南北兩河上
應雲漢蓋天文地理自然之分判也于二之中
又分爲二焉北條有大河之北境者有大河之
南境者南條有江漢之北境者有江漢之南境
者論橫勢則先北而南論縱勢則皆自西而東
義覸上鄭始
蓋精密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
尾

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柏
陪尾豫州山也西傾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也
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伊洛淮渭所經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卽梁州之嶓也荆山南條荆山內方亦山
名大別蓋近漢之山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漢水所出所經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在梁州餘皆荆州過經過也岷山之脉其
北一支爲衡山而盡于洞庭之西其南一支至
敷淺原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
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岷山不言導者蒙導嶓冢
之文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江水所出所經
蘇氏曰自此以下皆濬川之事也所導者九弱
水不能載物入居延澤中不復見此水之絕異
者也黑水漢水與四瀆皆特入海渭洛皆
入河達冀之道故特記此九者餘不錄也
按導山導水只一事導山以記禹行之次第所
謂至于某至于某者禹所至也導水以記水行
之次第所謂至于某
入于某者水所至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濬川也蓋總敘水之原委泝源而及流卽
大以統細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在張掖西
亦名羌谷流沙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
行故曰流沙弱水之正派入合黎其餘則入于
流沙程子謂禹導弱水至合黎則逆行者已順
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必極之于西海近而
無能爲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流沙則已矣故
于雍止曰既西而于導水不必曰入于西海皆
紀實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金氏曰黑水出雍之西而南入于南海爲雍梁二州之西界盖出崑崙之南谷也唐孔氏曰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漢孔氏曰河源不始于此記其施功發于積石

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東行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洚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皆禹所加功故叙之

按河流千里一曲横石而下曰至于者六曰過者二皆自其曲處得名耳若東若北則又極其大曲折處言也始于雍經于冀雍冀之間則虞激盛于豫歸于兗豫兗之間則虞泛大伾而上河行于山大陸而下河行于地故龍門上下有疏鑿之功無變遷之患大伾而後出峽就平不得不爲九蘇于曉曰播分也逆迎也既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迎八而入于海卽渤海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漾水名導之嶓冢山者名曰漾至武都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謂之爲者隨地得名明非他水也三澨水名大別漢口山又名沔口自嶓冢至

此凡二千四百二十里江漢二水勢均力敵皆能自達于海故禹貢雖紀其合流仍各見其首尾東滙澤爲彭蠡朱子以爲多句東爲北江入于海鄭漁仲以爲衍文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金氏曰江自永康軍導江縣諸源既盛遂分爲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江南受青衣大渡馬湖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出三峽而

後東至于澧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夷潛沔皆互見而三峽天險非入都之正道計不施功故略之也至于東陵今岳州巴陵也東迤北會于滙當作會于漢蓋江勢迤北處正在出漢口以下不甚遠若至彭蠡則東流已久矣朱子之辯不過二言曰彭蠡有源兩江不分孔傳曰有北有中則南可知

黃氏玉潤曰自澧以上名上江東陵以東名中江彭蠡而下名北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

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水濟水也始發源王屋山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爲濟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復出河之南溢而爲滎滎卽滎波之澤又東出于陶丘北陶丘地名又東至于菏菏卽菏澤汶北汶也又東北至青州入海蔡氏謂其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盡之矣

李氏獻吉曰泲之性勁源于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東出爲百泉爲衛水一支爲泲源出山東爲七十二泉仁山金氏曰濟自王莽末年入河不復南出伏流地下今清河行其故道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禹自桐柏導之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渭水出南谷山禹自鳥鼠同穴之山導之灃涇漆沮皆入渭渭入河東會于灃卽灃水攸同也

東會于涇卽涇屬渭汭也東過漆沮卽漆沮既從也灃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灃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于雍而自源徂流言于此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熊耳盧氏之熊耳洛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

蔡傳曰此盧氏以別上雒之熊耳明此非雒源

王炎小傳曰凡導川皆決而委之于海然百川東注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其入于東海則天下之水在北莫大于河在南莫大于江漢故先言導河而漢次之江又次之淮濟亦四瀆也故先言濟而淮次之皆自北而南也四瀆之西有渭東有洛亦大川也故以是終焉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總結平治之功也九州之水皆同其底平之功矣四隩者四表之外皆可宅而安居矣九州之山已刊除置壇墠而旅祭以告成功矣九川者九州之川已浚滌其源矣水平而復疏其源

為經久之計也九澤既陂因其勢而築堤所以謂之陂也四方皆會同而朝王也陳氏大猷曰禹貢書法簡嚴經于每州惟舉一隅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如宅土惟言于兗雍故此以四隩既宅總之旅山惟言于梁雍故此以九山刊旅總之經所載川澤雖多然九州之川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川九澤之滌陂總之經雖各載達河之道而四方之趨帝都者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上官氏曰天下山川見于禹貢者四十有五而九水為大九山為高大者既導則小者無不順矣高者既治則下者無不平矣此九山九川所以叙于九州攸同之後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總敘貢賦之典也六府孔修金木水火土穀皆得其修也庶土皆正九州之土彼此互觀而各得其正也底謹者聖人當土正之時將以致賦先存敬謹之心敬心先存然後則上中下三

等之壤曲折輕重皆得其平以成賦于中邦而後可以為萬世之傳也大抵作史敘其事者多達其心著其心者多略其事今紀禹之治賦本末皆備底謹者其心也則壤者其迹也以此見古之秉筆作史者皆知道之士也

錫土姓

水土既平田制既定于是脩封建之法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也

按姓與氏之分在傳曰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因生以賜姓朱子謂如舜

居嬀汭及武王卽位封舜之後于陳賜姓嬀是也諸侯以字爲謚朱子謂謚當作氏孫以王父之字爲氏如魯有子展其後爲展氏展喜展禽是也姓以別女氏以別男故姓以從女後世以氏爲姓而姓氏遂無辯唐時姓異而所出同者尚有禁不得爲婚姻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治定功成史記禹之功而歸之禹德也禹之治水歷年之久涉地之廣勞役亦多矣而天下翕然從禹之行而無距之者禹有德以先之也禹貢所紀若皆禹之力禹豈外是以求德哉衆人爲之則力也禹爲之則德也禹之盡其力者其

心何如也史官恐後人因禹之胼胝而斷以盡力之說故以德先終之此作史之妙也台朕乃史官代禹之辭猶春秋孔子以魯爲我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更敘弼成五服之事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也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稾也半稾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爲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于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有殼曰粟無殼曰米近者重而遠者輕重者粗而輕者精賦皆什一力則以遠近分輕重也

孔氏曰侯服以外貢不入穀甸王治田故服名甸

陳氏大猷曰禹之甸法達于天下而王畿獨以甸名者何哉農國之本也京師五民所聚群名文物所出其民易以棄本逐末故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穀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朝

廷公卿大夫元士食采之邑猶今職田也觀此則畿內固不以封凡卿大夫食邑亦取于諸侯千里之甸天子專之男邦小國也言男則兼子諸侯大國也言侯則兼公與伯內小國則弱有所係外大國則內無所逼而外足以禦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敎二百里奮武衛

侯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綏服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綏安之義內取王畿外取荒服各

千里而綏服介于其中故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陳氏大猷曰綏服內安中國外安邊疆也內三百里非全無武衛以文教爲主外二百里非全無文教以武衛爲主文教以善其生武衛以護其生民斯安矣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皆裔翟之地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

流放罪人于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上言五服之制此言教化所及盖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漸如水之漸漬被如衣之被覆朔南不言所至以下文四海見之也上之與下謂之錫禹奉玄圭爲贄告成功于舜而亦云錫者何也蓋爲舜成百世之功不可以嘗辭書猶之衆舉舜而云師錫也

董鼎蔡注曰禹貢紀禹治水之規模次第與水平後任土作貢之法及弼成五服之事自黃帝畫野分州九州封域已定矣禹治水復取高山

大川以別識之使各州之官率民以趨事也其始于冀州非徒以帝都爲先蓋水患皆由下流壅塞而然禹先用功于下流以疏其壅塞之勢然後用功于上流以濬其發源之地下流有所歸則上流有所殺矣天下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九水惟河爲大水患惟河爲急河始入于雍而經于冀則冀當河之下流而兗又其下流入海處所以禹之功役自冀而兗則疏濟之下流也自青而徐則疏淮之下流也自揚而荆則

疏江漢之下流也河濟淮江漢五水之下流旣通水患已平十七八矣上流不濬則猶有壅塞之患于是自荊而豫以濬伊雒之源自豫而梁以濬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濬河渭之源從北而東從東而南從南而西從西而又北始于治水之能事畢矣一書之中觀其規模次第若事乎法度之維持求其綱領樞機實關乎德化之感應故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讀是篇者毋求作貢之法當求祗德之心

尚書集解卷之六終

尚書集解卷之七

北平孫承澤學

夏書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漢孔氏曰夏啟嗣禹位伐有扈之罪

甘誓

漢孔氏曰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

惟恭行天之罰

大戰于甘者陵抗不疑故敢大戰乃召六卿六卿者兼統六師無事則爲六卿有事則爲六師也王曰嗟六事之人服事于六軍者也予誓告汝誓告六軍之衆也聲有扈之罪使明知之五行之氣散在天地之間秀者爲人偏者爲萬物有扈殘虐生民暴殄萬物威侮之實也三正者天地人之正理其名雖三其理則一在我自暴自棄則天地之正理皆怠棄而不存萬惡之本

原也方有扈棄侮之時天已絕其命至是而恭行天罰而已非有私意于其間也唐孔氏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禀承不敢專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古者車戰一車三人左右二人御者居中敵之誓師必欲各嚴其部分左不攻左而攻于右右不攻右而攻于左御而不範而以詭雖有功亦

不恭命也

金氏曰古者車戰之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三其兩其甲士三人左主射右主擊刺中御馬蓋分兩之長也一卿一軍則一萬二千五百人蓋五百兩也卿一人統之天子六軍則七萬五千人凡三千兩先王之師左右各攻其事而不以詭遇爲功非惟師出以正抑左死于射右死于刺甲者死車步者死列故能爲不敗之師此先王之軍法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古者用兵必載遷主遷社主而賞罰聽焉示不敢專也有用命而可賞者祖賞之有不用命而可戮者社戮之也此用兵之常法中戒之也予則孥戮汝者此于常法之外新出之者也甘誓一篇僅八十字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悉備深味其言非特儆衆具見其誓省敬畏之意焉所謂啟賢能敬承繼禹者此也甘誓者世變也唐虞禪讓時雍洽豫矣言化而不及政尚德也一變而遂爲甘誓變亟矣政者正也征之言正也惟以正人也故政不已而征是帝王升降之大幾也恭行天罰欽天也侮五行曰威棄三正曰怠猶唐虞之遺言存焉然言

存而風變矣

夏書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漢孔氏曰啟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

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于五章之首如後世詩之小序也金氏仁山曰太康畋遊無度逾河之南又自河而逾洛之外又留連十旬而弗返此羿所因以得志也

呂氏曰五子之歌當以詩體觀不當以書體觀五子之歌一章切于一章一章述禹敬民之訓二章自咎取亡之道三章痛惜冀都之荒四章反覆家緒之本末五章盡取憂愧歸之于己其情極矣欲觀詩者當先觀書觀舜皐之歌則見詩之雅頌觀五子之歌則見詩之變風變雅

陳氏大猷曰五章俯仰節奏怨而不怒眞溫柔敦厚可以怨者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此禹之訓也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予五子自稱也既述禹訓因深言君位不可恃以爲安而民之爲可畏愚夫愚婦言其至微一能勝予言其不可忽蓋兆民之情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一失其心則君民之分不足復恃且怨不在大亦不在多太康之失至于黎民咸貳則其失多而民怨非今日矣夫以一人之寡而三失之多豈能勝民怨之衆乎怨豈在明所謂不敢言而敢怒是也不至彰著則人主不知著而圖之常患無及故當不見是圖如民

情欲逸吾役而勞之民雖未怨也度其緩急而張弛焉如民欲資饒吾不能無稅歛民雖未怨也量其有無而取舍焉陳子昂曰天下有危幾百姓是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喻其危懼可畏之甚也

陳氏大猷曰失至於三不望其復改頻復之凶也民怨之蓄必深矣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訓亦禹之訓也作爲也色女色也荒迷亂也禽畋獵也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宇宮室也彫鏤飾也漢孔氏曰有一必亡況兼有乎西山眞氏曰禹之訓六言凡二十有四字耳而古今亂亡之數靡不由之凜乎其不可犯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漢孔氏曰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所致滅亡按堯舜之道惟

在儆戒太康失道惟在逸豫心志荒而百度廢紀綱亂矣是以并冀方不能保而失天下也陳大猷或問曰遊者君天下之本紀綱維持天之制皆不可缺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我祖禹也蘇氏傳曰關通也和平也緒餘也古者有五權百二十斤曰石三十斤曰鈞舉其二則餘可知矣太史公曰禹以聲爲律以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知度量權衡凡法度之器至禹明具故曰我祖有典法以遺子孫凡法度之器具在王府而不能守以亡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呂氏曰發嘆而言惜之重憂之至也萬姓未嘗仇五子也而五子自以一身當萬姓之怨予將疇依知太康之孤離而不可立也鬱陶憂結之懷忸怩慚愧之顏也此章不必以訓詁求讀之

自使人惻然見兄弟一體之至太康失道仇不在弟五子無失何以忸怩蓋視太康所爲如巳爲之故弗謹厥德雖悔可追如出太康之口代爲太康寒心也

陳氏大猷曰五子不咎羿而曰萬姓仇予不咎萬姓而曰弗慎厥德不咎太康而惟自怨艾所謂怨而不怒也太康失邦咎在不敬愼耳始之曰奈何不敬終之曰弗愼厥德敬愼乃一篇之綱領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夏書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漢孔氏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沉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

胤征

漢孔氏曰奉辭伐罪曰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

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仲康太康之弟五子之一也始卽王位臨四海胤國之侯受王命爲大司馬掌六師于是有羲和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迷亂于其私邑胤后承王命往征之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至夏合爲一官其人蓋羿黨其時尚未能正其誅然卽其荒酒廢職亦當致討也呂氏曰史官先言惟仲康肇位四海六師之掌命有所自徂征之命承之而已其辭甚嚴正萬世

君臣之綱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嗟者發嘆而憫其勞之辭明徵定保卽聖之謨訓也明徵者昭然可見之兆也凡天之所以示證于人君者皆所以警戒而定保之如仲舒所謂自非大無道盡欲扶持而安全也先王克謹

天戒卽明證之戒也人臣克有常憲謂常行之法也曰克者君臣用工之地也百官修輔不言輔弼而言修輔者輔弼之工夫人臣自課于朝夕者也輔者不過輔弼之謂加之以修則交相正救無時怠忽之意深矣厥后惟明明者百官既修輔無蔽故明而又明謂之明明者人君有本然之明得臣以輔之則明而又明有日新無疆之意也官衆皆相規正百工亦執藝以諫責難于君謂之恭不諫者謂之不恭則邦有

常用之刑自官師相規至邦有常刑爲遒人徇
路之辭此正先王之所謹臣人之愆而修輔者
蔡元度曰周景王鑄無射伶州鳩諫曰匱財罷
民晉莊丹楹刻桷匠慶諫曰無益於爲而替前
人之令德工執藝事以諫皆此類也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
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
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
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

無赦

此正羲和之罪以見其當誅也當時法度既修
明遒人又徇歲宜揚其命于凡有官之人所以
起其敬心宜無一人敢犯者惟羲和獨沈亂于
酒以顛覆厥德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
無所獲顧天紀自堯以來羲和世守者曰欽若
至是乃至于擾亂季秋之月辰弗集于房房者
日月所會之次舍也日月之行至朔必會于房
集則爲順不集則爲差日者君之象日既有變

百官莫敢自寧如瞽之徵以至嗇夫庶人之在
官者皆奔走以救變羲和處此官乃不聞知可
謂昏迷于天象矣以干先王之誅在政典先時
後時且必殺無赦況昏迷如此豈特不恭之刑
而已哉

孔氏正義曰先時不及者謂爲曆之法四時節
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
九十日有餘分爲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
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
分之均分爲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
日之七以初爲節氣半爲中氣故一歲有二十
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强半也以月
初爲朔月盡爲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

半爲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
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
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
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
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爲朔今曆乃以癸
亥爲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爲朔是造
曆後天時也後即不及
也其氣望等皆如此
朱子語錄曰日月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
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
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
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
日之爲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抗日
而月之爲食是皆有常度矣王者修德行政能
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
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
差而不正相對者所
以當食而不食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將行也奉王命行天誅以天子威命督其士衆使用命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

炎熾也崑出玉山名山脊曰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奉天討者謂之天吏逸過也言苟爲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殺之其害有

甚于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渠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皆赦使自新也義和非止廢官而已有私邑有徒黨有脅從距命不臣之迹葢非一日其與其黨葢又不但崇飲私邑而已是時羿爲篡賊而義和知此其爲助羿爲亂不言可知然亂侯聲罪致討畧無及之者葢是時仲康之力未足以翦羿姑據義和職守爲問則已足以正其罪而誅其不臣之心矣此處變先後之序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威者嚴明之謂愛者恩意之謂是二者皆所當有但軍旅主威臨軍之道威勝其愛則信其事之必濟愛勝其威則或流于姑息故信其無功誓師之末復嗟嘆而深警之欲將士之用命也謂之曰威克厥愛愛克厥威即見愛乃威中之愛威乃愛中之威而非有二也但軍旅之道以愛勝威則不若以威勝愛耳葢以威勝愛不妨

有愛以愛勝威則令或不行矣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爲之精明五代時兵驕周世宗尚平一戰既敗忽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震復合戰而克之此豈非威克厥愛允濟之效與

書說曰夏書存于後世者最少因胤征可以考官名法度人物軍旅之事顯然備具想當時廢職者惟義和一人而已觀書之要觀其畧當知其詳觀其存當知其不存者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亡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亡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亡

尚書集解卷之七終

尚書集解卷之八

北平孫承澤學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伊尹相湯伐桀著緣始也升自陑陑乃用師經出之路如秦誓渡孟津紀事之實也孔氏以爲升陑出其不意詭道也豈王者之師哉

湯誓

漢孔氏曰戒誓湯士衆唐孔氏曰此經皆誓之辭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湯稱王則比桀于一夫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亳邑之民以桀之惡不及商民商民安於無事而畏伐桀之勞故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又曰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一則曉之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亳衆知已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聖人則不可不順天也繼之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蓋亳衆知商邑之安

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救民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申言賞罰以警衆也禹伐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啟乃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已不同矣湯誓師之辭與啟相若而又曰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世變風移然與上古則有間矣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三篇皆亡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亡

商書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唐孔氏曰湯歸自伐夏至于大坰之地其臣仲虺作誥以告湯史錄其言作仲虺之誥

仲虺之誥

漢孔氏曰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湯非畏議論也湯居萬世君臣之始變此心之慙此誥之作皆不可少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作誥以開釋湯意嘆息言民生有欲無主則爭且亂天生聰明所以爲之主而治其爭亂

者也桀爲民主而自行昏亂民陷于水火則旣失其所以爲主矣天乃錫王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爲智足以有謀使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天意如此玆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命而已典指君道卽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是也此萬世之常道也堯舜以來歷聖相授守此而已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言託天以行虐于民乃桀之大罪式用也爽明也天用不善其所爲商用受天之命以昭明其衆所謂時乂也有夏昏德衆從而昏商有明德衆從而明天下之繫乎有主如此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言天命方言人事言湯之德又戒湯爲君之事此一篇之次第也當桀之時小人爲蘖見湯之賢則簡忽之見桀之勢則親附之小人之常態也當此之時肇造我邦其在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言桀之徒視湯爲莠爲秕其勢不能兩立小大戰戰而懼非辜者懼其以賢而害于勢也況我之德言已足聽聞而不可掩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邇近也殖生也聲色者誘人之穽故曰不邇貨

利者浸德之莠故曰不殖此仲虺見聖人之的故言之愈近而其事實難其功愈切湯惟如此故志氣清明而好惡取舍無不得其當懋與予懋乃德之懋同人之懋于德者則懋之以官懋于功者則懋之以賞言官賞一稱其人之功德而無所私也用人之善若自已出有過則改無所繫吝言從善無我也臨下御衆能寬而能仁君德昭著而孚信于天下也

六經言仁自克寬克仁一言始遂開萬世言仁之端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以心德之體言則仁

爲體寬爲用以愛之用言則寬以容人仁以愛人皆用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
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
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湯之征葛爲民用師之始自此以往東西交怨
室家相慶民之戴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是
之時君臣易位雖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
時唐虞都俞揖遜謳歌朝覲之氣象依然若存
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湯之

心猶堯舜之心不幸當天下之變大不得已而
不可避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
存邦乃其昌
仲虺作誥至此畢矣又欲湯大其初政以副民
望故因戒以爲君之職欲其于賢德者佑之輔
之忠良者顯之遂之弱昧者兼之攻之亂亡者
取之侮之弱昧亂亡乃彼之所以亡兼攻取侮
惡惡雖不同而同于推其亡也賢德忠良乃我
之所以存佑輔顯遂善善雖不同而同于固其
存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
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
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
則小
又戒之德無止法民無常懷憂勤惕厲日新一
日德乃光輝而萬邦人心繫屬歸仰者亦常新
而不厭少或自滿則怠荒之心乘之德將日虧
而九族之離自此始矣故王當懋昭王之大德

剛健篤實光輝日新以立中道于天下中而謂
之立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
威儀之則見於君身者而使之視以爲則也建
中之道在于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義者心之制
事之宜也事雖在外而所以制其宜則在心禮
者天理之節文言以禮爲心之準則也事制于
義心制于禮則念念事事皆允執其中而可以
爲民則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

人之言以爲隆師好問而戒以自高自用由此而制事制心皆得準則也

孟子言堯舜之道若湯則聞而知之湯之道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說者以爲萊朱即仲虺之一字自堯授舜舜授禹後再見于此而其制心制事二語實有得于傳心之要上承精一之旨下啟四勿之傳實在于此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上已勸勉之復嘆息戒以愼終之道有禮則殖昏暴則覆天之道也謹厥終惟其始葢湯此時正當謹始于正始之初必思所以爲厥終之地欽崇天道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之謂也欽之工夫至矣又加之以崇欽之至也永保天命能欽崇則永保也

蘇氏曰湯之慙德仁人君子莫大之病也仲虺恐其愧心既釋驕心或生故思有以廣其意者首言桀得罪于天天命不可辭次言桀之必害已終言湯之勳德足以受天下者乃因極陳爲君艱難安危禍福可畏之道以明今者受夏非以利已乃爲無窮之恤以勉湯而解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而湯之所慙來世口實之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夫君臣之分放弒之名雖其臣子自不能文況萬世之後乎

商書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誥

唐孔氏曰湯既黜夏王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漢孔氏曰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湯誥一篇立一代之規模新天下之耳目垂六百年之基業者皆在焉即位第一事也誕告萬方非家至而戶曉也意即位之始萬國之君皆朝于亳故因而告之嗟爾萬邦有衆吁嗟嘆息憫其勞苦之意也明聽予一人誥提警振起作其更新之意也一篇之意盡在是矣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天命之謂性也若有常性率性之謂道也克綏厥猷惟后修道之謂敎也天之所賦爲命人之所受爲性子思言修湯言綏修者裁成之謂綏者安養之謂修與綏非外有以與之互相發明因其所受者以修之綏之而巳仲虺言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卽此意也但仲虺於情言之自末以及本湯於性言之自本以及末理歸於一而

聖賢之間亦見矣

孔氏訓衷爲善朱子謂以衷爲善未親切衷只是中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似王氏日記曰若有恆性謂順其降衷之自然皆有不易之常性也卽民之秉彝之義民有常性由之于日用事物之間則謂之道使安其道非君不能克綏厥猷爲一篇之綱領

六經言性實始于此厥后秉彝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於孔孟性善之理益明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言桀自爲不道民不見德惟戮是聞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能堪忍言虐之甚也民並稱冤于天地惟天道福善禍淫乃降災異于夏以明其罪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

爾有衆請命

天命明威承上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而言神后后土也請罪請夏桀當問之罪於天也聿遂也元聖伊尹也戮力并力也請命請有衆更生之命於天也伏罪救民湯不敢專而一聽於天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上言請罪請命此言上天信果佑愛下民故夏桀竄亡而黜伏則請罪者得矣夫夏王有罪而

既伏其辜萬姓無辜而卒蒙其佑上天福善禍淫之命果無僭差昔也民困于虐政如草木之憔悴今憔悴者蘇枯槁者復如草木之敷榮也

兆民信乎其殖矣殖生長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湯初以民心天命所在不得不伐桀今罪既討矣乃使予一人輯寧爾邦家用見湯之伐桀出于不得已而既伐之後以天下爲大慊然而不

敢當也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否也輯寧之責在已則桀之戾將移于今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此湯之敬百聖相傳爲君之心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皆舊邦也而曰造邦明商命維新與之更始也誥告無他惟以匪彝慆淫爲戒若茲從非度而就逸樂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罔念其職之所在是大桀小桀也故欲諸侯以爲痛切之戒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爾有善所當舉也朕弗敢蔽罪當朕躬是負天下弗敢自赦是皆簡在上帝之心簡閱也有善有罪皆閱在于帝心也民有罪實君所爲君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于責已薄于責人實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復再三嗟嘆庶幾惟此是信乃亦可以有其終

纂言曰此兼人已而言

成湯既有慙德又言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夫順天應人而得天下其功至大方且慙且憂正其天機之動照察之密不肯放過者如此成湯所以成聖也朱子亦言成湯有細密工夫春秋時齊桓一有召陵之盟遂示矜大之意故敬肆分而王伯辨矣

咎單作明居亡

商書

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唐孔氏曰成湯既没其歲卽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敘其事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

伊訓

漢孔氏曰作訓以教道太甲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

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乙丑日也不言朔者非朔日也祠祭也先王湯之祖廟契以下也烈祖湯也太甲以湯崩之踰年十二月卽位改元伊尹攝祭于廟太甲祗見厥祖皆以卽位告也

呂氏曰伊尹當太甲在喪之始而作訓乘其初心之虛也商曰祀周曰年孔子周人故作序以年稱史官商人故作書以祀稱以十二月爲正

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伊尹逆知太甲資質未必可保故於是時作書以戒之卽位之初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此時太甲豈無悚然作新之意此時以格言大訓入其心則其聽之必篤雖久而猶有餘力然則太甲旣立不免于昏迷而終于克終允德則訓之之早故也

孔子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没而太甲立正義曰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

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朱子於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下雖引趙岐之說仍引程子之說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此說出于程子而質之于經又合其當從無疑也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太甲元年繼湯是先大儒皆以此爲定說矣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伊尹欲言湯德推本自夏而言之德曰方懋方者常常如初日新之謂也此德旣懋則天地萬

物自然各得其理矣夏之先后懋德如此宜可憑藉桀弗之率天即降災感應之速反覆手爾懋德而罔災感應之理存于懋德之中也弗循而降災災咎之理存于弗率之中也造攻雖鳴條一日之間而基本則兆于亳邑之素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惟我商王提湯之德而言之也聖武者易之神武是也虐與寬爲對代虐者必以寬湯之伐桀非有他道不過取其對者代之此與仲虺語合聖武勇智也代虐以寬克寬克仁也兆民允懷彰信兆民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告以嗣位在初欲乘其天理正發之初而開導之也即位者嗣德之始親長者敬愛之始孝弟之道達諸天下而謂之立者盡吾愛敬之心于親長我知我道所當爲而已形其愛敬之則于他人則以理之同者不言而喻心之同者不令而從也是以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人紀者五典也本有自然之敘惟亂之于桀故至湯而始修之五典者理也諫之可從則理在于諫有所咈是以已而咈之也則人紀之理咈矣天民之先覺則理在于先民不能若是以已而逆之也則人紀之理逆矣如之何而肇修乎弗咈時若即肇修之工夫也湯之克明若齊聖

廣淵易見也惟克忠爲難求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爲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何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已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得之旣難故其慮後世也深敷布也布求猶旁求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官刑官府之刑也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

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畋也與亂風四爲十愆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然三風十愆前六愆因後四愆而生人之用力體察當於其所自生也見聖人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敬則爲侮矣聞忠直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契則爲逆矣耆德之人一念之隔則爲遠頑童之人一念之喜則爲比四愆不免則六愆隨之卿士邦君有一于身必至喪亡非謂一愆之能喪亡也德不孤惡亦不孤有其一則至於二至於三而九者從而有矣有一云者蔵其病於未萌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與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

陳氏詳解曰湯儆有位之官刑爲後嗣慮至矣三風十愆以戒卿士邦君而舉以訓太甲者意謂卿士諸侯犯此已足喪家亡國況天子乎微意見矣況不匡刑墨儆臣下者欲其以是儆天子也

邵氏寶曰不斥王而有位之儆重輔也不訓有位而蒙士之訓重豫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祗厥身作敬其身敬其身則知邪動辱也從欲危也而訓言常念矣故繼之曰念哉聖心之慮此其爲天下國家之計甚大故曰洋洋聖言所指明白痛切易知易行故曰孔彰是謨訓者叅

之天道民心而嘿契夫災祥慶墜之故者也惟上帝不常而此理未嘗不常作有善惡降有災祥何不常之有善卽德也祥卽慶也墜厥宗卽殃也爾若作德雖小善足以慶萬邦若其不德不待大惡而亡可不祗厥身哉祗厥身爲一篇之要此又申戒之也

肆命　徂后 二篇亡

商書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伊尹作太甲三篇

前一篇作于未遷桐宮之先後二篇作于自桐宮歸亳之後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漢孔氏曰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顧諟者卽敬也推此心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卽所謂顧諟明命也惟湯有此敬心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自顧諟以下至罔不祗肅皆湯之德曰用者見命非自外至也而使之撫綏萬方惟尹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安宅衆民君臣交勉以開丕基嗣王承之可不敬哉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夏都亳之西故謂之西邑夏尹見夏有道之君凡百所爲無不纖悉內而修身外而治朝廷大而治天下全備而無一毫虧闕不滿人意之處其君如此是宜爲相者亦感動奮發相與同保其終周者謹畏之至如孟子周于德周于利之周也後嗣指桀而言也桀所爲不周恣行暴虐豈得而有終乎故臣亦罔見其能有終者伊尹列舉善惡之證明白如此嗣王豈得不戒哉君之不君不特自辱又辱乃祖成湯矣

按周解爲忠信蔡傳從正義也
吕東萊作周悉之周其義爲長

王惟庸罔念聞

此史氏之言也謂尹忠誠懇切太甲方且以爲常雖聽尹言若無所念無所聞也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廸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此述先王爲善之勤慮後之遠以戒之也乃言先王昧爽丕顯昧爽者天未明將分之際也湯于是時已大自顯明洗濯其心澡雪其志以待

旦此聖人敬戒之心即顧諟明命之功也乃湯之心猶不自足方且旁求必欲盡天下之賢啓廸我後人凡湯所行皆奧于天而正理不可易者所謂命也使太甲能循正理而行安有覆亡之患哉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既勤以先王又指其受病之源而藥之德雖多莫先于儉身心家國之長討以儉而得以不儉而失儉曰德自其收歛之根于心者言之也故須自根其心者謹之謂之惟懷者更無別事兢兢然但以儉爲永圖之道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虞者虞人之虞也虞人既張其機欲以發矢必先省察其括循于度然後釋弦發矢無不中矣君子之處事亦猶是也天下之事莫不各有其度人君惟當欽其義理之所止率夫乃祖之所行曰止曰祖即事之度也能欽其止則率其祖

之所行祖之所行亦即其所當止也則事事有依據之實如此則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于後世矣吕東萊曰伊尹視萬世之毁譽其責盡在一身孟子曰伊尹聖之任也于此可見

王未克變

此亦史氏之言謂王不能變其舊習也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伊尹指太甲所爲乃不義習與性成孔子曰性

相近也習相遠也天命之謂性人爲之謂習太甲于不義之事始乎習成乎性予不可使狎于不惠之人狎暱也惠順也不順之人不義之事日月近之此習之所以成也營于桐宮營宮于桐也桐湯之墓所也密秘也言桐宮秘近于先王朝夕哀思興起其善心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陳氏集傳曰千古性學開端于若有恒性之一言其次則習與性成之言也恒性以天地之性言孟子性善之論本恒性而言也孔子性近習遠之論自習與性成而發也恒性本有善而無

惡惟習于惡而後性流于惡其既流也性若成矣然能謹所習而習于善則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此太甲所以終允德也此意雖至橫渠張氏始剖判言之已肇端于湯尹言性之初矣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漢孔氏曰往入桐宮居憂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唐孔氏曰居憂謂服治喪禮也

王氏日記曰按不知朝政三年不言也徂桐宮居憂也放者後人之言耳非史氏明著其文人鮮不以伊尹爲鹵而奪之政矣桐宮之憂猶今之廬墓耳史氏記其實曰居憂伊尹言其設教之意曰密邇先王其訓

商書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漢孔氏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服闋冕冠也踰月卽吉服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民苟非君則不能相匡以生君苟非民亦何以君萬方言君民之勢不可一日相無也桐宮之

遷豈得已哉賴天之靈克終允德乃皇天之眷佑默俾之實萬世無疆之休太甲克終允德伊尹之力而歸之天此大臣居功之道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太甲既悔乃知前日之非拜手稽首曰我小子初以不明于德自至不善欲至于敗度縱至于

敗禮以速召其罪戾于厥躬觀此數語乃自艾
自怨之深也天作孽猶可違違如水火之災人
得而逃之至於身所自作則身自被害一身之
間何所逃哉既往背師保之訓至圖惟厥終見
太甲望伊尹匡救之切當太甲不惠于阿衡之
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之不聽及太甲既明之
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之不言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德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太甲以不明自咎故伊尹語以明君之事惟在

修厥身允德協于下而已蓋昔日太甲不明人
心幾去今日悔過圖終新志甚美而天下之仰
望亦方新苟非慎厥身修實德昭著四海臣民
之心豈易厥服故修厥身至德協于下乃惟修
身之至惟明后然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
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既期以允德協下因舉先王之實事以爲法先
王之德無所不允自其誠于愛民言之心皆視
爲赤子政尤先于困窮惠曰子惠其愛者誠矣
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
懽心至于並其有邦厥鄰之民乃以湯爲我君
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蓋湯子惠其民鄰
國乃民不見德惟罰是聞卽仰徯后來其蘇之
意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既舉湯事因勉太甲以法之曰懋乃德視乃烈
祖者人志必有所準的然後勉之而可期其至

視乃烈祖欲太甲以湯爲的也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烈祖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甲勉之
不已之心一以烈祖之心爲心烈祖之事爲法
庶乎身修而德允者可至不可有一時之豫怠
不然卽與烈祖不相似矣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
之休無斁

當太甲幼冲之初伊訓之書懼其未能有所立
也則使之于親而立其愛于長而立其敬既立

之後則已知有愛敬矣于此使之思孝思恭思
者日加省察之謂也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明人
・能視而不能視遠有物以蔽之也物不能蔽則
本然之明見矣人能聽而不能聽德有物以雜
之也物不能雜則本然之聰見矣此懋德之所
從事者太甲能此則朕亦承王之休美無厭斁
之心矣
按孝恭明聰四者修身之要允德之日也二思二惟似宜二義朱子以此惟爲惟明后之惟最爲得之蔡傳云惟亦思也然經不用四思自當從經

商書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
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申者重復之意也皇天本無私親能敬者則親
之敬者天之理也民心本無常懷有仁者則懷
之仁者民之心也鬼神亦無常享惟誠則享之
誠者鬼神之德也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
神之心始可當天位所以艱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
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
德惟治德者卽所謂敬仁誠也總之于已則謂
之德見之于外則有三者之興有德則治出治
則入亂治亂之定理也然所謂治者道也亂者
其事也治而謂之道者益治因時制宜或損或
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
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
不同也與治同道無有不興與亂同事無有不
亡必當終始謹其所與乃惟明明之后所謂與

乃是幾微處意之所向也一毫不謹亂亡皆自
此出惟終始常持此心則謂之明明后以其明
明則能見治亂之機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
監茲哉
敬仁誠三言者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合之一
德又約言之一敬而已故此專以敬言之先王
爲明明之的亦惟時懋敬其德而已克配上帝

與天相似也蓋敬卽天之理故克配也今王嗣
有令緒尚監茲者言庶幾監視此理亦懋敬其
德哉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言進德修業有序當循序漸進也上欲太甲
于敬字做工夫乃學先王之要法此下五者則
又欲其矯乎情之偏呂東萊曰教其于實地而
用工也太甲既有見于道忽畧之意易以生可
不知至高至遠之理實出于至下至近之際乎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無輕民事而思其難無安君位而思其危
愼終于始
漢孔氏曰于始慮終于終思始漢孔氏曰欲愼
其終于始卽須愼之二孔兼終始兩意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
非道
逆耳之言不可謂其不順卽以爲非必當求諸
道遜志之言不可謂其遜順卽以爲是必當求

諸非道求者用力之地也蓋逆心之言亦未必
皆是但忠言多逆遜志之言亦未必皆非然諛
言多甘惟一以道接之逆者難入而求諸道遜
者易入而求諸非道道則從非道則捨而言之
順逆不與焉則不墮乎巳情之偏矣聽德惟聰
最難前既言之此又申之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所陳巳盡此則欲太甲謹思而力行之耳
天下之事不先思慮何爲而有所獲既慮之後

若不能爲又何由而有所成果能盡思爲之力
則德成于身而所存者皆先王懋敬之純心所
行者皆先王懋敬之純行矣一人元良則萬邦
之所承聽而效法者一人而已
呂氏曰伊尹言元良而未說所以元良蓋隱而未發使之自覺耳至是將告歸先露咸有一德一篇之意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
孚于休
人君聽言豈不欲遠辯言然僞言似正者有不

自覺故深戒之人臣功盛豈不欲退然爲寵利所誘有居之而不自知者此告歸之意也上一句以戒太甲下一句以自戒人君非不知先王之成法不可亂惟辯言若可喜所以慮其或蔽于所喜人臣非不知成功之不可居惟寵利乃人情之所喜所以慮其或安于所喜亦總言君臣之大體也

蘇氏曰天下之亂必始于君臣攜離君以辯言亂舊政則大臣懼臣以寵利居成功則人主疑亂之始也

陳大猷或問曰伊訓作於太甲未有過之先尹欲預防其縱故其辭嚴太甲上篇作于太甲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微轉其機故其辭婉中篇作於悔過之初尹深自喜慰故其辭温下篇作於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辭深以厲大臣格君淺深有序故如此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

唐孔氏曰太甲既歸于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復政畢三年所攝者還之君非政在尹而今始還王德方新功成身退臣道然耳陳書戒德即太甲之德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太甲處仁遷義伊尹之責塞矣猶慮其德之未

一故以斯言儆之諶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有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此一德之反以神爲可慢則以幽明爲有間以民爲可虐則以小大爲有殊豈一德哉啟迪有

命命者卽一德之所在謂有一德之人也啟廸
卽眷求之意也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當天
心于是受天明命而有天下也湯以一德而受
命則人君常厥德保厥位豈不信哉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
民歸于一德
非天私我有商私則非一德矣非商求於下民
求則非一德矣此二者之應德之一與二三而
已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
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一者純乎天理二三者雜於人欲天理無往而
不吉人欲無往而不凶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
天降災祥在德故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此告太甲以繼湯之一德也太甲卽位已久此
自復位旣新受命其德亦當俱新易以日新爲
盛德故德不可以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
也一則始如是終如是不間以二三則德日見
其新矣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上旣言一德之事至是謂非一己所能盡惟左
右前後皆輔成一德之人然後可臣之所以爲
上者輔君之德也臣之所以爲下者爲君安撫
其民也是君民爲一也其難其愼慮小人之厠
其間也惟謹擇其不善者去之則吾之純一始

見惟和惟一純君子也君臣之閒和同無間而
展盡一心所以爲一也金仁山曰篇首言尹湯
咸有一德上文旣勉太甲以君之一德故此又
論臣之當有一德也按篇題蔡氏云恐太甲德
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夫君德旣純一
而又任用得人此所謂咸有一德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德之運用無常師也善則爲師善無常主如仁
義禮樂若非一也仁義禮樂之原咸歸于一所

以謂之一也張子橫渠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
天下之一朱子謂這見他說得極好處盍從一
中流出者無有不善蔡氏曰協合也克一者能
一之謂也按以善爲主善則師之故無常師善
亦無常主惟協于吾心之能一乃爲至善王氏
曰記曰理之散見者謂之善而德其總稱一則
其本原來處也窮理者須窮其不一者而至于
一力行者須體其不一者而至于一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

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
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天祿安民生厚此一
德之驗也呂東萊曰不咸於萬姓則非一德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毁者可以觀德之修
否不能掩于後世之公也萬夫之衆人各有意
欲行其私而吾能總攝而整齊之如出于一人
此非政教之善有以深服其心何以能如此故

可以觀政之修否不能掩于天下之公也王者
遠畏後世近省當時則所以修其德政者不容
已矣
唐孔氏曰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
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
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
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
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
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
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
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毁與親廟
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爲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爲
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
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
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

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是由不見古文故爲此
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
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則
爲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
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
廟爲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
父及祖也并高祖以下共爲三昭三穆耳喪服
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
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
爲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
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
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
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云庶子初基
爲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
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后非民罔使是君使民亦以資于民也民非后罔事是民事君亦以稗于君也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有人我未免有廣狹見人之狹則無以盡人善而虧己善矣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于上者焉是善有一之未備即德有一之或遺其何以成一德之全功哉葢民之主即善之主而民之善即君之善合萬善而後成一君而後乃成一德也

自俾萬姓至末呂東萊書說極佳但稍簡耳俾

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見德之一矣曰不咸于萬姓則非一德此一德之驗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合古今為一體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則通人己為一體萬夫之長諸侯也能統萬夫則推而上之皆同可以見衆寡之一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又見君民之一無自廣以狹人苟以我為廣以人為狹則有彼此而非一矣心既自廣匹夫匹婦必無以自盡民主亦孰與成功由德之不一而已一德之理非可以言語牽合惟用工而實有見者知之

張氏居正經筵講義曰此書始終以一德為言反覆諄切其旨深奧葢天命賦予之理本純一而不貳但人以私欲間雜之則不一始終有間斷則不一表裏有參差則不一修德者必克盡己私純乎天理使表裏如一始終無間而後謂之一德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即所謂一德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即是協一之工夫昔伊尹在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

故悉平生之所學以告太甲葢欲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而後已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亡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亡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亡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亡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亡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亡

尚書集解卷之九

北平孫承澤學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唐孔氏曰盤庚將欲遷居而治于亳之殷治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誥之史敘其事作盤庚三篇

盤庚

漢孔氏曰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

金仁山表註曰遷于殷則宗廟朝市皆已攻造但民未肯往有其居耳衆慼民之以遷爲憂者乃率呼以諭之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曰盤庚之言也爰於也劉殺也匡救也我先王祖乙既宅于耿固重我民之生豈置于盡殺之地民適不幸罹于水災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乃稽之卜曰是圮者無如我何豈能不遷乎我先王自湯以來奄有五服以謹天命之故猶不敢寧居遷者五邦矣今若不承古而遷則天其斷棄我命況能從先王之烈乎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再以喻曉之木之蠹病者雖勤于封殖不能使

復遂茂顛仆也由木生條也肄生曰蘖既仆而蘖生之然後有復盛之道不顛則無所從蘖也言天之欲復興殷必在新邑矣

薛氏曰不遷故罔知天之短命則遷乃天欲永我命也不遷故不克從先王之烈則遷乃紹復先王之業也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上文諭民之辭明矣然民之不欲遷皆在位者

始而胥動浮言既而排擊阻難盤庚知其然故
教民遷都必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
非作爲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常遷
都之事以正今日君臣之法度使知君令臣從
國有常度而不以爲駭耳然所正法度者亦豈
有他哉惟曰小民間有審利害之實以言箴規
其上者汝毋得排擊阻難之使下情不得以上
達也王之告臣大旨如此乃命臣民之衆咸至
于庭以聽命令焉陳氏大猷曰法度如朝市室

廬之營建道路頓宿之部分去舊卽新之區畫
之類遵故事則人情不駭達箴言則人情不壅
此遷都之大綱也呂氏東萊曰自盤庚敎于民
至正法度此序書者之辭曰者復紀其言也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復述王之言來衆人而告之訓辭汝衆之所以
不從遷者私心累之也汝盍謀去汝之私心乎
私心何如蓋傲上之命則不肯遷從巳之安則
不能遷凡此皆汝心之私所當黜者也是心不
黜雖百喻無益故盤庚特指而言之此一書之
要領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此援舊人之從先王以責今之不然舊人世勞
王室凡事所賴以共成者也王播告之修則奉
承於內而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及宣
化於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汝

亦我之舊人我之圖任共政亦無異於先王柰
何譊譊多言內無忠信足以起人之信上匿下
諱所以起信者率以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
所言果何謂也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先王有作舊人則從令我有作汝臣則訟豈我
寡謀輕動自荒兹德耶非也惟汝含德不惕予
一人耳予視汝情明若觀火猶不忍刑以繩汝

欲寛容以濟事汝苟執迷不改是我亦拙謀成汝之過矣含德不宣布德意也逸過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遷都之事如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農之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大抵綱舉而網隨以君臣之勢而論固自當從我也以理而論農夫不憚耕耨之勞則獲有秋之報汝往新邑則復獲其安理又可違乎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

汝有積德

蘇氏書傳曰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今日非德也曰積德者先王時汝祖父率民以遷今汝又率民以遷是世有德及人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不畏水患將大害虐于遠近之民與惰農何異憚目前之勞自為苟安不勉強（昏是强）以服事于田畝安有黍稷之望憚于遷徙焉得安寧也從康之害如此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汝不能溫和以善語開諭百姓乃動浮言以鼓之此豈百姓之罪他日罰及于汝乃汝自生毒

以災殃其身汝倡不遷之説懷安之民固以為汝德水圮之餘將必以汝為惡是汝先其惡也既先種其惡在民矣又乃奉養其恫恫百痛也譬如癰疽奉養而護之潰則不可救矣後雖欲悔亦將何及觀奉其恫悔何及之言見盤庚恩意之周既歷數其戀土懷安之情至此乃開其自悔之路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我視小民猶有審利害之實出箴戒之言以相顧省者則有位者當何如乎小民箴言欲發而爾之逸口能排擊阻難之雖則可畏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豈不尤可畏乎汝爲公卿大夫朝夕在廷事有可言曷不告朕而胥動浮言恐汝沈溺百姓不可復出今已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近矣將何以撲滅火至于不可撲滅之時雖欲

救之將不可得汝至于不可救藥雖欲不刑亦且不可使汝而被刑亦惟汝衆自取之也非我有咎益非我之本心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古賢人引其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汝等皆我之舊人而乃爾乎器則欲新不欲舊耳此重在上一句不在下一句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追勤共于乃祖乃父則共事亦期于後王後臣豈有無罪而加以非罰乎乃祖乃父安國家定社稷之勞簡于先生彰其善于後世使汝有勞固當世選之豈至予之身忍獨不選而掩爾之善乎惟汝之未効勞惟汝之不強爲善耳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以胥及逸勤之故惟天下之至公也凡後人之有功有罪先王與爾祖父之神明實監臨之作福作災惟神所

降予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言賞罰之不私欲世臣之效命至篇末皆此意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予告汝于遷都之難予謀既審若射之有志非嘗試而漫爲之言不可不聽也人之不能從善有二蔽焉老成者謂其言耄幼弱者謂小子何知而不知理之所在老成者不可侮而少者不可少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

一人遷徙之謀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我不知孰遠而疎孰近而親有罪則伐之至于死有德則彰之而不掩爾善遷都而善惟汝之功遷都而不善惟予一人有放佚之罰見盤庚自咎而不咎人上兩言法令也下兩言恩意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當時所告惟造在王庭者其餘不聞者尚多故篇末使之轉相致告自今以往各敬爾之所有事齊乃位謂不離所守以聽命度乃口謂非言勿言言罰猶未罰也罰及汝身則不可悔矣盤庚一書前半篇涵養寬大如此後半篇嚴厲森肅如此于言辭反覆抑難之中當知其有德量有恩意有措置其含洪包容者德量也其反覆訓誥者恩意也其規畫纖悉者措置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此史氏之言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盤庚之仁也呂氏曰王庭乃道路行宮如周禮掌次是也班次臣在前民在後故升進民於前而告之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曰者告庶民之辭也汝當洗心滌慮以聽我言

不可荒廢以失我命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古我先王無不順從民欲民亦保我先王而與之相爲憂慼君民之情通故凡有所爲鮮有不浮于天時者天時之災固可以人力勝之也盤庚自反言先王能如此我乃不能是亦我有未盡者且以關諭百姓也浮勝也上下同憂天時可勝何事不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者舊都之不可安居乃天以是虐我商家也我先王不敢懷安視民之便利卽遷不若今日之猶豫也何不思念古后時所以如此者乎遷之本意欲奉承汝俾汝同躋于喜樂安康之域汝不察乃謂我有何罪而以遷都之事殃罰于我民視遷徙爲殃罰故明諭

之曰非也我所以呼爾懷念此新邑者非爲巳亦惟汝之故而將以大從爾之志爾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試遷巳久成遷在今今予將試以汝遷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攸困朕心之所困在於欲遷而民不從也我憂汝民之憂汝乃不憂我心之憂乃皆大不宣布其心不欽敬其念以至誠感動我一人苟安而不肯遷是爾自窮自苦耳何由自解今巳欽其貧斯盡室首途之時若欠且不前如乘舟弗濟必敗所載夫從上之忱貴于屬而忌于疑今汝巳從我決遷此心不屬終難共濟矣止臭厥載有胥及溺而巳利害若此而不之稽雖自怒庸損於苦乎鞠窮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汝不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從之災是大勸憂之道若謀長則知災在旦夕今日之勢可謂有今日無後日汝何生在上乎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今予命汝一意決往不可疑二起穢惡以自臭敗應上文臭厥載而言使迮濟也予恐人蠱惑汝偏倚汝之身使不正迂曲汝之心使不直身心顚倒利害昏迷喪亡無日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舊都圮壞天將斷命今我因水患未甚而遷是
迎迓接續爾之命于天也予豈因以此威虐汝
衆但用以承汝養畜汝爾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我先神聖之后自成湯以來撫勞爾先我念及
此烏得不羞養爾所謂羞養者乃用以懷爾也
失于政陳于玆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陳久也崇大也耿圮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
而久于此也高后謂湯也必大降罪疾于我以

我爲虐民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
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
罰汝汝罔能迪
汝萬民乃不生生生生者新起之意也不能奮
于蒸濯趨事赴功以與君同心共謀遷都之事
我先后亦必罪戾加汝謂汝何故不同我幼孫
相與遷都先后昭明之德洋洋在上必罰殛汝
至于此無道以獲免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
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
汝不救乃死
前告百姓至此乃告在位我先王既勞乃祖乃
父乃祖乃父既有功于王室今爾子孫正當共
與我畜養百姓而汝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從非
我命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爲此惡是反祖父之
行我先王舊常撫綏爾祖父爾祖父必將以義
斷恩而棄絕汝矣汝至于死亦不救汝此節共

作我畜民句蔡傳謂皆爲我所畜之民也以世
家舊臣爲民恐不然
玆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
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凡爾在位與我共治政者不可具貨寶而不肯
遷恐因遷散失故搖動百姓其本根之病正在
于此故告之汝若具寶玉而不肯遷爾祖父必
將告我高后導迪我高后作大刑于汝降大不
祥于汝矣上告民之辭畧此告羣臣之辭詳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漢孔氏曰凡所言皆不易之事陳氏櫟曰告汝者一定不易矣汝當永敬我所大憂者以君之心爲心無相絕遠葢君臣一體當分君之所謀而共謀之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于設正緣羣臣狥于私情之偏則此理不見故勉以舍其偏見設中于心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

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道路中奸人恐其乘動搖之際生變故嚴其令以告曉之其有不善不道顛怪逾越不恭上命之人與暫時于所遇而作奸宄者小則劓大則殄滅之無使遺育移其種類于茲新邑以爲民害也

邵氏寶曰此道路之令也顛越不恭闘也暫遇姦宄盜也遷徙道途之際羣小易乘機爲姦之時故嚴其令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又敎之以生生生生者新新不已振發懈怠廢弛之意也葢正遷之時離其舊而未覩其新民心未有所據依也試同汝遷庶可建爾之家爲萬世無窮之計乎陳氏櫟曰生生養不窮之道也

商書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此史氏之言盤庚既遷新邑定官府民廛井邑之居正君臣上下之位呼集慰勞而安之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曰盤庚之言也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百爲經始君臣上下正當同力一心以立邦家無窮之命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恊比讒言予一人

民雖既遷恐前日浮言之徒必有倡爲事定後

罪責之說者故以此言釋衆疑而絕譏謗也故盤庚敷心腹腎腸歷以心事告其民謂必不以前日不從之故而加罪爾衆爾無懷疑相與怨怒言上既不念罪則下亦不當蓄怒也破其疑則安之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亳居依山契始居之其後屢遷而湯復居焉遂以亳而興王業王業之興是多于前人之功多

之猶言大之見居亳之善也言居亳之善所以見今遷之宜不曰適于亳而曰適于山者亳地依山也降下也凶德水患也亳地依山土厚水深可以永無水患由是厚民生行王化績孰嘉焉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今耿爲河水圮壞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將陷于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所以遷者蓋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以治我家我之遷蓋與二三篤敬大臣謀慮欲順承爾民命以長居于新邑篤敬者同心同德之人也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冲童也弔至也靈善也言大事必謀于衆向爾衆不欲遷而我不從非廢爾衆謀也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爾我之情如此爾何疑于我乎大事必卜向者卜稽以爲當遷而爾衆不欲亦非敢違卜也本亦爲我思慮欲我仍舊貫而宏大此大業爾爾之情如此我何疑于爾乎正義曰衆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詩曰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爲大之義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使羣臣各分受治民之責隱者惻隱之謂體君
之意以撫懷斯民也邦伯師長卽前日在位或
民者盤庚至此無所改易此意尤不可不深思
也自此至篇終專告有位者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懋勉簡擇相度我其懋汝簡汝相汝汝當念敬
我衆念謂念之而不忘敬謂敬之而不忽益民
乍至新邑敬民之念稍弛民卽有不得其所者
矣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肩任也鞠養也敢果也朕不任好貨之人惟果
敢于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鞠人有養者謀人
自營者各保其居此念敬我衆者也我則敘而
用之欽而禮之

王氏龜齡曰導其耕桑薄其稅歛使老幼不失
其養鞠人之事也聯其比閭合其族黨相友相
助謀人保居之事也既養之又安之則斯民之
生生得矣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所任若此所不任若彼朕志不難知也既進告
爾矣爾臣惟能如我所勉斯可謂之能順朕志
而昔之不欲遷不足謂之不順朕志也惟違我
所戒斯謂之不順朕志縱使昔能從遷亦不足
謂之能順朕志也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
所言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敬我之所否而無總貨寶申不肩好貨之戒敬

我之所若而生生自庸申敢恭生生之訓生生
自庸以民之生生爲功而自勉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式敬也敷布爲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持之久
也民德民功在此心之無倦而已

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
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勤民
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
以信于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

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

王氏炎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具貝玉爲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爲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

尚書集解卷之九終

尚書集解卷之十

北平孫承澤學

商書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漢孔氏曰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于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命說爲相使攝政

說命

漢孔氏曰始求得而命之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于禮也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爲法于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爲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

亮陰當作梁闇天子居喪之次也古者諸侯大夫士遭喪居倚廬倚者謂于中門之外東牆之下倚木爲廬大夫士不障諸侯加圍障然則天子則又加梁楣故謂之梁闇與按闇謂廬也古無菴字疑闇即今之菴字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羣臣望高宗之切高宗猶不言乃作書道其所以不言之意而誥之言其以一身臨天下之大常恐不能自勝惟深有恐懼之心是以不言不言者眞見其難也見其難而圖之恭默以思恭

者敬也默者用志不分也思道者沉潛思慮玩索天下至理之所在也此作聖之實功也此心純一不二與天地無間是以形之于夢若接上帝受良弼之賚天既以良弼代言所以不言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得良弼于夢乃繪畫其形象遍求于天下惟至誠求賢之心切精神交接故兆朕之見非若偶然夫高宗固自信而百執事亦信之而往求不

以爲誕者高宗信其心羣臣信高宗故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爰立作相將倚以天下之重也乃置諸其左右專以納誨輔德望之此高宗之特舉史氏之特書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朝夕者無間之辭曰左右曰朝夕可以見古師保之親矣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

用汝作霖雨

君德賴納誨以修猶金賴礪以利焉君德賴納誨以進猶川賴舟楫以濟焉君德賴納誨以成猶旱賴霖雨以蘇焉此喻望其納誨之切下示以納誨之道

啓乃心沃朕心

當開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按德具于我之心而誨出于汝之心啓乃心者誨之所納者盡沃朕心焉則義理之所入者深矣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上二句喻臣之言不苦口下二句喻我之行無所見事亦相因言不苦口則行無所見矣
仁山金氏曰恭者敬身以處默者不言而思思道者想此道體爲何如也此高宗之舊學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高宗思之之功罔至然磨礪相濟涵養之無助則心孤而無益若金益思而有所未快自以爲鈍而資其礪也若濟巨川益思而未能遽通自覺其險而資其濟也若歲大

旱益思雖有得然心枯而無滋養之助自覺其竭而思其化也故又總之以啟乃心沃朕心言之若藥之喻謂言不直則已之宿疾不除若跣之喻謂知不明則行必有所不安皆用工之語非泛言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故高宗欲傅說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使其循

先王之軌蹈成湯之道以安天下之民也先王如太甲太戊之屬皆廸高后以安民者紹先烈自近者始故言先王廸高后也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君德成則輔德有終民生安則同心匡辟有終高宗眷望傅說至篇終總而告之其懇切又如此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此廣從諫之量也諫本以聖責君猶繩以正責木吾君切于求諫但患吾君不至聖人之地耳若克至聖人之地雖不命之以諫誰敢不祗順吾君之命以諫諍乎此乃欲高宗受諫之量使廣大耳高宗本欲責之于臣傅說乃使求之于已學者當以此意觀之
蘇氏曰說以匹夫得政而王虛心以待之者如此意其必有高世絕人之謀今其所以復于王者曰從諫而已大哉仁人之言約而至也說以

爲此一言可以聖也故首進之

商書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說初見高宗上篇所言只及大畧至是乃詳及爲君立政之道夫明王奉順天道以立邦國都邑上則有后王君公以統其下下則有公卿大

夫師長以承其上夫豈徒畀人君以安逸之具哉正欲人君不恃一己之尊常憂勤以治民耳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金氏曰君臣上下雖皆有治民之責而其源則在君君者臣民之標表也聰明者天理之公也聽是非察善惡用舍賞罰一惟是理之公而私意不與焉此人主所以憲天之聰明也呂氏曰君既憲天則與天一矣爲臣者安得不敬順爲民安得不從治端本澄源簽出于一人之時憲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憲天聰明之條目也朱子曰口非欲起羞而出言不當則反足以起羞甲冑本所以禦戎而出謀不當則反足以起戎衣裳在笥易以與人不可不謹干戈討有罪然須省察自家眞箇是否恐或因怒而妄加施之不審而無辜者被禍蓋衣裳之予在我而必審其人之賢否干戈施

之于人而必省在己之是非也又曰四句皆是審呂東萊曰上二事人加諸我者不可不防下二事我加諸人者不可不省四者皆聰明之發用也王誠戒是信于此而能明其知羞知戎于未起之前知衣裳知干戈于在笥省躬之日非聰明憲天者乎所謂能用其明也自是推而廣之信其無一之不美矣邵文莊曰戒而不允猶不戒也允而不明猶不允也蔡氏曰戒而後信信而後明弗信由弗戒也弗明由弗信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國家之興亡治亂係于羣臣官人爵人之際不可不審也官或及于私昵爵或及于惡德是出于私意也出私意則非憲天聰明矣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則官與爵本天之所有豈人君得而私之哉惟當于賢者能者與之官不自我而自天則當于能也固宜爵不自我而自天則當于賢也亦宜官爵既當賢能則其爲憲天聰明

也大矣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善者事之理也作事固欲從善必得時措之宜則善爲有用否則雖善何補故凡舉事當從時以合夫聖人時中之道此憲天聰明之用也善者理也時者機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凡人之善皆天之善也凡人之功皆天之功也苟有之矜之則私已之心重非所謂憲天矣烏得而不喪之乎

崔氏後集云覺心之救即攻也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已之是即非也有已之長即短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事其事乃有備有備則倉卒不能爲之患有備無患大小事皆然通上下皆然但天子則所係尤大也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正義曰無開小人以寵寵非其人納侮之道恥有過誤而文之遂人不覺其非彌甚人君只守

此二語其益無窮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止也言人君之道無他惟厥攸居則政事醇而不雜也攸居者安于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于天政事之本原也攸居于是焉此憲天聰明之效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天之聰明乃至公無私之理祭祀之黷私于其親非所謂敬則公理不存而我與天有間矣何

則祭者禮所自出祭之黷則反褻而至于煩亂既非憲天聰明豈可以事神也哉陳氏大猷曰以上皆憲天聰明之事皆有天然至當之理惟聰明者能盡之苟加一毫損益即是私意非天之聰明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于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

蘇氏曰傅說之言皆散而不一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豈獨以訓武丁哉人至于今誦之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爲知之非艱也艱在能行而已行亦非艱也艱以不忱而已王而忱焉則亦何艱之有周子曰知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王忱不艱之謂也按知對行言古所未發自傅說發之開後世學者致知力行之法

朱子曰南軒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此特傅說告高宗耳蓋高宗舊學于盤于義理知之亦多故知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爲先也此等議論儘好

商書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甘盤殷賢臣高宗爲王子之時學于甘盤學未大成而盤遯于荒野自河而亳不知所終既得傅說遂命之以續甘盤之業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高宗求說之訓又設譬以開諭之酒非麴糵不成爾成我之德則酒醴之麴糵也羹非鹽梅不和爾調劑我氣質之偏則和羹之鹽梅也爾之麴糵乎我鹽梅乎我者當以柔濟剛可濟否交互以修使予德性有成而後已勿以予爲不足與語而棄之予能力行汝之敎也交者非一之義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

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傳說于是以聖學無窮之理告之夫人君之求多聞非徒以助言辭爲觀美而已立天下之大經彌綸天下之大化而至於賛天地之化育所謂建事也則學問本爲實用時惟者決然之理也學之于古人之訓乃有所獲者求其實而可用者也人之自恃而不知學古者必謂前言往行古人陳迹耳事不師古欲求長世非說之所聞也其辭之嚴深見古之不可不學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此下歴敘高宗以如是而學及其得之之次第也惟學學字正接上學字說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敏勉也時敏無時而不敏也高明者多不能遜志及工夫銳進則不能有常故欲其遜志務時敏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于學如有所不及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而來矣義理非遜不能入非敏則間斷生疎所修何以能來來之一字最可玩味然又不可以所來自足當允懷于茲二者工夫益進進不已則來者始不可以一二計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于已者如此

王氏日記曰言學非始于傳說言爲學之方則始于傳說也如所謂遜志務時敏爲學之方乎孔門言之始詳其後諸儒遞之益詳而要不出傳說之二語也至于學則仲虺告成湯以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而其要在于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在能自得師而好問此益湯之所得于堯舜者非學而何言學能備于是故知言學非始于傳說也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自學學之半也教人亦學之半也能自學而不

能教人則是能成已而不能成物能明德而不能新民非學之全也必始之自學念念不忘常在于學終之教人亦念念不忘常在于學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此爲學之極功也

惟斆學半呂東萊作教人與受教者其功各半聖人之教人引而不發上一半固賴提誨之助下一半必自用工此說甚新然傷于巧尹和靖先生日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夫德修罔覺已幾於大而化之之謂聖矣復使

之監于先王者葢至公無私之理雖聖人不可有一毫自恃之心也學者所以學是理也先王本不能違是理則後人其可以違先王乎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言高宗能修其德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乂布列于衆職也葢進賢者大臣之責而其本在君故說于進言之終而言其所以自效者如此陳氏雅言曰君德之修替乃賢才進退之所係此欽承之言必繼于無愆之後而旁招之語特爲欽承而發也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高宗欲說輔巳而先贊美之也謂衆咸仰朕德謂望其有非常之治以說舉傅巖之野有以風之風猶風動之風汝不輔君作聖何以荅人心之望乎孔氏訓風爲敎而蔡氏因之似不如只作風動說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有手足方可以成人有良臣方可以成聖高宗頃刻不能忘傅說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衡猶阿衡作起也作我先王言伊尹以其君聖也乃曰者舉伊尹之言見伊尹之能酬其言也初伊尹應湯之聘而起嘗言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

是民爲堯舜之民哉故此言弗克使其君爲堯舜則其心愧耻若撻于市言耻之甚也思天下之民一夫不獲其所則曰是我之罪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能輔我烈祖格于皇天則眞所謂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矣良臣惟聖豈不信哉爾尚明以輔我無使阿衡一人擅美于商家也

西山眞氏曰學者卬不可一日不誦此言心不可一日不存此念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

先王承敍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言今我而獲說則后得賢矣當與爾共治也說而遇我則賢得后矣當與我共食也以君臣相遇之難而見今日相遇之盛爾其克紹汝君于先王安斯民于永久此以致君澤民之事責其臣也傅說于此無復可言者但曰對揚天子之休命而已此以致君澤民之事任諸已也君臣之相勉勵如此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信哉

商書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漢孔氏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蔡傳曰祭禰廟也序言湯廟不合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高宗肜祭之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此爲神告以宗廟之失審矣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己謂當格王心之非後正其事蓋高宗不專修人事數祭以媚神此其心之惑也而祭又豐于親廟違典祀之禮此其事之失也先格其心之非而後其事之失可得而論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乃訓于王曰天之監人惟主義如何耳人之所行有義有不義故天之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人人自以非義中絕其命也所以言此者人

主之所欲者壽而已禱祠之意常在此故言永年在義不在禱祠此格心之第一義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又言人有不順德不服罪者服罪謂改過天未即誅絕以孽祥爲符信以正其德人于斯時恐懼修省側身修行以消變異猶恐其後其可曰孽祥其如我何而莫之省乎本爲雊雉進戒故此言孽祥之來乃上天所以譴告正指雊雉之

異不可不思其故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亂典祀無豐于昵

乃正其所失之事而言之曰嗚呼王之職主于敬民而已不侮鰥寡懷保小民視之如傷保之如子此王職也此天心也舍此而徼福于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嗣典祀其可獨豐于昵廟乎此王事之當改者也昵近也尸子曰不避遠昵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

金氏稱此篇首稱高宗彤日終言無豐于昵高宗廟號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祖庚

繹于高宗之廟兼高宗名臣不聞祖已乃訓于王似告幼君書序大誤惟史記謂此書作于祖庚之時爲得之

商書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西伯孔氏正義作文王蓋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何爲而來哉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金仁山曰西伯武王也武王襲爵以後未克商以前商人稱之曰周西伯也故胡五峰大紀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皆謂武王舊說文王失之矣吳氏蔡言曰武王孟津之役首事于黎紂都朝歌黎在畿內如以戡黎爲文王豈有人臣伐畿內之國尚能退就臣位乎服事殷之謂何矣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此祖伊告王之因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

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天子者驚懼之情呼君而告之也天既訖絕我殷家之命格人與元龜皆罔敢知吉格人與元龜並言者乃有道之士至誠如神如元龜之先知也成湯德澤在人神靈在人于后人未嘗無相助之心惟紂驕淫荒戲用以自絕其天命自云者天無心周亦無心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紂自絕于天天亦棄之不有康食饑饉荐臻也

民不相保骨肉相棄不虞天性也民窮盜起法
度不能禁不廸率典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
其如台
上言天棄此言人亦棄之也大命有天命之人
也摯至也言受大命者胡不至乎今王其無如
我何言不復能君長我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自謂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祖伊退而言曰乃罪多參在上言不可掩也乃
何以能責命于天乎
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功事也言殷亡可待指汝所為之事殆不能免
戮于爾邦此眞當日忠臣義士痛哭流涕之言
也
鄒氏季皮曰此篇祖伊之言危迫之甚必在周
師既渡河之後若文王時必無殷之卽喪戮于
爾邦之語

商書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漢孔氏曰錯亂也告二師而去紂
微子
漢孔氏曰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去無道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厎
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此章皆微子憂商之亡而言其所以敗德之故
其者未定之辭或者非斷然之辭商亡形決矣

猶曰商其不或能治正四方乎微子猶冀紂一
旦悔悟不謂其果不能也我祖成湯之為君致
其功烈陳于上世昭然可考今乃沈酗于酒敗
于下與陳于上為對祖宗之功參列在上紂沈
酗于酒敗厥德于下可謂忝厥祖矣微子深嘆
之辭也金仁山曰此諭紂之必亡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
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
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紂以一人貪戾故其下效以成風小大好草竊
姦宄民之無良一至于此且上至卿士亦師師
非度互相倣效以自恣于法度之外有罪罔常
獲者以紂爲逋逃主方興言方興而未艾也今
殷其淪喪若涉水無津涯難以濟矣幾年有殷
遂喪于今乎金仁山曰此言已之欲去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
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
金仁山曰欲處不可救欲逃恐遂亡情不能已

又問二子當有救亡之策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微子與二人對語獨父師言者賓主相對之言
也王子云者微子帝乙之長子也沈酗者紂與
上下自墜于昏迷之地所謂自絕也豈天之爲
哉乃以爲天毒降災者箕子忠厚愛君之心也
不敢指絕其君歸之于天尚期紂之悔悟也可
謂忠厚之至矣唐孔氏曰微子告二人而獨箕
子答者比干與箕子意同經省文也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人貴知所畏一不知畏諸惡皆本于此先民時
若所以爲湯咈其耇長所以爲紂耇長見咈而
播棄故皆遜于荒此答耄遜于荒之語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大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相容將食而無罪言
政亂甚也此答草竊姦宄之語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
罔詔

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無復他事惟有急征橫斂
若讎耳上以讎施下以讎應下既敵讎其上而
上又召之不怠是時暴君汙吏上下相和罪合
爲一無復肯以民之多瘠爲上告者此答相爲
敵讎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
詔王[illegible]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
謂商今其將有災乎我當出而受其敗亡之禍
若商果淪亡我終身決不爲人之臣僕矣然商

家不可絕祀告微子宜出乃合于道刻害也箕
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
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
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隕墜而無所
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
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淪喪顛隮之語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
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于

先王使無愧于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
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
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
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即此也

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于汝鳩汝方商書終于微子

尚書集解卷之十終

尚書集解卷之十一

北平孫承澤學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
誓三篇

漢孔氏曰大會以示衆

唐孔氏曰湯誓指湯爲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
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
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此會中之大故稱泰

誓

蔡氏曰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僞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于世故漢人所引皆用僞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太史公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僞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有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馬融得疑其僞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僞泰誓始廢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建寅之月
也

王氏曰記曰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爲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于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爲觀兵之時于十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爲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言十一年觀兵是乃謬中之謬程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天命未絶則是君臣當日命絶則爲獨夫武王觀兵是臣脇君也二字之誤使武王十餘年窺脇君之惡是可以不辯哉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金氏曰王曰者多謂史官追稱武王正名討伐則稱王舉兵亦爲合義不必拘追稱之說也漢

孔氏曰友邦親之冢君尊之也御治也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推本原而言之也萬物無不自天地而生故曰萬物父母也人爲萬物之最靈者元后又是人之中實有聰明者亶者誠實也元后乃民之父母必思與天地同功輔相裁成贊天地之化育也此雖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統攝百王之標準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推原紂爲惡之本也紂之惡本于不敬上不知有天下豈知有民乎敬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紂之惡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敢者果敢之謂行

之愈力無所忌憚也所惡者極其惡及其族而後已所愛者極其愛及其世而後已但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百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人所不忍爲者紂皆爲之故皇天從而震怒遂命我文王敬行天罰肅將敬將也紂之惡在于不敬上天文王之興在于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者天既以君師之職付之文王使文王已獲伐紂以除害是大勳之集也使文王能化紂改過亦大勳之集也二者皆未遂所以大勳

未集也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遂使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者觀紂之所爲于商地也惟受罔有悛改之心乃夷居謂安然居處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如人上棟下宇不復思省皆夷居也紂夷居之中犧牲粢盛盡于凶人所盜亦不思有以治

之天之覆亡可見矣方曰吾有民有命民與命非不可恃但紂之所恃乃其慮者耳是以不知懲其侮慢之過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申言天所以立君之職分也天之所以立君師者兼治敎之職惟其能助上帝寵綏四方而已言紂之反此也今我更不問有罪與無罪我曷敢有越厥志武王之志卽天心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又言伐商之必克度量也凡勝負之理力鈞則度德德優者勝德鈞則度義義直者勝此二語意古者兵志之辭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是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義乎若武王之德則仰之若父母者也武王之義則望之若時雨者也三千一心所謂仁不可爲衆也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其惡貫已滿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是我與紂同罪矣日記曰貫盈當如此看蔡氏曰貫通盈滿也訓貫字非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此湯所謂敢用玄牲敢昭告于皇皇后帝也使武王有一毫愧心必不能對越而爲之矣祭社曰宜冢土大社也底致也先言受命文考者以

天本命文考肅將天威武王卒其伐功故受命
文王之廟而後告于皇天后土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淸四海時哉弗可失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見天之與民甚親仲舒所謂天人之際也武王至此言尚庶幾輔我一人聖人臨事之心也永淸四海四海本淸而紂汚之伐紂四海卽淸矣君者四海之源也時哉不可失武王見天已的謂此天時灼不

可失正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之時非後時所謂乘機會赴事功之比也

金氏曰泰誓三篇上篇誓諸侯因及御事庶士中篇誓諸侯之師下篇自誓其師

周書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武王已渡孟津次于河朔而與西土之人立約束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武王欲數紂惡而以古語發端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不足也今紂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其無法度犂老所當親近者反播棄之罪人所當斥絕者乃昵比之又且淫于色

酗于酒縱肆威虐此正所謂凶人爲不善日不足者也紂之爲惡臣下亦化之各立朋黨相爲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而告天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大抵爲善至于極則致治馨香爲惡至于極則穢德亦彰聞矣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者言愛民者天之本心奉天者君之本職自其源而言也有夏桀弗克若天不順天之本心

不盡君之常職也既不知有天安知有民故流
毒下國而不恤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
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
彼夏王天以其子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
商必克
惟受之罪浮于桀矣何以驗之下文列數者是
也元良微子也剝害之諫輔者比干也賊虐之
妄謂已有天命即至公之理豈可以爲已有

紂既不知天命自然不知敬天之理故謂敬不
足行自然不知鬼神之德故謂祭無益自然不
知民之當愛故謂暴無傷鑒視也其所鑒視初
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成湯黜其命矣今紂
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
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
天意有必克之理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
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夷人漢孔氏曰平人凡人也紂雖有夷人之多
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
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
有必克之理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今朕必往
漢孔氏曰天因民以爲視聽民所惡者天必誅
之按前以天意人事知紂之必克此以人心天
命斷朕之必往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
光
朱子曰言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
而殺伐之功用以張大比于湯之伐桀又有光
焉
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
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武王伐紂驗于人心天命操必勝之勢矣何以
復警戒衆士不可謂無足畏寧執我非彼敵之

心臨事而懼此持勝道也然商民畏紂之惡懍懍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周書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漢孔氏曰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

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

君子稱將士也天有顯道如日星示人其義類甚明在于日用彝倫之間豈難知哉紂亦非不知但狎侮之耳五常即道之顯而類之彰者也紂狎侮弗信荒怠弗敬所以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無復知有天理之可畏

張氏無垢曰天有顯然之道其禍福各以類而彰善福之類也故善自取福惡禍之類也故惡自取禍以類相召夫豈有心哉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歷數紂之惡謂其殘酷無道流毒海宇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衆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祝者斷也

公羊言子路死孔子曰天祝予何休注斷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引古人之言撫者后之道虐者讐之事也紂天命已絶人心已去一獨夫耳方擁虛位大作其威于民乃汝之世讐樹德必務其滋長除惡必務其根本殲厥渠魁殄殲乃讐而已爾衆士其

尚廸果毅以登乃辟而成其大功而末復以賞罰勵之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此武王稱文王聖德輝光被于遠而著于近故能受天命而得民心也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上旣頌文德之盛至此乃曰事幸而集則文考

之功不幸不集則予小子之過善則稱親過則稱巳理所當然也又按三篇三數紂之惡發紆商民之氣天怒巳極人怨巳深不待牧野之戰而天下巳無商矣豈非萬世之永鑑哉

周書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誓

漢孔氏曰至牧地而誓衆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曰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蘇氏曰黃鉞以金飾也軍中指揮白則見遠王無自用鉞之理以爲儀耳故左杖黃鉞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此事理之常本無異說而學者妄相附致張爲議論皆非其實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

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蘇氏曰御事治事也指此三卿也六卿止言三古者官必不備或三公兼之亞旅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亦大夫主以兵守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數國皆西南之夷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于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廸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此天地易位古今之大變也天地之中各有定位君倡而臣和男外而女內夫行而婦隨皆不可易者牝雞至于司晨陰陽謬戾則一家之索可知矣尊有常尊紂昏棄厥肆祀弗答是不能尊其常尊也親有常親紂昏棄王父母弟是不

能親其常親也皆所謂易位也乃男內而女外婦倡而夫隨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也是以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武王之所謂恭行天罰者軍旅之嚴整也戰法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坐作進退之法也伐擊刺也少則四五多則六七而止齊此攻殺擊刺之法也桓桓威武貌欲將士如四獸之猛于商郊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弗勗謂不勉于前三者又以戮誓之所謂嚴整也所謂天罰也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武成

漢孔氏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于克商

呂氏曰觀武成一篇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摹有定商之規摹以至公大義取之以明法成理定之後世之君亦有乘機會赴事功而取天下者如秦皇隋文晉武得天下未幾或以奢侈亡或以叢脞亡或以委靡亡取之無其義而又無以定之也往伐者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之時歸獸者歸馬放牛之時識其政事

者列爵分土之事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旁死魄初二日也明生而魄死旁近也古者以事繫日此時紀于魄者大抵出師以先期一日整辦軍容初三日將往伐商則初二日正整軍之日止書一月壬辰其下不書事者事在翼日癸巳初三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

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厥四月哉生明四月初三日也王方自商歸鎬京見武王數十日之間留于商邑制治規摹撫摩人民凡周家之政皆在于此乃偃武修文示天下不復事武之意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生魄望後也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

朱子曰日爲魂月爲魄魄是黯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人載車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魂加于魄魄載魂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

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故謂之望日在西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面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所謂山河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是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疊月在日後光盡埋伏矣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

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武王謂伐紂非己之能自公劉太王王季篤前烈基王迹勤王家建之敀之有自來矣大王王季稱王者追王之也文王能成其勲大受天命以撫綏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非于大用力而小用德也德之所施各稱其宜于大邦自見其德威之可畏于小邦自見其同仁之可懷而已惟九年大統未集猶曰大勲未集也予小子其承厥志言我小子何所爲其承祖父之

志耳

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厎致也告于皇天后土即泰誓言類于上帝宜于冡土天地尊之至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曰以下乃述其告天地山川之辭有道指祖父也大正以兵征之也人君當輔相天地參贊化育使人物各得遂其性今紂于天物則暴之絕之于衆民則害之虐之而惟天下有罪逋逃而歸紂者紂皆主而藏之如淵之聚魚藪之聚鳥獸仁人謂亂臣十人予小子既獲仁人故敢敬承上帝以遏絕亂畧畧路也敬承天意以絕亂路是以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恭者敬而奉之之謂成命一定而不可易決于伐商也肆遂也武王居西紂在東故曰東征王者之兵弔民伐罪秋毫無擾凡以安其士女而已士女喜悅以筐篚盛玄黃之幣以迎我師顯我周王之當王天下也然此豈人力之所能致蓋天之休命有以震動人心故人皆歸附我大邑周也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
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
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
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聖人與神明貫通故臨之若在上質之若同體
言以濟兆民見武王伐紂我無與焉一承天之
休命也先時後時皆非俟天休命必甲子昧爽
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然後往伐所謂俟天
休命也當時止其黨與紂俱生死耳其餘人心

皆歸武王故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紂之兵前
自殺其後同黨之人血流漂杵戎衣一衣天下
即定矣一者不再之辭武王乃反紂之虐政由
商先王之舊政箕子之囚則釋之比干之墓則
封之商容之閭則式之至于財本流通之物粟
本養人之具紂私而聚于鹿臺積于鉅橋武王
散之發之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
之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
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史氏載治定後之政事也封建之來久矣其
上世皆有功德于民子孫世共土地聖人因而
爲之制列爵有等分土有限而不可踰而又使
之建官必以賢位事必以能所謂建邦設都樹
以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者也五教者五常之教
也食者衣食足而後知禮節也喪者愼終追遠
之義也祭者報本反始之義也惟于此三事致
之者皆良心之所自發也王者之治不過教養

而已武王至此夫何爲哉有信者則惇之有義
者則明之有德者則崇之有功者則報之使萬
物各得其所垂拱而天下自治垂拱二字正見
武王文德雍容與唐虞氣象相似蓋治法詳于
有爲治化享于無爲以天下爵土官賞予天下
賢才功德以天下同然秉彝勵天下人心風俗
始雖不免乎商周征誅之習終亦可遊于唐虞
揖遜之天矣

此篇前儒皆以爲有錯簡作改定之文然細議
經文似有不必改定者此篇前段史臣記事之

日月總載于前王若曰以下又史臣敘武王之言如代言之體非自武王口中出也文章錯綜反復深有古致如改定者殊覺板滯遙古遠矣日月或有參差止爭閏與不閏亦難臆定也

尚書集解卷之十一終

尚書集解卷之十二

北平孫承澤學

周書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洪範

漢孔氏曰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

洪範一篇內有經有傳經者禹之言傳者箕子之言也此其說發于仁山金氏而經始明余向著洪範經傳集義一遵其說今重加刪定以成此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有三祀以見武王伐紂之後既釋箕子之囚即訪之急大道也○真氏西山曰稱祀者成箕子不臣之志稱訪者表武王下賢之心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王問天陰定下民而輔合其居止我不知其秉彝人倫之所以能敘者其意若曰天生民之初無言語以告訓無聲色以警示而民之彝倫自然有敘其所以然如何蓋極本窮源之問也

石齋黃氏曰程子曰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
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物各止其
所而天之彝倫乃敘故曰相協厥居于鄘蘇氏
曰隲升也通也天人有相通之道若顯然命之
則家爲巫史矣惟達者默然心通謂之陰隲君
子不默通天道則無以助民而合其居王肅曰
陰隲者上天之事相協者人君之事言上天深
定下民與以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協其居
以助天性也學士劉三吾嘗引王肅之說以詆

蔡傳其實陰隲相協皆本于天書曰協和萬邦
詩曰克定厥家雖人事亦天道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
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
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箕子欲言九疇先于根本推之洪水之害正當
疏通鯀反陻塞之故汨陳其五行水者五行之
一水陻而五行皆汨見五行同一源也汨其一
則五者皆失其性矣此帝不以洪範九疇畀鯀

而彝倫之所以不明也禹則不然故帝乃錫之
書出于洛而禹得之遂推其類以爲洪範九疇
彝倫之所以敘也

吳氏箕言曰洛書不出於鯀治水之時而出于
禹治水之時是天不以畀鯀而以錫禹也洛書
不出洪範不作人不得見此常道之次序所謂
斁也洛書出洪範作人皆得見此常道之次序
所謂敘也然洛之出書不過龜背有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之文而已五行至六極皆禹所分

配則洪範之書禹所自作也今曰天錫禹何也
葢禹心得此道前此未嘗爲書因龜文有九感
觸其心遂作洪範九疇雖禹之自爲然實因龜
文發之若天啓其衷云爾故爲天所錫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
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
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許氏曰大禹洪象龜文止于前十句其初一曰

至次九曰二十七字是箕子對武王陳述之辭其後九疇之目亦禹之經箕子陳之時見于後集說云此洪範之綱大禹所敘而箕子述之以爲經也水火木金土五材之氣行乎天地之間以生成萬物故爲九疇之首五事以修身而敬爲入德之要八政以致治而農務爲急協合也協于五紀而天人合矣建立也皇君也極標準也人君立德以爲民物之標準也乂治也以三德治民之失中者稽考也念省驗也嚮與向通

勸之向善以趨福威與畏通戒使畏懼以避極也

朱子曰洛書者大禹治水之時神龜負文而列于背禹則之而爲疇也洛書本無文字但有奇耦之數自一至九其數如此禹敘而次第之以其一居初而爲五行以其二居次而爲五事三又次之而爲八政四又次之而爲五紀五又次之而爲皇極六又次之而爲三德七又次之而爲稽疑八又次之而爲庶徵九居次之末而爲福極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卽禹法則之事蓋因洛書自然之數而垂訓于天下後世也若其效法次第之義大抵因洛書之位與數而爲之洛書一位在子其數則水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爲五行五行則陽變陰合交運而化生萬物則爲人事之始矣二位在坤其數則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爲五事五事則五氣運行人之稟形賦色妙合而凝修身踐形之道立矣三位在卯其數則木之生

數氣至此而益著也故爲八政八政則修身不止于貌言視聽思之事而立經陳紀創法立度擧而措之天下矣四位在巽其數則金之生數氣至此而著益久也故爲五紀五紀則治不止于食貨政教之事而察數觀象治曆明時仰以覩于天文矣五居中央爲八數之中縱橫以成十五之變蓋土之沖氣所以管攝四時故爲皇極耳則人君至尊之位立至理之準使四方之面內環觀者皆于是而取則所以總攝萬類也

六位在乾其數則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爲三德三德則不徒立至極之準而臨機制變隨時制宜且盡其變于人矣七位在西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矣故爲稽疑稽疑則不徒順時措之宜而嫌疑猶豫且決之人謀鬼謀而盡其變于幽明矣八位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矣故爲庶徵庶徵則往來相盪屈伸相感而得失休咎之應定矣九位在午其數則金之成數氣合而著已久矣故爲福極福極則休咎

得失不徒見于一身而通行于天下矣其事廣大悉備故居終焉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爲始故五行不言用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爲統故皇極不言數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以五行爲始則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大衍相乘之法也以皇極爲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靜之分也九疇本于洛書者如此後學不悟此章具洛書之文例以空談而說之則陋矣

一五行次不經無一字餘傳首句並不言疇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禹經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箕傳

許氏曰金先生言此九疇之目蓋大禹本經其發明者蓋禹之意而箕子傳文也然則自水曰潤下以下爲箕子之傳

集說曰此洪範之目箕子演之以爲傳也水火飲食所須而水尤禹所方治故首水而火次之

木金者興作所須而薪乃附火以爲飲食故木次于火而金又次之土則萬物莫不資焉故敘于五以見終始乎物之功也水性潤而又下火性炎而又上木性有可揉而曲者有不揉而但可任其直者金性以人鍊鑄以變革其形質種曰稼以生言斂曰穡以成言土無不生其爲民用之重者爰于也於是稼穡而已作爲也水初潤本涉下積于斥鹵則味鹹火初炎末苦炎久而焦則味苦木不酸結而爲實則酸金革於火

而味辛甘味生于百谷此五材之切于人故九
疇以爲首也
金氏曰水曰潤下以下言五行之性潤下作鹹
以下言五行之味五行者造化之用其功用甚
廣此獨言其性與味者以切於民飲食器用言
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禹經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
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箕傳

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秀也故水火木金土之
氣凝而爲貌言視聽思之質有物必有則故貌
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皆其德之
本具而恭之作肅從之作乂明之作哲聰之作
謀睿之作聖皆其事之所當致也此五事之則
大禹敬用一言盡之而箕子演之尤備所以明
萬世人君修身之道也
唐孔氏曰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爲
說貌總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人

主始於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爲天下之本也
項氏曰五行天序也五事自外而內自粗而精
人事之序也或者必欲按五事以配五行多見
其不合也
朱子曰自恭作肅至睿作聖此學問之極功盡
性踐形之事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
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禹經傳文缺
八政者人主施政以教民也食者教之以務本

貨者教之以養生而即繼之以祀報本反始教
之大者也司空掌土所以定其居司徒掌教所
以正其德司寇掌禁所以治其邪以上所以內
治曰賓曰師所以外治賓客之好賓則盡之兵
伐之事師則盡之皆所謂教也皆所謂政也
陳大猷會通曰養生事死須要得安其居故司
徒次之居安而後教可施逸居而無教則近于
禽獸故司徒次之朱子曰教之不從而後刑之
刑所以弼教也故司寇次之內治旣舉而後外

可理故賓所以懷諸侯諸侯或有不庭則征伐
之故次賓次師焉

九疇皆有傳而八政獨無缺也

四五紀一日歲二日月三日日四日星辰五日曆
數尚經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
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
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
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
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箕子五紀傳舊錯簡在庶徵

五紀者五行之總也人生於五行而紀於五曆
大君之所以合天非獨治曆之事也箕子遂以
歲月日星分屬於君臣上下以明調贊之實政
不言曆而曆在其中矣曰者箕子之辭也省察
視也王言省卿士師尹不言者冒上文也一歲
該十二月王當視歲功之運以總攬羣綱一月
該三十日卿士當視一月之運以各率其屬至
于官師庶尹又當視一日之運而朝夕靡懈修
舉衆務益天之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用成治

象清明賢俊俱出民俗平康易其序則反是君
臣責任之修廢其效如之成功統歸于上故無
易者先言歲月廢墜多起于微故既易者先言
日月益自一日之差則累累皆差也至於庶民
陳列于下猶衆星森布于上也星有好風好雨
之不同庶民亦有嗜慾之不同雖日月之行有
冬有夏自有統體若不可有所徇而月經箕多
風離畢多雨汲汲于從星何也然則安可謂治
之自有統體而泛泛然不從民欲乎

九峰蔡氏曰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
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
欲者如何耳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饑者欲食
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
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
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
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
異好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
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

日者從星惟月爲可見也

吳氏紡清曰歲自今歲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一周天以分至啓閉定歲之四時是爲一歲之紀月自此月朔至來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會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爲一月之紀日自今日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周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爲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經星辰謂天壤因日月所會之處分釋星之度爲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是爲星辰之紀曆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自一二三四至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算以步天之用是爲曆數之紀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禹經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箕傳

朱子謂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也人君下布五行上協五紀端五事于上而弼行言動皆可以爲民之標準修八政于下而法度政事皆可以爲民之標準此所謂建其有極也人君會建其有極于上使人皆有所標準以爲遵行之的故人皆不敢狥己之私而從上之化亦不必私意妄爲而皆可安行于道化之中遵義遵道遵路所謂會其有極會如朝會之會蕩蕩平平正直所謂歸其有極歸如安歸之歸此章詠嘆淫溢雖指民之叶極而言然皇極四方八面公平正大之體于此可見矣信哉其爲古今相傳之語爲皇極之經也朱子曰自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歎正說皇極體段許白雲曰無偏陂好惡無偏黨反側戒辭也遵王之義

道路勸辭也王道蕩蕩平平正直贊辭也會其極遵其義道路也歸其極皆至于蕩蕩平平正直也大抵皇建其有極一語爲君之職此韻語乃教民歌詠之以求合于君之極者也

曰者箕子傳辭也皇極之敷言蔡氏謂卽上文敷行之言也若謂皇極之道此彝此訓非我所自作乃帝之訓也庶民不可視爲空言必當循習踐履此訓可也斯民能以是訓而是行之則可近天子道德之光華矣不言近皇極而言近

天子之光者天子旣建極則天子卽皇極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也謂之王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也皇極之道備于此矣

朱子曰皇極只是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是已那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修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爲主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無不睿便是建極三德只是就這道理上權衡或

放高或捺下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卜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于人使天下皆享五福驗之于天則爲休徵若是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爲六極在天亦爲咎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已此卽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之所任者豈不重哉如此九疇方貫通爲一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禹經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箕傳

上所言者大中之體至此言大中之用所謂時措之宜觀時會通之義也人皆謂剛柔非皇極之德不知所以用剛柔者乃欲民歸於中也正直皇極之本體剛克柔克皇極之用也

上列三德之經箕子演之以盡其義蔡氏曰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沉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爲而治是也彊弗

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乂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于皇極者蓋如此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禹經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

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其傳

皇極既敷衆理皆備人君至此若無疑可稽方且稽之于龜筮者聖人公天下爲一體不以一身之無疑是謂無事可稽見敬慎之無窮也

必曰擇者聖人之占卜與後世異聖人占卜假蓍龜以寓其神蓍龜者至公無私之物必擇卜筮之人其至公無私與之無間然後可以通乎蓍龜惟能如此然後乃命卜筮曰雨其兆如雨曰霽其兆如雨之霽曰蒙其兆陰黯曰驛其兆絡繹而連屬曰克其兆交錯曰貞內卦也曰悔外卦也

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用二貞悔也衍推也忒差也兆有定體卦有定辭自其有變動之差而天下之至變生焉故善卜筮者推衍其差忒而已必立如是善衍忒之人以作卜筮之人凡二人推占則從二人之言蓋衆則公也

大疑如盤庚之遷都成王之誅管蔡是也盡人謀而後卜筮以決之

心者人之神明虛靈知覺無異于鬼神乃龜筮之靈不踰于人故始謀也先人而後龜筮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無私故定謀也先龜筮而後人夫聖人之定謀非皆爲身與

其子孫也而天愛其身必及其子孫聖人之謀周于天猶天之謀周于聖人也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又于下一等言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其事亦吉五者之中三從二逆從之理多吉之所在也然於三從之中必龜筮皆從乃可蓋龜筮無心之物既已皆從他雖有逆卿士庶民或者別有私心未可知也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合獨卿士庶民懷居而不肯遷何

妨於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如周公東征成王旣不知周公民又不靖反曰艱大惟在朝大臣與二公及卜筮從故亦吉也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正義曰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爲一令與君卿等也又曰庶民旣衆以衆情可否亦得上敵于聖人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謂人君洗心滌慮假至公無私之物以寓吾之誠惟龜與筮皆從庶幾足以驗吾無一毫之未盡若龜從而筮不從必其尚有未盡者故作內吉如祭祀之事則可作外凶如征伐之事則不可

龜筮共逆于人用靜吉用作凶謂卿士庶民皆從汝又自從獨龜筮二物不從若不必拘于枯草朽骨矣古人卜筮不與後世同龜筮之不同則是揆之于理有所未當人已雖從終未免于人爲守常則吉一有所動作則凶此義此理至精至微天下舉以爲然不知又有未然者歟按古人先筮而後卜筮法載于周易繫辭其法一變三變而成一爻九變而成內卦十有八變而成外卦六爻旣成則筮人書所得之卦于板以授太卜太卜以墨畫善人之卦下龜腹蓳人明火以作龜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觀其食墨而決以五兆雨者黯如雨下其象水其日壬癸其行北方霽者開霽明則其象火其日丙丁其行南方霧者濛沌昏寒其象土其日戊巳其行中央繹者曲直相逢其象木其日甲乙其行東方克者裂文交加其象金其日庚辛其行西方五者卜之所以決也卿大夫以下至於庶人不敢用龜則惟以筮所得之卦

六爻皆靜則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六爻皆變則本卦爲貞支卦爲悔貞取守靜之義悔取變動之義本之以貞而決之以悔二者筮之所以占也兆有定體卦有定占自其有變動之差而天下之至變生焉龜兆一成所應久遠筮則應在一時而時日推遷必須更筮此其子演傳所以先卜後筮而史蘇亦有筮短龜長之說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禹經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其傳

皇極之道可謂備無偏倚矣又察于至明驗于
至徵敬之至也徵曰庶者見所徵者非一也雨
于五行水也暘火也燠木寒金四氣皆因風寒
而成亦猶四行皆由土而載故風屬土此禹經
之所列也下曰傳文也時是也是五者來備無
缺也各以其敘無舛也庶草猶言百種蕃廡豐
茂也一極備氣過多也一極無氣過少也如雨
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與無皆凶也餘徵皆
然休徵謂嘉德之證驗也肅乂哲謀聖五事之

德也箕子以五事庶徵相感應以見九疇之對
義舉一隅言之餘疇皆然時若所卽謂五者來
備各以其敘也貌恭而肅則敬德潤身人心凝
敘故致時雨之順言從而乂則號令順理人心
開明故致時暘之順視明而哲則陽明內主故
時燠順之聽聰而謀則閉藏默運奸謀能斷故
時寒順之至于思睿作聖則妙萬物而無迹時
風順之咎徵者惡德之證驗也人君行不敬而
狂縱恒雨應之政不治而僭忒恒暘應之明不

照物而行逸豫恒燠應之心無謀慮而動之急
躁恒寒應之性不通曉而思以昏闇恒風應之
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
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
也然則人君可不謹其念而敬其事哉

按庶徵專以五事言者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
事五事之得失而八政之屬凡事皆在其中矣
皇極之建不建其要在是而已而敬之一言又
五事之樞而建其有極之本也人之五事與天

之雨暘燠寒風俱出于五行故相爲感應庶徵
一疇古人欵理陰陽之實事也漢人流爲災異
之學失其本也

朱子曰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爲流通故行有
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非謂行此
一事卽有此應統而言之一德修則凡德必修
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
于暘乂自致暘無與于雨但德修而氣自和矣
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

又者賜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所當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禹經）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箕傳）

舊以有皇極之語故錯簡在皇極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禹經）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此福極總傳舊錯簡在三德）

白雲許氏曰五福六極本天之所與而君民共之者也君建皇極于上則能備受五福而六極

不足以及之矣君則順天以理民集五福于身而導之使之避極而趨福所謂歛福以錫之也其于奪蓋可與天同功不可有一毫私意于其間有一毫之私則有不當錫之福不當加之極矣此蓋係于皇極之建不建也夫鰥寡孤獨者常有養水旱凶荒則賙其急仁政以開其良心醫藥以濟其天死錫之壽也分井壓以生其財輕賦歛以厚其用錫之富也諸侯用命盜賊屛息則民以康徭役不興遊畋不時則民以寧修身以先之學校以教之則能攸好德明德于良心未喪之前慎罰於惡幾未甚之際則可考終命反是則用極于民矣然民之一身天所以與之者素有分而秉彝好德之心又上下之所同然是民欲受天之福則惟好德之一節耳能好德則四福亦莫不隨之而六極自遠矣雖其分有厚薄之不同而知富貴之在天能夭壽而不貳是皆好德者為能而所以承四福者也故洪範之書言錫之福惟曰有猷為能守好德者也

此福雖主于祿而言然亦可見上之導下下之敬天惟在于好德而已上之人能使下好德則可遂其錫福之公下之人能攸好德則可享天所賦之分上之人好德則能建其有極下民好德則能錫汝保極矣故洪範惟言錫福而不言錫極蓋入此則出彼而善固人所以本有也按歛時五福以理言又言福不但歛于君而又有布錫與衆民之道謂使天下皆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則五福同于上下君之于民如此則民

亦錫汝保極矣民皆從化亦君之福也德者此心之同然履道之吉天下之公福君有以與其民民亦有以與其君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也盛矣哉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此下言錫福與民之道也朱子曰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一做道理區處之始得按庶民之中有猷有守是一項人不協于極不罹于咎是一項人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是一項人

三項人所謂氣禀有清濁純駁觀感有淺深遲速不可一律齊者也念之受之錫之福則隨材造就所謂逐一做道理區處者也有猷如子貢有爲如子路有守如原憲此等人可與進取故當念之念謂加意使有成就也不協于極未合于善也不罹于咎不陷于惡也此中人之資可導而上下焉者此等人進之則亦足用爲善故當受之謂不拒而與其進也康安和之意而康而色好德之徵也曰予攸好德樂善之實也有

人如此汝則錫之福則是人斯其有皇之極矣

至于民有不幸而煢獨可哀者有幸而高明榮顯者人主又當扶之抑之彼人之有能有爲當榮顯者進而福之亦邦國之福也羞進也傳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進之之意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亦所以進其行也正人在官之人富謂祿之穀善也祿足以恤其家而後可以責其善弗能使好于而家北山大夫所謂室人交徧讁我也則是人斯其辜矣謂將陷于罪戾雖斯

人之善亦吾待之未至也夫爵祿以待賢者而于其所加又無徃而非勸善勵行之微意則在位者孰不惟皇之極哉若實行不修于其非好德之人而福亦加焉則爲汝用咎而已甚言以戒其輕予也觀此人君于天下人材如慈父嚴師而一世之人所以能受福而免于極也使上不能立標準使威福之柄玉食之體下得而干之則大夫必戕其家諸侯必危其國矣有位者固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亦僭忒而踰越其常

必轉五福而爲六極豈皇極之世所宜有哉

董氏纂注曰洪範有禹之經有箕子之傳先經以明其綱後傳以詳其目洪範可得而讀矣蓋天地之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聖人不能違也天地以其氣生育民物而理行乎其中聖人以其理修巳治人而氣參乎其上大抵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即人以驗諸天者也而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爲徒爲民之則者也伏羲本河圖而畫八卦八卦一陰陽也神禹本洛書而敘九疇九疇一五行也然易不言五行範不言陰陽蓋陰陽一五行也五行一太極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則彝倫道之常即在九疇中矣舍是何以敘彝倫哉

尚書集解卷之十二終

尚書集解卷之十三

北平孫承澤學

周書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旅獒

漢孔氏曰因獒而陳道義正義曰成王時召公爲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

按胡五峯皇王大紀謂旅獒爲成王時書後人見篇首有惟克商通道之語遂以爲告武王不思武王之克商僅六年而崩如越裳肅愼之來貢皆在成王時則西旅之貢亦必在成王時無疑矣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眞氏曰西旅獻獒而未受也召公已作書戒王古者大臣之格君心皆于過失未形之際不待已形而後言也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明王愼德旅獒一篇綱目也四夷所以咸賓者正以明王能謹其德耳眞西山曰明王敬謹其德豈欲四夷之我賓哉而賓貢乃不求自至然其所獻惟服食器用而已無他玩好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聖人公天下以爲心天下之物與天下之人共之然至公大同必文理密察自有差等王乃以其物錫異姓之諸侯以示德之所致俾無廢其所職若寶玉則分于同姓之國以布親親之恩

于是人不以物視物而以德視物受其賜者不敢慢易而各思勉其德焉

金氏曰德之致卽謹德所感貢方物者也上以德致亦以德示而下以德視之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此下歷以謹德之事戒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德至于盛必無狎侮之失狎侮君子是不以禮使臣也君子必遠引而不得其輸忠矣狎侮小

人是不以義使民也小人必難保而不得其效力矣此因言愼德而推廣之狎侮則非所以愼德矣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貞正也不役于耳目之所好百爲之度惟其正而已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人喪德卽所謂狎侮也玩物喪志卽所謂役耳目也王氏十朋曰玩人則以驕滅敬故喪德

玩物則以慾勝剛故喪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心之所之謂之志不可不定也而定之莫若道則中有所主庶無玩物之失矣入于耳者謂之言不可不聽也而聽之亦必以道則自處以正庶無玩物之失矣內外交養謹德之要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孔氏曰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陳氏大猷曰志言如此則本正矣豈復有作無益貴異物之事不貴異物賤用物則珍玩不貴所貴皆服食器用之物矣遠格則邇者可知邇安則遠者可知又曰寶賢則天下安然其安自近始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此明王謹德之工夫也早夜罔或不勤罔或者言不可頃刻之不勤也暫有止息則非謹德矣

勿以受獒之事爲小當知細行不矜終累大德蓋必無所不謹猶之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以見一暫止息則前功盡棄矣首告以愼德後戒以喪德累德聖人于一事之幾卽兢兢如此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允迪茲指夙夜罔或不勤而言也如此則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不然有投其間卽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此人君所以貴謹德也

蔡氏制記曰方物至賓也無異物亦賓也方物
者愼德之感異物者不愼德之感召公因旅獒
陳保治來遠之道歸之于愼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亡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
漢孔氏曰書藏于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
蘇氏書傳曰金縢之書緣周公而作非周公

作也周公作金縢策書爾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猶言不懌也二公曰我其爲
王穆卜太公召公也穆敬也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二公欲卜
于廟周公曰王疾無害未可以憂我先王周公欲自以身禱故以此言拒二公公乃自以
爲功功事也爲三壇同墠築土曰壇除地曰墠爲壇於南方北
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植置也秉
執也呂東萊曰太王王季去武王未遠當在昭穆之數則禱在宗廟何必爲壇墠去祧爲壇去壇爲
墠周公所以特爲壇墠者則知不敢禱于宗廟而自禱也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

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册祝告神之辭也元孫某正義曰本告神云元
孫發此獨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遘厲虐疾呂
氏曰常人疾多自致聖人無致疾之道偶與天
之厲氣相値故云丕子元子也武王爲天元子
三王有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請以旦代
之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
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旦能仁順祖考多材藝可役使能事鬼神乃元
孫不若旦多材藝不能事鬼神是元孫之死不
若旦之死也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
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
亦永有依歸
言元孫任大責重乃受命于上帝之庭布佑四
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祗
畏是其生則所繫于天下者尚有無窮之事未

可以死故嘆息言三王當無墜失天之降寶命庶我先王之宗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卽帝庭之命也

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屛璧與珪

爾之許我則以璧與珪歸待爾之命否則屛璧與珪謂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非三卜也三王之前皆有一龜卜之皆吉龜三而吉一故曰一習吉及見其書亦并是吉并者大同之謂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公曰觀此龜之體王其罔害我小子新受命于三王言亦得永其年以圖終其業茲可待武王之疾瘳能念予一人矣

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納册于匱中國家之常典古敬神凡卜筮之物皆不敢輕旣畢則藏之非周公特藏之留爲後來自解之計也

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此以後史官記周公之始末合其流言之本爲一篇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奉湯祀而使管蔡霍叔監其國三監在其國陰造不利之言使播之于周故曰流言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鄭康成讀爲避居東則避之也蔡傳以辟爲居宜從鄭爲正仁山曰周公之避所以必告之二公而後行者以成王尚幼朝廷之事不可無所屬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居國之東也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斯得者逮之之辭也

按伐柯九罭狼跋三詩皆周公居東之詩也狼跋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言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重自得如此蓋周公居東待罪而不失其常度故詩人之言如此使居東爲東征則又何狼跋之云碩膚之孫乎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

公

至于作鴟鴞以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所謂未敢者卽改悔之根本也

王氏日記曰鴟鴞之詩在東山之前是貽詩在前而東征在後又其明證也朱子鴟鴞詩傳尚仍用孔氏之說未及追改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縢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册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啓之者非是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懼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返首尾又自三年也

按鄭康成曰成王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二公及成王因以問之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耳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成王啓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册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周公勞勤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于國家禮亦宜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蔡傳言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于伏生而此篇伏生所傳當以親爲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國外曰郊王出郊者自往迎公卽上文所謂親迎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

昔鄭康成弟子趙商論金縢之事何忠不爲康成答以君父方困忠臣孝子不容黙爾歸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周公達于此禮著在尙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此非忠孝之忘也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自中臣子之心此乃康成善爲圓幽之說古人祈天救日之禮自是心

不容已事天事君親其道一也

周書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呂氏曰武王滅殷而存其後故立武庚祿父于衛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謂之三監武王死成王幼周公攝政三監挾武庚及淮夷同叛于是將黜殷命遂作大誥不言武庚乃言三監及淮夷叛者蓋武庚之叛生于三監之謀欲間周公

孔子灼見其情春秋一字之貶也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者武王初崩成王幼小周公居可畏之地內而三監有不利孺子之言外而武庚挾滅商之怨搖動王室安危存亡之機在此周公大誥萬方明諭厥旨以行大誥此大誥所以作也

大誥

金氏曰大誥一篇不及其他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冲人以下釋其艱

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其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不在言矣抑大誥之篇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于三監則畧而不詳何也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親親恩也誅之天下之大義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廸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政雖攝于周公而成王在上爲天子號令雖由
已出故必稱王命以告也猷發語辭猶虞書咨
嗟之例言我不爲天所恤降害于我周家武王
遂喪而不少延也大思我幼冲之人嗣承大業
使惰于事理弗能造哲以導民于安康是人事
且有所未至況言其能至知天命乎此數言大
意已盡不復反覆以論之大誥發端便以造哲
廸民爲格知天命之道天命不外人事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

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已者更端之辭言我以幼冲小子當此禍變如
涉深淵之水無有津涯可畏如此予惟往求朕
攸濟者雖畏之之深終不可不往求其濟之之
道必敷布賁飾其典章法度大前人所受之命
茲乃能不忘所成之大功大者創造之實敷賁
者繼述之工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者謂討
有罪乃天之威用若不往伐是閉天之威用也
朱子以用字當屬下句用王安石之說也似不
如依經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
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有大龜以爲國鎮此一
句大誥一篇之綱目也自始至終皆以卜爲言
寧王武王也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爲寧王以其
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遺我
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明以定吉凶曩嘗
卽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

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龜之
兆益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
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
卜之不可違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
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言武庚以殷餘小腆之國大敢紀其既亡之緒
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因知我國有三叔瑕隙
故敢言我將復殷祚而反鄙邑我周邦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今蠢動之明日卽有十夫來翼輔我以安寧我
武王所圖之功天意之歸以賢人觀之見矣我
于此必有大事之休美況朕之卜并吉人從卜
從故謂之并吉三山陳氏曰賢者之見常先衆
人而決彼知天理人事故來助周周公因十夫
之來信天人所向故知我有大事之休美況卜
之并吉乎聖人雖灼見事理之當然亦不敢自

用必考之人謀鬼謀之合而後決也陳氏大猷
曰此章方言武庚作亂來歷決之以賢與卜民
獻龜卜乃大誥綱領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
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此舉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
詞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
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
違卜
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
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
雖由武庚然亦在于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
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我
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
而勿征乎小子呂氏謂爲成王非是蔡傳以小
子爲邦君等之自稱以考翼爲父老敬事者爲
安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
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
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
成乃寧考圖功
此節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也言爾以艱大沮
我肆予冲人亦豈不思其艱大哉其如四國允
蠢害及鰥寡之可哀何造哲迪民康乃憫人窮
者之所汲汲而可以艱大止邪我之所爲皆天
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于我

之身而役之以圖大也奚可畏其大而不爲也
天實以其甚艱者投于我之身而役之以圖艱
也奚可畏其艱而不爲也我固不遑自恤以義
言之爾邦君御事誠當寬我曰無勞于憂爾寧
考之圖功不可以不成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
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
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夫天人並應卜並吉則上帝之命明矣我其敢

不往哉向者天以休命于武王興我小邦周是
時武王亦惟卜用故能安受于天命今天其相
我民況亦惟卜用安得不往天之明示其威畏
者乃欲輔弼我丕丕之基業畏之者乃弼之也
大抵國家多成于憂患亡于治安天雖降威不
可自沮此周公之自彊亦所以畏天命也陳氏
櫟曰小邦不必言百里此非文王也天明畏與
臯陶同亦與紹天明不類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

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
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
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
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此章以下重釋艱大之語舊人即所謂考翼者
逮事武王克商者也又專呼而告之曰爾惟武
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
王若此之勤勞哉武王創造之初亦以艱難勤
勞而成之則今日天之否閟勤勞我者乃我成

功之所也予敢不極卒寧王之圖事乎龜從雖
可以即事而人謀未協故循煩化誘之辭冀其
僉同之應而民獻十夫以爲可伐是天輔以誠
信之辭考之我民而可見矣予曷其不于前寧
人之圖功是終乎天亦惟用此事變以勤勞我
民如人之有疾必速攻治之非可養患于身也
予曷其不于前寧人所受之休是畢乎
朱子曰諸家棐字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
漢書顏師古註云棐匪通用如書中棐字正合
作匪字義許氏月卿曰天棐忱辭謂天非誠有
言辭考之民可見天意欲征武庚非諄諄然命

之民心所欲卽天意也陳氏櫟曰以前寧人爲武王舊臣亦未穩玩文意寧王寧人前寧人皆合指爲武王棐忱辭許氏說甚明順且不背朱子意余以爲在此節作匪字看則可于下節越天棐忱及天畏棐忱說不去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周公又以成王之意而言謂昔日我往伐時毖非輕動我心與口亦艱難長思之矣以作室喩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爲之堂基況肯爲之造屋乎以耕田喩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爲之播種況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爲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室田之基業乎必言予之不肖而棄基業矣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武王之心謂何我何敢不以我身往安寧武王所受之大命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今王之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于征役是長其忠而不救其可哉兄考武王周公之兄成王之考也

仁山金氏曰堂播之喩責之吾身伐救之喩責邦君御事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歎而言肆哉謂我鋪陳辭命爾庶邦君及爾御事之人可不聽乎爽邦由哲者通達國體乃曰明哲之人今亦惟十人灼然誠意踐履能迪知上帝之命十人卽十夫也賢人能盡天地之心十夫歸則天意歸矣當天下平定之時天輔我以誠我是時尚不敢變易其法謂不敢違天況今降戾于周邦尤不敢不從天命也惟此四國

首倡大難之人就近相攻于室事危勢迫如此
我不往伐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言天意之決也
陳氏櫟曰爽明國事實由哲人爽邦猶言通達
國體也十人即十夫所謂爽邦之哲人也亦惟
此十人深知帝命及天之棐忱爾于當是時尚
不敢變易上天命討之法矧今天降戾誕鄰胥
伐骨肉相仇事勢危迫如此爾乃以爲不可征
是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矣以此解之豈不
明順蔡氏必以十人爲十亂費辭辨之自爽邦

至棐忱本無武王時之意也十夫十人前後相
應周公十亂之一不應自言之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
亦惟休于前寧人
林氏之奇曰我長念于心則謂天以紂之暴虐
而改命我周其于殷人也若穡夫治田去其根
荄必芟夷蘊祟之絶其根本勿使能植而後已
今也有遺種焉則我何敢不于田畝之中而畢
其事乎蓋武庚之叛亂而不去則爲不終朕畝

矣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
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兹
上既歷解其艱大之疑此又釋其違卜之意謂
我何其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乎亦以寧人
之事不可不循而率循寧人則有指定之疆土
循寧人之舊事則王威自當丕揚于海表疆土
豈容竊據于他人事理如此卜而不吉固將伐
之況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以天命

斷不僭差卜之兆辭已明告如此矣
呂氏曰大誥一篇以卜爲主然始也先言十夫
予翼然後言朕卜并吉既也先言今天相民然
後言亦惟卜用其終亦先言天休寧人然後言
今卜并吉蓋卜筮之本先人而後天此王者舉
事之意參人以天非專信卜筮也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
之命

微子之命

漢孔氏曰稱其本爵以名篇

林氏之竒曰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

賓之而不臣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猷發辭孔氏曰微子帝乙元子惟考古典有常德象賢之義言今法之按崇德謂尊崇先聖之德而不泯其祀也象賢謂立其後以主其祀使

世其德而存其儀刑不使與之俱亡也象也者爲之象也禮者與禮物者文物修其禮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使後世有所考也賓以客禮遇之傳所謂宋于周爲客是也凡此皆古制而周室稽之以處微子皆聖人公天下之心也

陳氏櫟曰稽古以下四句所以考之于既往與國咸休二句所以期之于方來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寛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上言崇德此乃陳湯之德齊聖廣淵者形容之也克者百聖相傳之妙也齊莊敬也聖通明也廣言其大淵言其深此四德不可分當于此識湯之全體湯之德盛如此所以皇天眷愛保佑誕受厥命也仲虺稱湯曰克寛克仁則湯開創六百年基業正在于寛除其邪虐除桀之邪虐也以盛德受天命以寛大撫天下其功既加于時其德又垂於後此言崇德也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

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成湯之道在于猷也微子之賢在于踐修厥猷也履其後曰踐能敦行之曰修微子踐修成湯之道在帝乙時已以賢稱恪慎克孝事親以敬也肅恭神人事神治人皆以敬也予嘉乃德曰是敦篤而不忘其家法者也上帝歆享其誠下民敬順其治是可以統承于湯而作賓王家矣故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焉此言象賢也

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眞氏曰微子既篤于敬矣而猶勉以欽哉欲其敬而益敬也能敬始能全敷教訓愼服命以下之衆美因以戒勉期望之也陳氏櫟曰愼乃服命不過如康誥之明乃服命謂所服之命耳自二孔以上公服命無乖禮制爲說而林氏祖述發揮之意深論奇非此章本然之文意也此既

言之下文勿替朕命又申言結之實皆指此篇之誥命耳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嘆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所命汝之言也

呂氏曰成王黜殷命殺武庚非小事也王室震動宗社幾危以周公居東尚必二年而後罪人斯得其爲禍甚至其成功甚艱矣今觀微子一篇曾無一語及此怡然氣象和平如常將見君子所過者化封微子賢者封之耳殺武庚叛者殺之耳周何心哉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亡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亡

尚書集解卷之十三終

尚書集解卷之十四

北平孫承澤學

周書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誥酒誥

梓材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康舊所封之國叔字也武庚三監既平析其地爲邶鄘衛以衛封康叔此其誥命之辭

呂氏曰命康叔爲衛侯其誥三篇如此之詳者蓋當三監既叛之後民志未定邦之安危惟茲所以命之不得不詳也所謂餘民者三監既伐商之大家世族已皆遷于洛邑其存而不遷者謂之餘民遷于洛邑者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周公以聖人躬師保之任重以君陳和其中畢公成其終不遷在商曰餘民者命康叔以訓誥之至于三篇之多以此知商民難化周公成王垂慮之詳如此也

此篇序文及孔氏以爲成王之書朱子定爲武王之書以朕弟寡兄乃武王之言也蔡傳從之而蔡氏曰武王既崩三監平定之後而以衛封康叔周公述武王存日之戒以命康叔也然伐三監時成王即位三年矣周公舍新王而述武王之戒又事理不通者也讀呂氏書說謂周公奉成王命而作誥意出于成王而辭則周公口述也似爲得之于經之篇序亦合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生魄三月十六日也周公初立基址作新大邑

于東國洛四方之民大和會而來以供洛邑之役夫斧斤板築之事不免勞民而大和會以赴役即文王作靈臺而庶民子來之意也要荒之外無不供役見作洛事大役重動天下之諸侯百工者百官也播揚鼓舞使民之情皆和協懽悅者見功績于周士與事同也周公于是勞來慰撫廣敷大命以詔誥之

呂氏曰自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說者以爲脫簡疑洛誥之文不知其脉絡正相關係蓋

所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者欲遷商民使之通王室以化厥訓也所以命康叔爲衛叔者使之撫養訓導不遷之民也兩事皆爲商民故也已遷之民作洛邑以處之又作多士多方之書以告之不遷之民使康叔以治之又作康誥酒誥梓材之書以告之合言于此表裏所以相應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呂氏曰周公承王命而作此書其意出于成王其辭則周公之于康叔如相與語也惟其本于

成王之意所以謂之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者康叔諸侯之長周公之弟呼而進之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

先告以文王之事言惟我大顯之文考能明德愼罰此四字深見文王之心明德者如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也謹罰者兢業祇畏視民如傷也

呂仲木曰明德謹罰固一篇之綱領也然明德尤爲之本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

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草廬吳氏曰文考明德愼罰首恤鰥寡用可用

敬可敬罰可罰昭示其民時我附庸一二邦克自修治西土之人情深怙冒帝乃大命文考殪滅戎殷汝小弟封得奠茅土在此東土此告以得受封之由欲其知所自也

陳氏大猷曰不敢侮鰥寡者仁民也庸庸使能也祇祇尊賢也明德之事威威懲惡也愼罰之事是是非非使民曉然知所好惡所以顯民也恐康叔以受封爲當然故歷言文王之積累汝兄之勉勵故汝得以有此土地庶其念所自之

艱難而不敢慢易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周公又嘆息而言之今商之民在康叔能率行文王之事耳何者民見文王之子來臨爲侯必以能祗遹文王之事祗遹者敬而述之也康叔者當紹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爾往之

國商之故地也商賢聖之君六七作其遺風舊典當敷而求之必可以保乂商民矣不惟商之賢君其耇成人皆汝所當法又丕遠惟商耇成人之德以宅汝之心而知所以訓民可也夫治商之民由商之政固矣又進而別求有古先哲王前言往行多聞而由之以康保其民可也康叔果能多求徧師衆理該通學問精深至于與天同其大自然心逸日休綽而有餘裕近于聖人之地方免廢王命之責

蔡氏剳記曰弘于天知止之學也宅心本以博學博學實以弘天學至弘天言德則裕於身言王命則不廢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周公復以王命嘆息言之今命爾爲諸侯非欲富貴爾身乃委疾痛于爾身不可不敬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

見而小民至爲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于理勉者勉于行

唐孔氏曰弭怨之道當惠所不惠如鰥寡孤獨人所易忽汝當撫摩是惠所不惠也纖微小事人多棄忘汝必勉行是懋所不懋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巳汝惟小子汝知汝事之所專重者哉所事在
弘廣王之德意以應保殷民殷民乃天命所視
以去留人心所視以覲化保殷民所以助王宅
天命而作新民此寄托之重而期望之深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
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
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以上既言明德之理故此又言慎刑之義謂人
有小罪非出過誤乃是怙終自作不法用意如

此雖罪小乃不可不殺人有大罪本非怙終乃
惟過誤偶爾如此既服罪輸情盡道其辜乃不
可殺過誤之中過自巳生爲眚罪自外至爲災
此章卽虞書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宥過無大刑
過無小之意
敬明乃罰罪無大小故則刑過則宥敬明乃罰
一句是綱領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
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大明服以下言敬明之事也汝當大明天下之
服服事也惟民其相正勑相勸勉皆協和矣若
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
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陳氏
大猷曰去民之惡如去巳疾則調治無所不至
民必康且治矣王氏炎曰刑罰之有敘者政而
巳未及夫德也故民之和勉强而巳非其德也
惟導之以德然後民應之以德也畢棄咎其康
乂所謂應之以德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
刵人無或劓刵人又曰二字說者不一只作衍文
又反覆告戒之刑殺刑之大者劓刵刑之小者
必本其人所犯非汝封所得專之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兹殷罰有倫
外事有司之事也蓋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
于康叔者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巳成而達于
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有司之事非康叔所
能盡親則陳列其準的使有司承知所守而其

所師者亦殷罰之有倫者而已非輕重失倫則
不必更也臬門橛也有限準之義劉三吾會選
曰有司外事汝當使其不過于準限取法乎殷
罰之有次序者即無過乎準限矣極爲明晰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陳氏大猷曰要囚謂結
定其囚之罪也服猶著也著于心而念之也蔽
要者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也汝要囚
不可輕必服念之五六日至于十日至于三月

月深思詳察畢見情理乃大斷其所要之囚歐
陽文忠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俱無憾
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
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承上文言汝之聽獄既陳是法與事必法與事
相當而斷以殷之常法矣然議事以制有義存
焉必揆以時宜而用其義刑者刑義殺者殺以
就汝封之意當顧人之所犯何如然刑殺雖已

當罪而自以爲當則怠心以生刑殺所由以不
中也故使盡順于義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可
焉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
知
汝惟小子者言汝固小子年雖少而心獨善也
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悉知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
弗憝

凡民自得罪以下數句蓋周公舉一端以爲證
驗也豈不見常人自犯罪作孽非人陷之也如
盜賊奸惡殺奪人財貨剛彊勇悍又不畏死人
皆惡之刑法加焉刑加于自犯之罪也凡所用
刑皆然則契公理矣所刑非人所其惡是移法
就已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
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
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

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寇攘姦宄固爲大惡而大可惡矣然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不友爲人子者幹父之蠱供爲子職不敬順其事反大憂傷其父之心父又不能愛養其子反疾惡之父子交相怨也弟不思夫天敘至明之理長幼自然之序乃傲狠不恭其兄兄亦不念父母之鞠養大弗友于弟兄弟交相戕也惟弔茲弔至也至于如此則

爲之政人如卿大夫者豈不負天之責邪天之降衷秉彝以與民者亦大泯亂矣前言殷罰曰彝此攺文王之罰而曰作者以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周罰敵殷罪撥殷亂之所在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戛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況汝圖有庶子以盡訓導之職者有正人爲官之正者又小臣凡有符節者皆汝所統屬當有以爲之統率不然若以脩明教化爲迂不敷先王之正教而別播敷以誑炫愚俗徇其苟且自恣之心以邀其大譽豈非不體上心不用上令而病其君乎是乃長惡于下我之所深惡也汝其速由茲義以率殺可焉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由此義以表率之表率不從然後不得已而殺之此乃爲君爲長之道苟康叔不能自治其家人及小臣外正左右執用之人使用威虐以脅其從何以得其誠心之應是大放棄王命縱使民畏而彊服其治已非用德故曰乃非德用乂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既先以身率之然後用刑康叔又當無不克敬

其典典者常也君臣父子兄弟是也乃由裕民者典以弼教從容化教非以操切之也惟文王之敬忌者敬則不忽忌則不敢葢文王之刑妻至于家邦敬忌之念至矣惟深維焉敬典裕民之道安在心口相語我庶幾有及于文王則予一人以懌矣

王曰封爽惟民廸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廸不適不廸則罔政在厥邦

前既責之民又責之臣又責之康叔自此以下成王將以自責也爽明也我明而思之見得治民必有以導之而後可以至吉康之地廸者其責在上也我又思商先哲王之德用康寧保乂其民作而求之今以民無以開導之何由以至于安貼吉康無以開廸百姓則爲無政于國矣終言身率之意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廸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故告汝以德之說于罰之行之時葢欲以德用罰而非以罰行罰也今惟民不安靜未定其心導之雖屢猶未攸同民之不靜未同天將不罪民而罪導民者我不當怨也惟民之罪不在大與多苟爲有罪在予一人況曰舊染之惡其尚顯聞于天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

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任刑而不任德是爲作怨是爲非謀是爲非彝不可不戒斷以誠意大法古人之敏德者用以康乃之心謂安于義理而不動于非幾也省汝之德謂知其不足勉其所不及也遠汝之謀謂以至極自期而不以近小自限也一心于德而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陳氏經曰蔽

如一言以蔽之之蔽惟斷以至誠則不惑于非
謀非彝矣愼哉無作怨無異圖無異典一斷以
此心之忱大惟斂德之法常顧汝德遠大汝謀
永奠其民則汝惟無瑕之可殄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
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
享
終以天命殷民結之肆語辭如肆徂肆往是也

上以天命言而欲其明乃侯國之服命高乃聽
不可畀忽康乂其民以保有天命而不至于殄
享下以殷民言而欲其勿替敬典聽我所告以
保有殷民而世享之也敬典實兼明德愼罰而
言德罰非判然兩事須有文王之敬忌以守其
典始謂之敬典而愼罰皆德也故言敬典則德
刑咸舉之矣
康誥一篇始終以敬哉敬典爲言是知致敬之
道乃脩身治民之本

周書

酒誥

漢孔氏曰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
戒酒誥
按酒誥專爲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
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
以妹邦爲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
尚克用文王教者以申言首章文王誥毖之
意其事則主于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云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漢孔氏曰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
之欲令明施大教命于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
歌以北是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
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文王於穆在廟所以言穆考文王前既宏文王
之大德後乃自明其所誥毖之命因表顯其臣
民之意而云王若曰嗚呼封在茲邦矣其亦敬

穆考文王之大命以治于妹邦首言我文王之
肇基西土也尊廸其民臣惟祭祀則用酒而朝
夕之所誥戒惟酒是慎其用酒也乃在于臨祭
祀格上下之後庶幾肇福敬民而永爲彝用矣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
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天之降命所以使我民置此酒者以祭祀無酒
則無以薦其馨香非以資人酣飲也後人失其
本意所以大喪亂其德者無非由酒大邦小邦

所以喪滅者亦皆由酒得罪以飲酒致禍而曰
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心之外民爲酒所困卽
天之降威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
德將無醉
小子卿大夫士之少者也文王以其血氣未定
尤易縱酒喪德故專誥教之以爲爾各有官守
有職業不可常于酒及庶國之小子飲皆惟祀
而後可雖祀而飲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于醉
也
惟曰我民廸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
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旣告其有位者又告其民以爲我民訓導其子
孫惟土物是愛土物稼穡也惟此是愛則非僻
之念無自而生爲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
常訓不可以謹酒爲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
視之可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

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
致用酒
此教妹土之民也言妹土之民久染沉湎之俗
自今當嗣續汝四肢之力大治黍稷之事奔走
事其父兄或敏于貿易牽車牛遠出爲賈以其
所得孝養父母父母歡樂乃可自洗腆致用酒
洗潔也腆厚也致用酒者致慶于父母而用酒
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

蒿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敎妹土之臣也正伯皆長也曰君子者稱之也典聽朕敎典常也羞養也古之養老有四養國老于太學養庶老于小學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之老及子孫死國難者之父祖也惟君爾乃飲食醉飽者養老君之惠也無敢不醉飽榮君之命也爾乃可以飲食至于醉飽也

聖人開飲酒之門不過三事父母慶用酒養老用酒祭祀用酒而祭祀以事神其道尤難苟非其人尤未易言故丕惟曰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云爲悉稽于中正之德而無放逸之邪始可以對于神明爾于斯庶幾能進饋祀以事神焉神祇享之爾乃可以自介而用燕樂也介副也言祭祀而祼獻者其正也祭畢而飲福燕毛者其副也明酒不爲燕飲設耳如此則信爲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敎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又舉文王之事以言之我西土能輔助文王于往日者自邦君以至于御事小子之臣皆庶幾能用文王之敎不腆厚于酒故我至今能受商之命而有天下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

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又舉商之所以興者告康叔在昔殷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與小民之難保經德于已而秉哲以用人垂統如此故自湯而下至于帝乙雖經世久遠而皆能成其君道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人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實不敢自暇逸況敢崇飲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

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越者繼上君與御事而言也服事也內服外服內外治事之臣也侯甸男衛諸侯也伯諸侯之長也御事百僚之長內服百僚對御事而言與下爲總稱也庶尹庶官之長也亞大夫以下官之貳也惟服宗工謂服尊官之事者庶官之屬也百姓毎官之族姓里居致其事者也此歷舉內外之臣皆不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曰上以助成王德之顯明下以助尹人之祗辟

爾尹人即御事也成王畏相王德固自成矣厥棐有恭尹人固祗辟矣欲助成之當時內外之臣同心以成君相之美如此金氏曰此以上述商先王不飲之德及商先臣不飲之俗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又舉商之所以亡者唐孔氏曰在今後嗣王紂酣樂其身不憂于政事施其政令無顯明之德于民所敬所安皆在于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之無不盡然痛傷其心也皆由惟大愛厚于酒晝夜不念自止息乃過逸其內心疾害很戾不能畏死衆罪人在商邑而任之于殷國滅亡無憂懼

也不念發聞其德令之馨香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惟行其淫虐爲民下所怨紂衆羣臣集聚用酒荒淫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亾于殷無愛念于殷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以滅之惟紂爲人自召此罪故也金氏曰此述商後王飲酒之禍及其臣民羣飲之事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陳氏櫟曰此總結上文引殷先哲王後嗣王兩章而起下章欲康叔率羣臣以剛制酒之意因言我不惟若此多誥古人有言毋于水監當監于民今商紂身亡國滅可不監哉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周公又言我思爾一國之中繫爾統率者甚多汝所當堅固謹戒在內則有商獻臣汝當尊敬

者在外則有侯甸男采衛又況有太史內史朝夕相親相近者于獻臣百宗工及供爾事者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戒又況有三卿者繫君之所定國之存亡繫焉安可不堅固尊敬乎圻父司馬也順衆人之事故謂之若疇農父司徒也掌邦教之官格民非心者薄猶言迫也迫去民之非違而使之格故謂之薄宏父司空也掌邦土之官順保民居故謂之若保凡此三卿汝所當劼毖者況汝能剛制于酒剛制者當時酒之爲病甚深苟泛泛悠悠不用力斷然制之則安能制也故謂之剛制

邵氏二泉曰殷獻臣侯甸男衛殷故賢臣之在外者也太史內史亦殷故臣今爲友者曰友則賢可知矣獻臣百宗工對在外者言之至爾事以下則今之所有事者蓋周臣云在殷臣則自賢者始賢者化則人無不從矣在周臣則自貴者始貴者化則人無不服矣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漢孔氏曰其有告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佚失盡執拘以歸于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呂氏曰其者疑而未定之辭也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謂殷臣湎酒其非朋飲越諸技藝暫而飲酒者勿殺姑教之以其染惡之深而被化淺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

事時同于殺

有斯謂克有其教明享謂不失其祿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湎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于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夫羣飲者殺之周公本意也又以爲勿庸而姑教之從者褒顯而用有不從者始不得已而殺至誠懇惻之心可見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汝當常主于聽我毖誥之言辯治也乃司有司也言康叔若不治其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

呂涇野經說云或問酒誥其旨奚在乎曰其先正其本乎夫由君而臣由臣而民本正而酒自禁矣昔隋越公楊素以食經餽王仲淹仲淹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其謂是乎

周書

梓材

漢孔氏曰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梓材一書周公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輯寧撫摩新造之邦也康誥言治民之理酒誥去商民之病至於梓材惟欲其并包含容其理固有次序而通一國之情最所當先也蓋流言之變正由天下之情汨塞而不通耳情不易通也在下而難通者無如大家在上而難通者無如天子大

家强而難通者也天子尊而難通者也康叔任爲邦之責當通上下之情以一國臣民之情達之于大家大家者强姓巨室驕傲而難通大家通則一國皆通矣又併以臣民大家之情達之于王自康叔言之有民有臣有大家自王言之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止謂之臣康叔之爲邦君以通上下之情爲綱領當變亂新造之後上下之情不通不于此而通之則變亂無從而生此康叔爲邦之本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汝如此常言于臣曰我有彼此相師之道爾大而三卿衆而尹旅皆所當知我惟曰無虐人殺人耳爾康叔當以身率先之君指康叔亦其君能先敬勞乎民則羣臣遂往致其敬勞矣歷人者如今干證罪人所經歷也戕人者傷人肢體也敗人者毀人物業也遂于往日爲姦宄者殺

人者歷人者皆宥之而咸與爲新羣臣遂亦見其君以寬宥爲事凡前日之戕敗人者亦寬宥之矣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又本先王立監之意而告之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爲民而已其命監之辭盖曰無相戕殺其民無相虐害其民哀矜至于人之寡弱者亦使不失所聯屬至于婦之窮獨者亦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以容蓄之可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敬勞不倦引掖斯民于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如此其無所事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陳氏大猷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觀萬國然監乃諸侯之長也康叔孟侯衛亦連率之方伯故稱曰監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

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周公又舉物理以諭康叔如稽考田畝既用力整理而陳布修治矣必爲疆畎以防水潦之侵又如作室家既築垣墉矣必爲覆蓋以免飄搖之虞又如造器既勤于樸素矣必加采飾以壯輪奐之觀敷菑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此皆周初已定者疆畎塈茨丹雘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此節及下朱子以爲他書錯簡誤綴于此蔡氏從之泛作臣下進戒於君之辭今錄孔氏之說以存經文之舊

唐孔氏曰此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須有總結因其政術言法于明王上下相承資以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汝曰先王文武在于前世已自勤用明德招懷遠人使來以爲親近也

夾音協近也 以明德懷柔之故衆國朝享于王又相親善爲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以化上奉用先王之明德矣是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而可法也先王既然凡爲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王用常法則和集衆國使之大來朝享亦須同先王用明德也君天下者當如此

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正義曰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后從王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朱子曰是一句漢唐兩孔氏以肆字屬上非

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矣越及也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唐孔氏曰以此今王須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悅而先後其天下迷惑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悅先王受命也

蔡氏釋曰肆字不必訓爲今肆故也迷也承上起下之辭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命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唐孔氏曰是明德不可不務故我周王今亦行之汝爲人臣可以不法乎當法王家勤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王家而用明德是爲善不可加因嘆云已乎如此爲監則我周家惟曰欲汝至于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子孫孫累世長治國以安民也

梓材一篇文義實有難通者然其書或出于孔壁可以爲斷簡而伏生之今文亦有之不應兩處俱誤細觀孔氏之說亦甚明晰至近時袁氏貫以今王惟曰以下爲康叔答成王之辭詰文原錄對答之體此妄也

尚書集解卷十四終

北平孫承澤學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漢孔氏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焉使召公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惟二月既望之後史官以月紀日之法也周公

攝政之七年十五日越六日二十一日乙未也王自宗周鎬京以至于豐豐文武廟在焉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自豐而來也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既得吉卜後三日庚戌召公乃以所遷殷民築洛之基址工築之事方興也又五日甲寅而位成位者社稷宗廟之位也基址既成大綱皆定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翼日之朝周公于是來洛徧觀召公之經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

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自乙卯至于丁巳凡三日周公乃以牛二祭天地又以牛一羊一豕一祭新邑之社皆以營洛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書役書也自戊午至甲子凡七日周公乃朝用役書命庶殷及侯甸男三服諸侯之長皆戒集以營洛也葉氏曰不及采衛者不以遠役衆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
使而作邑之事雖曰艱大周公既命殷之衆厥
則衆厥罔不趨事赴功而大有作爲焉已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
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呂氏書說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周宗召公因
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
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
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

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
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爲
執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
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因周公以達王也商本天
之長子後世失道天即換易而商之命亦轉而
爲周之命矣皇天之無親如此今王受命奄有
四方蓋有無窮之休矣然而遺大投艱所可憂

者蓋亦無窮嗚呼王乃若之何其可不敬乎朱
子曰此數句一篇之大旨也下文反覆推衍此
意耳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
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
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
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天既遠絕此大邦殷之命不可再造矣而殷之
多先哲王精爽之在天者雖欲救其喪亡而不

可蓋以其後嗣子孫及其後民弗恤無疆惟休
之命至于其終賢智之人不得在位而退隱于
野病民者僥倖在官而天下之人知保抱攜持
其婦子哀呼于天以訴無辜其往而亡者又執
之而使無所容至于道非怨增故又嘆息而言
曰天心亦哀于四方民是以眷命用歸于勉德
者此我周文王之所以與今王其能疾于敬德
則天眷亦在是矣疾者更無等待呂東萊所謂
懋勉用力疾速於敬德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既言商又並舉夏商而言之相視也視古之先民有若夏禹天固啓迪之既順從其傳子而保祐之矣禹也而考天心觀其向背順承不違宜若可永保矣今其後嗣子孫弗克世守其業亦既墜絕其命今視殷湯天亦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祐之湯復面考天心觀其向背

順承不違宜若可永保矣今其後嗣子孫弗能纘承其業亦既隕絕其命祖考之休雖爲後世遐籍如此則疾敬其德王亦自求所以面稽于天者可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今王雖幼嗣守文武之大業凡壽耇老成之士宜用之而無遺棄以其能考我古人之德而于事有所稽況其能稽謀自天而于理無所違夫能稽我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又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召公嘆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哉代天理物任大責重如此其大能諴和小民使無一不得其所爲今日之休美王當不敢緩于德汲汲焉如有所不及用顧畏于民情之碞險顧畏者顧視其碞險不敢頃刻忘乎敬畏之心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今王來此新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教化于此土中土中者洛天下之中也召公又托周公之言以戒旦曰者言周公亦常曰作洛邑非徒然合天心格幽明治萬民皆自此出稱旦曰者君前臣名也王來洛邑果能用周公之言爲此大規摹有此大功也天命至此方有所成以之治

民今必休矣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召公又教成王以治洛之法宅洛以化殷爲重化殷以服其御事爲先殷之御事素以貴得民以族得民殷人之所視而從也以殷御事親近副貳周之百工率與共事朝夕薰陶以節其性性本有節惟爲習染所壞是以流而忘反與正人居事有所視意有所制日進于善而不能自已以人治人此轉移殷俗之妙機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又言治人以身爲本蔡氏曰所猶所其無逸之所會選曰王其可不以敬爲所處之所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頃刻而不敬乎德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又以夏商興亡之故重發不可不敬之意夏殷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卽墜其命也此反覆極言天眷之不足恃而敬德之不可緩者如此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又言今王繼受天命我亦惟此夏商之命當繼嗣其有功能敬德而歷年者況王乃新宅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故又嘆息而言王之初服有若生子無不在初生之時初生爲善則習與性成而自貽其哲命矣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以預知之也所可知者在今我服行之初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是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今既宅是新邑王其疾于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

歷年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君德在于好生王勿以下民過用非法之故遂敢不以常法治其罪而至于殄戮是謂强驅之無功也民之爲民也順導之則有功葢王所處之位在于德元元者善之長以此德元覆冒天下民皆儀而刑之徧爲爾德矣于王豈不顯乎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故君臣上下當同此憂勤以恤乎民其相期之意若曰我周受命當監視夏殷所享之年夏歷年四百則大而過之殷歷年六百則取法而勿替之葢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所以如此者無非欲王以小民爲受天永命之本耳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既因周公達所言于王末又殷勤至于拜手稽首言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謂商民也百君子謂商臣也友民謂國民也讎民百君子未從化者友民已從化者以此兩等之民引領翹足待王之威命明德而保受之果有威命明德使之保受王方終有成命王亦顯明我非敢自謂勤勞但能敬奉幣帛以供王奉諸侯之常職而已若夫祈天永命則在王之身王之所當自

能也

蔡傳總括一篇之意謂其拳拳于歷年之久近反覆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諴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諴小民之本此數語可謂盡之三代而下正由不知祈天之本在民得民之本在德此古今所以相遠也諸誥多出史臣所修非盡當時本語惟此篇首尾渾全詞意反覆老臣愛君深長之慮經綸世故切至之計藹然可得于言外葢當時之本書而史氏傳之

者也

周書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漢孔氏曰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

洛誥

漢孔氏曰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章首序作洛獻卜之意拜手稽首敬其事也朕復子明辟程氏謂如復于王之復周公蓋言我以作洛獻卜之事及告于汝明君也周公之視成王孺子也成王之視周公叔父也拜手以言之明君以稽之葢大卜洛之事而深發其敬也

王氏介甫曰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公往營成周公得卜復命于王曰子親之也曰明辟尊之也先儒以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以書考之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已未嘗代王為辟何復之有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述作洛之意也營洛大政宜自天子出以成王幼沖新立若不敢及天時建都邑基周家之命而定之予乃不得不嗣太保以往大相東土其庶幾為成王始基作民明辟之地王氏曰記曰于其始造謂之基命于其成之謂之定命天

命也即所謂天休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即召誥所謂乙卯周公朝至洛是也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卜都之意至于商民先卜河朔黎水者因其所安也意在地近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

並列二說以聽于天而已卜黎于先者先人後巳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葢周公之心卽天心也無間故無違也食云者使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伻來以圖及獻卜者周公言向者卜洛既定使人來宗周獻營繕之圖及龜卜之兆于王葢追述獻卜之事也王城下都皆在河之南洛之北距洛近而距河遠下都尤近洛水故曰洛陽西漢爲洛陽縣而河南郡治焉東漢魏晉後魏皆爲帝都而王城累代但爲河南縣至隋大業中遷都城于河南并遷洛陽縣于都城中唐宋因之而洛陽舊縣遂廢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其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按上文周公以爲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故此成王答以此乃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故來相宅以作周匹休葢公歸重于王而王又歸重于公也匹配也匹休者鎬京與王之地既休作洛以宅中圖治爲匹其休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貞當也既得吉則公徵天之休作周匹休之心遂矣是不特我當其吉而公亦當其吉也自今以始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乎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金氏曰此成王答謝周公之辭自此以下則周公勉成王以宅洛之事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周公告成王以定都之首務也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之不載者咸秩敘而

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葢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于此故周公以爲首務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周公言我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成周者豈徒然哉予惟曰庶幾有事焉以大慰天下云爾下文所稱記功宗之類皆所當爲之事也

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

篤弼

洛民既成周公之業既定矣論創業之勲不可
後也故教成王今卽出命曰記錄功臣之宗勲
勞之最大者以其功作元祀功臣莫不祭于大
烝爲功臣之宗者居其冠故謂之元祀也既發
命以報其功惟申命以勉之曰汝功臣其受此
褒賞之命以厚輔王室盡示之倚任之意也臨
新都而慰答功臣所以託之心腹共圖久大之
業而念舊錄功風天下以歸之厚此又其樞機

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周公既告成王以褒賞功臣又戒以當大視功
臣之載籍苟無不公百工效之亦皆公也苟少
有私百工竊之亦將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
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
敘弗其絕

百工視敎如此孺子論功行賞其可少有朋比
乎孺子其少有朋比則其自此以往臨政出治
將無不朋比如火始然燄燄之微耳其所焚灼
以敘而進自少而多自近而遠遂不可絕矣其
可不深戒其初乎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卽
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周公又戒成王歸宗周其所順之常道及撫臨
衆事皆當如我所行也若彝以常所持循而言
撫事以臨事聽斷而言成王親政周公欲其如

予以若彝則舉動可以無愆如予以撫事則聽
斷可以無失既示之以身又欲不改其臣惟以
在周工往新邑在周工乃周公之所擇任者使
之咸知上意所嚮聯事分職各就有僚曉然不
惑奮揚興起咸底成績乃所謂明作有功也務
爲惇大之道以成寬裕之政新邑之治如此汝
永有辭謂令聞也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朱子曰周公言已矣乎汝成王惟冲子當惟其

終猶伊尹言愼厥終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前章之誨于內治爲詳至于統御諸侯教養兆民則未及焉故此章申言之此節誨之以統御諸侯之道也王者之統御諸侯必先識其向背不先識其向背則以僞爲誠以佞爲忠賞罰倒置而操柄失矣然所以識其向背非用智而任

術也亦曰敬而已矣敬則是心常存無憎愛之私故能識百辟忠誠以享王室者亦識其有悖慢而不享王室者所謂不享王室者非必顯然負固阻兵也庭實任土之物固與其他諸侯無異第無誠意以將之耳享覲之多儀極其繁縟苟無誠意則其升降俯仰之儀必有不與物相稱者是以謂之不享惟其不用志于享則凡其一國之民皆化其惡惟曰不享舉無尊奉天子之心推其國之政事其將差爽侮僭亂王度而爲叛亂矣固當察之于早治之于微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節誨之以教養兆民之道也周公之于民至矣然治道有先後之序蓋亦有不暇爲者故教成王頒布我所不暇爲者于天下王其聽我教汝于輔助斯民教養之常道次第而頒之于民

可也蘉勉也民惟邦本汝乃于是輔民彝不勉行之是基業必將不永矣然有正父之舊典在焉惇篤次敘武王之故典罔不如我前日當國之時則天下不敢廢汝之命矣篤敘者典刑雖具誠意不存焉亦徒法而已故行之貴乎篤也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蓋言其有歸老之志也彼謂洛邑戾至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矣蓋民者國之大本故于明農之後復言之欲王知所重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此下成王荅周公及留公也言公明輔我冲子公所稱舉以誨我者皆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先烈荅天眷安民生舉祀典定宗禮備舉公誨不敢畧者蓋一一領契之意吕氏東萊曰文武之烈要在增光而發揚之上天之眷要在進修而奉荅之四方之民要在和調而恒保之惇宗

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即前所謂肇稱殷禮蓋以惇重宗敎大禮之心而舉行次敘大祀徧祭百神而大享之也周公前兩章之誨大畧不出此矣周公之誨以祀爲先者先其原也成王之荅以祀爲後者先其實也齋明之心蓋出治之原而爲治之條理則此心之實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敎予冲子夙夜毖祀

稱周公之功德也周公聖德之著光輝充塞天地若可以止矣方且勤施治敎于四方四方之人旁無方所皆作穆穆以發誠敬之容迎迓治平之象俾文武勤勞刱業垂統以敎後世者賴公再明不復迷錯予冲子復何爲哉惟蚤夜以謹祀而已

王曰公功棐廸篤罔不若時

又言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常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周公位冢宰則有輔佐之功兼師保則有啓廸之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成王留周公治洛也味退之一字則王時進在洛可知就君于周周鎬京也

成王舍洛而還鎬其重遷之意必嘗與周召議之已定然後命公留後而經不詳矣及觀漢地理志謂宗周與洛邑通封畿乃知都洛者必以關中爲根本營洛之初意亦未必舍鎬京也觀日作周匹休是二都並建之意

四方廸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廸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四方今始闢啓治端耳周公雖已平殷之亂而

周禮之事未定公之功亦未克敉寧而豈爲全備哉公必當開導將大我之後爲我士師工之監視當時爲士師工者固多公當爲之表率大保養文武所受之民以治之爲四輔師保之佐此章成王自謂我眇然幼冲之子固不足以留周公縱公不爲巳留亦當爲天下留爲文武留也

金氏曰此成王在新邑將歸周命周公留後治洛之辭

王曰公定予往巳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此王與公決而歸之言也定止也予往巳公勿復辭公功肅將祗歡謂天下敬樂之人心于公如此公留則王室安公去則天下疑豈非困我哉我惟無怠于安民之事公留而勿替所以儀刑我臣工者則四方得以世享公之德于無窮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周公爲成王而留謂王命予來欲承保乃文祖受命之民及乃光烈考武王受其誕保文武受民之命也弘朕恭者周公本有此恭王又深以文武爲言是所弘大我事君之恭豈得而不留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因其來而不果居故止曰相宅周公以治洛之本在王故以事之在王者言之典者文武之所

講畫大惇典則法必監于先王殷獻民殷之賢者大惇獻欲王盡簡而用之則材不棄于異代此二者治之要也治爲四方新辟君德莫大于恭作周恭先者以恭而倡後王也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陳氏櫟曰曰者公期望于王之辭其自時中乂其卽將然之辭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旦者周公自言我以諸侯大夫及御事之人篤厚前人已成之烈答天下之衆爲周家誠信之臣先先者周公欲以信而倡後人也千王言恭先于已言乎先恭已者君道也乎誠者臣道也考成也昭子成王也刑儀刑也儀刑四方固在王身導廸彝教以成之者公也單文祖之德單盡也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大行謂殷之頑無不化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王還歸鎬京遣使來洛誥毖殷民因命寧公慰問公安敬之至也蘇氏傳曰秬黑黍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以黑黍爲酒合以鬱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于祼王使人來戒敕厥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拜手稽首而致之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饑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

敬之至者其禮如祭傳曰享有體薦一證也記曰君子敬則用祭器又一證也按體薦謂半解其體而薦之亦謂之房烝鬱鬱金香草煮以和酒者不和鬱單謂之秬鬯和鬱始謂之鬱鬯經文但言秬鬯蓋臨祭以灌始和鬱蔡傳云鬯鬱金香草誤用蘇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蘇氏傳曰周公不敢當此禮即日致之文武不敢以王命宿于家按蔡傳依孔氏說以宿爲進

爵不如作不宿肉之宿蘇說爲長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祭之祝辭惠順也惠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健無有遘罹自疾福及子孫萬年厭于乃德無不惠順福及殷人亦乃引考引考猶言壽考也子孫黎民之福亦王之福故曰皆爲王禱也

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承聽受也敘教條次第也公謂王伻殷者言王當使殷人聽受教條次第于萬年其永觀法我

孺子之德懷念之而不能忘也此乃公責難于
王之辭葢王以治洛之責在公而公以化服之
本在于王之德以一德字收全章之要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
王入太室祼

此史臣記成王在洛之事也戊辰十二月之日
也烝祭歲者猶云烝祭以修歲事也因歲事之
常告文武以周公留洛之事盛其禮而用特牲

騂赤色册告神之册書逸史逸也讀册告神謂
之祝逸祝册者使史逸讀册書也古者褒賞功
德必于祭曰示不專也王賓助祭諸侯也諸侯
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皆至也太室清廟中央
室也祼灌也以圭瓚酌鬱鬯灌地以降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

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
者明戊辰爲十二月日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史官記周公
輔成王保文武受命終始至此凡七年也邵氏
二泉曰此敘事變體也先日而月而追計其年
若曰是時也周公輔政七年矣曰誕保文武受
命者葢終誥詞云

一篇之中言敬者曰奈何弗敬曰王敬作所曰
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兩言惟不敬厥德
乃早墜厥命曰肆惟王其疾敬德言之諄望之
切[illegible]事少主惓惓之心也異時成王爲守文

令主而周家卜世卜年過于夏商然後知公言
眞人主之藥石國家之蓍龜也

尚書集解卷之十五終

尚書集解卷之十六

北平孫承澤學

周書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多士

按多士即不附周之頑民周之頑殷之士也周公屢誥始終不以頑之一字加之盛德也矣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呂氏東萊曰洛邑始成以周公之袞舄蒞之初于此而發王命焉光景之新繪畫莫陳而史以三語盡之可謂善形容矣序言殷頑氏賤之也所以指其實史言商王士責之也所以開其善

陳氏傅良曰三月周公相宅年之三月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弔恤也周公傳王命以告多士爾殷之亡以紂暴虐不為天所憫恤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故我有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者之誅罰勑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是周革殷命實奉天討罪之公非有所利而為之也呂氏曰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又呼而告之曰非我小邦周敢弋取殷命以彊弱小大論之小國亦豈能弋殷命然而卒革殷命為是天也非人也多士亦可以少悟矣天之

于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觀天之不畀殷益信其不固亂也天既不畀殷故相助輔弼我有周俾作民主我豈嘗敢有求位之意哉是乃因其疑以解之而非以自解也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前既言惟天不畀矣復告之以不畀之理豈在外哉是乃我下民所秉之為善善惡惡確然不可易者也下民之為是乃上天之明畏也秉為

卽秉彝詩言其體此言其用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又言商之伐夏周之伐商其順天應人一也曷以夏商之事觀之欲其卽往以知今也陳氏大猷曰天心仁愛人君常欲導之于安逸之地如所謂爲善最樂作德日休卽帝之引逸也桀乃不適于逸自趨于危呂氏東萊曰上帝引逸者

天心仁愛亦何間于桀第桀從欲惟危自不適于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于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夏旣廢其命故天乃命爾先祖成湯爰革夏正焉俊民甸四方者湯所以盡人君之職分也明揚俊民分布遠邇使之甸治區畫各有攸守而人君之職分盡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自成湯至于帝乙聖賢之品差亦不一矣謂之罔不明德恤祀者明德者治國平天下之本而恤祀則致敬鬼神聚其德而神明之所以傳世不墜也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商之多哲王是豈人力哉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而然也殷之哲王亦皆操存此心罔敢失帝之則無私王則無私施也此布德行惠所以罔不配天以澤民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玆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後嗣王紂也呂氏曰紂昏敝之極大不明于天道其本旣亡矣況曰其有能聽念先王勤家而

思所以保之乎先言不明天理次言不念祖宗者蓋天理猶有毫髮之存則追惟前人櫛風沐雨之勞必不忍淫泆以蕩覆之也夫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于先王勤家則不畏祖宗矣罔顧于天顯則不畏天矣罔顧于民祗則不畏民矣三畏既除舉無忌憚窮凶極惡故惟時上帝弗保降若茲大喪也惟天不畀不明厥德者推本紂所以為天所絕者不明其德而已明德天之所賦也明其德者

人之盡乎天者也紂惟昏蔽不能明其德故其惡如上所陳也序紂惡而以是終之探其本也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金氏曰自古小邦大邦未有無罪而亡國亦未有無辭而亡人之國商罪貫盈我有周奉辭伐罪而已豈無其故而亡商哉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

・前章所敘武王革命之理此章所謂今惟我周王則指當時言之也爾多士徒見東征周公成王之事而故明告以是皆帝之事我周王特大善承之而已周為天子職當奉承帝事帝既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剪除告其勑正之功于帝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雖我割殷之事未肯容少私意一于從帝而無貳適惟爾有殷王家自不得不惟我之適矣周不貳于帝殷其可貳于周乎上帝臨汝無貳爾

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也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也示多士以確然不可移奪之志以定其心而一其所向云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亦豈徒割殷之事哉此東萊之說極精蔡傳全用之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其曰乃審度之辭蓋嘗審度叛人致討之由實惟爾大為非度我固不先起兵端以動爾其作

孽乃自而已非他人也又將誰咎乎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仁山曰予亦念天之就殷邦以降大戾紂死于是武庚死于是何不正如是乎生乎其地而為良者鮮矣言當遷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此章明告以遷洛之意予時惟其遷居西爾者自殷視洛則為西也所以遷爾居于洛者非我

一人秉德不康寧而樂為開端動擾也是惟天命而已無違者戒多士不可違天命也朕不敢有後無我怨者言我畏天命故於遷洛之事不敢有後雖欲少從容而不可得爾其體此意而無我怨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惟爾平日所知者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改夏命之事歷然可考我周之革商正如是耳以所聞于前而驗所見于今廢典之理亦可識矣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今爾又曰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之于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稱王命以折之言爾等雖有是言然予所用惟德而已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而遷之于洛者惟循商迪簡故事使

汝遠大戾之邦圖維新之益以矜恤乎爾而已是我望汝以可用之機而不能必汝有可用之德則不爾用者非予罪也滅德者不章天命自如是耳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爾四國殷管蔡霍之衆若正法定罪我惟黜爾四國民命盡以為俘可也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流竄荒裔可也今

遷爾洛邑密爾王室是以親比爾爲事伊臣子
我宗法成周濟濟多遜之盛漸染薰陶以成其
德爲汝賜不既多矣乎此呂氏書說蔡傳以遷
洛爲遷遜眞西山以爲非不如此說爲妥陳氏
櫟曰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卽來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
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告戒將終又示以恩意勉以安居樂業永久之

計言我惟不忍爾殺故惟告命之是申自奄既
命之茲又命之無非欲汝之曉悟而已且我所
以營洛者有二蓋爲四方諸侯罔有所賓禮之
地故卽土中建都以會朝此營洛之本意也亦
惟爾多士所服事奔走臣我周家進于濟濟多
遜之盛非居洛不可此又營洛之本意也然則
待汝商士者亦甚厚矣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爾乃尚庶幾保有爾土而無懷動搖之思此蓋
分之以田也爾乃尚庶幾安寧各幹其所止無
起覬覦之望此蓋受之以業也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
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爾之所以自圖吾之所以望爾盡于一言曰敬
而已矣小心翼翼畏義畏法敬之謂也爾克敬
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
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
竄從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
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續爾居爲長久之計爾其
有幹有年于茲洛矣有幹則有業有年則有養
所以能胥匡其生也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者言
爾之遷洛乃建立門戶之祖後世子孫之興實
從遷始豈不甚光榮矣乎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多士多方篇末皆有又曰蓋殷勤以續前語然

多士王曰之下闕文失其前語故又曰之辭不可盡通然所謂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者勉以安民之大指則可知也

多士一篇言興喪則由于天言天命則由于德言德則本于敬其曰爾士爾止有幹有年遠至于子孫備盡人情以導而勉之于善慇懃反覆可謂至矣抑殷人自奄師之後使遷則遷役則丕作非尚有悍然難服之意而周公誥告之勤如此何也蓋聖賢之化貴于表裏之交孚有一

人一念之未釋然者常人以爲緩而聖人以爲急也

周書

周公作無逸

無逸

漢孔氏曰成王卽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呂氏東萊曰逸豫者禍亂之原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流爾無逸者治源之書也

張氏南軒曰周召之于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敬則不逸逸則不敬敬逸之分而歷年之延否享國之壽夭判焉召公以敬陳于前周公以無逸戒于後不如是不足以爲周召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乍勤乍惰蓋亦有無逸之時矣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

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有不可得而離者焉此呂氏說蔡傳因之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言先洞悉稼穡之艱難乃處于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依者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成王生于深宮而遽處人上周公深爲之懼故以此言警之先知字與則知字爲對蔡傳乃逸者以勤居逸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周公既儆成王復引閭里近事明之相視閭里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于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

蘇氏書傳曰雖農夫之子生而飽煖則不知艱難而况于王乎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周公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歎息而謂之我聞葢語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恭寅畏泰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謙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而不違其則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享國七十五年何也惟敬則壽也主敬則攸遠博厚自强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歛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于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其眉壽無有害者莫非此理呂氏東萊解敬以致壽議論精至羅氏嘗錄入鶴林玉露中余勿書于座右以爲箴銘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故于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言乃雍者發言和順當于理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于安居樂業之中也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孔氏以爲太甲蔡傳力辨其非王氏樵曰殷王之稱甲者五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有二祖甲蔡氏此說良是其曰要以周公之言爲正者誠確論也

鄭氏康成曰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高宗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爲不義逃于民間故云不

義惟王所謂小人者指微賤而言見其身在畎畝故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也

陳氏大猷曰保愛護也惠利澤也鰥寡非特保惠之又加敬焉獨舉三宗者以繼世之君享國最長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無逸之反也惟其生則逸故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不至故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又歷數悉陳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商猶異世也故復舉文王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意愈切矣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者將論文王之無逸先言其淵源之所自也太王王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用力于無逸

者深矣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文王紹抑畏之傳而實見于身者于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于安養斯民康功田功言卽者事在有司者文王以身先之事在民者文王以身勞之故曰卽也蓋以文王有徽柔懿恭之

德柔恭所謂抑畏也柔而徽恭而懿抑畏之純美而不過也其德如此和易近民故能懷保小民又加恩惠于鰥寡之人自朝食至于日中至于過昃猶不暇食用咸和萬民其勤如此故雖遊以省風田以講武國有常制而文王亦不敢盤樂而過于遊田是以上無濫費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賦之供無横征也是以約在一已和在萬民文王之無逸可見矣故中身受命爲諸侯而享國猶有五十之效焉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今日耽樂當此之時既已盡失天人之心下無以示民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攸若是人也可謂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順長不已則必至于爲紂之徒也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逸樂之始使之深絶其微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蓋要逸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漢孔氏曰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君臣以道相正心正理明下民所以無或敢譸張爲也

呂氏曰訓告者以格言訓廸之也保惠者以善道保養之也教誨者教戒誨語諄諄懇惻非特訓告而已也訓告教誨皆見于言語保惠則極其調護于日用飲食之間功用蓋相表裏也誑

疏曰譸張誑也幻即眩也惑亂之名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

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言成王于上文古人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
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
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是使民心口交
怨而國危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
文王茲四人迪哲
知而弗去所以爲智之實不蹈其哲則去之者
也非智之實也故周公稱三宗文王之哲必以

迪哲言之謂允蹈其知而弗去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
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曷爲而知三宗文王允蹈其知而弗去也凡人
平居無事之時孰不知自反不責人之理哉及
謗讟入于耳激于心則平日所謂自反不責人
者忽然忘之是非能蹈其知者也惟三宗文王
不然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大自敬德
益修其所未至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
我之過信若是不止于不敢含怒而已蓋初無
怒之可藏也斯其所以爲迪哲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
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
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謂于我所言古人迪哲之事而不見聽則人乃
或譸張爲幻造飛語以惑之曰小人怨汝詈汝
則不能不信之則以爲果若是不永念其爲君
徧覆包含之道不寬綽洪裕其心以其譸張無

根之說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無辜遠近小大
有萬不同而其怨則有同皆叢集于一人之身
其何以當之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周公敎戒既畢復嘆息而使嗣王監于茲者蓋
一篇之訓深切至到欲其永監于此也無逸之
篇七更端每以嗚呼發之蓋深嗟永歎其意在
于言語之外也
董氏纂註曰此篇挈所其無逸以爲之綱而分

先知稼穡艱難與不知艱難以爲之目此一書之大旨也商三君先知艱難者也後王生則逸不知艱難者也戒嗣王之觀逸遊田懼其不知艱難也遠引古人恐不盡信故尤欲其師文王懲商紂以耳目所及者爲言焉眞萬世之龜鑑哉

周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君奭

呂氏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同此心也已而成王留周公幡然改矣召公猶守欲退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及其既愉非特留于一時終相成王且相康王身任托孤之責而不辭惟不苟于隨所以篤于信也

東萊之說極佳本于程子程子曰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說者不敢安于保也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爲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已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尊之曰君奭召公名也古人質相與語多名之召公周之支族言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于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邪我亦不敢知曰

其終出于不祥乎意言在人也下文發之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復嘆息引召公前日之言而質之召公已嘗曰是在我矣我亦如召公之意不敢苟安于上帝之命曷爲遽忘前日之言而欲去也苟弗永遠念天威之可畏于今日我民無怨尤違戾之時遂謂天命已固民心已安可以退身而他日之

事則惟他日之人在我後嗣子孫自任其責如
萬一後嗣大不能恭敬上下驕慢侈肆遏絕佚
墜祖宗之光明則宗臣之義可云我在家而不
知乎固不得以既退而逃其責也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
明德
帝命之弗敢寧天威之當永念正以天命不易
保天難諶信故也是命也前人以恭明之德克
當天心而得之後嗣子孫不能經歷繼嗣則失

之矣今公可不爲孺子慮乎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廸惟前人光施于我冲
子
惟天命難保如此故在今予小子旦朝夕夙夜
于王非敢曰大有所裨益匡正也惟以前人文
武光大之德施于我幼冲之成王而已明德者
光之體光者明德之發由恭承則言其體由施
用則言其發也施如詩所謂施于孫子之施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

王受命
又曰天命不易固不可信矣然在我之道惟以
寧王之德不斬于其子則天于文王所受之命
豈遂庸釋于其孫哉言此者所以繹廸前人光
之意而終之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
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
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
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呂氏東萊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匹
休于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
無間太甲時保衡卽伊尹不言其績因上文也
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
心自其徧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
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
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
其乂王家者咸之爲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
有愧于二臣也亡書有咸乂四篇其乂王家之

實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于巫咸也

金氏仁山曰此章承上章引商爲證商六臣皆相初政者伊尹佐湯創王業而太甲初年政出伊尹若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皆以世德舊臣相嗣王初政周公歷數諸賢特以發明嗣守之初必有世德受托之臣以釋召公之疑而留之至于武丁之相不言傳說而舉甘盤蓋盤初年之師保說後進之賢相此篇當成王初年勉

留召公故但舉世德受托之相是以及甘盤而遺傳說耳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唐孔氏曰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王氏樵曰陟不必以爲升遐蔡說非是多歷年所通以殷之國祚言以見五王六臣之功非指各君享國之數也

按陟配天蘇氏子瞻謂五王配祀于天而其臣亦配食于廟其說得之此蓋殷禮也至周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餘不配天也陟配天言其臣主之同其榮多歷年所言其致國祚之久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周公言不特六臣能有輔君之功天之于商其佑命之也純一而不二故商國賢才衆多而能實言國以有人爲實也是以當時在內則大而百官著姓小而王臣之微莫不秉持其德明致

其憂此其在內者之皆賢也在外則微而小臣大而藩屏侯甸者又莫不奔走服役此其在外者之皆賢也惟天佑命之純之故故君之用人惟有德者是舉而此衆賢之多皆能治君之事以與君共理故一人有所命令于天下天下之民如敬聽于卜筮而無不孚信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公正也格感通也此又言壽國之道蓋多歷

年所天之壽殷也天豈私于殷哉實由成湯伊尹而下君臣有至平之德通格于天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以商家先哲王之多也基業之厚也一旦失道而滅天曾不私壽之況我新造之周天命未固者乎今召公能爲周家永久之念則天有鞏固之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者于我新造之邦矣

呂氏東萊曰前章序成湯伊尹而下君臣各盡

其職不斷不偏蓋平格之實也天之保乂有殷如此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曾不賴前人而免焉益見天之無私壽也此原文也蔡傳改入伊尹而下六臣等語後人遂以爲呂氏以平格歸諸六臣而君不與非是不知非原文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商與周接其興亡既可見矣若文武之朝則召公同翔其間而身履者也故周公復舉其親見者以儆之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于其身使有天下繼商而興也寧王孔氏以爲文王蔡傳以爲武王觀集大命厥躬知爲武王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虢叔文王弟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又言集命雖在武王而基命則在文王文王

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此五臣爲之輔成此修和之治以遺武王也金氏曰此章承上章因言文王四臣歷相武王以勉召公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于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于國人矣矧曰修和有夏乎反覆言之故以又曰更端發

之

亦惟純佑秉德廸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廸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上文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爲廸彝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廸其德使著見于上覆冒于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廸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武王惟茲四人尚廸有祿孔氏謂虢叔先沒意其或有所傳歟武王繼世文王五臣雖一人先沒惟此四人者尚蹈有祿位蓋言賴故老之猶存也遂與武王大將天討咸劉其敵蓋言其大勲也大勲既集遂顯其君惟覆冒之所及大盡稱武王之德蓋言其達聲教于四海也造端于文王故論其原成終于武王故論其效固相爲終始也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預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畧隨意而言至于留召公而非欲爲人物之評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周公言今兩聖五賢之責皆在我之一身懼不能勝若遊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此小子乃指成王言成王

雖已親政然幼沖小子未知艱難當同未在位之時而盡瘁扶持之汝大不可以此專責于我而遂求去也召公若收斂以老成退藏罔勗勉成王之不逮則我其能獨保今日之盛在郊之鳳將藏而不復聞其鳴況敢言進此而有所感格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歷陳文武股肱之盛復嘆息告召公曰其

監于茲勉其視此而自强也我周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有大艱在焉思其休豈不可喜固當有以承之思其艱豈不可懼固當有以保之苟欲潔其身而不爲社稷深長之慮則亦硜硜然狹隘之甚矣告君盍謀所以寬裕之道乎我終不獨善而使後人迷亂也此章自言其所以不去者而亦以勉召公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蘇氏傳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曰前人敷其心腹以命汝位三公以爲民極且曰汝當明勗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于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求去乎王氏樵曰偶王在亶以耕耦也三耜爲偶亶誠也言在以誠相與也乘茲大命以車喻也大命未易勝君臣當并力一心如車之共載故云乘茲大命乘載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蘇傳曰告汝以我誠心汝保奭能克以我所言監殷之喪其否塞大亂至于如此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蘇傳曰予本不欲如此告也予惟曰王業之成

在我與汝二人而已汝聞我言而心有合也曰信如我言在我二人而已然今天方保周王室曰昌大在我二人受此福乎德勝福則安福勝德則危今天休滋至恐二人德不能勝也由此知召公之不悅蓋以滿溢爲憂也汝奭如以滿溢爲憂乎則當能自敬德求俊民而顯明之他日讓此後人于大盛之時而去未晚也邵氏二泉曰非丕時而讓忘世者也非俊民而明誤國者也能讓能明可以乞身此大臣去國之道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
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蘇傳曰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休我以今日之休爲未足也欲與公咸成文王之功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出日之地莫不祗服乃已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順也周公告召公我所以不順汝欲去之意乃若此多誥諄複而留汝者予惟用憂于天命

之不終及斯民之無頼以爲凝命安民計也呂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周公深見于此故言賢者欲去民將不能聊其生則爲天憫之也前以文武留召公今以天留召公意益切矣召公其能不留乎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祗若茲往敬用治

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諳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祗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于周公之言也夫

董氏纂注曰一書之中首言憂國之心非人所知次言天民可畏惟人是頼又次言殷先王與我文武得人之助然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四

人今又惟我二人而已君若求去豈我一人所能戡哉憂之深是以留之切留之切是以言之詳召公同功一體之人均有忠君愛國之心者也安得不油然而感幡然而留哉

尚書集解卷之十六 終

北平孫承澤學

周書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呂氏東萊曰冢宰首六卿而總百官天子之相也周公以三公而下行相事者也史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王少國疑之時冢宰之位一搖豈周公一身之利害哉象之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于一身耳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係天下之安危矣雖欲遂友愛之心于三叔不可得也心一而位殊也管叔蔡叔霍叔處分輕重各異者因其情而定其罪天討所加不敢以私恩掩公義也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者周公慼然于三叔之刑幸而蔡仲能用敬于德故亟擇用分封之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漢孔氏曰胡仲名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故我命爾爲侯于東土往就汝封當敬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此因其率德改行而加勉之蔡叔之罪在于不忠不孝爾庶幾揜前人之失者在于忠孝而已爾前無所因自拔爲善可謂邁往其迹自爾之身克勤無怠則不但揜過于前可以垂法乃後率乃文祖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焉

陳氏櫟曰子能改父之惡而爲善則孝矣爲子

而孝則爲臣而忠古人求忠臣于孝子之門是
惟忠本于惟孝也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卽所
謂邁迹自身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
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天無私親所輔者德民無常主所懷者惠進爾
之德布爾之惠斯得天人之助矣不德不惠則
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身有德有惠則仲
以蔡叔之子而不得辟其國善固不一端而無

不可爲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爲之惡爾其
戒哉
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建國之始圖事揆策必審其始而思其終終始
具舉然後可久可大而不至于困徒謹初而不
思厥終則終至于困窮雖意然憂懼猶無益也
有始斯有終理本相對實未始在于始之外所
以不見者特思之未盡耳惟云者思之之謂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
民
告之以諸侯之職也勉其所當爲之績睦其四
鄰之國是二者乃所以蕃屏王室和協兄弟也
康濟小民者民惟邦本康濟之政必下逮于至
微至弱然後可也上奉天子旁睦友邦下安民
庶是乃所當懋之攸績諸侯之職盡矣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
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奉王室待諸侯撫小民臨時蒞事莫不有中率

皆自于中則無過不及之失也舊章葢文武典
憲布在侯邦者所當謹守而已不可作其聰明
而變亂之也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所以
戒其出于已者也聽覽不貴于速而貴于詳故
詳者乃聽覽之大法也苟惟不詳豈能不以側
言而改其法度乎曰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
度所以戒其牽于人也兩者交盡則不負分茅
祚土之意而爲天子所嘉矣陳氏大猷曰舊章
常度則中道所作內不變于已之私智外不變

于人之私言則中道立而侯職盡矣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飭往就國戒其毋廢棄我命汝所言也呂氏曰仲豈荒棄王命者地之遠時之久敬或有時而替故于終復戒之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亡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亡

周書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唐孔氏曰成王歸自伐奄在于宗周鎬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告天下國史敘其事作多方又曰奄君重叛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

多方

呂氏傳曰多方與多士辭指相出入多士既遷殷民而獨告新民者也故其辭視多方爲畧多方既踐奄而徧告庶邦者也故其辭視多士爲詳宗周爲鎬京王者之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卽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多方周公以王命誥者也史之記載先曰惟五

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何也示有所統君臣之大義也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以見大誥康誥多士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猷告爾四國多方而繼之以殷侯尹民者所王在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爾奄大肆其圖度狡計以求天之命自底滅亡

不深長敬念于保宗祀之道也天命可受而不
可圖圖則人爲之私而非天命矣此蓋深示以
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于是下
引歷代所以失天命受天命之明證以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
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廸乃爾攸聞
復舉夏桀以證商紂言天降災異以譴告桀桀
不知警天譴愈甚桀惡愈長方且大其逸豫雖
憂民之言不肯出諸口況望行其實此心暫有
開時乃帝之所以廸汝也而不克終日勸焉況

望至于久乃爾所聞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
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
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天命在民祈天之道愛民而已桀圖天之命乃
不克開于民之麗麗猶係也奪其時失其業匱
其財傷其力使無生路可趨猶乃大降威虐于
民民已亂矣而崇之不已其所因則始于內嬖

蠱其心使桀錯繆顛倒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
進于恭以大寬其民而惟貪叨忿懫者是日欽
崇以劓割夏邑也桀失天命由失民心桀失民
心其事多端而其大者在內嬖用事用舍顛倒
叨懫任而仁善者遠洪舒者爲無用而劓割者
爲能臣此所以暴其民甚而民欲與之偕亾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天惟斯民求主于是大降顯休之命于成湯以
討滅有夏陳氏大猷曰顯者明之至休者美之

至桀既失君德天于是求民主故降顯休命于
湯使刑殄有夏刑言伐其國殄言絕其緒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
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
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呂氏曰桀之自絕者大故天之絕桀者亦大桀
所任用皆不義之人義民在下志不得伸雖多
何補故周公歎桀以爾多方之義民相隨覆亾
不能永受衆多之享猶負米而饑載泉而渴蓋

深哀之也義民不能用而所敬之衆士則皆明
慣之人大不能明保斯民享其乂安乃專相與
播其虐于民民被其虐凡百所爲無一能達四
向皆窮如抵墻壁民窮如此安得不速其亡言
雖指桀爾殷侯尹民胥逮事紂者寧不惕然内
愧乎金仁山曰此言夏桀之失民而夏所用之
多士亦不爲無罪蓋引之以責殷之多士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天無心以民之心爲心民之所簡者天之所畀

也民擇湯而歸之故湯代夏作民主

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所以能以爾多方簡代夏主民者其道豈有
他哉謹其所依而已湯深謹其君之所依所以
爲勸民之本厥民所以儀刑觀法者亦用此而
競勸慼之非自外也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

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
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
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辟不當則良民
懼而戮不足以爲勸非愼罰也宥不當則奸人
幸而釋不足以爲勸非愼罰也商之要囚時乎
殄戮多罪也亦克用勸時乎開釋無辜也亦克
用勸其愼罰如此呂氏曰赦而民勸之猶可也
刑使民畏耳亦克用勸則有默行于刑赦之間
者矣蓋所謂明德謹罰之本而君之所依者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
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
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亾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
公操則存舍則亾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
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亾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
公所以示天下者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
釋有殷

周公先自嘆息而後稱王命以告之也言天未
嘗用意棄夏商乃二國自絕耳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言辠非天作乃紂自作紂以爾多方之衆惟意
所適大肆淫泆不順天命而妄圖度焉至于肆
欲逆天民不堪其虐無復諱避雖瑣屑之惡極
口歷數一一有辭是民既棄之矣天固不得而
不棄之也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再以桀言之桀圖其政既不集于享而集于亾
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豈非桀之所自
取乎集積集之集治世之政聚其所以興所謂
集于享也亂世之政積其所以滅所謂不集于
享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
喪
商親代夏為紂者可以永監矣反于桀之淫逸
而又加其逸焉所謂逸厥逸也言罪浮于桀也

不蠲不潔也紂圖其政無非穢濁不蠲烝進而
怠惰故天降是喪亂焉又豈非紂之所自取乎
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
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者通明之稱雖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
能念則通明其機惟在于念與不念之間紂雖
狂惑如其能念則作聖孰禦哉蓋紂有可改之
理故天以商先哲王之故徘徊五年須而待之

暇而寬之依依于其子孫而覬其改焉紂乃大
為民主肆于民上曾無少善可念可聽是自絕
于天矣然周公知天之未遽絕紂可也又何所
見而能數其年也我之未忍民之未厭斯則天
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為一動靜久速極
于著察故明數其年而謂之五焉此蓋武王周
公之所獨知說者乃牽合歲月以附其數則非
矣
蔡氏劄記曰多方一篇發明大義則惟聖罔念
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可以見周道之有本矣邵

氏二泉曰文王既沒武王服喪三年還兵二年武王踐之久者即天之所須暇也天何須焉之誥商也紂商子孫也自改焉其可也武別立商賢子孫其亦可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紂之改終不可得也天于是求民主于多方大警動以禨祥譴告之威開發其能受眷顧于上天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金氏曰商既無可念聽多方又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謂善順衆心是克開于民之麗也克堪用德所謂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周王克堪用之也是誠可爲神天之祭主故天啓佑之以休嘉之道而簡拔畀付以代殷之命用尹正爾多方焉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征討雖行誅戮未及宥過之恩亦厚矣爾何不誠信寬裕于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潴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人當自愛天命當安不可輕棄不法之事不可作今爾乃屢蹈不靜自取滅亡爾心其未知自愛邪爾乃大不安天命邪爾乃輕棄天命邪爾乃自作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爲當然邪四國之民自以不忘殷爲義欲圖見信于正者而不知其爲不法也不法者正之所誅何忱于正之有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以爾執迷不悟我不誥其不可敎時同于殺也

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今至于再至于三矣若猶不省悛悍然不用我降宥之命則固將大罰殛之前日之恩不可望矣此非我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其辜而已秉德不康寧多士多方皆言之蓋頑民不自省已之廸屢不靜乃不康寧之大者反咎周之遷徙討伐爲不康寧故每提耳而告之

金仁山曰敎告之謂東征之前文告之也戰要囚之謂東征之時俘囚之而不殺也至再至三而爾不用命故遷殛之此節多士篇所謂時其遷居西爾非我奉德不康寧者所謂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者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此以下專告多士有方多士者三國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庚之遺臣也夫人情久而服事勢久而定向者于遷洛之時有監官之建爾多士受其約束奔走臣服五祀于茲情亦宜乎而勢亦宜定矣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蓋殷士有職于洛共長治遷民者也遷商民之時就拔其雋豪以長治之乃用其素所服習者此安集新民之要領也胥如大胥小胥之胥伯長也正如黨正縣正之正各有治敎之職爾無或不能事其事也臬事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自作不和以下勉以盡職之辭夫心不安靜而欲言動當理身得其和順難矣惟爾和之哉而非可求之于外也身不和順而欲家人效法家

此洛邑之胥伯多正而廸簡在王朝矣不倦爾之事且將有服在大僚矣多士籍商民嘗以夏廸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爲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前章既勸之以賞此章復董之以威爾多士苟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

爾之民亦惟相告以不享汝矣下之奉上謂之享天之明威凜然在上未嘗求人而加之也爾乃放逸頗僻大棄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而自取之我職爲天吏將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逖爾土葢不得而私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

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在汝勸信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得其和順難矣惟爾和之哉而非可求之于人也身家既治爾邑自從亦且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克明如此爾惟克勤乃教事而胥伯非不克臬者矣爾惟克勤乃治事而多正非不克臬者矣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爾梗化之衆誠可畏矣然如所言理會身心順服家邑亦在我而已彼之凶德庶幾不足畏忌

者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葢服凶人莫如和敬也又克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和敬葢于已而介助資于人于化爾衆乎何有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廸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爾果能如此庶幾自此洛邑長保田祿豈惟此哉天亦惟畀矜爾豈惟天哉我有周亦大介助賚錫爾介如佑賢輔德賚如錫之土田且將自

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爲善禁其爲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尤爲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也

又曰是又爾更端爲善之一初也蓋殷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是維新之一初也不能而從三監之叛則既失此初矣遷洛又一初也復不能

而屢遷不靜則又失此初矣今歸自踐奄而又爲多方之誥丁寧反覆喻以時惟爾初之過一皆洗滌今之善當相與維新豈非又一初乎若又失此初不能敬以納民于和則永無可望矣但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之意隱然于不言之表周家忠厚何其至哉

周書

周公作立政

漢孔氏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

立政

漢孔氏曰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呂氏曰自立政而後周公不復有書矣在百篇中則是篇乃周公絕筆也無逸立政二篇相爲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

王氏樵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材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蓋古制長官自擇其屬長官既賢則所舉無

不賢者矣

唐陸宣公贄奏議曰委任長官謹簡僚屬所簡既少所求益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闒繆之責又曰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按用人爲立政之要宣公之論盡用人之法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周公以立政之道得人爲本是以率羣臣將有

言于王而賛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羣臣之辭未畢周公嘆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得其人者少哉周公與羣臣之言錯互相足古書無此體葢史官在旁親見而記之所謂堪書者也準平也察獄之官也此節孔氏正義俱作周公語吕東萊從之然細讀本文作史臣記互相告戒語于文情俱合

古之人廸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周公既嘆知恤者鮮矣復歷舉知恤者以告成王夏也成湯也文武也皆知恤乎此者也若有夏先后則既允蹈之矣廸云者蹈之之謂也乃其國家所以大強者以能籲召賢俊知尊上帝之實也廸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爲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敘其爲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爲君也即臯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于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

蘇氏書傳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

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古今學者解三宅三俊多不同惟專以經訓經庶得其正書曰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是九德爲三俊也臯陶之九德則箕子三德之詳者也并三爲一則九德爲三俊明矣書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是事也牧也準也爲三宅所以宅三俊也

金氏表註曰九德本臯陶所陳知人之目有夏

君臣世守以爲取人之法三宅亦夏諸大臣之總名商周亦世守之職名雖各不同而掌事掌民掌法事任則猶故也故中篇歷述三代大臣皆以三宅言之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呂氏書說曰非人才果異于往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日先王之任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效見于有室大競桀惟暴德是任效見于絕世無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亦越者繼前之辭也湯自七十里升爲天子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也湯所以至此者豈一手足之力哉亦曰圖任三宅三俊而已克即者言湯知之之明也所用之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之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未即宅未即俊之前知之者獨湯既即宅既即俊之後則夫人而信之也其知之如此又嚴事之於其一話言一舉措惟大而效法之罔有疑二然後能用三宅三俊而俾其自竭待之恭也知之既明任之復恭賢俊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兩丕式字上言君丕式乎賢下言民丕式

乎君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桀紂所任非人皆本于躬有邪德故曰桀德受德推本而言之也言受德强暋故所進用惟用刑暴德之人與之行威虐于國乃惟羣小近習逸德之人與共政事而躭樂于內帝敬罰之使我用有此諸夏受商命而奄甸萬姓也甸井牧

其地什伍其民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呂氏曰三宅共政者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能無間惟文武真能知其心也三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遇則底蘊不外見惟文武灼然見其心也

唐孔氏曰文武知此三宅三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心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上言文武之知人此歷言文武之官皆得人也文武立政以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三事者庶官之首庶政之綱文武之所愼簡者莫先于此此得其人因使各舉所知各簡其屬則布列內外無不得其人矣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僕左右攜持器物之僕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大都小伯者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省文互見耳大都公之采邑小都卿之采地也藝人執技以事上者百司庶府此內百司所謂裏臣也表對裏之辭若外府外司服之屬則表臣也太史史官秩下大夫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尹庖內外饔尹饔膳夫則其伯也鐘師尹

鐘磬師尹磬大司樂則其伯也既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庭無非吉士也常久也言終文武之世無非吉士也此文武用人之大法所以立周家忠厚之體也序書既備復論諸侯之官與夫王官之監于諸侯四裔者焉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諸侯之三卿與其副也夷微盧烝三亳阪尹王官之監于諸侯四裔者也言夷微盧烝四國及商故地分爲三亳與阪險之地皆有尹也自諸侯三

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葢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王氏樵曰文武時得人之盛如此推其本原由其知立政綱領在用三宅三宅得人故內外衆職皆得人也下文遂復以三宅參錯言之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厥宅即三有宅心三克字最有力言文王之知人惟克知其心乃克立其官以克稱其任之人

也常事常任也司牧人常伯也此篇論三宅有全言之者有舉其二者有舉其一者參錯及之耳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愼國之禁戒儲備也國家之事不出於此三者矣文王既宅心而司牧人克俊有德則典之者各有司存豈文王之所當兼哉惟付之有司之牧長順其用違葢可否聽其裁決而已不復兼也牧夫立庶言庶獄庶愼之事故不曰牧夫而曰有司之牧夫也邵氏二泉曰牧夫三宅之一也舉一以見其二葢文法也用違是訓則不克於用言矣故稱罔敢知者惟曰庶獄庶愼

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于三者罔攸兼而于庶獄庶愼則又罔敢知焉罔攸兼者委任之至不以身與其事也罔敢知者敬忌之至不以心與其事也呂氏曰罔庶

言而不論者事之未施行則謂之言既施行則獄與愼可包之矣蔡氏傳曰號令出于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不及庶言也二說呂勝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吳氏澂言曰武王率循文王之功其于義德之人用之而不敢替率循文王之謀其于容德之人從之而不敢違葢拯民危急必資剸裁之能諳謀宏遠必資寬大之度此武王述事繼志而

不改父之臣故父子並受此大大之基業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
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申前告嗣天子王矣之意屢言深警之非前日
委重視成比也政事有小大綱目之判曰立政
則既舉其綱矣復曰立事者挈持固有其要綜
理欲其周也所以立政事者豈人主親爲之哉
要在謁任準人牧夫而已三宅道其一蓋畧舉

其二以包其餘無他意也圖任三宅不可無知
人之法灼知厥若所謂知人之法也若順也人
之于善豈無餘其外而勉爲之者哉苟能明知
其所順則君子小人心之所安不得而遁矣既
灼知其所順果正而不它然後推心而委付之
使之爲治以相助輔翼我所受之民以和調均
齊我庶獄庶謹之事豈容復使異意者間之哉
民而言受者言受命于天于祖宗而非成王之
所自有也知人不可不盡任人不可不專周公
以竭兩端而告之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承勿有間之而言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
成德之彥以乂我所受之民末終也惟思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
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周公復歎息言予已受人之美言皆告孺子王
矣繼今以後王以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如
自作聰明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

誤之也宜簡畀正人使之以正法斷刑以正理
揆事所謂正道也尚有所誤而事不治者乎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
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言商以該夏言文以該武也自古立政之道于
三宅之官則克宅之言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
克由繹之繹引其端緒也蓋不間之以人不誤
之以已則能使賢者自效有以繹引其端緒而
盡其用也夫國未嘗無材而患不能俾乂者以

宅之不當其材不盡其用也當其材盡其用乎
俾乂乎何有
克由繹之由字只云旣克宅之乂能由此而紬繹之詳考其實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
家
自古夏商我周之爲國無有立政用憸利小人
者馬融曰憸利佞人也憸利小人不順于德是
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

憸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
國家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
牧夫
復呼成王而警以獄事之重也繼自今文子文
孫者自成王以至于後嗣也今文子文孫者專
指成王也始云庶言庶獄庶慎已而去其一止
曰庶獄庶慎已而去其二獨曰庶獄蓋擧其重
者獨擧之使成王深知獄之不可少誤而致嚴

于典獄牧夫之選耳獄曷爲其獨重也民命所
係亦國命所係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
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言而
獨戒之哉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
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兵者刑之大也故旣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
爲繼世之主多沮于逸樂不出戶庭弛備忘戰
以墜祖宗之業故戒其必能詰治戎兵偏登大

禹九州之舊迹有截其師嚴正方整行于天下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震耀文武之光烈周公
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介獄之間尚恐一
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擧乎
推勿誤庶獄之心而來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
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
金仁山曰古人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于井甸陳法講于蒐狩射御習于鄉學巡邊四征寓于巡守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爾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并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陳櫟
書傳曰庶常吉士文王用人家法也故上文言
其惟吉士此又言克用常人常人常德之人吉
士吉德之士未有常人而不吉吉士而不常者
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
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立政之篇終矣周公復告太史以蘇公之事何
也立政所甚重者獄而蘇公者治獄之師也蘇

忿生之爲武王司寇務用法敬其所由之獄未
嘗敢易小大之獄莫不由于司寇式敬爾由蓋
言無所不用其敬也故能封殖基本以長養我
王國蕃衍治獄者以此爲法而有謹焉斯能各
以輕重之條例用其中罰而無過差矣謹者敬
之形所以傳蘇公之心者也命太史書蘇公之
事于簡以示後王曰此萬世司獄牧夫之式合
此則用戾此則斥豈不易乎周公之爲庶獄慮
者悉矣

董氏鼎曰周公復政成王而作立政以王政莫
大于用人用人莫先于三宅三宅得人則百官
皆得人而王政立矣公前日攝政猶可無言今
歸政留洛心在王室豈容默乎此立政所以作
也

尚書集解卷之十七終

尚書集解卷之十八

北平孫承澤學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漢孔氏曰黜殷命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唐孔氏曰以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

周官

漢孔氏曰周官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史官言成王撫臨萬邦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厳內治之修也

蘇氏曰侯甸男釆衛此周五服之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五服在王畿千里之外并畿內爲六服董督也治官治事之官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漢孔氏曰標此二句于前以示立官之意王氏樵曰按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正以制治保邦之本在此也官者治亂安危之所出人則制之保之者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上文蓋述古語此曰字成王自言也建官其來

久矣雖唐虞亦稽之上古損益隨宜建爲百職內則百揆無所不總四岳總方岳之事外則州牧各總其州侯伯次州牧而長其屬國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煩觀其會通制其煩簡官數加倍亦能用乂然此特制數爾大抵官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庸則廢事邪則亂政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得人而已夏商官倍亦內外相承體統不紊蓋官不相沿而此意不可易也

按周官一則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又則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此千古用人之要得其要則治失其要則亂

蘇氏曰唐虞官百而天下治夏商官倍之德衰而政卑也堯舜官天下無患失之憂故任人而不任法人得自盡也故法簡官少而事省夏商家天下惟恐失之不敢以付人人與法相持而行故法煩官多而事冗後世德愈衰政愈卑人愈不信而一付之法吏不敢任事相倚以苟免故法愈亂官愈多而事不舉人主知此則治矣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廸厥官

成王以巳之德弗若古人祗敬勤勉夙夜不怠仰惟其制治保邦之意是順以訓廸厥官也呂氏曰德君德也祗勤于德則止其所而非叢脞也訓廸厥官訓導之俾各知所職下文所序是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于此立以爲周家定制則始于此也經邦而下皆訓廸之辭也三公位皆上公所論之道卽以經邦燮理陰陽者也經者經綸之謂也燮理者和調之謂也明則邦國幽則陰陽幽明之所以然乃所謂道也經綸之用藏于無迹和調之妙間不容聲亦何待于論乎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贊天地之化育者不足以與此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程子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

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巳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漢孔氏曰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于公尊于卿特置此三者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呂氏曰三孤貳三公而弘大其化寅敬也亮明也敬明天地之理以輔予一人也陰陽以氣言也天地以形言也

燮理運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于此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于孤言之而公之職反不與言何耶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頫之蓋曰斯人也乃造物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尊之至也

葉氏曰成王以周召為師保而太傅無聞周公歿召公仍為保而不聞設師傅蓋難之也陳氏傅良曰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公之位無其人則止為卿而已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調精微之源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有六卿之職焉六卿者萬事之綱也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天官卿蓋天子之相也百官興職官攝之使皆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之使咸得其平是之謂均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陳氏大猷曰徒衆也教民衆故稱司徒陳氏櫟曰擾者順其自然而導之即在寬之意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治理也壇坎昭穆之等聘享射御之節貴本末而等文質所謂禮也神人所以治上下所以和者也成周合禮樂于一官和云者兼樂于禮中也金仁山曰宗伯不言司蓋所掌者禮禮莫重于祭祭莫切于宗廟不敢言司尊宗廟且崇禮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自夏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于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于農然後賦役百為始有所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

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亾安危係焉其爲政之大又不待論矣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也所謂天討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凡邦之刑辟皆總焉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天下之罪惡雖萬狀要不出于隱顯之兩間曰詰曰刑既皆有以待之矣陳氏經曰虞

禮樂分爲二官周合爲一虞以士兼兵周分爲二帝世詳于化而略于政王世詳于政而略于化世道升降之異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邦上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金仁山曰司空掌空土之官也分畫空土以待臣之受封士之受祿農之受田工之受肆賈之受廛也凡士之未受者司空主之既授則屬之司徒司馬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陳氏大猷曰周以六典治邦國自王朝至諸侯皆用六典以爲治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修舉六典於內以倡率九州之牧使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遵王朝六典以治其國而阜成兆民阜謂厚其生成謂化成也

吕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卿何

也綱在綱之中而首亦豈處身之外哉乾坤之與六子並列于八方也冢宰之與五卿並居于六職也一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六卿倡九牧既立爲治之綱矣繼以朝覲巡狩之制所以振其綱也卿牧倡和固有體統然多歷年歲非時有以振之豈無壅滯而不達乎六年一朝所以達其壅也豈無廢壞而不修乎又

六年王時巡至大明黜陟所以修其廢也諸侯既親承德意于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于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制也嘗見于虞書今復見于此驗其疎數而世之升降可推矣周官行人之職曰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是六年六服各一朝也今止言五服者要服不必其來周官又

云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國是五服已更兩朝矣此與經不合合以經爲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有官君子合尊卑大小而言敬汝所主之職愼汝所出之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言令一出有行無反見令不謹於未出之先必反于既出之後不可不愼耳令而不行是去而復反故言反也以公滅私則慮無不善而發無不當矣以公滅私令之愼也民其允懷令之行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涖事惟煩

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者即所學之成法也古今之變亦不齊矣能用其所學以議事自不迷矣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涖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

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呂氏曰末二語復申勉之以學之不可已學者應事以理雖萬變而不勞不學者應事以才不通于理觸事面牆始猶以才力營之事漸多則不勝其煩矣嗚呼晚世日集不學之士付以天下之事欲求其不叢脞豈可得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申戒卿士也人之居官患在因循苟且不以功業自期故更端而警之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人無所挾何驕而位不期驕則爲居所動也人無所欲何侈而祿不期侈則爲養所移也故居

是位當知所以恭所以恭者恭爲吾之素德非有所爲而爲之于外也饗是祿當知所以儉所以儉者儉爲吾之素德亦非有所爲而爲之于外也恭儉出于素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若恭儉出于有所爲而僞爲則心勞而日著其拙矣王氏樵曰爲保位而恭儉所謂作僞者也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陳氏大猷曰寵謂祿位榮寵也寵與危常相尋人臣居寵必當思危無往而不畏不畏則驕侈放恣必入于可畏之禍矣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龐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此申戒卿士以人事君之道王氏炎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爲義大臣出于義則莫不出于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爲利大臣出于利則莫不出于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

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夏氏僎曰能其官謂盡其所職也舉人而能其官則彼之能卽爾之能蓋非爾舉之則彼無自而顯其能也所舉非其人則彼之不能其職卽爾之不職蓋彼之不能任職由爾所致也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呂氏曰訓戒既終復提要總告之各敬爾官以治爾政即前所謂欽乃攸司也統而言之惟在于輔君以永安民耳

王氏炎曰天之所以立君君之所以設官分職者凡以安民而已民永安則萬邦戴上無厭斁矣

邵氏寶曰唐虞九官周六卿夏商則有三宅周公作立政亦因之既而講畫以成一代之典名之曰周禮六卿之職于是乎備書未成而公卒

周公之所董正者其大綱也君子曰周禮在是矣

呂氏柟曰周官之要人君修德以擇人人臣以學而輔政振古不可易之道也周官之序自立大師至大明黜陟列其職也自凡我有官君子以下戒勉之也戒勉之道一曰公二曰學三曰志勤勇四曰儉德五曰慎六曰讓也自慎已上皆所以治已讓則用人也蓋秉之以公廣之以學行之以志勤勇守之以恭儉思之以慎而又出之以遜讓豈惟公卿可畢其職雖州牧侯伯無不可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亡

周公在豐將殁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亡

周書

周公既殁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君陳

唐孔氏曰周公遷殷民于下都親自監之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辭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漢孔氏曰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已以恭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

呂氏曰周公之殁也麗臣碩輔尚多立于朝而

分正東郊成王獨以屬之君陳何哉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平日與周公比肩同功慮其兢兢衛守者或未專固徵有自用之意于其間則于治體已有間矣不若畀之後進端慤之人則一意奉承不敢毫髮增損成王微旨蓋在此也令德即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恭者所以指其德之實也治頑民不可以急惟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者乃可居之若陳令德孝恭可想見其爲人矣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之在東郊教之如師保之如保周公之德民方思之君陳繼周公之職治周公之民亦惟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訓則民其治矣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上言周公之訓其訓維何我聞之周公有言德之昭明發爲至治至治之馨香明德之馨香也上帝時歆鬼神享之者享其明德非黍稷之馨香乃明德之馨也其訓如此今爾所治者殷民非德則嫌於驅迫所用者公法非德則徒爲陳迹爾庶幾用是周公之猷訓凡明德以爲至治者惟日孜孜無敢逸豫雖神明可感而況殷民乎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

皆然戒哉戒其勿如凡人也君陳能爲周公而民有不觀感興起如周公之再見者乎故曰君子之德風言在上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師衆也虞度也圖謀其政無或不艱有興有廢欲合其宜出與國人入與官師共虞度之務盡衆人之見衆言既同則又思繹于已果當而後行之所謂無不艱也東萊曰廢興者非更革周

公之法蓋政事舉措之間斟酌權量以求其當
而已蔡氏御記曰知洪範之謀及乃心則知君
陳之自爾師虞師虞者衆也自爾者獨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
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
顯哉
嘉謀以一事言嘉猷以大道言謀必有道猷必
有事亦互言之也則入告爾后于內爾后能行
之則謀雖臣之謀而聽謀者君之聰也猷雖臣

之猷而施行其猷者君之賢也斯謀斯猷非我
后之德而何爾乃順之順將順也入告于內將
順于外人臣之心贊行其君之善惟恐不成蓋
如此也嘆息言臣人咸若是惟良顯哉玩其語
意蓋君陳嘗如是而成王致美而深屬之之意
欲其無替也蔡傳用葛氏語謂成王失言非也
實至言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
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周公明德以成至治之訓所謂丕訓也當推明
其訓使廣被于民即所謂弘也居人上者勢我
所有不可依之以至于作威法我所用不可倚
之以至于以削苟毫髮之不得平則爲非所當
用此戒之以所當慮之事寬固得衆然不可失
于縱而必行之有制和固爲貴然不可失于流
而必出于從容苟毫髮之或過于中則爲陷于
一偏此勉之以所當爲之則皆所以弘訓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

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此戒君陳之徇君亦弘訓之事也夫刑罰重事
也曰辟曰宥惟其當而已辟以止辟乃辟辟斯
當矣三細不宥宥斯當矣在弗若于政弗訓于
化之中狃于姦宄一敗常二亂俗三三者雖細
不可宥以所關者大也金氏曰上文述君陳有
善則稱君之行此又勉之執法揆理勿徇上意
三細不宥孔氏作罪雖小三犯不赦與蔡傳異
以理論之姦宄敗常亂俗不可分之爲三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上言用法此下言施教也頑冥未喻遷典忿疾非教之道人有能有不能求備于一夫非與人爲善之道其無忿疾者一在于忍一在于容寛柔以教不報無道忍也忍乃有濟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容也德乃不可以窺其際矣然在成德則容爲大在學者則忍爲切蓋習忍可

以至容也至于人實難求備其職業有修有不修别之使不相紊則人勸功人之行義有良有不良進良以率不良則人勵行爾此所謂無忿疾于頑也此所謂無求備于一夫也愚按周公屢誥殷人絶無頑字至此始見之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至末歸重于君陳之身惟民之性本厚因所見所習之物而有遷反薄歸厚在上所導爾民之于上不從其令而從其好爾克敬典在德則民罔不變而允升于大猷矣典五典也敬典在于躬行非聲音笑貌所能爲也商俗雖澆而可變世道雖降而可升以民生本厚先以攸好故也人主不言福風俗敦厚人有士君子之行人主之福也其曰終有辭于永世期君陳者遠矣夏氏僎曰向之厚者雖化而爲薄而其本厚者未嘗不存爾能敬典在德以化之民無不變薄

爲厚而躋于大道者

吕氏曰化之博福之厚名之長所以致之不出于敬典在德而已東郊之命君陳始以令德孝恭得之成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取之以實期之以實始終一實也

周書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顧命

漢孔氏曰實命羣臣叙以要言

呂氏曰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崩
顧命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
天位而嚴大寶也世稱漢武帝拔霍光于宿
衛託以幼孤爲知人抑不知所謂大臣者非
可寄安危屬存亡者不在此選如周召內爲
師保外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殁則託孤所
謂受遺蓋其一職也武帝垂没始拔一人而
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無具甚矣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天
子之疾曰不懌曰不豫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蘇氏曰發大命當齋戒沐浴今有疾不能洮頮
水而已洮盥手也頮類面也相相禮者以袞冕
服被王身也大朝覲設左右玉几
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
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奥精明蓋臨衆之敬不
以困憊廢素定之理雖垂殁困惙如也惟善治

氣者能歷疾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能臨死生而
不昏豈一朝一夕之積哉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
臣百尹御事
同召者平時召其長則其屬從今則將發顧命
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太保畢毛稱公
則三公也此先後以六卿爲序冢宰第一召公
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
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

第六毛公領之師氏守王門司王朝得失之事
虎臣虎賁氏百尹官正也御事非官正而有執
事者
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領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
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誓言嗣言一出而不易謂之誓凡大事皆然嗣
嗣君也蔡依孔氏作嗣續我志未是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敎句則肄句肄不

達句周克達殷集大命

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于殷邦而集大命于周新安王氏曰此原先王創業之難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成王自言其侗愚無所能惟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而已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

子釗弘濟于艱難

唐孔氏曰殆危也不能興起不能覺悟言必死也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夏氏曰王業以艱難而成成王今將死則艱難之業責之康王矣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弘濟之道必於民之遠者懷來之近者馴擾之邦之小者安寧之大者勸道之皆君道所當盡而艱難可濟矣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此欲其輔君身以端治本也陳氏大猷曰夫人猶言大凡人也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率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于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于外求也貢進也戒羣臣其無以元子而

冒進于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于不善而陷于惡矣王氏樵曰自亂于威儀即修身之謂也無冒貢于非幾即謹其獨之謂也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唐孔氏曰王在庭內幄帳中發顧命既復反于寢處以王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之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于北牖下是也于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

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將正其統故逆于門
外以殊顯之翼室卽東夾室也初喪未爲染闇
故以東夾室爲恤宅之地桓毛二臣宿衛者齊
侯伋爲天子虎賁氏
丁卯命作册度
丁卯王崩之第四日大斂之後也命亦太保之
命成王雖有遺命未有册書將傳之于康王故
命史作册以紀其言而授之唐孔氏曰既作册

書因作受册法度下文升階卽位至受同祭饗
等是法度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天子七日而殯越七日既殯之後也召公爲二
伯相王室故曰伯相須待也召公命士致材木
須待以供喪用謂棺槨與明器
狄設黼扆綴衣
唐孔氏曰自設黼扆至陳輅車各有所司皆是
相命不言命者蒙上命士之文也此下皆爲將

傳顧命而陳儀物也經于四座上言設黼扆綴
衣則四座皆設也先施屏風于前又施帳幄于
上如成王生存之日也狄下士喪大紀狄人設
階是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牖間窗東戶西
牖之間也戶牖之間謂之扆敷設重席所謂天
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
繒純緣也華玉五色玉也周禮凡吉事變几凶

事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旦夕聽事之座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
也綴雜彩也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呂氏東
萊曰就路寢西廂設座東嚮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座也孔氏曰豐席筍席也
畫純以彩色畫帛爲緣雕玉仍几彫鏤玉以飾
几也呂東萊曰就路寢東廂設座西嚮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覲屬私燕之座也西廂夾室之間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爲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天子朝覲聽治養老私燕各有定處平居四席各因事而設于其處今則並設于殯前欲隨在以求神也

考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曰夾室

此獨言西夾而不言東夾者蓋東夾者即初喪宅宗之奠室而西夾者則新陟王西階之殯宮也卿大夫無西夾則殯于西階之上士殯于客位惟天子有西夾其殯畢塗屋故于西夾爲之

仍几者蓋王祭宗廟祼饋繹舜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凡奠几朝夕相因喪事略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越字訓于于者于其處所赤刀赤金刀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寶也弘璧大璧琬琰圭名玉也則陳列西序大玉夷玉天球玉也河圖寶也則列在東序胤國所製之舞衣及大貝用之服飾鼖鼓用之樂器皆制作精巧中度備乎文事者則陳在西房兌所製之戈和所製之弓垂所製之竹矢皆制作精巧中度備乎武事者則陳在東房陳之以象其生存也

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陳玉復云在西序東序者明于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陳大獻曰玉一雙曰重

東西序皆有室兩坐及諸器物皆陳于室內赤刀以下諸物貴重必陳之于前故言東西序舞衣以下必陳之于後故言東西房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

次輅在右塾之前

王之所乘有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在西階面則南向金輅以封同姓在東階面亦南向木輅以封蕃國在左門側堂之前面北與玉輅爲對象輅以封異姓革輅以封四衛在北門右堂之前亦面北與金輅爲對皆所以象生存也

呂氏曰此非獨盛彌文而彰備物天位峻極崖座靚深寶鎮燁華車輅峙列入其庭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陳設既畢復定其儀衛也唐孔氏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于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爵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

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

又曰所陳座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呂氏曰儀物既備然後延康王受顧命而踐阼自是始稱王

唐孔氏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位而已

蘇氏曰麻冕三十升麻爲冕蓋袞冕也袞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者以釋喪服吉示變也由賓階隮未受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不敢當主也

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

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于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于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各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爲文次也卿士王臣故先于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屬而先于太宗者此禮主爲冊命所掌事重

故先言之陳氏大猷曰太保兼冢宰總大權故
承介圭宗伯主祭祀朝覲之禮故奉同瑁書卽
册命也秉言持之以升御言奉之以進上宗卽
宗伯也蔡傳曰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
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册命
御王故特書由賓階以升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
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皇后憑玉几以下漢孔氏以此卽丁卯命作之

册書蔡傳以爲太史口陳當從蔡傳皇大也后
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
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
卞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
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
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
敬忌天威

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
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托
於不能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康王已拜受顧命乃受大宗伯所奉之同瑁瑁
則授之于人同則用之以祭王乃三致肅敬進
爵于神位之前三酌酒于同中三奠同于神座
告其已受顧命也宗伯乃傳神命說先王已歆
饗矣禮成于三故皆用三受上宗同瑁則受太
保介圭可知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
答拜

康王既行祭告之禮以所奠之同授于太保太
保受之然不敢用之以祭下堂盥手更用別同
秉璋以酢更復報祭因授同于宗人遂拜王告
其已傳顧命也康王答拜者尊所受之命也
唐孔氏曰酢亞獻也王氏炎曰無終獻者此非
正祭也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既拜之後于宗人邊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既祭遂更受福酒嚌以至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宅居也太保建居其所于受福酒之處足不務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王以事畢也王答拜敬所白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王與太保降階下堂有司于是收徹器用助祭之諸侯皆出路門候見新君也廟門路門也路寢有東序西序故稱廟門也

眞氏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當危疑之際區處周密皆可爲來世法

尚書集解卷之十八終

尚書集解卷之十九

北平孫承澤學

周書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漢孔氏曰求諸侯之見匡弼

康王之誥

朱子曰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却序文讀之文勢自相接連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

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唐孔氏曰此敘諸侯見新王之事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內立于中庭太保召公爲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于門內之西廂也太師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于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爲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爲王之賓其使一人少前

進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爲藩衛者敢執土壤所有奠之于庭既爲此言乃皆再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爲天子也康王先爲太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爲嫌答諸侯之拜以示受其圭幣與之爲王也

周禮天子之門五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又曰畢門外朝一內朝二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訊獄蔽訟之朝也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視治之朝也燕朝在路門之內會宗人圖嘉事之朝也此經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卽路門之外然則王日視事與朝會皆在治朝矣

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爲二伯也陝縣者漢之弘農郡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爲二伯分掌之界成王卽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畢公是太師也當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于時召公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唐孔氏曰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天改大國殷之命謂誅紂也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蔡傳曰羑若未詳眉山蘇氏曰羑羑里也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呂仲木曰當依馬氏羑道也若順也大受天道而順之也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南軒張氏曰言克恤西土以文武基業本于西土示不忘本也東萊呂氏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及芮伯咸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

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此舉成王之守成以告之也刑賞者人君之大權勸懲者天下之大義賞必當功罰必當罪而天下以懲以勸此成王所以能戡定其功而敷遺後人也今王其敬之哉欲其務崇先人之美張皇六師亦本畢協賞罰之意而言成王巡侯

甸四征弗庭六服羣辟罔不承德非詰爾戎兵則亦無以方行天下陟禹之迹也康王即位之初而召公首進戒及此蓋有以也高祖寡命孔氏正義曰高德之祖寡有之命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名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漢孔氏曰言先君文武之道甚大丕大也政化平美富美也不務咎惡于人言哀矜下民不用刑罰也致行至中信之道齊中正也信誠信也致行中正誠信之道也王肅亦以齊爲中用是顯明于天下言聖德慱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于上天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又言文武既定天下乃命封建侯國立爲藩屏其意在我後之人欲其左右王室而已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此惟言伯父蓋舉尊以及其餘不屢數也諸侯祖父嘗臣服于先王其事有法今爾尚相與顧安之顧謂懷其舊績而不忘安謂安其舊服而無替雖爾身在外無不以王室爲心用奉憂其所若即奚若謂天命也無自荒怠遺我稚子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唐孔氏曰羣公總謂朝臣與諸侯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

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

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王即位皆行册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又曰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立後繼統事于宗廟故也受册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舊說以廟門爲殯宮之門不知是否若朝服則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第不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冢宰百官各以何服涖事頗想不至便用玄冠黑帶也後世既無亮陰總已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爲之權制乎又況古者天子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爲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爲不可但

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爾

按朱子所考極其詳明使康王服冕失禮夫子當刪之不應著之篇矣余謂往古之事以孔子之言爲定漢唐以來之事以朱子爲定

周書

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畢命

唐孔氏曰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

蘇氏書傳曰畢公弼亮四世蓋嘗相文王也至是耄矣而猶勤小物亦可謂盛德也哉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蘇氏曰畢公蓋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文武相繼敷大德言其久也用克受殷命言其

難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父子易人曰世是殷民自遷洛後已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言化之之難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世道有升之時有降之時為政者世道之主也當由俗而變革周公當降之時毖殷而慎厥始降者得升之機君陳當升之時有容而和厥中升者得至之漸今日由俗之宜世變風移不善者亦希矣然而猶有未善者在正所當分別之也有以臧厥臧則民有所勸升者允升于大猷矣若不臧厥臧則民罔攸勸言政之繫于道之升降如此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唐孔氏曰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于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

呂氏曰畢公天下大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于小物忽焉亦非造次必于是者惟勉于德者貫稚毫而不息故勤于物者一

小大而無間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漢孔氏曰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往為之哉言非周公所為不敢枉公往治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言當識別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以彰其善而使惡者病不能焉蓋立善者之

風聲使聞者興起此以人治人所以爲風俗無窮之計也漢孔氏曰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勸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愼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政有恒則純清而不擾故以爲貴辭體要則典

重而不浮故以爲尚政辭如此皆不好異者能之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厭持久安能有恒言而好異則言浮于理言徒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利口卽辭體要之反惡利口遠佞人所關大矣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呂氏曰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豢養之所移其克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不知忌憚悖天道也甚矣興門之俗儉衰門之俗侈家之衰敝其俗相化未有不侈麗萬世同一流也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陳氏大猷曰席猶藉也席寵惟舊言世祿之家也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侉之于人

而身之不美則莫之耻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侉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夏氏曰下文訓以德義古訓卽閑之之道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陳經詳解曰禮義生于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

德者人心之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于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開之之道孰過于此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區别以生其愧訓敎以進其善無片言及于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漢孔氏曰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

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脩矣王氏樵曰保釐非二事不剛不柔乃所以爲保釐也

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陳氏經曰愼始慈殷頑民也和中從容以和也今日惟防閑之使前日之功不壞耳事莫難于成終少有懈弛則二公之化皆爲之不終矣聖賢之政雖有始中終之異其心與道則無始中終之殊謂之洽謂之潤漸漬積累豈一日之功遽能如此哉商民最爾甚微而所係甚重遠而四夷尊而八王近而畢公之身遠而畢公之子孫皆有賴于此可見周家以化商民爲重必如是而後可以盡成終之責也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建立也訓順也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王氏

炎曰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成王始宅洛邑成周又洛邑之東郊耳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陳氏大猷曰事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今公無謂不能而畏之惟當盡其心無謂民少而忽之惟當敬其事蓋

能盡其心則雖難者無不舉不謹其事則易者不能舉也

南軒張氏曰內盡其心外謹其事則能敬順成王之成烈以休美周公君陳之政矣

王氏炎曰觀士民不輕于從周見殷先王德澤之深觀三后化殷卒至于從化見周家仁厚之至此商周之盛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王氏應麟曰畢命一篇以風俗爲本殷民既化其效見于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

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

東萊呂氏曰成康並稱成王見于詩書者多康王自誥諸侯外惟畢命耳讀此可見其賢矣

周書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爲大司徒此其誥命也

呂氏曰穆王書三篇君牙冏命初年書也呂刑末年書也舜命契爲司徒止一語而君牙命書至一篇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在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蘇氏曰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太烝日月爲常畫日月爲旌旗也孫氏炎曰紀于太常所以彰顯之又王常所瞻視示不忘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呂氏曰穆王方自憂危恐不克纘承遺緒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舊服謂忠貞服勞之事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司徒之職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之則使不乖以其常行而不可易謂之典以其截然而不可

越謂之則敎之理雖不外乎人之性敎之本則
在君牙之身與心正者咨有不中中則無有不
正身之正勉强修飾者能之心之中非存養純
熟不能也故旣欲君牙正身以率民身之正尤
欲其存心之中以導民心之中則民則和五典
惇矣數與和則因民心之同得者敎之爾正爾
中卽吾心之先得者率之也于身先言爾于心
先言民互文耳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眞氏曰夏而雨冬而寒時令之常也而小民惟
曰怨咨者非怨天之雨且寒也小民生生之計
無時弗艱而于斯時爲尤艱此其所以怨咨也
金氏曰古者司徒之職雖云掌敎然土地人民
之數安養生息之宜無一不掌葢敎養兼舉未
有無養而敎者也故穆王念小民之艱而以圖
易爲君牙告皆其職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
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
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于天下而訏謨
遠猷莫不素定故以謨稱武王繼之然後大行
故以烈稱文顯于前武承于後各舉其盛者贊
之然文王之謨武王所承武王之烈卽文王之
烈也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于正咸罔缺者無
一事不致其周密乃訓司徒之訓所以敎養萬
民者也汝惟敬明汝司徒之訓用奉順先王以

對揚文武之光命焉則可以追匹先人矣光命
卽謨烈先王成康用汝祖父爲司徒以對揚之
謂舉行敎養之事今汝惟順此則可纘乃舊服
無忝祖考矣故曰追配于前人也
陳氏櫟曰舜命契爲司徒不過曰敬敷五敎在
寬今穆王命君牙其詳雖至于一篇其要不出
舜之一言前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曰弘曰和
卽在寬意也此曰敬明乃訓卽敬敷意也帝舜
此言豈惟穆王不能易萬世職敎者不能易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蔡傳曰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乂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

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周書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冏命

唐孔氏曰穆王命其臣名冏者爲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冏命

呂氏曰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黙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于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略等其知本哉

陳氏大猷曰周禮止有太僕下大夫二人此言太僕正正其長也又有祭僕御僕隸僕戎僕齋僕道僕田僕等正皆長之上熏陶涵養乎君德下簡擇表率乎羣僚所係甚重故冊命焉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唐孔氏曰王順其事而呼之曰伯冏惟我不能於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心内怵惕惟恐傾危中夜以起思望免其愆過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

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唐孔氏曰昔在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
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也通知諸事其身
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左右
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旦夕承輔其君故
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施令無有
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
由臣善故也
䚄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則有預于君之出入起

居可知出入王之大命則有預于君之發號施
令可知出入起居能謹于內然後樞機之發能
謹于外號令其大而所先者也東萊呂氏曰世
主出入起居鮮克自謹徒欲善其令而欲其行
所謂咸其輔頰舌感人之末者也民若邦休豈
口舌所能辨哉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
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陳氏大猷曰文武猶資左右況予之無良乎匡

救其惡而不格其非心則止于東而生于西惟
格其非心則拔本塞源末流自善可紹文武之
先烈矣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
交修不逮
唐孔氏曰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于羣
僕令教正之羣僕雖官有大小皆近人主按周
禮太馭中大夫掌馭玉輅戎僕中大夫掌馭戎
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輅道僕上士掌馭象輅

田僕上士掌馭田輅羣僕謂此也張氏曰公卿
進見有時僕御昵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
間者知其情性尊嚴則未易犯其顏色習熟故
可糾其過失救過于無間之時易入而其為功
也早懋德交修正侍御僕從之職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漢孔氏曰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
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
惟皆吉良正士東萊呂氏曰命一伯冏作太僕

正使謹擇其僚固不待王親擇此爲治之體統
也陸贄在唐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
見于此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
德惟臣

漢孔氏曰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
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
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

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爲侈爲

縱曷其有極至于自聖猶若沒之爲害穆王獨
以自是蔽之者葢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
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
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
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謎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
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漢孔氏曰汝無親近于憸利小人充備侍從在
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
厥辟惟予汝辜

戒其以貨賄任舉僕也東萊呂氏曰後世近習
更相表裏鮮不以利合捨人才而論貨賄近習
之通弊也自盤庚總貨寶之戒至此復見之成
湯文武之隆末數數以貨防其臣也其商周之
衰乎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于伯冏

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游天下將
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于僕御之間抑
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
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
哉

蘇氏曰嗚呼予讀穆王之書然後知周德之衰
有以也夫昭王南征而不復至齊桓公乃以問
楚是終穆王之世君弑而賊不討也而王初無
憤耻之意乃欲以車轍馬跡周于天下今觀君

牙伯冏二篇皆無哀痛惻怛之語但曰嗣先人宅丕后而已足以見無道之情非祭公謀父以祈招之詩收王之放心則王不復矣吕刑有哀敬之情葢在感悔之後時已耄矣

周書

吕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吕刑

漢孔氏曰吕侯見命爲天子司寇吕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

吕刑

漢孔氏曰後爲甫侯故稱甫刑

金氏曰吕刑穆王晚年之書也自昭王南征不復周綱陵夷穆王在位日久中更荒廢雖能自克然風俗日下情僞日滋晚年命吕侯爲司寇重修刑法史謂甫侯言于王而修之也故曰吕刑作爲誥命頒之天下焉大抵增墨刑之條以盡天下之惡減宫刑大辟之條以逭犯罪之衆刑繁而輕葢衰世之意也

惟吕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漢孔氏曰王享國百年耄亂荒忽度時世所宜訓刑以治四方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吕侯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若發語辭古有訓者古有訓記言其事也言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君號蚩尤者惟始作亂惡化相染延及平民無不爲寇爲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矯虔者

矯詐虔劉也顏氏師古曰寇謂攻剽賊謂殺人在外爲姦在内爲宄妄託上命而堅固爲邪惡曰矯虔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又言三苗之君襲蚩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非法也而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于是始過爲劓鼻刵耳椓竅黥面之法于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

辭爲差別皆刑之也草廬吳氏曰苗民三苗之君也蠻夷之處擅自長雄雖君其國非受天子命而爲諸侯也其實一民而已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苗君久行虐政其民習見亂政胥相漸染泯泯紛紛同于昏亂無中心于信惟反覆爲詛盟詛者背相咒也盟者面相要也既無信義必皆違

之以此無中于信也庶戮衆被戮者也方告無罪于天天視民無馨香之德惟有刑戮之慘腥聞于上故上帝震怒命帝舜誅之東萊呂氏曰形于聲嗟窮之反也動于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爲馨香而刑發腥穢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舊以爲堯蔡傳作舜從之遏絕謂竄其君分北其黨類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苗民極惡又無次賢者故遂滅之無復繼世在下國者舜所以待苗民者如此蓋報其虐非過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呂氏曰當三苗昏虐民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人心不正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羣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

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王氏樵曰按不曰絕天地通而曰絕地天通者地民也天神也神本無通于民與之常自于下故曰絕地天通又曰降格蓋如神降于莘之類曰罔有降則前此豈眞有降格哉亦曰人爲之爾迨聖人使重黎絕其通正其位而遂無降格則可見其本無矣又曰棐常不外于禮樂刑政蓋仁義禮智人道之常而禮樂刑政則聖人棐常之具也宋歐陽子作本論謂佛老之害在修其本以勝

之本于孟子反經孟子反經之說則本于此章
之非常也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
明

上承苗之亂而正人心此反苗之道以除民害
也清問虛心以問欲盡悉民情於是鰥寡有辭
于苗而苗民無辭于罰矣德威德明言反其道
一以德化德不待怒而威故民無不畏德不假
察而明故民無不明明謂開悟而自新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
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
于民

恤功致憂民之功也東萊呂氏曰時承蚩尤三
苗之敝妖誕溺人重黎雖區別其大分然蠱惑
未易遽勝故伯夷降天地人之典禮使知幽明
之分人道之正折民之邪妄所謂折民于刑也
子聽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
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
厚民生三后成功以致民之殷盛富庶也莘老
孫氏曰伯夷降典敎之也禹平水土安之也稷
降播種養之也東萊呂氏曰功成而民殷盛則
防閑之者不可廢于是下文卽命皐陶作士以
刑限制之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敎祗德

唐孔氏曰言禮敎備衣食足士士師皐陶也此
亦蒙乃命之文三后功成又命皐陶制百姓于
刑辟之中以敎祗德謂殷富之後民有不敬其

德者斷以中刑以敎祗德中刑刑不頗也以敎
云者示刑中有敎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
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彞

穆穆在上以帝舜而言明明在下以三后而言
君臣合德光輝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而刑以弼敎亦不可廢乃明于刑辟之中循治
于民以輔其常敎焉言此者以明刑不先于德
敎也棐彞之彞正義以爲伯夷之禮

陳氏櫟曰夫舜不輕于用刑也命皐陶以刑且
本之以威明之德繼期民以祗德勸德刑之本
必主于德而刑之用必合于中德與中爲呂刑
一篇之綱領此曰惟克天德曰以成三德曰有
德惟刑無非以德爲本也曰觀于五刑之中曰
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曰罔非在中曰咸庶中正
曰非德於民之中曰咸中有慶無非以中爲用
也刑必合于中而後刑即所以爲德以此意讀
呂刑其庶幾乎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
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金氏曰惟訖之惟與也訖絕也謂唐虞之世典
獄之官非但絕于威勢之請託與絕于貨賄之
賂遺而巳蔡傳曰言不爲威屈不爲利誘也敬
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
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
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
用刑之極功而至于與天爲一者如此陳氏傳

曰敬忌如康誥文王之敬忌畏忌敬之一事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
非時伯夷播刑之廸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
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
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
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孔氏曰咨嗟汝四方主政事典獄訟者諸侯之
君等非汝惟爲天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爲天養
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

監視乎其所視非是伯夷布刑之道乎言當效
伯夷善布刑法受令名也其今汝何所懲創乎
其所創者惟是苗民非察于獄之施刑乎言當
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彼苗民之爲政也
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于五刑之中正惟是衆
爲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此人使
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之人上天不潔其所爲
故下咎惡于苗民苗民無以辭于天罰堯乃絕
滅其世汝等安得不懲創乎

王氏樵曰伯夷禮官也降典而折民惟刑葢以刑戒不如禮也皐陶刑官也制百姓于刑中以教祗德葢以刑弼教也其事相爲後先其功相爲表裏葢禮刑一物而伯夷皐陶亦如一人也又曰皐陶之刑本伯夷降典折民之意故曰舍皐陶而言伯夷探本之論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

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此專告同姓諸侯也格命極至之命至理所存也格命何如亦曰勤刑而已今日用刑欲職舉刑當用以快爾之心無不由于聽斷之日勤事事盡心彼我無憾而心所由慰矣苟斯須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爾毋萬一不勤至于失中而後戒也葢刑罰非特以爲治乃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爲君者爲一日之用而已故非終而爲過之當宥惟終而爲過之當辟皆非我所得輕重亦惟在人所犯何如耳爾尚敬迎上天齊民之命以奉我一人之治苟非天命所在非終者我雖以爲辟爾勿徇我之意而辟之惟終者我雖以爲宥爾勿徇我之意而宥之惟敬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至是乃所爲由慰日勤者矣其效君慶于上民賴于下此安寧之福雖永久而不替矣可不念之哉按雖畏勿畏畏威古通用謂辟也雖休勿

休古以刑爲咎以開釋爲休謂宥之也

吕氏曰慰者非得其情而喜葢以不䘮其職自慰也罔或戒者必常惰而後戒雖曰追悔方其惰時刑必有失其平者矣

陳氏櫟曰此章言刑出于天天俾之我故望爾逆天命以奉我所以承天者勤也敬也能勤能敬則刑非刑也德也刑非刑也爾也可不念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陳氏大猷曰吁來者歎而呼之來前有邦諸侯也有土卿大夫有釆地者也刑凶器也而謂之祥刑原制刑之本也叅民彝成三德繫人心固天命何吉祥如之典獄者以祥用之則無往而非祥矣祥刑非他在于安百姓而已訓使善者有所恃惡者有所懲也王氏炎曰何所當擇豈非所用典獄之人乎何所當敬豈非所用之刑乎何所當度豈非獄辭之所逮及乎

蘇氏曰罪非已造爲人所累曰及秦漢間謂之

逮獄吏以不遺支黨爲忠以多逮廣繫爲利漢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咸寄于此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漢孔氏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于五刑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不服不應罰也至于五過從赦免也唐孔氏曰刑疑從罰罰疑從過過則免之矣禹曰宥過易曰赦過知過卽免之也王氏樵曰五辭簡孚六句相推下去欲其原情定罪辭卽今所謂供也簡孚如云所招是實也正字漢人謂之當言情法相當也

吕氏曰獄辭所及固當審度而兩造詞證復欲具備蓋不當逮者不可擾一人當逮者不可缺一人又曰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五過之病或畏人權勢或報已恩怨或惑于女謁或徇于賄賂或聽人請托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王氏樵曰治獄之道不審則疏畧不盡其能亦非審也故篇中多言審克吕氏以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非是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此專言察疑之道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
有赦正于五過也呂氏曰當赦而不赦不當赦
而赦所害皆不輕故又戒以審克也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陳氏大猷曰此承上五辭簡孚而言獄辭簡核
孚實衆聽以爲可信也唐孔氏曰衆或皆以爲
可刑或皆以爲可赦未得即斷之惟當察其因
貌更有所考合考合復同乃從衆議斷之即周
官大司寇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陳

氏大猷曰無簡不聽謂獄辭之無核者則爲疑
獄明矣更不須以貌聽而竟赦之也張氏南軒
曰具俱也謂上所言皆敬天威也陳氏大猷曰
當輕而重當重而輕則褻慢天威矣其可不致
其嚴哉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
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
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
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
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
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
審克之
漢孔氏曰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六兩曰鍰鍰黃
鐵閱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截鼻曰劓倍百爲
二百鍰刖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鍰
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
王氏樵曰三千者法之正條載之刑書者也法有
限情無窮上下比罪此以有限待無窮之道也

即今之依比何律是也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也
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也勿差僭于亂辭
勿用所不行惟詳察法意而審克之
呂氏曰墨劓所增皆輕刑宮所損二百大辟所
損三百皆重刑也剕無增損居輕重之間者也
輕罪則多于前重罪則損于舊觀其目則哀矜
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
唐孔氏曰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孔氏以爲黃鐵舜典金作贖刑者則以爲黃金蓋古人贖罪悉皆用銅[illegible]稱黃金或贖黃鐵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此言用法之權也夫情有輕重故法有輕重無權則輕重差矣何言乎權也有權乎人情者有權乎世變者故上罪而服上刑人所知也然有事在上刑而情適輕者矣則當權之以下服下罪而服下刑人所知也然有事在下刑而情適重者矣則當權之以上服豈惟輕重諸刑有權哉刑疑從罰輕重諸罰亦視此以爲之權則無

不中矣刑權輕重以爲上下罰權輕重以爲多少此刑罰輕重以情者也然情猶不足以盡之又有輕重以世者矣道有升降俗有汙隆此世變之不同也世輕世重惟其變之所適而權焉斯盡權之道者也然謂之權則有若不齊而無常而不知是乃所以致齊而有常也人情世變之不同而君子之所以權乎其間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雖不爲一法以齊之而要爲合乎人情宜乎世變其不齊乃所以爲齊也惟齊之以非齊而先後有倫其歸有要謂定理也茲權也乃所以爲經也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唐孔氏曰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

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囚之辭其難在于言辭差錯斷獄者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非從惟從蔡氏傳不明正義此解本之漢孔氏）蔡傳曰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于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于下而君信之獄輸于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

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並兩刑而上之也

此言獻獄者當備其辭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總告之詞官典獄之官伯長也族同族姓異姓詞諸侯也朕之于刑言且多懼況用之乎朕敬于刑惟有德者可以用刑葢相佑下民立典獄之官爲民司命上與天配單辭人所難決惟有德者其心明且清則能得單辭之實兩辭雖人所易決而一有偏徇之心則偏矣惟有德者其心中而不偏則能分兩辭之爭此民之所以治也陳氏櫟曰亂治也民之所以治無不在于以中而聽獄之兩辭耳兩辭之獄無可容私家于獄如君子不家于喪之家無或以私意而求成家于獄之兩辭也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呂氏東萊曰不可用私意而家于獄之兩辭家之者出沒變化于兩辭之中以爲囊橐窟穴者也獄貨非所以爲寶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終有時而償報以庶尤而衆罪交至也孔氏曰永畏天惟罰言當長畏懼惟爲天所罰也陳氏大猷曰罰獄而降罰非天道失中葢獄者乃人生死之所在故也苟用刑失中而天罰不至其極則刑典獄者無所懲戒自此庶民無有善政而在于天下者矣且任刑之大本在敬與中用刑以敬爲主用法以中爲主前章已論之至此復提敬與中訓之後章復申以中焉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蘇子瞻曰王耄矣諸侯多其孫故曰嗣孫漢孔氏曰今往何監言今當何所監視非當立德于民爲之中正乎尚明聽之哉言庶幾明聽我言

而行之也哲人惟刑無疆之辭言智人用刑有無窮之善名也陳氏櫟曰極多準則之名折獄能篤屬五刑之準則所以皆合乎中理而有是慶也或訓極爲中固非徑指五極爲五刑亦非也嘉師良民也祥刑良法也諸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申明前告示祥刑之意而欲其監觀于所告之祥刑也

篇名吕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吕侯以穆王命作書也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

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爲法

尚書集解卷之十九終

尚書集解卷之二十

北平孫承澤學

周書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漢孔氏曰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文侯之命

吕氏曰此篇作於東遷之初可以上可以下由此而上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爲春秋爲戰

國乃世道消長升降之交會也使平王能復文武成康之遺澤則可以繼二帝三王之盛天下無復有春秋戰國矣惟平王止于苟且因循自然降爲列國夫子編此書于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平王不能推文武之遺澤而流爲春秋戰國也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墮之意已見于辭命間學者當審察而明辨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

右耶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
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字也不名尊之也
先祖成康也言由文武以德受命先正之臣克
昭事其君故先祖得安在位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
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
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
綏在位

歎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嗣位之始遭天大譴
父死國敗資澤竭于下民邦本先撥而戎狄乘
之兵侵于我國家甚大就我御事之中無或老
成賢俊在事者于又無克亂之才惟曰諸侯之
在祖父列者其因恤朕躬耳又嘆言有能致功
于予一人則可以永安在位矣伊恤朕躬伊當訓爾
吕氏曰殄資澤于下民如所謂喪亂蔑資曾莫
惠我師蓋推本禍亂所由邦本既先撥也百圍
之木膏液內涸然後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養
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者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
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顯祖前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
者也夏氏曰爾祖有功周室今爾有功于我是
汝能昭揚其祖也蔡傳曰後罔或耆壽俊在厥
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
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
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所修完扞衛

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
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
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
德

漢孔氏曰遣令還晉國視汝衆安汝國內上下
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卣中尊也
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彤赤盧黑也諸侯
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

藏示子孫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
以功大小為度王氏樵曰簡閱其士憂恤其民
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
及遠也
按秬鬯為酒曰秬鬯將祼和之以鬱曰鬱鬯周
禮鬱人鬯人鄭氏曰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鬯
釀秬為酒芬香條暢于上下也又曰秬鬯不和
鬱者然則鬯乃酒名釀時無鬱今孔氏曰釀以
鬯草誤矣卣在彝之間未祭則盛于卣及祭
則實于彝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
酌鬱鬯之勺勺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以圭為勺
之柄故謂之圭瓚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
勺黃金為外
而朱其中

呂氏曰周終於東周蓋于此書見之東遷之初
大仇未報王畧未復正君臣臥薪嘗膽之秋也
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釋然遽自以為足曰歸
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一卣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功已報
矣曰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告以平
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勉以本邦
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其終于東乎
呂仲木曰讀文侯之命王道自是而衰乎故次

以費誓秦誓也平王不仇犬戎而伯禽能征徐
戎平王不憤忘父之恥而穆公能悔喪師之過
由二公而之焉堯舜禹湯文武成湯皐夔伊傅
周召皆可為也故尚書於文侯之命之下而繼
之以費誓秦誓焉

周書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漢孔氏曰伯禽始封之國居曲阜徐戎淮夷並
起為寇于魯故東郊不開魯侯征之于費地而

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
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
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

費誓

呂氏曰伯禽撫封于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
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
序先治戎備次之以徐道路又次之以嚴部
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
又曰徐戎淮夷世為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

夷叛載于大誥命召公平淮夷載于江漢徐
方繹騷載于常武自成王至宣王每有叛亂
朝廷爲之搖動非小寇也禹之家學見于甘
誓周公之家學見于費誓啟之嗣位驟當有
扈之變伯禽就封驟當徐夷之變觀其誓師
曲折纖悉若老于行陣者是以知禹周公之
家學葢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漢孔氏曰伯禽爲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嘆而

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蘇氏曰成王征
淮夷滅奄葢此徐州之戎及淮浦之夷叛巳久
矣及伯禽就國則並起攻魯故曰徂茲淮夷徐
戎並興徂茲者猶云往者云爾 徂茲蔡傳取孔氏往征此戎夷不如蘇解

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
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敹縫完也縫完其甲胄勿使斷毀干楯也敿繫
也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于楯紛如綬而小繫
于楯以持之也蔡傳曰弔精至也鍛淬礪磨也
甲胄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
後攻人亦其序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
傷汝則有常刑

呂氏曰戎備既修則師可出故繼以除道路修
餙廬舍也淫舍謂星列周廬無傷牿謂無傷所
舍之牿牛驫馬也漢孔氏曰淫大舍放也呂氏
曰牿閑也不用兵則馬在閑廐用兵則牛駕車

馬服乘皆散于外也漢孔氏曰杜塞也擭捕獸
機檻敜窒也穽穿地以陷獸者蔡傳曰師既出
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于野當窒塞其擭穽云
或不謹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
之居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
害于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
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吕氏曰師旣出則部伍當嚴自古喪師毋因剽掠失伍爲敵所乘也賈逵曰牝牡相誘曰風

蘇氏書傳曰軍亂生于動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爲法若牛馬風逸臣妾逋逃而聽其越逐則軍或以亂亦恐姦人規亂我軍故竊牛馬誘臣妾以發之禁其主使不得捕逐則軍自定得此風逃者當敬復其主我當商度有以賜汝若其越逐與其得而不復者皆有常刑漢孔氏曰又戒軍人無敢暴劫所過居民及攘取其物越人

垣墻爲姦若盜或竊人馬牛或誘人臣妾汝則有犯軍令之刑蔡傳曰此嚴部伍之事

前之馬牛臣妾指其在軍中者也後之竊誘兼軍中與所過居民之家而言也或疑軍中安得有臣妾古之兵皆平民衣糧自賫一人從軍一家供之漢時亦有私從安得謂無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吕氏曰戎備旣治道路旣除部伍旣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于此而立期會焉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淮夷並興今所征獨徐戎蓋量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軍事以期會爲本芻糧爲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吕氏曰兩寇並至其勢甚重故悉起鄉遂正副之兵以應之林氏之奇曰國有四郊郊外爲遂夷戎爲寇東郊受敵故使東民專意攻守而調發備峙則使西南北三郊三遂之民蓋取給于不受敵之地也蔡傳曰楨墻端之木也旁曰榦

墻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于殺爾蘇氏于聽曰糗糧芻茭不供則軍饑故皆用大刑大刑死刑也楨榦不供比芻糧差緩故用無餘刑而非殺

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于郊故以郊言之鄉遂

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留守也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楨榦芻茭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說文曰芻刈草也茭乾芻也呂氏東萊曰楨榦人食芻茭馬食視楨榦尤急故其刑不同林氏之奇曰刑非聖賢所忍言者至用兵則不厭于三令五申所以重戎事而全民命也
董氏鼎曰此國史所書而孔子存之于帝王之後者以周禮猶在魯也雖一時禦敵未足以盡

魯侯之美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于此而盡其心則他可知矣即此一事而本末先後輕重緩急井然有條規模整暇魯侯其賢矣哉

周書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秦誓

漢孔氏曰貪鄭取敗悔而自誓
胡氏春秋傳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至于勸善其詞悉春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漢孔氏曰誓其羣臣通稱士也唐孔氏曰衆言之首言中之最要者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也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言其戀人欲而不忍割俾天理而不肯進凡人鮮不如是故多可悔恭多盤二字不能進善之病根也人

情多欲是已故難於知過多欲遂已故難於改過皆多盤之病也故責人無難惟受責于人俾如流水言順且速是惟難哉以巳前者不受人言故自悔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陳氏大猷曰逾過也邁行速也言歲月之遷逝憂改過之無日也蘇氏曰已犯之惡既成而不可追未遷之善未成而不可補日月逝而不復反我心皇皇若無明日悔之至也

惟古之謀人則日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此穆公自言已之前愆古之謀人老成長慮執古義不苟就人意者也我則謂其未成予志而忌之今之謀人新進喜事者也我則因其同已而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今庶幾謀事詢訪必于此黃髮之人乃無所失耳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蘇氏曰番番老者雖旅力既愆我猶庶幾得而用之仡仡勇者雖射御不違我猶庶幾疎而遠之諞巧也皇暇也仡仡勇夫且不欲而巧言令色使君子變志易辭者我何暇復多有之哉蔡傳曰番番老貌仡仡勇貌馬融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諞言巧言也王氏炎曰巧言變亂是非君子仁而不佞往往爲其所奪故易辭王氏樵曰番番良士指蹇叔也時蹇叔已死故追思之截截善諞言豈非杞子之流乎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昧昧思之深也如有設辭也介獨也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休休樂善之意容有所受也有技有才能也如已有之言視如已出也彥美士也

聖通明也彥而且聖不止有技而已口必稱揚而薦達之其心之愛之不止如自其口之所出言愛之至也是能容之眞能有容也上曰其如以起下下曰是能以應上所以形容好賢之心至爲曲盡是能容之則不妬忌有不足以言之矣此豈尋常誠一無他技之人所可語于此哉先正謂惟無他技之人爲能容人之技其言亦有味也職主也此好善之人以保我子孫黎民則我子孫黎民亦主有利哉言人君爲其國計

者當用如此之人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
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冒大學作媢忌也孔氏曰疾害也陳氏大猷曰
惡怡違背也不達俾才德者不能通達也殆危
也言人君為其國計者戒用如此之人也
陳氏大猷曰此章大學平天下之傳引之形容
能容不能容者之情狀利害可謂至言宜孔子
定書不能廢其言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張氏曰杌如木之動搖隉如阜之圮壞陳氏櫟
曰國之安危係所用一人之是非是如上所稱
有利非如上所稱殆哉本孔註結上文兩節有
照應
陳氏大猷曰穆公深悔前日用人之失故思得
有容之士以輔相之也
李氏謹思曰或謂周書終于文侯之命而以秦
誓附焉蓋世變往來之會王伯升降之機書終

文侯之命而王迹熄書附秦誓而伯圖興周遷
洛邑而周日弱秦得鎬京而秦日强讀文侯之
命見平王忘君父忘讎耻也如此讀秦誓見穆
公之遷善改過任賢去邪也如此周欲不弱秦
欲不強得乎平王之詩下儕列國而秦車鄰附
見焉平王之書績以列國而秦誓附見焉進秦
于詩書之末以儆周也春秋之筆於秦每人之
又且狄之又以尊周也天下之勢駸駸而趨于
秦夫子得不見其幾微于定書刪詩作春秋之
際乎

男 道檃
道林
孫 瘜 同較

尚書集解卷之二十終

尚書集解二十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號退谷山東益都人世隸上林苑籍故自稱曰北平前明崇禎辛未進士官兵科給事中李自成僭位受偽職為四川防禦使入國朝官至吏部侍郎平生以尊崇朱子得名而是書篤信古文與朱子獨異所解自蔡沈集傳外多採呂祖謙書說金履祥表注許謙叢說而力斥馬融鄭康成蓋欲尊宋學故不得不抑漢儒然宋儒解經惟易詩春秋掊擊漢學其尚書三禮實不甚異同承澤堅持門戸又併排斥之耳然千古之是非曷可掩也

九州山水考三卷

〔清〕孫承澤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九州山水考三卷》提要

格致錄第■卷

九州山水考上

北平孫承澤撰

天地間形勢之大莫過於山水而其理亦莫過於山水故中庸言天地之爲物不貳而指山水以實之孟子言性而舉禹之治水以爲證蓋山水有原有委有脉有絡有分有合有性有情而其理無盡也古今山經水志搜奇者失之荒唐紀遊者但狎其耳目無足取也禹貢一篇不獨紀載成功

造化之功用神聖之蘊𦤺俱在焉余于此篇反復讀之經年乃著其總目于前而分考之于後夫山之所墳水之所潴水之所奔山之所亘動静相生剛柔互錯先儒所謂一理分殊分殊一理之妙不於山水益見乎

禹貢山總四十有三

正導二十有七

岍　岐　荆山北　壺口

雷首　太岳　底柱　析城

王屋 太行 恒山 碣石（正陰列十有二）
西傾 朱圉 鳥鼠 太華
熊耳 外方 桐柏 陪尾（次陰列八）
嶓冢 荊山（南） 內方 大別（次陽列四）
岷山 衡山 敷淺原（正陽列二）

雜見十有六
梁 岐（冀） 岱（青） 蒙
羽 嶧（徐） 紫 蒙（梁）
終南 惇物 三危 積石
龍門 崐崘 合黎（雍） 大伾（兗）

水總四十有二

正導九
弱水 黑水 河 漾
江 濟 淮 渭
洛

雜見三十有三
洚水 漾 滄浪 三澨
沱（梁州沱） 灃 九江 沇
汶 泗 沂 澧
涇 漆 沮（雍州沮） 澗
灃 伊 衡漳 恒
衛 灉 沮（兗州沮） 漯
灉 淄 三江 沱（荊州沱）
潛（荊州潛） 潛（梁州潛） 桓 沔
流沙

水道會同源委
弱水
吐谷渾界窮石
流沙
入西海
黑水
張掖雞山
南海
雲南
河
北海
渭
洛
江
東海
揚州
漢

沇
王屋
濟
濟源
汶
原山
淄
原山
北海
青州
淮
桐柏
濉
出河
沮
出濟
泗
泗原出泰山
沂
艾山
東海
徐揚
漯
出河
東海
兖州
濰
青州濰山
北海
青州
震澤
三江
東海
揚州

冀州

冀近也爾雅曰河兩間曰冀　宋程珌曰兩河間其民氣習情性大抵相近也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兗河之西古河經兗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也

又說冀州北隣沙漠舜分冀之東北為營州正北為幽州西北為并州方禹治水冀之北境未有定域故獨於冀不言封界其此與

冀州之地先堯而都者有黃帝史稱帝都涿鹿之阿即今京師地九州之名始於黃帝是京師乃黃帝所名之冀也至舜而分為幽則涿為冀之畿甸矣燕地在漢以前通名為涿至漢高帝六年始分燕置涿郡

壺口　山名河流之衝始功於此按壺口龍門皆因河而名河南入之道迎而受之故曰口河南出之門輸而瀉之故曰門漢地志壺口山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即今平陽府吉州地

梁　呂梁山也在今汾州府永寧州東北呂不韋謂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酈道元謂呂梁之山鉅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動天地

岐　狐岐山在今汾州府孝義縣西勝水出焉東北流注於汾

太原　廣平曰原太原原之大者古晉陽地汾水所自出

按太原今之府名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降為并州廢舊城徙州於榆次今太原則又非榆乃三交城也城在舊城西三百里舊為唐明鎮有晉文公廟平太原後潘美奏乞以為并州從之於是徙晉文公廟以廟之故趾為州治又徙陽曲縣於三交而榆次復為縣宋史載之不詳

岳陽　岳太岳霍山也今平陽府霍州周職方冀州

其山鎮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彘縣東山南曰陽堯之所都楊子雲冀州牧箴曰岳陽是都是也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於河　經文治梁及岐梁岐相去近中間無別山故曰及經文既修太原至於岳陽太原岳陽相去遠中間非一處故曰至　修者修鯀之故跡也凡禹剏始曰治因鯀之功曰修禹始壺口先治河也鯀始太原先治汾也河大汾小禹急其大鯀急其小此治亂之別也於此得治水之理矣

單懷　今懷慶府河內縣太行爲河北脊其山脊諸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地始平廣田皆腴美俗謂小江南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淶水出其右淇水出其左　按懷慶有古渠唐刺史温造修枋口堰引水溉河內等縣田五千項元時阿合馬復開丹水泄水溉田三千餘項河北水利今稱第一　元王惲玉堂嘉話云太行山水皆洑流地中關中諸水皆行流地上如今都城之西諸山乃太行第八陘也山下諸泉皆洑流至玉泉山復出滙爲西湖流

入禁城西苑復繞宮殿由玉河橋出入城河東注

大通橋河濟運

大通橋河元人郭守敬所修也每十里置一牐北至通州凡爲牐七元世祖賜名通惠河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掘値舊時甎石蓋魏征北將軍建城鄉侯劉靖所修高梁河舊蹟名東潛河北達長店卽其河也入明廢不治天順二年漕運總兵楊茂先請修治命戶工二部官往視言修之便會以災興罷成化十一年詔平江伯陳銳等修濬一年而成止引西湖水不能勝載嘉靖六年巡倉御史吳仲復請修濬照元人郭守敬引白河故事計工四月費銀七千兩始大通利運弁稱便吳仲著通惠河志疏進

衡漳　卽今漳河酈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橫水北河紀云漳河之源出山西之長子曰濁漳樂平曰清漳俱東經河南之臨漳分流至館陶西南五十里與衛河合入於漕至明萬曆初漳河北徙由魏縣入曲周釜陽河而館陶之流絶沈存中謂二水合流而有文者皆名漳正義曰衡卽古橫字

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於是引漳水溉鄴而河內以富

明萬曆三十年保定巡撫汪應蛟議廣水利疏言按境內山川圖蹟質以耳目聞見易水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溉恒山塘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嘗用之瀛海當諸

河下流故號河中視江南澤國不異至於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議督委各府佐貳一員及州縣正官併選南官中能識水利者周循勘議某處可築壩建閘某處可通渠築堤高則灌注下則車汲悉照南方開水田法量撥軍民夫役以便宜處置計六郡之內可成水田者奚啻數萬項每歲收獲可益穀千萬石畿民從此富饒永無旱澇之患卽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此誠國家無窮之利

先是萬曆二十八年漳河決工科王德完疏言漳河決小屯東經魏縣元城抵館陶入衛爲一變其害小河決高家口斷二流於臨漳之南北俱至成安縣東呂彪河合流經廣平肥鄉永年至曲周入滏水同流至青縣口方入運河爲再變其害大滏水不勝漳而今納漳則狹小不足收束巨浪病溢而患在民衛水昔仰漳而今舍漳則細緩不能擡捲沙泥病涸而患在運塞高家河口導入小屯河費小利多爲上策仍廻龍鎮至小灘入衛費鉅害

少爲中策築呂彪河口岸隄障水運道固不資利
地方亦不罹害爲下策
恒衛　二水名恒水出真定府曲陽縣恒岳北谷薛
氏曰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
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於滋
水又南流入於衡水非古逕矣衛水出真定靈壽
縣東北十里合滹沱河入易水
大陸　爾雅大陸九藪之數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
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
以行鉅鹿之廣阿非是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

平地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既出枯
澤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爲
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澤縣杜佑李吉甫以邢
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
碣石　今永平府海畔山漢志云碣石山在右北平
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北今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
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
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朱子曰碣石山負海當河
入海之衝自海道夾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
帝都也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
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
道冀實帝都亦曰入河者爲北境絕遠者言之以
明海道亦可至也
按秦始皇時起黄腄琅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唐
杜甫謂漁陽豪俠地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是
用海之法已久不始於元人也
按元人海運始於丞相伯顏初伯顏平江南以宋
庫藏圖籍命張瑄朱清等自崇明從海道載入燕
京後遂獻海運之議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歲
至三百萬餘石其運道初自劉家港入海至海門
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
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
畧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

東行入黒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
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
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明初亦歲運七十
萬石以給遼東及會通河成海運遂廢隆慶五年
河道潰決戶科宋良佐請復海運山東巡撫梁
夢龍極言可行謂海道多潢猶陸地多岐海人行
海猶陸人行陸傍海而行非橫海而渡今踏出海
道傍海岩多較元人殷明畧踏出之道尤爲穩捷
遂以山東布政王宗沭爲總河專司海運至萬曆
元年以能圖傷七艘議罷
按碣石在今撫寧縣西南離岸三十里蓋古滄州
與平州相對自滄州望之則離岸五百里自平州
言之止三十里耳蔡仲默止據滄州志而不考其
實遂謂五百里中九河與碣石皆淪於海豈知碣
石今猶現在平平州今永平
又按碣石以西自天津以至三角淀古所謂雍奴
皆海潮所到之地汪汪數百里元泰定中學士虞
集嘗建議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以省漕運

惜元人不能行明萬曆中保定巡撫汪應蛟奏海濱屯田有效疏言天津葛沽一帶地從來斥鹵不耕種臣謂以閩浙治地之法行之未必不可爲稻田今春買牛制器開渠築堤葛沽白塘二處耕種五千餘畝內水稻畝收四五石種薥豆者得水灌漑亦畝收一二石惟旱稻以鹹立槁始信閩浙之法可行於北海而斥鹵可變爲膏腴也又天啓中屯田都御史董應舉云臣近到天津歷何家圈白塘口雙港辛庄羊馬頭大人庄鹹水沽泥沽葛沽見汪司農往日開河舊蹟猶存可作水田甚多荒廢不久開之甚易一畝農工止用八錢可得粟三石三斗久荒者畝用農工一兩其挑濬舊河爲力不多只須挑濬數尺明年萬石之糧可必也又左公光斗奉命視屯以北人不知水利畏言屯田如元人初倚漕東南後亂漕不通至以御酒龍衣求米張士誠今不改謀後乃無食乃大興水田於天津一帶稻花茂密如江南鄒忠介元標見之歎曰夫治天下豈不以才哉人肯有才天氣地力皆可得而變也往三十年都人之視藁秸猶扶桑也而今畝樓若此未幾皆廢至崇禎十五年追思汪司農之言因須徐尚寶貞明潞水客譚書於戶部令議水利而已無及矣

兗州

兗信也五行星流而爲兗　程珌曰濟河之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謙故曰兗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據者跨而過之非止於濟也距者未至而望之蓋北盡碣石河右之地望之以爲表識也

濟河　濟古文作泲按泲卽沇音衍卽兗字水出王屋山既東爲泲入海者也其從水從齊者自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入泜非四瀆之水俗誤以泲爲濟

唐書高宗問許敬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

九河　爾雅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潔七鉤盤八鬲津九朱子詆孟子亦引之蔡仲默不知何據合簡潔爲一而謂其一卽河之經流南皮縣明有潔河未聞與簡河爲一也

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宋人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爲徒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宋人樂史寰宇記以馬頰卽漢篤馬河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爲九河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之所爲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考之言也

雷夏　澤名也卽雷澤在今東昌府濮州西北隋爲

雷澤縣志云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計古雷澤必大於今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今高地水盡此乃爲澤也本夏澤而名雷澤李之藻曰澤底有巉石深邃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名雷澤

濰沮　二水名河出爲濰濟出爲沮然自河遷濟伏則二水不可復尋矣　或以爲二水當以爾雅爲正其濰水卽汴水沮水卽濰水以今有汴有濉而無濰沮卽此水也

濟漯　二水名漯河之枝流也濟入河而南出故浮濟浮漯皆可以達河　蔡傳按地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爲此漢河與漯殊異又按史記禹釃二渠引河其一漯也薛氏謂古漯自東昌府朝城縣受河而東入海故浮漯可以達河西漢末河并行漯川其後河徙而漯亦不復存矣章丘縣志漯水出長白山非古漯也

兗地下九河之分則皆在兗地而其治之也惟兗爲多故九河於兗言之兗不言山多平地也　觀禹治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施工最多後世河患正坐分播合同不得其勢而以一淮受之同流入海而其路亦甚狹矣此決之所以時聞也

青州

金氏曰青州於中國爲正東故名從東方之色商之時無青并青於徐也周之時無徐并徐於青也　唐孔氏曰青州東北跨海至遼東皆是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卽遼東是也武夷熊氏曰青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世稱爲東西秦

秦得百二齊亦得十二百二十二猶言十倍百倍

海　東海也山東三面瀕海登萊二府島嶼環抱其在青濟則樂安日照濱州利津霑化海豐諸境皆抵海爲界稱渤海云說文云東海之別有渤澥故東海稱渤海列子云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歸墟者卽莊生所謂尾閭也初學記云北海之別有瀚海瀚海之南有渤澥海則北海亦名渤海矣東方之極自碣石通朝鮮諸國直抵扶桑一望汪洋浩瀚溟涬無際外控島落內衛中夏則青齊形

勢實稱險絕

岱　泰山也在濟南府泰安州風俗通紀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長漢官儀及泰山記云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窻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兩巖為仙人石閭東巖為介丘東南巖名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又東南名秦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

黃河去泰山三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趾也　金氏曰泰山特起東方為中國水口表鎮連延而生諸山北即原山濰水出其西淄水出其東東即蒙艾為沂水諸源又東濰山所出西南即泗水所出

濰淄　二水名濰源出濰山箕谷由高密至膠州分為二北流西河入萊之海倉口　淄水水經云經東北過臨淄縣東又東過利津縣又東北入於海舊謂入泲水者非是　經曰濰淄其道蓋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功畢矣

明戶部周之龍曰登萊本海運故道稽之往蹟乎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源出高密縣至膠州分為二流北流西河入萊之海倉口以其自膠抵萊故名膠萊蓋元時所濬可避遶東海運數千里之險今其壩閘遺址尚在嘉靖中御史方遠宜訪求遺蹟為圖表之副使王獻力持其議遂有膠萊之役自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倉相距三百三十五里兩口舊皆貯潮水常足不假濬者三百餘里濬者一百三十餘里中有分水嶺下多碙砢石水微細使極力開鑿止三十里遠耳河成漕由麻灣海倉二口徑達天津直沽大舟自淸江浦抵天津凡一千六百里其中由河行八百里海行旣由小海不

由大洋非若元人海運遠又所歷有蓬萊島沙門黑水成山諸險也夫海運關燕都重輕膠萊係海運通塞開膠萊復海運此一奇也

明萬曆三年濰縣人工部尚書劉應節上疏議開新河以永裨國計其畧言海運之所以可慮者以時有放洋之險覆溺之危二者而已欲去此二患而坐收轉輸之利惟山東膠州一河南自淮子口入海由齋堂島鷹遊口入淮以抵淮揚貢客往來殆無虛日風順不過五六日之程亦人所共知也中間未通者不過膠州以北楊家圈以南計地約有一百五六十里其間深溝巨浸尚居其半應挑濬之工不過百里臣愚以為欲開膠河必通潮水必捨故河而尋便道查得膠州南自淮子口大港頭出海由州治而西抵匡家庄約四十里俱嵐溝黃土宜用挑治自劉家庄北抵撞頭河張奴河至亭口閘歷陶家堐陳家孫店口至玉皇廟約六十里河寬水淺宜從舊河之旁另開一渠玉皇廟至楊家圈二十餘里水勢漸深約五六尺宜量行疏

濟楊家閘以北則悉通海潮無煩工程矣大抵此河以工力計之宜開創者什五挑濬者什三量濬者什二以地勢論之宜挑深丈餘者什一挑深數尺者什九以水注測之高下悉有準以錐探之上下皆有石似的然可開無復可疑遂以徐栻爲工部侍郎往修竟奪於浮議而罷 崇禎十五年登萊巡撫曾櫻復請開新河上以銀十萬兩給之櫻尋陞去而罷

汶 志曰青州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北入海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至汶上縣入濟 此汶古蹟也北河新志曰汶水之源有三一發泰山僊臺嶺一發萊蕪原山之陽一發萊蕪寨子村會泰山諸泉至靜封鎮合而爲一謂之大汶口轉西南

與小汶河合小汶河之源出自新泰宮山之下西流至徂徠山陽入於大汶合流至寧陽西北分而爲二其一爲元人所改由堽城南流別爲洸水其一出堽城西流至東平州東五十里會坎河諸泉至四汶口而分其西流者入大淸河由東阿而北至利津入海此故道也明永樂中開會通河遏於寧陽之北築堽城壩以遏其入洸之流於坎河之西築戴村壩以遏其入海之路使其全流盡出汶上城北二十五里受濼澢諸泉謂之魯溝又西南流至城北二里受蒲灣泊水謂之草橋河又西南流十里謂之白馬河又西南流二十里謂之鵝河鵝河者故宋之運道也泗而爲渠汶水由之又西南十五里謂之黑馬溝又西南至南旺入於漕六分北流四分南流

按元世祖既定江南漕轉之路自浙西入江淮由黃河逆流至於中灤登陸以至淇門復由御河登舟以達燕京至元二十年以江淮水運不通遂命兵部尚書李奧魯赤等自濟寧路開河達於東平路之安民山凡百五十里北自奉符爲一牐以導汶水入洸東北自兗州爲一牐以遏泗沂二水亦會於洸以出濟寧之會源牐分流南北其西北流者至安民山以入淸濟故瀆經東阿縣至利津河

入於海其後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淸州以下御河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暉言復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河由壽張西北至臨淸徑達於御漳凡二百五十里是名會通河會源以南爲逆以北爲順南接豐沛北迄天津凡一千五百餘里

明太宗定都於北其運道一由海達直沽一由淮入河踰陽武入於衛由衛入白河抵通州運兼水陸力勞費鉅永樂五年戶部會官言北京合用糧餉盡河北稅糧子粒并河所漕粟不足供需海運乃濟而運船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漕官督理事權不一請於蘇州太倉設海道都運使擇文武中公廉勤幹者以充銜視布政使轄衛所諸海運船并山海官軍時撿理如法上重其事下部詳覆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元自須城縣安山西南行由壽張東北至東昌西北抵臨淸三百八十五里引汶絕濟屬之衛即今御河也建閘三十有一以時蓄洩名會通河時河初開岸隘水淺

不能負重載歲不過運數十萬石故終元之世僅
海運爲重洪武中會通河故道猶存迨河決原武
漫安山湖而南而會通之迹始湮今海險陸費而
會通河故道淤者三之一宜可濬以清漕成而南
北之運通則無窮利也於是命工部尚書宋禮刑
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董其事發山東六郡丁夫
十有六萬五千役二十旬爲租百千萬石濟之而
御史許堪言古海豐故河漕汶以運道猶存宜可
疏屬之衛而老人白英畫策以爲元導汶入洸出
濟寧而陽穀汶上東平之間地高圩數丈南旺之
間水淺澀膠舟舟不任重載因其理也今築壩於
東平州之戴村扼汶水無東流令盡入南旺湖南
旺者運河之脊也得全汶而湖深廣宜可瀦於是
疏衛河達海豐古河而築壩扼汶水入南旺至南
旺而中分十之四南流以賜徐分十之六北流達
臨清相地勢高下增築閘以啓閉蓄洩自分水至
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於漳御自分
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一而達於

河淮設清衛河工提舉司其中創造運船五百艘
已運至三千艘以轉輸底平倉凋受載不深於度
淺易脫得水僅六拏而足六拏者三尺也於是會
通既道淮浦底績而南北之運始通初平江伯陳
瑄督海運會通河既浚海運罷不用命瑄理漕河
事瑄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避
河淮風濤之險浚瓜洲儀真二壩祛湖港之湮鑿
徐呂二洪之石平水怒行沛縣昭陽濟寧南旺高
郵寶社諸湖築長堤以蓄巨瀦開泰州白塔河以
通大江鑿高郵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臨清
增閘四十七以便蓄洩自淮至通州濱河置盧舍
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緣河堤種樹鑿井以
待漕者置倉於淮安徐州臨清州通州以便轉輸
諸四千里數十年漕河事宜皆瑄所經綜用慮而
力圖之至於今是賴

山東泉源百八十餘出濟兗二府一十六州新泰
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
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是爲分水派也泗
水曲阜縣滋陽寧陽道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是
爲天井派也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
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爲魯橋派也滕縣南泉
近人鄒山呂孟寺湖以達新河是爲新河派也沂
水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是爲邳州
派也皆所以濟漕河也徐呂而下黃河經行無藉
泉矣

按滕嶧之間有泇水其水有二東泇出沂州西北
箕山南流至卞莊站東分一支入芙蓉湖溉田數
千頃湖在沂州東南芙蓉山下香稉鍾畝古稱邳
邳之稻即此西泇出嶧縣東北抱犢山東南流至
三合村與東泇合南貫四湖溉田倍芙蓉又南合
武河入於泗謂之泇口淮泗舟楫通焉元和志云
丞縣界有陂十三所皆貞觀以來修立以溉田者
今沂嶧二州御泇丞二水溉田青徐水利莫與匹
焉皆十三陂之遺迹也武河者疑即漢志冠石山
之武水水經亦謂之小沂上流有故渠俗名文河
土人云後此渠六十里使此河通沛可避呂梁徐

洪之險而徑達新濟矣徐邳人恐從河無業毋沮
之隆慶以來數議開治泇河舒工部應龍曾鑿韓
莊中作而止劉工部東星甫動工而卒朝議可任
其事者莫如李長垣化龍於是即家拜工部尚書
總督河道及至遍行淮徐鳳泗間歷覽周咨得前
河臣所開泇河遺跡喟然曰是所以避黃河呂梁
之險而措之衽席者也乃上疏言開泇河便即鳩
工濬舊渠八十七里新創八十二里於是運艘通
行無阻昔稱過洪今稱
過淮爲已至迄今賴之

徐州

徐舒也　程珌曰淮海間其氣寬舒其性安徐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
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

辨故畧之也

淮　淮水出河南桐柏山行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淮至徐揚始大其泛濫爲患尤在於徐故禹决淮必於徐也　中國之水淮以北河爲大而淝也頳也汴也汶也泗也衛也漳也濟也潞也滹沱也灤也沁也洮也渭也皆附於河者也淮以南江爲大而吳也越也錢塘也曹娥也螺女也章貢也漢也湘也賀也左蠡也富艮也瀾滄也皆附於江者也至其支流小派北以河名而南以江名者尚不可勝計而淮界其中導南北之流而會以入海故謂之淮淮者滙也四瀆之尊淮視江河濟大小懸絶而與並列者以其界南北而別江河也

沂　沂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至於下邳西南而入於泗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山者乃禹貢之沂也

蒙山　蒙山在蒙陰縣南四十里與龜山相連延袤八十餘里蒙山之陽爲費縣山陰爲蒙陰縣詩奄有龜蒙又以其在魯之東名東蒙山也

羽山　羽山今海州贛榆縣西五里視其城南即殛鯀處

大野　周禮職方兗州其藪澤曰大野漢志大野在鉅野縣北而何承天云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泲則其地與其所鍾可知矣或又云鄆州中都西南有大野陂鄆州今東平州即古東原而中都則汶上縣也去古既遠陵谷變遷求古大野未知孰是　王顧渠曰南旺湖在汶上西南縈廻百五十餘里而漕河貫乎其中湖界爲二西湖廣衍倍於東湖而東湖北接馬踏伍莊坡湖以及安山南接蜀山馬塲坡湖以及昭陽諸湖連亘數百里而東原徐鄆諸邑又悉環列於左右與古經志合是南旺湖即古大野　禹治水時大野既鍾洙泗濟水而成泗通於淮濟通於汶淮通於沂汶通於洸而泗之上源又自大野而通於濟則自大江以北

長河以南中原諸水縱橫交織皆於大野乎相匯而當時入貢之路若青之浮汶兗之浮濟徐揚之浮於淮泗亦皆於大野乎相關則大野在古已爲貢道之要會處矣

東原　東原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在濟水之東此地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咸平中又徙城於東南以其地平故曰東平又按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漢景帝亦謂之爲濟東國

嶧山　嶧山在今鄒縣元人劉美之曰杜預云嶧山在鄒縣北今山之西南有村曰故縣疑其爲古鄒縣也唐杜佑通典云故鄒國城在縣東南周圍四十里上冠峯巒下屬巖壑窮險勝景有鄒嶧山宋逸齋王氏詩補傳云鳧繹二山皆徐國之地繹與嶧同李廸仲詩解曰保有鳧繹之繹即禹貢所謂嶧陽也　又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有葛嶧山

泗　泗水出陪尾山其源有四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邳入淮浮磬石露生泗水之旁不根土石則質潤而音清今靈壁所產是也　北河紀云泗水之大源出於陪尾山之下四泉同發故曰泗水亦因以名其縣四泉合而成流西南行經於卞城其西有泉數十自縣之南境北流入之又有泉數十自縣之北境南流入之自此西過其縣北又西過曲阜城北五里分爲二流北曰洙瀆流繞聖墓之前而泗水繞其後皆過孔林西復合爲一西至兗州府城東五里金口閘東沂水雩水入之　經言浮於淮泗達於河今之泗道自河南徙皆爲河所居

歸德而東彭城而南非復昔之泗矣

北平孫承澤撰

九州山水考　中

揚州

揚輕也　程珌曰江南之民其氣躁勁其性輕揚

孔傳曰揚州之域北據淮南距海

彭蠡　彭蠡鄱陽湖也舊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自洪官亭受江西嶺北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至池州湖口入江漢志所謂湖漢九水者是也

三江　古言三江不一蔡傳王唐仲初吳都賦注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爲是韋昭注曰三江松江錢塘浦陽也其源俱不通太湖所引非也　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古有三江今東江已失其故道惟婁江在震澤之東北夏忠靖嘗浚夏駕浦北貫吳塘通劉家港以入海矣劉家港即古婁江也吳淞江在震澤之東南周文襄嘗浚顧浦以通此江而入海矣苟因其成績而修之庶幾震澤之下流得以分注而可免泛濫壅塞之患　按今淞江自吳江縣東長橋東行二百六十里入海自元立松江府於水之南而此江遂名吳淞禹迹之存於今者此一江而已婁江或曰自蘇州府城東經崑山太倉入海今名劉家河者是郡城東門名婁門亦其證也元海運明初下洋皆由此崇禎末淤塞東江大抵在今蘇州之東南松

江府境自海塘障於南水北折爲黃浦而東江不可考矣元潘應武以爲太湖之水出白蜆江急水港下澱山湖東自小漕大漕諸港以入海者即古之東江金藻本其說以爲可復而松江志曰上海縣黃浦支河曰閘港閘港之東曰新場舊有海口論者指此爲東江王圻曰東江疑在華亭海鹽平湖界中復爲捍海塘所截而歸有光則以禹貢之文本不相蒙二江並是淞江之支流只有一江無三江也

震澤　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不震蕩也廣義曰古者震澤之水其西北上源則有宜歙金陵九陽江諸水經金壇溧陽縣宜興百瀆以下震澤而西南苕霅諸水又繇湖州七十二港以入焉然所賴導之以入於海者止三江耳水來甚多而洩之者甚緩此東南之地每多水患不能成膏壤也　宋葉夢得曰孔氏以太湖爲震澤非是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爲具區其浸爲五湖既以具區爲澤藪則震澤即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也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故曰藪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於太湖自太湖入於海雖淺而瀰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爲一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爲利害故二名以別之

此非吳越之人不知而先儒皆北人故誤指太湖震澤爲一耳　單鍔曰自溧陽五堰東至吳江岸譬之一身五堰則首也宜興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旁通震澤衆瀆則脉絡衆竅也吳江則尾閭也

按單鍔宜興人元祐間進士著三吳水利書蘇子瞻欲上之於朝明永樂初遣大司農夏原吉治蘇松之水命都御史俞士吉賚水利書賜之即鍔所著也其書雖於今情形稍異然原委分明治法要不能外也昔姚孟長先生議疏白茅歸太僕議疏松江今聞劉河久湮白茅亦塞吳淞亦將如劉河白茅矣夫三吳財賦之區范文正公所謂國之倉庾也舊設水利專官歲請疏治誠重之也不然彼中之田仍如禹貢之下下憂豈僅在三吳之民哉元季吳人倪子貴盡以膏田送人脫累此亦司計者所宜念也

揚州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葢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入貢必由江以入海然後達於淮泗至吳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黃池然後江淮始通臨川吳氏曰江北淮南地高於水雖曰溝通江淮止是江淮之間掘一橫溝兩端築堤壅水於中以行舟耳江淮二水實未通流也今按兩端築堤如瓜儀淮安壩是也

宋沈括夢溪筆談言唐李翱為東南錄云自淮沿
流至於高郵沂至於江孟子所謂決汝漢排淮泗
而注之江則淮泗固嘗入江矣此乃禹之故迹也
熙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
其流無復能
至高郵耳

荊州

荊彊也陽盛物堅其氣急　程珌曰荊州之民其
氣剛悍厥性彊梁

荊　荊山在襄陽府南漳縣有兩荊山此荊州之荊
山非雍州荊岐旣旅之荊也荊山其南為荊其北
為豫

衡　衡山南嶽也在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里寰宇
記云宿當翼軫度應機衡故曰衡山舜南巡狩至
於南嶽周職方氏荊州之鎮曰衡山其山盤繞八
百里有七十二峯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
溪九池九潭九井而峯之最大者五曰祝融紫蓋
雲密石廩天柱惟祝融更峻其岣嶁峯有禹碑山
海經云衡山一名岣嶁山

顧司空璘紀云登祝融之巔俯視四極蒼然一色
山川雜陳瑣細莫辨風自遠來其力甚勁候與地
下絕姝北眺觀日出海體象洞見近若疆中東餘
游氛浩漫無際限以扶桑其外尚遠乃嘆寰宇所
局僅當天
地之中

江　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西南至嘉州而沫水
自嶲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敘州而
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
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
合等州水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
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
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
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

冢之山漾水出焉

源也東流則爲漢焉漢卽漾也而易其名又東流則爲滄浪之水焉滄浪卽漢也而易其稱又東過三澨之水至於大別之山南入於江會同東下有朝宗之勢焉

九江　按張勃吳錄岳之洞庭今之九江也水經注言九江在長沙國下雋縣西北楚地乃今岳之巴陵洞庭在其西北則九江爲洞庭審矣考漢志東陵之南自有沅漸沅辰敘酉澧湘資九水皆言洞庭東入於江太史公云予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曰

安得古之九江而觀之蓋自秦漢說者止知潯陽爲九江耳朱子文集漢史江陵新志更定一曰瀟江二曰湘江三曰蒸江四曰資江五曰沅江六曰漸江七曰序江八曰辰江近方麓王氏又以爲九江爲洞庭禹貢至於澧過九江澧水出岳州卽古巴陵江水過澧州始經洞庭之口戰國策秦與荆戰取洞庭五渚既有洞庭又言五渚則是九江既渚九而爲五又會五而爲一九江皆入湖而洞庭之名始著九江五渚之名隱矣　明高封洞庭記云巴陵之勝惟在洞庭一湖按禹貢九江孔殷卽此湖水沅漸元辰漵酉澧資湘皆滙流洋溢互瀦周廻八百餘里浩浩蕩蕩一碧萬頃　一統志云洞庭南連青草西亘赤沙七百里又謂之三湖

沱　沱在今當陽縣南至枝江縣入大江　王炎曰沱水在江陵府枝江縣土人謂枝江爲百里洲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

潛　潛在荆州府潛江縣循源而下入大江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涔水卽古潛字故史記云沱涔既耐

今松滋分爲潛江縣　又爾雅云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　沱潛於荆梁二州再書旣道其名雖同而源委各別

雲夢　二澤名蔡九峯曰周官職方荆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合而言之則爲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水落有先後成功有早晚也

沈括筆談最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太宗皇
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
本余按孔安國註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
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
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
於江南其後涉江入於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
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
左傳曰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註云楚
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
元豐中余自隨州道安陸入於漢口有景陵主簿
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爲夢江北
爲雲余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
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
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雲方土
而夢已作乂矣
此古本之爲允

豫州

豫舒也又序也言陰陽分布各得其序　程珌曰
河南之民其氣安舒厥性寬豫　經曰荆河惟豫
州孔傳曰西南至荆山北距河以荆州覗荆山在
其東北以豫州覗荆山則在西南也河即冀之南
河冀在北土之中豫在九土之中故並有中州之
名

豫州南跨漢而抵荆山東接吳通齊西自閿鄉函
谷入秦午通四達虢陝轘轅少室亦多巖險古人
於此定都不但形勢之所在亦朝會貢賦之便湯
之亳今河南偃師縣是也成王之雒邑今河南雒
陽縣是也若汴宋所都則誠形勢爾弱然汴都通
漕之便則他都所不及也

關顯德間開汴口之渠導河水達於淮水以通江
淮之漕又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於蔡水以通陳
潁之漕又於鄆城之東浚汴水爲五丈渠東過曹
濟梁山濼以通齊魯之漕

伊　伊水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
陽縣南北入於洛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南今商
州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弘農盧氏之熊耳者
非是

洛　洛水地志云出弘農郡上洛縣冢嶺山水經謂
之讙舉山今商州洛南縣冢嶺山也至鞏縣入河
今河南府鞏縣也

瀍　瀍水地志云出河南郡穀城縣贊亭北今河南
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瀍水所出
也至偃師縣入洛今河南府偃師縣也

澗　澗水地志云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入於洛新
安在今河南府新安澠池之間今澠池縣東二十
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卽澗水所出
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然則澗水出今之澠池
至新安入洛也　天下之水以河爲宗豫州之水
以雒爲宗故出熊耳者伊也出冢嶺者雒也出贊

亭者澠也出澠池者淵也各異其源而雒水實受
三水之會伊自雒陽入雒自偃師入雒瀍自新安
入雒合於一而東流至鞏縣入河則大河又實受
四水之歸
劉徙伊雒二渠記曰伊雒二水鑿渠以溉田肇自
唐時雒渠起郡治西南東侯保分雒水而東曰莽
渠莽渠之北又分三支曰清渠曰單渠曰太陽渠
凡四渠末流仍入雒及伊伊渠起郡南伊闕口之
北分伊水北行至午橋莊與雒渠交而出其上并
二支亦名莽渠清渠單渠但以東別之凡三渠皆
入雒二水之大可勝舟冬夏不涸百里內皆仰溉
焉宣德初始湮塞弘治癸丑都憲徐公恪巡撫河
南委官濬之已而復塞歲丙辰河南按察副使張
公鼐復之又於雒渠之南大明等復創鑿一渠東

行出午橋之上雒渠叠并前爲五矣
邵寶伊洛水田議河南本有水利可以興水田如
分洛水以溉田者有大陽三渠宜利渠新興萬廂
等渠分伊水以溉田者有伊陽渠永寧渠及鳴臯
順陽濟民等渠而盧氏縣之東澗水則嘗析而爲
渠流入於城中以灌蔬圃者也可以灌蔬圃則亦
可以灌田文莊留心水利官許州時大興水田人
至今祠之

滎　按濟水自溫縣入河潛行絕河而南溢爲滎在
今鄭州滎澤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敖倉者古之敖
山也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滎瀆水受河
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也鄭康成謂滎今塞爲
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酈道元曰禹塞淫

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
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
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浪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
曰浪蕩北曰浚儀其實一也

波　波水出婁涿之山北流注於穀今河南永寧縣
北七十里又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爾雅
云水自泲溢爲滎自洛出爲波

菏澤　菏澤地志在濟陰郡定陶縣東今曹州濟陰
縣南三里有地有菏山故名其澤爲菏澤也蓋濟

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東過冤句縣南又東過定陶
縣南又東北菏水東出焉是也後菏澤自分南北
清河

孟豬　孟豬左氏爾雅皆作孟諸今歸德府虞城縣
西北　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　孔氏曰菏澤
在胡陵孟豬在菏東北　正義云地志山陽郡有
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又云菏澤在泲陰定陶
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
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

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

波雒中分豫境穎許汝亳陳曹開封滎陽京索皆雒之東其水徑自入河虢陜郟鄭北邙偃師轘轅少室皆雒之西其水浮於雒而後至河

又按河南水利史起引漳水溉鄴召信臣杜詩造六門堰於南陽其最著者矣金南陽令李圍瑞創開水田四百餘頃詔陞職二等仍錄其最狀徧諭諸道是冬議興水田省奏漢召信臣於南陽灌溉三萬頃魏賈逵堰汝水爲新陂通運二百餘里人謂之賈侯渠鄧艾修淮陽百尺二渠通淮穎大治諸陂於穎之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今河南郡縣多古所開水田之地收獲多於陸地數倍

勅令分治戶部按行州郡有可開者誘民赴功其租止照陸田不復添徵仍以官賞激之陝西除三白渠設官外亦宜視例施行夫金偏安一隅能重民務如此

梁州

梁即今全蜀之地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秦鑿山開道開塞始通恐止言金牛一道耳經言岷嶓沱潛蔡蒙和夷禹之故迹可見何嘗不通中國也

按楊慎禹穴考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迹不到巡撫劉巡夫修蜀志按訪古碑刻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

華陽　西嶽華山在梁雍之東其陽爲梁州其陰爲雍州華山在華陰南十里側成四方其高五百仞

華嶽碑序云山莫尊於嶽嶽有五而華處其一人王應興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絕緒布五方則受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經有望秩之禮典有生殖之祀蓋所以宗山川而報功也

黑水　黑水地志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唐樊綽云西爺之水南流入於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

西珥河曰麗水曰瀰渃江皆入於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按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於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入於南海

雲南金沙江考云大金沙江發源崑崙山西北吐番地即夏禹所導黑水也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周文安辯疑錄云甘肅志甘州之西十里有黑水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有黑水東流荒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入雍州之西流入梁州之西南其正西別流遠西極之外而無所

據見地勢西北最高故能經西而西南也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番流至緬甸其廣五里徑趨南海得非黑水源出張掖流入南海者乎黃河源近雲南地則大金沙源自番雍之地南入緬海此水爲黑水無足辨矣

岷　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氏道西徼外在今茂州江水所出也　蜀廣記曰岷山在茂州西北最後番田列鵞村村有岷山名日鐵豹一日羊膊則分水之上源也一自西南入大渡河一自正南入濫村經石紐過汶川　晁氏謂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岷山

嶓　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至武都爲漢常璩華陽國志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爲漾水禹貢導漾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郡道元曰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所導也　按西縣元時省入畧陽今嶓冢在興安州北九十里

沱潛　禹貢河漢江淮惟一見而沱潛於二州兩見臨川吳氏曰凡江漢支流皆名沱潛不拘一處是也

按江漢二水夾蜀山而行江在山之南漢在山之北自梁至荆山行凡數千里凡山南谿谷之水皆至江而出山北谿谷之水皆至漢而出其水衆多不足盡錄故南總爲沱北總爲潛蓋當時之方言猶今言谿谷云爾後之讀爾雅者誤以江漢爲沱潛所出之源不知爲沱潛所出之路也禹貢言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別猶言他也蓋汀之發源在岷山極西處自江源而東凡別水之來會者皆爲此江之沱不得自爲一水也今蜀江沿岸溪水合處猶有鑑沱勺流沱明月沱歸鄉沱之名尚可推見當時命名之意云潛亦倣此

蔡　蔡山今雅州城東五里嚴道南

蒙　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東雲霧常蒙其嶺其山上合下開沬水經其中出爲涸崖水沬水即大渡河也蜀守李冰嘗鑿離堆避沬水之害

和　和水今雅州滎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嵒州東西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

夷　夷水出夔州府奉節縣東南過佷山縣南又東

過夷道縣北東入於江蔡氏謂和夷地名似以水
爲長

西傾　西傾山在臨洮府西南一百五十里一名嵹
臺山

桓　桓水出西傾之南洮水出西傾之北或曰洮即
桓水自西傾南行一說桓西裔也非是

潛　經因桓是來浮於潛言自西傾而向冀都必因
桓水是來自西而至葭萌浮於西漢此由桓入潛
也鄭玄曰漢别爲潛是也　廣覽曰西漢即潛水

沔　漢水雖出嶓冢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
沔故云漢上曰沔　沔與渭不通禹貢逾於沔入
於渭蓋褒水通沔斜水通渭褒斜之間又絶水百
餘里故歷漢川而至於褒水乃逾褒而登於衙嶺
之南溪乃灌於斜川届於武功而北以入於渭
棧道七百里北口曰斜南口曰褒同爲一谷兩谷
高峻中間谷道褒水所流褒水出太白山經鳳縣
南流入褒谷又南流入沔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
入渭張湯謂以車轉從斜下渭則漢中穀可致是
浮潛逾沔之道漢人嘗用之矣今四川通貢職水
則大江陸則棧道潛沔入渭之道無復講矣

按西蜀水利秦以李冰爲蜀守冰壅江水作堋穿
二江成都中雙過郡下以通舟船因以溉灌諸郡
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漢文帝以文翁爲蜀
郡太守穿湔洩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
宋乾道中四川宣撫使王炎奏開興元府山河堰
溉南鄭褒城田九十三萬三千畝有奇詔獎諭

雍州

雍壅也唐地紀曰雍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位陽所
不及陰氣壅遏故取名焉　程瑶曰河西之民其
氣蔽壅受性多急　四面積高曰雍又鳳翔府西
北三十里有雍山雍水所出

西河　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
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自帝都而言也

弱水　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
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
西者導之西流也地志云在張掖郡删丹縣薛氏
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删丹西至合黎山
與張掖縣河合又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
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收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

山則弱水在莬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北史載
太武至莬園水分軍捜討東至瀚海接張掖水北
度燕然山與通鑑小異登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爲
近乎．王樵曰柳宗元弱水之說乃懸溪對近於
寓言不足爲據獨謂弱水在莬園水之西涿邪山
之東此爲得之

涇　寰宇記云涇水發源岍頭山西北自醴泉界經
縣南七里東南入高陵縣注於渭　岍頭山在今
平凉府西四十里史記黃帝西至於崆峒登笄頭
山卽此

河渠書韓水工鄭國說秦孝公令鑿涇水自中山
西抵瓠口爲渠水經注云涇水東南流經瓠口鄭
白二渠出焉當時民得其利歌曰田於何所池陽
谷口鄭國在前白公在後舉臿成雲決渠爲雨涇
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
億萬之口按白渠起於趙國中大夫白公奏穿渠
引涇水起谷口出於鄭渠南故名白渠漢左內史
倪寬又於此渠上流開六小渠以輔助之定水令
以廣渠田名六輔渠其渠歷唐宋修之纔得六千
二百餘頃至元有八千頃明宣德初遣官修鑿民
役獲其利成化元年巡撫項忠奏於涇水上源龍
源左側興工疏濬止於舊渠之口尋罷

渭．水經注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
山又東南流逕首陽縣南右得封溪水次南得廣
相溪水次東得其谷水左則天馬溪水次南則伯
陽谷水並參差翼注而東南出　地志云出隴西
首陽縣西南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　新志渭
．水出今臨洮府渭源縣南谷山東南流至華陰縣
入河華陰古船司空縣也

漢武帝元光六年大司農鄭當時言異時關東漕
粟從渭中上度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
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又可溉
渠下民田萬餘頃天子然之發卒數萬人穿渠三
歲而通人以爲便
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晏卽鹽利雇傭分吏督之
隨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
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

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
石無升斗溺者
按唐漕止百一十萬石除留於揚州河陰者止四
十萬石從渭船入太倉蓋關中沃野千里而又大
修水利貞觀之時斗米十錢不借資於外也禹貢
天子之畿曰甸甸田也總稭粟米納之於五百里
之內豈若後世輸輓於數千里之外哉故欲富國
足民先治其畿甸始

汭　地志作芮扶風汧縣弦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
入涇　雍州之水莫大於渭渭自鳥鼠而東而水
之赴者固多矣自涇言之岍頭之源最居雍之北
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爲歸而汧縣弦蒲藪之芮水
乃東入焉是涇上屬於汭而下屬於渭也夫渭汭

不相及矣而一涇以屬之見水之遠近聯絡者其勢也涇渭之清濁不同矣而渭受涇之屬焉見水之大小相合者其理也　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曰芮鞫之卽皆謂是也

漆　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今宜君縣東

沮　沮水寰宇記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稱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然不曰入而曰從者小從大曰從衆歸之曰從　按坊州今省入中部縣昇平今省入宜君縣華原今省入耀州

灃　灃水地志作酆出扶風鄠縣終南山東至咸陽縣入渭昔周作邑於灃詩人美之曰灃水東注維禹之績言灃水自東北流經豊邑之東入渭而注於河也然不曰入渭而曰同灃大故曰同

荆　按荆山蔡氏以爲卽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而三原馬伯循則謂此原乃唐之獻陵非山也四裔

郡縣圖記謂黄帝鑄鼎處在今三原嵯峨山巔嵯峨卽荆山也其山高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黄河俱在目而俯視秦川其平如掌其別嶺有西原中原東原乃縣之所由名也岐東惟嵯峨爲大嵯峨之爲荆山明矣

岐　岐山在今岐山縣詩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言太王始邑其下也山有兩岐故名焉又名天柱山

終南　終南乃關中南山西起隴鳳東踰商雒綿亘千里隨地異名總言之則曰南山耳地志一名太乙山秦記云又名地肺南山深處高而長大無異名者曰秦嶺乃地絡所由分秦嶺以南之水皆謂之江秦嶺以北之水皆謂之河

惇物　惇物亦在西安府武功縣東南二百里一名垂山

鳥鼠　山名在今渭源縣西二十里俗呼爲青雀山迤北而東支隴甚多其地鳥與鼠同處於穴爾雅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二物同穴入地三四尺鼠深而鳥淺各自生育不相侵害自隴以西

諸山率有之　岳正曰予戍甘州時過莊浪見之鳥形色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飛即匿穴穴口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但脣缺似兎蓬尾似鼬與鳥皆入彼此狎昵有類雌雄

原隰　原隰泛言之則原爲廣平隰爲下濕之地然西安府城南實有其地即古豳國也朱子詩傳亦曰豳在岐山之北原隰之野

豬野　豬野即休屠澤在涼州姑臧城魏太武伐涼謂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其餘溝渠流入澤中其間乃無燥地澤草茂盛水土如此此禹所以底績也

三危　通典沙州昔舜流三苗於三危即其地也其後子孫爲羌戎代有其地謂之瓜州其地多生長瓜瓜長者狐入其中首尾不出左傳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是也秦及漢初爲月支匈奴之地武帝開其地後分酒泉置燉煌郡即古瓜州也三危山在其東南山有三峯故名焉

積石　孔氏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正義曰地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曰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沿河順流而北釋水曰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於龍門西河也按積石在今臨洮府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兩山如削中流黃河西臨蕃界

河從積石北流北入北戎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里漢人謂之北河其內今謂之河套即秦始皇所斥奪匈奴河南地也在古已爲通舟轉輸之道蓋唐虞聲教暨於冀南冀之北盡遠出河外猶在荒服此其所以不可及也三代之季北戎入居河內秦始皇逐出之秦楚劉項之際復爲匈奴所據漢武帝開朔方復取之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即其處宋時爲西夏所據金人取之元因置東勝州西夏以一隅能抗衡中國蓋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產健馬乃關中之屏蔽得之則強失之則弱歷代知其爲邊境之要地而不知其唐虞之故疆也又北河之外陰山橫亘中界內外陰山之外皆大磧南北數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外若不得陰山必踰大磧而居其北北即漠北也昔漢武帝驅之於陰山之外而漠南無王庭毎過之未嘗不哭也漠南即陰山之南黃河之北敵所利以饞其力而窺內者也此地明初洪武中元帥李文忠西界陝邊於勝州立東勝城以統套內十二縣置將吏守之正統後築榆林城於上郡以蔽延安綏德將套內朔方河西千餘里盡棄之於是西北自大同偏關以及寧夏固原無處不苦河套嘉靖中曾銑力議恢復爲奸臣所譖累及輔臣言自後無復有議及

者矣

龍門　地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按龍門在今西安府韓城縣東北八十里河水至此自山直下懸水百仞濺沫如雨濤聲如雷地皆震撼兩厓斷山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曰龍門

崑崙　崑崙國名崑崙山旁小國也在肅州衛西南二百五十里南與甘州山連其巔峻極經夏積雪不消世呼雪山

析支　析支國名有析支河唐與吐蕃舊界也漢武帝開朔方置渠搜縣爲漢極北界三原馬伯循謂析支渠搜皆在今河套內寧夏東北河水過山析爲二支處有析支城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

按寧夏之靈州有填漢尚書御史三渠古引黃河水以資灌溉故其地昔稱小江南富甲西邊自河套失而靈州遂爲衝地且河套之中可屯田四十萬項當日使能據東勝以守不變屯法之制內資屯牧外借鹽權則各邊可鼓腹歌豢弓臥也

格致錄第■卷

北平孫承澤撰

九州山水考下

導山者隨山以治水故以導山金仁山曰禹貢一篇經緯脈絡舉天下山川分載九州北南以緯之又分爲導山導水西東以經之然後紀綱源委可指諸掌　呂氏曰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脈絡

導岍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壺口雷首至於太嶽底

柱析城至於王屋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

前不載經文以所考者山水不及貢物原文不敢删也導山中無貢物故全載之尊經也

岍　一名吳嶽在今隴州南七十里今爲西鎮汧水出其西而南入渭汭水出其北而東入涇禹導山始此

岐 已見 荆 已見　岍岐荆三山皆雍州禹導山始於岍乃東至於岐乃東至於荆山而渭之入河涇灃漆沮之入渭皆在目前矣

壺口 已見 碣石 已見　壺口以下至恒山皆冀州山

禹迫於龍門之西河則壺口正在河之東岸河自
塞外破長城而入而壺口當其衝冀州之功於是
伊始
雷首　今謂之中條山在蒲州東南十五里其陽曰
首陽山雷水出焉山臨大河爰至於太嶽汾水所
經堯都在焉太原岳陽之修葢於是乎相度矣
底柱　在今陝州三門鎮大河中流有石如柱
析城　在澤州陽城縣山峯四面如城
王屋　在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山狀如屋泲水出焉從

底柱至王屋禹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而沇水之
入覃懷之績皆在目中矣
太行　在懷慶府之北連亘數州爲河北脊以接恒
嶽河北諸山皆旋其趾程子謂太行山千里片石
梁山皆石上起峯巒
恒山　蔡氏曰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一百
四十里今定州曲陽也　周官并州其鎭山曰恒
山管子曰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
水經注曰滱水又東右會長星溝溝在上曲陽縣

西北長星渚渚水東流又合洛光水水出洛光溝
東入長星水亂流東逕恒山廟北漢末喪亂山道
不通此舊有下階神殿晉魏改爲東西二廟廟前
有碑闕壇場相列其水東逕上曲陽縣故城北本
岳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以歲十一月
至於北岳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齊戒周昭王南
征不還巡狩禮廢邑郭仍存秦因立縣縣在山曲
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爲上矣王莽之常山亭
也　唐六典曰河北道古幽冀二州之境恒嶽在

焉　沈括曰北嶽謂之大茂山嶽祠舊在山下後
移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祠乃在曲陽縣祠中多
唐人故碑前有一亭子中有李克用題名　又曰
北嶽廟中一亭榮立天霽氣淸登之可以遠望廟
有鬼尉像在昭福門壁之西唐人劉伯芻製也諺
云毘盧寺水北嶽廟鬼葢指此
禹貢歷叙衆山而繼之以入於海者諸山所出所
經之水脉絡分明施功有序皆安流以歸於海葢
所隨者山所導者水也　導山舊有三條四列之
說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此王肅馬融之
說也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
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此鄭元之說也　廣覽

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
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龍門西河之
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幽冀以入
於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
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爲雷首又次一
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恒山其間各隔沁潞
諸川不相連屬豈是岍岐跨河而爲是諸山哉山
之經理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
而山之經緯可見矣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於陪尾
山川之脉皆起西北故每條皆自西起上節導大
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於冀之東北此節導大河
之南境故自雍而經於豫之東以盡於兖之東北
西傾已見
朱圉在今伏羌縣西南二十里俗呼白巖山
鳥鼠已見　西傾朱圉鳥鼠皆雍州山西傾之東北爲
朱圉朱圉之東北爲鳥鼠禹循西傾而東北凡衆
水之發源於西而東逝者皆在目前矣

太華已見　即西嶽也以西有少華山故此名太華禹
下鳥鼠而東行至於太華其陰則北河與地絡之
所會也其陽則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河自下龍
門其勢洶湧南逝及華之陰喬嶽縣亘其勢不可
復南乃折而東流西則渭率涇澧漆沮諸水爭赴
焉前則雒率伊瀍澗諸水爭赴焉山水一大交會
也
熊耳已見
外方蔡氏云地志潁川郡嵩高縣有崇高山古文以

爲外方在今登封縣金氏云舊以嵩高爲外方非
是嵩高世名中嶽安得與江夏內方相爲內外哉
據唐志陸渾山一名方山葢古外方云
桐栢地志在南陽平氏縣東南今桐栢縣也熊耳外
方桐栢皆豫州山
陪尾在今德安府安陸縣東北有横尾山古文以爲
陪尾一說乃徐州山也在泗水縣桃虛西北禹既
下太華乃於是而熊耳外方桐栢至於陪尾而淮
泗沂沭諸水之治亦可見矣　孔傳曰西傾朱圉

在積石以東鳥鼠在隴西之西三者皆雍之南山
至於太華相爲首尾而東太華熊耳外方桐栢四
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雒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
桐栢泗出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之功於上而後
條例所治之水於下互相備耳此條大河南境之
山也
導嶓冢至於荊山內方至於大別
嶓冢 已見
荊山在荊州南條之荊山也荊山有二分屬南北兩

條
內方地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
方山
大別不載於地志左氏云吳既與楚夾漢楚乃濟漢
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金氏曰大別山在漢陽軍
漢陽縣西有小別山漢水至此入江謂之沔口此
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敷淺原
岷山 已見

衡山南嶽也 已見 其山周八百里上有七十二峯十
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其峯高峻者五而
祝融爲最 嶽山之尊者也故再記之
九江 已見
敷淺原今之廬阜也朱子曰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
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於岷山岷山夾
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
支爲湖南爲建康又一支爲兩浙而餘爲福建二
廣此言最盡江山之曲折蓋岷山一帶南出爲大

渡之源又包青衣以東爲湖江黔江諸源東出一
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東度桂嶺
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
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
故禹自衡山過洞庭而至敷淺原也敷淺原爲廬
山無疑蓋廬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亘人民莫居
故有敷淺原之名後世臣俗結廬居之遂名廬阜
而其支隴林麓猶存舊名江州潯陽縣蒲塘驛前
有敷淺原原西有傅易山古文傳作敷易作陽蓋

敷淺原之陽也其山正在廬阜之西南則敷淺原
爲廬阜本名而蔡傳所指爲庳小者爲支隴之目
其舊號也審矣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至流沙
前導山記禹行之次第此下導水記水行之次第
也

弱水 已見

合黎山名地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金氏曰合
黎山下居延澤即古合黎澤按合黎在今甘州都

司城西北四十里

流沙通典謂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大抵
西北之地多是沙磧史書所謂河沙諸國佛書所
謂沙界恒河沙是也沙則水滲而下程子謂禹導
弱水至合黎則逆行者已順其遠而無所事治者
固不必極之於西海近而無能爲害者亦任其餘
波之入流沙則已矣故於雍止曰旣西而於導水
不必曰入於西海皆紀實也
所導凡九水大意皆自西北而東南以弱水最在

西北故先言之黑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
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爲大河在北故
先言河也漢入於江故先漢後江泲水發源河北
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雒
俱入於河不能入海不稱瀆故居末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三危 已見 萬水能載而弱水獨弱萬水皆淸而
黑水獨黑 萬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
按弱水爲雍梁二州之西界蓋出崑崙之南谷也

自積石西傾岷山嶓冢以西諸水天竺以東
諸水皆入之故黑水諸源亦非一仁山金氏謂諸
源實合而爲瀘水南夷謂黑爲盧瀘水即黑水也
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趾又名歸化江廣處於
江東南入於海而海道圖亦名黑水口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
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
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積石龍門底柱洛汭大陸九河 已見

孟津杜預云在河内郡河陽縣南今河南府孟津縣也渡口對懷慶府孟縣晉武帝改爲富平津水經謂之小平津武王師渡孟津卽此　河自積石入中國至龍門底柱奮迅震擊不可名狀至孟津河流始緩南北通津謂之孟津

大伾卽澶州黎陽山今在大名府濬縣東河至此折而北流或以爲在成皐或以爲在修武武德者非是

洚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志在冀州北金史南宮下有洚水枯瀆卽此冀州古信都也　張洎曰洚水卽濁漳

河出崑崙而説崑崙者多誤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　鄭漁仲言河水自西域來其大原有三正原出崑崙山東北陬而東行一原出天竺葱嶺一原出于闐南山北行與葱嶺河合而東入於崑崙河或云張騫窮河源至葱嶺河爾故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而沒其正源也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命學士蒲察篤實西窮河源得今西番朶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　積石在臨洮府河州西蘭州蘭皋山石門黄河所出西南洒浸轉而東北流洮水北流入之又北而湟水會星海諸水入之祁連山青海之水出浩亹東流合於湟水皆入焉皆崑崙北谷諸水也又北入北狄界中漸轉而東至唐東受降城折而南流爲冀西河大抵此上盤束山峽之間數千百里冀西則壺口雍東則梁山適當河衝禹從而治之見冀州故不書又南至河中府龍門縣之西山開岸豁自高而下奔放傾瀉聲如巨雷是爲龍門南至華州華山之陰渭水入焉水勢撞擊地名潼關折而東流爲冀南河至陝州陝縣底柱壅河中流世傳禹鑿三門以通之是名三門山又東至孟州孟津河流始緩南北通津謂之孟津東過鞏縣雒水入焉名爲雒汭又東至澶州大伾山卽黎陽山也孔氏曰山再成曰伾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故禹記之漢塞瓠子築宣房皆在此處從此而北流爲冀東河至冀之信都洚水入焉一名枯洚河是也又北至大陸説見冀州又北播爲九河説見兖州逆河之得名以海潮至而水逆流也

按禹之治河龍門上下河行於山峽有疏鑿之功無[illegible][illegible]遷之患大伾以下河始出峽而地平則[illegible]之而爲二大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潰則播之而爲九蓋其要領尤在此自禹之後河順其道不復爲患者千餘年至周定王五年河始決蓋王政衰諸川瀆湍不復盡力列國復行其私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河不得其道所以多決自漢以來未有百年無事者歸之天數豈盡然哉

賈讓治河三策其畧曰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河爲境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塡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排水澤而居之湛溺固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此皆前世所排也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北入海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旱則開東方水門下水漑冀州田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謂之中策若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今之治河與古異葢河之故道自懷慶大名至瀛滄入海彼時無漕河故議欲就其順下之性引之東北而復其故道今東北有漕防其衝決矣古疏之鑿之惟欲去其害矣今則欲資其利葢漕舊不藉河自景泰後始有黃三淸七之說今徐州二洪以下專用河水矣所以治之者有疏有濬有塞而疏爲上葢河自經汴以南分二道一出汴西榮澤縣經中牟陳潁等州縣至壽州入淮一出汴東祥符縣經陳留亳等州縣至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是此新舊分流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後皆塞而止存沛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容納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而分勢耳前出陽穀魚臺二道恐其決而東北斷不可開也其在汴西榮澤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塞也乃若自汴東南源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溜溝二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之勢此治河之善經也

李東陽曰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治法亦異葢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河決張秋徐有貞治之有捷其議者曰不能塞而顧開之耶使者至徐出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侍郎白昂治原武之決舉南兵部郎中婁性同事築陽武長隄以防秋漲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府之飲馬池中經符離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又自魚臺至大淸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疏之效亦明矣哉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

嶓冢大別彭蠡已見

漾孔氏曰泉始出山曰漾　又有曰漾水名源出隴西氐道之嶓冢山者名曰漾至武都爲漢此東源也爲漢之正流西源在三泉縣之東者則名曰沔而經葭萌入漢葢兩川一山東西異出而總則名漢水也

滄浪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　葉夢得云滄浪地名非水名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澧水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

三澨在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　湖廣志云今沔陽州黃蓬之山下枕大江其東南有三澨爲北爲滄浪之水又云三澨水在景陵縣南三十里源自安陸達景陵

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今之番陽然其澤在江之南去

漢水入江之處巳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之流非自漢入而爲滙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横截而南入於番陽又横截而北流爲北江且番陽合數州之水豬而爲澤泛溢壅遏初無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遏月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横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滙澤而爲彭蠡者番陽之水旣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横截而爲北江者又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旣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滙彭蠡不應曰東滙於導江則宜曰南會於滙不應曰北會於滙滙旣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以今地望相較絶爲反戾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每歲四五月閒蜀嶺雪消大江泛溢之時水漲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爲合東滙北滙之文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舍此而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　按東滙澤爲彭蠡朱子以爲多句東爲北江入於海鄭漁仲以爲衍文

岷山導江東别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爲滙東爲中江入於海

沱九江巳見

東陵今岳州巴陵

澧水名楚辭曰濯余佩今澧浦鄭玄以長沙有澧陵縣指爲陵名非是　黄氏銅玉日江水源發岷山東出巫峽爾分流爲沱凡出丙南者是也正流東至澧乃荆之南境今沿江築圩而田獨華容縣章華臺下仍通川水過九江即洞庭湖所受澧江黔江沅江益陽江安鄉江湘江秦江瀏陽江平江九水漲則瀰漫港汊所謂孔殷也至於東陵即岳陽城陵之境又東一帶迤北皆與前沱水會爲滙澤故汚南之湖澤最廣今江水衝直城陵磯而臨江驛至岳陽湖口六十里皆淤沙漲起南環湖北沿江塞隘九江之口其章華臺之水亦淤窄矣漢水

西源於嶓冢之漾漾水東經漢中之境總名曰漢
又東經武當山北名滄浪過三澨乃沔北臨邳県
陵諸水流瀦雲夢者至於大別山趾入於中江而
江東滙澤為彭蠡蓋彭蠡因小孤山彭磯至左蠡
而得名實彭澤也非謂鄱陽之湖且川江勢大若
江漲時廻流入洞庭最迅予嘗乘驛船必須人纜
拽出湖口但到彭澤江漲已緩惟湧回鄱水不得
流耳凡江自澧以西名上江東陵以東名中江彭
蠡而下名北江而叙江漢皆曰東者至厳嶓居西

而云非指曲折所向為文也　袁中道曰澧水出
充縣西歷山今九溪是也至慈利與漊水會稱漊
澧至石門與溇水會稱溇澧至澧州與涔水會稱
涔澧過此至安鄉縣與澹水會稱澹澧王仲宣所
云悠悠澹澧者也澧居江沅之中與九水分源合
派以赴洞庭而袁喜以為江沅別流誤矣獨禹貢
導江有東至於澧一語當懷山襄陵之時雲夢一
壑故江身不可復辨禹之導水必於高阜之處有
山可識者乃可施疏瀹之功自夷陵以下高阜而

多山者宜莫如澧由澧導之從九江以至東陵九
江今沅湘九水是也東陵今巴陵也江偕九水入
洞庭以遊潯陽雲夢始出而江洪之在雲夢中者
始了了可辨江始分而為二酈道元注水經於江
陵枝廻洲之下有南北江之名即江水由澧入洞
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滂湃而南
江之跡稍稍湮滅僅為衣帶細流然江水會澧故
道猶然可考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又

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

沇水發源王屋天壇之顛太乙池伏流九十里復見
泲源祠有東西兩源合流至溫縣始名為濟歷虢
公臺西南入於河　太行為河北脊其西水皆西
流其東水皆東流王屋本太行脊西之山沇水發
源王屋其源多伏流而力甚勁疾常從地中穿穴
而行故其出入無常伏見不一釋名曰泲濟也源
出河北濟河而南也蔡氏謂其若斷若續而實有
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盡之矣

衆即衆波之衆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
並流數里溢爲衆澤濟淸河濁穿河而過爲衆還
淸故知其溢者沛也至王莽末不復南溢而河南
無濟瀆衆自受河爲浚儀渠然沛未嘗不伏流地
中也

陶丘郭璞云沛陰定陶城中有陶丘釋丘云再成爲
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

菏即菏澤已見豫州　汶北汶也已見青州　李獻
吉曰沛之性勁源於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

穿太行東出爲百泉爲衛水一支爲沛源出山東
爲七十二泉　玉樵曰今阿井煮膠其性鎭墜能
淸濁水歷下發地皆泉皆沛所過也又大小淸河
七十二泉皆沛水也或分流以濟漕或疏引以漑
田沛之隱功及人甚溥有益於國甚大

附載七十二泉按一統志濟南名泉七十二趵突
爲上金線珍珠次之其餘不能與三泉伴矣今按
趵突金線珍珠杜康舜泉舊志已收其曰皇華曰
柳絮曰臥牛在金線東曰東高曰南漱玉北漱玉
在金線南曰無憂曰石灣在趵突南或云在檻泉
西南曰酒泉曰濯露在無憂西曰滿井曰煮糠在
趵突北曰散水曰溪亭在北珍珠東曰劉氏曰濯
纓在北珍珠西曰灰泉在濯纓西北曰知魚在灰
泉東南珠砂在灰泉西曰白雲在劉氏南曰登州
曰望水在蔔竹閣內曰洗鉢在登州東北曰浚井
山馬跑在洗鉢西南曰香泉在舜泉西曰鑑泉在
舜泉南或云即檻泉也曰金虎在李承務巷或云
即無虎也曰東蜜脂在金虎西南曰西蜜脂在東
蜜脂西曰孝感在孝感坊內曰玉環在布政司前
曰羅姑在塔巷街東曰混沙曰灰池在城西南角
場下曰芙蓉在姜家亭前曰滴水在西務北曰灰
灣曰賢淸在城西五龍堂東曰雙桃在城西丁字
街北曰溫泉在城西石橋北城下曰汝泉在神童
寺內曰龍門在神童寺東曰染池在龍門東曰懸
泉在中宮東或云在龍洞口曰都泉在中宮鎭東
南曰柳泉曰車泉在中宮東曰煮糠在四里山南
曰爐泉在南山下曰甘露在大佛山曰林汲在佛
谷內曰白玉在王舍莊北五里曰金沙曰白龍在
龍洞山曰花泉在張爲泊曰獨孤在雲巖寺或云
在天麻嶺下曰金泉在章丘費堂嶺或云即醴泉
也北曰漯水在龍山鎭東南曰南煮糠在鵲山舊

北曰苦苣在[illegible][illegible]東一名蒿苣曰熨斗在梁峪門
家莊曰鹿泉在石固寨曰龍居在章丘長城嶺西
合趵突諸泉及章丘百脈泉總七十二見名泉碑
齊乘曰濟南名泉碑論七十二泉遠至中宮靈巖
諸泉具載而華不注之華泉明水鎭之明泉皆失
不取況其名亦未大雅蓋金人之筆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

桐柏已見水經云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
簪蓋桐柏之旁山

沂水水經云出泰山蓋縣艾山在今蒙陰縣西北一
百二十里南至下邳入泗

泗水蔡傳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西南過彭

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下縣今泗水縣也彭城今
徐州也下邳今邳州也　釋名曰淮圍也圍繞揚
州北界東至海也　河圖括地象曰桐柏山爲地
穴上爲緯星　按淮水出桐柏山其源初則涌出
復潛流三十里然後長騖東北經大復山東過義
陽今信陽也又東過褒信汝水自西北來入焉又
東過安豐下蔡壽春鍾離盱眙有泎水從北來入
焉又東至山陽通邗溝又東泗水自東北來入焉
又東至海州東入海泗水南至彭城名曰沸水有

睢水入焉又西南至下邳沂水入焉又南至楚州
山陽入淮此水今人謂之清河

按今之清江浦乃平江伯陳瑄於永樂十三年見運舟泝淮險惡乃尋宋劉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及香雖嶽自末口至淮陰磨盤口故道於是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閘以通漕又於沿江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漕賴其利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灃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
沮入於河

鳥鼠灃涇漆沮已見　渭水出南谷山尚微經流至鳥
鼠同穴山始大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由是而東

灃水南注之渭則東與會焉由是而東涇水北注
之渭則又東與會焉灃涇大與渭相敵既會灃涇
而渭益大矣由是而東漆沮小於渭者也東北注
之而渭則又東過焉灃涇漆沮皆入渭而渭東至
華陰入河渭水治矣　東會於灃即灃水攸同也
東會於涇即涇屬渭汭也東過漆沮即漆沮既從
也灃涇大與渭敵故曰會漆沮小故曰過前分言
於雍而自源徂流言之於此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於澗瀍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
於河

熊耳澗瀍伊已見　洛出冢嶺山尚微東南二百里至
盧氏熊耳山之西始大由是東北則有㯳亭之澗
瀍東則有上洛熊耳之伊與洛敵也洛與之會而
合流又自東而北同入河而洛水治矣　北方諸
水雖大河亦冰惟雒不冰所以謂之溫雒一是天
地之中二是其北連山以障北風三則前人謂其
中有礐石東漢都雒陽以漢運火德忌水故一切
從雒

仁山金氏曰天下諸山皆起於崑崙而崑崙無定
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源之所出卽崑崙
爾崑崙之南爲岷山岷山最大其北爲積石諸峯
其東爲西傾朱圉鳥鼠諸峯其西北諸山尤綿亘
紛錯河之所以北弱之所以西黒之所以南皆是
也惟江淮河漢行乎中國自崑崙東北言之則自
積石而北爲湟水爲星海青海以至浩亹皆河源
也入北戎以東爲陰山其東南自代北雲中朔方
而南趨爲北嶽以至太行爲河北之脊壺口雷首
太岳析城王屋皆其羣峯河之析而南汾晉諸水
之所以西入河涿易漳滹恒衛之所以東入海也
分而東趨者爲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
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爲西傾而洮水出
其北入河桓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朱圉鳥鼠諸
隴則爲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卽夾河而北以東若
岍岐荆山諸峯涇出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卽西
傾而下諸峯綿亘而南屹爲太華東北爲殽陝東
南爲熊耳外方伊雒之源又南爲桐栢淮源以達

於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是
爲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也北則終南華熊諸隴
南則蜀東諸峯說者謂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
岡岫綿亘爾又東則荆山內方此中絡之次也自
崑崙東南言之是爲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
卽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脈爲桓水西漢水嘉陵
江諸源其南支卽南趨爲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
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爲三峽其東出
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而爲衡山其再盤而北爲
廬阜其餘之東出者又爲袁吉章貢郴信諸江之
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趨過新安峙天目壹
昇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爲洞庭三盤之間其水
聚爲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爲閩浙北爲震澤此南
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横亘在右以障中原此
所以異歟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水之源出
焉此所以聚爲川流之盛地道以句連爲固故山
東而水之流趣焉所以貴於疏闢之功
余於丙午之春註洪範成復註禹貢至次年出[illegible]

三易稿而書成夫禹貢紀成功也實與洪範相表
裏洪範曰水潤下禹行其無事以水治水也水之
性不汩而五行之性俱順彝倫所以攸敘也吾夫
子獨贊其盡力溝洫何也推禹之心也禹之時懷
山襄陵不以爲天行之數曰由已饑由已溺之云
爾及水土平溝洫出向之無水不爲害者今始無
水不爲利也運輸之政與焉灌溉之澤普焉禹貢
一篇千載水利之經也讀者以是求之禹之功至
今在禹之心至今在也余所以退塚是篇經年而

不能已也

山水考考禹貢也奚不曰禹貢而曰九州也曰九
州者禹貢之所名也經有貢物焉或昔之所有爲
今之所無又或恒物焉以供天府尊之異名不敢
考也昔人稱禹貢以地名州而不以州分地荊衡
爲萬古不徙之山河濟爲萬古不泯之水思禹明
德考其可知可見者乎故曰九州山水考也

七十五叟孫承澤識於南城書舍之樹下

九州山水考三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承澤撰取禹貢所載山水使分類相從山凡
四十有九正導者二十有七雜見者十有六水凡
四十有二正導者九雜見者三十有三附以澤九
原隰十冠以水道會同源委皆首標其名而以所
合諸水旁行敘貫引以烏絲畧似族譜世系與地
圖之例迥殊中多附論時事引明代諸人議論事
實以相證佐如水利海運之類與經義多不相關
蓋借事抒議不專爲注經設也書首標曰格致錄
卷而卷字之上缺一字未鎸其子目乃題九州山
水考上中下字蓋其格致錄中之一種刊而未竣
者耳

書經近指六卷

〔清〕孫奇逢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近指六卷》提要

書經近指序

先儒程子有言經學既明令人不復致思果何謂哉正以世之剪拾春華獵取青紫不暇研究書理即或窮年講誦亦耳食傳註未嘗默會古人立言之旨乃高自位置以為上接洙泗而紹堯舜禹湯以來相傳之統是耶非耶獨

徵君孫先生棲夏峯精心理學所著有書經近指一編乃及門魏蓮陸諸公夙稱得蔡子九峯之奧秘而渾於無形者也先生未及行世

茲刺史趙君校鐫以公同好俾予言爲叙顧予何人斯能入理學之室而爲咎賢揚芬哉奈再視日前此年譜乃王立璩溪兩先生所手屬公者莫不人人頌祭酒何吝濡茲隃麋予拜受之而卒業焉但勿攻葩藝惟取宣聖讀詩之法而書之簡篇一言若於書則何如耶焚豪良久爰取九峯舊傳與夏峯新指參伍而觀儼見古今來道統治統不越執中用中堯之欽明欽若以示中也舜

之惟精惟一以顯執也禹之勿矜勿伐以微危也湯之不邇不殖以讜徵也武之建極錫極以滙中也迄於太甲之自怨自艾以人心而求道心也成王之無逸無豫以道心而防人心也不寧惟是皋陶矢謨而曰惟時惟幾伊尹稱先而曰懋敬懋德周公立政而曰知恤知艱孰非祖唐虞來天人儆戒之訓期以允執厥中哉此余聽以頌詩之法爲讀書之法即以此得先生說書之法並以得九峯解書之法

且以此得帝王師相之治法莫不本於帝王師相之心法也嗚呼學士家童而習之至於皓首而莫窺其涯涘者幸先生近指以示之支分節解條貫詳明而又不失提綱挈領之大意誠所謂抉羣書之奧

秘而又能渾於無形者矣譬之水流山峙有形也而魚不見水龍不見石形無形也日照月臨至與也而陽燧取火方諸取水與弗與也是編以布帛菽粟之言而融典謨訓誥之理何以異此獨討名山所藏乃先生口授以貽厥孫謀者刺史君能搜羅而校梓之傳以行世不惟學者俎豆夏峯且佩服刺史之功於不衰答范忠宣侍講經筵典訓諸解至今昭垂史冊君之裒集理學行當晋列侍從以上獻

天子奏唐虞三代之治此其嚆矢歟按先生所自爲序與冀日有蔡子九峯其人者以竟父師之志似猶有未盡者夫九峯固善於釋書世有議其以皇極演數而強配之易洪則書亦何能盡哉

旨
康熙歲次丙辰仲秋之望年家弟
濟南霍炳劍寒氏書於優優堂

書經近指序　六

尚書近指序

尚書自隋唐後傳誦始漸有人唯九峯之説出乃有以窺帝王用心之蘊不但屋壁背靈伏生不死而尼山大旨俱典謨訓誥如新此豈騰說事哉迨制科典而祖述憲章之學復流離于士子咕嗶之口榮華其言詞演字句之纖章博爵

書經近指序

羆之偉式即凡用人掌曆治水立學教稼典禮作樂弼刑之事其名俱存其實亦從無提綱領爲獻納者聖學不彰聖治不奏蓋亦久矣予嘗慨近世講義天德王道未嘗不津津也鏤木繙帙宿儒老師所不能盡挾此者譬諸說鈴曷有過焉今乃得

徵君孫先生近指間爲披覽不啻昏夜之獲宵燭朝光之普白日也先生以尚書傳家其間七十餘年証于友講于弟子上下古今儒者之說而折衷于尼山删書之大旨四代異同較然指掌以一敬包括全經無遺噫此眞帝王之秘也哉爰命梓以公世因筆數言而叙之恐

人以先生之言爲簡畧也蓋堯舜禹之授受也以心天何心而傳賢傳子即天之心也湯武之授受也以功天何功而日放日伐即天之功也嗚呼心其功功其心天人之際亦微矣哉治局有常變氣運有升降凡此者皆天之所不得已也非帝王以敬通之烏能宜契于常變

升降之交聚遺大投艱安若日用飲食之序膺非常而創造不驚者乎然則敬也者帝王之精神天人之會通也雖曰帝降而王約其始終總不出執中一語學執中者以敬入以敬成外此者假之則霸矣先生將爲天下萬世嚴毫釐之辨也精莫精于此一莫一于此矣近指

數萬言或亦天之不得不言也與識近指則九峯先生之註始不虛作而予言亦贅矣　旹

康熙十五年歲在丙辰夏六月孤竹後

學逌纘憲淸氏拜手謹識

尚書近指叙

尚書近指者孫鍾元先生晚年所著也憲淸趙使君賢而好之爲之鋟木予讀而歎曰韓昌黎謂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美弗傳不其然乎　鍾元年登大耋其於尚書旣克探中敬之微析禪繼之要

者爲此書得使君表彰流布而後家習戶誦傳之無窮嗟乎今之爲司牧者可知矣經營錢穀勾稽簿書以及餙厨傳理獄訟詰奸盜巳云稱職其少少都雅者風雲月露寄其嘯歌非壯夫事語及明經學表前賢輒以爲迂濶而無當盖亦忘其本矣孔子曰入其國其敎可知也其爲人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也故吏治惟漢爲盛其時士人皆本經學以從政比入爲近臣國家有大疑難下公卿議皆誦說有法或問何所本必謹對曰本某經本某師其旣委贄服官猶尊經學古如此維使君治相凡五年所相當予午衝其閒冠盖臨涖師

旅往來芻糗轉輸殆無虛日拮据不遑而使君猶于須臾之閒究經義布藏書以致追崇先賢之意卽其刋尚書近指亦足見輕裘緩帶殊餘整暇春露秋霜悉遵繩矩矣抑楊子雲草太懸時人嘲之子雲笑曰使後世復有一楊子雲斯傳矣歐陽文忠得退之集于廢書簏中

知爲古文 正宗退之文曰昇一大行而文
忠著作亦 遂爲有宋一代首推固知所
會既深斯 所好益篤表彰者 書與著書
者其學識正復相等耳予故讀尚書近
指不第多 鍾元闡發道奧而尤羨便
君尊經學古之誼爲今日僅見云
旨

康熙十五年丙辰仲冬年家侍生相州
張潛拜題

尚書近指自序

蔡子九峯之言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然心何以得也靜言思之曰惟一敬夫敬德之聚也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始能凝聚此理於心而無所放逸倘或不敬則心君縱恣而天德亾百體懈弛而物則廢將於何處周道法更於何處覔治法乎堯舜禹以精一執中相授受非敬而何以精何以一精處便是敬敬之不息則無所以雜之者而二一則中矣商湯周武之建中建極舍敬而中於何建極于何建哉不獨湯武臯夔伊傅周召諸大臣明良介德臣主同心其所介所同者無

一不本於敬以敬德而祈天命顧氏若愼五刑肅六師時至事起殊途同歸則二典者罔三謨諸訓誥誓命之崑崙也自五十八篇推而至於六經之旨亦無一不本於此大凡不本於此者皆旁門異說非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道孔子與子路論君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至安百姓而堯舜其猶病諸敬之分量安得有窮時敬之功程安得有息時堯之欽若昊天天之健堯之欽也舜自夔夔齋慄瞽亦允若以至玄德升聞毛髮骨節摠一敬之所傳見一息不敬則無所以主此身者與天地萬物有何關涉堯舜湯文聞而知之聞此敬耳禹皋伊呂見而知之見此

敬耳予以尙書世其家習聞父師之訓故每與子若孫暨及門二三子時拈此語質之集傳參之大全亦覺無甚謬盩處二三子請筆之於書予念紫陽諄諄以闕疑爲戒嘗云讀書經有不可解者亦不必甚求解予之自謂不迷者烏知非迷轉甚耶蔡子受父師之命作集傳潛心十年始克成

編予耄矣依稀覺有隙明而心思旣竭耳目不靈姑錄其大畧如此亦庶幾望異日有蔡子九峯其人者以竟父師之志云爾

順治辛丑立冬日容城七十八歲老人孫奇逢啓泰氏題於蘇門之兼山堂

尚書近指小叙

歲丙辰御衆持　徵君先生尚書近指囊過滏陽欲就筆墨錄以自課家憲清伯兄于治邑之暇讀而起敬以爲不可不廣其傳因謀梓既竣命御衆叙之御衆雖侍座有年而愚陋靡得烏敢叙　先生之書哉然而嘗聞其畧矣　先生嘗曰從來世界如急流石火全賴至誠之聖人遞主其間

而醞釀之上生百世下生百世故在君相者有餘者在匹夫無不足是知有不足者非也無不足者誠也誠者何敬之至也敬之至則達天德而王道在其中矣此尚書爲聖人傳心之要而凡有志于萬物一體之學者所當深究也要其大端有四曰時曰幾曰中曰敬敬則中中則幾幾則時故先生説虞夏之書雍雍乎敬也中默時幾

矣説商周之書惕惕乎敬也幾懋時中矣大哉　先生之言敬也帝王之傳不息天地之樞不毀本此而道立神以遷本此而治通變以化未嘗旁溢于字句之綿密而統括于一敬之大意正欲學者識唐虞三代氣象耳故其言曰禹皋諸謨儆君于未然夏商而後如太甲高宗彤日旅獒等篇則事形而後救正之此帝臣王佐之分世

道升降之別又　先生尚論前古之微言確識也有如此若夫近代孫月峯之批則文也申瑶泉之編則解也均膾炙于人口而　先生年歷九十纂經數易取證于先儒靜觀于世變問難于及門諸弟子其成之難且久也又如此晉尹彥明曰解經而求新奇何所不至又恐人事訓詁而昧近指也則後之讀者其亦無以輕心玩心嘗

之反蔽于隔閡簡易而失所用力之地以爲不足博覽也哉門人趙御衆謹序

近指凡例

一虞夏商周四代之書共五十八篇分爲六卷虞夏商各一卷周三卷

一先述通章段落爾下總發其意意或未竟再一闡發之

一五十八篇無一篇不經先儒甄選邇來文士說過者如摘其全文須標以某子某氏

一此篇略處甚多第取其融貫大旨原非逐節逐句一一發明得其意仍覺多費辭矣

一指何以云近也象四書近指之文也蓋書無二旨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故云近

一或曰堯舜官天下夏禹家天下湯武又放伐天下指各不同惡乎近曰相違者跡相近者天民生日用皆天也天立君總爲民湯武之應天順人謂官天下可謂禹腹于湯有光謂家天下可必明于天之道然後可以讀唐虞三代之書

奇逢自識

歲寒老人孫奇逢纂　孤竹後學崔蔚訂梓

虞書

堯典

堯典亦稱虞書者蓋三聖授受實守一道謂之唐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禹曰虞書見舜上承於堯下啓於禹此篇分三段首二節敘堯之德業乃命六節記其敬天以勤民之實疇咨至末記其爲天下得人之實欽字是一篇綱領明文思恭讓皆從欽出有此

德自然光輝發越於四表上下之間而其所以發越者在親睦昭明協和處見此堯仁之所以如天也處天之功用在萬世欽若昊天命羲和等治曆明時又求賢以官天下正是經理萬世之事迄今飲天和食地德皆沐浴於堯天之中而亦與之相忘故孔子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夫堯一天也天不能獨運成功日月星辰分之皆天之用合之成天之功堯且不得舜舜則日也四岳九官十二牧則星宿也合之成堯之治大哉堯之爲君以此○放勳二字是總攝欽明二句原勳所自光被二句究勳所極欽明文思乃恭讓本於德一身流露有心身之異總是一德故下文平言俊德安安允恭四字正見其盛處親九族節指敷勳之實欽若昊天至庶績咸熙是一節事一片善意節爲綱王於造曆下四節爲目重於考驗而置閏之所以成歷昔者曆是求總治之職風氣漸開須得盡其成輔相之道放齊謂胤子開明不嚚於嚚帝正罪且嚚訟必逆巳見有拂嚚宜耳若采是求分治之嚴共工即能建功蓋小人欲逞於天下初未嘗不竭力若

見從來聖賢皆從靜中用功靜者多言精神便須加額可見治水須以水爲性鯀之方命圮族必拂人之性矣安望其順水之性乎以天下禪舜而止惡克諧以孝見功能才智皆餘事耳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降二女於嬀汭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欽乾德也乾乾不息則明文思自生爲欽若寅賓敬授爲不常乎典平在爲允釐成熙爲若時若采皆從此出○大哉堯

之能令已也惟令已故知岳明而嚚訟故知庶逆而
象恭故知共族而敗羣知其族而復試何也無已之
盡也岳曰試不試則自信而弗人矣不猶已乎鯀任
下而問問而問而後試何也無已之盡也已有問而
不問猶自信而忽人言不猶已乎此之謂欽欽至欽
天德也亦性體亦學要

舜典

首段謂舜與堯合德是舜一生實錄不可単作初年
事看重華協帝見明兩作離聖人繼出不約而同不

可以大小輕重言見可以嗣天位也自正月上日至
二十八載三十在位相堯所行也自格文祖至分北
三苗五十載受禪所行也舜之始終總不外乎一欽
篇中愼徽欽恤敬敷寅直欽哉等語與堯欽明文思
欽若昊天其心法正相符耳愚謂厥載見瞽瞍夔夔
齊慄瞽亦允若此舜一生得力處當二典想見堯舜
清明廣大之氣與天無極令人穆然神遊其際○德
到極處是玄玄而濬文温允猶詩言文王之德不顯
可舜之克諧以孝五典自克從而百揆之敘四門之

穆大麓之弗迷非特才足以聖之而德足以宜之也
乃言底可績便在德上説堯已爲天下得人則堯
之事盡矣故曰受終言受終則舜正始可知終非終
帝位凡堯所欲爲未爲已爲未竟者皆舜終之所謂
成厥終也璿璣玉衡終堯授時之事類於上帝終堯
祀神之事輯瑞班瑞總以宣明帝堯之德歲二月東
巡守節終堯巡守之事五載一巡守節終堯遠猷之
事肇十有二州節終堯疆理之事象以典刑節終堯
奉天立法之事流共工節終堯除奸之事二十有八

載節見堯君道之終實見舜相道之次月正元日節
前受終於文祖是受人臣代終之命此格於文祖是
明人君正始之禮詢岳咨牧總是切於爲民之心其
天下之務莫大於擇相故首求百揆之人其次播穀
其次敷教其次明刑其次利用其餘以及草木鳥獸
然後飭之以伯夷之禮和之以后夔之樂而終之總
言相與保治於無窮此九節相承之序而萬世治天
下之大畧不出於此二十二人職雖不同其爲天之
事則一欽哉體天正所以繼帝分北行於三苗歟蓋

之恐愈可知〇吝其工吝虞曰君子工曰君子上
草木鳥獸何也天子以萬物爲備者也百工天工其
君子一言物大成就非有備令工虞必吝工虞官欲
也工欲而民用不周虞欲而物生不遂故吝吝而讓
讓德之底也乃後契皋陶夔龍之命不讓何也申命
爲己也乃其官業素官之矣故帝不吝五臣不讓爲
無所爲讓也〇武夷熊氏曰舜典理會天道地道人
道外此後言恤刑討罰所以去小人也吝岳命官所
以用君子也末言考績黜陟之法其於君子小人之

詳盡矣後之欲盡君道者當以此爲法讀二典者蒙
此大意而後可以論堯舜之治〇潛谷鄧氏曰德堯
欽而舜濬充變而爲玄乾坤之別與堯乾道故欽明
文思而則天舜坤德故濬哲文明而紹堯雖甚明聖
豈能違性率所性成德而已矣

大禹謨

祗承二字便見大禹能繼精一執中之傳篇中分三
段首至時乃功言保治事綱領在克艱格汝禹至帝
之初言攝位事綱領在執中惟精有苗至末言征苗
事綱領在修德恐謂克艱正修德之實而德到純一
處乃所以爲執中也功力只是一敬字啓賢能敬承
繼禹之道所謂大與子則與子〇文命字與末節文
德誕敷於四海重禹佐治上曰祗承見禹心即帝
心也克艱難兼言君臣禹却重君上所謂祗承於帝
也克艱要切保治意不論時艱與時平皆艱也惟帝
時克克此艱也以克艱歸堯而舜之克艱亦可知矣蓋
贊帝德四乃字形容其不測此正克艱本原蓋之心
一禹祗承之心也惠迪二句蓋只言吉禹言出吉則

入內深以儆之可畏見艱之不可不克也儆戒無虞
蓋因禹言惠迪而指其所當惠者以廣克艱之旨帝
念哉禹因益推廣其言而申言之以終惠迪克艱之
旨禹言養民望帝以保治欲后克艱厥后也帝推功
於禹言功自乃創亦自乃保欲臣克艱厥臣也此是
第一截記君臣克艱之辭汝惟不怠總朕師蓋天之
授君以爲民耳禹之功脫民於昏墊以全其生皋之
功使民復其所受之中以全其所以生也故舜傳禹
以天下而禹獨推皋陶虞廷惟賢謙能實恭無我豈

有一毫矯飾於其間孟子叙道統之傳亦曰若禹
皐陶則見而知之必有所據也孔則無形只惕於中
皐非行法實種德也此是虞廷真血脉同不以降元
后不降元后論禹之不自滿假天下服其能服其功
尤服其居能居功者故讀皐謨不聽再讓枚卜功臣
而不禁禹之筒在於帝心也已久矣堯授舜舜授禹
言有詳畧而精微之理徹異之心戒慎之辭亡也人
心道心非有兩個心只人心得其正便是道心朱子
曰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個不好的根本若帝之

初見舜禹一德虞夏同揆此是第二截記舜禹授受
之辭舜攝位首罪四凶禹攝位首征苗此振刷人心
大作用其克有勳其者預期之辭後世之兵奏勳在
既授之後帝王之師程勳在未會之先觀兵師所以
耀德也誕敷文德帝之德罔無日不敷自此興師一
番之後真有德已至而愈修敷已徧而愈廓者正合
謙益意三句苗民逆命著其久也七旬有苗格顯其
速也益贊禹修德而帝自誕敷文德總見君臣同心
此是第三截記禹攝位後受命征苗之事○問人心

道心心有二乎曰心何二焉人血氣之心與虛靈之
心一也焉氣則人危惟其人也操存則道微惟其道
也不微則危微則康網反覆于朕乃心何二之有精
以察道心之幾一以止道心之存是天地之中也中
非兩用自神則心非心也道也危無危也微也人非
人也天也是三聖之所守也人心惟危雖聖人亦然
聖人亦人也惟微則心天而道惟精惟一則惟微也
謨話毋徵毋傲毋怠毋荒曰克艱曰令者防其危惟幾
惟康曰安曰止曰夜曰兢者守其微中庸言不覩不

言未發言莫見莫顯統之於中和於三聖傳心如而
命矣

皐陶謨

此篇首尾皆與禹同答而謂之謨者實陳於帝之前
也只在迪德句作一篇之大旨身修思永知人安民
皆所謂迪德也知人所以安民安民實在知人一篇
脈絡相貫知人曰庶業安民曰[illegible]此等字面總是
一敬而已禹曰惟帝其難意卑實難於帝皐曰思曰
贊襄不有之者何以爲襄究竟[illegible]贊襄帝禹孫于[illegible]

讀此書多識唐虞三代氣象唐廷不啻多循儀承夏
商以後諸多臣戒君耳禹皋戒君散於未然詞亦不
費與湯以後事形而後救正之未免費詞矣肅皇帝
書經三要而首此篇意在斯乎○皋陶欲君廸德以
爲三一陳說之地也禹皋同列之際或都或俞或吁或
咈或知何無非真情實意之所發善之在人猶在己
也故聞言而升不爲厲善之在己猶在人也故自言
而先行都不爲矜君道在知人安民知人然後能安
民又其序也亦行有九德三節言知人之事天敘有

典二節言安民之事然意實相貫知人即知其能安民
之人也官人其能安民之人也翕受敷施斯撫辰
凝績言知人而安民已具其中矣天敘節正人代天
工之事說常有士惟兢兢業業發九德以安民而已
以六德親人不求全而求常常而不全不害爲德德
而不常直矯飾耳知人若知之此而官人可能矣天
子或以一心參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
任之庶官不可使曠非無其人之爲曠非其人之爲
曠也呂氏曰寅恭協恭之根原也君臣聚精會神與

天無間則所協所庸皆天之典禮否則爲虛文矣賞
罰當純乎天此心當懋勉不已一有息忽賞罰我之
賞罰非天之賞罰矣○美哉乎皋陶於天人之際深
也語知人以人代天終之而一之於兢業語安民以
人合民終之而一之於懋敬其所本者一也先儒有
言唐虞之際道在皋陶語天之一字自皋陶拈出而
聖學本天之義始著至曰日宣曰日嚴祗敬曰日贊
實古之學也日新其斯之謂與○西山真氏曰武夷
胡氏常舉皋陶謨天敘至有土章曰皋陶之學極純

粹見而知之其在此與

益稷

朱子曰尚書只是虛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看教
浹洽便自有得力處此篇文氣似不相蒙以意會之
總不出保治二字前一段平水土化頑讒苦心經理
上下交修於此見格天之功中一段以聲樂之和成
九功之和皆由舜德之無不覆載於此見配天之德
終一段君臣勸天命相與作歌保治於此見畏天之
心皋陶言欽哉以責其君帝亦言欽哉以勸其臣與

俞帝欽哉敕應總之一敬而已○當時禹爲司空稷
爲田正益爲虞土川山澤鳥獸魚鼈其所宰也是三
人者均主水土所當偕行治水之役益稷實有功焉
故禹不忘相從於艱苦之中而述其功史臣以益稷
名篇特表而出之自洪水至作乂但將已前光景敘
述一番自不覺動人痛定思楚之念所謂長言未罄
詠歎歌不昌言而實昌言之至者也慎乃在位慎
乃者眼安止合內外工夫幾康即安止中事安止惟
在幾處審幾又惟求仍歸於安而已其弼直必自其

君致之也真西山門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勤定而後
能慮若其膠膠擾擾將爲物役之不暇何以宰萬物
乎安止幾康之戒禹之所以責難於君也臣鄰股肱
禹見君臣之忘勞緩之以作股肱耳目見君臣之忘
之托帝之所以責難於臣也陳大猷曰舜以臣隣命
形君臣猶一身也君猶心臣猶體臣作股肱股肱耳目
君以臣爲體也汝翼汝爲汝明汝聽以遂予之所欲
臣以君爲心也予違汝弼不獨令禹爲股肱耳目至
並舜述一身是非之責都付禹檢點其匪不自聖一

至於其光也其讒說殄行甚不忠不直亦不忍棄絕俟
明以讒敘也元撻書以撻理之於光納言以樂敎也
侯時幾以戒其之於後總是理人之心致天下無不
可化之人而人才寄有終自絕於爲善之理俞哉帝
光天之下禹謂德自足化何必更有化頑之術國家
無變化小人之法而有鼓舞君子之法故君子化小
人以君德率君子而頑何足慮哉此朱子所謂第一
段無若丹朱傲今下二節非一片事亦非一時語朕
丹朱之事皆概以一言曰傲而已慢遊虐謔極極不

善皆自傲出傲者和之反傲虐盡除而泰和全見苗
頑弗即工即泰和有未至也所以動帝念而益望光
天之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故史述夔言繼於後並
節俱重帝德說不是后夔自叙其功夔禮曰升歌清
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
新宮蓋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其
實相合以成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而言
之則總名爲簫韶部部樂以球爲首八音以石爲君故
下節又單言不前先言祖考虞賓羣后而後及鳥獸

以賡歌爲序也故先言臯陶而後及庶尹以難易爲
序也此朱子所謂中一段舜之治至於功成作樂極
矣猶危亂之幾常兆於治安之極舉人安不忘危上
下交相儆戒故史既載韶樂復記歌詩蓋樂之本也
篇韶九成舜之治已極於至盛惟時惟幾舜之心方
慮其至微下二歌皆本帝歌引意故謂之賡歌帝以
爲在股肱之喜臯以爲在元首之明成其義也帝歌
本爲勑天命而作君臣倡和乃無一語及天者修人
事所以勑天命也典謨之書皆以欽終之九成之詔

勑天之歌不可作歧觀此朱子所謂末一段○安汝
止何止也幾康其止也非幾非止也幾非康非止也
不康弃止也康不幾亦非止也惟幾則微者微幾惟
康則危者不是至善之止也大學定靜安語康也其
慮幾也得止則文思而安安帝欽而安安重華精一危
微禹亦止幾康三聖一德矣何也所造者天也○臯
思曰贊贊禹思日孜孜贊思其德也臯謨安民禹孜
孜奏艱食以安民爲難焉二謨本一時語相倡和如
此

夏書　卷二

禹貢

天地之間有山有水山則其骨節水則其脈絡也洪
水橫流則骨節不靈而脈絡壅矣成何世界禹之治
水是天地一大功人也萬世永賴禹自言予決九川
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極好細
玩益治水之道只是從低處下手起使下面之水來
盡發則上面之水何以洩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
於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大水有所入小水

有所歸因勢而利導之是謂行所無事冀州至西戎
即敘分九州水土貢賦而言導岍及岐十三節分山
分水言其治之之道九州攸同節總結水土六府孔
修節總結貢賦錫土姓七節言封建弼服之事末節
紀其功成復命以結之書以貢名識其成也夏后貢
法言貢而賦在其中矣一書之中雖紀平水土制貢
賦之事而祗台德先則躬行教化之精蘊寓焉此所
以接堯舜精一執中之傳也讀此篇者毋求作貢之
法當求其祗德之心○馬素修曰天下大勢西北高

東南下凡水惟河為大河自北來流入於雍冀於冀
冀當河下流而兗在當河下流入海之處禹自冀而
兗疏河之下流也自青而徐踰淮自揚而荊疏江漢
脉上流猶有所壅於是而豫疏伊洛之源從北而東
東而南南而西西而又北始於河終於河聖人治水
大規模也○禹敷土節記禹治水之要以見成功之
日分州始於黃帝而云禹敷者杜佑所謂堯遭洪水
天下分絶使禹治之還為九州是也隨山刊木是一
事隨山所至而刊其障蔽以治之也奠山川奠定也

定其差秩祀禮所視尊卑所謂州國之設有時而更
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是也王畿四方之本禹受命治
水先自冀始獨書冀州者若言疆界於帝都之上則
等諸州故不書以尊京師若以疆界定帝都之域則
有限量故不書以示無外魏志梁山北有龍門禹所
鑿此最用功處水患莫甚於河河莫險於龍門呂梁
鑿闢當就狹處闢而廣之呂氏曰孟子謂禹行所無
事如鑿龍門析底柱闢伊闕豈無事哉鑿所當鑿不
憚難而止乃是行所無事耳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

北距河兗之害莫甚於河九河其分流也水治則土
平賦不曰下下而曰貞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味
一貞字直將聖人底慎精神寫出青州直據東表乃
形勝富饒之地世號為東西秦秦得百二齊亦得十
二齊即青州也青西南距岱而無羣山之限矣岱之
夷畧而東瑯左右皆樂土東北雖至海而非瘠矣之
衛故濰淄道而潍汶上下皆安流青州之民徐州淮
逆徐之海岱與青同獨及淮不同其出於豫大於徐
州境以淮而別州害以淮而除蠙珠等雜貢莫多於

淮浮淮達泗貢道莫便於淮沂泗乃入淮者當運淮
言北至淮東南至海惟揚州之域揚之澤彭蠡最大
今西則承乎江漢東則赴乎大海既有所容又有所
瀦三江之水由彭蠡而東流者亦既入於海矣震澤
之水近彭蠡而西注者亦底定而無震動之虞矣揚
之水寧有不治者哉北距荊山南盡衡陽惟荊州之
域荊州之水莫大於江漢江漢發源於梁而實合流
於荊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由是九江之水
江漢之經流也沱潛之水江漢之別流也莫不既順

其道矣西南至南條岷山北距大河惟豫州之域豫
居天地之中四方道里適均故古人於此定都不但
形勢之所在亦朝會貢賦之便河經其北洛在其西
伊繞其西南瀍澗匯其西北勢渙則流難合流聚則
患難治伊瀍澗之入洛皆由洛入河以爲之受也至
在禹能理分爲合上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惟梁
州之域華山地絡之所交會其陽爲梁其陰爲雍梁
爲江漢發源不言江漢者二水在梁未大也而其施
功則以江漢爲主岷嶓蓺而江漢上源治沱潛道而

江漢下流治蔡蒙二山上合下開沫水經其間水脈
深疾爲患亦因江漢之功而治及之西據黑水東距
西河惟雍州之域雍水莫大於渭涇水在渭之上流
汭水在涇之上流今汭水東入於涇合涇水北注於
渭是涇連屬渭汭矣漆沮雖異流同向渭川而至止
灃水雖勢與渭並必向渭水以合流則雍之水無不
平也雍處九州西北地勢最高山脈叢起禹治之以
攬九州大勢而控天下咽喉故尋原探勢不以荒遠
而略者三苗不叙西戎即叙二語無隱狀爲垂制中國

遏抗外夷之勝地更備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以世導
岍及岐四節皆隨山也水之源未有不出於山水之
勢未有不因於山故隨山以爲濬川之伊始也朱子
曰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聯貫且自東而西
非自然之形勢故於此通說九州山川聯貫首尾逆
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上節導岍北境自雍而
盡於冀之東北下節導河南境自雍而盡於豫之東
南河源出崑崙在吐蕃境遠不可尋故止從岍岐始
導嶓冢南條江漢北境之山嶓冢在梁之北漢水出

焉荊山內方在荊之北漢水經焉大別漢水所入亦
荊州山禹導漢水先導嶓冢以濬其原岷山之陽南
條江漢南境之山岷山在梁之南江水所出衡山敷
淺原在荊之南江水所經禹治江水先導岷山之陽
以濬其原導弱水道黑水九節皆濬川所以收導山
之成功也弱水之流北黑水更遠至合黎則其逆行
者已順不言入於西海以其遠而無所事治也導河
積石北條北境之河水河源出西域之崑崙且多伏
流積石因其已見處龍門乃其險處故龍門而下記其所

經嶓冢導漾南條之漢也東爲中江南條之江也凡
水一源一流江漢則兩源而一流者也凡水合衆水
爲一大水江漢則合兩大水爲一大水者也導沇水
導濟也沇水或伏流潛者三見者三若斷若續禹之
導沇亦因其性耳淮水出胎簪山尚微至桐柏始大
禹導淮自桐柏始渭水出南谷山尚微至鳥鼠而始
大禹自鳥鼠同穴導之洛水出冢嶺山尚微至熊耳
而始大禹自熊耳導之俱重淮渭洛會諸水上蓋大
水平而後能會諸水也敘同節總結九州水土之平

治焉素修曰此意要得中結上文意言四隩見不特
兗之降丘雍之三危也言九山見不特雍之荊岐梁
之蔡蒙也言九川見不特青之濰淄徐之淮沂也言
九澤見不特徐之大野兗之雷夏也四海會同則亦
不特江漢朝宗灉沮會同而已六句俱重水上惟水
平故土治也六府節總結九州之貢賦董復齋曰九
疇先五行五行一曰水水治則六府皆理呂氏曰底
慎其心也則壤其迹也本末皆備林氏曰準則上中
下之三壤即前九等之田三等言其界九等言其詳

陳大猷曰上各州惟事一州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
之所同錫土姓分封之制有土有社稷固有矣至是
總錫之祗台德先祗承所以爲四教也甸服五節施
成五服之制服服其事也內而甸侯綏外而要荒莫
不各服其事於天子故皆謂之服王畿內曰甸各服
者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
之所聚其民易以弃本逐末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
本重穀之意禹功既成遂以玄圭爲贄偹陳荒度始
終於帝舜之前而以治水之成事告焉亦始終克艱

之意也○陳大猷曰聖人政事所治詳內畧外不求
盡於四海而道德所化則無內外之限而必極於四
海自禹敷土而下槩泉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
以帝都爲主自東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之自導
岍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
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里甸服而
下則以弼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
舉四極言之以至於告成功而終焉經緯錯綜法度
森嚴非聖經不及此○王氏炎曰九州有賦有貢凡

賦諸侯以供其國用凡貢諸侯以獻於天子皆貢名
篇大一統之意按諸州所載之木貫疏繁者雖小必
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畧凡賦有正錯者每州以歲入
總數而高下之所謂因土而定田不因田而賦賦也
凡貢不書所出之地者以一州所出皆其必言所出
之地者以此地所出尤良也凡州先言土而後言土
者以土之中山木之茶也凡州不言草木而惟充徐
揚言者以三州居東南下流草木不得其生惟木退
而物性遂也凡土賦有正貢有錫貢錫貢者以用有常暫

也凡貢道有順逆兼水陸者則於輸將之便也○白
皇乎神禹之烈統寰宇以爲家於是乎庶土正三壤
賦六府修而九疇攸叙也故不平其爲地即不成其
爲天易天地交爲泰傳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
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其此之謂夫

甘誓

啓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强諸侯對敵前此未有
也禹征苗雖有誓戒以指之使而班師敷文德尊書
一篇則自此始可以觀世變矣所可取者恭行天罰
一言與汝不恭命二言見有扈氏之威侮怠棄不恭
故也啓之行天罰以恭爲本我恭天之命左右當恭
我之命賞其恭命者於祖戮其不恭命者於社皆責
能致其恭者也此謂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虞書
言六其後變爲嗟徂征咢于有衆湯誥嗟爾萬方有
衆皆是五行即六府指其在人間者非運行之五氣
也夏將建寅而曰三正蓋古重子丑寅三時三代迭
三正迭建亦兼用焉古人每月皆有時政有扈氏不
奉正朔其廢時政可知矣故曰怠弃得罪於人天用

勦絶之○唐虞稱讓時雖治像一變而遂甘誓不書
王不書扈直書大戰明其變爲已亟矣誓辭曰孥戮
則變始於春秋此非帝王升降之人世耶猶幸恭行
天罰有唐虞之遺言焉

五子之歌

通章重述大禹之戒自古不惟創業難守成亦難康
子孫未必知而祖宗知之故幸祖則與弃祖則亡五
子所以深悲時變追咏祖德也後世循其變而廣處
兆新法行而宋室微祖制之係與亡如此○此篇書

中之詩也首三節是詩之小序後六節五子所作之
歌也一章切於一章首章述禹敎民之訓二章自番
取亡之道三章痛惜冀部之業四章反覆家緒之未
末五章畢敘憂愧歸之於己太康以逸豫滅德只此
不敬不慎故五子之歌始曰予何敢終曰弗愼厥
德以敬愼二字破他逸豫二字乃一篇之綱領也而
歌中之悲愴詩緒下敷下應爲哽咽而斷腸亦令人
感憤而生氣○呂氏曰奸雄何代無之人主之勢固
彼無因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投之羿之變所以因民

弗忍也泰不築長城悲阿房勝廣何所因階不伐遼
東遊江都李密下世充何所因是羿非能距彼彼自
距耳○逸豫亂本也不恭敬而逸不憂勤而豫滅德
矣黙德者未有不失民者也色荒曰作冒色我也禽
荒曰作從禽我也酒曰甘酒沉湎我也音曰嗜音溺
音我也以至峻宇彫牆侈土木無非我者則逸豫
之爲禍烈哉欲之溺人也甚於淵有一於此覆亡矣
之可畏也夫

胤征

首節是胤侯征羲和之始詞何何皆有書法仲康肇
五子之一也告於衆三節數羲和之當征令予以爾
三節嚴將士出征之律觀脅從之語義和黨聊逆
明矣不恭常刑是章首最重處尚弼予欽承天子威
命見新天子之志奕不敢棄大司馬之軍政有獨肅
奸雄膽寒未敢即逞此衆之力也○官師相規規君
也三代而下諫有專官而言路隘三代以上諫無專
官而言路廣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見乎時坐視得失
而不言猶且有罰況天戒尤得失之大者乎上自官

師下至百工皆欲其諫況羲和不惟不言又廢其官
乎今予以爾有衆二節總是同力王室上以誅其奸
鬧其罪爲王室也下以罪其黨散其衆亦爲王室也
厥克厥愛允濟朱子曰猶而撫之三軍之士皆知挾
纊此意也少不得但勝威則非所以制敵矣懋戒總
其允濟戒其同功也○堯典首重羲和之命若以其
官而寅賓寅餞敬致厥不恪也乃遐棄厥官畔亂之玩
於酒擾天紀亥入誅得無行乎夏政以天爲紀亂紀
違天戒重先時不及時之誅嚴天也● 四代書夏書逸

特甚以與臣之統紀罔不具也

書經近指卷二終

書經近指卷三

歲寒老人孫奇逢纂　孤竹後學趙續訂梓

商書

湯誓

此千古君臣變局之始其言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非見得已與天命毫無違何敢明目張膽言之而毫無廻護若人有謂爲湯武之事更難於爲揖讓蓋緊其無利天下之心而有兆天下之忌則其中更苦耳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

而應乎人非孔子定此案後世鮮不聚訟矣夫湯旣順天應人而亳之人何以言不恤我衆也自亳衆而觀如在春風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暴亂自夏桀而言則水火也倒懸也後我后久矣救民即所以畏天通章以天命爲主○湯在位國號商盤庚遷殷以後號殷湯代夏全在天命殛之一句下文應人正以順天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今桀虐其民民欲其速亡如此人心之所歸即天命之所在人心之所離即天命之所弃也天命湯代之湯敢違天乎若

湯伐之天伐之也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
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其心一也○夫闕湯武放伐之
事憂一時之無君亦乃不畏萬世之無臣耶予曰湯
誓畏天悲人非尚爲天若少有一毫形跡則不敢任
且不肯任矣未到聖人地位而作此擬天罔人之語
便是莽操之流豈能逃孔聖人之律令哉

仲虺之誥

通篇要識得天立君之意總是爲民民墜塗炭故爲
夏之所爲不可已既救民於水火之中矣能忘之乎

揖遜之盛慚則後世放伐之端則其慚也慚而忘也
皆理之所當然而情之所必至也仲虺作誥言天之
立君與商之得天民之歸商後將有無窮之福焉
分之所當盡者如新德建中懷諸侯垂後嗣實乃要
崇天道者正自伊訓臣民共慕遠式憑之請專以經
慙爲言失仲虺作誥之意矣○天生聰明一語著眼
言在無王之時湯實應時之否也纘禹舊服即武
王於湯有光之意曲言之理禹舊所服行而其原出
於天者也聰明正是不滿於欲處將又者以己無欲

治民有欲使人各遂其欲也用爽厥師即用乂之事
言足聽聞正指不邇不殖節生民有欲惟聲色貨利
爲甚不邇不殖正見聰明之王爾朕不淫德懋六句
根本皆自不邇不殖來彰信要在湯身上說言寬信
是寬仁信是仁體之身以彰之民也惟德之彰信於
民所以一征伐而民皆愛戴之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應人所以順天也何慚之有佑賢節割嗚呼既放正
命德討罪一新之初而人心激勸之候故言此德曰
新二句重看德發原於志故又戒以自滿懋昭大德

至垂裕後昆正日新功夫得師及好問是日新一念
爲之謂人莫己若及自用則自滿一念爲之德與中
無二自己所得爲德自民取來爲中天生聰明可即
事制義都說以義制事可即心制禮都說以禮制心
正有日新不自滿光景欽崇永保以天起以天止見
湯今日原無愧天心須求勿替天眷云爾○湯誓天
人之大權也事後而思有慙德焉慙於向之天人交
迫而動視古大順之致德讓之誠終不相符思而慙
慙而恐恐朕倫也斯不獨危微克艱之心也與哉故

曰湯武反之也反諸已者詳而訟諸內者深也迪誥揚德之言從根而振華勸德之言自末而入微蓋各有當耳

湯誥

首節是誥之本序克夏而歸至於亳則退就侯國矣諸侯率職來朝是天下不釋湯也故誕告嗟爾四節告以君道所係之重桀不能君而已奉天以伐之乃已服事俾予四節告以在已見君道之難盡而求諸侯以助之是未服事獲戾上下慄慄危懼便是危微

尚兢業祇台之心克綏厥猷庶乎其不負矣篇內厄衷字指諸侯萬方有衆指民○通篇重克綏厥猷惟后句天能降衷於民不能使民保其常性而勿失故立之君而付以立教之任新安陳氏曰六經言性實始於此中庸言性道教其淵源蓋出於此諸家解若有恒性句屬下文蔡氏獨屬上文以為人性本然之天降衷之初順其自然本有此恒性也特氣稟不齊率性而行之或不能安於其道耳若字不應訓克字方直說天賦人受順其自然本有恒性此時君不必

容力於其間也至於修道之教各安其道猶有賴於君焉此說最優非可易及朱子謂不輕付矣滅德作威敷虐萬方桀不能綏猷也將天命明威非求元聖天生之以佐綏猷者也上天孚佑下民俾予以綏猷之責予一人其墜厥乎凡我造邦其君以綏猷之寄當相與輔寧以副天心也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言造邦之事而一人原不敢寬一人之責也乃亦有終終謂終綏猷守典之責此篇見成湯明性命之理知君師之道誥中多兢業之語直與聖學之淵源也○天有

恒命於時行物生驗之故予佑故弗僭而可信者天其降衷恒性於親長愛敬驗之故曰衷曰典而知性則知天降衷恒性非深知不信非深信不入忱信也克時忱知天而信之也聖人知天之至故不見已善而能含不諱已罪而能聽斯其堯舜之聞知也與

伊訓

明言烈祖成德是此篇大綱領大眼目從來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夏先后以懋德與後人以弗率亾此已事之可見者

湯以聖武興其懋德猶之乎禹朕禹之懋德至於烏
獸魚鱉咸若而不能庇其子孫今王嗣德之初先王
肇修之勤哲人臣王之儆俱無可恃只在猛自策厲
興其孝弟之良心戒其逸欲之非心勿以善小而不
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則天命之不常者可常矣○通
篇只明言烈祖之成德一何始終以興亡寓勸戒夏
之興夏之亡初意明矣繼以湯以聖武興而欲太甲
以愛敬之良心嗣厥德勸之也繼言湯以艱難興而
防太甲以欲縱之私心敗厥德戒之也末章作善之

降祥德之惟慶勸之保其所以興作不善之降殃不
德之墜宗戒之惕其所以亡而提綱挈領則在祗厥
身之一言能祗其身則嗣祖德而興不能祗其身則
背祖德而亡言言忠愛三風十愆三段俱以敢字領
起敢者正風之披猖處也太甲他時之欲縱尹於此
時已窺見其微故預爲之戒○風愆之訓視夏訓色
禽酒音宮室之戒凜凜一律矣朕務於重人故求哲
人輔後嗣崇以匡王王以允德終焉儆相擁而權重
權重而訓行如王之罔念何哉夏傳子而與輔故再
傳而亂

太甲上

思嘗謂爲皋夔易爲伊周難皋夔際堯舜而成明良
喜起之盛伊尹之於太甲於其訓也而不惠則退而
作書其辭更若矣於其書也而罔念聞則轉而面陳
其情更迫矣猶未克變尹且奈何桐宮之營密邇先
王其訓老臣心事若親承先王之指不以義正君其
道光明所謂伊尹聖之任者也倘尹稍有纖毫不盡
之心力王之克終允德何敢望而所謂事求元聖以

與爾有衆請命者尹當何以謝先王○太甲三篇一
法祖足以盡之首作書顧諟明命蓋在天爲明命在
人爲明德食息起居舉念是命忱在心目不可違耳
若以心顧明命則心命猶屬兩物以承至祗肅皆顧
諟之極於無間也湯顧諟尹左右則相賴君以有終
可見矣昧爽丕顯即顧諟明命也聖心昭明無時不
惕當昧爽時猶覺境界一新儉德不修朕以自放之
謂太甲之病在於欲縱與此相反此正無越命事先
王昭德以勤嗣王繼德以儉蓋嗜欲少則精神固儉

武備以爲勤也有指於度省字爲慎儉德下手工夫
省字根慎儉來度與儉相照在度外者後在度中者
儉約厥止二句俱要提出省字看其何爲心極何爲
祖武也尹受託孤之重任故告戒之詞節節提起先
王而以與尹躬相關係收結之營於桐宮畢竟邀先
王之靈而太甲乃克終允德至是尹始可以告無罪
於先王○按千古性學開端於若有恒性與習與性
成之言也恒性以天地之性言孟子性善之論本恒
性而言也孔子性近習遠之論自習與性成而發也

若有恒性本有善而無惡惟習於惡而後性流於惡
其既流也性若成矣厥能謹所習而習於善則善反
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此太甲所以終允德也天地之
性氣質之性雖橫渠始剖判言之已肇端於湯尹言
性之初矣○顧諟欽明之統也顧諟天之明命日乾
乾對越在天也下事神安民皆顧諟明命事昧爽丕
顯待旦求輔於顧諟蓋嚴矣王德罔顯皆逾於明命
是謂越命以自覆總是不信惟信德乃知作德克終
允德只討得一信字

太甲中

先儒蔡氏曰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
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通章皆圖終意
伊訓上克終厥德幸其有終也尚賴匡救之德圖維
厥終悔既往而與來茲是真能圖終者也昔之迷今
之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萬景俱
新允德以協下懋德以視乃烈真所謂無疆之休也哉
王拜手稽首伊尹拜手稽首見一時君臣相悅便是
虞廷明良喜起景象○克終厥德正君民幾失而復

得湯緒幾墜而復振之日故曰實萬世無疆之休然
功於大喜極之詞君子能致人於悔過遷善之地不
能必其人有悔過遷善之心太甲改過廓非天乎乃
以終德爲天之眷尹不敢自有其功太甲以不德爲
自之孽是痛咎到極處故尹以明后之允德協下勸
勉之先王之德無弗不允子惠困窮正湯之合民爲
身處懋德是允德前一層事王能懋德則所以允德
協下者在是矣王當縱欲之日須以儉合先王之勤
故傷以慎當改過之日須以勤接先王之勤故覩以

懋孝恭明聽德也曰思曰惟所以懋也承休無斁正
應轉臣救圖終王無息則尹乃無斁報承之詞〇王
則曰度天體曰禮森不可爽欲萌生而昏敗度矣又
縱敗禮矣欲縱自我故戾自我速孽自我作噫至哉
王言欲縱所以速戾也唯欲能無欲乎美哉王言臣
救所以爲德也唯欲能無從乎噫孩都俞喜起之遺
也于茲再見矣

太甲下

中篇便見是接中篇圖終之意始以無常惕之旣以

終始愼厥與勉之末以不孚於休則之承休則有終
矣上篇作於太甲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微轉其
機故其辭婉中篇作於悔過之初尹深自喜慰故其
辭溫下篇作於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辭
深以厲篇中天民鬼神雖云頃而天爲重先王惟時
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只寬敬而不言仁誠寬上帝而
不及民與鬼神舉其重者言也升高自下至末字字
肯聖學之關切天德王道總不出此固宜其以先知
先覺自任也〇此篇重與治同道句道即敬仁誠能

敬仁誠則未有不治也終始愼厥與只是常常袪此
克敬克仁克誠之道明惟明明后懋敬厥德克配上
帝未有不能仁不能誠而謂之敬德者未有民不懷
鬼神不享而能配上帝者爲臣下逆行遇厭天須臾
視民民事可輕乎哉天位所以惟艱也弗云一言矣哉
厥與則愼終爲重此言愼終於始則愼始爲重矣
事業正在嗣帝方新之時耳求諸道求諸非道
敬仁誠也天道亨於元成於貞曰一人元良萬邦以
貞德厥有德與天合克配上帝之意承乎茲保與皆

萬世無疆之休應尹至是無負先王無負太甲無負
天下後世任重可以釋矣尚其任重惡恐不勝之念
而復還揚與競自得之身其欣幸當何如哉猶有
戀闕之心便非尹之所以自處矣〇敬德之聚也仁
與誠皆由敬得之故首言克敬懋言先王惟時懋敬
下文節節皆懋敬德之事

咸有一德

一德二字是此篇綱領天難諶五節皆論德之不可不
一丙勉太甲一德任官至末論欲太甲貴臣民之善

以求一德之功先陳後戒先說常德次說一德因一德說惟一因惟一說終始惟一又說任官惟一取善克一遂因克一說一心正以心之一見德之克一也而後一德之功成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其理無二其運無息其體則并包而無遺二德之書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其揆一也孟子謂并衆堯舜之道意在斯乎○德即一德戒者戒其不一所以爲一也常厥德就用功言常即德惟一不常即德二三惟一故能

常天道純一不已尹湯德與天合故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得天所以得民得民正是得天處非天私有商而商求下民求上起下振舉一德之爲要受於人者爲吉凶降於天者爲災祥災祥不在天而在德則天與無僞人主亦自盡其一德而已矣新服厥命惟新厥德惟有一德然後可謂之日新惟能日新然後方有純一之德所謂終始惟一者也君德不一未始不由於用人之不一用人之一亦是以見其君有德之一德無常師二句歸重一字至善如蜂採百花

一如花釀蜜見得德儘甚活善備匡合無一善之或遺無一理之不貫然後能盡一德之量焉素修日認得無二二三源頭覺千善萬善皆從一中來故至善爲師合得無二二三源頭覺千善萬善皆從一中歸故協於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又曰一哉見萬姓同歸於一也先王之祿一則安二三則危蒸民之生一則定二三則擾觀政即德之見於行者自廣狹人要看得綱只與主善協一相反便是篇中詳陳一德而終復戒之所謂陳戒於德者如此○一德天也天德日新

盛德之謂也日新靡常不二其常則德克明而常新故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盤庚上

先儒謂尚書盤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曉得亦要何用此未識古賢君爲民之苦心也殷即爲與王根本之地子孫無遠慮往往轉徙日囂日相日耿徂一時瀕河之利而不虞後世之患自祖乙至盤庚凡七世都耿矣數圮於水猶不肯遷蓋大家世族則安土重遷小人又惑於浮言而不知利害之實皆用爲難遷

責已明遷不遷之利害數於民至末以從遷責臣明
從不從之利害上所論利害在命之斷承下所論利
害在召之任罰篇中傲上從康浮言是當時在位者
膏肓之病出矢言見言之破的中其要害也反覆折
難於包容處看其德量於委曲處看其忠意於規畫
纖悉處看其措置盤庚可謂仁君也哉○陳氏經曰
命在天而曰恪謹天命天其永命何也古人以當爲
之理爲命而不以或然之數爲命勤天之命祈天永
命皆自已而言之使盤庚不遷都而苟安於耿民不

聊生國將滅亡而謂之命可乎永天命復祖業裕[illegible]
方三者一貫事也盤庚圖遷之本意故史總述於篇
首數民由在位正盤庚得要領處若服則法度也予
告汝訓至末總謀去其傲上從康之心傲上者違王
命而不肯從從康者懷苟安而不爲後日慮當時羣
臣阻遷其病根在此令汝陟上指而爲逸言分別不
傷予一人之故此情洞若觀火予何爲自拙於謀以
作乃之逸乎君令臣共若網之在綱汝急謀黜乃心
去今德而施實德可也乃不畏戎毒於遠邇不和吉

言於百姓是乃自生不共制矣以予制爾短長之命若
絕汝自作之愆觀汝既若觀火之明制汝亦若滅火
之勢是豈我有濫刑之咎哉我今反覆告諭爾臣者
亦見夫舊人之當任耳爾羣臣世有勳勞當與國同
休戚者惡可忽予一人圖任舊人之意聽予一人之
作猷自無傲上從康而敢伏小人之攸箴矣邦之不
臧由伏罰雖欲復拙謀作乃逸不可得也恭爾事則
無傲上齊乃位則無從康度乃口則無浮言盤庚始
終叮嚀告戒之意○盤庚之遷也上達天命下重民

生本老成人之見達孤有幼之靈恢恢以斷孰敢不
聽乃除爾聒聒浮言恐沉也而終不忿數民先有位
數有位先正服正服者正法也反覆曉譬忠厚懇惻
以訓諭代鈇鉞善夫君子之導民如轉戶樞言得民耳

盤庚中

登進厥民則借天子以感衆者無所容其說矣見不
喻民以從己之意古我前后八節以古今之利害曉
其遷失於政罔節以神明之責罰徵其懲今予告汝
至末總承前意以決其遷一段懇惻諭民弗率息云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惟汝故以丕從厥志汝不憂
朕心之攸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丕克羞爾用
懷爾朕都是誕告用亶處○無荒失朕命發於君爲
言受於民爲命聽之不審與不聽同是荒失也聞不
惟民之承是言前后之體民心凡我所以承汝而使
汝遷者惟喜與汝康寧相共亦猶先王視民利用遷
之意我憂爾民之憂而汝不憂我心之憂皆大不宣
布其心欲安坐待水患之至是汝大以窮自鞠寧直
自怒曷瘳也奉畜汝衆爲延續汝命於天丕羞正應

畜字失於政節厥之已以起下也乃不生生節所以
嚴之民也古我先后節言民不從遷不惟得罪於先
王且得罪於刑文也茲予有亂政節對民責臣之辭
嗚呼節言予告汝以遷都雖不易當永敬我之所大
憂念者無胥絕遠而民與君間隔汝當以君之心爲
心各設中於乃心正慾羣臣徇於私情之。係由中
之理以矣大舜執兩端而用其中於民詔謂乃心遂
無中之可設乎乃有不吉節道途之令生生養不
窮之道也末二句應前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民家永建而後邦國安定也○盤庚之矢有益也制
命之嚴凜凜矣其登進厥民乃輸其承汝俾汝喜汝
康共懷懷新邑之忱深動其欽念亶畏民哉且諸民
之言曰欽念以忱曰命汝一曰各設中於乃心皆先
神后授受之微言不過是賢王隨事而發矣曰而出
見無處而非是無人不可與言是故學欲上下也謂
謂學自傳說始發之哉

盤庚下

通篇以綏爰有衆一句爲主無戲怠上六節是合綏臣

民立新業而釋群疑邦伯上六節是專綏其臣以仁術
遷之民也始以朕志告百姓終以朕志告羣臣明示
一人之心以通臣民于萬人之心告民以釋其疑情
之情告臣欲其審好惡之辨蓋前日羣臣倡浮言沮
病症在傲上從康而病根在貝乃貝玉今雖已遷惡
其症與根猶未盡去故始日無戲怠以革其症終日
永肩無總使除其根庶乎天命可永建矣○敘居官
府民屋井邑之居厥位君卿士大夫士民之位正位厥
上下之體統綏衆戀行役之勤勞兼臣民言大命永

民命國命建詞命鄰在天立之在我使民有以遂其
生國有以承其祚也朕志下文所言是也意前日浮
言之徒必有倡爲事定後有罪責之説者故以釋其
疑曰無共怒協比讒言於一人商德謂民文本忠適
亳依山行此民復其吉所以降其商德今我民對古
我先王看緊呼起下節意恭承民命是朕志實緊處
邦伯師長欲諸臣隱痛此新遷之民念敬仰隱哉之
實敢恭生生二句即念敬之實既著告爾於朕志結
前歷告爾百姓於朕志句生生自庸自字重若視安

民爲民功則人已猶隔一層惟以民功自爲功則策
勵富無不至蓋安民原人臣身上事非爲貨寶之念
所奪未免看民功不切自己末言汝諸臣當敬布爲
民之德於民始終不貳庶幾克臧息慰是大命矣○
方事之殷王專以自予曰予若觀火罔予制乃短長
之命曰予一人之作猷惟不容失臣此事定讓善曰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於茲新邑令先諸有言
羣怨謀豈有極哉朕曰篤敬㴱厚而力也不伐善不
爲稱先詔王也夫

説命上

首三節記作説之由爰立作相七節記望説納誨之
切末節説以受言望高宗也通篇重在心字上德其
於朕之心誨出於汝之心使乃心不啓朕心何由而
沃高宗恭默思道原在心上川巧故望説不以言臣
而以心臣又不以獨臣而欲僚罔不同心以臣
此謂相遇之奇而相望之切説有不諏若王之休命
也哉按盤庚中談鬼神事如家常説話高宗又夢帝
賚予良弼此等皆在由而不知之中虞廷授受渾事

考言乃言底可績説以版築之夫形肖於夢非先有
論治論學之蘊也一旦驟進位於諸臣之上説不嫌
天下不疑恐非情理所宜也商俗尚鬼或亦神道設
教之意乎陳同甫不爲無見○自其作法於上曰則
自其承法於下曰式自其敎言於下曰命自其稟命
於上曰令非有二也正四方應作則羣臣知王之默
不知王之恭默恭默故思從敬生道即正四方之道
也誠心求賢乃思中事此心是以合上天畀賢之心
矣帝賚良弼傳巖之野惟肖明良相合景象在爰立

前者自有想見相業莫大於輔德故高宗首命之若
金節正見輔德處輔德莫切於格心啓開而發之沃
灌而入之以心格心也若曰判病囿大臣致主之責
以人事君尤相臣休容之度欽時命而惟有終也說
固不待其辭之畢矣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君臣魚水
千古創局○一篇之中五設譬焉金礪舟楫霖雨也用
需濟懼危也旱需霖懼病也若瞑眩恩責難於人若
既起懼其趣於已言彌切彌貫其所仰望者至矣明
良交而成泰後世君日驕而臣日諂欲求唐虞三代

之治豈可得乎精誠之至天爲通焉全在恭默思道

說命中

道篇論爲治之道惟以亂民何極重亂民而不憲天
終苟道也首二節引起人君當憲天聰明中八節是
憲天聰明的條件後二節因王美其言而責以憲天
聰明之實蓋天之聰明與君之聰明無一處不相通
徵故成湯顧諟明命非顧之於天也行政用人處事
處已防患窒欲宅心事神處處皆有天則焉背而違
之自絕於天者也偶而中之猶疏以人者也憲天者

與天地合德上下同流說直從高宗見地力量到處
與一點化令他容容囊括盡聖學精微之妙用也○
奉若天道謂天生民而不能以自治故立之君君奉
天而不能以獨治故任之臣后王君公皆有君道故
曰樹大夫師長皆有臣道故曰承高宗已造明哲之地
說猶慮其有自用也爲告以從諫則聖欲其取人爲
善也其告以惟聖憲天欲其與天合德也必與天合
德始可以造聖臣欽若而民從又一貫說正所以亂
民也惟口節修政之憲慮官節用人之憲慮善節慮

事之憲有善節謙益之憲事事節豫防之憲承黷節
窒欲之憲欽居節宅心之憲欽居即虞書汝止君心
辨則政事無不辨憲天之原在此矣黷祭節指祀事
者失而正之亦憲天中事黷之念不勝褻煩之念不
勝擾見所居之未辭也高宗乃言惟服重在言說行
之惟艱重在行說是知之確信處蓋未說則知行分
既說則知行合也張南軒曰知者聖凡之分也君與
言在武丁時則行若甘盤而未及於傅說蓋發高宗
之知者甘盤也但未知則知之爲難既知則行之爲

難耳○朱子曰伊尹傅說之言雖爲告君而發然人
人皆可玩味無不切於己者○總百官官先政故中
備言政下篇言學也王恭默格天矣不厭事則始故
體天立政即事若大聖學本天者也憲天之政政與
學正自非兩

說命下

精一執中虞廷之學也厥有學之實而無學之名闡
學之蘊則自傅說始分二段看前七節高宗有廢學
之憂說因進聖學之全四海之內至末高宗責望之

切說因自任之勇監於先王成憲說以成湯望高宗
而克紹乃辟是高宗果以成湯自期矣罔俾阿衡專
美高宗以伊尹望傅說而對揚休命傅說果以伊尹
自任矣厥終罔顯見高宗受學之誠厥修罔覺見傅
說授學之大大學之統緒肇於此○舊學於甘盤此
古人言學字之始訓於朕志御將心汲心之意訓在
志之微提撕匡正俾罔斷者斷也麴糵鹽梅和而不
同也皆在說不在王說曰王以下乃傅說論學之詞
論學而門建事事亦學也曰惟斆學半斆亦學也曰
監於先王成憲監亦學也高宗謂格皇天承敉民天
民亦學也君之學不至爲堯舜則學之事不完臣輔
君之學不至俾爲堯舜則輔學之事亦不完而要其
功夫則在遜敏一心而已終始典學正遜敏到不已
處遜而濟以敏厥修所以來也乃來不自外來如斯
仁至矣之謂曰終始不曰始終學無止法也上言道
之積聖言德之修以理之共由言之謂之道以理之自
得言之謂之德非有二也○任氏曰修乃來者可見
修罔覺者不可見惟其有可見之功此厥修之進於

乃來惟其無可見之迹此德修之妙於罔覺○六經
言學始說命厥學不自說始危微精一安止幾康堯
舜禹之學也制事制心懋德建中湯之學也緝熙敬
止亦臨亦保文之學也迨至仲尼於大學括之曰明
德親民止至善其言曰時習而說是學之的也王恭
默思道大本立矣朕思不若察於事即玄而罔實思
不稽實於古或高而失中所謂不學則殆者也其遜
志也如淵靡不入也其時敏也如天靡不運也其修
而來也如泉靡不盈也其懷而積也如海靡不充也

不是之學恭默猶有已也於德也必孤惟斅學半非
徒自覺也所以覺人也故學在親民終始典於學知
至而至知終而終德修罔覺則不已而天故學在止
至善噫學至矣

高宗肜日

此篇爲雊雉而書不及雉本以訓王而詞屢及民蓋
高宗憲天聰明固不待祭言也禹皋陳謨儆君於未
厥夏商以後如太甲高宗肜日旅獒等篇則事形而
後救正之帝臣王佐之分亦世道之有升降也幸因

災懼側身修行故號高宗〇王司敬民是通章血脈
罔非二句規不能敬民處蓋聖祖神宗皆有敬民之
功宗廟之禮天臨在茲民心亦在茲豈容有厚薄乎
〇呂氏曰災異有二失道之君與天隔絕災異之應
常遲賢君與天貫通災異之應常速高宗恭默夢帝
精神素與天通且聰明憲天修德又與天合故於祀
事畧過豈飛雉隨即應之此雖過於豐亦過也精誠
積久大悦賞之過失微形天遽警之因見天之警君
無私亦見天之愛君甚速也〇天監下民典厥義義
則得天不義則自絕於天而天壽繫之祈何與爲詔
王務民義毋惑於鬼神斯爲格王乎監嗣王曰念敬我
衆已訓曰王司敬民知君職矣

西伯戡黎

吳臨川曰黎畿內之國文王以服事殷故不得兵疑
武王嗣爲方伯或伐紂時事書以戡黎名篇而祖伊
但言天亾殷民亾殷見周無利天下之心也天棄我
民欲喪我總是王淫戲用自絕不有康食因天之災
不虞天性不迪率典而亦云天者見天與人無二理

天棄自棄民上有出曰恐月奔告曰天訖殷見大臣
不忍君之危亾而急救其失也〇不虞天性此書言
性之第三見也蓋謂人所受於天之性爲私欲所蔽
而不能省察也不迪率典謂不蹈行其所當循之法
度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便是自絕於天處自絕於
天便自結怨於民猶謂我生不有命在天其惡之成
而自取戮也罔宜〇伊告警紂不啓悟之罪殷微諸
悼亾不忘周之必興獨皇皇於天命人心去留之際
已焉蓋一公之天也

微子

前段微子慮喪亂之事而謀濟亂於箕子比干後段箕子答以喪亂之甚而決其去就之義篇中自紂爲我爲殷詞旨悽惻宗臣之語猶之乎五子之歌也微子之言切痛悲哀箕子所答更有步驟惟沉酗故咈耇長便用非度之卿士用非度之卿士便輕斂於民層節相承罪源皆起於沉酗而原其所以然則天也只重天字看自靖就是獻樣於自心正所爲對於先王也一個人自有一個心安處欲知殷三人之心各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矣或曰比干當日何以無言曰微子之去猶費商量箕子比干自處之義則無可商量處一囚一死所遇之不同耳真西山曰使紂而囚比干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所謂易地則皆然○呂氏曰天下有道君子相與公議於朝各盡致君之道天下無道君子相與私議於家各盡致身之道微子與太師少師宗室大臣與社稷爲存亡當紂之時無所致力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失其義欲知三仁之心此篇可見○陳

氏經曰賢人君子忠孝之心不見於安平無事之縣辨見於悲傷惻怛之時○臣子之與反正乃心何嘗始曰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則猶與之也既曰今殷其淪喪又曰殷遂喪越至於今殆不可復與矣聲氣俱盡語訖乃更端曰我發出狂曰予顛隮所地成勢迫諸類皆悲斯號泣吁天之心哉故咨指告於二師咨之者師之也君子之在學必有師必有同心之朋以相咨也王子出迪以去爲道我不顧行遯則以與受敗爲其道蓋各有當也曰自靖謂中自潔清夫去就死生之際微矣研幾宜弗爽一即其天之所安以上質先王弗自靖即中弗爲先王其信諸故三仁異出而同仁惟自靖焉爾

書經近指卷三終

孫奇逢纂　孤竹後學趙鑽訂梓

周書

泰誓上

首節表年以首事次節是總誓之詞惟天地四節原天立君之意受失君道之當討天佑下民四節推天道而言已討罪之意末節以民情決天心而勵以共討通章以天字作骨順天乃所以應人天民不平天下凡父母皆能養但人自爲養則養私必以后之權

養養斯皆凡師皆能教但人自爲教則教殊必以后之權教教斯一故天作之之意武王不得已奉行天誅其夙夜祇懼如此蓋天之立君專以爲民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大會於孟津大以言其公會以言其齊明聽誓者明自止大可對天下萬世也亶聰明從實德出所謂自誠而明作元后者天之意作民父母者君之責此雖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統攝百王之標準故作民父母一語武王以之首泰誓箕子以之終皇極亦敬上天不能盡其作父母之心故虐民沈湎冒色與聰明反是暴虐之原下皆暴虐之事乃或從以下是暴虐益甚處天佑下民全在作君師上作君師正所以作民父母也寵綏不特安民之生兼安民之性度德就平日孰爲相天教民說度義就舉兵孰爲順天應人說貫盈指上敢行暴虐罔懲其侮肅將天威原是文考之事故先受命文考之廟而後告皇天后土皆夙夜祇懼中事民之所欲二句根底天之罰來不能底天之罰則上違天意下拂民心父母元后之責負矣厥罪惟鈞豈容逭哉○能體仁以長

人曰元后佐上帝生民作民父母爲體仁作君先覺作師

泰誓中

首節是書之小序以下皆誓之詞曰嗚呼命之聽誓我聞吉人六節言紂縱惡之實而以桀之事證之并已伐罪之決而以湯之事證之言湯言桀正此篇之肯綮蓋已與成湯皆奉天命以討有罪倘有纖毫利天下之心敢云於湯而有光乎此事在湯行之爲創在武行之爲因既云於湯有光不必又有慚德只要

此心信得過天不可欺人何可罔也○通篇重惟天
惠民二句勿以人心天意平說人心正天意所在也
命湯黜夏正惠民處桀之已事如此因桀而知天之
以紂因湯而知天之命予也前言三千一心此言亂
臣十人仁人即亂臣自其能克亂謂之亂臣自其能
禁暴謂之仁人此分言天人夾必克之理下合言天
人夾必往之勢揚武侵疆張必往來用張在取殘看
出乂民心事揭若日月受罪浮於桀我武光於湯正
血脈照應處董氏鼎曰最歲數語固不以至仁伐至

不仁而萌倖勝輕敵之心亦不以羣臣同心同德而
忽一德一心之戒聖人之重用民命臨事而懼也如
此○謂己有天命則有恃而傲謂敬不足行則無畏
而敢祭無益而不畏神暴無傷而不畏人

泰誓下

以兩嗚呼對看上言前王之惡爲天人所棄見商之
必亡下言文王之德爲天人所歸見周之必興前篇
舉湯以爲古大義則武王於湯任再起之責者也此
篇舉文以一家世德則武王於文任成終之責者也

違欲無愧於湯近欲無忝於文此所以誓之又誓無
俾諄復諡亦臨事而懼之意○上曰狥師以安衆志
此曰大巡以肅衆心天有顯道二句最重日顯道已
自人言之但其原出於天故謂天之顯道類即道中
之類一物一則截然不可亂也顯言昭者彰言辨晰
惟彰正是顯處五常即道之顯而類之彰者也斮朝
涉節總是狎侮五常自絕結怨之實洪惟作威即斮
朝涉等事曰世讎者紂孤人子寡人妻獨人父母讎
不但一身而已世世守正與結怨結字相應惟我文考

節上詳紂惡爲天人所去見亡紂有由此述文德爲
天人所歸見造周有本末節雖設言無罪無良總明
文王之德足以勝商○悅婦人是紂喪殷之本故稱
湯之德首曰不邇聲色無欲所以爲聖學之要也

牧誓

前段肅軍容後段嚴軍令軍容肅然後能聽誓命嚴
命嚴然後能成武功也泰誓言紂之惡終於悅婦人
牧誓言紂之惡始於用婦言此謂沉湎冒色力行無
度一切暴虐自絕於天結怨於民皆是從此做去湯

之懋德建中一切用人行政亦只從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始大人格君端本清源有見於此按湯之放桀猶未忍臨刻桀罪曰實之慙亦出本心泰誓牧誓四篇暴揚紂惡惟恐不盡世道降而文愈繁君子不能無疑朕帝之不能不干猶春之不能不夏時至事起景色自別無論征誅不同於揖讓即武與湯亦不必同只要此心對得過上帝信得過小民便無愧於成湯無忝於文考耳桀紂之後更勝於桀紂湯武之後誰追踪於湯武此亦時爲之也○逖矣西土之人見

間關遠來止爲此獨夫一路徇巡會誓止爲今日此舉不可不奮也所呼之人皆王弔伐之事者牝雞之晨陰氣乘而陽德衰也紂惡不止此究治亂之原先干內寵耳恭行天罰四字着眼天心好生惡殺我凜凜奉行期於致天罰而已殺非所敢也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止齊非止而不進乃止齊而復進耳非止而不伐未降乃止齊而復伐耳故當戰時井然有條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此謂動中有靜故曰戰如守行如戰聖人之兵法也尚桓桓而以殺降爲戒戒殺降所以養餘威也愈見桓桓非勇謂不勉於輕進輕殺擊降之戒也將兩之師不敢因一獨夫令天下受禍耳○牧誓戰誓也未渡河誓既渡師畢會誓戒發又誓至商郊牧野及將事矣又昧爽而誓軍事之重也心志耳目一而後勇敢倡勇敢倡而後可勝可敗可生可走而不可亂故曰有湯武之仁義而節制存焉

武成

此篇總記武王伐商始末其取商也以至公大義其

定商也以常典成法紂惡不悛流毒四海斯民久困水火之中天地否塞日月晦冥武王取殘之志一上帝好生之心也故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萬姓悅服謂武有一毫利天下之心當時竊其微後世著其罪其誰得而護之說者曰萬姓悅服何以有叩馬之諫此亦拘曲之論耳未足窺天地之大也武王伐商之舉與夷齊叩馬之諫正好並行天地間以見天之大道之大從古聖人不過各做一件事○首節至無作神羞告天地作師未出之先告山川作師所過之地所

告之神井一而告詞則一稱有道曾孫本其祖父而言巳乃有道之人之曾孫明周之世世修德也惟爾有神四句亦告神中詞既戊午至覲服記武王伐商及新政代商總乃本天曰俟天休命從容不迫見非以兵得天下也湯代夏纘禹舊服武王伐商反商政政由舊禹湯所行棄紂弃之湯武復之適所以爲資耳偃武正是修文與一意然文德亦自有事即下諸侯受命祭祀列爵等皆是非只歸馬放牛便了記告羣后之詞歷敘前功而言今日伐商不過承先緒耳

歸重文王以起予小子何恭天成命承其承厥志而言列爵惟五通節重在立一代典章上當時井田封建之制俱素定但於侯度官常民生日用處一一經理之足矣○呂氏曰武成與堯舜氣象不同矣終篇一語堯舜無爲之治乃恍然若存焉○陳氏雅言曰聖人詳於有爲然後可以享夫無爲蓋有爲者所以致無爲之本無爲者所以收有爲之效呂氏謂武成篇末有堯舜氣象信哉○滸谷鄧氏曰泰誓武成諸篇辭涉揚詡義關遜遜陳商惡巳暴速文德靡深發揚蹈厲之氣多灑濯肅威之慮寡際政紀事之文若戒德邁道之實微皆人得之晚後先哲疑其撰作於或然與豈亦纘積累之基大戎家之烈有豐功而靡懋德故情不容掩與孔歸有司之失傳孟取二三策之可信有以也耳故受之以洪範旅獒錄書之意豈其深乎

洪範

九疇所列皆三才至理聖人參贊經綸證應禍福以示萬世者也箕子告武王尼父繫易辭初不言洛書

爲洪範以洛書爲洪範則自孔安國劉歆始此篇發之於禹而箕子推衍增益以成之初一節禹所第也下皆箕子所推衍增益也首尾都是歸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爲極之標準須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聚個皇極又須乂三德稽疑便是考之於神庶徵便是驗之於天福極便是體之於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篇中稱武王曰而曰汝而自稱我終不臣周也不書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分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箕子我不顧行遯

我罔爲臣僕其自處之義已審於三人自靖而自獻之時其囚也較之比干之死則有間矣而箕子無庸心也既而武王之訪也較之前之囚則又有間矣而箕子亦無庸心也總之道之所在與時偕行如必悻悻然求舉旦夕之命方可以告無罪於先王則亦一節士耳先儒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知言哉○通章不出惟天陰騭三句初一節禹本文九疇之經一五行至末箕子演疇九疇之傳歸重皇極上十有三祀以是年歸即以是年訪急於求道也帝乃震怒天乃

錫禹兩乃字要看過緣便散遲禹便敘氣化盛衰全在人事武王之意求端於天箕子之意責成於君也自一至九洛書本數初次者禹次第之五氣運行於天地間未嘗停息故名五行人稟之以成形於是有五事建用皇極爲九疇之宗主而敬用五事乃建用皇極之本根五事之要又在敬之一字自此而立綱陳紀用八政治曆明時用五紀此四者極之所以建也自此而用三德用稽疑且謹其變於人盡其變於天明矣自此而用庶徵用五福用六極則得失休咎之應定不徒見於一身而通行於天下矣此四者皆所以維持皇極者也疇中敬農協建又明念嚮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須重發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荄在下故皇極居中而五行居一皇極統八疇發用在中之義也五行萬事之本根荄在下之義也下文箕子只演得用字而敬農協建等待人主自求一五行一字與初一之一不同物之生其初皆爲水其終皆爲土日者本然之體作者修爲之用一曰水五句全要發出切於民用意不徒以陰陽燥濕次序言之土

爲水火木金自出故稱稼穡獨藁之以成德土得五行之全氣故稱稼穡獨成五行之全體作甘者調鹹苦酸辛之和而備其全味者也通節俱要責到人主裁成輔相上五事節朱子曰恭從明聰睿皆德之本然肅乂哲謀聖其用之自然知其本然之德則所以敬之於未發者用此矣知其自然之用則所以敬之於已發者用此矣聖只是思之德勿作造詣所至言按五事以思爲主而思必以貌言視聽爲先貌言視聽在外而可見者也思在內而不可見者也敬者內外交

持之功也八政用於民以緩急為序或言事或言官互見也食必有以足之貨必有以通之所謂政也內政六而司寇居後外政二而師居後厚民必先培其命脈也此特言政之目其經理則待農用之君耳舜之九官周之六卿箕子之八政名雖異實則同也歲月日星辰皆天之示乎人者也天與日月五星之運雖有遲速順逆之不同而皆有曆以載之有數以稽之是曆者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之數以人而合於天者也歲統月月統日日月行於星辰而曆數總四者

故歲為始曆數為終曰紀有統紀綱維之意非直紀載也五疇重皇建其有極何大君合天下成性造就斂言總是斂錫臣民以成建極之功曰保極曰作極曰惟皇之極曰會歸曰近光無淺深蓋隨事而著其理非既作極然後造就既造就然後斂言也皇極居中可以包括上下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無不睿便是建極建字着力篤下斂錫錫保合來方完一建字蓋極與止至善一般獨善而不能兼善不可謂極兼善而不能如其獨善亦不可謂極故惟君錫民而建

之功實惟民錫君而建之功盡錫保乃斂錫中事此節總說下分說無淫朋比德節是極之建為身教者有猷有為三節是極之建為政教者無偏無陂節是極之進為言教以訓臣民者曰皇極之敷言箕子更端以贊敷言也敷與斂錫之斂一般自九疇錫而陰騭相協之妙呈於有象自敷言作而陰騭相協之理顯於有言此豈可以君之訓視之哉乃天之訓也近天子之光天子既建極則天子即皇極也光如日月之光可望而不可即故言近近者會歸之象也作民

父母以為天下王言天子為天下王非徒為也作民父母以為之者也皇極以體常三德以盡變三德者聖人所以臨機制變為皇極之用而權其輕重也三德在用之得其宜正直字運剛柔之用總以歸於正直也習俗之偏以彊燮言氣稟之過以沈潛高明言德以輔極惟以輔德威福玉食惟不下移則下自不上僭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見惟辟之德不足以有而後臣有之也正是責成於辟處皇極建則三德為將指之宜而無出於上皇極不建則三德失將指之

宜而柄移於下矣七疇要看衍忒字大疑字曰猶疑
叙乎有疑皆可問曰衍忒則事主于不過差不正之
疑猶在所不答矣曰雨曰霽曰貞曰悔二節言體衍
忒言用忒正是與極過差者占卜有吉凶去從止曰
衍忒何也君子不問禍而問災無災即是福也亦不
問在天之災而問在已之過有過即是災也衍忒非
待有過而推乃恐其有過而推之耳占法先斷人志
後命於卜筮蓍龜之靈不至越於人也故建極之君
必自盡聰明睿知之體而後取食墨揲蓍之用稽疑

所以在皇極三德之後八疇重時字來備其叙時也
有冬有夏亦時也時不時之休咎始於身及於民君
臣交省無非爲民故提從民一段見省之實際處總
之天人一一相配論理則在人爲事在天爲行其理
同故以時若時天應乎人也論象則星麗天而驗日
月之經行民本君而聽卿士師尹之管轄其象同然
以時合時人省乎天也惟人省乎天者無不時而後
天應乎人者無不時果天之所爲哉人爲之而已
矣此節合下節只以天行言未可說人事之徵徵字

至休徵節始見也五事爲皇極之本爲八政三德之
樞而與五行相配故庶徵專以五事言之重時字恒
字時來備其叙也恒極備極無也休咎屬人說休指
肅乂哲謀聖咎指狂僭豫急蒙徵則所謂若也五事
之德有則俱有必分類以應者想像五行徵應之大
槩耳須活看王省節方言人之省天省即念用之念
也省重失邊不但省召失之故並省其迎休弭咎之
道有挽回氣化功夫歲月日時無易二節見君臣不
可不省也惟星節不是言民無與於省欲君臣即民

以自省也首句提起虛說日月合而成歲功卿士師
尹與民合而成王休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則庶民惟
星矣民非無五事可修斂錫之權有主之者而民特
麗焉猶星麗於天耳福極雖兼君民重君上五福以
急緩爲先後亦由身世說到性命也六極以重輕爲
先後亦由境遇說到身心也攸好德諸福之本正建
極保極一旨人惡弱諸極之本正不能建極保極一
旨人〇朱子曰箕子洪範弘深與衍若有未易言者
然虛心平氣再三反復焉則亦且然明白而無一字

之可疑升將訓皇極爲大中又誤認中字夫皇極即君道也中即王道正直也以此貫入疇鮮有不會歸者○鄒氏曰洪範大法也何大焉爾也天人上下通一無二因戶闢宇範圍曲成幽明隱顯誠感神應一之乎天紀人極也是大法也夫殷季喪亂易隱於羑里疇蘊於囚奴而道存焉武始入商禮其闕非就見不敢言也重道之所存也箕子乃言者王非就見不敢言王非知足知天不敢言重道之所存也箕固臣僕奈何陳洪範康罔也曰天也湯之受天命也受

於禹武之受天命也受於湯箕子者受湯命而致之王者也其陳範也敢違天乎曰如宗廟何曰帝王之曆數命諸天桀紂于命天實廢之禹湯所降黜也堯舜黜朱均焉而何敢爲私若宗廟則三恪二代罔繼序惟皇矣

旅獒

通篇以慎德二字爲綱只不貴物而寶賢一句盡之明王二節慎德之則德盛五節慎德之事夙夜節慎德之功未節言生民奕世所係以終不可不慎德看終累大德何則知勤於保王業爲謹終者惟乃世王何則知勤於示後嗣爲謹始貢是獻優原非貌何曰厥獒亦是方物不係珍奇召公思深慮遠正孟子所謂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召公作書以訓蓋開國之君不但君不當有異好雖四海不當有異貢故啓口說明王無異物惟服食器用必服食器用之常物始足以見君德之所致若異物適以昭君之不德寶玉亦德所致皆可爲服食器用之物者如瑾瑜篠簜之類德盛根慎德來大凡狎侮人者必德薄無器

識之人而驕矜乘之也耳目不專指聲色凡物之可玩者皆是役耳目有以我從物之意而度之未恰合者多矣不役惟貞則純是度作主安得有玩人玩物之事志以道寧二句是存養功夫慎德在於定志定志在於審言以道接不在言時揆度主宰直在言先定志審言如此豈復有作無益貴異物之事功成民足達格指已至者危言之所謂致之難保之更難耳夙夜節是上五節總功夫始終皆曰嗚呼始欲其慎終欲其勤也允迪節歸到武王身上人主合萬民于

孫爲德須合爲民子孫爲勤方盡慎德之義世王要看註可繼之道不徒指基業言○遂道道宜君已逐肰斯聖心之危哉旅獒陳德則格心之道也非見微知著孰能仰微微危哉湯伐夏仲虺申惟始之戒武克商太保獒九仞之防於是知聖心之危也雖甚明聖詎能無危能慎微而勤末焉耳慎微勤末道以寧志也肰讀虺誥而勤德之意假黃獒訓而閑邪之志彌切矣

金滕

此篇本二段惟克商至乃瘳周公至誠格神而起武王之疾金縢之始事也武王既喪至末周公以精忠動天而致成王之迎金縢之終事也故以金縢名篇或曰周公於成王猶之乎伊尹於太甲也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肰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讒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且切切挽召公以同心輔佐用力何其艱也豈公之聖有遜於尹哉曰是未可以形跡論也尹之時既無流言肆於外又無三叔

煽於內公之居東也一則身不在朝廷既流言之可息一則兼輔寧東國又外變無可虞聖人之有不同也亦其時爲之也伊周並稱元聖原無優劣○金縢之禱非獨弟爲兄臣爲君乃爲天下爲先王禱也天鑒從之初以卜示其休而永終之圖在克商二年之時既以感彰其德而親迎之禮在居東二年之後總見公之感格者微末可以戒我先王公隱肰別有一感動處乃命於帝庭五句見武王任大責重未可以先命即君師寵綏之命下地對上天言以祖考之靈在天故耳定字有力周公真見周之王業此時尚未定也公歸納冊金縢不敢褻乃國家故事非公爲此隱藏其冊爲後來自解之計也異日乃瘳見公忠誠感應之速自首節至此皆叙公請命事武王既喪以下皆記周公成王時事我之弗辟節周公與二公一體故寄與二公謀之使二公居中鎮撫則王室既有所托而身謝重柄不利之謗亦可息矣無以告我先王言大日可表之心雖三王所深諒於我而嫌疑不避之跡亦我所無辭於先王也須以王室動搖意講

以詩貽王者欲王悟其本謀在反鄙周邦而非止揚
動公一身也〇董氏鼎曰帝王之興自有大命必至
於極而後見武王崩成王幼天下之重懸於周公公
孜詒而不遑自安上得詩而尚猶未悟文武之業危
如一髮非天其孰能警悟而扶持之故天之動威不
特以彰周公之德實以表見三監之罪而顯揚文武
之業也如漢高困於項籍而大風爲之揚沙光武窘
於王郎而河水爲之自合〇讀金縢而知天人靡間
幽明一體庶徵驗應之速也未可以感我先王何也

二公於三王臣道也臣以義合懼血誠之不屬故自
以爲功迫切呼籲成之之道也今讀墜命屏璧與珪
之語尚戚不忍道卜吉而王瘳則誠至之應也居東
何公封邑在東也人臣有故出境上待察以俟命蓋
助諸北有味乎王文中之推言之也曰美哉公旦之
居東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
相承而宗祀不絶也内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
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也深乎深乎安家者
所以安天下是處變之大權也綠金縢書公德亦以
明有天道焉

大誥

分五段自首至殷逋播臣爲一段天降威用以上二
節言東征之不可已下言卜之不可違爾庶邦君節
是述其違卜不欲征之言以起下文也肆予冲人二
節一段上破其艱大之説而以終武功責之臣下破
其曷不違卜之説而以終武功歸之天爾惟舊人四
節一段民養勸弗救以上反覆論以當終武功以下
責其不知天命予永念二節總告之也或曰讀泰誓

牧誓知武王取商之易讀大誥諸篇而知周家安商
之難且戕及同氣公得無恫心乎象日以殺舜爲事
舜不見象之不是公之於三叔也救之於舜何如曰
是固各有攸宜未可槩論也象之不弟家庭失德之
常舜見象之不是便是見瞽瞍之不是如何能化象
而致瞽瞍之底豫也三叔危及宗社禍及祖考毒及
生民是豈可以家庭常理論乎聖人人倫之至湯武
之君臣周公之兄弟皆處而不失其常所謂中之權
聖之時未可爲語常襲故者言也〇雖五段只論功

當終天休當承二意而承天休正所以終前功造哲
是造到明哲之地惟造哲斯能見民所以康者何在
將言用龜紹天明故先言已不知天命迪康就討畔
安民目前事理說格知就承天眷而綿歷服於無窮
說此數言大略已盡下只反覆言之大咸與天命應
不閉天威朕後能格知天命遺我大寶龜節承天降
威用大誥一篇之綱領也自始至終皆以卜爲言文
武成之際事之大者凡三文王將興得非虎非熊之
卜武王師渡孟津曰朕夢協朕卜成王主少國疑之

際三監商奄相煽而起賴卜并吉有敢有違此亦法
祖之一事也我有大事休是上下相關語并字就三
龜說閃不及曰艱大此節緊關在王宮邦君室一句
蓋諸臣之意謂王但卜殷必克而不知罪不在殷骨
肉之間難於正法所以謂之艱大也揭出考翼分明
抵對民獻勿只作畏事阻徂看殊不知事關歷服則
宗社爲重三叔爲輕矣肆予冲人節釋其艱大也予
惟小子節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
三天字三予字緊相應天意欲如此予不敢不如此

也不堂不構不播不穫正事之不卒功之不終休之
不畀處在武王時商罪貫盈不可不討在今日武庚
作亂不可不討今昔事理一也而武王伐紂救民亂
在彼國此誕隣胥伐亂在本國則事勢危迫今甚於
昔矣爾舊人向不敢違法今乃敢違命乎予曷其極
卜又釋其違卜也東征之舉以天命與先王之責決
之本不待卜况今卜又并吉不違卜乃所以承天休
而終前功也〇大誥誥東征也邦君舊人以四國並
起有艱大之虞欲違卜自守作大誥夫爽邦惟哲迪

民康惟迪哲其極也迪知上帝命而德明惟天此三
代元后所共守也故誥臬臬乎天命民康之際嗚呼
哀矜寡仁也用民獻畢先王功孝也不敢替上帝命
違卜貞也深長之慮言艱日思艱艱乎淵冰之懼敬
哉備美以斷斯東征所以克也

微子之命

崇德象賢四字乃一篇大主意克齊聖廣淵湯之德
也見巳當崇踐修厥猷微子之賢也見巳當象象字
活看盛德之形容不可見而實賢者爲后以象之也

此惟微子足當之欽哉節勉以化民正已未彷遣之
詞武庚亾而後封微子明有統也既已封之國建爲
上公賓之而不臣也於此想見成周大公無我之心
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爲子孫害箕子
爲武王陳洪範亦是以天自處而初不計其爲讐人
爲敵國也聖人與天同體與天同用未到聖人地位
強學聖人不得〇稽古二字古人所已行者本湯言
之曰崇德自微子言之曰象賢修禮物者自正朔外
不用時王制度而用其舊儀先王封先代之後欲存

先代典禮者蓋以損益之理若循環然先代禮物不
修後聖有作扶衰救弊何所稽考乎夫子歎文獻之
不足徵與商頌僅得十二之篇皆後世不能修禮物
故也齊聖廣淵於此識湯之全體湯克寬克仁則其
開六百年基業正在於寬功非一時可見故曰加德
是奕世可法故曰乘湯之功德如此而可使之不祀
乎踐修節微子之象賢作賓也厥猷即上成湯所行
之道覆其後曰踐來其廢曰修微子在帝乙時業以
賢稱故曰舊格愼二句即踐修之著於令聞者微子
既篤於敬矣而猶勉以欽哉欲其敬而益敬也〇庶
民曰武庚以叛黜復命微子常情於此孰不暴白其
罪明黜殷之由今此篇可學惻怛無一言及武庚事
以傷微子之心蓋誥命賢者之體當如此西山眞氏
曰此非特得誥命賢者之體蓋武庚之罪當行天討
微子之德當加天命非有一毫喜怒之私故其從容
和平畧無忿疾之意於此可見聖人之心矣〇賓之
而不臣使存一代之典禮此正自靖以自獻於先王
之初心故曰中心安焉之謂仁

康誥

通篇以明德愼罰爲主首二節言文王明德愼罰以
造周不敢侮以下欲康叔明德愼罰以治殷大抵以
明德爲主愼罰皆明德中事既欲其明德又欲其以
德用罰又欲其不用法而用德豈得謂愼罰明德爲
二事乎篇中保乂康乂應和保乂字無非變其悍逆
背戾之習而歸於友敬禮遜之中也篇首止言文之
明德愼罰而篇中屢言殷者蓋文之所以明所以愼
無非法殷人之明與愼也能保民則保天命亦非二

事開口呼小子而告以嚴考之事又自謂寡兄勗見父兄作述之艱難臨課嗣守之不易一段親愛至情千載下猶可想見○治天下不過德刑兩端不敢侮鰥寡者仁民也庸庸使能也祗祗尊賢也明德之事威威懲惡也愼罰之事顯民帝休由得民推到得天以修怙冒時敘總是歸德愼罰亦德中事也明德愼罰二段俱以文王爲王明德一段由文王說到殷哲臣古先哲王蓋文王原合古今聖賢之德以爲明達稽正近述之事愼罰一段由殷彝說到文王蓋文王

敬忌之心正殷先王用德之心監殷即師文之用新民即明德事棐忱難保天民不不見民之可畏甚於天耳盡心在民上說凡惠懋易儆不惠不懋易戒惟惠懋而有不惠懋者在最難自覺此正對盡字看敬字於惠懋處求出不惠不懋而益加之意耳乃服惟弘王應保即弘王事作新即宅命事重保殷民上殷民乃天命所視以去留而人心所視以觀化者也以上欲康叔明德敬明乃罰以下十二節欲康叔謹罰也作新民在德耳人情不齊罰亦難廢故於愼罰特謹

敬明一串說下來罰有兩端以見側正敬明之實也時乃大明服明服二字一連謂明其敘以服乎人也若有疾二段正大明服二句之實刑殺劓刵雖有小大循理則有敘獨巳則無敘二段亦敬明事外事獄之未成而未達於康叔者有司事也要囚獄之既成而達於康叔者康叔事也司師殷罰服念旬時正以監殷精神傳與康叔處汝陳時臬事節意三層合時宜不獨巳不自矜則刑罰之不中者鮮矣汝惟小子節能愼罰者汝之心欲汝愼罰者我之心我之心惟

欲以德行罰耳重康叔知服心上凡民三節就世情論未有不以殺越人爲上刑者而聖人却將不孝不友不忠更加一等蓋常人所重性命之關聖人所重風教之本殺越人之事關于小人稍知畏法者不爲而父子兄弟之常人爲之而以爲無傷故特嚴之凡民自得罪其罪巳自定也所謂罔弗憝者也於我政人得罪不自知其罪而待上之人原情以定所謂人不必盡憝而大可憝者也乃别播敷造民大譽殷民染惡巳久導之以本性反覺不便順之以汙俗反覺

便艮心畏而習心熾故公法埋而私譽興亦率由此民藝畏亂之義而速殺之言導惡興作惡同科也惟君惟長節歸到康叔身上只教化不先而以威驅民於善便是惟虐處罔不克敬典迪節重敬守正提出與文王慎罰合一心源忌正敬之至也爽惟民二節欲康叔以德用罰也殷先哲王之所爲无非導民吉康之道告德之說於德之行猶易明也今告德之說於罰之行則法由心邊威從惠敷至難明者也罰有章程可據而德非可迹求只好說其意而已無作怨

節欲康叔不用罰而用德也朕曰以德用罰則罰猶未能无刑期无刑必至不用而後爲極致故不用罰用德是一篇歸結處助王宅新民不過以民寧而裕乃寧之乃字重看裕民乃爲裕身正應若德裕乃身說以得天得民始之以天命民心終之天民是闗鍵而得民正所以得天○康叔之封也王命之康宇謐之康其間訓而克宅心乎篇中屢出康字曰用康保民曰無康好逸豫曰惟民其康乂曰迪吉康曰用康乂民曰用康乃心終又曰用康乂民諸人貴危者心心危則非謀非彝用而姦賊滋行民何以保何以乂無康好逸豫則微止而不危康乃心也乃心康而吉康迪矣天世享之矣此康叔之所以爲康乎朕曰女惟小子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則叔之康乃心者久矣夫一德一心乃克若天乃克弘王命作民乃克永世故周道賢賢親親並行而不悖焉

酒誥

首句爲通篇綱領穆考文王至受殷之命先述文王毖酒之教引起已之大命而著其當明之於妹邦也

大命如毖民毖臣是也我聞惟曰至燕於時又敘湯以毖酒與紂以湎酒對而推己欲以紂爲監予惟節勉康叔毖酒自身始末四節又於臣民中不率教者各以有處之又獨詳於毖臣以其倡夫民者也按酒誥一書可學告戒意甚嚴切及讀朱子論三叔監殷管蔡爲商頑民以酒所中流言公不利於孺子幾危宗社本書大集爲此而發從來無人悟及此意此誥疑周公所作○文王誥西土之人曰庶邦見無一地不誥曰庶士少正御事見無一人不誥曰朝夕見無

一時不誥祀茲酒見祀外皆不可用也此之不德至
於失德喪身故謂天之降威酒人所爲而以爲天降
威者人之起居動靜刻刻皆與天通喪德喪邦自絕
於天矣天豈宥之當時飲酒者必以爲小德無害於
事不知謹酒非小德則湎酒豈小過哉此毒中人隱
腸千古迷而不返嗣爾股肱節武王教民之詞欲康
叔明之妹邦者厥父母慶如其遠小子之心洗腆不
但致物亦致誠有德將意庶士有正節武王教臣之
詞欲康叔明之妹邦者養老有酬酢尊飲之禮故可

飲祭祀有飲福享尸之禮故可飲德之一字爲酒誥
一篇之綱領喪德喪威皆以爲天之降威則永觀省
稽中德者天安得不若其元德乎文王誥教只云惟
祀武王推之奉親又推之養老其飲之端雖多而飲
之用惟正蓋天下未有心通神明德兼忠孝而猶湎
於酒者我西土尚克用文王教不腆於酒今之教妹
土者與文之教同可不明大命乎在昔殷先哲王節
言君臣以不湎酒而興也越在外服節言朝廷君臣
風化如此自不敢湎於酒不暇則有勤於職事之意

成王祇辟照應上文我聞亦惟曰節言紂之君臣上
下一以荒淫爲心故沉湎於酒而亡欲康叔戒其所
以亡也不惟若茲多誥監紂所以亡則必監殷所以
興此正武王自嚴以嚴康叔處乎惟曰節既欲康叔
勤毖所賓所友所事所疇之人則防己之欲嚴於身
以率其下者用力加重焉故曰剛制酒之爲病非剛
不能制莫覩得容易厥或誥曰三節就臣民中不率
教者言之以終誥毖之事末節言民之治由於臣故
教民必先臣也朕毖指通篇言曰誥毖曰典聽朕教

又曰典聽朕毖教者毖之詞毖者教之心雖欲其毖
臣以端毖民之本亦須根身教來辨者別其湎酒與
不湎酒也〇讀酒誥而知酒之爲禍烈也嗣王一酣
身厥心疾很罔畏於死遂至亡國天之降威莫此爲
甚而人顧忽之不知警戒所謂醉生耳予曰不爲酒
困何有於我與古哲王德將無醉同一畏天之至也
故酒誥誥德也

梓材

此篇出自斷簡前後文氣不相蒙前四節武王告康

叙首節欲其通上下之情次二節欲其寬刑辟之用
末節總承上意以成終北之後四節臣下勸德之詞
首節欲其以德馭侯次二節欲其以德化民末節總
承上意以永命則之末子曰讀尚書有一個法半截
曉得半截不曉得曉得底若曉不得底且闕之不可
強通強通則穿鑿愚謂讀此篇亦當如是○孟子爲
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是此節註疏新安陳氏曰邦
君處上下之間達王必自達大家始得罪於巨室若
不公正而無以服其心也巨室難以強力服而可以

公心化以庶民及臣達之是邦君一人之心其公正
能通乎一國千萬人之心以一國臣民千萬人之心
而達於大家之心以其下達者而上達於王其疏通
而無留滯也必矣汝若恒越節馬素修曰發越則動
生機常發越則動生生之機敬勞是未犯以前事欲
民不入於殺也宥是既犯以後事終不欲殺其民也
厥亂爲民言本欲寬刑辟以爲民二胥字兼臣言重
在君二至於字言不特不民爲朕合一國之民由敬
其屬婦之道而容畜之也除惡立國制度俱就衛說

成終要歸上寬刑辟以通上下意今王惟曰四節則
臣告君之詞總一明德以馭臣保民而凝命至於萬
年王以德也永保民保以德也從先王說起能法祖
方能裕後先後總一德也○朱子曰明德者人心虛
靈不昧之理無上下之間亦無前後之別先王所勤
用以懷諸侯諸侯所既用以享天子均用此明德也
何上下之間乎王惟德用德即所謂明德後王所用
以懌迷民及用以懌先王受命無非用此明德也何
前後之間乎○怡村非完書也朕保又洪規存焉以

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則邦君
者承上流宣化於下者也以臂指喻一體而已矣曰
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敬寡至於屬婦畢安養熙恬引
引勿替也斯王大德哉曰蘇引明德和懌迷民於殺
化爲滌蹶適隣適不具有洪猷矣諸儒先言次在達
末稍總之在下洛而後者道是滑谷孫氏敘之在后
上之後

書經近指卷四終

召誥

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首七節記作洛之事見召誥之由八節召公而託周公之詞九節以下節誥也中分二段皆以嗚呼發之首大四節誥以天命之當敬因敬之夏商而以用人終焉次王六節誥以元子之當敬服厥御事中前用人之事監二國命中前夏商之事若生子五節誥以初服之當敬上下勤

恤終用人丕若歷年終夏商末節又託周公達王也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見敬而不敬德即儀而失天命至於失天命之後雖敬德亦無及王不敢後用顧畏於民碞所謂疾敬德也敬作所謂敬之聚處非疾何能聚顧畏民碞自勿敢殄戮用又上下勤恤保受王威命明德大臣責難之恭助王疾敬德也通篇以諴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諴小民之本此是一篇之二段諸篇真血脈○召公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成周公繼至自乙卯至

甲子十日而用書庶殷丕作總而計之自成王至豐距甲子凡一月耳八百年之業定於一月之間其規摸弘遠哉作洛之急務在于化殷人而化殷之大本在於王身此召公納忠之大者奈何弗敬敬字乃一篇之大旨下文只推衍之始曰嗚呼末又曰嗚呼嗟嘆以啓其聽也天既遐終節言殷多先哲王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能敬也祖宗之不可恃蓋如此故願王疾敬德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功夫又在疾字傳子自禹始革命自湯始皆面稽天若究竟既墜厥

命今沖子嗣則當思可寄命者何人而壽耇敢或遺與有王雖小元子哉對前元子是見其休意下兩句正欲其知恤以承休也敬德諴民以祈天命下數節皆此意而此其綱也蓋民之碞險可畏常伏於太和盛美之中故不敢後後字從今字生欲及今而成不敢姑待其後也王來紹上帝中元子意自自服見今日親政非如昔日仰成大臣而已召公將有效其忠言故先引周公期望之言以開端周遷殷頑民於洛蓋與洛之舊民雜居不能相安以處殷御事殷人所

要而歸於殷必先有以服殷之御事之比介於我有周御事然後可使作所言化民之本節兼化民意不可不敬德以平之非致刑所及也不可不敬則不可不監夏殷之亡殷業得失重失遠曰早墜厥命乃召公之意備以四百年六百年為有久也副禹湯之功方謂能監於夏殷曰初服從新做起欲成王為禹湯創業之要勤不僅為守中繼體之般承也若生子一段議論因其初命明之王不可不乘此初之機而疾敬德謹於於民自孚於天矣我用乂是有意誠民而民下誠

者德元刑用是用德而民自誠若緩用刑自然疾用德一一意實相承德元根疾敬來上下勤恤勤節疾敬恤所無疆之恤三節三言小民都戒王以非彝必我之終保王以元德保刑之末養以之而受天命以之者何惟尚德不尚刑則知其生畢至微而歸於天命者至大前日新此日受受正新之之實際也王末有成命末字是初服意我非敢勤但專責於王夙新天永命者王之所則供王能新天永命者豈僅奉幣承祭祀之儀文而已哉召公忠愛無已之心此篇更覺篤摯○自貽哲命謂了初生習不哲不甚相違也節性則皆不節性則不哲哲之稱不係於天而係於己故曰自貽曰我命命自人當也當則成日不命命有短長也其曰永日皆命命以德將謂以自勝將也明則哲大愚知長之節制人制之實在德之哲不哲耳哲可自貽若可祈而不為故召公諄諄懇切也

洛誥

此篇乃周公營洛之始終也周公拜手稽首至誨言四節獻卜分上臣告君而陳相洛宅洛之事下君答臣而稱相洛宅洛之美舉稱至若功十三節用戾分上臣告君以宅洛之事而因示歸老之志下君答臣叙其輔己之德而因致挽留之言小子其退至篤德

七節世享分上君留臣治洛下臣許君留洛伻來至懷德為一段戊辰至十二月為一段末則總治洛之始終也按洛誥一書所言皆治洛之事周公於成王則勉其宅中圖治而成王業之終成王於周公則望其留後輔君而釋明農之志君臣交相責難詞旨懇切而洪保殷民之意則篇中尤惓惓焉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是此章血脈○此篇當與召誥參看蓋其一時之言史取周公得卜至遣使告卜相與往來告戒本末叙次之以示後世

也召誥記其始事洛誥記其終事二篇總是以民承
命周公拜手稽首授使者告卜之詞將公在洛王在
鎬王拜手稽首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詞公歸重於王
王又歸重於公亡二敬字重誨言其基作民明辟之言
也周公曰王肇稱殷禮將公與王俱在鎬公告成王
宅洛之事人君爲神之主精神當與天地百神通而
後可出治故始眾之處有事謂王處幾將適新邑而
有事乎事卽下記功教工作嚮等事隱然禮樂自天
子出臣不得專也卽命寧承上來洛邑既成周業既

定論創業之勳不可後也旅既往所以勵將來不觀
字着力蓋諸臣積勳係天下屬望之久而一二人類致
又當天下觀望之初故所視者大卽所教者廣耳其
朋與丕視反作嚮卽如予之嚮功爲皆至上說不必
說爲俗冲子惟終見所當務者不但記功教工作嚮
之事也敎識百僻享周公告成王御諸侯之道因將
往新邑朝諸侯而言亦因召公取諸侯之幣旅而
言也通節重汝其敬曰志則享不享所繫甚微曰事
則享不享所係甚大惟儀能微於志中而屬於事先

乃惟孺子通節重裘民衷此周公告成王教養爲民
之道也此與上節俱所以終文武之業者時王與公
皆在鎬京故指洛爲彼及卽根柢說言惇大之爲無
遠不至此太和在宇宙氣象明農不重歸老正委重
成王處明保予冲子四節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稱
丕顯德正明保處揚文武烈至咸秩無文皆丕顯德
所在也蓋王述已行之事之詞凡此皆公丕顯德以
籌冲子者也明光於上下作歸美公德故借上下四
方形容之光日明是光之不掩處施日勤是施之不

息處其實勤施正明光之實際也穆穆極狀明光勤
施氣象主曰公功上曰德就公言此曰功就王言裘
迪篤棐就是迪處篤常常如是未可以明農爲急也
此王留公之意予小子其退四節前在鎬京留此在
洛留非一時之言時王與公俱在洛王歸則根本固
公留則洛邑安正彼此相倚閑治我二人共貞萬億
年敬天之休意未定宗禮謂洛邑初政記功之命雖
已形敎詔而功宗之禮尚未及施行迪將其後迪亦
棐迪之迪將者篤而愈篤益廣迓衡之亦也誕保文

武受民誕者無一民不保不特殷民也公定予往已
此王與公決而歸之言也王命予來三節周公許留
洛復勤責望也弘朕恭者恭先乎先正公之恭言外
望王以恭先爲乎先之似王治全在王王雖退而中
乂之責自在王也伻來毖殷四節將王在鎬公在洛
中乂在王故來毖殷以寓無斁之意承保在公故來
寧公以寓元祀之意禋文武乃歸功文武也天子穆
粲公其敢當乎惠篤叙備祀辭以寓責難之吉四句
俱歸重王身上王伻殷節上爲王禱此欲王實盡其

事全重伻上叙即德中之叙承叙即慎德處須王能
一日萬年而後殷民萬年一日耳要得以身教意王
在新邑三節史叙王烝告留公而紀年於終乃伻來
毖殷以前事也篇中以誕保文武受命結之見周祚
之係於洛實係於公也八百年之基業關於七年之
承保者豈淺鮮哉○周之典也君臣僚友莫不同心
一德庶幾於洛誥見之公獻卜曰天基命定命王如
弗敢及予乃亂保相上明王心克敬也王拜命曰公
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定宅明公心一敬也伻從

王於周曰王肇稱殷禮祀新邑予惟曰庶有事一聽
之士乃王即命曰記功宗汝不視功載汝其悉自教
工一聽之公太保稱旦曰其作大邑一歸誠於公公
稱亂保若嗣續其事篇首曰作民明辟末曰作周恭
先恭乃辟也篇首曰作周匹休末曰作周孚先孚乃
休也恭先孚先此成周禮讓爲國之實王始曰公其
以予億萬年敬天之休公末曰萬年厭於乃德又曰
萬年觀朕子懷德明明穆穆相爲唱和故屬而成篇
或曰洛誥文勝而意不屬蓋缺也非一時之事非一

時之言也

多士

首節是書本序告指一篇而言有開諭勸勉二意並
命之公遷洛之意開諭之也保業安君久遠之計在
克敬與不克敬勸勉之也用告商王士化民先謙乎
臣之意自王若曰爾殷遺多士至不試適節皆言其
剴殷之公以消其反側之心自予惟曰至篇終皆言
其處殷之序以消其怨望之心蓋殷民反側怨望不
寧厥居無非爲周割殷遠其民而不用故是書反覆

誥之〇遷洛之事召誥經營之洛誥考成之多士則
慰安之也將天明威致王罰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
人言之則曰王罰既曰惟天不畀又曰惟帝不畀旣
曰將天明威又曰惟天明畏蓋反覆以天命之去留
曉殷士而滑消其說猶疑之私曰我聞曰對殷士
誨及事使爲戒例諸篇說法多如此殷王罔失帝覲
天澤皆自克明德中來其以明德而得天命也亦此
後嗣王罔顧天顯民祇不能念于先王皆自不明德
中來其以不明德而失天命也如此我周以鑒永而

割殷命則割殷非周之意實帝之意也殷不適周能
不適帝乎予其曰惟上既遠夏商與以絕其覬覦
之念以下述遷徙之故以平其怨望之心惟爾洪無
度言法所必遷也念天即於殷大戾大戾亦自無度
生來言理所宜遷也遷移自爾開之故非我一人奉
德不康寧予一人惟聽用德則爾之應用與否予惟
矜爾非敢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也昔朕來自奄節
遐言遷洛之意言罰之適以成之也遷洛以遐逖言
者真西山曰離其故土使遠而悉俘伊遐逖也此事良

我宗多遜亦推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作洛非
罰爾乃使爾也此何最重尚有爾土尚寧幹止復言
遷洛之非罰也爾不克敬予亦致天之罰見遷洛之
罰非罰也惟時宅爾邑繼爾居二句所謂克敬下二
句非矜也終篇諄諄爲爾居計蓋有恆產者有恆心
非誘之以利也王道也〇多方告殷士遷洛也多士
告殷士作洛多方告遷洛曰降民命殷頑初定則惟
不之殺也致明罰而遷爾威蓋用告作洛告攸居則
欲有幹有年於邑爾彌溫孫彌僩恆矣曰非敢弋殷

命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曰肆敢求爾於商肆無求
爾於天邑商溫之至也多方發誥曰我大降爾命爾
罔不知當猶曰我制乃趨長之命也多士發語曰非
予天大降喪於殷戡矣多方甚其始多士甚其終蓋
先後相成而條保其因也天靡不欲引民於康居王
靡不欲宅民於攸居其義一也故誥終曰時予乃或
言爾攸居

無逸

君子所其無逸何是一篇大綱凡七更端周公皆以

嗚呼繇之前三節兼君子小人言之欲成王以勤爲法以逸爲戒後在殷王四節兼商王以勤居逸者告之厥亦惟我周節兼文王之無逸者告之繼自今一節欲其法文王之無逸戒商紂之縱逸我聞曰一節舉古人不棄忠言者勉之自殷王三節舉古人不治論論者勉之末節致叮嚀之深意按三宗文王之無逸總只是一敬字王於敬自欲逸而不得茲四人迪哲敬自生明也聞論而自反以敬德則凡怨詈之來皆發逆之端吾方資之以自反詎止不敢含怒於心

而已太甚聞論而責人者皆不明所致也張氏曰周召之於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敬則不逸逸則不敬敬逸之分而歷年之延否享國之壽夭判焉召公以敬陳於前而周公以無逸戒於後不如是不足以爲周召○周公三年東征以定外亂特治其末流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所若北辰居其所之所蓋居而不移之謂提一知字推出所其無逸之由非先艱艱而後逸樂也艱難之中自有逸樂之理君子當以艱難爲逸不當以逸爲逸也乃諺既誕皆逸所致不

爲君子之知依即爲小人之逸誕蘇氏曰農夫之子生而逸樂且不知艱難而况於王乎歷舉三宗文王皆以不敢字形容總重敬上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四句中宗無逸之實也陳氏經曰以天命之理自爲法度凡身所躬行合于法度者無非天命之流行不敢荒寧嘉靖殷邦四句高宗無逸之實也張氏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純一此長年之基民心太和導迎善氣又所以致長年也發此意以中勸成王下文論文王咸和萬民亦此意篇末論違怨詛呪怨詈增

中此而盡發之要着眼爰知小人之依三句祖甲無逸之實也爰知本稱爲小人來能保惠能字又本知字保惠者惠民時有一種惻怛如傷之意不傷特予庶民中抽出一端以形容保惠之周不敢在心上說王知之精神能之脈絡也三節各寫出一所字徽柔懿恭節文王無逸之實也朱子曰柔者須徽柔而不徽則姑息恭者須懿恭而不懿則非由中懷保惠鮮俱指安養說則咸和萬民方完得安養之事自朝二句推懷保惠鮮之心有將暇者境無時暇者心也用

省用惠僕之道而成伊之也不敢盤根不遑暇來省
耕省斂外無遊觀苗獵狩外無用力不分于春已故
功全歸於恤民耳古之人猶胥訓告三句一步深一
步敷言爲訓闡陳爲告所以防君維護爲保拔洽爲
惠所以引君覺所未知爲教竭所欲言爲誨所以成
君三句俱就君看從無逸後說方合猶字之神茲四
人迪哲總上無逸之君而欲成王取法知小人之依
哲也治民祇懼嘉靖殷邦保惠庶民咸和萬邦各盡
其無逸之實迪哲也見確然可爲準則之意厥或告

之節設人情不堪之事以驗四君之迪哲見不特臣
之訓告保惠教誨可爲無逸之助即民之怨詈亦可
爲無逸之用正所其無逸處此厥不聽指迪哲二節
而言前言民無或譸張此言人或譸張民乃指有姓
人指有位之人上能聽言則在位不敢譸張民乃無
或胥譸張爲幻上不能聽言在位小人乃或譸張而
民之胥譸張不待言矣經于民加一胥字于人加乃
或二字大有分曉陳氏曰以一人之身當天下之怨
皆作幻言惑之人主憂勤則心正氣和而一身和下

無怨詛而天下和壽所以長也人主逸樂則心有所
蠱壞而一身失其和邪說進小民怨叛詛肆行而天
下失其和壽所以短也推言人主之壽下及小人怨
詈之情可謂深切矣嗣王其監于茲兼戒勉二意○
李氏杞曰無逸必寡慾寡慾而不壽者鮮矣逸樂必
多慾多慾而能全生者亦鮮矣既以無逸致壽者爲
之勸又以逸樂損壽者爲之戒使前有所慕後有所
警有所慕則知無逸之可法有所警則知逸樂之不
可縱此千古人主之炯鑑也○自康誥至無逸篇多

失次考無逸公未訓也明天大德在生民天生德在
稼穡天稼穡在小人之勤勞故小人之勤勞于稼穡
者天之德也民之命也國之所爲依也上自后王若
公下及民庶得安居粒食而逸者誰實爲之不稼不
穡生胡以殖又胡以逸故惟稼穡之艱難乃逸則所
其無逸乃天心也諸欲生于逸諸善生于畏畏則無
逸日勤逸則豫怠心不則禮義之經而諺其既也[illegible]
誕甚侮父母矣違天拂人心怨曰詛皆起於此可可
畏哉

君奭

召公以盛滿難居周公反復留之通篇不出天民二字而天命具在民心上見○首六節言保命全係乎大臣朱子曰弗永遠念天威至罔尤違只是一句見天與民不相離也人知天威自我民畏不知民順亦見天威須知有郎安是危者弗克經歷句要見無人輔導意廸惟前人光正惟冲子經歷嗣德地也我聞在昔四節叙商大臣得天之烈而勉之以匹休商實所謂純佑也純是無休與不祥相錯之謂故一人有

事罔不是孚前念天威于民罔尤違之月恐命以無人而不諶也此後天佑于民國不孚之日諶命以有人而諶也大臣進退所係之重如此在昔上帝割七節叙文武得臣以佐命而期以同心共保言五人之輔周無異于六臣之輔商故佑命之純于周亦無異昔之純于商也于文王則廸知以昭于武王則誕將以昭一昭其安民和衆之德一昭其順天應人之德也使今之昭成王者不如其昭文武我二人何以謝先王前人教乃心節責以先王付託之不容辭告汝

朕允節以喪亂之天動之予不允二節言天休之當共承而其道在于罔尤違惟我二人其責愈重其襄愈難告汝朕允與予不允惟若茲誥與予不惠若茲多誥語皆相應見惓惓懇切之意末節言疑命以得民爲本○董氏鼎曰一書之中首言憂國之心非不敢知次言天民可畏惟人是賴又次言殷先王與我文武得人之助朕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四人今又惟我二人而已君若求去豈我一人所能堪哉憂之深是以留之切言之詳召公同功一體之人均有忠

君愛國之心者安得不憣然留哉○召公既留不惟相成王且相康王天之壽周家者周公留召公之力也○君奭公求輔書也意其東征後乎武王崩成王幼保奭當國多難而求去殆不忍也公居東王疑釋迎公歸而東征政柄有屬靖矣乃委政公而求去公留之篤摯淋漓句句打動保奭之心故讀君奭而深悲夫公日之志也

蔡仲之命

首節是書本序下命仲敬哉二字作一篇綱領爾尚

蓋前人節述往行之美以勉之至天無親二節庸善
惡之占而戒以慎初惟終節言盡職之道率中節言
盡職之本相承看皆所以慎初也乃敬之實得力處
末節因勉遵而致叮嚀蔥通章只法祖盡之前曰率
德猶向文王身上求後曰率自中全向自家心上求
蓋中者自心與文心合一之源頭也此正進之以慎
初惟終之極致處惟終乃所以慎初○蘇氏曰蔡叔
未卒仲無君國之理蘭職在而職立衛所以亂所以
封仲必在叔卒之後也率德就是改行處慎厥慎其

所行之道也即乃祖文王之彝訓惟德惟惠爲善不
爲惡正是敬哉處亦是戒哉處戒哉功夫在慎初慎
初在盡職盡職在以中爲本與章法度皆中之所寓
須看聰明與作聰明微細分別處側言亦不必議說
好言只較自中界偏便是側故須詳○或問待文王
而興者凡民也遵迹自身所謂豪傑之士既云率祖
何云自身惟自身方能率祖能率祖乃見自身耳孔
子一身遵萬古之迹者也刷述憲章非率祖而何文
王既而知之嫡派用特正是率述處遵迹自身四字
爲千古豪傑開生面不止對蓋愆一流人說愆莫大
于不忠不孝非惟忠惟孝乃是以蓋之邁來有以忠
孝領述三叔者其見解殊駭人聽三叔經孔孟論定
已久爲此說者不知三叔不知周公並不知孔孟矣
甚矣意見之累人也○滑谷書經釋疑微子之命蔡
仲之命二篇孚謂此二篇者一作賓上家所謂賢其
賢也一不絕蔡叔之封所謂親其親也正是周家忠
厚立國之道

多方

首節史紀事以著作誥之由周公曰王若曰至井爾
多方十八節示宥罪之恩而極言天命不可圖今我
何敢至爾自速辜四節申宥罪之意而以天命勸戒
之是通告士民王曰嗚呼猷至祇告爾命七節以克
衆事期殷士而深致戒勉之意以仁民在位也又曰
節嚴更始之紀復通指士民言語雖普告天下意在
頑之舊國○多方之告因奄淮叛驅爲諸侯今雖
平殄譬猶邪遺疾猶或在腑臟間恐有時而發故舉
叙天命之公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聞而誠

與鬧之大破擧疑深絕亂根一篇之中委曲仁厚打動人心兵銷烈措亭固久長此周之所以獨勝與○四國罪不在救而大降宥之爾罔不知非不知也且有辭也實念于祀所以啟其聽試復夏事再發商室非天有心去夏亦豈天有心去殷哉總其自取故又由殷說到夏由夏又說到殷反覆桀紂一樣之意矣之亡本于不克靈承于旅周之興日靈承于旅民無君德日承此凡以民為主而君承之凡有治民之責者不克自閑以法何以立法于民茲勗以克臬心法

身法家法皆裁度不可踰方是罔不克臬務務在乃位節亦罔不克臬事乘力敗爾出是周家重農大務合和身推家端已化人意得人得君俱在此又曰時惟爾初合舊闕新又爾多方士民之一功也○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乃曰聖可作狂狂可作聖則可移與曰孔子之言聖狂之成也其習既成則不移矣書之言聖狂之分也聖狂之分生于一念之頃雖曰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恐下愚自暴自棄不肯移耳肯移之師狂之克念也天以紂為商先王之子孫五年須暇與其能改紂無可念聽天其奈之何○禪讓征伐總一天也殷而上王而猶天若臣猶謀自決罔不格如灼見於天故民志不惑也殷以武庚罔知天斷作怨用與猶君臣秖稷之義謂天命可圖也民志惑矣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設愼赦于頑以殄戮用又與謀叛起勢必至于覆宗殄祀公之所大不忍也諄諄于天命去留之際反覆諭告使之和靜使見忠厚開基規模宏遠矣

立政

周公復政成王而作立政以王政莫大于用人用人莫先于三宅一篇之中宅事牧準其綱領也休茲知恤其血脈也首節率羣臣進言而其大指在知恤自迪惟有夏至暴德罔後二節言夏先后知恤乃宅夫競休何如哉桀不知恤故罔有后而成湯陟焉亦越成湯至奄甸萬姓二節言商先王知恤用協用見德休何如哉紂不知恤故帝罰之而我周式商受命焉自亦越文王武王至並受此丕丕基十節言文武亦猶夏商先王之知恤是以並受丕丕基式克至今日

休也自孺子王矣至終篇九節拳拳以去憸人用常
吉常戎兵詰刑獄爲王告蓋欲王以先王之知恤爲
法以夏商後王之不知恤爲戒忠愛之至至今可挹
也○桀紂所用非人皆本于身有惡德額後則爲暴
德則桀克宅克俊則湯暴德逸德則紂止見恤之所
在克知灼見由文武之德有以知之見之也知宅俊
皆曰心者君臣相與惟此一心爲萬化之原並受此
丕丕基見非知恤者不能繼也成湯之克宅克俊仰文
武之克知灼見皆克知厥若之謂也成湯之嚴惟丕

式文王之罔兼罔知皆時則勿有間之意也立政一
篇之吉莘于此矣罔知罔兼慮其誤也綜覈之主只
恐其誤在臣不知其誤反在君無論才不如臣才僉
高誤愈大耳任人而不自用是在王之知恤而已立
政總所以爲民也立民長伯相我受民又我受民宜
著眼公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二篇相爲經緯○
立政二字是此書之綱故篇中每每提之朝廷建官
不獨三事大列宜用常人凡其一職效一事孰是可
以憸人間之者常人渾樸不鼓人聽聞憸人英發易

動人視聽盡憸人媚嫵以爲德未易窺測一人稍用
而衆正裝退從來奸人之禍人國其初豈盡無君子
哉陰陽邪正之不敵從古而已然矣罔用憸人克用
常人一帝三王立政總不出此用常人而能盡常人
之用是又在人君之克宅而細繹之耳在于王所者
長勿卑尊皆常人也此是何等景象在于王所者長
勿卑尊皆憸人也此又何等景象三千年來能有幾
個商先王周文武何惟乎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
呂氏曰公非欲王用兵恐其晏安溺使之自強如易

謙卦言利用侵伐亦是于謙抑之中有自強之意也
蓋奮張其氣而不使墮偷操握其衆而不使折格推
壓其姦而不使覬覦保治之長圖也古人治兵乃所
以彊兵後世銷兵乃所以召兵○新安陳氏曰立政之
綱領在三宅三宅中所重尤在準人之刑獄故既告
王以勿誤庶獄末復命太史書蘇公諸獄事以示法
蘇公所以爲司寇在乎敬後人之法蘇公在乎愼敬
者愼之存于心愼者敬之見于事愼謙之心一敬畏
之之心也罔爲後之司獄慮尤爲後之君用司獄者慮

蓋以此終立政用人之意焉〇立政公訓王用人也篇中言用人篇名立政用人立政之本也迪知忱恂有夏之所以能用人也三宅無義民夏罔後矣嚴惟丕式湯之所以能用人也暴德罔後矣克知灼見文武之能用人罔猶之乎禹湯常望嗣王萬萬不至如有夏之後有殷之後故曰告嗣天子王矣曰文子文孫王矣曰孺子王矣屢言複戒也公慮周萬世也故曰繼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釋用人不議而謀政日紛紛下也其能政乎

書經近指卷五終

書經近指卷六

夏峯老人孫奇逢纂　孤竹後學趙纘訂梓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此訓體也首節是書本序下皆訓官之詞大猷三節言已訓迪厥官意立太師下節歷舉公卿職掌因及馭外臣之法凡我有官二節論居官之要在慎出令而歸本于學戒爾卿士四節揭居官之戒在立功業以及蓄德居寵而廣之推讓末節折上意申飭之通篇俱訓語勿分體統訓詞為二〇成王撫萬邦綏兆民此正覲光揚烈之時董正治官本末內外體統相承已全挈在此一句未亂未危即唐虞之萬國咸寧夏商之亦克用乂也朕非祗勤于德無以為得人之本公孤之設雖不始于此而立為周家定制則始于此端于一人而以為之承者若謂公乃造化之友非予一人之獨也六卿者萬事之綱為天下始于循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立百教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斯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不從

亂常者則克詰之事也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于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示莫其居故六曰邦土冢宰無所不統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教禮刑政之屬莫非治也成周以六卿倡九牧亦猶唐虞以揆百統牧伯故阜成之效不成和寧此對內臣言董外臣之法正見內治修而後外治可維六年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所以達其維而修其廢也大明黜陟示以天下人心之公董諸侯總爲民先慎討耳前代之法當代之法皆學術內事

學則應事以理萬變不窮不學則棄是成述矣王再三致戒卿士總欲其效虞廷師師相讓輔君以安民耳前阜成兆民指當時言後永康兆民則期于永久也呂氏謂成王不出閨闥之廣主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四海皆隨其運轉萬世總入其維持此可稱知言

○此篇見成王規模大略然所得力於周公者政一書多矣公翼王用人欲王知恤王古公孤而外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自內而達之外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自外而承乎內內倡外應

周治泰和此成周治化之隆于古莫及也不惟其官惟其人官不必備惟其人又曰衆能其官稱匪其人官豈有以利口亂之者哉傳說之進高宗也曰學于古訓成王之訓官也曰學古入官不學牆面蒞事惟煩乃知其得力則在學耳○周官公經治之本也亦周禮之本也蔡氏謂此係東征後作曰王幼公攝王務而已他未遑也王冠公辟居東矣政不在也后此則留洛監殷故知在東征后制官建師凡爲康乂也道以經政王以道寧故雖天子必有師也以有尊也

必有弼也以有輔也王於道不及以政然後志凝于靡是治安之本也六卿分職率屬倡牧內者外之綱近者遠之望精神振發脈絡相維成周得人之盛治化之隆實基于此故周官治本也周禮經之綱也萬世推無數而已矣

君陳

周公臨殷頑民于下都既歿成王命君陳代之此其策命也周公化商民無不盡之心力繼其後者不必別創規條故王三策周公之訓以告之曰懋昭周公

之訓曰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曰爾惟弘周公丕訓
無忿疾無求備有忍從容則東郊之民耳目不駭常
如周公之在其左右通篇以德字爲主公治殷以德
君陳令德足以繼之故始而勉以明德馨香終而勉
以敬典在德篇中皆言以用德處○周公成文武之
德所以爲達孝君陳令德孝恭便見源流之合周公
之訓惟在于明德法周公之訓惟在于無逸豫明德
者致治之本無逸豫者明德之功君陳旣親見周公
其猷訓自不可易至于政謹始和中當廢當興不無

斟酌權量於其間嘉謀嘉猷從衆審于己求成
王非欲臣之與己蓋兩都相爲民心易睽揚上德以
論殷民人臣各言君化之職道同應爾周公之訓大
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尚止以持循因襲爲心
其所成必下於人勢是統馭殷民之權法是約束殷
民之法病在依倚二字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
有定理故曰辟曰若不從君而惟理之從從理乃所
以從君也忿疾求備亦是化民熱忘但未可槩之於
殷民曰有忍有容與上無字相叫應兩有不必分斷

殷民雖染紂之惡然亦盡聞于周公之訓故有修者
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倘有兩用率惟獨
操職業可驅策而修行誰非驅策所能強在人自勵
耳此方是寛而有制從容以和之節度處始曰命汝
尹兹東郊敬哉終曰簡克敬典在德始終一敬而德
有諸己德有諸己而殷民可化矣○商民難化皆由
民彝泯亂稱君陳而言孝友實欲衆孝友之德治民
不可作家國一理說周公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蓋
至誠感神何有于苗周公之心一益之心也敬典在

德商頑自無不變者鄒氏景望曰君陳篇惟予一人
膺受多福畢命篇惟予小子永膺多福成康言福皆
以商民之化爲說然則民俗盛化非人君受福之實
乎天保報王受福之詩也其讚曰群黎百姓偏爲爾
德詩之意即成康之意○孝順德也孝因心則友順
施於有政德莫令焉順德懋昭積成發聞登爲馨香
格于神明此體信達順之道然自惟日孜孜靡一息
豫怠得之故首曰令德孝恭末曰敬典在德德柔民
而民懷非勢法所及故曰忍曰容曰寛曰無忿疾求

備一王於和衆惟民生厚不修曰或不修不良曰或
不良非灼見降衷恒性者不能及王德也一不以小
人待人入告外順非好諛也設顧此媚臣而有蔑德
于民只設王忠是逆譽擬君也康誥塈之矣

顧命

此篇顧命二字首節至王崩記成王臨終而出顧命
之事所以正其終太保命仲桓至末記康王居喪而
受顧命之事所以正其始顧者垂顧後人之謂○宜
重光三字宜着眼見得文宣其光於前武宣其光于

後合父子兩朝而宣其光使見嗣續之不易曰敬迓
無敢昏逾見守成之難引翼宇全在敬保上華出弘
濟意見貢非幾尤見成王反本窮源真實得力處王
崩太子沾在側特出而逆之所以顯之於衆也若備
顧命而陳儀物以象先王惻然有以感康王事亡如
事生之思而體下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
矣答揚文武光訓只在奉循天下一着神而王答曰
敬忌天威法祖乃所以敬天也王答拜宗宰以元老
受托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先之拜告傳顧命稱之
拜告體成康王爲喪主且振前其答拜體亦宜之冢
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卽見先王也答之拜敬人
臣卽所以敬先王也○審訓命汝示不輕發意則其
言之善可知也奠麗陳教見文武以德化服民心爲
受天命之本在後之侗嗣守文武大訓有多少小心
處令天降疾以艱難遺元子則達邇之民安保其柔
能小大之邦惡得其安勸乎兩光胄貢非幾此句若
眼義者動之微威儀所從出正成王敬迓貢脉相傳
處此顧命一篇宗旨也周家入百年鴻圖其令緒在

此王崩以後紀愼終之儀飾非獨盛摩文而彰備物
天位峻極帳座瓏深寶玉鎮重車輅崢嶸入其庭肅
然起敬先王之靈爽若接矣二人雀弁以役紀所佳
之儀飾不若原備宿衛新君承統振揚神氣自不可
不肅陳傳顧命發大寶而成王之終事康王之始事
備矣此篇人多忽略而送親之終正子之始亦嚴之
家且不可苟而天子表正萬邦其愼甚當何如此經
中之喪禮也孔子重愼終孟子重當大事盖本諸此
○眞西山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

當危疑之際區處周密皆可爲來世法○顧命王末
命也敬明翼保仁覆丕冒閎開於爾躬其自命曰侗
侗不二厥心矣用能敬迓天威嗣文武敬明大訓無
敢昏逾斯集命之本哉曰冒貢傷寘而蹈也曰自亂
傷累而弃也迪知允蹈故言篤而意懇柔能安勸輯
遠邇大小庶邦莫之于丕平二后受天允王保之詳矣

康王之誥

首節記康王即位朝見諸侯之禮太保暨芮伯二節
羣臣陳戒于君王若曰二節康王求助于臣末節記

朝畢而仍宅憂以結之前篇成王之終此篇康王之
始○康王生長富貴自文王羑里說起欲其知創業
之艱難也言克恤西土以文武基業本于西土示不
忘本也張皇六師謂周以仁厚開國盈盛之久其流
弊易至弛弱弊政雖甚于東遷之後几微已兆于一
再傳之餘召畢諸公已預見于未然之前矣正如太
公言魯後世寖弱者此也康王資助于內外謂文武
之聖未無賴于羣臣之助力而當時則亦有羣臣爲
之輔佐况我之今日豈不賴爾臣之助乎顧綏爾先

公之臣服于先王是望之以服勞王家有世篤忠貞
之意釋冕反喪服前人多疑之當時召公畢公皆盛
德又老于更事者豈不知禮蓋其身先見周公以叔
父之親流言之變起于兄弟故于康王之立特爲非
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率
諸侯北面而朝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
而無疑其意遠矣○王義嗣德是此篇筋骨嗣德者
嗣新陟王畢協賞罰之德也嗣文武底至齊信之德
也賞罰罰也畢協則明德在其中矣底至屬事是德

之充實于外者齊信屬心是德之充實于內者在人
君爲德在上帝爲命用昭明于天下明德即端命也
用端命于上帝端命即明德也康誥克明德太甲顧
諟天之明命原非岐之爲二唐虞三代一而已矣○
齊谷鄒氏曰讀顧命康王之誥郁郁哉文先民有言
樞機周密禮統甚慎王正始令終保相卿士羣后揖
讓之禮何其從也殷王宅憂諒闇三年百官總已聽
冢宰三年王受教戒訓誨勿言又何情也周已參吉
從殷或又曰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于此其見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策命也以冊書
呼分段惟文王武王四節歷序得殷化殷之由與今
日治之之務而稱公之德望以倚重之今于祇命六
節詳由俗保釐之政而告以治道治體尤先于化殷
士以樹民望邦之安危三節揭化殷之要而深期以
成終末節總致叮嚀之意篇中曰仰成曰成式曰成
終曰成烈又兩點成周見四朝治化之成兩指不用
史傳成康之盛有以也成王見于詩書者多康王告

諸侯外惟畢命耳讀此可見其賢○保釐二字一篇
綱領保在釐內旌別正是釐處善惡兼成惟有厥藏
可藏則保在是矣畢公四朝元老不稱其盛德而稱
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正形容其德
之至處精微盡乃見其實大弼亮正色從懋德來命
公以周公之事蓋四朝元老宜論道燮理不宜煩以
民事因周公之事未終故敢祇勞公往公其念哉是
又不專從政辭打點全從心窩中靜掃餘瀯鮮克由
禮是總說以蕩三句正其寔也怙侈滅義則不止以

蕩陵德矣驕淫矜侉其心使不復有閑之所以防其
放也惟德惟義由古訓正是閑處厥德克修謂其有
德可施無愚可別此乎康王當之時剛克柔克俱可
不用協心言合以化殷爲心心一則道同道洽則政
治政治則澤潤生民是一套事在殷民有永年之休
即在成周有永基之業公成終之功庶永有辭于後
世○命畢公于文王廟者若文王親臨之重其事
也保釐二字交互不得拆開不得金仁山謂釐雖有
辨別分理之意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間貴勉寧曰

惟文武惟周公惟公各用惟字發端相連並舉正從
重畢公望以若成烈休前政以對文武周公祇命公
以周公之事呂氏曰政由俗革豈應局周公之事于
今日但使周公而在亦應有公之事于茲時是推從
變化公事即一周公之事故特爲祇命周公之事逆
勝于事旌別節異廬川曰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
有所膽聞曰聲東郊之政以保爲釐旌別淑慝者論
也樹之風聲俾克畏慕者欲其同歸于善以保爲釐
也政貴有恒陳新安曰要言不煩此政所以成其有

恒者二句勿乎好異何總貫上只廸意化民便都是
與了世祿之家病源在鮮克有禮陵德與悖天道正
謂鮮克由禮也怙侈滅義服士正坐此病雖收放心
閑之惟艱此便是聖賢學問收放心只在訓之以德
義以德義訓之到不爾不柔則心無所放滅德允脩
矣此康王全體大用接二帝三王之統真血脉二后
協心非閑放心何以能協心也惟既厥心非閑放心
何以能既厥心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蓋本諸此〇畢命保治也周治成康易大有

之時乎彰癉邉揚樂世樹風順休命保泰之道也周
公毖殷敉功老而留後以命畢公重公也殷民初遷
造端止始毖于勖茅曰克愼殷民始輯撫摩綏柔毖
以寛簡曰克和世風既移翕兇鬭張靡別癉揚則成
終之道也歸于上行下效衆定民安使天下同心嚮
道而已矣故三后協心同心也協心底道同道也道
洽風成政善民康于彼潤何極即爽戎頼之矣于以
命公重公也

君牙

君牙昰名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此其策命也首三
節叙世勲之美及委任之意而以纘舊服勉之弘敷
三節陳讚服之事在盡教養而以輔君爲光前末節
申言當守家法以昭治道法祖以翼君一篇主宰司
徒兼教養周是周官之法〇穆王方自憂危恐不克
纘承遺緒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服
服心膂正見翼予之意全在作守着神敷典和則因
民心同得者教之爾正爾中即已心先得者率之由
民説到身由身説到心一步緊一步朕總之爲寧民

計也能思其艱而不能圖其易與不知艱者何異丕
謨武烈無非啓民以寧率祖考之攸行正以昭乃辟
之有乂惓惓訓以率祖意在斯〇人臣纘若王家名
標社稷有太常以紀之志不朽也天下萬世共爲仰
企况爲子孫者乎則嗣守文武成康遺緒者心之憂
危何能已也望君牙之纘服正爲已承遺緒地耳
弘敷式和教民之道典則一也弘敷者求以式和之
也暑雨祁寒養民之道思艱圖易民乃寧者言必都
是而後民有他媛之安而無怨咨之苦也謨烈啓佑

即教民養民之遺訓也運畫日淡成功日烈重啓佑
意文王之謨是懷保武王之五教三事皆其啓佑之
實處文先而武後故曰成成正以規模言因缺以節
目言串看言至大而且密也○君陳門曰上二句勉
其守家法所係之大下二句申其守家法所成之大
治亂句推當式之由率乃二句串與上敬則四句應
率祖文句入敬明意昭辟內入本若對揚意率乃祖
者光前之孝也昭乃辟者事上之忠也孝以廣忠忠
以成孝斯其爲臣子之道與○人心危若爾祁寒惟

曰怨咨蓋天地之大務然也誰能厭之然易在倡導
爾是中而中矣爾克正而正矣先之也故思艱圖易
圖在我者也

冏命

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此其策命也首二節穆王自叙
述先王有賴于近臣而已聖功之切今予命汝五節
命伯冏率屬輔德在於簡僚以正君而嚴匪人之戒
末節可字貨嘱只足節字意○弗克於德故居位自
危冰惕惟厲若所以自省其不德也思免厥愆何爲
下繩愆糾謬張木承弼厥辟側重弼邊侍御僕從不
難於承而難於繩愆糾謬格其非心皆弼之事愆
謬皆非所發從繩糾說到格心是由顯入微處承之
過則爲諫諫必巧言令色之人便辟側媚四字極寫
巧令情狀所謂憸人也書中旬言憸人乃小人之最
狡猾者偏能迎上以非先王之典而以貨利蠱亂君
心君一中其毒禍將不勝言矣穆王命君牙曰心之
憂危命伯冏曰怵惕惟厲而耄荒度作刑猶未免有
愆德焉非心之難格也如此夫○王方發曰繩糾與

格有明淺顯深處有潛移默奪處各有所宜施不可
分內外看亦不可以繩糾爲所以格非心也無其不
及愆謬非心從人品說向行事又說到心術格心旬
重此處一非起居號令無往不非文武之固不欽哉
全由心正叙日夕承弼乃格心工夫○人心危巧言
令色便辟側媚充耳目之官必揚虛美必文實惡雖
其明智聰且叡然自聖也一自聖而衆惡歸之矣令
常吉士焉旦夕承弼厥辟欽而工欽矣欽而王欽矣
其所賴之者並也甚格心之本也

呂刑

呂侯爲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雖王爲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其言尚有忠厚之遺亦本人舜金作贖刑之意也首節是本序下五段若古至厥世十一節述古訓以告典獄諸侯欲其知所監懲乃統告諸侯也念之哉節特告同姓以勤刑之事來有邦至有并兩刑七節總告諸侯以祥刑之實敬之哉節總以敬刑申勉戒之末節以刑監詔後人而寓無窮之意通篇以德與中爲綱領刑之本必主於德刑之用必合

於中訓刑即所以爲德此一篇大意○耄荒見贖刑爲穆王耄荒事作亂始自蚩尤虐刑始自苗民五刑古所有而虐刑以逞則苗始之皇帝來行天罰鰥寡有辭正見其無蓋虐伯夷典禮宜言禮不言刑而乃曰折民惟刑可見伯夷之刑即是齊之以禮皋陶明刑宜言刑不言德而乃曰以教祇德又見皋陶之刑即是道之以德總觀刑原是一物然德即所謂惟畏惟明也德之動而之中德以糾持民彝於不墜耳以敬忌之心至天合德此眞天牧質近刑官刑則無刑

可以加此天齊於民俾我一日見得非有五六日之念而只有一日之俾惟不能無一日之俾不可無日日之勤耳爾安百姓曰擇曰敬曰度皆所謂勤也將由此以至于祥也兩造具備六節皆用刑條目節節要見民安刑祥意穆王所重在贖然出贖必在閱實之後亦是恤民意此是經中之權上刑適輕節乃是權中之經刑權輕重以爲上下罰權輕重以爲多少上刑二句因人情權之世輕世重因世變權之惟齊之以不齊乃所謂權也至於先後有序之謂倫衆體

所會之謂要求其不紊則禮而一歸于經罰懲非死節言以義贖法而宜權變也上備兩刑非奉君之斷乃成君之仁主罪君從輕一邊故言多惟見當敬意有德惟刑謂有德于民者惟此刑耳哲人無疆之辭全在成德以全民中上○王綱振乃此即帝舜罪疑惟輕寧失不經之意說者謂穆王重贖特相聚斂大冒貨之戒獄貨之罪先自蹈之又何以詰四方乎當如所言肯自有在苗民弗用靈只是一個虛字使然戮之遺無辜陸定府曰上古之世結繩而治惟有一

降善喪而刑立焉弗川靈是虐民之本殺戮無辜郎
所謂虐威庶戮惟及于民故則于天也絕地天通罔
有降格王氏奏曰絕者絕人與神通也絕在地之民
使不得以妖術格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
其名字降于地之民蓋人惟物止理悖常道而後惑
神並亂祀典明明棐常乃絕地天通之本也孟子反
經無邪慝是此証覽皇帝清問鰥寡有辭有辭正見
其無蓋處乃命三后恤功于民恤功以民事爲憂也
與腐川曰三后各成其事惟務繁盛其民之生聚降

典敎之也平水土安之也降播種養之也敎祇德郎
所謂惟殷惟明也穆穆在上明明在下黃夫公曰穆
穆明明皆大德也虞廷以德爲刑德能造命刑亦能
造命德能配天刑亦能配天典獄者而至于克天德
又何有不同歸配天乎作天牧三字最着服當監當
懲皆根天牧說出愆日勤式戒不勤總重一勤字勤
心戒心不相違一是事前勤一是事後勤勤者無息
不戒而戒則有息不勤耳祥刑伸敬五刑以成三德
所以安百姓者三德重正直蓋將借刑行之剛柔使

天下盡出于刑而歸之正直也無述節欲其原情定
罪而已重在下罔何疑上曰不簡曰不服互文見意
惟不簡故不服也刑降而爲罰罰降而爲過五過之
疵是而天討其審克之則刑罰不得舍矣五刑之疑
與因之曰此節論處疑獄之法有三句重兩個疑字
因不簡不服之疑而後有正罰正過之赦其簡係出
入甚重此所以不可不審克者可簡乎以下正審克
之實辨與不聽一是未可赦而未赦一是可赦而直
赦蓋民生所在卽天威所在上帝臨汝不容一毫之

私者故曰其嚴徐九一云刑罰之最易惧人者無如
疑篇獄者當于無疑之處生疑纔言詞若屈而有字
之依根獨深卽罪狀已明而猶許之神明可按所以
有覈備之法畢時疑赦節辭五罰之疏正度作刑以
詰四方也既曰疑赦又曰閱實可見疑赦者未盡當
之罰調處全爲一等人置之刑則可疑直赦又未盡
其罪故以閱實爲言若疑可赦罪又不閱實則直赦
有上刑適輕下刑適重式曰罪重與卽殺人賊盜
殺故釋也止過輕于罪輕與如逃役賦所當罰之見

也非適平王哉此已昭然矣非佞折獄惟良折獄見折獄者惟良而後可佞者只貧其中自謂中而原不中良者心蘊其中不言中而無不中察辭七句正在中處毛動五云察辭開理之辭問鞫以察為主恐情忽而忘哀敬之心故勉以哀敬折獄啓刑書擬罪時恐或議以明為主恐情明而忘中正之則故勉以咸庶中正至獄成而輸則歸結時事歸結以孚為上狀釋其辭而辭有不備亦非盡法之道故以備辭終焉忠皆溫良長者之事所以折獄惟良其之任刑之本

在敬與中用心以敬為主用法以中為主通篇總是此意故未復提敬與中訓之不敢無復盟中矣私家於獄學功報尤將何所不至哉今往何監二何鑑着辭天看何字非字俱是翻默語氣須知德面刑中之主卒中之所在可因便處之良心而服體之係全猶小中之所在可以積古今之元命而一時之刑措猶淺要細會此方是臨字意○自秦隋而後世界為難再返為唐虞三代生民撫梓日在水火之中總因刑罰不中故也呂刑一書慮後世苟且之政令民無所措乎是故有此訓孔子存其書亦時與勢爲之也獄貨豈家寧功未甚不意周穆時已有此究良又何械乎今之世○錄君牙冏命呂刑何也著穆王也穆享國最久初穆帝明中葉其後心于車轍馬跡未盡爲非古也至治象雖遠取衡而初志復還見聖狂遞反覆乎然可懼也夫亦可畏也夫漢武唐玄享國均久均有遂志于中年惟無厭倦也爾輪臺之悔蔽宮之保先後一發乃天實憐其有及哉可是知繫呂刑于篇戒者也美哉予漢太宗之末命曰惟年之久長懼于

不終敬則無荒其有先王之心乎○天齊于民然惟齊非齊也乃倫要爾然即天倫麗事時輕重有權則非齊乃齊也故刑罰一天

文侯之命

平王東遷以文侯爲方伯作策書命之夫子存是書志東遷且憾東周之不可爲也然其命辭猶有王者氣象聊寄春王正月之意云爾篇中克昭顯祖已然之功用成懿德未[illegible]之功非非斷無以格天故必如文武之丕顯而後可配非顯無以佐命故必如先正

之昭事而後可以顯始以顯終正欲以推顯成君顯
也〇周家之命集于文王定於武王故集命須以文
王言明德則兼言文武下民之殄資澤旣爲致亂之
本厥服之無者俊乂之乏撥亂之助王初即位猶有天
子之權苟能自振刷周道亦未至盡墜奈何至桓隱
初在位五十年意已不振故孔子托始隱公而春秋
作焉書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于平王春秋托始隱
公孔子蓋絕望于平王也〇首節平王將言已無耆
壽俊之助故先言先王得先正之助也天丕愆者言

天有大罪過于已不忍斥先君之詞旣殄資澤且朝
之耆人已不克任極言盛衰何依之狀曰祖曰父伯
蓋深有望于同姓之親也克昭乃顯祖以下四句之旨
節通會紹修扞四字顯祖文人即先正以子孫言則
爲顯祖以功業言爲之文人不必露康叔唐叔克紹句
應下三句一氣克正克紹之實會紹二字但以同祚
言追孝文人謂能善繼其志汝多修扞何又專其事
而重責之修內治而扞外難皆非常之功也末節白虎通
曰安民者賜車馬討不庭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蓋
勉以未盡之功也當人心懈散使猶王之靈猶有嚮
之萃渙合離專征伐以捍患輔衰王室藩屏之一倚惠
康即在茲能內不必分教養末句總承上四句克昭
顯祖德已顯矣成望其終之蓋顯也〇唐虞則天天
無爲故帝無爲王法天順治有爲矣伯匡于功文侯
之命其工伯之文乎謂平王初政也費誓伯之端秦
誓伯之修也故書終二誓而春秋作

費誓

淮夷徐戎爲寇魯侯征之于費誓衆之辭首節發命

而叙其征討之由善敎節治戎備之事峙舍節除道
路之事牛馬節嚴部伍之事申戎節立期會之事〇
論假亂則淮夷爲主謀故先舉之論兵機徐戎乃淮
夷之所恃也戎破而夷自服矣故先攻之征者未天
子之命也刑有重輕而不可犯期一此國史所書而
夫子存之於帝王之後者以周禮猶在魯也雖一時
禦敵未足以盡伯公之善而本末先後輕重緩急井
然有條見條整暇伯公其賢矣哉自古誓師未有不
數彼之罪則我之順此獨不然蓋淮徐作孽罪在

桀之耳而焰器械嚴紀律此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也○虞夏德威無威故禹湯數讓升期無刑啟
湯刑而不詳呂刑詳刑費誓詳兵兵大刑也故書錄
呂刑費誓以明刑虞夏欽明幾康德不危于人啟湯
誦危矣

秦誓

此秦穆公悔杞子之言不用蹇叔之謀師敗于殽悔
過而作首節發誓之端舉言之首謂一篇旨要所在
二節述多盤為過受責為改過所謂舉言之首也三

節恐時日過邁不及改四節欲親古之謀人遠今之
謀人正所為改過也五節指當日事而言詳改過遷
善之實尚有是改于忌之失而欲親之皇多有是改
慕親之失而欲遠之勇夫謂用三帥今尚不欲也歸
重篇言六節為容賢之臣以周其利七節為不能容
賢之臣以沮其猶違嫉以惡正截截善諞言一等人
八節總言邦之安危繫之兒當慎于用人不可習于
多盤也抗厲之將誤國非一人榮懷之將造國非一
人而一君子能引眾君子一小人能引衆小人未有

不趐于一人者也馬森修曰眛眛我思之蓋帝王相
傳用人之法穆公述之以自省耳眛眛思者沉思默
想之謂若浮氣人之則思為刪從矣以人事君造福
莫遠眛眛我思之言與吳宇相應如有者設為有如
此人也不可即指蹇叔此一事從思想中說出非實
事○胡氏安國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主于勸善其
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兼于懲惡其法嚴甚
篇乃覩喪師慚悔之辭未幾再用三用孟明敗殺之
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與晉連兵易世不止安在其

能悔過也書之所取取其知悔春秋之所貶貶其悔
而不改六經之言無不貫通也○大全平王錫文侯
而言不及復仇王道不可望也得伯禽之用兵廢幾
矣又得如秦穆之悔過亦庶幾矣夫國風之始于平
王王道終于平王而以秦賢補之則平王之罪可勝
言哉○王耄荒度作遺黃耇則過成形而不棗錄題
誓則過可改也秦穆修理之事也幾於王矣變猶近
欽近克艱休休有容近仁眛眛以思近虞近濬受責
如流近舍己有技彥聖如自容近翕受敷施階斷戒

朝戴近勿疑勿試置之則復於無過不及之乎玉哉
故書終秦誓詩錄秦風重之也春秋之變亟矣而僭
倚伏于秦晉晉主夏盟而春秋秦衡裂三晉而戰國
康蝟耗矣晉文侯有命秦有誓一以明倚伏之有幾
焉孔曰百世可知孟稱論世邵極皇帝王伯以經世
觀書而易其可知也

虞夏商周書元六八卷夏與舜讓湯武放伐帝王之升降作焉周官始號謂八事備于下天運周于上若與誠曰其武衆周老雖百世可知也余仍其六而亞稜特標不另亦撮近者之一義云

門人遊庚識

尚書近指後跋

此書脫藁在　先生晚年早時從遊者或半散去而索居四方車塵馬足之間其一再見者又不能悉知也凡手任筆墨心受傳述率皆趨庭之英耳故自長公君虎日立雅以及孫曰靜予洽者凡十有餘人父子祖孫彬彬乎師弟之盛焉然又常手什二三予以一敬淹貫五經不獨单為尚書

疏吉聞之者非一人矣而近　先生之居與久依杖履者此書校訂均有力焉庚受家君命俾與領梓事自當表諸校訂姓名刻諸編次但庚自受學十年來疾病與俱旣闕侍座之義遂乏麗澤之勸則前此不相聞者罔多不能悉書據庚之所知者又何敢略其姓氏負我同人爰刪有保汝極魏蓮陸一蕃梁伏村只道郭熙侯希化任

含真它心郭熙臣逃熙錢升階作選郭俊
皋遇熙諸人庚于此蓋益有感矣昔尹謝
游楊卒業兩程厥後各闢門庭皆本微旨
教授師傳而伊川易傳亦未開有贖其增
損者至朱子以尚書命九峯註之及門多
士率亦未遑而姓字亦未及淹沒也則校
刻編名在庚今日同朋友之道云爾况王
敬傳自程門至　先生而大暢其宗彼執

鞭慕之孰不津津焉將身任斯道之責與
起　先生之業千古而下皆仰而尊之曰
孫某某矣太史公謂非附青雲之士烏能聲
施後世哉噫此所以為文人之見無當于
孔門者也門人逍夾謹識

尚書近指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奇逢撰奇逢有讀易大指已著錄是書前有
自序以主敬存心爲尚書之綱領其說多標舉此
義不甚詮釋經文然蔡沈書集傳序所謂堯舜存
此心桀紂亡此心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已先
揭大旨不煩重演矣

尚書引義六卷

〔清〕王夫之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三年刻船山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引義六卷》提要

尚書引義目錄

跋

此書就尚書每篇之義引而申之其體裁近於韓詩外傳春秋繁露雖不盡與經義比附而多於明事有關就中顯揭其指人所共知者如論伊尹弗狎弗順而惜韓忠定詘於劉瑾論高宗豐昵而責張璁桂萼賴寵逢君論平王東遷而罪光時亨陷君誤國固維世之深心也卽其事未經顯揭然其意可揣測而知者如論微子去之謂恐殷之臣民推戴易置則以咎蘇觀生擁立唐王之弟監國廣州論周初官制謂文王不置相致周室中衰難振則以比明代自太祖廢丞相不設數傳後權移於寺人論周公營建洛

都謂欲安商民反側則以諷永明王不宜專居肇慶憚赴桂林此亦憂時之夙抱也雖立說不無龐雜而秉心則甚純矣其尤有功於名教大防者則論多方之殷士謂頑民旣迎周而復叛周者以匪忱不典自速其辜不得附託於忠孝援春秋之例貶反覆者爲凶德狂愚讜正詞嚴森如斧鉞蓋借是斥吳三桂之進退無據始爲貳臣終爲逆臣此船山所以避僞使之招自全其貞士逸民之德其卓識定力具見於斯所當表微闡幽以彰其志節者矣若夫持論好立異同前哲名儒自劉子政以下皆肆意攻擊此誠識有所偏然其所著各書大率類此且有較甚於此者祗須鑑其失不必刪其書也至於古文尚書不知其爲贋本則自明以前知者本少未可獨議船山況古文雖僞書而不可廢閻潛邱亦嘗言之阮文達公引書說云古文尚書出於東晉其中名言法語以爲出自古聖賢則聞者尊之唐宋以後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更不可枚舉學者所當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得古人之益而不爲古人所愚眞不易之論也然則觀船山此書者宜重其觸類旁通可爲陳善沃心之助擬諸倪鴻訶之兒易黃石齋之月令明義其在伯仲之閒歟

同治三年二月後學儀徵劉毓崧撰

衡陽王夫之譔

堯典一

聖人之知智足以周物而非不慮也聖人之能才足以規矩而非不學也是故帝堯之德至矣而非欽則亡以明也非明則亡以文思安安而允恭克讓也嗚呼此則學之大原而爲君子儒者所以致其道矣何以明其然邪天下之爲文思恭讓而不明者有之矣天下之求明而不欽者有之矣不欽者非其明不明者非其文思恭讓也文有所以文思有所以思恭有所以恭讓有所以讓固有於中而爲物之所待增之而無容損之而不戚舉之而能廢之而必悔凡此者明於其所以則安之而允安矣不明其所以將以爲非物之必待將以爲非己之必勝將以爲惟己之所勝而蔑不安將以爲絕物之待而奚不可不明者之害有四而其歸一也以爲非物之必待者曰物自治也即其不治者猶治也以文治之而物琢以思治之而物消以恭治之而物擾以讓治之而物疑夫物固自治而且治之是亂物也則莫若絕物而棄物此無他不明於物之必待也物之必待者物之安也何以知物之安也且夫物之自治者固不治也苟偷以免一日之禍亂而禍亂之所日生在

是也若夫不治者之猶治也是其言也爲欺而已矣明於其必待而後聖人固曰物自有之待我之先而已矣乃若琢者則惟其無文消者則惟其不思擾者則惟其不恭疑者則惟其非讓信能之未有推此四患者也以爲非己之必勝者曰道不可盡聖人非盡時不可一聖人非一是故堯有不令之子舜有不諧之弟夏有不辭之觀扈周有不若之商奄堯有不令之子胡亥之淫非始皇之失教也舜有不諧之弟大叔之叛非鄭莊之養惡也夏有不辭之觀[illegible]藩鎮之逆非盧杞之姦也周有不若之商奄七國之反非鼂錯之激也然則天下者時勢而已矣乘其時覈其勢或右武以絀文或立斷以廢思雄才可任而不必於恭讓氣能爭而何容多讓是故操之以刑書之以名馭之以法馭之以術中主具臣守之而可制天下此無他不明於己之所必勝也夫惟不得於天而後己可用也惟見絀於時而後道可伸也堯有不令之子而不爭舜有不諧之弟而不弑夏有不辭之觀扈而不敢屑有不若之商奄而不危是故質立而文必生物感而思必起退而自念則自作其恭進而交物則不容不讓內取之身外取之物因其自然之成能以坐消篡弑危亡之禍明乎此則何爲其不勝以爲惟己之所勝而無不安者曰文曰生也思曰益也恭有

機也讓有機也聖人之所爲天無與授地無與制前古無與詔天下無與謀可以爲而爲之聖人已爲矣可以爲而爲之我亦爲也其未爲者彼之未爲而非不可爲也非不可爲而我可以爲矣於是窮亡實之文而文淫靡不度之思而思荒親以忝而恭以欺飾以讓而讓以賊故蔡京以豐亨豫大爲文而叙以辨察苛細爲思漢成以穆皇文致其惰淫燕噲以禪授陸沈其宗社此無他不明於惟己勝者之非可安也天無與授而授之以育其民地無與制而制之以當其物前古無與詔而者之也必其不謬天下無與謀而徵之者必其咸服明於其故如寒裘而暑葛也藏

惟二耳而白馬固馬也以爲絕物之待而無不可者曰物非待我也我見爲待而物遂待也孰我以爲物之待而我礙執物以爲待我而物亦礙徇物之華文以生妄迷物之變思以益迷欲以示威於物恭以增憎欲以千譽於物讓以導欲欲四者之病不生則莫若絕待內絕待乎己外絕待乎物絕己絕物而色相以捐寂光之照無有不文也恭證之悟無所容思也行住坐臥如如不動亦恭也貲財妻子喜舍不吝亦讓也乃以廢人倫壞物理握頑廉斷死趣而曰吾以安於所安也此無他不明於物之不可絕也且夫物之不可絕也以己有物物之不容絕也以物有己己

有物而絕物則內戕於己物有己而絕己則外賊乎物物我交受其戕賊而害乃極於天下況夫欲絕物者固不能充其絕也一眠一食而皆與物俱一動一爾而必依物起不能充其絕而欲絕之物且前卻而困己己且齟齬而自困則是害緣己作而旋報於己也故聖人因其所待而必授之樸者授之以文率者授之以思吭者授之以恭亢者授之以讓泰然各得其安而無所困則己實有其可而非其無不可固知無不可者之必不可究繇此言之聖人之所以文思恭讓而安安者惟其明也明則知有知有則不亂不亂則日生日生則應無窮故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

之謂大業此之謂也盛德立大業起被四表格上下豈非是哉雖然欽文思恭讓而言之明者其所自生也若夫明而或非其明非其明而不足以生尤不可不辨也明誠相資者也而或至於相離非誠之離明而明之離誠也誠者心之獨用也明者心依耳目之靈而生者也夫抑奚必廢聞見而孤恃其心乎而要必慎於所從立心以爲體而耳目從心則聞見之知皆誠理之著矣心不爲之君而下從乎耳目則天下苟有其然古今苟有其言理不相當邇不自信而亦捷給以知之故人之欲誠者不能即誠而欲明者則竊報之以明也報以其實而實明生報之以浮而浮

明生浮以求明而擬以實者未之有也浮明者道之大賊
也其麗於文則亦集形聲以炫其榮華也其麗於思則亦
窮纖曲以測夫幽隱也以言乎恭則亦辨貞淫於末節以
致飾也以言乎讓則亦揣物情之逆順以弗侮也恍惚之
間若有見焉窅寂之中若有聞焉介然之幾若有覺焉高
而亢之登於九天下而沈之入於九淵言之而不窮引之
而愈出乃以羿岸於世曰予既已知之矣而於道之誠然
者相似以相離相離以相叛揚雄關朗王弼何晏韓愈蘇
軾之徒日猖狂於天下而張子韶陸子靜王伯安竊浮屠
之邪見以亂聖學爲其徒者弗妨以其耽酒嗜色漁利剸

能之身蕩閑蔑恥而自矜妙悟焉嗚呼求明之害尤烈於
不明亦至此哉夫聖人之明則以欽爲之本也欽之所存
而明生誠則明也明之所照而必欽明則誠也誠者實也
實有天命而不敢不畏實有民彝而不敢不祗無惡者實
有其善不敢不存也至善者不見有惡不敢不愼也收視
聽正服體謹言語愼動作整齊寅畏而皆有天則存焉則
理隨事著而明無以加文思恭讓無有不安也而尹和靖
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非我所敢知矣欽之爲言非徒儆
之謂也實有所奉至尊而不敢褻越之謂也今曰不容不
容者何物乎天之風霆雨露亦物也地之山陵原隰亦物
也則其爲陰陽爲柔剛者皆物也物之飛潛動植亦物也
民之厚生利用亦物也則其爲得失爲善惡者皆物也凡
民之父子兄弟亦物也往聖之嘉言懿行亦物也則其爲
仁義禮樂者皆物也若是者帝堯方日乾夕惕以祗承之
念茲在茲而不釋於心然後所欽者條理無違而大明終
始道以顯德行以神皆是之不容則豈非浮屠之實相眞
如一切皆空而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亦其所不恤矣蓋已
其以聲色臭味增長人欲者爲物乎而又豈可屏絕而一
無所容乎食色者禮之所麗也利者民之依也辨之於毫
釐而使當其則者德之凝也治之實也自天生之而皆誠

自人成之而不敢不明故以知帝堯以上聖之聰明而日
取百物之情理如奉嚴師如事天祖以文其文思其思恭
其恭讓其讓成盛德建大業爲心無非物也物無非心也
故其聖也如天之無不覆幬而俊德九族四門百姓黎民
草木鳥獸咸受化焉聖人之學聖人之慮歸於一欽而欽
之爲實備萬物於一己而已矣其可誣哉其可誣哉

堯典二

昔夫子之贊堯舜至矣而其舍子以授賢未之及焉審乎
此而唐虞之際有定論矣人之親其子也而斷與之位以
授異姓三代以降未有能爲者而不以爲盛德之極致然

則夫子其以爲非常而不可訓與曰非也古者無君存而立世子之禮其立嗣也舉於夏而定於商也古之有天下者皆使親而賢者立乎輔相之位儲以爲代其耄且沒矣而因授之人心定而天位以安黃帝以前不可考也繼黃帝而興者率循其道然則以相而紹位其軒轅之制乎故少昊軒轅之孫也降江水就侯服入而代黃帝顓頊少昊之弟也佐少昊十年而代少昊高辛顓頊之從子也佐顓頊二十五年而代顓頊堯帝摯之弟也佐摯五年而代摯益古之命相猶後世之建嗣堯不傳子亦修軒轅之法爾少昊顓頊高辛以消於摯堯親以賢者近取之兄弟子姓

而前可以相後可以帝地邇勢易不假於側陋而事順其事順故以帝摯之不順弗能違焉堯之在位七十載而親以賢者未有其人亦邇之七十載而未有相也而堯已耄期矣故不獲已而命之四岳使徵舜四岳雖欲終讓而不得矣若舜之倦勤禹已久即百揆之位無異乎顓頊之十年高辛之二十五年也終陟元后又何疑焉故曰五帝官天下官天下者五帝之通典豈堯舜之僅德哉堯在位七十載而未有相變也使四岳而不得辭則以侯陟帝循少昊之已事而不必於相舜駢側陋非有江水可興之素則必以相承統用顓頊高辛之典禮故絲徽庸總揆賓門納

麓以訖受終凡三十載而後格於文祖事以漸而信從壹焉淩使四岳受巽位之命固不待於此矣五帝之援立也夙三王之建儲也早近而百工遠而九服疏暱而兆民耳目一聽從審引領而望曰此他日之君我者也日用不知而習以安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四海翕從而莫有異志斯以謂之天矣堯因法而從時因人而順天非有異也是故無與於堯之高深矣古之帝王顧大位之將有託也或命相而試以功或立子而豫以教立子以適而不以賢立而後教之故三代崇齒冑之禮命相以德而不以世故唐虞重百揆之任試而命之以重其禮也立而

教之以成其德也定民志者存乎禮堪大業者存乎德德其本也禮其末也本末具舉則始於無疑而終於克任矣試而後命本先於末立而後教末先於本先難而後以易故堯避之七十載而以不得舜爲己憂先末而後本則初吉而終或亂故桀紂幽厲得奄有四海待湯武而後革雖然法豈有定邪知人之哲如堯舜不易得也教冑有恆而中主可守也則試而後命立而後教義協於一而效亦同道其弊也秦失其本於後而胡亥速亡漢魏亂其末於先而逆臣繼篡則必盡者人也不可恃者法也固不得以堯之授舜舜之授禹爲必治不亂之道又惡足以爲二帝之

絕德哉況堯之以因而不以創卽有德爲亦歸之軒轅而堯不任受乎蘇氏曰聖人之所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斯亦未違於時之勦說已至若莊周創立王倪齧缺披衣支父善卷伯昏之名而謂聖人枯槁神器任頓有盼索草野畸人以代已而脫於樊若稚子之獲貧企而無所措也亦惘甚矣聖人之大寶曰位位者天之所秩以崇德而廣業樹門謀其荒老之樂逃求大袞裳之去棄天經悖民紀以亂天下而有餘矣予無樂乎爲君一言而喪邦此之謂也孟子敝屣之喻又將權執而卽刑天下故敝屣矣垂衣倦勤而敝屣乎天下其與敝屣君親者又何殊焉莊周燮行之辭奚足以存哉然則稷契皆堯弟也以親以賢無異於堯摯高辛顓頊之相承散置之有位而不以相遜老及而迫以命之四岳何也稷契之不可以相而授也堯知之四岳明揚而弗及四岳且知之而非立乎千世以下者之得知矣其德稱一官而有所限與其年未及而望且輕與堯非故抑之四岳亦無所娟爲斯必有其故矣德者望之基望者德之助舜德優於望四岳望優於德稷契望絀於四岳而德不逮舜克所不能強也而況於王倪齧缺之屬屬

舜典一

舜之升聞也師錫帝堯者曰有鰥在下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舜之德自孝而外未有聞也非其無以聞也亦非其韜光歛采而不欲聞也虞幕之後降爲庶人雖欲章之未繇章之則固不得而聞矣遇其僅章於孝者父子兄弟之變也舜且引以爲戚不斷焉以爲德矣潛移密化之烝又名有所必辭事有所必隱隱而無可聞名辭而不可見史以謂之元職此故也堯令舜紹虞幕之業處天倫之常光被邦家動施下土史不得以元言之矣濬哲文明非元以爲知溫恭允塞非元以爲行也元也者潛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之謂也夫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豈欲其不見而不成也哉不可見而不見不可成而不成者子以敎隨時之義濬哲文明德成於知溫恭允塞德成於仁而可行矣然而元焉者其時也舜之元元以時而不以德明矣且夫元之爲言不可測之辭也不可測者非其正也易曰天元而地黃地不適黃而象以黃天不固元而象以元非名之從實者也莊周曰天之蒼蒼者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極邪其視下亦若此而已矣則元非天之正色從人之不可見者言之爾故象潛德者以其隱而未著者託於無所據以命之曰元亦非舜之固以元爲德也元非正色而無實君子固不以爲德亟言元者老聃之說也是

以知其德之非正也人於其所不見以不元視元而元在己乃己固無有實也則以元視不元而元又在他德非正者邪也視己視他而俱在者妄也邪不可以爲德妄不足以有成故其言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我是以知其非正大成若缺我是以知其不成則以非老子視老子而老子元以老子視非老子而非老子者又胡不元也何也不俾人見不俾人知互相逕庭而不測無定質無固實無必正色蟲臂鼠肝而元支離兀者而元必且詭言譎行挾詐藏姦無父無君而無不元矣嗚呼孰謂舜而以此爲德哉濬哲文明以光昭其知溫恭允塞以駿發其行處深山臨憂

患而光明赫奕之氣不可遏也從五典敘百揆賓四門格大麓殛大姦舉羣賢庸有必舊戒有必熙豈嘗韜光同塵以蒼蒼之無正色者爲師而徜徉乎不測之域曰衆妙之門也哉妙也者所以爲利也劫持天下而潛用之取與陰陽而密刺之己所獨喻人所不得而見之我知其所懷來矣陰持人所不覺而利存焉耳子曰小人喻於利審知而不洩之謂也元之又元者不測之小人奚得哉是故君子擇善以法天法天之正極高明也循不息也不法天之元元非天之正也元非天正人元天也人元大天亦元人豈猶夫高明而健行者易知可親而已不可階升者乎易固

曰龍戰於野其血元黃疑而戰戰而血血而元而能傷矣其位潛其時疑其志傷舜德以元焉元者聖人之不幸也父非瞽瞍弟非象居非木石遊非鹿豕何爲其元哉

舜典二

敬以嚴乎己也寬以恕乎物也嚴乎己以立法恕乎物以達情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敬敷五教在寬之見諸行事者也夫司徒之教五品而已人之異於禽獸之異於夷此也禽偏而不全夷略而不詳偏則亦有至焉矣略則亦姑備焉矣然則以五教求異於彼聚其大全而致其精詳固不容於寬矣易知簡能而持以寬無亦幾微不審名

異禽獸而實有同焉者乎[illegible][illegible]曰反之於嚴矯之而後得其常職此謂也而實有不然者五教者禮之本也禮者刑之相與爲出入者也出乎禮斯入乎刑矣刑者錮之使會抑之使愛也不親者豈錮之而親不遜者豈抑之而可使遜哉且夫人之敢於無禮於君親者非盡不畏淸議而肆爲之也其始也荏苒於貨財妻子以生嫌隙其旣也睽孤有鬼豕之疑而不蒙遇雨之釋搆之已甚勢重難反則處無將之地而見絕於賢人君子者已無可滌洗之一日於是以成不忠不孝之巨慝君無所用其威師無所用其戒而帝王之教思亦窮是故夏楚之收以施於絃誦之不率

而司徒之教未聞提子以使孝扑弟以使順也夫人自有其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情猶教於人然且不謹而又蒙刑罰豈復有拂拭自新以立於人世之理哉唐賜于公異以孝經而公異落拓以終其身況有加於此者乎若夫中人以上所遇不幸用意未至迷瞀以乖於親遜者無以利導而予之安則亦局蹐繩棘自困於名教之地救過不遑而忠孝之心抑不足油然以生是則嚴以教君子而阻其自然之愛敬嚴以教小人而激其滔天之巨惡通於古今達於四海咸以寬而成其涵泳熏陶之化柰之何其欲矯之以嚴邪宋之立國寬柔已過馴至不競君子之所傷也

然其所爲弊者政也非教也教雖未純乎先王之道法而不以束溼待學校俾得以寬衍之歲月輯先王之墜緒胡安定孫明復倡之慶曆濅明底於濂雒關閩之盛在寬之效亦可覩矣蕭梁之世戚近之臣除喪初見而無毀容者皆切責而廢棄之於是有含辛以爲淚及禫而節食者罔上欺天以避誹謫而天真泯絕馴至其極侯景一叛父子兄弟相戕相滅彝倫斬而國亦隨亡無他弛敬於立教之身而過嚴於物也故君子所甚嚴者法故能養之孝而下斥之犬馬所必寬者情故閨門蔑亂而僅曰帷薄不修帷其敬也則亦重愛其名而不忍以不親不遜之大慝加諸與同覆載之人尋繩其不然閨庭小有不謹伎媢者翹之以相告訐形迹可摘證佐罔徵藉之奇以陷歐陽修溫體仁以殺鄭鄤毒流於搢紳害倒夫人國自非漢高之明豈帝之察陳平伏死於歐刀直不疑緇衣於詞寇大錮烝民之五品爲酷吏姦臣之羅織經而有餘矣法立於甚一以別嫌而明微教發以從容或包荒而發並君子所甚釋者以申韓之酷政文俗儒術而重毒天下也朱子於此有遺議矣唐仲友之不行夫人而知之也王淮之黨姦亦夫人而知之也蠱國殃民黨邪醜正暴之示朝彼何所辭而以醉飽房帷之事假嚴蘂以致之罪則仲友之罰可爲疑於

風波而鍛鍊鉗網之名反歸之君子矯之以嚴欲辭申韓之過而不得矣士師之職惟明克允司徒之命敬敷在寬刑禮異施弛張順道百王不易之則以扶進人心昭明天彝者此也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小快其疾惡之心速效於一切之法作之君作之師以殺四方蔑勝其任與

舜典三

詩所以言志也歌所以永言也聲所以依永也律所以和聲也以詩言志而志不滯以歌永言而言不鬱以聲依永而永不蕩以律和聲而聲不詖君子之貴於樂者貴以此

也且夫人之有志志之必言天下之貞淫而皆有之聖人從內而治之則詳於辨志外而治之則審於授律內治者慎獨之事禮之則也外治者樂發之事樂之用也故以律節聲以聲叶永以永暢言以言宣志律者哀樂之則也聲者清濁之韻也永者長短之數也言則其欲言之志已律調而後聲得所和聲和而後永得所依永得所依而後言得以永言得永而後志著於言故曰窮本知變樂之情也非志之所之言之所發而卽得謂之樂審矣藉其不然至近者人聲自然者天籟任其所發而已足見志胡爲乎索多寡於羊頭之黍問修短於嶰谷之竹哉朱子顧曰

依作詩之語言將律和之不似今人之預排腔調將言求合之不足以興起人則屈元聲自然之損益以拘桎於偶發之話言發卽樂而非以樂樂其發也奚可哉先王之教以正天下之志者禮也禮之既設其小人恆佚於禮之外則輔禮以刑其君子或困於禮之中則達禮以樂禮建天下之未有因心取則而不適故志爲尚刑書天下以不易緣理爲準而不濫故法爲例樂因天下之本有惝合其節而後安故律爲和會律而任聲則淫會永而任言則野既已任之又欲強使合之無修短而無抑揚抗墜無抗墜則無唱和未有以整截一致之聲能與律相協者故曰依詩

之語言將律和之者必不得之數也記曰樂者音之所繇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此言律之卽於人心而聲從之以生也又曰知聲而不知音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衆庶是也惟君子爲能知樂此言聲永之必合於律以爲修短抗墜之節而不可以禽獸衆庶之知爲知也今使任心之所志言之所終率爾以成一定之節奏于喁嘔啞而謂樂在是焉則蛙之鳴狐之嘯童稚之伊吾可以代聖人之制作然而責之以直溫寬栗剛無虐簡無傲者終不可得是欲卽語言以求合於律呂其說之不足以立也明甚朱子之爲此言也蓋徒見三百篇之存者類多四言平

調未嘗有腔調也則以謂房中之歌笙奏之合直如今之吟誦不復有長短疾徐之節乃不知長短疾徐者闔闢之樞機損益之定數記所謂一動一靜天地之間者也古今雅鄭莫之能違而鄉樂之歌以瑟浮之下管之歌以笙和之自有參差之餘韻特以言著於詩永存於樂樂經殘失言在永亡後世不及知焉豈得謂歌永聲律之盡於四言數句哉漢之鐃歌有有字而無義者收中吾之類鐃歌之乖也今失其傳直以爲贅耳當其始製則固至憑之以爲音節以此知升歌下管合樂之必餘聲在文言之外以合聲律所謂永也刪詩存言而去永樂官習永而墜其傳固

不如鐃歌之僅存耳晉魏以上永在言外齊梁以降永在言中隋唐參用古今故楊廣江南好李白憶秦娥菩薩蠻之製某以言貫永而陽關三疊甘州入破之類則言止二十八字而長短疾徐存乎無言之永言之長短同而歌之襯疊異固不可以甘州之歌歌陽關矣至宋而後永無不言也永無不言而古法亡豈得謂之古之無永哉以理論之永在言外其事質而取聲博以言貫永其事文而取聲精文質隨風會以移而求當於聲律者一也是故以腔調塡詞亦通聲律之變而未有病矣依之爲言如其度數而無遺也聲之抑揚依永之曼引也還使言有美刺而永無舒促則以板蕩桑柔之音節誦文王下武之詩聲無哀樂又何取於樂哉徒以言而已足也則求興起人好善惡惡之志氣者莫若家誦刑書而人讀禮策又何以云興於詩成於樂邪今之公宴亦嘗歌鹿鳴矣敖辟邪侈之心雖無感以動肅雝敬和之志亦不足以興益言在而永亡孰爲黃鐘孰爲大呂類然其不相得也古之洋洋盈耳者其如是夫記曰歌詠其聲也歌詠聲豈聲詠歌之謂邪歌詠聲歌乃不可廢聲詠歌聲以强入不親而可廢矣若夫俗樂之失則亦律不和而永不節九宮之律非律也沈約周伯琦之聲非聲也律亡而聲亂聲亂而永淫永淫而言失物

志失紀欲正樂者求元聲定律同俾聲從律俾永叶聲則南北九宮里巷之淫哇邊裔之猛厲見晛自消而樂以正倘徼籥吹豳並其長短疾徐幽闡陰陽而盡去之奚可哉故俗樂之淫以類相感猶足以生人迫蕩之心其近雅者亦足動志士幽人之歌泣志雖不正而聲律尙有節也故聞河滿子而腸斷唱大江東去而色飛下至九宮之曲梁州序畫眉序之必歡小桃紅下山虎之必悲移宮易用而哀樂無紀若夫閭巷之謠與不知音律者之妄作如扣腐木如擊遂土如含辛使淚而弄腋得笑禰子懨儞搖頭傾耳稍有識者已掩耳而不欲聞彼固率衆庶之知而幾同於禽獸其可以槩帝舜后夔之格天神綏祖考賓元儀敎冑子移風易俗之大用哉聖人之制律也其用通之於曆曆有定數律有定聲曆不可以疏術測律不可以死法求任其志之所之限其言之必詘短音檃節不合於聲縣不應於舞蹈强以聲律續其本無而使合也是猶袥丸丸之算以窮七政之紀而强盈虛進退朓朒遲疾之忽微以相就何望其上合於天運下應於民時也哉不以濁則淸者不激不以抑則揚者不興不以舒則促者不順上生者必有所益下生者必有所損聲之洪細永之短長皆損益之自然者也古人審於度數僃嚴於後人故黃鍾之實分析

之至於千四百三十四萬八千九百七而率此以上下之豈靡四句句四言繫哀樂於促節而遂足乎志有範圍待律以正律有變通符志無限外合於律內順於志樂之用大矣何孫天沈約以天地五方之數爲言之長短者誣也宋濂詹同之以院本九宮塡郊廟朝會樂歌者陋也朱子據刪後之詩永去言存而謂古詩無腔調者固也司馬公泥樂記動內之文責范蜀公之不能含末以取原者疏也重志輕律謂聲無哀樂勿以人爲滑天和相沿以迷者嵇康之陋倡之也古器之憖遺一毀於永嘉再毀於靖康竝京房阮逸之師傳而盡廢哀哉吾誰與歸

舜典四

五刑之用性命以殘支體以折痛楚以劇而僅爲之名曰象豈聖人之忍於戕人而徒醜其象哉夫死之非患痛之弗恤重矜其象以目治警來者是聖人以君子之道待天下也惡死而恤病者人之所共亦鳥獸之所共也象者人之所恥非鳥獸之能恥也劓鉅痛深而惟死之不令形之不全則惡而畏之斯君子之以別於鳥獸乃聖人以此待放辟邪侈之罷民則甚矣其不忍以鳥獸之畏惡爲生人之畏惡而必欲致之於君子也雖然致之君子也者其名也殘性命折支體劇痛楚者其實也名與而實傷之帝王

之民雖荼毒而不怨教之有素而矜之以誠然後使即刑焉豈僅曰與之以君子之道而可死之傷之無不可忍哉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文具無實則政教且以滋擾況無昭明平章之至化而遽復象刑之辟其教也不素其矜也不誠徒託於名以戕其實不仁哉鍾繇陳羣之欲以行於曹魏也五帝用之德先之也三王因之道未有以易之也蓋至於春秋而淑人介士且以爲游羿之彀中矣率天下以游於羿之彀中非至不仁有不酸心刺骨於斯者乎朱子曰徒流之法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然則三代之季季康子無可患之盜而詩無

抱布貿絲之刺矣且夫人之懷姦作慝者非必淫者不可竊竊者不欲淫也淫者宮而足以竊者存竊者刖而足以淫者存必欲絕其爲惡之本則惟殺之而後其本拔宮之刵之毋亦僅絕其末乎此劉頌之詖辭也君子奚取焉與人竝齒於天地之閒面已黥矣趾已兀矣鼻已劓矣人道絕而髭已凋音已雌矣何恤乎其不圖死以求逞於一朝又姑息憐其無用引而置之宮府之閒餘祭之禍發而不知其凡幾矣宦寺之惡稔於士人惟其無廉隅之惜子孫之慮耳故滅漢亡唐而愍不畏死原其始猶夫人之子而非姦宄之徒也然且以不恤而傾人之國又況其以竊以

淫而在傍在側也乎無賴之民垂涎貂璫之寵自宮而害其子以徼幸國家嚴爲之禁而不能止害之所倚利之所伏彼姦民者又何恐於宮而不以覬幸於萬一哉且夫天之生人道以成形而人之有生形以藏性二氣內乖則支體外瘵支體外斷則性情內傷故閹腐之子豺聲陰鷙浮屠髡髮安忍無親逋奴黥面竊盜益劇斑之嗤目頑讒無憚形蝕氣腐精朕必合則是以止惡之法增其惡也名示天下以君子而實成天下之姦同悲夫爲役肉刑之議者其無後乎今夫殄人之宗而絕其世在國曰滅在家曰毀罪不逮此而絕其生理老無與養死無與殯無葬之鬼

無與除蔡草而奠杯漿傷哉宮乎均於大辟矣是故漢文之仁萬世之仁也藉其不然高洋劉子業武曌朱溫以爲之君義縱甯成周興來俊臣以爲之吏包拯海瑞褱然而稱君子天下生民得全其支體者百不得一矣語曰有治人無治法笞杖徒流以爲法而無其人則今日之天下是已肉刑以爲法而無其人皆爲羿之彀中今其漁之竭澤故曰擇禍莫如輕賢者創而不肯足以守乃可垂之百世而禍不延以舜爲君皐陶爲士執笞杖徒流之法刺天下之姦而有餘冑幾有言在上者洗濯其心心靜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懼乎姦之不勝此之謂也何事銜縲紲之口傳

曹操之賢議血而延而後允哉若夫笞杖徒流之用贓也笞則苟且之弊也墨吏之緣以濟貪不可不分別禁之也笞杖無的決而濫用訊杖以殺無辜墨吏之緣以飾怒而遂威不可不抑而遏之也今欲善徒流笞杖之法莫如中的決之法而除無名之訊杖則惡可以懲而民生不殄矣上古楔罟之法存而不論焉可矣爲君子者勿但務爲空言以恔後世凶人之實禍伺慎之哉訊杖者始以訊也淫刑者非訊而用之以椎刀鋸之外有殺人之具焉令甲不載而恣有司之壘怒以虐碎道失避輸將不徵祇候失當之疲民血肉狼籍於杖下而靡所控旣已慘矣且益之以夾

拶箍楔之毒劉刑具曰繁而民死益衆有不忍人之心者損之不及而復欲益之以刀鋸乎言之所興事之所成心之所操天之所鑒故曰不可不愼也

大禹謨一

爲言而思以易天下者皆以心爲宗從其末而起用者治心也從其本而立體者見心也見非所見則治非所治矣舜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斯以示見心之則而非凡爲言者之及也何也天下之言心者則人心而已矣人心者人固有之固有之而人以爲心斯不得別之以非人斯不得別之以非心也就其精而察之乃知其別就其粗

而言之則無別而槩目之曰心故天下之言心者皆與人心爲之宗心統性情者也此人心者旣非非心則非非性故天下之言性者亦人心爲之宗告子湍水之喻其所謂性人心之謂也潆洄而不定者其靜之危與決而流其動之危與湍而待決決而流不可挽初非有東西之成形靜而待動動而堯桀之皆便惟其無善無惡之足給可堯可桀而近桀者極多譬諸國然可存可亡而亡者極多斯以謂之危也浮屠之言曰卽心卽佛又曰非心非佛又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又曰三界惟心亦人心之謂已何以明其然也彼所謂心則覺了能知之心彼所謂性則作用之

性也以了以知以作以用昭昭靈靈於行住坐臥之間覺了不昧者作用以趣自非然者亦不得謂之心惟其然而可謂之心惟其然故亦僅謂之人心矣以了以知以作以用善者恆於斯惡者恆於斯彼之所謂識也了無不覺知無不能作不固作用非固用任了任知任作任用綿持而無有自性終不任善而任惡者彼之所謂智也善於斯惡於斯皆然一興而不可止用之危也不任善不任惡澗然寂然若有若無一切皆如而萬法非侶者體之危也其曰父母未生前者此也其曰無位眞人者此也其曰離鉤三寸者此也而探其大宗則一言蔽之曰無儒之敬者亦曰

無善無惡心之體也亦此而已矣有者不更有而無者可以有有者適於無而無者適於有有若有其固有而無其固無無者方無若有而方有若無無善則可以善無惡則可以惡適於善而善不可保適於惡而惡非其難矣若無而俄頃之縛釋若有而充塞之妄與拔拔乎有不終朝之勢矣故曰危也若夫有不更有而適於無固有此而本無彼者彼惛不知殆盲者之於日極意而得槃與籥耳所以然者人心無相續之因則固可使暫澄者也自好之士厭飫於惡而思返竊微於已未分析人心之動機嗒然喪據因剗滅以觀其靜則人心之下游壁閉渟洄如陷日避之

有閒也斯其時非無清明虛涵之光影如燕空中如水映月迷留玩悅因以爲妙道之攸歸終身處壍以歸於人心之中而信濱危之可保是猶秦兵南向而田建壁防拖雷北返而似道奏功其固本保邦之術近取之國中者覘面而自失之以故恆性泯彝倫絕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則共城松柏之歌阜亭潮水之恨終與桀紂均亡斯亦可哀也已嗚呼大舜咨嗟以相戒告子釋氏寶重以爲宗象山姚江畔援以爲儒王畿李贄竊附以爲邪其聖也如登其狂也如崩大槩亦可覩矣夫舜之所謂道心者適丁歷切於一而不更有者也一卽善也惟精惟一僅執其固然而非能適

切於有弗精弗一或蔽其本有而可適於無者也未發人心
有其中道心已發人心有其和道心有其固有而未發無不中人心猶
無留已發無不和人如不飛無其所無者也固有焉故非即人心
而即道心之喻存僅有其有而或適於無故曰微也奚以明
其然也心統性情者也但言心而皆統性情則人心亦統
性道心亦統情矣人心統性氣質之性其都而天命之性
其原矣原於天命故危而不亡都於氣質故危而不安道
心統性天命之性其顯而氣質之性其藏矣顯於天命繼
之者善惟聰明聖知達天德者知之藏於氣質成之者性
也舍則失之者弗思耳矣無思而失達天德而始知介然

僅覺之小人告子釋氏去其幾希之庶民所不得而見也故曰
微也人心括於情而情未有非其性者故曰人心統性道
心藏於性性亦必有其情也故曰道心統情性不可鬮而
情可驗也今夫情則迥有人心道心之別也喜怒哀樂兼未
發人心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兼擴充道心也斯二者互藏
其宅而交發其用雖然則不可不謂之有別已於惻隱而
有其喜於惻隱而有其怒於惻隱而有其哀於惻隱而有
其樂羞惡恭敬是非之交有四情也於喜而有其惻隱於
喜而有其羞惡於喜而有其恭敬於喜而有其是非怒哀
樂之交有四端也故曰互藏其宅以惻隱而行其喜以喜

而行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怒哀樂之交待以行也故曰
交發其用惟仁斯有惻隱惻隱則仁之有也惟義斯有羞
惡羞惡則義之有也惟禮斯有恭敬恭敬則禮之有也惟
智斯有是非是非則智之有也若夫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非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有也故斯心也則惟有善而不
更有不善有其善而非若無無其不善而非若有求則得
之而但因固有舍則失之而遂疑其無道心之下統情者
且然而其上統夫性者從可知矣豈若夫喜怒哀樂之心
仁而喜不仁而喜下而有避彈之笑仁而怒不仁而怒下
而有誶母之忿仁而哀不仁而哀下而有分香之悲仁而

樂不仁而樂下而有牛飲之歡當其動發不及持而有垂
堂奔馬之勢當其靜如浮雲之散無有質也於己取之於
獨省之斯二者藏互宅而各有其宅用交發而各派以發
灼然知我之所有不但此動之了喜了怒知哀知樂應機
之心靜之無喜無怒無哀無樂空洞之心而仁義禮智之
始顯而幾藏者立本於宥密以合於天命之流行而物與
以死妄則動之可東可西靜之疑無疑有者自成性以還
幾且交物而爲心之下游審矣夫於其目則喜怒哀樂之
情四也於其綱則了知作用之靈一也動其用則了知作
用之皆然有矣靜其體則鏡花水月龜毛兔角之涣然無

矣劇曰而存綱撥體而莨用矣可哉故爲釋氏之言者終
其身於人心以自牿也夫道心者於情則異彼也故危微
之勢分於性則異彼也故執中之體建藏於彼之宅而彼
皆我之宅則人心之動初不能有東西之宅人心之靜初
不能有無位離鉤之宅發資彼之用而彼因有其用因有
其用而彼遂自用則人心之日溢於萬變人心之綱無有
適（丁歷切）一要以藏者無實而顯者無恆也是故著其微以
統危而危者安治其危以察微而微者終隱告釋之垂死
而不知有道心者職斯辨爾且夫人之有人心者何也成
之者性成於一動一靜者也（老以爲橐籥釋以爲渥合）一動一靜則必

有同異攻取之機（動同動而異靜靜同靜而異動同斯取異斯攻）同異攻取而喜
怒哀樂生矣（同則喜異則怒攻則哀取則樂）一動一靜者交相感者也故
喜怒哀樂者當夫感而有亦交相息者也（當喜則怒息當哀則樂息矣）當
交相息則可以寂矣故喜怒哀樂者當夫寂而無小人惑
於感故懼其危異端樂其寂故桔其慮待一動一靜以生
而其息也則無有焉斯其寂也無有自性而其感也一念
緣起無生以此爲心而將見之剖析纖塵破相以觀性至
於緣起無生則自謂已精矣孰知夫其感也所以爲仁義
禮智之宅而無可久安之宅其寂也無自成之性而仁義
禮智自孤存焉則斯心也固非性之德心之定體明矣故

用則有而不用則無也若夫人之有道心也則繼之者善
繼於一陰一陽者也（動靜猶用陰陽猶體）一陰一陽則實有柔剛健
順之質（二實此者五殊殊受其實以成質木柔金剛火健水順）柔健剛順斯以爲仁
義禮智者也（惻隱柔之端羞惡剛之端恭敬健之端是非順之端）當其感用以行而
體隱當其寂體固立而用隱用者用其體故用之行體隱
而實有體體者體可用故體之立用隱而實有用顯諸仁
顯者著而仁微藏諸用用者著而藏微微雖微而終古如
斯非瞥然乘機之有一念緣起之無故曰始顯繼藏天命
流行物與无妄也且夫一動一靜而喜怒哀樂生焉動靜
無恆者也一動則必一靜矣一靜則必一動矣一動則動

必不一矣一靜則靜必不一矣乘其機而擇執之是被屋
槃蔑之說也若守其不動不靜之虛靈以爲中是壅水使
滿而終聽決也惟夫得主以制其命則任動任靜而保其
不危故人心者君子所不放而抑所不操若夫陰陽者三
才所取資五性所待用疑非微矣而不然也陰陽爲已富
矣而一陰一陽之權衡不爽於銖絫者微也一陰一陽之
妙合無閒而不相爲同異攻取者微也是故惻隱羞惡恭
敬是非竝有於心區眇不差而各爾協一有能察其權衡
而見其妙合者其惟見天心而服膺弗失者乎於未索本
者芒然於此宜其執一非一而精者皆粗也以約言之陰

變陽合乘機而爲動靜所動所靜要以動靜夫陰陽故人心待役於陰陽而其爲聽命乃有機可利悍發者必趣其主機發必息遁虛者闇度其安則惟成器之餘虛以召感亦以召寂泮渙渟洄皆因機爲用而失其職也故曰動靜無端言其無本而乘乎機也嚮然而凝於器如水之忽冰㸌然而發於情如水之忽流彼日辭風止而自性毀矣故曰陰陽無始言其因有而非待緣以起也木不待人斲而曲直也固然火不待人煬而炎上也固然金不待人冶而從革也固然水不待人導而潤下也固然不待孺子之入井而怵以惕者固存不待嘑汝之相加而嚴以正者固存

不待擯介之交接而肅以雝者固存不待善惡之幾進而晰以辨者固存物止感息而已有微見於灰燼斷而猶有微各正性命其有或妄者哉則以知道心之與人心如是其差以別矣然則判然其爲二乎而又非也我固曰互藏其宅交發其用陰陽變合而有動靜動靜者動靜夫陰陽也故人心者陰陽翕闢之不容已道心者動靜之實成材建位之富有和順而爲光輝之自發也釋氏立一無位之心以治心固妄矣朱子謂之一勉齋黃氏謂非有兩者亦非等威廉隅之不立也夫苟等威廉隅之不立則擇之也不精如其可別立一心以治心則其爲心也非但非道而

且非人矣是故以鑑喻之前後非後則前心非後心而心以時遷以芭蕉喻之無中而非邊則擲撫摭聚以爲心而心無定藏乃不知倏速代而明有常中雖虛而生氣所繇升也且夫鏡之喻困人心不自保之危蕉之喻亦人心無適主之危觀化無窮而止得其危殆焉耳是以爲見心不亦愚乎夫不見鏡之明者其神體蕉之榮者其神仁耶莊生天籟之說楞伽和披之指風已折歇而謂如土塊之頑然傀儡之粉然則惟死爲然爾敦化不息而屈伸一誠然則死者人心之息而非道心之終與人心乘動靜以爲生死道心貞陰陽以爲儀象乾坤毀而無易陰陽五性泯

而無道抑且無人動靜伏而偶無人有此一日矣陰陽毀盡而永無道無此一日也天下必無此一日其以此爲心其以此爲宗也哉嗚呼道不虛行存乎其人向口乃窮於己取之而已告釋之所知乎旣已知之矣爲聖王之學者亦其反求而勿徒以言與

大禹謨二

子曰爲仁繇己志於爲仁者必繇己也迫乎仁之熟而聖焉尤惻惻乎其惟恐不繇己也故舜之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弗詢者我未嘗敢自謀也）聖功之純帝道之盛惻惻乎惟此之懇嗚呼可不慎哉所謂己者則視聽言動

是己是四者均己所以保固其仁之體發揮其仁之用者也雖然有辨言動者己之加人者也而緣視聽以爲之則無有未嘗見之未嘗聞之而以言以動者也習於所聞騐以所見而信以心之所然則其言固有物行固有恆仁者之於此裕如矣言惟己言也動惟己動也操之也約持之也有據則精爲一焉而天理無有不得者矣惟視與聽己與物相緣者也則方繇己而人乘焚之欲繇己而人之先入者窒之是爲仁者所尤難者也故孟子於己之中愼所擇爲小耳目而大心物人物而抑物耳目耳目而亦物矣交而引引而徹耳目具於身中而判然與心而相背則任耳目者皆繇人者也繇己者所不以爲己也雖然尤有辨耳目均吾身攝而外之謂之物而不任爲己者惟其受物之交爾乃目之交也已欲交而後交則已固有權矣有物於此過乎吾前而或見焉或不見焉其不見者非物不來也己不往也遥而望之得其象進而矚之得其質凝而睇之然後得其與密而睽之然後得其情勞吾往者不一皆心先注於目而後目往交於彼不然則錦綺之炫煌施嬙之冶麗亦物自物而己自己未嘗不待吾審而遽入吾中者也故視者繇己繇人之相半者也而惟聽爲不然目之體實實則可鑒而不可茹耳之體虛虛則無可鑒而無不

茹也故繇人之身五官百骸皆與天下相感應亦各有自體以辨治乎天下惟耳則自體不立一任聲響之來入以徹於心是耳者天下之關戶質雖在己而用全在物繇之者繇人而已矣奚繇己哉侖然未有覺也芒然未有主也寬然惟物之入而莫禁也栩然悖聲之入以爲質也其聽命於心也划有重闔而不易辭其受命於人也好言莠言雜沓駢闐以至而皆不能拒故君子不以爲己而斥以爲兩閒之一物誠虢虢乎其懼之也擇之精執之一者心自爲政而耳無權欲與擇欲與執俟之既聽之餘而方聽無可施功然而其感物也速矣其容物也奢矣其應物也遽矣於是浮屠氏爲斷身見除我相之邪說亟推其圓通嚮呼天下之物殊其狀人之屬嗜異其說美者自美惡者自惡貞者自貞邪者自邪誠者自誠妄者自妄安者自安危者自危有稽可稽有詢可詢目施其明了然粲然黑白不相互小大不相假有無不相襲無不灼然其易辨也而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奚從入以攪我心哉耳而已矣初受之也但無擇也無能擇矣已而遂以巧而嬈者爲精而自謂擇也其初受也猶不執也然無可執矣已而遂以其辨而堅者爲一而遂執之也故無稽之言弗詢之謀喋喋日進於前將有不期藏而聽不期肅而肅者受其惑而爲盛

慝之出雖舜禹亦惡容不畏之如蠹蠹防之如蔻讎也讒視爽昧邪疑以所聞而荒貢無定色矣言巽枉邪辯以所聞而可否無定論矣動爽亥邪搖於所聞而作輟無固心矣故舜之聰遂矣取善無遺矣與善不吝矣而懸乎畏者靜言之變迫逐期而猶懲之曰吾甚畏乎言與疑之逃進而取聽以庸也將有繇人而不繇己者矣子韶顏淵以爲邦治已定禮已明樂已備彥友乎鄭聲佞人之必戒亦此意也故爲仁者克治之功莫先於聽懼其閑之剋方通之無能別之規圓者必滯求通者必蹙有甚信者必有甚疑有甚察者必有甚忽盛德之終戒猶在是志於仁者可不愼其始哉不愼則亡國敗家陷於大惡而不知非但無宜之無成已也

皐陶謨

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是故正九黎之亂以絶地天之通愼所聽也後儒之駁者援天以治人而褻天之明威以亂民之聰明亦異乎帝王之大法矣夫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率其自然合於陰陽之軌撫於五辰之恰剛固天也雖然天已授之人矣則陰陽不任爲法而五行不任爲師也何以明其然也天之化裁人終古而不測其妙人之裁成天終古而不代其工天降之衷人修之道在天有陰陽在人有仁義在天有五辰在人有五官形異質離不可強而合焉所謂肖子者安能父步亦步父趨亦趨哉父與子異形離質而所繼者惟志天與人異形離質而所繼者惟道也天之聰明則無極矣天之明威則無常矣從其無極而步趨之是夸父之逐日徒勞而迷敝也從其無常而步趨之是刻舷之求劍憯不知其已移也今夫日沒月朏天之行度不憯人則必以旦晝爲明矣跖蹻壽顏夭之彰癉不妄人則必以刑賞爲威矣犬馬夜視鴟鵂晝闇龍聽以角蟻語以須聰明無方感者異而受者殊矣人死於水魚死於陸巴菽洞下而肥鼠金屑割腸而僊鷹西極之爲樂於鯯鱺昏門之會慈於蠱蟻歔者異而利者殊矣故人之所知人之天也物之所知物之天也若夫天之爲天者肆應無極隨時無常人以爲人之天物以爲物之天統人物之合以敷化各正性命而不可齊也繇此言之賢智有賢智之天愚不肖有愚不肖之天惡得以賢智之天強愚不肖而天之也哉均乎人之天者通賢智愚不肖而一聖人重用夫愚不肖不獨爲賢智之天者愚不肖限於不可使知聖人固不自矜其賢智矣是故春溫夏暑秋涼冬寒晝作夜息賞榮刑辱父親君尊衆著而共繇者均乎人之天也賢智之不易愚不肖之必欲喻者也故以之

與政以之立矣八卦四象之秩敘太極兩儀之渾合分至氣朔之推移盈虛朒朓之消長二氣之窮變而通久五辰之順逆而襄王者測之慝所不察賢者謹之不肖所那憂故作[麻]以授時占星以興事藏冰以調燮陰內火以消亢陽引伸其聰明以馳民事奉若其明威以正民志而與教立政自盡人之顯道終不規規以求肖焉非然且假於天以炫其聰明而尸其明威智測力持取必不可知之象數以穿鑿易其方員使務剔賢其裴葛也奚可哉故聖人所用之天民之天也不専於己之天以統同也不濫於物之天以別嫌也不借於天之天以安士也吾弟則愛秦人之弟則不愛民之典也若夫天則昆弟亦異形秦越亦同類矣擎拳爲敬箕踞爲傲民之禮也若於天則寒慄非教以恭暑析非尊以媟矣五服昭釆民之所欲而以命也若於天則釆雲不偏覆堯都黃霧不獨冒跖里矣五刑傷肌民之所畏而以討也若於天則蹣跚者非以其盜不男者非以其淫矣是故春夏溫秋冬肅民以爲發歛非欲凍靡草之發歛冬至昏壁夏至昏亢民以爲晨夕非極東極西之晨夕乃欲含赫赫明明昭垂於民者而用其測度比擬之術智不亦陋乎陋以事天天之所不佑矣是故呂不韋之月令劉子政父子之五行傳其始於九黎之通地天者

與不若於民舉天[illegible]渾曆之臆測乎天誣民以模倣之月令五行傳之天[illegible]天也非民之天則固非皐陶代工武王勿貳之天矣春秋之記災異示人以畏天也呂劉之言象數鑄天以制人也父喜而喜父怒而怒孝子之事也父步亦步父趨亦趨道括之以敗國亡家也況乎呂劉之步趨一聯鄙之蹣屈非禾齊肆身之節度也乎春秋謹天人之際洪範敘協居之倫皆聰明自民明威自民之謂也滸滸乎以窮其所倣斤斤乎以執之爲常天固未嘗欲人之如此也人且不知天之又何似也而以己之意見號之曰天以期人之尊信求天之佑也難矣哉

益稷

性命之貞未易合也天下之賾未易治也抑惟其所以用心者而已矣性命之理顯於事理外無事也天下之務因乎物物有其理矣循理而因應乎事物則內聖外王之道盡若循乎理以繇心應之而已足天下之言道有出乎此者而實非然也理則事與物矣循其序定其志遠其危疑非見闢步趨之可順乎天則也循夫理者心也故曰惟其所以用心者而已古之聖人治心之法不倚於一事而爲萬事之樞不逐於一物而爲萬物之宰虛擬一大共之樞機而詳其委曲之妙用曰安汝止惟幾惟康何安乎何幾

乎何康乎事無定名物無定象理無定在而其張弛闔合於一心者如是也則百王之指歸千聖之權衡也心之用患其不一也一之用又患其執也執以一不如其弗一矣用一而執之不如其弗用矣流俗之迷而忘返異端之詖而賊道無他順心之所便專之而據為一也弱而固者曰吾以嗣安也甚而假者曰吾以審幾也傲而妄者曰吾以從康也夫心之藏足以盡性而應天下者豈其然哉所取之天地之數萬物之情逆順之勢是非之準治亂吉凶之繇求其協於大中者抑豈其然哉且夫於止而安亦必有當所止者也往而審幾亦必有見於幾也據所當以為止

豈其幾之或息乎弱而固者曰吾安吾止而遏愧焉惟其然而固不安也天下未有滯於一隅之當而可使心之無震動者也有見於幾而數迎其幾豈遂不可康也乎甚而假者曰利用吾幾以應天下之幾固無取於康也惟其然而固不能康也天下未有以變宅心而可應天下之變者也夫心之所以不知所止而危殆者無他意欲亂之耳安止者奉道以為楔泊而意不流於僻欲不得而間焉而猶懼其堅以自信者失此心幾微盡變之大用也夫心者得天閫運不息之藏以為流行之體而困於自信之偏乎其可以安乎惟夫至靜之中意不妄欲不勢而於理則經之

緯之曲折以迎其方生之緒故端凝以處而聰明內照無須臾之滯矣故亟告安止者以惟幾所以盡心之生理也乃既研心以盡慮而無或怙所安以自困又懼其心之疲役而數遷也乃其所以不康者心之為靈也甚動如止水之微感而波不息也則惟見智之足恃巧之足乘任其所往愈入而愈幽則機智興焉而理不足以為之幹城若夫善審幾者以心察幾而不以幾生其心故極心之用可以大至無垠小至無閒式於不閟入於不謀而其為幾也盡心之用不盡物以役心也故靜鑒如闃寂光如燭而不為智引不為巧遷夫然而大明終始者六位各奠其居矣

至此而後心之為用也無不盡矣無不盡者不盡於所盡而方靜方動方動方靜以一念函三變以不相悖害也無不盡而性命之貞盡矣於是而天下之賾於此焉應之無不順以正矣何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閫也陰陽之有成象萬物之有成形是非之有成理吉凶之有成數皆止而不遷者也動之必靜者也雖欲不安而不能而紛擾膠葛以利害動其心者恆困於其一定之軌則而憧憧於往來乘大正者以御陰陽以裁萬物以斷是非以貞吉凶非自安而忘物也本無不安靜以應靜而安如其安也然而夫下則已幾矣一靜之必一動者然也陰陽之變無畛也滅

於極盛之中而後著於已衰之後萬物之用無常也成其各正之性而自有其相感之情是非之際甚微也君子有不可恃之仁而小人亦有未亡之彝吉凶之至不測也成乎吉者貲其已得而迎其未來貞於凶者小信且窮而微權嘗審故方其靜見爲靜而動者固然矣乃卽其動而靜者仞未離也無不可安者惟其幾也故曰知幾其神乎介於石也然而陰陽之變皆可承也萬物之用皆可任也是非之數移無往而不有是也吉凶之遞進無處而不可吉也一動一靜而天下之理畢也則知幾者知之而已矣善之而已矣窮神知化通志達情而心恆持其衡又豈有不康者乎嗚呼至於康而耳且順矣從欲而可不踰矩矣帝之道聖之功至此而極矣子曰爲之難難此者也一念以安止卽一念以惟幾而又必其康也心有兩端之用而必合於一致天下有三叅之情形而各適如其分以應之聖人之用心至於義精仁熟而密用其張弛開合之權以應天地動靜之幾無須臾而不操之以盡其用益用心者聖人以之終身以之終食而不日理已現前吾循之而無不得也此大禹之心傳爲千聖之統宗至矣哉

尚書引義卷一終

尚書引義卷二

衡陽王夫之譔

禹貢

立人之道曰義生人之用曰利出義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智者知此者也智如禹而亦知此者也嗚呼利義之際其爲別也大利害之際其相因也微夫孰知義之必利而利之非可以利者乎夫孰知利之必害而害之不足以害者乎誠知之也而可不謂大智乎繇義之潤下有水之用繇義之炎上有火之用繇義之曲直有木之用繇義之從革有金之用繇義之稼穡有土之用潤下而溢有水之害炎上而烈有火之害曲直而無有木之害從革而傷有金之害稼穡而莠有土之害繇此言之出乎義入乎害而兩者之外無有利也易曰利物和義義足以用則利足以和和也者合也言離義而不得有利也天之所以厚人之生正人之德者統於五行而顯焉逆天之常乘天之過偷天之利遂天之害小人之數數於利也則未有不爲凶危之都者矣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義之所自著害之所必遠始於五行昭其義終於六極示其害禹以是而治九年之水故曰智莫有大焉也務義以遠害而已矣天之生水也非以爲利也其義之潤下者

不容已也義之潤可以澤物義之下可以進物於是乎細
人見以爲利而邀之見爲利則不見爲害而惡知其潤下
之過適以爲害也義制害者莫大乎義而權害者莫內於
利於義不精而乘之於害不辨而攖之於是乎爰尺寸之
土以與水爭命於行下抑滔天之勢以與水朋虐於中原
有鮮不[illegible]彝倫也大抵以利爲階之也乃若禹之治水也
正性定命循義所安而不貪其利指利與水而不受其餌
分而瀧之匯而潴之河播爲九江分爲三地有所不惜爍
有所不變草木之材投之炎火兗州之作涎之十有三年
直方正大之志氣伏洪水於方剛而孑然一人之身率浩

浩蕩蕩之狂流以歸壑而莫能抗義之所自正害之所自
除無他遠於利而已矣今夫水五穀百卉之所滋也蒲莞
鱗介之所處舟楫貨累之所通也當其順而利存當其逆
而利亦未嘗亡也蓋義之本適於用者雖乖沴忒行而性
不易則利固存焉害之尤者利亦或從而大於是乎以害
爲利以害之尤爲利之大細人乃顛倒悖昏自困於利之
中以取逆其害斯智者之所大哀也矣位爲司空命受於
天取居尊席威毆生民以試其微幸之得(?)率(?)族圖邑駢首
瀆骸以塡谿壑而無遺斯可不謂大哀者乎是故有義勝
之水畎(?)澮(?)是已有害勝之水滌(?)滿(?)是已有義害相半之水

江漢淮沇之類是已有義一而害十之水黃河是已其一
義者以[illegible]部之水而朝宗於中夏自此以往則皆其害嵩(?)
者矣夫之勢我中夏之民而譬之以蹈義而遠害也嫁夷
狄之橫流以衝突乎兗豫青冀用文之國安土者不能逃
焉而貿愛其禍故治水者明乎害之不易遠而救之以義
則庶乎其禍可息止外此者無策今者歷代治河之得失
禹制以義漢遂其害宋貪其利蒙古愈貪焉而明代治之
善敗之準昭然易見也制以義害不期遠而遠矣逐其害
害有所不能避矣貪其利則衆生人之禍而幸五行之災
也害之府也夫中國之有河猶其有夷也三代無□□之

策而有□□之義漢急□□之功而不貪□□之利唐借
用□石晉遂用□朱兩□□而其禍乃大梁可覩矣遠害
而害不勝遠則莫若損利而不貪雖有奕騎效其死命知
藩籬之不可撤也而後花門海上之禍絕雖有長流夾乎
腴土知浸淫之不可啟也而後能堤潰野之害消愚矣哉
宋之以齒截舌以齒焚身而不恤也兵不足以制契丹而
逆河回流豬以爲塘水財不足以阜用而乘河之壅睢以
爲淤田天貽之變宋耽之利雖慾以爲依幸禍以爲福彼
惛不知又何怪其借金滅遼以失中原借元滅金以失江
左哉夫差之横也江雖以通楸廣之悖也泗以合女直

蒙古之亂也衛濟以一南匯以引御命於河以爲漕運支流旁午交絡四出徐兗豫冀維揚五州之域惟河之意南意北而恐陵焉然且惟恐安流而失其利宋禮承之以從欲而邀賞嗚呼數百年之間天以戎禍中國而紓之於水也淩使有關唐九年之水周定王海溢之災則齊魯宋衛徐兗之民雖有不魚者鮮矣禹棄可食之壤割以與河今貪難制之流邀以爲利智愚之分義利之別義利之分利害之別民之生死國之禍福豈有爽哉豈有爽哉當禹之世賀蘭鹽池之境未嘗入中國也故禹功訖此使唐虞提封得如漢之乘朔漠唐之斥河湟也我知禹且建萬世無

疆之休絶漠而東放河流於奉聖川鴛鴦泊繞逕山以入鴨緑則中國遠害而夷受之四州之土不待治而適有居也使其然也塡水誰與塞淤田誰與墾漕運誰與通小人之言利者抑將無術以遲而衰此羣黎平居無埽堤之勞淫雨無昏墊之憂矣天未悔禍禹功未展牟利之鄙夫乃以闞提招邀而圯其族孟子曰率獸食人此率水而溺人矣人之食於獸者百不得一也死於水者空城殫野而不厭然則爲塡水淤田漕渠之策者其害天下與來世亦憯矣哉又其甚者假水之虐以肆其毒於是而有灌城之事水抑自有義焉不助凶人之惡也故智伯之於晉陽蕭梁之於淮堰宋人之於北漢壅滔天之流祇益孤壘之堅韓魏之肘足無謀而無郵之城困與北漢而俱亡智氏之軍且與淮堰而俱漂也後之人雖甚亡忍其尚鑒於此勿邀無能害人之水使害人而適以自害也乎

甘誓

功罪者風化之原也功非但賞之足勸罪非但刑之足威也雖其爲不令之人與然而必避罪之名以附於功之途大人自仰之情相奬以與莫知其然而自勤無賢不肖一也故正名之曰功而天下趨之正名之曰罪而天下違之帝王尤慎之矣世之降也風日漓化日靡民日偷國日亂

非徒政不綱教不飭也功非其功罪非其罪也功非其功未嘗非功罪非其罪未嘗非罪而古帝王之功罪不尚焉後世且以爲迂遠而不切於治亂故功罪之名三移而風化之衰也三變而益趨於下最下以臣與民之不順於君者爲大罪而忘其民其次以君與吏之不恤其民者爲大罪而忘其天昔依民以立國民依天以有生忘天則於民不忘而民暗受其戕賊矣忘民則於君不忘而君必受其戕害矣古帝王之所賞以爲功所誅以爲罪者惟天爲重故堯知鯀之方命無君也其圯族無民也而姑試以九行之政夏后之征有扈也不斥其叛天子虐下民而鳴鐘擊

鼓以聲其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得罪於天者雖無虐於民無犯於上而天討勿赦如此其嚴也後世之法曰爲大罪而不赦者曰罔上曰誣國苟有欺隱營私之迹則雖呴煦其民民爭懷之弗可貸也其次曰傷民命曰侵民財苟無淫刑科斂之征則雖獲罪於天天所弗祐所弗問也嗚呼夫孰知不畏於天名爲恤民而民實斯以感不恤於民者哉戕國而國實受其敗也惟古帝王知國之所自立民之生所繇厚德所繇正也克謹以事天而奉天以養民方命圮族之辠覦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者而可從末減豈世主與臣之所能知哉易言乎威侮五行也五行者天以

其化養民民以其神爲性者也是故濬川以流惡改火以養正拔木以昌民氣藏金以戢民心平土以妥民志不使不足也楊櫃以吝於用尤不使有餘也淫佚以蕩其情弗愼其節宣而與愚氓之自登自耗也則其威侮也甚矣苟威侮之而五行之精氣以虧人之養而戕人之性也不可勝道矣易言乎怠棄三正也三正者天所示人以氣至而主其感者也是故以天統事天而迎其陽以地統事地而敦其實以人統治人而興其用占晷以修祀知神之格以精之至也候氣以吹律知和之至以風之應也孛辰以課耕斂知生成以時而協也順節以詰兵刑知明威以度而

行也弗謹其候而任情之動以作以輟也則其怠棄者多矣苟怠棄之而三正之和氣已先人而逝後人而弗逮也人罹其災矣夫和氣者氣之伸也奪氣者氣之屈也五行之英在形之未成而有其撰迨形之已成而含其理三正之常往過者退而息機來續者進而興事是屈伸之化理所謂鬼神也鬼神則體物不遺矣威侮而怠棄之是遺之矣遺之而孤行其意欲或圮事而不修或被民而妄作曰自我尸之以使民奉我而我以臨人復奚忌哉是則顯與天爭勝而不恤一言一動莫非鬼神所應違也君與吏偕何有於民臣與民復何有於君乎故帝王之奉詞以討必

誅不赦之辠者在此而不在彼世主與臣何足以知此哉且夫殄世之功罪以民事爲殿最以國計爲忠邪者教衷之術彼亦有所不容已爲天之弗畏五行亂矣三正慈矣於是而民獄而吏情水火金木且爲斂操刑殺之用禍奚烈焉且爲嫉暴慆恣之尤民乃孔棘而俗乃益偷爲君子者重念其顚隮憔悴之荼毒則錄救民之功而嚴殃民之罪弗暇問天矣天之弗恤而奮忿胥議以與上抗吏因其亂威竊其下以誣上而營私苟利於己國危而不恤民之既離君孤而莫援世主之所怨而亦忠臣之所憤則衛國者爲功而負國者爲罪且弗問民矣乃從其本而言之業

五行三正之紀者天也妙五行三正之化者鬼神也忘乎天而天絶之忽鬼神而鬼神怨恫之則五行之眚氣冒三正之和氣戮人理微而人心迷以不復天下師師相奬於功利于百姓之響者賢矣逢人主之欲者忠矣志偷而不警習偕而弗擇浸淫及於後世不復知有五行三正屈伸之化理可生成禍福於體物不遺之中知有其名者又徙九黎之亂妄通地天以亂人紀則予可不知有父人可不異於禽於以敗國亡家驅民於死地始以妖民病國之刑有苗督於其後不已晩與嗚呼莫威匪大也莫顯匪鬼神也天之化隱而鬼神之妖興愚者以孤虛生尅儗三正之顯

道妄者以狐祥物魅擅五氣之精英慧者厭棄之則又謂天壤無鬼神五行皆形器之粗三正抑算術之技恃氣而陵轢焉古帝王爲萬世憂亟正其刑以代天而伐罪商周以降此法不行無怪乎風化之日積矣漢人彷彿其意以災異免三公以五德辨禋祀而拘牽名迹罔非五行三正之貞也是以不可以訓自是而後風化益以陵夷佻達之子沈沒於名利不知何者之爲天而彝倫因以斁喪非九黎則有扈也安得修帝王之刑賞者正名定罪以矯之正也

允征

陸贄有云動人以言其感已淺然而有所感者則以感人於俄頃之間者也生而驅之死逸而驅之勞分義足以動之乎畏死憚勞之情猝然內發者智不及度勇不及持自非英豪之慷慨捐生與賢哲之從容赴義則固倒行於窮途而視上死長之情不知其何以忠良於是而敗心腎腑腸以爲言振蕩其俄頃之耳目以生其勃發之智勇言之所應雖淺而固可有功是故虞夏以來無居平之誥誡而有臨事之約誓焉古之帝王誠知其感之也淺用之也惟俄頃故其爲辭也不過激其氣以使之盈不畸重其權以使之疑其感之也若不足而以感也已足矣不激而使之

盈者何也氣盈而怒怒盈於外者必枵於中嘗觀於鬬者矣詬誶勝而拳勇衰矣不畸重而使之疑者何也有所重必有所輕雖在倉卒聽以耳發以氣而未嘗及以忽也雖乘其俄頃之情而無長慮之義以使熟思而不斁則一疑而羣疑交起疑之遲回徊顧而必潰鈇鉞不足以威之矣嘗觀於嚴父之訓劣子矣詞已費而反屈於夫子之不正矣以今觀於甘誓允征之文僩而不盈規其長久而不畸重乎己斯之謂體要之辭辭之善者君子以之動天地而況於人乎禹之明德夏道之忠敬天下將百世戴之不再傳而有扈犯順以抗王師不五世而羲和叛官以黨

后羿惡之不勝誅者也然而后啟允侯之執言也則使罪浮於言而不窮言以浮於罪夫亦曰彼之滔天以貫詔者夫人知之而不俟於言也舉其大端以正有事之名侖其一切以畜人心之怒則氣不洩於言而勇可給於氣整齊其行陳要戒其淫戮矜持其有餘而急繕其不足若此者所謂不過激其氣而使之盈也分義者民之均重也權藉者己之畸重也為臣而犯其君為臣而背公死黨以弱王室分義之不赦者也分義不赦而何有於五行三正之精微分義不赦而何有於沈酒昏迷之瑣屑乃分義均重而民喻其不赦權藉畸重則民且疑君之死己以安也俄頃

之際所喻者不敵其喻死喻勞之心則將曰喪君有君而喪身無身矣惟是三正五行天戒臣憲者王為民修之俟為民守之民用所前而民居之自協者也今畧畸重之權並畧其均重之義而獨重其權於民民乃曉然於衆憤之不容己而牽率君相以屈民之罰於是而人之覩公戴猶其私關非使我以一旦之肝腦易天子王食之藁長而不惜致死以爭擣姦宄之胸矣此所謂不畸重其權以使之疑也是故臣干君則畧其無將之義而執辭以民以謂天為民而立君不恤民以負君也甘誓允征是已君殃民則畧其殄師之虐而聲罪以天以謂天為后以匡民不幾君以選民也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曰予恤民毒不忍不正也曰率割夏邑有衆率怠不曰率割下國衆致其怨也夫乃以堅長久之義而其權不畸畸重於上民以為崩已畸重於下民以為餌已民猶惑也衆疑之府也君子恭慎之已故於殷周之際而知道之降也武王之誓言之畸也列紂之罪擢髮以數而氣亦竭矣闕執非敵惴惴以恐於是而殷殆矣列紂之罪擢髮以數漸歷刮心之無遺也八百濟師血流漂杵能保匹夫匹婦之無積死於會朝而可反唇相詰者乎義士所以有易暴之歌商雒之頑民亦且生簡迪之怨千里之應捷於桴鼓君子之

言之動天地而可不慎乎周之誓不及殷之誥春秋之詞命不及豐雒之誓命盈虛生乎志氣輕重定乎權衡義於此精道於此立不可誣也戰國說士之辭悖道而相撼以勢此意斬矣又降而為陳琳阮瑀之流如健訟之魁愁鄰之婦勃氣憤盈務先自口尤君子之所羞稱也下此而齊梁之季馳檄相誇取青妃白競巧於流血塗肝之地苟有心者能勿觸目而酸心乎夫古之帝王以善其言者豈於其言而善之與忠厚宅心則氣不盈而不忍盡物之短正已無求則權不畸而不苟幸事之成養天下之和平存千秋之大義立誠以修辭辭皆誠也則惡之者雖在俄頃因

可以昭告萬世而無憾矣孔子曰我於辭命則未能也言不於辭命而求善也

尚書引義卷二終

尚書引義卷三

衡陽王夫之譔　　船山遺書八

仲虺之誥

易之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誥之言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夫事與人之相接也不接於吾之耳目口體者不可謂事也何也不接於吾之耳目口體天下非無事也而非吾之所得制非吾之所得制則六合內外固有不論不議者矣則固非吾事矣不發而之於視聽言動者不可謂心也何也不發而之於視聽言動吾亦非無心也而無所施其制無所制則人生以空固有不思不慮者矣是尙未得爲心也是故於事重用其所以來於心重用其所以往於事重用其心之往於心重用其事之來往來之界眞妄之幾生死之樞舜跖之分古之君子辨此而已矣心之往則必往矣事之來則必來矣因其往而放之者縱也因其來而交之者欲也於其往而固遏之於其來而困拒之內與外搆力爭其流者克伐怨欲不行者也於其往而遊於虛於其來而制以機往而曲以避物之來來而巧以試心之往以反爲動以弱爲用之術也古之君子則皆灼然見其非道而不此之務矣是故酌自然之衡持固有之眞以範圍往來於不過其往也極其

用而不忒其來也順以受而不逆夫是之謂建中也嗚呼非察於幾達於誠而知心與事之浹洽以利用者孰能與於此哉天地之德日新富有流動充盈隨在而明其義於有形有色無方無體之中者至足也其流動也洋洋日發而無不及使不及焉則此且虧朒而不紹乎彼洋洋日發者本無不直也其充盈也森然各立而不可過使可過焉則此且溢犯乎彼而彼不足以容森然各立者本自有方也道之在吾身以內與其在天地之間者既如此矣流動者與物酬酢以順情理而莫有適屆充盈者隨事有宜以應時變而莫能協一必待行之而後可以適焉必待凝之

而後可以協焉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耳目口體形者於實受來以虛視聽言動幾發於虛往麗於實其互相人者有居中以宰之者也以凝之者行之斯以事無不宜而心無有僭卓然而有其直卓然而爲其方居乎此以治乎彼故曰制也夫然受中以生則無不直而無不方內之則既然乃中建於天下有定理焉直之方之所自者也外之亦既然矣故告子之言曰義外而言禮之數者亦曰禮自外作夫內之既卓然有可凝之直方矣則義禮之俱非外也亦明矣我無以辨外義禮者之非也則以外非無禮義而不制於我則非我之義與禮也蠭蟻之君臣虎狼之

父子相鼠之皮體燕鴈之配耦何有於我義外之非夫人而言之孟子之辨已析也禮外之云樂記之枝詞也而賢者徇焉乃以云事在外義緣內制心在內禮緣外作朱子則是於其來而授物以所未有於其往而增益以心所本無日以其心與天下搆而日以天下與心搆會自然之則忘固有之真斯何異於老氏所云反者道之動哉且夫義之必內如冬知湯而夏知水也禮之必外其且判渙於天地之間自爲一類如風之不可以目見容之不可以手握乎將禮之用孰從而舉之禮之名亦不足以著於人矣義之內也以智而喻禮之內也以仁而顯喪之哀祭之敬食

之不紾兄臂色之不摟處子亦惟以求歉乎心也必求如此而後慊於心則心固有之故曰復禮則亦如[illegible]吾矣之肯旨吾舌矣若禮之立於吾前以待用者既似授之規矩而非木之能自爲方圓授之羈靮而非馬之能任驂服可云外也則義亦顯立吾前賢在而授以尊長在而授以敬充外禮之說亦未有不可以義爲外者也古之君子智足以喻此萬物之充盈以來以形之虛者應之俾得所歸而宜以協仁足以顯此吾性之流動以色之實者與之俾安所止而典以敦事與心胥制於所建之中反身而誠不遠矣益天理之流行身以內身以外初無畛域天下所有

卽吾心之得吾心所藏卽天下之誠合智仁通內外豈有
殊哉彼智不足以及此者其昏也因其往而往之因其來
而來之其繫也於往而禁其往於來而忘其來仁不足以
守此者其妄也任其往而之於敝任其來而汎爲交其矯
也苦持其往而不得所麗過杜其交而不綏以宜亦惡知
往來之幾形形色色之誠自有其中焉而建之也故執之
無權存之無本而內不放出以制心外不放入以制事斯
釋氏鼠入牛角之謂與於不仁之甚者可邪辨乎

湯誥

顯性之有而目言之易謂之緼書謂之衷詩謂之則孟子

謂之塞求其實則中庸之所謂誠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
終與終之始與始之終以浹合乎始始以絪亙乎終相依
而不貳不著其文而已盈靜與存而皆妥動與行而不滯
官不過而如其量神周流而恆不失故曰衷也夫人之有
形則氣爲之衷矣人之有氣則性爲之衷矣是故癡聾者
形具而無以用其形則惟氣之不充乃形未有毀是衷具
而衷亡也然則狂易者氣具而無以善其氣則惟性之不
存乃氣未有餒是亦衷具而衷亡矣氣衷形循形而知其
有也性衷氣循氣而不易知其有也故君子之道鮮矣今
夫氣則足以善足以惡足以兼足以餒矣足云者有處於
形之中而堪任其用者也若夫恆而不遷善而無惡塞而
不餒者則氣因有待而足焉而非氣之堪任也故曰性衷
氣也氣非有形者也非有形則不可破而入其中然而莫
能破矣而絪緼摶散者足以相容而相爲職則不待破以
入而性之有實者固與之爲無閒夫性之爲衷於人也不
待破而入非徒於氣然也形亦莫不然也破目之黑白而
求明之藏也不可得破耳之竅科音曲而求聰之藏也不可
得因實而入虛凡有形而皆入焉亦凡
有形而皆衷焉耳亦衷此也目亦衷此也四體百骸而皆
衷此也凡有氣而皆入焉亦凡有氣而皆衷焉衷乎形者
氣衷乎氣者乃天之所降之衷則亦徹乎人之形氣皆爲

之衷也哉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而背四體形
也氣之表也以見以盎以施氣也形之衷也乃其根心而
生色者更有衷氣者存也君子所性也是故人之生也氣
以成形形以載氣所交徹乎形氣之中緜密而充實所以
成所以載者有理焉謂之存存人之死也魂升於天魄降
於地性之隱也未嘗亡而不得存者與魂升與魄降因其
屈而以爲鬼神故鬼神之與人一也鬼神之誠流動充滿
而人之美在中也其屈也鬼神不殊於人而其德惟盛其
存也人亦不殊於天而其性以恆然則此衷也固非但人

之衷而亦天之衷矣形而下者人之性形而上者天之理
故衷曰降非其麗乎人而遂離乎天也天下逮於人人之
衷即天之衷也且夫天之有衷奚以明其然也今夫天蒼
蒼而已矣曠曠而已矣蒼蒼者不訓曠曠者無極氣也而
寒暑貞焉而昭明發焉而運行建焉而七政紀焉而動植
生焉而仁義禮智不知所自來而生乎人之心顯乎天下
之物則焉斯固有以入乎氣之中而爲氣之衷者附氣以
行而與之親襲氣於外而鼓之榮括氣於中而奠之實者
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一陰一陽劑焉統天之行元亨
利貞而四德敘焉是則天之衷也形而上衷乎天形而下

衷乎人繇天以之人因其可成可載而降之人乃受於天
亦旣主形主氣而莫不以爲性之藏也故曰恆是故形則
有恆也氣則有恆也然而有不恆者形之有痿躄性之有
任易或傷之或陷之一人之身而前後殊斯不恆也形之
有利鈍氣之有衰王利易而鈍難王壯而衰餒均人之身
而彼此殊斯不恆也其不恆者何也文著於外質凝於內
著於外者梏其內故與衷而相離滯於內者困於外故衷
不效於用也衷也者其外不著其內不滯柔與爲柔剛與
爲剛動而不爽靜而不遺無所忤而柔順與親無所撓而
剛健與幹化不流而居不失則亦奚有不恆之咎哉恆者

何也曰誠也誠神誠幾於物皆動誠通誠復於己皆眞斯
以屈伸變化終始弗離而莫有不恆矣嗚呼古之知性者
其惟自見其衷乎仁義禮智以爲實也大中至正以爲則
也闇然而日章以內美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以充美
也故曰乾坤易之緼邪變易者其表之文健順者其裏之
著（直略切）與惟此不察則且以元牝爲根而其中枵然則且
以督爲經而其動芃然則且以運動爲性而其守蕩然則
且以頑空爲體而其主異然忘其衷之緼襲其緼之塞生
民之性淪胥以鋪非直日用不知者之咎也

太甲一

權重於經者也經有未審縣重以酌其平之謂權也而或
以爲輕於經而行其妙則誖矣重於經者持而乃得其平
輕於經者反而外移於術之杪則權重而物輕物輕權重
物且昂起而權墜矣何有於權之用哉爲魯莊公賓者曰
毋不能制當制從毋之人審然則太甲之狎於弗順不必
放桐而但施刑於弗順之宵人也其可哉此有道焉亦有
權焉制弗順者則畸而之輕制太甲則持而之重也嘗試
諗之以本末言太甲之欲敗度縱敗禮本也弗順者之給
其欲導其縱末也不持其本而急其末猶攻毒者之急四
支而遺腹心也一弗順退而一弗順進一弗順殖而一弗

順與故曰人不足與適也不足者力之不足我處外庭而驅權之不足彼在君心而重也以情勢言太甲之情弗順者之勢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四體之於安佚夫人之不能廢而獨謂君上之不宜有此乎弗順者見制而不遑則重爲滅替以相激將使安飽之不給乃宜言曰是使王監門與卑之不若也沖人何知始相憐中相悼終相暱而睽於元老者益孤矣貝娣刻木以行恭而鄭侯疏劉瑾伏地以請死而韓文絀其明驗已如其欲顯戮之與則害尤有重焉者凡權臣之偪主恆先翦其君之肘腋故后羿篡而維表無反闘之臣州蒲弑而匠麗先胥童之死

今以靖獻之心弗擇而躡其皸左右相依之媚予且放一人焉夕誅一人焉取之君側而肆之市朝孱弱沖人始則姑聽之繼則涕泣以講之又繼則甘心羣小以報之矣彼羣小者既挾尊主之號以爲彈壓之名其主亦懷孤立之恐而已抑終以投鼠忌器之故不得大快其所欲爲卿尹百辟其不中立以祈免者鮮也則身危而國亦隨之矣均一非常之舉則何似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以散宵人之聚也是故畧庸人之好惡審天理之權衡伊尹所以任堯舜之道於躬而直行不恤也夫佞倖持權權移而毒下逮天下且血背搤腕以爭致其怨惡而君之失德樊姦姑寬

僾而不忍深求此亦君臣之彝倫所不可泯而要以爲庸人之好惡何也畸其重於佞倖而不諒其不足以有爲也若夫天理之權衡善有所自植惡有所自致君實處盛埤遠塞之勢而給欲導縱之夫固卑且賤以順君子之命或趨善或趨惡猶驟雨之乘回風可使南而可使北君子約變則小人革面固大人君子所矜宥而移易者也積不欺之忱將毋貳之渠拔本塞源以正告天下萬世而無疑則弗順之子淵藪已失而不敢以螢尾爭日月之光亦震驚滌洗讋執其嗁蒞虎子之詞矣故于桐初放未嘗有流竄匪人之刑奉冕既迎終不有易置近臣之事然而太甲思

庸則已捷於枹鼓其效爲不爽也格君心之非者經也放之以格之者術經而尤重之也人不足適而急於適人者末也適不可適之人而以自詘者益爭於末而倒授以重之昧者不知嘗試輕杪而利其易制覆取墜焉其不可與權也久矣乃伊尹之克任大權以正大經者一介取與之義咸有一德之貞志大明而誠豫立彼魯莊者固不足以語此也無哀毀痛父之忱無枕戈報齊之志經已拂矣權不足以持矣然使取文姜之左右鉗束而誅戮之將文姜挾君母以內詗羣小恃外援以一逞元乂之於胡媪五王之於二張斯不亦後事之左驗哉魯莊公而果可爲人之

子也飲血誓死與諸兒爭命於原野上告天王正文姜在
宮之辟乘位逃難幽憂以死於草土而後車中之怨可雪
是尹處其易而莊處其難然使莊之篤孝如尹之忠也則
姜淫不敢宣桓勢不孤立雖以諸兒之禽心抑不敢談笑
而賊人君父且如雲如水與醜行於康莊矣子母親而感
終易君臣睽而感愈難尹處新造之邦莊正適儲之位則
尹固處其難而莊處其易也童昏不知導淫縱賊在位具
臣申繻御孫皆不足爲有無乃欲制從母之人以續肘腋
之禍不亦愚乎彼與莊者固不足道而說春秋者以制母
從人爲權豈知權者哉惟尹而後可與權惟尹而後可與

經也

太甲二

習與性成者習成而性與成也使性而無弗義則不受不
義不受不義則習成而性終不成也使性而有不義則善
與不善性皆實有之有善與不善而皆性氣稟之有不可
謂天命之無氣者大氣稟者稟於天也故言性者戶異其
說今言習與性成可以得所折中矣夫性者生理也日生
則日成也則夫天命者豈但初生之頃命之哉但初生之
頃命之是持一物而予之於一日俾牢持終身以不失天
且有心以勞勞於給與而人之受之一受其成形而無可
損益矣夫天之生物其化不息初生之頃非無所命也何
以知其有所命無所命則仁義禮智無其根也幼而少少
而壯壯而老亦非無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
命則年逝而性亦日忘也形化者化醇也氣化者化生也
二氣之運五行之實始以爲胎孕後以爲長養取精用物
一受於天產地產之精英無以異也形日以養氣日以滋
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一日受之受之者有所
自授豈非天哉故天日命於人而人日受命於天故曰性
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夫所取之精所用之物者何也
二氣之運五行之實也二氣之運五行之質足以爲長養

猶其足以爲胎孕者何也皆理之所成也陰陽之化運之
也微成之也著小而滴水粒粟作聞忽見之物不能破而
析之以盡陰陽之昤斯皆有所翕合爲陰爲體而不害其
有陽陽爲用而不悖其有陰斯皆有所分則爲川流而不
息均平專一而歆合二殊五實之妙翕合分劑於一陰一
陽者舉凡口得之成味目得之成色耳得之成聲心得之
成理者皆是也是人之自幼訖老無一日而非此以生者
也而可不謂之性哉生之初人未有權也不能自取而自
用也惟天所授則皆其純粹以精者矣天用其化以與人
則固謂之命矣已生以後人既有權也能自取而自用也

自取自用則因乎習之所貫爲其情之所歆於是而純疵莫擇矣乃其所取者與所用者非他取別用而於二殊五實之外亦無所取用一稟受於天地之施生則又可不謂之命哉天命之謂性命日受則性日生矣目日生視耳日生聽心日生思形受以爲器氣受以爲充理受以爲德取之多用之宏而壯取之純用之粹而善取之駁用之雜而惡不知其所自生而生是以君子自強不息日乾夕惕而擇之守之以養性也於是有生以後日生之性益善而無有惡焉若夫二氣之施不齊五行之滯於器不善用之則成乎疵者人日與媮暱苟合據之以爲不釋之欲則與之

浸淫披靡以與性相成而性亦成乎不義矣然則狎于弗順之日太甲之性非其降衷之舊克念允德之時太甲之性又失其不義之成性命之不窮也而靡常故性屢移而異抑惟理之本正也而無固有之疵故善來復而無難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者豈一受成侀不受損益也哉故君子之養性行所無事而非聽其自然斯以擇善必精執中必固無敢馳驅而戲渝已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出王游衍之頃天日臨之天日命之人日受之命之自天受之爲性終身之永終食之頃何非受命之時皆命也則皆性也天命之謂性豈但初生之獨受

乎形之惡也倏而贅疣生焉形之善也俄而肌膚榮焉非必初生之有成形也氣之惡也倏而疢疾生焉氣之善也俄而榮衛暢焉非必初生之有成氣也食谿水者癭數飲酒者皻風犯藏者喎瘴入衷者癘沾煬者肉已潰之創理瘵者豐已蕆之肌形氣者亦受於天者也非人之能自有也而新故相推日生不滯如斯矣然則飲食起居見聞言動所以斟酌飽滿於健順五常之正者奚不日以成性之善而其鹵莽滅裂以得二殊五實之駁者奚不日以成性之惡哉周子曰誠無爲無爲者誠也誠者無不善也故孟子以謂性善也誠者無爲也無爲而足以成成於幾也幾

善惡也故孔子以謂可移也有在人之幾有在天之幾成之者性天之幾也初生之造生後之積俱有之也取精用物而性與成焉人之幾也初生所無少壯日增也苟明乎此則父母未生以前今日是已太極未分以前目前是已縣一性於初生之頃爲一成不易之侀揣之曰無善無不善也有善有不善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嗚呼豈不妄與

咸有一德

言道者胥言一矣乃從乎形氣而數之則一者數之始也以俟夫增加者也依於道以言之則一者數之終也無不

統會者也且以數而言之一而小成十也其大成萬也乃至參差不可紀之至賾而會歸於一則莫有踰於一者也若其可倍而生二析一而破之也參而生三伸一而歧之也取其破析分歧之餘而孤持其一則必至於賊道伊尹曰咸有一德據純德之大全而言也故曰德二三動罔不凶不可生二以與一相抗衡生三以與一相鼎峙也明矣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非散殊而有不一也又曰無自廣以狹人非傳取而有不一也是故道非可汎兮其可左右也非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三居二之神神而用之不盈也誠汎兮其可左右與師左則

不協於右師右則不協於左矣誠神而用之不盈與將虛中以遊於兩端之間自廣而狹人天下之德非其德矣老氏以此壞其一而與天下相持故其流爲刑名爲陰謀爲兵法凶德之所自生故曰賊道也夫以左右無定者遇道則此亦一道彼亦一道以用而不盈者測道則方此一道俄彼一道於是而有陽闔險巇之術於是而有逆取順守之說故負婦人發宦寺而以詭焚詩書師法吏而以王心與言遯終與始叛道有二本治有二致仁義亦一端殘殺亦一端徜徉因時立二以伉一乘虛擇利遊三以亂一乃囂然曰凡吾之二三皆一之所生也而賊道者無所不至矣老聃之幸不劇爲天下禍也惟其少欲知止不以天下爲事耳不然又豈在商鞅李斯下哉古之君子雖遇中主進危言而不姑尊以庬雜之術全而學之全而用之聖足以創賢足以守中材猶足以不亡其惟一以統萬而不二三以伉一乎一以統萬者遂大者也今夫天則渾然一而已矣天居一以統萬畢合萬而皆一尹自耕莘以至於制夏一也道義以取與也湯自有國以有天下一也義禮以制事心也夫是之謂遂天有其始創以之終有其徹即以之若立一資始之謂統大成一允終之謂成物含一於中之謂盡心傳一於言之謂窮理合天下之臣民羣萬事

之綱紀符一於善而無不實也無不純也故圖天下之道而不可逾貞天下之觀而無所疑一之用大矣哉彼之析一以二遊一於三者侈數廣而執一狹狹於執一侈於生三而放以之於萬以自廣而狹天下則始之局量以小規模以擬而不足以資始終之誠而徹徹而窮而不足以藏終不知大備之謂一者其賊道固必至於斯也夫惟備斯純惟純乃大是故周子伸一而圖之以爲太極二殊五實非義中正之理不一也莫不備也而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夫太極既已範圍天下而不過則且何所容小人之悖乎悖云者舉一所備之二以伉一舉一所函之三以

游一勢逆而背其宗也道一而已矣一以盡道矣道非大而一非小不得曰道生一一該萬矣萬爲一矣二亦萬之二三亦萬之三萬乃一之萬不得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繇此以積彼堅彼以敵此因以有常師因以有常主專師多敝而專主不達測之妄而執之者不能出於一之中而固已悖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嗚呼可不慎與

說命上

君子之道无妄而已矣天積陽於上而雷動於下積者誠也動者幾也誠而幾神矣積之富有而動之以時則大亨以正大亨故通乎幽明正故絕其疑似通乎幽明其言也順絕其疑似其言也信順以信乃以无僞無疑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誠則物之終始昭而存矣若夫疑者則必其妄也疑也者非有也有則不疑也疑之者非無也無亦何疑也非有而有非無而無非有非無而亦有亦無則夢是已今夫夢其積非富有知其不原於誠其動不以時知其不足與於幾不誠不幾而若有神焉豈神也哉故孔子之自言也曰五十而知天命誠也六十而耳順幾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神也神無方矩有方神而不踰其方則神不離乎誠也无妄之德積之富有而動之以時故老不衰而益盛若其言夢也則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盛而夢衰而不復夢或夢或不夢而動不以時血氣衰與之俱衰而積之也非其富有然則夢者生於血氣之有餘而非原於性情之大足者矣故高宗之夢見傅說之形其不足與於誠也審矣論者乃致疑於說之來高宗之往而曰豫知容貌者神朕兆先見者誠豈其然乎夫誠者實有者也前有所始後有所終也實有者天下之公有也有目所共見有耳所共聞也神者無爲也形之未形體之未體者也則五常百行賅乎誠者施四體通乎神誠仁顯而神用藏也夢說而有成形用不藏而非神矣獨見獨聞而非有所終始仁不顯而非誠矣非誠而言神疑之府也妄之徒也君子之所闢而不言者也然則夢說之形而旁求惟肖者抑又何也形者血氣之所成也夢者血氣之餘靈也血氣者一陰一陽之形而下者也同聲則相應同氣則相求形與夢同受成於已形之器於是乎夢可有形則居然若有一傅說之立乎前矣然而無與於形而上者故能得傅巖惟肖之形而說所啟沃之忱辭不能有其言而識諸夢也盎器可施遇而道不可疑聞也藉其誠而神焉則奉若之訓胡不徑相授受於夢中以成不疾而速之化乃必待說之拜手以進獻哉血氣之靈有時而清焉有時而濁焉恭默不言高宗能澄其血氣之濁以綱於清故

其於傳說固有之形相遇於若有若無之際然而誠未至焉幾未通焉神未顯焉則得其粗而不得其精夫人意欲乍澄之頃乍離乎粗濁而與兩間固有之成形相爲邂逅洵有然者程子所云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非物來蓋此時矣鏡器也物亦器也兩器之體異而均之爲器則其用合鏡不含物物非鏡生清則物現濁則物隱亦其固然矣然而鏡終器也道不生也故物影現而物理終芒也董五經豫知伊川之來者此也季咸知人之吉凶者此也釋氏之他心通者此也息紛紛膠膠之妄動而有其孤靜繇孤靜而生孤明孤明之主一資於血氣之清故無形而

可有形影著而與形不爽然於形上之道終芒然未有與也蓋以血氣之靈爲見聞之區宇雖極其清明而終如鏡之於物物自物而鏡自鏡也鏡平則面正鏡有凹凸則面邪得其正則爲高宗之夢傳說得其邪則爲叔孫豹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矣邪者妄而正者亦非誠也故曰其匪正有眚也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志氣者與理爲用誠之所自立也如神而道繇以生誠不可揜幾不可禦神乃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堯之得舜顏之事孔相孚以心相鄰以德奚夢之足云哉奈之何發彼乍發之隙光謂之曰誠謂之曰神也君子以无妄茂對天下在文王之詩矣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天誠也昭明也誠有其明非鏡之資曰光以爲明也於昭于天而天下仰明焉則神矣故其詩又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作人而人與德其成人造其小子誠以求之則濟濟多士而文王以寧矣故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天之降雨惟其時也雨降而雲滃出惟其富也教育人才開之先也其不然者時雲拔起於谿谷雖雨而無終朝之勢氣蒸妄動而應不以誠奚足恃乎繇此言之藉令高宗納羣臣之戒繹甘盤之教敦誠研幾貞動而大享雲行雨施移風易俗以德成人以造小子將奏言試功揚于王庭者非但一傅說而止何至祀豐于昵我施于克儆

救過而不遑也哉洽天下有道正其本以修政教而已矣洽心有道盡其性以主血氣而已矣弋偶現之浮明蕃獨見之區宇資形器之乍清而不求諸道乘變化以疑爲神而不存以誠以洽則鬼以氣則易衰君子之所不尚加之何以誠神輕許之也

說命中一

嘗觀之天矣生生者其資始之至仁大義也然物受命以生而或害其生而天無所憂也不憂惡草之害良苗而予良苗以棘距不憂鷙獸之搏馴類而護馴類以爪甲然而惡草鷙獸終不以天弗與防而殄絕生化故曰天地不與

聖人同憂無所用憂也聖人則不能與天同其無憂矣然
而聖人之所憂者非猶夫人之憂也人之所憂凝人也聖
人之所憂自憂之有家而不欲其家之毀有國而不欲其
國之亡有天下而不欲天下之失黎民其黎民而恐或亂
之子孫其子孫而恐莫保之情也情之貞者聖人亦豈有
以異於人哉然而聖人所憂者仁不足以懷天下義不足
以綏天下慮所以失之求所以保之終日乾夕惕若幾
以允治哉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過此以往世之平陂
祚之修短末之或知也則亦安用知之哉知且無咎知而
奚足憂邪夫欲知過此以往而用其聰明是謂知其所不

知而憂其所不憂夫苟憂其所不憂則惟恐天下之不喻
其意而尙口以求伸惟恐天下之不威其惡而賜之衣裳
以聯其情惟恐天下之不畏其威而耀其干戈以爭其勝
且猶恐言之不聽賞之不勸誅之不服而或反戈相擬則
厚其防於甲冑以使無能傷也嗚呼後世之治術以御天
下者舍是而亡術矣口之厲則有衍命罔識以侈天命衣
裳之厲則有濫恩醲賞以繫人心干戈之厲則有取拔淫
刑以刈豪傑惴惴然尙不自保也曰君之所可以自護而
不患伏莽之戎猝發於意外者惟甲冑乎嗚呼孰知啟天
下之戎心近以害於身遠以禍及後世者莫甲冑之爲甚

哉有七屬之甲則有餓庠之刃示天下以不可攻者正其
示天下以可攻者在也秦毀分爭之戎罷侯置守以爲
甲冑而以啟戎於隴肖漢毀關左之戎厚樹貴戚以爲甲
冑而文景以啟戎於七國哀平以啟戎於五侯曹魏毀嚴
宗之戎削親樹疏以爲甲冑而以啟戎於宰輔晉毀外奪
之戎寵任子弟以爲甲冑而以啟戎於八王宋毀強藩之
戎削弱將帥以爲甲冑而以啟戎於夷狄有文臣以爲甲
冑防武人之戎而戎生於外俯分六卿以爲甲冑防宰相
之戎而戎生於中消甲冑抵隙以捍戎戎投虛以攻其甲
冑蔽左而露右捍項而忘胸將有甲冑之足禦戎也則奚

夜有號而勿恤白晝殺越而不知嗚呼自衞以自賊生人
以殺人而甲冑之禍烈矣憂之也無端防之也已密我不
自起起之自我而尙誰咎乎然則奈拳裸體以冒白刃而
信況之不啞人也其可與夫固有無形之甲冑陰陽不能
賊而人事不能攖者人未之曙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
之甲冑也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地之甲冑也自反而縮匹
夫之甲冑也履信思乎順王者之甲冑也故曰以忠信爲
甲冑以禮義爲干櫓非以爲甲冑而甲冑之用存焉聖人
雖不與天同其無憂而憲天以敉物凝命者此而已矣雖
然聖人之憲天者無憂於物也非無憂於己也彼異端者

蹶等師天乃欲竝此而斥之曰將爲之仁義以正之則竝仁義而竊之惟絕聖棄智而後大盜可止則妄甚也聖人之銷甲冑也銷其私與妄者也彼亦欲銷甲冑也竝其公與誠者而銷之也我不敢知公與誠之下游無弊也而欲竝銷之者則亦知其所不可知憂其本無所憂者也夫苟知其所不可知憂其本無可憂則固滅身自私而以其銷甲冑者爲甲冑斯亦嬴政銷兵器趙普解兵權之陋術而已矣過此以往之知也無可奈何而不安之若命也謂天不仁而不樂之以天也大懟天者不廢天之常而弛其所必憂不窺天之變而防其所不可知觴官愼徇慮動事事

閉寵革非黷祀飾醴進德賢正綱紀非僻遠地天絕亙古今訖四維通幽隱一彊弱聖以是憲天臣是以奉聖民以是從臣久安長治之道盡其所可爲禦戎之道亦即此而在焉又何甲冑之足庸抑何甲冑之必銷也哉

說命中二

詭於君子之道以淫於異端之教者其爲言也恆與其所挾之知見相左而繆爲浮游之說以疑天下其所挾之知見則已陷於詖邪而賊道乃其所言者鄰不深切著明顯道之賊立學之準而困未嘗盡非也君子之辨之不誅其心而亟矯其言則抑正陷其機而導學者以失據故知言難也宋諸先儒欲折陸楊知行合一知不先行不後之說而曰知先行後立一劃然之次序以困學者於知見之中且將蕩然以失據則已異於聖人之道矣說命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千聖復起不易之言也夫人近取之而自喩其甘苦者也子曰仁者先難明艱者必先也先其難而易者從之易矣先其易而難者在後力弱於中衰情疑於未艾氣驕於已得矜覺悟以遺下學其不倒行逆施於修塗者鮮矣知非先行非後行有餘力而求知聖言決矣而孰與易之乎若夫陸子靜楊慈湖王伯安之爲言也吾知之矣彼非謂知之可後也其所謂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

知者非知然而猶有其知也亦惝然若有所見也行者非行則確乎其非行而以其所知爲行也以知爲行則以不行爲行而人之倫物之理若或見之不以身心嘗試焉浮屠之言曰知有是事便休彼直以惝然之知爲息肩之地而頟詭其辭以疑天下曰吾行也運水搬柴也行住坐臥也大用賅乎此矣是其銷行以歸知終始於知而杜足於履中蹈和之節文本汲汲於先知以廢行也而顚詘先知之說以塞君子之口而疑天下其流祕也如是如之何爲其所罔而曰知先行後以墮其術中乎夫知之方有二二者相濟也而抑各有所從博取之象數遠證之古今以求

盡乎理所謂格物也慮以生其明思以窮其隱所謂致知
也非致知則物無所裁而玩物以喪志非格物則知非所
用而蕩智以入邪二者相濟則不容不各致焉今刪異學
之非但奉格物以爲宗則中材以下必溺焉以喪志爲異
學所非而不能不爲之詘若奉致知以爲入德之門乃所
以致其知者非力行而自恱其惟艱以求研幾而精義則
憑虛以索惝怳之覺悟雖求異於異學而遂乎行之齟齬
不相應以適用則亦與異學均矣夫異學者無得乎齟齬
也齟齬則置之耳君子之學仰事天俯治物臣以尊君子
以事父內以定好惡之貞淫外以感民物之應違而致恃

惝怳之冏光若有覩焉奉以周旋而無咎惡乎繇此思之
先所知者與後所行者求無齟齬而行焉皆順者十不得
五也若夫無孝弟謹信之大節或粗有其質而行之不力
乃舍旃以窮年矻矻於章句之雕蟲器服之象法若朱門
後學謭行數墨以貽異學之口實蔑考其內行之醇疵出
處之得失義利之從違無可表見者行後之誤人豈淺鮮
哉惟行之艱利知之易以託足焉朱門後學之失與陸楊
之徒與尙而同歸志於君子之道者非所敢安也故知之
非艱行之惟艱艱者先先難也非艱者後後獲也此非傅
說之秘言也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行之謂也臯

陶曰愼厥身修思永行之謂也伊尹曰德無常師主善爲
師行之謂也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行
之謂也顏子末繇之歎歎其行也竭才以行不但求知其
高堅也孟子中道之教教以行也能者能從不但知繩墨
彀率而即能從也千聖合符終日乾乾夕惕若乾坤之德
業在焉若抑其遄往之志氣從事於耳目之浮明心思之
淺慧以冀一旦者御王良纚騏驥馳騁於康莊正王鐵包
顛道之以覆輈折軸也奈之何助其鍛以使炎乎且夫知
也者固以行爲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爲功者也行焉可
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將爲格物窮理

之學抑必勉勉孜孜而後擇之精語之詳是知必以行爲
功也行於君民親友喜怒哀樂之間得而信失而疑道乃
益明是行可有知之效也其力行也得不以爲歆失不以
爲恤志壹動氣惟無審慮卻顧而後德可據是行不以知
爲功也冥心而思觀物而辨時未至理未協情未感力未
贍俟之他日而行乃爲功是知不得有行之效也行可兼
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學而上達豈達焉而始學乎君子之
學未嘗離行以爲知也必矣離行以爲知其卑者則訓詁
之末流無異於詞章之玩物而加陋焉其高者瞑目據梧
消心而絕物得者或得而失者遂叛道以流於恍惚之中

異學之賊道也正在於此而不但異學爲然也浮屠之參悟者此耳抑不但浮屠爲然也黃冠之煉己沐浴求透簾幙之光者亦此耳皆先知後行劃然離行以爲知者也爲爲之辭曰知行合一吾滋懼矣懼夫沈溺於行墨者之徒爲異學哂也尤懼夫浮游於惝怳者之借異學以迷也行之惟艱先難者尙知所先哉

高宗肜日

禮何放乎放於義矣義何放乎放於仁矣禮何放於義從其等而宜之爲禮也義何放於仁準其心而安之爲義也故禮依於仁以爲本惟仁至矣雖然仁必以義爲心之則

而後仁果其仁也仁義必以禮爲德之符而後仁義果其仁義也故禮復而後仁可爲也仁之見端曰愛愛莫大於愛親愛親至矣宜無有害於仁者矣雖然以愛言仁而有所宜者且有所傷推而酌之愛而無傷非義弗宜也於親盡愛無不宜矣而愛其親者或傷其親順而事之於親無傷非禮弗得也愛親至矣何言乎愛親者之傷親也夫愛親者爲吾親而愛之弗能已於心不知其何以必變而愛焉過此以往非所知也故孝子之詩曰昊天罔極天體無方其化無迹孰有知其極者故罔極也親之於子慈也其道也慈而有所止者其義也慈而踰其節者其私也慈而

踰其節君子不敢承之以爲恩小人於焉懷之以爲恩懷之以爲恩而適以成乎親之惡則愛親而祇以傷親義之所絀禮之所禁仁之賊也且夫慈而不踰亦親之自盡其道而子之愛親者不繇是以加益既爲吾親而無不用其愛無可益者故不可以慈而益也以慈而益則或不慈而可損爲斷斷酌於慈與否之閒而志已偷矣不孝莫大焉況慈踰其節而敢懷以爲恩恃禮廢義以殉其貪侈之情也乎故高宗之豐祀於禰暱與禰通古文借用賊仁之大者也古之有天下而尊其父者惟受命之君爲會其太宗而槩其所生則周之舍泰伯而追王王季以承太王是已能自己立

功自己定派己所自成以親之身承天之命非王季之有私於文武踰分而以天下與之也斯以爲禮之節義之宜而仁亦至矣若夫繼世以有天下功不自己定德不自己立修七世之祀而尤加隆於其禰親禰近者愛禰備禮之所許也何也己非天子親固其親非己之親君固其君也君親道合以近禰禰則豐而無嫌其遠者或卑當以止或有禰乃祀仁有殺而義有等固因心以爲之隆矣乃若殷之傳世也則異於是立弟以次傳嫡長者之子成湯之家法發世承之秩然之序森然之防莫之能踰矣盤庚偁其道而傳弟小辛小辛循其道而傳弟小乙小乙廢其道不

以傳盤庚之子而傳其子武丁小乙之私也小乙私而盤庚正是高宗之天下非小乙授之而盤庚授之矣受盤庚之祚豐小乙之祀廢大宗以厚其昵高宗其曰我奄有之則祇自我作而已胥戕湯之家法矣又何憾盤庚之失所哉則甚矣高宗之誣也誣禮以誣仁誣仁以誣孝誣以為孝而以愛親之仁文其慝以號於天下則格正之藎臣亦莫得昌言以致詰而高宗之背道乃以得罪於天誣禮則廢義廢義則賊仁戕成湯背盤庚而以彰小乙之慝小乙傷矣己之有天下非功足以定亂德足以順人親失道而已微其辜有人心者方且瞿然不安思反正以蓋前人之

愆今則不然貪於自大私其禰以從己之欲則以導其親者自尊也夫以其尊者而尊親則親尊以其尊親者自尊則親辱夫固謂非親之詘道以授我則我不得以有天下而以簞食豆羹施報之情上事其親夫以親授我而我得有天下為恩則使親不授我而我不有天下將以為怨而薄其報乎是泰伯可讎太王大禹不郊伯鯀也食簞豆之賜加愛於其親稚子且羞為之則欲辭傷親之罪亦奚逭哉祖甲之所不義而高宗安之祖丁之以兆亂而高宗令大之以孝誣天下諒闇也豐祀也皆其不恤於義者也義之弗恤天之所絕災以之興而雊雉為宗廟之中有餘心矣皇皇然以祈永命於上帝其可得乎嗚呼邪說興典禮亂私欲逞大義廢歐陽修張璁桂萼賴寵以逢君而詩亂己之譏言者且觸罪以貶竄君臣師師倡為盛美而祇以辱親則不仁莫甚焉為人後者為之子宋英宗之不得禰濮王明矣興邸之名非有遺命親不可移也如光武之立別廟而稱府君子道盡而尊不踰允矣列之九廟躋於武廟之上則臣踰其君親非有慝而貽之巨慝以是為變也不知其祇以傷也聞祖己之微詞亦尚知愧矣夫夫子之刪書而存此者何也書之存有存君者有存臣者盤庚無臣以存君也說命彤日無君以存臣也二典三謨君臣一

德之風替矣高宗而奚得為有道之君邪故夫子曰何必高宗詈之之詞也

微子

微子之去孔子仁之或曰以存祀也國未亡廟社未夷遽附君所讎忘者以求封而曰存祀此以為仁則劉和蕭寶寅之竄身異域而受王封皆仁劉歆李振趙岐頻雖無國士而有祿食以祀其先人皆仁也以不仁為仁道之所以喪喪於佞人之辨率此類是已故紀季以酅入于齊春秋書曰以酅者不以者也曰入入逆辭也春秋之所惡劫氏善之幾何不與秦檜使其君稱臣構於女直邪曰夫古之

有天下者自諸侯而陟求有天下之先五廟以毀固已食於其國矣迨後嗣之絕於天也失天下而不失其國則先世之祀一如其初而又隆三恪之典禮修天子之事守則喪天下於子孫而不喪天下於祖考夫既有淫威以報勝國之祖宗亦有餘榮以處勝國之孫子則大位之得失僅繫其人而上下交無所累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也滅國而斬其祀者五霸之事也奪天下而絕其後者嬴秦之事也於是乎天位之存亡累及於宗廟而三代以上固無不祀之憂是則成湯之郊禘紂雖亡終可不斬而何待微子之存邪蓋微子之去去紂也非去商也苟非存祀商不可

去借曰存祀則無微子而紂之裔子固存祿父之封必然之事也東征之舉不必然之事也微子而死商之事守固不泯焉豈逆料三監挾祿父以速其亡而期三恪之封在己哉卽令知祿父之必亡而龐僞之子孫皆湯孫也商祀固不亡也故微子之去去紂也非去商也惡紂虐之及己而重累以骨肉戕忍之惡也故曰仁也夫仁不辟禍以害心義不幸禍以成名名顯而心不安不徇乎名心安而名不順不徇乎心紂之發出狂而家耄之不保則亦何有於其兒何有於其兒而箕子之舊云刻子者於微子而尤有建成延美之嫌故微子之於此難矣沈酗敗德商其淪喪

矣隱痛存心而涕泣弗釋固重也而更有重於此者蘇微子而如箕比以危言投毒忌之耳紂之虐用因救者親諸箕比其發尤酷而又可加以爭奪之名以宋襄公之友愛目夷之三諫且如水之沃石而和樂之義失焉蓋亦嫌疑之未泯也如欲詭隨以偷全兄弟之歡與則必如〔寧〕王成器之於元宗斯可免矣玉笛之朋淫花奴之詭對豈微子之忍用其心與又況紂之安忍無親曾不足望宋襄盧〔園〕之項背哉箕子之不死偶也比干之死必也微子之諫而必死也甚於比干而必不得者箕子之偶以生也夫惟使紂而無以加其惡於微子則四海內胥怨獨夫家耄遜安

遯野諧令微子乘清則以立凶人之側激紂毒猜之禁陰惡其匡正之予逆賜祿以爭立之宿怨則紂賊殺天倫之巨惡家耄可以群討西伯可以執言商之淪喪因微子之死而已速則微子雖死而殃懺猥夫又令幽囚待戮鮒連善類以激臣民之憤怨離心之多士播棄之黎老挾長幼之大義矯適庶之虛名擁戴元良明加易儲而文王服事之忱亦欣於得主以終忠貞之世然則微子以之死而老生商祚以之亡而之存而幽獨之不〔慚〕則不但如成湯之有慙德且使黷獄陳頸之憤逆以篡者假爲口實尤仁人所不忍自我而開也微救亡而獄以速紂之亡欲忠紂而

或以代紂之位心不安則不忍徇鎮撫社稷之名名不順則不敢徇指軀效節之心抑必不可同皆以蘄免也然則父師之刻微子不但刻以身之危抑刻以心之苦矣故展轉思之窮而出迪惟一夫之著爲自靖也爲亡國之公子易爲去國之元子難罔爲臣僕於周易罔爲其端於商難仁者之用心固有然已迨其後殷命已革祿父猶存行遯荒郊而三恪之祀終非微子任也及乎紂允已殄元王幾陵而後亦自其馬以來賓則行遯之初何嘗有存祀之心稍分其隱恤也乎史氏抱器牽羊之說其誣也久矣假令祿父長保東郊三恪永存紂裔微子圖將浮沈寄食歸骨

於祿父之邦而商隨奄滅成王正元子之名以就封於宋周人以是厭服頑民之心乃微子之莫可如何靡然傷心特以廟食之責無可復諉不得已而受命焉悠悠蒼天痛愈深而志愈隱矣痛之深志之隱者仁也故曰殷有三仁也若夫以大倫之至變處無嫌之地而猶吝以同昏是愈疏也當宗邦之喪而外附以紀禍是助逆也況乎際郡縣之天下國亡而祀斬無尺土之可依受仇讎之新命行同犬豕而恩斬蒿萵亦安足列於人類哉存祀云者不仁之人際以求榮藉口之詞也非孔子之以稱微子者也邪說與天理滅可得辨與讀微子之篇察其勢之所值心之所

存可以折其妄矣

尚書引義卷四　　船山遺書八

衡陽王夫之譔

泰誓上

道之大原惟天萬物之大原惟天地天下之大原惟君人之大原惟父母繇一而向萬本大而末小本大而一者理之一也末小而萬者分之殊也理惟其一道之所以統於同分惟其殊人之所以必珍其獨故父母者人道之大也以大統小而同者疏故天地父母萬物而人不得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道無爲天地有爲物生於有不生於無故道不任父母萬物而天地父母萬物子法父母故人法天地

而道不可法有行於無無不行於有故人因道而天地不賫道以因天地無心元后有心無心無擇有心有擇故天地父母萬物而元后不任爲萬物父母而惟作民父母天地無作而父母之道固在元后不作而父母之道曠矣元后非施生而父施母生故父母配天地之施生而元后必待作而後均於父母與物同者疏獨民有者親則天地疏而元后親行施者親無施者疏則天地親而元后疏親疏之殺效法率行之別大小之異本末之差分之殊也天地元后父母其道均也理之一也理一而分殊此之謂也道不任父母萬物而天地任之故周易並建乾坤以統六十有二之變不推於自然之理而本於有爲之健順元后能以其不施生者作而贊天地父母之施生而後可以繼天地以均於父母故人無易天地易父母而有可易之君天地率繇於一陰一陽之道以生萬物父母率行於一陰一陽之道以生子故孝子事父母如天地而帝王以其親配上帝元后效法天地以父母民故忠臣稱天以誄君而戴之以死生以小承大而德無不充故太極之成男成女者（第四圖圖）父母之施生也而與太極絜其大以大統小而道漸以分故太極之二殊五實附於太極之中而不可伉也反其所自生而親始之謂仁秩其所以生而類別之謂義仁

之至義之盡以極天下之道盡於此矣昧於其漸降漸分源流親疏之序而淩躐以迫求其本乃爲之說曰萬物之生生於一也萬物之生生於道也一也者未有殊而未有實也道也者非有心而非有爲也無實之謂幻生無殊之謂歸一無心之謂不可思議無爲之謂聽其自已則將於其率行者而效法之則將於其效法者而率行之顛倒採亂楞然自大而後元后不足以紀之父母不足以存之窒其必惻必隱之心則不仁亂其類聚羣分之理則不義仁義充塞而人禽之畛岐矣夫道也者路也人率路以行路不足以有行也天地者實也虛不可分而實可分也雖有

甚辯之口其能易吾言哉天地之生物求擬其似惟父母
而已子未生而父母不虧子生而父母不損然則先儒之
以漚傾地而皆問爲擬者誤矣析大漚之圓爲小漚之圓
而大漚損也子非損父母者也子生於父母而實有其子
物生於天地而實有其物然則先儒之以月落萬川爲擬
者誤矣川月非真離月之影而川固無月也以川月爲子
以月爲父母則子者父母之幻影也子固非幻有者也是
天地不仁芻狗萬物之議也以小漚爲子大漚爲父母則
天地父母無自立之體而分合一因於偶然將恩成無父
母對越無上帝是海漚起滅之說也何居乎爲君子儒而

蒙釋老之說邪是其爲言也將使爲君父者土苴其臣子
爲臣子者叛棄其君親而莫之恤何也生於無爲之道則
惟無生有而有者必非我之自生非我之自生強而合之
不親矣而背棄之惡不恤矣道無爲而生民物則惟無也
而後可以爲父母而有者不足以爲父母不足以爲父母
強欲有功誠賚兆矣而土苴之惡不恤矣及其下流則將
視臣弒君子弒父者亦與戮囚隸殺芻豢均也何也道固
無擇生均則殺均也則將視遂殺無道之子炮烙無辜之
民亦與雜草伐木均也何也道本無功恩不任恩怨不任
怨也是孔子之釣弋罪等於商臣朱萬而帝王之彰善癉

惡曾不如立視其死之收人矣嗚呼吾知其有大欲存焉
天地所健行无疆以成之者彼直欲敗之也父母所恩斯
勤斯以鬻之者彼直欲死之也欲敗之故成不以爲德欲
死之故生不以爲恩夫欲其速敗而疾死則亦何難哉紂
衣寶玉以自焚而萬緣畢矣若此者惻隱之心薾而羞惡
之心亦亡也羞惡之心亡故楞然自大以爲父母不足以
子我天地不足以人我我之有生自無始以來而有之矣
無始者無爲無心而我生矣無爲無心而人生矣無爲無
心而物生矣故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共命衆生之
生於道一眞之法界也區生而失其大乃有分段之生死

萬未歸一如大漚之小而未合川水之圓月影而非卽月
也於是立一無實之法欲以合月影於天聚已散之漚於
一而楞然自侈曰萬法歸一一更無歸而西江吸盡矣甚
矣其愚也夫道也者路也路一成而萬世千岐合并具現
於一日極天下之敏次求有能效法之者不揣其必不能
效法而棄其所可率行安忍自放貪大無厭舍所能而規
所不能已終於不能而徒欲速敗而速死以戕物而自戕
均於紂之迷以速亡猶且楞然自大曰吾業已與道爲一
矣是猶雲迷月影而曰水月之上合於天也羞惡之心猶
有存焉者乎夫君子擬之而言議之而動悖羞惡之實循

惻隱之發知道之不任乎生知生之率行乎道知天地以有爲生萬物知父母以有施生予知元后以有所作而贊施生者配天地而爲父母故以有爲之德業配天地而以有心之忠孝報君親斷其相統者爲尊則君尊於父斷其承天以施生者爲親則父母親於君斷自天地始而無先於天地生天地之道則在天者卽爲道以謹於法天順其理術其分終身繇之爲不遠之則聰則寘而羅天立極冒天下之道而皆實泰誓之言盡之矣

泰誓中

穹然與倘道弗能踰人不得違者惟天而已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舉天而屬之民其重民也至矣雖然言民而繫之天其用民也尤愼矣善讀書者繹其言而展轉反側以繹之道乃盡古人之辭乃以無疵言之無疵者用之一時而業以崇進之百世而道以建大公於天下而上下前後左右皆一矩絜之而得其平徵天於民用民以天夫然後大公以協於均平而持衡者愼也故可推廣而言之曰天視聽自民視聽以極乎道之所察固可推本而言之曰民視聽自天視聽以定乎理之所存之二說者其歸一也而用之者不一展轉以繹之道存乎其間矣繇乎人之不知重民者則卽民以見天而莫畏匪民矣繇乎人

之不能審於民者則援天以觀民而民之情僞不可不深知而愼用之矣蓋天顯於民而民必依天以立命合天人於一理天者理而已矣有目而能視有耳而能聽孰使之能然天之理也有視聽而有聰明有聰明而有好惡有好惡而有德怨情所必逮事所必興矣莫不有理存焉故民之德怨理所察也謹所惡以寘聰明者所必察也舍民而言天於是而合於符瑞圖讖以徵幸假於時日卜筮以誣民於是而抑有倣以從康者矯之曰天命不足畏也兩者爭辯而要以拂民之情乃舍天而言民於是而有架室之道謀於是而有違道之干譽於是而抑有偏聽以釀亂者矯之曰人言不足恤也兩者爭辯而要以逆天之則夫重民以天而昭其視聽爲天之所察曰匹夫匹婦之德怨天之賞罰也俾爲人上者之知所畏也古之人已諄諄乎其言之矣若夫用民而必愼之者何也民之重重以天也匹夫匹婦之德怨爲奉天以行好惡之準而敢易言之乎唐虞之於變時雍成周之徧爲爾德今不知其風化之何如也意者民之視聽審好惡貞聰明者德怨淸爲奉天者所可循以因懲乎然而古之聖人亦未嘗以無心而任物無擇而固執也迨及後世教衰風椅因難言之矣司馬溫公入覲而擁輿緣屋以爭一見矣李綱陷天子於孤城以就

俘而謹呼者亦數萬人矣龍卓掠子女殺丁壯而民樂其
然潸矣子產定田疇敎子弟而民亦歌欲殺矣故曰敎已
衰風已替而固難言之也舜之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民
之視聽非能有所稽者也盤庚之誥曰而胥動以浮言民
之視聽一動而浮游不已者也然唐虞三代之民固已難
言之而況後世乎且夫視而能見聽而能聞非人之能有
之也天也天有顯道顯之於聲色而視聽麗焉天有神化
神以爲化人秉爲靈而聰明依焉然而天之道廣矣天之
神萬化無私矣故凡有色者皆以發人之視凡有聲者皆
以入人之聽凡有目者皆載可視之靈凡有耳者皆載可

聽之靈民特其秀者而固與爲緣也聖人體其化裁成其
聲色以盡民之性君子凝其神審其聲色以立民之則而
萬有不齊之民未得與焉於是不度之聲不正之色物變
雜生以搖動其耳目而移易其初秉之靈於是眈眈之視
憒憒之聽物氣之薰蒸漸漬其耳目而遺忘其固有之精
則雖民也而化於物矣夫物之視聽亦未嘗非天之察也
而固非民之天也非民之天則視眩而聽熒曹好而黨惡
忘大德思小怨一夫倡之萬人和之不崇朝而喧闐流沔
溢於四海旦喜夕怒莫能詰其所終若此者非奉天以觀
民孰與定其權衡而可惟流風之披靡以詭隨哉故曰天

視聽自民視聽而不可怨也民視聽抑必自天視聽而不
可不慎也今夫天徹乎古今而一也其運也沓而無紘然
之變也其化也漸而無猝然之輿也穆然以感而無熒然
之發而不可收也然則審民之視聽以貞己之從違者亦
準諸此而已矣一旦之鬻背驚之如不及已而釋然其鮮
味矣一方之風偕趨之如恐後徙其地而漠然其已忘矣
一事之愉快傳之而爭相歆羨旋受其害而固不暇謀矣
敎之衰風之替民之視聽如此者甚夥也故酷吏之誅勦
細人之詐惠敎人之流溺辨士之立談以及乎佛老生死
苦樂之猥言視之而目不給於視感聽之而耳不厭於稱

說亦民情也而固非天所予也抱幽獨之孤志持靜正之
風裁慮遠而妨小利執古而矯積風以及乎君子高堅中
道之至敎視之而不慨於目聽之而不辨於耳亦民情也
而固非天所奪也惟夫如紂者朋凶播惡積之已深而毒
民也亟民之視聽允合乎上帝之鑒觀則順民以致討而
應乎天然且文王俟之終身武王俟之十三年之後不敢
以一時喧騰之詛咒一方流離之情形順徇其耳目徐而
察之獨夫之定論果出於至公然後決言之曰此民之視
聽卽天之視聽所察也上帝臨女可勿貳爾心矣雖然武
王於此重言民而猶有所未慎也既曰民之視聽卽天矣

則今日億萬人之倒戈以北者惟民也他日多士多方之交作不典者亦惟民也民權略重則民志不猶其流既決挽之勢而交受其傷將焉及哉民獻有十夫而視無不明矣聽無不聰矣以民迓天而以天鑒民理之所審情之所協聰明以宣好惡以貞德怨以定賞罰以裁民無不宜天無不寧則推之天下推之萬世而無敝故曰天視聽自民視聽民視聽自天視聽展轉繹之而後辭以達理以盡也

泰誓牧誓

割正方夏綴不輯之臣民建不拔之業必有實焉非僅以名也革命者應乎天順乎人乃以永世天者無能名者也

民者不知有名而好之者也故應天者以心順人者以事無怍於心無歉於事天人皆應之何取於爲之名而慚乎人之是己慚乎人之非彼乃足以承天而定民志邪雖然名之與實豈相離而可偏廢者乎名之與實形之與象聲之與響也形聲成於己而象著於天下之目響徹於天下之耳耳目移而心志從定亂世之天下御亂世之人心舍是奚以哉世之降也民志之不易守也無怍於心而慚乎人之信操獨行者有不能喻之妻子者矣無歉於事而慚乎人之從修禮容者有不能合於鄉黨者矣況四海之廣兆人之衆桀傲譎詐者相乘以相難乎是故以周之世

徵革紂之窮凶仰不愧天而下爲萬方之待命斯歎勇之師卽不歷斥獨夫淫凶之罪以與爭逆順之名姑與會盟養忠貞之世德庸詎非仁人君子之用心而且北面夕[illegible]犍揭元后父母之義辟擯辭偷房雌之醜慝大聲疾呼誰許無餘以貸士卒之身不已過與夫名者作彼在此之無定者也從君與父之道而言之仁不仁之名正矣從臣與子之道而言之義不義之名亦可正矣保無蹶起而與聚用犇牛之訟乎而固不然也天下喪其實以實救之君子修其實而據以爲德天下喪其實且喪其名以名顯之君子必正其名而立以爲直名者人道之大者也治逆亂之

天下君以賊道王臣以□□□民以禽道生既喪其實尤喪其名王者去死而與之生珍人而殊之禽實既爭於天下而名居尤重之勢必自我正之而後天下之耳目治而心志一不仁者不可以爲父母正其名而仁乃昭不義者不可以爲元后正其名而後義乃著名之自生天鑒而不與以可知名之既立民愚而不能知其故名賊爲君而君之君之名可移也名□爲臣而臣之臣之名可移也名禽爲人而人之人之名可移也正者正其不可移者也故以臣代君以征伐有天下不極其名以昭示其實則詐諼競力者亦且挾實以擁天下之人心而仁義永亡嗚呼三代

衡也固以道貞治爲守天下可久之規著所不屑也察曹
縱險操之智計爲或攻或守之權謀爲譏而已矣故曰賈
生之說周初之事有以開之也武成之書不足多取孟子
言之矣而非盡史臣之誣也以武王伐商之事較之湯文
則武王實有開焉矣以明其然也勢者事之所因事者勢
之所就故離事無理離理無勢勢之難易理之順逆爲之
也理順斯勢順矣理逆斯勢逆矣君臣之分上下輕重先
後緩急之權衡其順其逆不易之理也守天下者辨上下
定民志致遠而必服垂久而必信理之順卽勢之便也攻
以此攻守以此守無二理也無二勢也勢處於不順則事
雖易而必難事之已難則不能豫持後勢而立可久之法
以昭大信於天下所必然矣故武王非不知十年之中且
有東征之役而不能戢武以爭伏莽之戎勢處於不便也
故曰武王實有開焉非盡史臣之誣也夫順逆者輕重之
委也輕重者權衡之所衡也權衡立而輕重不爽輕重不
爽而先後不忒先後不忒而上下不拂上下不拂則大順
而無逆權衡審於理順逆成於勢崇卑而委從故曰理外
無勢也是故成湯之取天下亦誅君之舉也文王之專征
伐亦代商之勢也然而有異焉湯文之勢攻可守也武王
之勢非以守者攻也則何以明其然邪桀之無道韋顧昆

吾助之紂之無道崇黎助之奄徐繼助之夫固不知三鬷
崇黎逃海於桀紂而有虔秉鉞先及三鬷徐乃爲南巢之
放汝墳受紂牽以服事嬀川懲於崇黎之戕解毋欺罔之
釁重不稱而底定之後先爲已拂與乃齊理以爲權衡而
輕重固有不然者首惡而爲惡之淵藪者重從惡而爲惡
之朋黨者輕此情之輕重也首惡者君則以貴治賤末減
而輕從惡者臣則用下罔上加等而重此理之輕重也守
天下者正名定分而天下信惟因理以得勢攻天下者原
情準理而天下服則亦順勢以循理是故三鬷崇黎亟試
其鈇鉞而綏桀紂以悔禍之路湯文之爲此者以循理而
勢已無不得矣故朋兇先翦獨夫無助待其怙終不悔則
羽翼已摧四海永清而無反側之可虞矣夫文王之至德
足以服六州而久其信故其後東郊大擾而西土南國悠
然於棫樸芣苢之側不待覩文匿武以相鎭撫固已有成
效之可覩矣藉令成湯升陑之後投兵於澗挾車於野散
世之內自可無再誥多方之衆然而有所不必也天下已
無奄徐帖然相喩於一王之下日講武於周而自可亡疑
也牧野之事則異是矣誠有閒矣後同惡之討先殷郊之
戰低昂於輕重者因乎情而較量乎順逆者拂其理令以
此道而守天下則臣主貿其安危上下失其厚薄固非安

上治民之大經非大經則不可以守不可以守而以之攻王也而近乎粉矣冠雖敝也而亟裂之源雖涸也而亟塞之叢邪醜正者實繁有徒且逍遙而觀望乃發弓戟居以慰之曰吾不爾求也譬之治塌者急肉其從潰之穴而遂矜勿藥之蓐餘毒旁溢害且滋深故子嬰降而成皐之戰方興王莽誅而長安之亡益亟皆必然之勢也自非文王培養之深則商奄之亂周亦危矣哉大告武成而偃兵以示天下武王其有姑且之心與則惟權衡未審而不協於理之大經也故春秋者王道之權衡也罪均從情情均從理邾鄭伐宋同爲外君則序邾鄭止以邾首禍不以鄭大而畸重之公及齊人狩於禚魯親齊疏則人齊侯而不貶公不以讐莊忘仇深讎而亟誅之劉單從王猛以爭立王猛尊而劉單卑則先二子而書曰以[illegible]猛遂君父之心而亟誅其競陽虎因季斯斯貴而虎[illegible]日盜不以斯積僭君[illegible]敗守春秋之[illegible]下卽可奉春秋之法以攻天下戎而莫不服守[illegible]信則牛不必放馬不必歸詰戎兵以防不虞而入[illegible]其無玉石俱焚之心奉守之理以攻存攻之勢以守道合於一而天下平矣

洪範一

天下無數外之象無象外之數既有象則得以一之二之而數之矣既有數則得以奇之偶之而像之矣是故象數相倚象生數數亦生象象生數有象而數之以爲數數生象有數而遂成乎其爲象象生數者天使之有是體而人得紀之也如日四有兩以成象而人得數之以二指閏有五以成象而人得數之以數生象者人備乎其數而體乃以成也如天子諸侯階級以爲尊卑之象成族序以爲親疏等殺之象成易先象而後數時先數而後象易變也變無心而成化天也天垂象以示人而人得以數測之也疇事也事有爲而作則人也人備數以合天而天之象以合也故疇者先數而後象也夫既先數而後象則固先用而後體先人事而後天道易可簽而疇不可占不知而作其九峯蔡氏之皇極與九峯之言曰後之作者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夫九峯抑知自然相因之理乎象生數則卽象固可爲數矣數生象則反數固可以擬象矣象之垂也孤立則可數之以一竝行固可數之以二象何不可以爲數數之列也有一則特立無偶之象成有二則竝峙而不相下之象成數何不可以擬象洞極之於雜書潛虛之於河圖毋亦象數之未有當而豈不能廢一以專用之爲矜乎九峯不知象數相因天人異用之理其於疇也未之曙者多矣夫疇何爲者也天

錫禹而俾敘乎人事者也人事有必至之數賢者不能竊也愚者不能縮也數有必因之序先者不可俟後者不可先也數有必合之理相遇而不可違相即而不可離也數有相得之情發乎此而應乎彼通乎彼而質感乎此也而後彝倫攸敘而勿之有斁也是故易吉凶悔吝之幾也疇善惡得失之爲也易以知天疇以盡人而天人之事備矣河出圖雒出書天垂法以前聖人之用天無殊象而圖書有異數則或以紀天道之固然或以效人事之當修或以彰體之可用或以示用之合體故易與鬼謀而疇代天工聖人之所不能違矣乾者天之健也坤者地之順也君子

以天之乾自強不息以地之坤厚德載物乾坤之德固然君子以之則德業合於天地小人不以自喪其德業而天固不失其行地固不喪其勢此易之以天道治人事也初一曰五行行於人而修五行之政次二曰五事人所事而盡五事之才不才之子汩五行而行以愆遂皇不鑽木則火不炎上后稷不播種則土不稼穡不肖之子荒五事而事以廢目不辨善惡謂之昏耳不知從違謂之聵矣此疇之以人事法天道也惟其然故易可通人謀以利於用疇不可聽鬼謀而自棄其體此乃其所以然者天因於圖書而昭示之矣河圖之數五十有五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五位相得而五十有五之數全天無不彰之體因有其五十有五而不容缺雒書之數四十有五四十有五則既缺其十矣缺其十者盡人之用止於九四方四隅之相配因可合之以成十而必待人用以協於善天不能使人處乎自然無思無爲而道已備也天數極於九地數極於十十陰而九陽天義而地恩陰養而陽德夫人之爲道既異於天之無擇矣抑陰以扶陽先義而後恩厚德而薄養人之上不淩天下不亂於物者賴此耳故雒書缺十而極於九一三五七九可使相得而十二四八六十不可使相得而九盡人之用曲能有誠一九

二八三七四六協情比物固足以十而成五十有五之數惟曲不致而用終隱遂自畫於九之區宇天無待而人能配天者存乎修爲之合也故雒書缺十而極於九天無爲也無爲而缺則終缺矣故吉凶常變萬理悉備而後自然之德全以聽人之擇執人有爲也有爲而求盈盈而與天爭勝爭之而俛勝則心知血氣之害烈不爭而俛得則偷惰之計生況乎血氣心知之所限成敗倚伏之相乘必無因盈處而能與天爭者又况待計其勝負哉故斷羽以代毛鑄兵以代角因有之體則已虧乎其缺合而有得而後用乃不詘雖汩五行者不能坑也故雒書缺十而極於九

十之盈者天也九之缺者人也不可以天之數求人不可以人之數測天化極於十事止於九虛張其事以妄擬於化斯誣八之不足以抗天之有餘而人道不足故曰九峯之於疇其尚未之喻也藉其知之則不以九疇之敘聽之蓍策矣今夫蓍策之用虛其一分爲二掛其一揲以四人之營也分二而左右之多寡無心鬼之謀也五行作而五用成五事踐而四體正八政修而三官理五紀順而八象外呈極建而一德立三德乂而六用和稽疑用而七占神庶徵應而二塗啓五福六極審而九數從(詳見稗疏)銖絫不爽於衡影響不差於應自人爲之自人致之而彝倫於是敘

焉聽有不可知者以聽於鬼謀乎聽於鬼謀則已昧於九者之爲疇而惟人之攸敘矣夫惟其然是以知蔡氏之皇極於象無當也於理無準也而於數固無合焉無當於象九峯自知之矣一一而原原孰之原九九而終終孰之終豈若乾之實有其理未濟之實有其事乎求之於天無有原也求之於人事未有終也求之於洪範非一曰水之爲原六極弱之爲終也不可以象則不可以占乃曰易用象而疇用數以自文其過不知易之固有數而以己之偏誣易之實不亦妄與雖然其猶有辭矣若夫無準於理則更無可爲之辭矣天下之生無有自萬而消歸於一者亦無

有積一而斯底於萬以不可收者自萬而歸於一釋氏益言之矣積一生萬而不可收老氏益言之矣老氏之言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然則日盈日積而天地之不足以容矣天地之生無可囿之變有必合之符有濟復之用無窮大之憂蔡西山之言律也曰律呂之數往而不返聲音之道即今有然者亦不可以盡天下之理九峯徒讀父書遂欲以九寸之管括萬化以一律斯已陋矣以律通曆可合也而不盡合也以律曆括天下之數僅有合焉而固不合也況其以括天地之變蕃人事之亹亹者乎絲人而測聲之高下以爲長短輕重洪細多寡之數則黃鍾之實

可有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虛立之杪忽絲人而測歲之積分以爲氣盈朔虛中候閏餘之數則歲周之實有其二百五十萬九千九百一十四之分杪(此據蔡氏書所用歷法)非律與歲實有之人不得已用數以測之也若夫五音十二之旋生日月星辰之密移則人所謂虛而彼且盈人所謂長而彼已消夫何嘗固有。成者乎且律之遞減也幾資之下生損至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則律短陽虧音殺而不成則大呂用倍得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爲夾則之生夾鍾無射之生中呂猶是也以故中呂之實能有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不使亥律道絕乎黃鍾而以己之應鍾九萬

三千三百十二為極下益萬籟之聲無漸減漸衰至於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之詞實維天下之生無漸減漸衰不可復生以獨於無之理則亦無衰減之極僅有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而一旦驟反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勢律以漸損損極而不得益故寄衰於應鍾而不於中呂皇極之數以漸益益極而無所損則既已餘一而九餘九而八十一餘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餘六千五百六十一而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乃大雪之末冬至之初俄頃而驟反乎一彼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者果何往邪將暫而無之則其滅無端將推而容之則

無地可容矣抑將括而一之則其一者厖然巨物天地之閒無肖之者豈獨冬至子半有此洪洞無涯之氣應哉且律云不反亦西山之臆說非不反也於蕤賓之下生大呂倍用焉而反矣於徵羽之五十四四十八生商角焉而反矣乃中呂之半上生黃鍾於數懸絕則以黃鍾為中聲而非始中呂亦為中聲而非始故朱子曰聲自屬陰中呂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為中聲之前段是說也蓋與易有十二陰陽各六卦用其六之理若合符契是故在巳而衰至午而盛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之益一上生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捷往捷反至密無閒今皇極數於

大雪之末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既無可損使下生冬至子半一之理而芒積之末夏至之初二千一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六十有半亦當旋為往反俾得所歸以配陰陽升降衰王之恆乃餘一向二若筦庫之數倉儲勢限於無所歸乘除備窮遂至窮者極然一往而不謀所終豈今年之冬至餘一向多以趨於大雪而明年之冬至餘多反一自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趨於大雪漸減而歸於一乎抑明年復益一以趨大雪者可有八千六百九萬三千四百四十二邪自有甲子以來至於今日窮天下之算不足以紀之矣藉其不然歲自為歲斷而不

續則歲果何物各有形段可截取以為一定之理數哉函家歲實之數雖極繁衍至於閏而前之入限者或棄之矣非於大雪之末棄之也皇極之數積之不能棄之不可吾不知所測者何物所肖者何氣拘守往而不反之家傳顯背默有十二之師說乃云天之垂象禹之代工理肖此焉不亦誣乎將為用之為戲而已矣乃若於數無合則尤著明而不可揜何也數之有徑圍者測數也其開方實數也圓徑一而圍三一而已矣非有三而人三之也圓徑一亦不密圍三以圍三為徑一者方田粗率耳用祖沖之密率校之則七而差一方徑一而圍四一而已矣非有四而人四之也開方之數有一為一有二為二實

有之而數其本積也故曰實也以一測圓而三不測則三不立有一於此而又有一於彼二之立也肖者能以手循稚子能以指屈二兩立矣一生二非生二也二與一俱生先一後二可名之爲生也一生三從徑圍測之則有名而已矣非實也若云二生三則誣甚矣一與一爲二漸就於有二與一爲三復向於無一可云生二二其可以生三乎一伸而二三加而三方伸忽加則三安得生萬物故可曰函三而一不得曰伸一而三況可曰一生三三生九乎一生三彼二者何自而來三生九彼六者何緣而集求之雖畫一合九而相得六與三分居左而不相合也法象之無徵生長之無端而曰始於一參於三者徇徑圍之虛測非固有之實數且暗用老氏之說背君子之道矣乃九峯既以徑圍之數伸一而三之伸三而九之矣亦必固用其術而後成乎其說何居乎又用大衍虛一分二之法但減四揲爲三以速獲而幾其當哉夫大衍之數開方之實數也一一而一一兩立故一爲開方之母二二而四四因存故四爲開方之準四加一於中而二二以補其缺故三三得九而九爲開方之進一弱而無待於開開方之術始於二成於四進於九則四變九而非三生九也大衍之數五十者十十之開方而用其半也易陰陽十二位但用其半其一不用者開

方之母也其用四十有九者七七之開方也揲之以四者二二之開方也過揲之四九四七四八四六歸奇之四三兩四四五四六皆二二開方所有之實也歸奇十三亦掛一而爲十二餘數此卦之六十四八八之開方也爻之三百八十四二十二十之開方而虛其四四也四四爲開方之始故虛之猶大衍之虛一則九九八十一之數易固有之而未用乃或以配律呂或以紀厤法則亦備其用於易而不待於疇矣易以開方立則統壹於開方皇極以徑圍立則當統壹於徑圍而其筮也者策亦五十不可得三而圍之也徑三七圍圍共十六虛一不用亦用四十九亦不可得而三圍之也以徑圍立法而中乖於徑圍則既駁雜而不成章又況歸奇有用而過揲無足紀爲棄其實而徇其餘哉其尤疏者兩偶之掛十三而謂之二兩奇之掛七而謂之一一奇一偶之掛十而謂之三取法無徵合數無準奚當於函三之義哉卽徇九峯之旨以掛扐之一爲贅疣而其函三也三四十二之多覆得四五六之用三三如九之少覆得七八九之用屈多以就少伸少以使多而大小忒矣其爲一也二可謂之一五可謂之二八可謂之三則誣奇以爲偶誣偶以爲奇而陰陽亂矣名皆杜撰而事等兒嬉藉此以與神物而前民用期以取受如嚮之徵是雖卜賢於元包揚雄聖於太玄矣故曰不知而作

也夫嘒人事也筮鬼謀也人侵鬼而神不告鬼治人而人
爽其成能假令九嘒可以興神物之用則明用稽疑近取
之洪範而已足奚必五兆衆小二占求筮也爽哉九嘒之
則徯書也取象有位推行有序成章有合相得有當詳稗疏
今加以牽合附會之譏滅裂而抉衆之乃刻桅膠柱一其
初一而九其次九徙於一九相函之際虛設一八十一之
數借徑於揚雄竊法於劉歆三統曆法得師於老子託始於徑
闕中濫於開方界衛卒之參差就方圍之疏算裁多使少
亂倡以奇偎以歲時迷其往復似律而無半倍之用似曆
而無盈縮之差固矣哉九峯之爲數也宜其不足以傳矣
徯書之遺畫猶存洪範之明徵具在學於聖人之道者無
輕作焉可也

洪範二

五行者何行之爲言也用也天之化行乎人以陰隲下民
人資其用於天而王者以行其政者也天之化盡於五者
乎未然也天之化於五者統其同於五者別其異乎未然
也陰陽寒暑燥溼生殺其用不可紀極動植融結殊形異
質不可殫悉固不盡於五者也金亦土也煉之而始成火
隱於木也鑽之而始著水凝爲冰則堅等於金木腐爲壤
則因均於土不可別而異之也極北堅冰而無水大海漭
洸而無木山之無金者萬而有金者一火則無人之區固
無有也不可統天壤之間爲同之也天之生物也與其生
人也均之乎生天之育物也與其育人也均之乎育故物
之待生待育於天之化亦猶之人也而其生其育五者有
不行焉則亦不資之以用魚不資乎土蝌不資乎木蠶魚
不資乎水凡爲鳥獸蟲魚者皆不資乎火與金則五者之
化不行於物物亦不行焉夫物之以生以育不悉用夫五
者則其才其情其性亦不備五者之神矣故五行者不可
以盡天之化不可以統物之同天惟行於人人惟用以行
爲人治之大者也其爲人治之大者何以厚生也以利用
也以正德也夫人一日而生於天地之間則未有能離五
者以爲養者也具五者而後其生也可厚亦未有能舍五
者而能有爲者也具五者而後其用也可利此較然爲人
之所必用而抑爲人之所獨用矣繇其資以厚人之生則
取其精以養形凝乎形而以成性者在是矣成乎質者才
之所繇生也轉乎氣者情之所繇發也充氣而生神者性
之所繇定也而有生之初受於天者其剛柔融結之神受
於父母者亦取精用物之化也得其粹則正不足於一而
枵有餘於一而溢則不正故王者節宣之以贊天化而成
人之性是德之繇以正者此五者也繇其資以利人之用

則因其材以敦乎質飾其美以昭乎文推廣其利以宣德制用其機以建威是禮樂刑政之資也而觀其所以昭著察其所以流行威其所以茂盛著其所以靜凝則考道者之效法存焉而愼用之以宜則正詳用之以違咎用之以私者則不正故王者謹司之以宰制化理而立人之義是德之所繇正者此五者也故大禹之謨云六府惟修穀即士之稼穡三事惟和而統括之曰九功功者人所有於天之化非徒任諸天也今夫五者之行於天下也天子富有而宏用之而匹夫亦與有焉聖人宰制而善成之而愚不肖亦有事焉四海之廣周徧而咸給焉而一室之中亦不容缺也

胥天下而儲之曰府人所致其修爲曰功待之以聽萬物萬事於不匱曰行王者所以成庶績養兆民曰疇斯則五行之爲範也率人以奉天之化敷天之化以陰騭下民而協其居其用誠洪矣[illegible]以推爲九疇之初一而務民義者之必先也然其爲善[illegible]亦止此而已善言天者會人之天也善言化者言化之[illegible]善言數者言事之數也若夫比之擬之推其顯者而隱[illegible]舍其爲功爲效者而神之略其眞體實用而以形似者[illegible]配而合之此小儒之破道小道之亂德邪德之誣天君[illegible]之所必黜也王者之所必誅也何居乎後世之言五行者[illegible]無而入邪淫莫之知拒也凡

夫以形似配合而言天人之際者未有非誣者以元亨利貞配木火金水者似矣而未盡然也易之贊元曰萬物資始乃統天木其可爲金水之資而天受其統乎可云元之理發端於木不可云木之德允合乎元道有其可合而合不可執元於人爲仁木之神亦爲仁其可合者也在天在物在人三參而周有不齊之道擇執一則罔於所通矣以貌言視聽思配五行爲比擬之說以實之似矣而實不然也欲爲之辭奚患無辭哉以貌配水而可有其說以貌配木火金土未嘗不可有說也似而似之不必似而似之於此不似而他求以似之終不似而武斷以似之以鑿智侮

五行則誣道以誣民咎不容諉矣夫王者敬用五行愼修五事外敷大政內謹獨修交至以盡皇極之猷爲者各有其道不偏重也其慮者則天也其學者則聖也其取以爲善者人也奚待鑿於水以飾貌擬於火以謹言取法於木以正視折中於金以審聽求於土而愼思哉强其訒以求配也於五事之敬用也奚益其不似也奚損肅心於無足肅口給而實無所效我不知爲此說者之將以何爲邪洵然則九疇之敘但一五行而已足又何取餘八之繁言乎故曰小言破道小道亂德致遠必泥君子之不爲久矣自是而往邪說之侮五行者無所不至矣京房之以配卦氣

也屈乾於兌而金之而天維裂合震於巽而木之陽德衰也醫者之以配五藏言生克也是心腎肺肝之日交戰於身中也黃冠之以配神氣魂魄也是無形之中而繁有充塞之質也下此而星命言之相術言之日者葬師言之無可爲名以惑天下則挾五行以搖蕩人心於疑是疑非之際嗚呼天所簡在而錫禹所祗台而受武王所齋沐而請箕子所鄭重而陳上帝之以行大用而下民一日非此而不行者乃以爲小人游食之口實道之喪也誰作之俑則劉向父子實始倡之而祭神與祖孫三世之習而溺焉咎將奚諉其他技術之流又不可勝詠者矣聖人之言言彝

倫之敘也所謂務民之義也修火政導水利育林木制五金勤稼穡以味養民以材利民養道遂庶事成而入以事父出以事君友於兄弟刑於妻子惠於朋友者德以正焉因天之化成人之能皆五行之用也初一曰五行義盡於此矣言五行者繹其旨修其事辨義利黜質文惟日孜孜而不足奚暇及於小慧之紜紜

洪範三

人之體惟性人之用惟才性無有不善爲不善者非才故曰人無有不善道則善矣器則善矣性者道之體才者道之用形者性之凝色者才之撰也故曰湯武身之也謂即身而道在也道惡乎察察於天地性惡乎著著於形色有形斯以謂之身形無有不善身無有不善故湯武身之而以聖假形而有不善焉湯武乃遵其精用其粗者豈弗憂其駁雜而違天命之純哉是故貌曰恭恭舉貌而已誠乎恭矣言曰從從舉言而已誠乎從矣視曰明明舉視而已誠乎明矣聽曰聰聰舉聽而已誠乎聰矣思曰睿睿舉思而已誠乎睿矣誠也者實也實有之固有之也無有非然而非他有耀也若夫水之固潤固下火之固炎固上也無所待而然無不然者以相雜盡其所可致而莫之能禦也夫人之有是形矣其虛也靈則既別乎草木矣其成質也充美而調以

均則既別乎禽獸矣體具而可飾其貌口具而可宣其言目具而可視夫色耳具而可聽夫聲心具而可思夫事非夫擢枝布葉植立靡生之弗能爲矣是貌言視聽思者恭從明聰睿之實也戴圓履方彊固委蛇之足以周旋非夫跂跂彊彊迅飛奔突之無其度矣齒徵脣商張翕翕獨之足以達誠非夫呦呦關關哀鳴狂嘷之無其理矣白黑貞明麗景含光之足以辯別非夫從眶上瞼夜視晝昏之冥蒙錯愕瞀乎物矣重郛山竅屈遠通微之足以辨辯非夫輭朶下垂茸穴淺關之忽驚忽喜迷所從矣四應乎官曲記持乎今昔之足以慮遠非夫乍辨旋惛見咫忘尋之

安忽憤盈貪前失後矣是恭從明聰睿者人之形器誠然也是故以澤其貌非待冠冕以表尊也手恭足重坐尸立齊之至便矣以擇其言非待榮華以動衆也大小稱名逆順因事之至便矣以遂其明非待苛察於幽隱也鑒貌辨色循直審曲之至便矣以致其聰非待潛審於纖曲也法巽兼咨忠佞有別之至便矣以極其睿非待馳神象外巧揣物情之爲慧也因物以格卽理以窮之至便矣故曰天地之生人爲貴性焉安焉者踐其形而已矣執焉復焉者盡其才而已矣踐焉者無有愉之也盡焉者惟其述之也嗚呼貌則固恭不恭者非人之貌乎言則固從不從者非

人之言乎視則固明不明者非人之視乎聽則固聰不聰者非人之聽乎思則固睿不睿者非人之思乎然而且有媟貌而莠言者則氣化於物也氣化於物而動不因其饑動言不因其繇言是故土木其形炙輠其辨退而循之莫能明其所自出其自出者之固恭固從未之有與矣然而且有視眩而聽熒者則物奪其鑒也物奪其鑒而方視有蔽其明方聽有蔽其聰是故貪看鳥而錯應人弓成蛇而市有虎官骸固存不能使效其職其職之固明固聰實惟其曠矣然而且有朋從爾思而之於妄者則梏其心而亡之也梏心而亡之而放不知所求隱不能爲者是故下愚

迷復於十年異端困據於幽谷背而馳焉龍面而喪其所存所存者之固未亡初不相謀矣才之未盡見與而遷焉反求之而固測所自起焉故曰爲不善者非才之罪也且夫貌之不恭豈遂倨高而棄衣言之不從豈遂名父而叱君視之不明豈遂黑狐而赤烏聽之不聰豈遂惡歌而喜哭思之不睿豈遂茂蹠而仁蹻極之朱萬商臣必有辭焉以爲之名而後自欺以欺世揚不能以待臣之貌加其君嬰不能以責子之言膺其父然則惟有人之形也則有人之性也雖梏亡之餘猶是人也人固無有不善而以異乎草木禽獸者也故於恭從明聰睿而謂之曰言其生而自

然也於肅乂哲謀聖乃謂之作勸以進而加功也洪範之立誠以修辭審矣哉嗚呼夫人將以求盡天下之物理而七尺之軀自有之而自知之者何其鮮也老氏曰吾有大患惟吾有身莊生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釋氏曰色見聲音求是人行邪道夫且讎之以爲六賊夫且憎之以爲不淨夫且詬之以臭皮囊嗚呼曉風殘月幽谷平野光爲燐而腐爲壤者此則衆妙之門天鈞之休清淨法身大圓智鏡而已矣其狂不可瘳其愚不可瘉矣然則孟子之以耳目爲小體何也曰從其合而言之則異官小大也同者體也從其分而言之則本大而末小合大而分小

之謂也本攝乎末分承乎合故耳目之於心非截然而各小大之殊如其截然而小者有界如其截然而大者有畛是一人而有二體當其合而從本則名之心官於其分而趨末則名之耳目之官官有主輔體無離畔是故心者卽目之內耳之內貌之內言之內綸也合其所分斯以謂之合末之所會斯以謂之本維書右肩之數四而敘其事五 貌言視聽分以成官而思爲君會通乎四事以行其典禮非別有獨體之靈兆迹脫根離形體言動而爲恍惚杳冥之精也合之則大分之則小在本固大逐末則小故耳目之小小以其官而不小以其事耳以

聰而作謀目以明而作哲者惟思與爲體孟子固未之小也思而得則小者大不思而蔽則大者小孰從明聰而然效能者大體乎言動率爾任者小孟子之所謂小體釋氏之性境現量也孟子之所謂大體釋氏之帶質比量也質現識比識質立性從其小體爲小人釋氏當之矣若孟子之言則與洪範之敘脗合而無閒

洪範四

疇以維疇之位與數參觀乎洪範知元后相協下民之道至約而統詳至微而統著也約以統詳微以統著故曰極也至於此而後得其會歸之極也夫以位則居幽者微而明者著履一於北幽以治明也夫以數則約四十有四於一而以一臨四十有四之詳所履者一約以治詳也以是知一之爲極而前之釋者以五當之無當於象無當於數訓詁之泥也夫中五者居龜脊隆起之位天之陰陽之體也所以起元后之功用粲然環列爲北水南火東木西金中土之法象安能消歸其已有而一之乎今夫元后之理兆民其協民居者八政是已彼敘彝倫者五事是已當其詳以敷政不可略也八政以備舉其法而協者罔弗協然而若弗能尸也三官百執衆盡其猷爲乃協也抑其修之於身必克謹夫五事以謹司其原敘者罔弗敘然而爲功

也密不能必天下之遵也元后自嚴其視履者也故八政必有所自舉有所自廢五事必有所自貞有所自淫天子之得失兆民之善惡聖人之所勸懲而不逸愚不肖之可興起而不倦藏之於幽守之於約一而已矣所建者於此中也於此和也所錫者靡弗迪也靡弗惠也居於幽以靜之域而操其約以嚴之幾位乎北會於一雒書之示人顯矣禹箕之擇善精矣豈有能易此者哉極則無可易矣居幽而握要極乃立矣皇則極乎大矣治著而御詳極乃皇矣雖然言極者尤不可不審也異端之言曰抱一曰見獨曰止水之淵曰元牝之門皆言幽也皆言約也而藏於幽

者不可以著執其一者不可以詳芒然於己而罔所建將以愚民而罔所錫彼亦以此爲極而祇以亂天下故曰尤不可不審也夫聖人之所據一於幽以觀明而治天下者其所會歸好惡而已矣好惡者性之情也元后之獨也庶民之共也異端之所欲泯忘而任其判渙者也聖人之好惡安於道賢人之好惡依於德才人之好惡因乎功智人之好惡生乎名愚不肖之好惡移於習八政之舉惟好斯舉八政之廢惟惡斯廢五事之效其貞惟好斯勉五事之戒其淫惟惡斯懲好之興而惻隱恭敬生於兆民之心以成仁讓惡之興而羞惡是非著於兆民之心以遠邪辟其

動也發於潛而從違卒不可禦其審也成乎志而禍福所不能移是獨體也是誠之幾也故允矣爲極所自建也然而體則獨矣誠則但見乎幾矣而八方風氣之殊兆民情志之賾忽一旦而好之幾不好也一旦而惡之幾不惡也自細腰高髻之纖鄙訖崇儉尚德之休嘉尋萬有不齊之好尋萬有不齊之惡不知其所以必好不知其所以必惡翕然沛然奔趨恐後以爭歸於一則此一者節宣陰陽可以善五行之用周流六方可以成庶疇之功類應天休可以承五福六極之勸威九與一應箴之在上故曰應天皇哉極哉一好惡而天下之志通天下之務成不行而至不疾而速哉曰夫

旣統於一而好惡者兩端也不相雜者也何云一也曰兩端者究其委之辭也一者泝其源之辭也非所好則惡矣是本無惡而以其所不好者爲惡也其源一也物固有非所好而不必惡者然習而安以忘者好之迹也厭而不必遠者亦惟其勿好也故曰一也或曰五事之思視聽貌言之君也亦以約察乎詳以微治乎著何居乎皆四事之中五事之位在右居四而不可統道以爲極曰思亦受成於好惡者也非其所好不思得也非其所惡不思去也好惡者初幾也思者引伸其好惡以求遂者也好惡生思而不待思以生是好惡爲萬化之源故曰極也且夫元后之思庶民思之

則祇以亂聖人之思愚不肖思之則無所從惟好惡者可率天下以同遵者也悅生惡死喜逸怨勞王者必與兆民同而好善惡惡兆民固與王者有同情也皇哉好惡乎人而無好則居不就其所協勿論彝倫之敘矣人而無惡則居且安於不協勿論彝倫之斁矣性資情以盡情作才以輿緘之也密充之也大聖功之鑰聖治之樞也彼異端者抑之遏之縱之泆之而終不能也祇以斁其彝倫而逆天以誣民罪浮於鯀矣故曰尤不可不審也

旅獒

老子曰輕爲重根靜爲躁君惟其然也故樂觀物之妙徼

而聊與玩之以轉爲根以靜爲君其動以弱其致以柔以銳入捷出之微明抵物之虛而游焉艮可玩也夫人之有志心之所之皆可之焉有時迥出官骸不與物爲緣則足以於朋從之中邀其妙微而惟志之所適彼所知者此而已矣若夫至理所麗充周融結洽朋從而安以其土極乎謹嚴而無可玩則幷妙微之可樂觀與游以喪其志者彼固未之知也夫彼亦戒耳目之役而欲迥出之矣故曰爲腹不爲目爲目者黏滯乎物而與物玩者也玩物而物亦玩之玩人而人亦玩之利欲之細人爲天下所玩皆爲目之敝也能不爲目物亦無得而玩之矣雖然天下之交相玩也甯有已哉以耳玩黏滯乎聲而聲玩耳以目玩黏滯乎色而色玩目固玩也以心玩者黏滯乎虛而虛亦玩心豈非玩哉選乎己而任心斯己貴矣選乎物而得虛斯己輕矣所以玩者貴則悅諸己者適與爲玩者輕則攖物之害也淺固且曰吾與天遊與物化泠然御風窅然而喪天下吾乃不自喪也然其相與玩而敗其度則與細人之流蕩聲色以不知歸者異趣而同迷有玩之之心則喪彼之理交相玩而受其玩則己喪其貞今者吾喪我物相代於前而不知是游其精魄變動於天壤而莫適主無他樂觀妙微銳入捷出者惟其志之不甯也志之不甯者必有所

求助以自擴爲安不爲目而恍惚以無甯爭於是擴其爲腹者以爲實專氣以實其腹而助志以求甯者也夫志者氣之帥氣者志之役今乃倒權下授恃氣以自實塊然處錞以拒物而竊窺其消息之機以爲妙會爽道之馳騖就荆榛以索徑彼亦勞矣而僅以爭得失於利欲之細人五十步之笑百步庸愈哉觀於旅獒而知君子之道至矣視彼其猶爝火矣夫君子不聽役於耳目以負細人之得彼之所同也不營營於耳目以逭近刑之變終亦不喪其耳目曰自爲目而卽目以求貞則彼之所憚爲者也夫君子不黏滯乎物而任志之喪彼之所同也不取志以無知之腹與無主之氣而投之以甯則彼之所未能與知也故曰彼猶爝火也甯志者道也復禮以克己也貞耳目者度也存誠以閑邪也君子之治天下與其治一身一而已矣任大臣者不褻其假利持志者不用其輕弱任百工者不謫其事功踐耳目者不墮其聰明盡精義而用無不利健行而物無能奪也故道也者載乎物者也志也者治乎物者也應於彼應於此終日百應物皆載道而以其貞者從吾之志則不待逃虛擇輕處錞居靜而黏滯已無術而卷之無得而轉之矣道也者成乎物者也耳目也者取舍乎物者也合則取離則舍迎目徹耳而不爽其度則物稱其志

物稱其志則中正而從矩不待息機塞兌以戒動止默而物受成於耳目耳目受成於志矣古之君子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用是也夫夫君子之言亦有與彼近者德盛而不狎侮不爲天下先之謂也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儉之謂也儉不先人老氏竊之矣而其實之也實玩之也以恭儉狎侮天下而微其利流同源別而貞邪迥異故曰彼猶瀉火也耳目無以爲貞而息機塞兌以免於役如障水逆流一旦潰下而不可止志不得所貞而逃虛擇輕以利其妙如鷙鳥蹋足以求遂所搏其用意也巧其持術也陰其居勢也危其機一發而天下無能避其鋒[illegible]也乃以重靜也

乃以躁豈直大德之累哉矜細行也正其所以賊大德也揆諸先王格遠安邇之至仁大義叉奚但燭火之於日月哉皇哉道之不可離也天以降衷而人秉之以爲心故志宅之以爾乾坤以爲縕而變合以恆故氣配之以不餒民物皆載之以爲度故物皆德而德以爲物蘊以持之而無所玩動以之貞而無所喪誠存則邪自閑禮復則己無不克是以君子之道有本而不匱者也非若異端之爭於其末也

尚書引義卷四終

尚書引義卷五

衡陽王夫之譔　船山遺書八

大誥

公羊子曰君子辟內難不辟外難君子奉其身以處夫安危存亡之際其餘此者權也將貴其生生非不可貴也將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將避其名名亦不可辱也將全其名名固不可沽也生以載義生可貴義以立生生可舍名以成實名不可辱實以主名名不可沽雖然較計錙銖於利害之交而僥得僥失之無定矣審輕重之衡避動吉之幾其惟周公乎故君子辟內難不辟外難爲周公言之也

奚以明其然也大誥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不辟外難之謂也紂於武王君也周公於殷非臣也君臣義絕故曰外也武王勝殷以受大命外事也周公黜殷以紓王室內事也事在內難在外則執詞稱戈虔劉之以無遺種忠厚之名有所不得而惜矣何也周公之忠厚者道在周而不在殷夫既不惜其名則亦不貴其生不惜其名故泰誓之稱天比德而以爭其名者大誥無所爭於曲直而誓以必往不貸其生則十夫翼予卜陳並吉而必往藉其不然亦不惟所臨之塗地以決存亡於一旦也故曰不辟外難也名之所辟而況於生乎若夫三叔之流言其

逆亦易辨也沖人雖幼所任用者獨閔國同心之士非有若上官桀之懷逆幸亂二公在位所共喻者固無女共濟之心非有若蕭至忠之背公死黨也藉令周公數心膂肺腸以誕告二公挾沖人扶百尹正流言之罪先發以制三監成王不能立異以徼姦望而亦且同心以致辟則殷孽之蠢無藉以興郭鄰之罰亦可以未成而從末減然而周公不此之務則辟內難之說也何也名以有實者也以弟伐兄以臣挾主名之不順者也生以戕義者也禍中於君則生無可貸禍中於己而含進退有餘之身履凶蹈危以庶幾於必克則是褻義以輕生也一日之實萬世之名實

虧而名虛矣辟以遠害與弗辟以爭利勸之微而吉凶判矣度理以安心絜身以寡悔未有如辟之晢者也於是決策引身居東以辟之斯以為內難之宜辟者也雖然辟內難者公之獨也公羊子乃以例季友之奔陳則非也公之內難於公而發者也友之內難不於友而發者也難發於公而弗辟則罪入有挾以鬥焚愚賤府疑而不解焉一不幸而有若袁盎者捭闔於沖人之左則身殞而國危尤不幸而有若袁紹韓馥之流以擁劉虞者加諸公則異轉於狂狡之手而益無以自安出乎罪入乎狂君子不抑勢之未然而過信其無變以蹈猝然之禍能亢而无悔乎權而居

貞則墮實以全名使二叔無可託之兵端而王室之受毀亦小矣若季友以年少望輕厠二凶之末位非有若孔父之見憚於華督也彼二凶者亦不託友以啟釁若陳氏之於高國也使逃而觀變乖離以告非公而早為之備正色以矢同朝而漸削其權將弒械不成而誅戮亦息是固友慷慨捐生毀家報國之一日也生非必舍徒探甚死之心名亦無嫌乃幸中立之危嗚呼友之去其有低回遲濡而弗克自主者乎公居東而罪人之情以得則轉託於小腆之紀敘故天下益知其誣友奔陳而仲叔之黨益崇則假手於僕圉之賤臣乃君父兩遘其禍且公之辟尚父以為

師君奭以為保何有於毀室之啇心藉公返國無期而莫宗周於衽席者規模已夙則公自可輕西顧之憂友之出也陳非可託之援得無可任之人應父之小醜乃敢以一世一及昌言於危病之日是君側空而季謀不夙從可知已故友雖不終辟也使友而終辟也外則邾莒為之援內則哀姜為之主公子申之不死而不寘也其餘幾哉故曰辟內難公之獨也非友之所得例也嗚呼名與實非有異也生與義不兩重也顛天理協民彝行非若公蓋無可辟者焉故日食焉不辟其難義也無所閃於內外也畢逵節賢守節不肯者毀節劉隗走羯劉以偷生庾亮匿草間而

泥首西正乘相印而濟出陳宜中託失風以居夷不審內
外之殊一於辟而忘恥不亦赧乎忠孝之際死生之界去
不可援迹不可踐亦喻諸心而已矣

康誥

誥曰往盡乃心盡云者極其才也又曰宅心知訓宅心云
者定其性也又曰康乃心康云者應其情也心者函性情
才而統言之也才不易循乎道必貞其性性之不存無有
能極其才者也性隱而無從以貞必緣其情情之已蕩未
有能定其性者也情者安危之樞情安之而性乃不遷故
天下之學道者蔑不以安心爲要也抑天下之言道者蔑

不以安心爲教也而本與末則大辨存焉今將從其大本
而求安乎抑將從其已末而求安乎夫苟從其已末而求
安則飢渴之害愛憎之橫流莫匪心也導其欲遂其私亦
泰然而蔑不安已然有得而乍快於意邑久而必惡於志
苟其牿亡之未盡者自不以之爲安然而[illegible]安其心者緣
心有固康之則如激水上而俄頃必下其性然故其情然
本所不親非末所得而强故卽在異端不能誣不安以爲
安是以天下之言道者無不以安心爲事也然從其本而
求之本固不易見也本者非末也而非離末之卽本也已
離於末末至於本非無其時也非無其境也離於末不可

謂末不可謂末則或將謂之爲本乃離於已末也離於已
末猶其末矣猶其末則固然未至於本也未至於本其得
謂之本乎心者不安於末離於末則離其不安者矣其爲
時也魚之初脫於鉤也其爲境也繫者之乍釋於圄土也
夫魚則有淵矣繫者則有家矣固未能至也然而脫於鉤
而吻失其胥釋於圄土而手足去其桎梏則亦攸然而自
適故異端之求安其心者至此而豁然其自大也是以神
光渦其師以安心而以覓心不得者爲安焉脫於鉤未至
於淵乍釋於圄土未反其家兩不得焉蕭散容與徜徉而
見心之康艮自慰矣乃怙俄頃之輕安而弗能與其宅盡

其職也桃花無再見之期石火無棲泊之地停目已非隨
流已汎危莫危於此焉奚有於康哉故曰人心惟危非但
已末之謂也離末而未至於本之謂也乃若其本則固有
之而彼未之知耳本者何也天下之大本也心之爲天下
本者有三三者貫於一而體用之差等固不可泯也誠也
幾也神也幾則有善惡矣而非但免於惡之卽善則幾固
不可遏而息也神則不測矣於此於彼而皆神是人之天
非天之以命人而爲其宅者也故幾者受裁於誠而神者
依誠以凝於人者也從其幾而求康與是未至於本而亟
離其末也其覗情也如仇讎而覗才也爲碳秕乃忽一念

焉反而自問則必有大愧焉者是以不安爲安也性體而莫著其端在情而亟遇之則才充而受調者無擇其心之盡矣擬乎神而求康與是本末兩捐而以無本者爲本也若有情焉而莫得其情以爲才之大也而數困於小大抑矣隳以安哉情汎寓而莫得其宅才揮斥於無涯而實一之未盡也故求心不得而絕之求心不得而以不得者爲得嘗曰吾以康吾心君子覩之殆哉岌岌乎矣夫君子之以康乃心者誠而已矣誠而後洵爲天下之大本也故曰志以道甯誠與道異名而同實者也修道以存誠而誠固天人之道也矣以明其然邪今夫道古繇之今亦繇之已

安之人亦安之歷古今人己而無異者惟其實有之也施之一室而宜推之一國而準推之天下而無不得槩遠邇逆順而無不容者惟其實有然也故有與於此求之於心而不得求之於所聞而得矣求之於所習而得矣求之於所篤信而博推者而愈得矣心雖未得而求以得者心也情之摯也所得者非所聞所習而適得我心也性之安宅也繇是而用之不窮焉盡其才矣故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而誥曰敷求哲王學也遜惟荷成問也古今之心印於心而合符而天下之相齟齬者恬然已應之康乃心矣心斯宅矣心斯盡矣徜徉無定之情有實以爲之依是亦

魚之康於淵也已矣今有所感於此求之心則不得人之心求之人則不得己之心以心得心而人之情得矣人得其心而己之心亦得矣惟不陷其心之緘綱之於私不遁其心之幾姑爲之忍則天下之順者逆者同者異者以心函之而不相爲侮此非違其心以強受也心固無不可受而安其土者仁斯敦也物誠有其情我誠有其才無可疑也無可斁也故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而誥曰若畢棄疾仁也若保赤子寬也天下皆吾赤子而疾畢棄康乃心矣以大宅載天下而才之盡者無不裕矣脫束自困之情有實理以擴充之是亦釋於桎梏而賓於其家也已矣盡

覽者道之量所自宏仁者道之生所自順學問者道之散見所自察誠有之誠宅之誠盡之各體其實而無掊鬱拘迫之憂故曰志以道甯君子之以康其心者此矣此之謂立天下之本也惟然而後假禁抑之於末哉末之不勝禁抑久矣枝葉之紛披也霜隕之春復榮之斧斤伐之萌櫱復生之任釋而康者終身憂疑而不勝無他末尋其本也良賈挾千金而不憂其不售民農儲陳粟而不患乎無年夢寢安焉惟所欲爲而不歉焉有本故也本有者誠也古之明王馭六宇長兆民靖多難而其心泰然至哉康乎非彼亟離於末而忘其本者所可幾幸久矣故誥曰康乃心

養心之極致也夫君子亦愼擇其所以安心者而已矣

酒誥梓材

承治者因之承亂者革之一定之論也雖然有病所病者以惰惰之情繼治而偷以悖悖之心繼亂而詖也何也聖人之仁天下也無已而不能不有待焉故以一日之治槩之百年而初終異理必有以節宣焉身可待待之他日身不可待待之他人而後各隨時而協於中惰惰者曰已治矣毋庸革矣而治者適以亂矣暴君之賊天下也不自一身而止天下且化而相賊矣上賊其下下亦賊其上上下交相賊而暴君之所殘殺亦有所不容已悖悖者曰上之

賊下如此其毒也革其道惟恐不速而亂又承所革者而起矣明王之創制顯庸審乎此而天下蒙其安舜之承堯禹之承舜也承治之極也故曰重華協於帝協云者同而無乎異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若云者順而無或逆也然而舜禹之善承之也不惰惰然一因其故而偷以安也舜肇受終而四凶誅二十二人升巽以求同也禹方陟后而并十二州以九易與贊以與于逆以得順也夫乃以協以若而不忒商之革夏周之革殷承亂者也故曰殷革夏正革者無所因也乃反商政反者無所仍也然而湯武沐胥疾勝國如仇讎芟除其遺法而惟恐不盡賀百姓創艱之毒之烈火而飲之冰出之寒泉而附之鑪也則何也承極重之勢非一朝之可挽也故夫紂之失民心者民好生而死之民生託於寬政而臨之以猛也威殫刑淫而天下之心以失夫然將欲蕩滌煩苛肉其已白之骨而與之更始必且置刑殺於不試乃以嫗孚天下而使創於康乃命康叔以保彼東郊育其僅存之孑黎而誥之曰刑茲無赦速繇茲義率殺又曰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又曰肆往姦宄殺人歷人有肆亦見昔亦戕敗人有宥以引養引恬（解詳稗疏）嗚呼聖人豈忍於毒痛之餘民哉抑知脫烈火而引之冰暍乃速斃出寒泉而附之鑪肌以急裂也善醫者有正

治有反治有從治徐變其陰陽燥潤之宜而導之和非但抑火以梔芩溫寒以薑桂也明王之善用其因革者豈有一定之成法哉利災以見德者賈豎居贏之術也富有天下而賈豎則賈豎矣矯枉而居功者里胥拂姦之能也貴爲天子而里胥則里胥矣明王居崇高以配天理民建百世之治承治不委承亂不激日移斗傾而極星不動烈日涷雨而南胥不改天所不易道莫之與易也若漢高之革秦也約法三章秦民懷之矣而終治天下者酇侯之法五刑具焉使率三章之簡以縱民之情亂一再傳而亂民競起必且淫刑以救其弊則前之悖悖革秦利災以見德者

罔民而陷之辟矣反極重以極輕必反極輕以趨於重然後知武王止殺之心一日而慮及百年咫尺以周知萬里無他操大常而不幾喜怒以爲因革也愚哉弱宋之承五季也天下則已如彼矣石晉之割地未歸亟撤兵權以弭陳橋之覆轍是懼外之敵重於左而盡移載於西以取沈也百官之因循者飭而數醲賞以懲趙村之已禍是張穀鑒畢豹之死而適以自亡也威輕則賊義恩濫則賊仁求衍異於昏狂而自趨於覆斃卒至汴京淪亡拱手以授中夏於□□□□□□□嗚呼亦憯矣哉故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一怒一祉之閒括九州豈萬民傳子孫俟後聖堯舜有所不因桀紂有所不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顧不大與五帝三王十四代之得失覈而知也堯舜有所不必因桀紂有所不可革也

召誥

論周公之營雒者或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公欲警子孫使修德而示天下爲公器有德者易以代興或曰負大行面商雒左成皋右函谷襟大河帶雒水實天下之奧區也或曰東西並建成輔車之勢以豫定民志故平王因之弱而不亡延及赧王歷過其卜之三說者或迂闊而不倚或玄窔而不貫或過慮而無當以一切之小慧測元聖之訏謨後世之以數智誣古人若此類者衆矣夫欲警子孫之修德而寘之易亡之地是戒溺而姑試之於淵也將公天下而授以易取之形是寘罰金於通衢而召貪夫之爭也迂闊而無中於理適以貽奸雄之訕笑故後世無遯其術以敵亂者然而非若無法之子因此以議王道之疏儒之所以阨於秦而不昌於漢也兩山之閒必有水焉兩水之閒必有山焉千里而不得水千里而不得山者鮮矣太昊都陳炎帝都魯陳魯無山水之固而羲農以興五代北宋都汴六朝都建業餘於水儉於山亦可保於百年之餘陳亮不以君昏臣庸爲宋憂徒憂錢唐之可灌卒之潮水不至皋亭而宋亡非灌也斯不亦早計無庸之明勞與廢衍足以立市朝大川足以流穢惡周塞足以禁姦宄肥沃足以豐樹藝土厚水深足以遠疾眚則其襟帶左右自足以成形勢而無心曰非待青鳥之妖秘乞靈於卷山句水閒也且夫梁益據隴劍以爲山荆揚擁江海以爲水而隗囂李特公孫述楊難敵譙縱王衍孟昶明玉珍劉表梁元李煜張士誠或於身而亡或一再傳而滅曾是三塗嶽鄙遂足以延八百年之緒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者城郭溝池之謂也非夫左盼右睞分沙取龍就山而斷之即水而盤之之爲岡也蔿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則可

梯人得而梯之水可航人得而航之山莫險於嘁黎水莫險於瓊崖有能據之以興者乎安邑之斥鹵兩河之沙瀦夏商之裔保舊物以配天者此土也藉令周公挾管蔡郭璞蔡伯靖之術翾翔天下覗奧區而據之斯亦陋矣術士之小慧移於經國而大道隱故曰夸妄而不實也召公曰我不敢知曰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君子之於天命撫之焉而不敬也強與知之強與圖之于天之權以取必不敬之尤矣且夫強與知之則有弗知者矣強與圖之則有莫圖者矣可知者先世之功德可以丕若夏而勿替殷則可圖者知我初服也若夫犬戎之亂邠鄷之遷逆計

於數百年之前而爲之所是周公之智僅於桑道茂而愚於李泌矣後世踵之而兩都竝建別宮棊布以疲百姓而走羣工隋煬以之客死唐元以之出走廣置官司則食冗而吏雜分立郊廟則禮煩而神黷徒祟侈於苟安之日不救禍於垂危之年東漢不廢西京董卓遷而速滅女直南侵汴京高與遁而速亡若晉之石頭唐之靈武宋之臨安以僅保其如綫之祚者初未嘗於撫事之日一繕治其邪也而唐之太原暨河南宋之應天大名暨河南城隍具完宮闕具治米粟甲兵具備迨其離析分崩莫得一日而措足焉然則前之擁天畫地縻縣官而役圖左者果安用乎

強與知之強與圖之其大槩亦可睹矣周之遷也王迹息而下夷於侯乃拱手而讓宗周於他族則周之僅以存者雒邑爲息肩之地而其浸以亡者雒邑實爲虛堂之嬉其寖以即亡也營雒之始不任其咎其僅以存者營雒之始亦不任其功功過不保之地君子所不敢知若夫揣時度勢爲不然之慮狎侮天命而自神其術天所弗佑久矣故曰過慮而無當也然則公之營雒者何也曰聚人之會人物也以經通古今也以權其以宰制天下也惟此而已矣夫周公則已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百物

以亭道里以均斯足以爲王者之都矣此所謂經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諸侯各朝於方嶽地邇政簡而不勞也道周地辟於古而文治益繁故展時巡以十有二年而制五服以六年之述職及其後且猶不給則巡守閒舉於東都而虞制盡矣然六年之朝盡山東濱海荊南踰塞之國越函谷以旅見於鎬京則侯氏亟承其敝雒邑營而太保以庶邦冢君之幣贄紹公以錫王盍五服之享自是而下展於宗周者有矣涖中嶽以讙四嶽之巡迪侯將以節來王之勞此公之權也遠則攜近則親者人之恆情也天子之邇人之所樂近也東郊之民心尚搖搖而未定西望而狐

疑曰天子其遐徵我乎惟正天邑之名於雒邑而慝此雒民服在王廷者無疏遠之嫌夫乃思嫡而危疑允釋義以糾之仁以聯之丕誠殷民而作之新者又在斯矣此又公之權也權以通古今之勢經以會民物之情公所爲迓無疆之休者惟此而已矣過此以往者未之或知也公亦安用知之哉闕其所不可知而盡所可爲可以正告天人而釵天下以道矣過高之論適足以亂德權術之說徒用以惑民奚足以知君子之用心哉

召誥無逸

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言者動之法也擬因言非

浮明之可以言而即言則如其言之議以動非鑿者之苛以動而爲動道所以定學之所以正也夫言者因其故也故者順其利也舍其故而邀其新背其利而幾於實浮明之言興而鑿智之動起莊生曰言隱於榮華君子有取焉後世喜爲纖妙之說陷於佛老以亂君子之學皆榮華之言巧摘字句以叛性情之固然者可弗謹哉書云所其無逸言勿逸其所不可逸者也而東萊呂氏爲之釋曰君以無逸爲所蔡氏尊其說之巧因屈召誥作所不可不敬德之文破句以附會之曰王敬作所浮明惝怳可以爲言而言之背其故違其利飾其榮華使邀新者詫爲獨得古之人則已未如之何而惟其所詁後之人遂將倡爲心法而背道以馳夫君子言之而以動必其誠然者而後允得所從如之何弗謹而疾入異端邪今以謂敬與無逸之不可作所實與名兩相稱也乃如曰敬與無逸之可爲所名之不得其實也此亦曉然而易知者也不得其實且使有實鑿智足以成之終古而不利用用之不利道何所定而學將奚以致功哉何以明其然也天下無定所也吾之於天下無定所也立一界以爲所前未之聞自釋氏昉也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能所之分夫固有之釋氏爲分授之名亦非誣也乃以俟用者爲所則

必實有其體以用乎俟用而以可有功者爲能則實有其用體俟用則因所以發能用用乎體則能必副其所體用一依其實不背其故而名實各相稱矣乃釋氏以有爲幻以無爲實惟心惟識之說抑矛盾自攻而不足以立於是詭其詞曰空我執而無能空法執而無所然而以心合道其有能有所也則又固然而不容昧是故其說又不足以立則抑能其所所其能消所以入能而謂能爲所以立其說說斯立矣故釋氏凡三變而以能爲所之說成而呂蔡何是之從也敬無逸能也非所也明甚而以爲所豈非釋氏之言乎書之云敬則心之能正者也其曰無逸則身之

能修者也能正非所正能修非所修明矣今乃所其所能抑且能其所所不擬而言使人寓心於無依無據之地以無著無住爲安心之性境以隨順物化爲徧行之法位者之巧而榮華可玩其背道也且以毀彝倫而有餘矣夫能所之異其名釋氏著之實非釋氏昉之也其所謂能者卽用也所謂所者卽體也漢儒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卽思也所謂所者卽位也大易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卽己也所謂所者卽物也中庸之已言者也所謂能者人之[玄]道者也所謂所者道之非能[玄]人者也孔子之已言者也援實定名而莫之能易矣陰陽所也變合能也仁知能也山水所也中和能也禮樂所也今曰以敬作所抑曰以無逸作所天下固無有所而惟吾心之能作者爲所吾心之能作者爲所則吾心未作而天下本無有所是民碞之可畏小民之所依耳苟未闚目苟未見心苟未慮皆將捐之謂天下之固無此乎越有山而我未至越不可謂越無山則不可謂我之至越者爲越之山也惟吾心之能起爲天下之所起惟吾心之能止爲天下之所止卽以是凝之爲區宇而守之爲依據三界惟心而心卽界萬法惟識而識卽法嗚呼孰謂儒者而有此哉夫粟所以飽帛所以煖禮所以履樂所以樂政所以正刑所以侀民碞之可畏實有其

情小民之所依誠有其事不以此爲所而以吾心勤敬之幾變動不居因時而措者謂之所焉吾不知其以敬以無逸者將拒物而空有其所乎抑執一以廢百而爲之所也執一以廢百拒物而自立其區宇其勤也墨氏之胼胝也其敬也莊氏之心齋也又其下流則恃己以忘民若之險阻而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如王安石之以亂宋者矣竇民依之坊表而謂五帝不可師三王不足法如李斯之以亡秦者矣下流之敝可勝道乎如其拒物而空之則別立一心以治心如釋氏心王心所之說歸於莽蕩固莫如叛君父芟須髮以自居於意生身之界而詫於人曰吾嚴淨也敬以爲所也吾精進也無逸以爲所也其禍人心賊仁義尤酷矣哉古之君子以動必議若其議必有所擬以言必擬者其擬必從其實議天下者言以天下天下所允也議吾心者言以吾心吾心所允也所孝者父不得謂孝爲父所慈者子不得謂慈爲子所登者山不得謂登爲山所涉者水不得謂涉爲水鬼神亦有憑依犬馬亦有局類惟其允而已矣天下之所允吾心之必允也故朱子不以無逸爲所者求諸心而不允也呂氏之以無逸爲魚之水鳥之林者未求諸心而姑允之也嗚呼斯非可以空言爭矣知心之體而可爲所不可爲所見矣知身之用而徹

必有所敬無逸必有所無逸見矣修辭立其誠誠者天下之所共見其間者也非其誠然者而榮華徒耀佞人之佞異端之異爲君子儒者如之何其從之夫敬者一而所敬者非一所也以動之敬敬乎靜則道億其不必然者而攪其心以靜之敬敬乎動則孤守其無可用者而喪其幾故有所用剛有所用柔有所用溫有所用厲皆敬也敬無所而後無所不敬也故曰作所不可不敬之德言不可不敬者擇之精而後執之固也敬其可有常所乎無逸者則小人之勤勞稼穡而君子之咸和萬民者也稼穡惟其能弗勤弗省而無勤咸和惟其能不康不田而無功皆能也有

成能無定所也非然者衛石程書者亦無逸也夜臥警枕亦無逸也衛士傳餐亦無逸也乃至浮屠之不食不寢求師參訪者皆無逸也惟立以爲所而其能也適以叛道故曰所其無逸言無逸於所當逸者也其可據無逸以爲所乎身有無逸之能隨時而利用心有疾敬之能素位而敦仁所著於人倫物理之中能取諸耳目心思之用所不在內故心如太虛有感而皆應能不在外故爲仁繇己反己而必誠君子之辨此審矣而不待辨也心與道之固然雖有浮明與其鑿智弗能誣以不然也漢孔氏曰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又曰君子之道所在念德不可逸豫漢無浮

屠之亂儒者守聖言而無榮華之巧固足尚也浮屠之說汎濫以淫泆於人心昌黎明排之而不覺爲其所引無擬於心理而言之將使效之動者賊道而心生於邪可懼也

多士

言道者必以天爲宗也必以人爲其歸無道者罔天而咈人之心以訖乎大惡於是反其所爲者索天於隱恤人之欲而狎之以此言道愈矣其自視也不但愈也以爲善惡道不道之相去若雲泥也惡知其迷以誣天驕以玩人賊人還以自賊自君子觀之按其罪而罰之與彼同科無末減矣哉故異端之惡均於商紂奚以明其然邪索天於隱

則必以天之藏爲已微矣其顯者不足顧也狎人之欲則且見民之有欲卑賤而無與於道矣無所可祗敬者也夫天載存於見聞之表誠不可謂其不微人情依於食色之中誠不可謂其不卑且賤而無當於道也佛老之於此畢其心以測天亢其志以臨人罔將曰不爾則與紂同歸而不知惟然之果與紂同歸也今夫天則豈其果微也哉今夫民則豈其情已卑已賤而不足與於道也哉俄而有矣俄而無矣孰降施是孰銷隕是相待邪不相待邪視不見聽不聞思之無朕以逆心覓天者求之不得固謂之微矣殉財已耳殉名已耳與之則窮奪之則悲問道而不知立

心而無恆幻夢也蠢動也苶然疲役而不知歸也以浮氣
視人者求其情而不得固見其可狎而無與於道矣夫惟
以其淺心浮氣仰窺天而俯睥睨乎民乃以謂天之隱微
而不知其顯謂民之不足與於道而弛其畏忌之心其罔
顧於天顯民祗也與紂均乃紂惛不知而彼自欲知之自
謂知之乃悍然以罔顧處尤甚焉故曰惡浮於紂惡浮則
罰亦浮焉彼二氏者幸爲匹夫以逃於罰而西晉蕭梁受
其委以嬰死亡之戮殄宗絕祀虔劉之禍延於天下嗚呼
惟天明威惟民秉爲是之罔顧而天討不加焉有是理哉
若夫天則固顯矣不爍人以明而顯之日月不震人以威

而顯之霜霆終古於斯而莫之有易象可視聲可聽數可
循利可用精而精顯之五事庶徵不爽矣五祀四德不離
矣粗而粗顯之父生子繼同其體愛以彰矣兄先弟後有
其序敬以著矣物而物顯之水火有則而有德禽魚有宜
殺而有宜育人而人顯之師以教而非師莫知君以治而
非君莫聽無有不顯而顯以其誠所以然者不可以言語
形象盡也則微亦莫微於其顯者矣若夫恍兮若有惚兮
若無想窮於非想色窮於究竟意而揣之爲橐籥意而揣
之爲腰鼓籟或謂其上有境焉或謂其上有物焉則率疑
此蒼蒼窈窈者必有難度難測之靈妙而明明赫赫之明

威特其精灼而無足顧也若是者匿天之顯天之所弗赦
紂亦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豈有異乎人秉耳目爲視爲聽
人秉手足爲持爲行視聽所著胥有其理持行所就各成
其事是故敬其身者身以康敬其事者身以齊狂子不能
僕役其父傲弟不能奴虜其兄棄衆於澗則匹婦嬰然詛
人於市則稚子失色天民敬德德惟民極俾民敬事事惟
民用凡民敬政政奠民生能民敬刑刑戒民死甘食之事
已纖而燕賓養老籩豆生乎愉恭悅色之情已渫而承養
承先蘋藻傳其仁孝崇高富貴天所秩日用飲食神所弔
也言以之順事以之成利以之興害以之遠皆不待施敬

而民所必敬者也若夫以秉爲患以爲爲妄以百姓爲芻
狗以父子夫婦爲火宅以游戲爲三昧以空諸所有爲正
覺脫然釋縛逃於無迹泰然自恣厭其勞生則率以爲漏
合蘗聚者無可庸其祗而不足與於愼修乃鄙棄秉爲以
逃於人倫之外於必祗者傲然罔顧也若是者侮民之祗
民罔弗懟紂固曰民其如台胥有異乎夫紂愚也愚故天
顯民祗咸罔知顧也二氏之不顧顯而索之隱不顧祗而
侮其情自以爲不愚而要亦愚也罔顧焉卽其愚也天下
之大惡惟愚者當之一愚而惡不可悛矣是故擬天以無
爲字天以非想一紂之郊不修廟不享也其罔顧天顯而

託諸杳茫者均也絕往來於老死寄一宿於樹下一村之
瓊其宮瑤其臺也其罔顧民祇而苟且自安者均也二氏
求天於微或欲飾之或欲超之紂亦以天爲微而蔑之紂
以民不足祇而虐之二氏亦以民不足祇而或欲愚之或
欲滅之故均之爲愚而沈溺其說者見絕於天人也亦均
罔顧者無所不罔也嗚呼王者以誅暴行君子以殄邪說
聲罪而執言者其惟此天顯民祇乎則君子所奉以爲道
以事天而與民同患者亦惟此天顯民祇而已矣非天有
微而姑用其顯也非民可狎而過用其愼也粲然天地之
閒固有身心之內顯者在上明威者法象也顯者在下衆

爲者法象也明威之謂命且且明威而命且且集矣衆爲
之謂性節所乘之情盡所爲之才兩盡盡矣生於斯而不
可離死於斯而不可貳宰制天下而適其固然垂顧萬世
而無可損益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善惡之歸禍福之
門豈有妄哉豈有妄哉

君奭

今將謂君子之無以異於人者是無擇而爲君子也今將
謂君子之必大異於人者是人必異而後得爲君子也故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自此以往未
之或異也侈大其心以爲量則心放矣展轉求心以所安

則心存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憂之也深則疑之也切
故召公不以坦然推信爲賢憂之也至則言之也長故周
公不以襲召公之疑而冀之辯爲聖也昔者孔子於衛見
南子於魯欲赴弗擾於晉欲往中牟子路屢致其疑子路
之疑子路之憂也求諸心而不得展轉而未釋於其所存
瞭然內外之別粲然臣主之分存諸中者莫之能易而不
能得之於孔子其信孔子者不如信其心之弗欺也斯子
路之所養也而不然者侈大聖人而以爲大異於人牽爾
相信而不信以心將求諸人者重而求諸己者輕庸愈乎
求諸己則憂憂則疑疑則必白其所疑君子之道也若夫

佹疑佹信無所待於中心之安矜廉遠以處矜於天下而
表異曰斯君子所以異於人也此子路之所羞也知然而
類推之則召公之所以存心者可知已乃孔子之爲此求
於子路之心而不得孔子之心罔無不得也孔子之心得
孔子之憂其釋矣任不知者之疑勿問可矣然且稱天以
流之擬不可興之東周以期之推不可知之堅白以廣之
屑屑然訟曲直而不已夫孔子何爲其然哉蓋其詞抑其
旨而孔子之憂深矣兩物者心之量存諸中者心之德量
虛而以德爲實惟其誠也至誠動物不誠不動而不動亦
不誠也乘乎可動不予以所能動恢恢乎侈其量大含因

聽天下之疑而相與忘言異端以此表異於天下人亦推以爲異而聖人則與萬物同憂憂而不能以相愉則修辭以立其誠道乃建於不可拔物乃各得而樂效其忱故孔子厲矢子路而不憚其詞之費知然而類推之則周公之所以存心者可知已今且取二公之情理而思之二叔之流言也周公去而召公聽金縢未啟而召公不能倡郊迎之策斯有以乎抑無以乎非召公之測周公者下比於非人也抑非知有弗知力有未逮而不能止流丸於甌臾也尸太保之尊眺宗社之危汎汎然無所可否於沖人之側而召公賢哉故曰非無以也尊尊而立于周之新法也親

親而立弟殷之已跡也已跡習知而新法初試故二叔倡其狂言而天下熒周公之去召公之弗挽固事理之易見者也而召公之憂則有甚於此者周命初集沖人在疚臥赤子於天下之上其幸無天折之憂者非人之所能爲也藉成王而有太丁之變也邢應晉韓其足以當天下之重乎抑必弗獲已而遵大投艱於叔父乎皆未可知已則令且汲汲焉援周公而復之萬一有此而公義不可受矣推之可遠引之可來心跡皎然於天下而後宗社得有餘地以圖其不傾召公其能無慮此乎然則鴟鴞之詒早已不得於召公之心王未敢誚而召公滋戚已且君子之求諸

己也己所存者己所逮己所逮者己所期保沖人之彊固以清明綏雠友以祈天而永命召公所期召公所逮召公所存胥此矣度德自己業已優爲可無待於周公則抑可聽其遠引以自潔若夫殄商踐奄定宗禮致太平延祚王之德不冒海隅出日以率俾則亦猶孔子之用晉衛爲東周也賢者之力所不逮斯心所不存志所不期矣己所不期慨慨乎期於人而冀其必逮是求人重而求己輕也賢者信諸己而不以徼天聖人信諸天而得之於己信諸己則非常之功雖未遑而無所憾不以徼天則天命之延但璽其或墜而不曰己所能堪得諸己則非常之功固以道

方來而勿可委信諸天則有以見天休之滋至惟恐弗戡而不但或墜之憂以爲未遑則海內率俾寧王延德召公且以爲增益於所求之外以爲勿可委而商奄未弭宗禮未定周公方且求焉而曲盡其能以爲天不可徼則職思其居而日不給惟是別嫌明微之不可忽故召公與子路之心同嚴其堅白以爲天將在我則安土敦仁而道不可息故周公雖在几几不暇之日猶有彼巢取子之恐乃與孔子之心同致其閔畏斯二公之以處多難而自靖者情同而道固異矣迨周公歸矣商奄殄雒邑營宗禮定矣召公且視爲自天之賜周公則瀰引爲無疆之恤召公固曰

何爲是栖栖者與多得之於天而不已也蓋召公於嫌似
幾微之際求己以貞而以期周公者彻終此志始之不挽
特有不言之感終以不悅以是爲可正告而無嫌也乃兆
挽於始周公亦無可正告之義終以不悅自可昌言而無
隱固不以包容之量待召公而俟論定之餘使心折也誠
不可捨修辭以立之則晙日靑天之誥作矣大舜號泣於
父母文王獻地以專征周公多誥而不𢠩孔子稱天以自
矢順逆勢殊而立誠一致聖人不釋疑於天下而存心不
隱豈日專己無求與天下以忘言而自得也哉後之論者
必爲之說曰召公無所致其疑周公無所容其辨曰擊道

存是異端之誕也廓逹推信是英雄之術也陳平以待王
陵婁師德以處狄仁傑君臣朋友之閒誠不屬而道衰矣
況乎信之已過其後必疑忍之已甚其郄必深求以異於
譾陋而果有以異焉否邪言已偽者心必傲論過高者志
必疏君子所弗府也惟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如爵位先
後之說然後斥之而勿論

多方一

蔽聖證曰克念蔽狂證曰罔念聖狂相去之殊繇蔽於兩
言之決何易易邪孰知夫易此兩言者之非能爲其難也
則亦憚此兩言之難而別求其易者也大哉念乎天以爲
強之精地以爲厚之持四海羣生以爲大之歸前古後今
以爲久之會大至無窮以爲藏之函細至無畛以爲破之
入易以爲縕禮以爲誠詩以爲志春秋以爲權衡故曰克
念作聖非易辭也乃或疑之曰克者但能之之謂也念者
意動而生心者也所念者特未定矣之於聖之域乎之於
狂之徑乎克念而奚卽入於聖故必日言其所念者伊何
而後聖狂之分以決乃所念者未易以日言之道之無方
體也久矣雖然則亦有可以日言者孟子曰欲知舜與蹠
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聖之所克念者善而已矣而抑
有說焉利與善舜蹠分歧之大辨則胡不日言善而但云

克念邪曰但言克念而其爲善而非利決矣此憶念之當
人之心而知其固然也何也念者反求而繫於心繹而
不忘其故者也今夫利無物不可有無事不可圖無人不
可徼義苟不恤則以無恆不信爲從致之術故小人之於
此也與波俱流與汩俱沒且此而夕彼速取而旋舍目淫
而不問之心心靡而不謀之志其爲術也乘機而數變者
也故盜蹠隨所遇而掠之無固情也苟御而不變其失無
反顧也極至於餔肝膾肉之窮凶一罔念而已矣若夫善
也者無常所而必協於一也一致而百慮也有施也必思
其受有益也必計其損言可言反顧其行行可行追憶其

言後之所爲必續其前今之所爲必慮其後萬彙之殊不遺於方寸千載之遠不謟於旦夕故易曰繼之者善也天以繼而生不息日月水火動植飛潛萬古而無殊彙惟其以來復爲心也人以繼而道不匱安危利害吉凶善敗閱萬變而無殊心惟其以勿忘爲養也目數移於色耳數移於聲身數移於境不可動者在心不可離者在道舜之所以爲舜者在此而已通明之謂聖炯然在心之謂明終始一貫之謂通變易之謂狂惟意而爲之謂易今昔殊情之謂變緣此言之彼異端者狂也其自謂聖而適得狂者罔念而已矣彼之言曰念不可執也夫念誠不可執也而惟

克念者斯不執也有已往者焉流之源也而謂之曰過去不知其未嘗去也有將來者焉流之歸也而謂之曰未來不知其必來也其當前而謂之現在者爲之名曰剎那謂如瞬一絲之頃不知通已往將來之在念中者皆其現在而非僅剎那也莊周曰除日無歲一日而止一日則一人之生亦旦生而暮死今舜而昨蹠乎故相續之謂念能持之謂克遽忘之謂罔此聖狂之大界也奈之何爲君子之學者亦曰聖人之心如鑑之無留影衡之無定平已往不留將來不慮無所執於忿恐憂懼而心正則亦浮屠之無念而已則亦莊周之坐忘而已前際不留今何所起後際不豫今

將何爲狂者登高而歌非有歌之念也棄衣而走非有走之念也盜者見篋而胠之見匱而發之不念其爲何人之篋匱也夫異端亦如是而已矣莊周曰逍遙可逍遙則逍遙耳不攖於害所往而行蔑不利也固罔念夫枋榆溟海之大小也浮屠曰自在可自在則自在耳上無君父下無妻子蔑不利也固罔念夫天顯民祇之不相離也故異端者狂之痼疾蹠之黠者也夫舜之爲善非但於爲而爲之也於爲而爲之昭昭靈靈之偶動而不可保蹠之爲盜則見可盜而盜之也未見可盜惛惛夢夢之知固未有託也舜非於爲而爲之雞鳴而起念茲在茲而則剛其初心故

孳孳於善而無所康蹠必見可盜而盜當其未爲盜有確然見不爲盜而必不可者乎無有也當其爲盜反諸心而過其故者乎當其已爲盜之餘果且有盜者存乎無有也故異端之泯三際以絕念者縱其無惡亦與蹠未爲盜之頃同其情前無所憶後無所思苟可爲而無心以爲之因其便利而無礙惟利是圖故罔念也惟罔念也故隨所往而得利也故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繫乎念之忘與不忘而已矣孔子曰默而識之識也者克念之實也識之量無多受而溢出之患故日益以所亡以充善之用而無不足識之力無經夙而或渝之憂故相守而不

失以需善之成存天地古今於我而恆不失物存我於君民親友而恆不失我耳以宣聽目以貞明知以知至而知終行以可久而可大一日之克終身不舍終身之念終食無違此豈非終日乾乾夕惕若之龍德乎乃其爲功也豈聖之專能而人所不可企及哉晨而憶起晦而憶息客而憶反居而憶行亦其端矣孩提而念親稍長而念兄言而念其所聞行而念其所見尤其不妄者也夫人終日而有此矣故曰易也雖然惟此之爲不易也甚矣未能富有則畜德小而困於所凿未能日新則執德吝而滯於其方私未蠲則有所甚執者有所甚忘欲未淨則情方動而或沮

之以止一念之識不匱於終身者存乎所志之貞終身之識不閒於終食者存乎所藏之密是故戰戰慄慄葆其一生而無息肩之地則爲之也亦難矣哉無惑乎異端之憚焉而他求其易也嗚呼前古有一成之迹後今有必開之先一室者千里之啟塗兆人者一目之應感今與昨相續彼與此相函克念之則有罔念之則亡人惟此而人聖惟此而聖狂惟此而狂盜惟此而盜禽惟此而禽辨乎此而聖之功決矣天健行而度不忒地厚藏而方有常多學多識而一貫終身可行於一言知其亡勿忘其能瞬有養息有存其用在繼其體在恆其幾在過去未來現在之三際

於此而罔焉則殷之遺民不足以復成湯之緒而自陷於凶者亦惟數移其心知而不克永念焉耳嗚呼嚴哉

多方二

忠臣孝子之事與天爭逆順與人爭存亡其將以名爭之乎夫天則不知人之有名也彼所不爭挾以與爭其如天何哉若夫人則以名相勝而在此在彼俱有可得之名況乎天下之利在實而不在名業已有實而名可起既得之於實又得之於名勢將偏重於彼而能與之爭乎故君臣父子之大名君子以信諸己而不以爭諸天下而後可以爭天爭人而全其忠孝殷之遺多士殷之臣子也君父死

宗社夷子然以其族爭大名於周然且其實不成而名亦不令周公乃執言以加之罪曰不典曰自速辜曰不忌於凶德嗚呼正其本天下興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挾君父之大讎曰自刃以爭去留之天命乃周人得辭其罪而無慙殷士終戕其心而聽命是豈忠臣孝子之大節適足以當凶德之惡聲而天終不可籲哉夫誠有以致之也故曰君子以信諸己而後可與人爭名實也誥爾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念者識誌也識斯忱忱斯信也誥又曰圖忱於正正者周所可與殷爭之名而忱者殷所不能與周爭之實也周可有正而殷不得有忱故曰勢將偏

重於彼也夫殷而不念牧野之事乎元黄熒食衆國如狂
而輕去其君父流言風雨復衆國如狂而自詫以忠孝十
餘年之中猶且莫爾迪周之日不圖其忱拔周之日不忱
其圖且所爲而夕忘之胡爲其不自念也信乎其狂之未
有瘳矣狂之爲言易也言易而不踐行易而不恆也言不
踐行不恆則殷士順逆之名倒授之周王久矣使其念之
則如林之日何惜此肝腦以爭湯孫之綫緒無已而西山
片土猶可埋餓夫之骨乃個伏請命之餘生幸人家國之
變微收復之功名徒以腰領試東征之斯斧而大命終傾
何其愚也故謝疊山之御聘也必昭然揭日月以告人曰

終始未嘗降元也而後可以死而徐予章勗斷髮復奔不
得免於春秋之賤辭懟有臣僕於仇讎之宇而尚可圖全
其大節乎蓋昔之迎周者宅爾宅畋爾田家室溫飽之情
重於節義則向之宅爾宅畋爾田周已操爾來去之情以
相制而責償焉斯則益譸多方欲辭頑民之名而人其聽
之而天且予之哉天且予之是忠臣之名濫而不足以榮
矣或曰忍恥以俟時懷忠而復起亦豪傑舉事之圖也屈
於人之强大折於君之狂狠於衆之離析不得已而忍
旦夕之辱以俟釁而後發成則爲句踐之沼吳敗亦爲遂
人之殲齊何遽其不可邪乃殷之遺民則又非其類矣夫

將蘊怨祟恥若遂人之不擇而逆以與偕亡則矇目膩身
胡越其支體土梗其家室而擠佁其鈇鉞固其所甘心而
樂蹈者也乃爾宅爾田之區區猶得驚其夢寐且使人懸
樂設餌以止過客也則其不得與遂人之孤憤同科也既
已明甚若其欲蠖屈蠶伏保一成一旅以覬釁與則抑有
道矣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交定身安乃以
大有爲於天下句踐之謀吳也君與臣比而心一矣夫與
婦比而心一矣廷與野比而心一矣比而一心者皆疑憤
勸勉之心也居者行者議者任者下逮采葛弋鳥之寡妻
稚子如耳司聽如目司視不挾其欲以相怨不怙其長以

相妒既和以睦既明以勸而順可祐信可功乃以弋獲不
可必得之隼而天不能違今誥曰自作不和爾室不睦則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者猶昔日也又曰爾惟逸惟頗則沈
酗於酒酬酢非度者猶昔日也浮用其數遷之智幸孤寡
以弋大命假託於收復之名樹風影以搖新邦而噂沓背
憎夫不能得之於妻父不能得之於子朋友不能得之於
鄉黨訐短忌長蠅聚烏散晨斯夕斯於酣湎之中以斯而
立忠孝之翹抗天而爭之於人也有是理哉藉令周公悉
心以爲殷人謀而教以興復之本可亦惟是和睦爾僩友
明勸爾邑事以爲生聚教訓之忱勵爾之不然則不足有

爲而祇以亂不謂之狂其可得乎故斥正其匪忱而加以凶德之名多方雖悖弗能反悖以相拒也必矣易曰困而能亨者其爲君子乎有言不信虛名亡實也困於酒食征則凶也據於蒺藜內自爭也困於金車利所陷也多方備此數者而欲得大人之吉匈哉其爲狂矣小宛詩人塡寡岸獄惟臨淵集木之是戒柴桑處士同昏伊阻惟勸巖戒子之不遑寶之弗忱名之失據可弗愼與

立政周官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繇此言之王者創制顯庸有傳德而無傳道也體仁以長人利物以和義嘉會以合禮貞固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耳千聖之教百王之治因天因人品之節之分之合之以立一代之規模者不度其終以善其始乃曰吾固以前王爲師是猶操舟者見上游之張帆而張之於下游不背於彼之道而背於其道矣故傳道者非道也有所傳無所擇唐虞夏后殷周胡爲其有損益哉立政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徽言之有所受者也周官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大猷之[illegible]昔者也此以仁守天下以義經天下閱千古而莫能易者也若夫建官之制周則損益乎殷矣殷則損益乎虞夏矣世已易俗已移利已盡害已生其可相因而不擇哉夫堅治者各以其情欲而忽沿革言治者各以其意見而議廢興虞夏殷周之法屢易而皆可師惟創制者之取舍而孔子何以云可知也夫知之者非以情以理也非以意以勢也理勢者夫人之所知也理有屈伸以順乎天勢有重輕以順乎人則非有德者不與仁莫切於篤其類義莫大於扶其紀篤其類者必公天下而無疑扶其紀者必利天下而不吝君天下之理得而後可公於人君天下之勢定而後可利於物是豈汎然取似於古有所託而遂无咎哉唐虞之建官內有四嶽外有州牧侯伯此三代之所因也總百官四國之治者內有百揆周之所不因也故後世有天下而不置相蓋自周始孟子曰禹薦益於天則夏有相矣伊尹作阿衡則商有相矣抑蔡仲之命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正百工者亦總百揆也矣以謂周之不置相也命蔡仲之時蓋宗禮未定之先居憂總己之日也若其後則冢宰與五官分治而上有坐論之三公故成王顧命太保與五官列序而未有殊迫其末造[illegible]糾周孔且僕僕銜命以使侯國而不適有尊矣若夫三公職專論道則以議道而不任以政且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是又有無廢置之不恆也蓋周之不置相也前乎此者無所因而始之者文王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合四方之綱紀操之於一人之勉勉周官之制其防於此
矣故立政三宅立事庶尹取天下之經提攜於一人而天
工無與代焉故曰文王始之也乃今論之則周勢之弱
自此而分矣彊弱之分者勢也勢之順以趨者理也則唐
虞夏商之統御萬方而周之陵夷以迄於戰爭分裂者何
非理也是故后羿之簒四十祀而少康復振武丁去湯二
十世而天下咸歸紂之不道而牧野之倚且如林也厲王
流於彘而天下無君幽王死於戎而西周無主平王遷於
東而四海無王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平王之居郟鄏
亦虞賓周客之類而周實滅矣故曰瞻烏爰止於誰之屋

齊僖主參盟晉獻滅虢魏楚翦絞羅申息係擄舊京而烏
止於霸者之區七雄之勢成天下苦戰鬬不休而周不可
復興矣是何也天下之情獨則任衆則委賢不肖之所同
也上畀之則不容辭之人分之則不容任之貴賤之所同
也貴以其名而不貴以其實則三公弗容自任矣賢以其
人而不賢以其事則虛有論道之名而政非其任矣雖有
極尊之位與其尤賢之才而上不敢偪天子之威下不能
侵六官之掌隨乎時而表其位大舜孔子莫之能踰而況
其下焉者乎故其得也則以皇父之貪權竊其多藏師尹
之不平但私其姻亞而不能行后羿移神器崇侯毒四海

之權則惟威之濟而不足以有為而其失也則王臣不尊
而廉級不峻政柄不一而操舍無權六師無主而征伐不
威名位相若而禮樂下逮乃使侯國分割殺掠相仍者五
百餘年以成唐虞夏商未有之禍而封建之制遂以瓦解
而不可復嗚呼文已密而實不固上無輔而民無依周官
之下游其勢固有如此者讀周官而可早識其衰雖百世
何為其不可知哉乃周之所以斷然廢四代之典而立三
公論道六官分政以成罷相之制者文王周公何為其然
邪古之君子備道自己而於物無憂故能為治任功而不
能為亂任咎正其誼而先其難惟其自慊而已矣代天理

民者君也承君分治者臣也此天下之通義也任人者逸
自任者勞此人情之至順也堯舜與天同體而情無非道
則因其至順而不必反求己而薄責於人安其身而天下
自定文王與天同用正其通義躬自厚而薄責於天下勤
其身而不求備於人詩曰文王既勤止以勤為綱紀也無
逸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無與分其勤也此文王
之所以開周也故周公見其心而以贊易曰君子以自强
不息蓋自后稷公劉以來佩玉容刀左右於逝泉夕陽偉
椒濯栵之闢猶一日也匪居匪康其勤無逸而王業以成
昭茲來許者亦此祇勤於德夙夜不遑之祖武而已矣惟

其然也則天子之耳目心思舜用之天下百姓之日用飲食福德於一人道有所未講三公詔之治有所欲宣六官奉之而又何藉乎承其下者之有相邪乃其慮子孫之不已若也則豫修其胄教而青宮之舊學即以爲公孤之任抑恐左右便嬖得𣩵邇於君操六卿之從違也則寺人奄尹領於太宰但以供埽除漿酒之役而立政之所申戒者惟虎賁綴衣之是儆嗚呼咸若是而天下之治可不待相而裕如矣故堯憂不得舜舜憂不得禹臯之已得而沛然無勞此文王所不敢以自逸而爲子孫謀逸者其亦不敢以堯舜望子孫不能以舜禹臯陶期天下之士則亦追之

琢之於臯躬操四海兆民於勉勉之中也若夫昭穆已降關雎麟趾之精意已微而趣馬師氏膳夫內史且以斗筲分大臣之權則文王慮已早知其弊而行法俟命知無可柰何而安之矣嗚呼緣此而後世之以勤勞開國者恃其精明剛健之才師周官而一天下之權歸於人主禁制猜防上無與分功而下得以避咎延及數傳相承以靡彼拱此揖進異族而授之神器師古無權而爲謀不遠又豈非理勢之必然者乎夫子孫之有賢不能必之天者均也虎賁綴衣之不謹而且使寺人操政府之榮辱矣三宅三俊之不克灼知而以資格爲黜陟矣司吏者與胥吏同其進退司兵者無一兵之聽其生殺名則六卿而實同府史矣其進如客其退如寄九載無考績之失則雖封任子而偷然謝去矣天子無親臣大臣無國位國雖民貧雖有寇者亦坐歎而無能爲矣府府然取四方之綱紀責之深宮高拱之一人而求功於刀鋸刑餘之厮賤賢者無以治不肖而相與爲竊貴者無以治賤而相與爲偷不肖師賢者之竊而以淫賤者師貴者之偷而以竊筋力勉乎足蔽目盲耳聾心頑思短異類之彊者其不乘短垣而踰之也乎故曰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學周官而弊焉者未嘗於斯義也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謂之仁堯

之大也舜之君也末之彊而卒不可弱得其理而[illegible]也仁以厚其類則不私其權義以正其紀則不妄於授保中夏於綱紀之中交相勉以護人禽之別豈必恃一人之耳目以弱天下而聽其靡哉乃周公之稱古也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豈其以唐虞爲弱而以家天下自私者爲彊乎而抑非也堯舜之以天下爲公者秩然於天理之別使中國恆有明王而競中國也三代之以世及爲競者廓然於封建之義使諸侯各勉於治而公諸諸侯也周公以此意而制周官分建公孤無權君無逸則天下綱紀於一人君或逸則天下綱紀乎天下其爲元德顯功之後

而在分上分民之列者莫不貪以可競之勢也天子無私
競而競以諸侯諸侯無私競而競以巨室則其爲齊晉秦
楚也猶其爲周也其爲田氏六卿也猶其爲齊晉也系出
神明而功及民物皆可使嗣我以興仁之至義之宜也故
周之亡亡於六國六國之亡亡於伯益之子孫秦之亡亡
於三戸之楚而以授之帝堯之苗裔則封建之遺意猶未
斬也秦漢以降封建易而郡縣壹萬方統於一人利病定
於一言臣民之上達難矣編氓可弋大命夷狄可竊神皋
天子之與立者孤矣則卽以文王之勤若將病諸而乘[illegible]
之錦衣玉食之沖人散無友紀之六卿以虛文而理亂絲

彼已不相知而功罪不相一欲無日偸日竊以黷封家長
蛇之吞噬也其可得邪況乎冑子之教不先中涓之勢日
固師師相竊率土成風迨其末流安所得五伯七雄三戸
而使之嘶起且將無從得莽操懿裕而畀之乘權矣以此
而號曰師周官也是羸病者奄奪以效賁育也適仆而已
矣故師文王者師其德則允合於堯舜之傳德矣師其道
則非堯舜之道也□□□者其尚鑒之哉

尚書引義卷五終

尚書引義卷六

衡陽王夫之譔

君陳

天下之相競於名實也情一動而不能止物一觸而不能
受故邵子以爲名之生實之喪皆不足也不足則事不足
以濟而實去之德靳於小名雖乍勝而終敗細人者亦知
此矣於是神其術以游於天下欲張之必固翕之欲先之
必固後之見利不爭以爲豪傑曰我有忍矣以德報怨以
爲長者曰我有容矣不炫小利而大利歸之不亟爭名而
名不能舍也斯道也用兵者以爲制人之機欲富者以爲

巧取之術養生者以爲緣督之經是則忍也容也異端之
所寶權謀者之所尚也成王旣見聖昭昭然揭日月以臨
臨萬邦而亦云爾者何哉均之忍也而姑爲忍者與有忍
者殊均之容也而故相容者與有容者殊有容者實有之
而可昭昭然揭日月以行者也非固有之則忍者非忍而
容者非容也能忍利之不得而非能忍害非忍也能容名
之不美而非容以實非容也夫忍云者癢而不搔痛而不
抑之謂也利之不得且保其固有非痛癢之相切矣容云
者非所得而懷之無所擇而納之之謂也名之不美一瞬
之物論非存諸懷而納之不去矣能忍於利而不能忍於

害利不獲害亦不侵是辭利以違害之謀也名在彼實固在此是去名以取實之術也老氏之教終於權詐心與迹判誠不屬而操物之生死止此而已矣成王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神明者非可以籠絡之術逃其怨恫者也竊竊然避害而樂擭其實是匿穢於心人不能傷而神明之咎惡集之矣誠於忍者利不歆而害亦不拒誠於容者名不競而實亦不爭誠有之也知天下之險阻荼毒皆命之所必受知物情之刻覈殘忍皆道之所能格將有憯肌膚戮妻子而不動受垢汙被攘奪而不懟志之所至而氣以凝欲仁得仁而爽亦仁矣此之謂有忍此之謂有容也此以

道濟天下而成乎大德者也蓋苟其爲君子也者則名之相試也淺矣名之不歆也易矣而害之生於不測實之拔以不堪陰陽不偶之數生乎世變雖以盛德而履帝王鄕相之位可以惟意所爲而相抵以相用者不能無也聚墜凝廣大之素心乍受之而驚駭嬰之而危於是不克以自持而爲之搖蕩雖君子固難言之矣且夫所謂害者不僅憯肌膚戮妻子也所謂實者亦不僅垢汙攘奪也以事親而獲不從心以獲上而勞不成績以交友而信且見疑以治民而恩或中沮施於其術則得之正以其誼則不得近乎名接以利則雖險而有功致乎實忘乎害則害益至而

實不克就若此者萬變不窮皆不可以理遣不可以情楷者也斯則尤其難忍而難容者也去乎利非以就乎害而去乎利則害必與之相迎全軀保妻子之福澤上亦可致效於君親旁亦可汲引乎朋友下亦可見功於百姓既已與害相迎而德無可居功無所試咎且上延而禍且下逮乎生之所學夢寐之所志一旦瓦解而不能復恤慮及於此而躍起以求濟忍道逾矣有忍者忍此則征凶而亦利涉也名待實以彰而實亦繇名而立輕去乎名而天下之欲蔑其名者去之且責以名者多爲之疚以沮其實而無端之恩怨投仁義中正之巇隙以相爲距故亂吾名者不

亂吾實不止吾欲據實以與之爭則容德虧矣有容者容此故德愈不顯而愈大也有所忍於利以遠害有所忍於害而忘利有所忍於利以遠利有所忍於害以貞害遺於利以貞害而後天下無不可濟之險阻有所容於敗吾名者以全實有所容於毀吾實者以正名有所容於敗吾名者而並忘其實有所容於毀吾實者何有於名實忘而何有於名而後君子之德塞乎天地之閒事已無功而功功者存道凡不行而行行者遠功功者以扶人之紀則業參於帝行行者以通天地之變則化順於天至治馨香感於神明其此謂與斯道也達以之調陰陽之惡伏窮以之盡

人事之變遷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而利民者不庸撥亂世
良之治而定傾者不挽行夷狄素患難而介然以其堅貞
之志與日月爭　　心退藏於密神武不殺而以神明其
德故周公以之誅管蔡殄商奄而亦歸之容不改徙殷民
於東國而不靜之迪屢不懲乃著其象於易曰君子以懲
忿窒欲嗚呼盡之矣民以止而忍以定兌以說而容以和
樂天敦土而不足於物有餘於己不足於身有餘於心君
子之以成德爲行豈有樂乎此焉豈老氏以陰謀持天下
之名實而求濟其大欲者之可同年而語哉

冏命

老氏曰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
其不求諸己而徒歸怨於物也亦愚矣哉色聲味之在天
下天下之故也色聲味之顯於天下耳目口之所察也故
告子之以食色言性既未達於天下已然之迹老氏之以
虛無言性抑未體夫辨色審聲知味之原也繇目辨色色
以五顯繇耳審聲聲以五殊繇口知味味以五別不然則
色聲味固與人漠不相親何爲其與吾相遇於一朝而皆
不昧也故五色五聲五味者性之顯也天下固有五色而
辨之者人人不殊天下固有五聲而審之者古今不忒天
下固有五味而知之者久暫不違不然則色聲味惟人所

命何爲乎背天下而有其同然者故五色五聲五味道之
撰也夫其爲性之所顯則與仁義禮智互相爲體用其爲
道之所撰則與禮樂刑政互相爲功效劣者不知所擇而
與怨焉則噎而怨農人之耕火而怨樵者之薪也人之所
供移怨於人物之所具移怨於物天之所産移怨於天故
老氏以爲盲目聾耳爽口之毒而浮屠亦謂之曰塵夫欲
無色則無如無目欲無聲則無如無耳欲無味則無如無
口固將致怨疾夫父母所生之身而移怨於父母故老氏
以有身爲大患而浮屠之愚直以孩提之愛親爲貪癡之
大惑是其惡之淫於桀蹠也始以愚惰之情不給於經理

而委罪於進前之利用以分其疚惡繼以忿戾之氣危致
其攻擊而徼幸於一旦之輕安以謂之天甯厚怨於物而
恕於己故曰小人求諸人洵哉其爲小人之無忌憚者矣
知然則顧命之言曰夫人自亂于威儀斯君子求己之道
也威儀者禮之昭也其發見也於五官四支其攝持也惟
心其相爲用也則色聲味之品節也色聲味相授以求稱
吾情者文質也視聽食相受而得當於物者威儀也文質
者著見之迹而以定威儀之則威儀者心身之所察而以
適文質之中文質在物而威儀在己己與物相得而禮成
焉成之者己也故曰克己復禮爲仁爲仁繇己而繇人乎

哉君子求諸己而已故曰自亂也己有禮故可求而復非
吾之但有甘食悅色之情也天下皆禮之所顯而求之者
繇己非食必使我甘色必使我悅也故亂者自亂治亂也不亂
之者自亂之也亂治而色聲味其何與焉狂蕩佚達先生於
心而徵於色淫聲美色因與之合非己求之物不我致而
又何怨焉色聲味自成其天產地產而以爲德於人者也
己有其良貴而天下非其可賤己有其至善而天下非其
皆惡於己求之於天下得之色聲味皆奄之用也求己
以己則授物有權求天下以己則受物有主授受之際而
威儀生焉治亂分焉故曰威儀所以定命命定而性乃見

其功性見其功而物皆載德優優大哉威儀三千一色聲
味之效其質以成我之文者也至道以有所麗而凝矣是
故麗於色而目之威儀著焉麗於聲而耳之威儀著焉麗
於味而口之威儀著焉威儀克則惟物之則威儀有章惟
物之章則應乎性之則章成乎道之章入五色而用其明
入五聲而用其聰入五味而觀其所養乃可以周旋進退
與萬物交而盡性以立人道之常色聲味之授我也以道
吾之受之也以性吾授色聲味也以性色聲味之受我也
各以其道樂用其萬殊相親於一本昭然天理之不昧其
何咎焉故五色不能令盲也盲者盲之而色失其色矣五

聲不能令聾也聾者聾之而聲失其聲矣五味不能令口
爽也爽者爽之而味失其味矣治容淫聲醲甘之味非物
之固然也目不明耳不聰求口實而不貞者自亂其威儀
[illegible]聲味之所未有而採亂之也若其爲五色五聲五味
者天下誠然而有之吾心誠然而喩之天下誠然
而授[illegible]心誠然而受之吾身誠然而授之天下誠然而
受之禮所生焉[illegible]所顯焉非是而人道廢雖廢人道而終
不能舍此以孤存於天下徙以喪其威儀等人道於馬牛
而已矣故君子非不求之天下也求天下以己則天下者
其天下矣君子之求己求諸[illegible]求諸心者以其心求其

威儀威儀皆足以見心矣君子之爲求於威儀求諸色聲
味也求諸色聲味者稱知其品節而愼用之則色聲味皆
威儀之章矣目歷[元]黃耳歷鐘鼓口歷肥甘而適無不行
性無不率何也惟以其不盲不聾不爽者受天下之色聲
味而正也藉如彼說則是天生不令之物以誘人而亂之
將衣冠閑閑無君子則陋巷深山無小人充其義類必且
棄君親捐妻子薙須髮火骸惱延食息於日中樹下而耳
目口體得以靈也庶物不明則人倫不察老釋異派而同
歸以趨於亂無他莫求諸己而已矣柳下見飴曰可以養
老盜蹠見飴曰可以黏牡求諸執衡饋酳授筵設几之

威儀以善飾之用則是天下之為飾者皆可以盜懸之罪罪之也失飾之與妄計以為盜媒自彰狂爽莫有甚焉者矣故求諸己則天下之至亂皆可宰制以成大治設宮縣廣嬪御四飯大牢而非幾不可求諸天下則於天下之無不治者而皆可以亂將囂嘶纚樞疏食獨宿之中而庭草溪花亦眩其目鳥語蛙吹亦惑其耳一薇半李亦失口腹之正如露臥驪駥撲之於額而已噆其膚屏營終夕而曾莫安枕則帷幃幬不施而徒為焦苦也故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老釋之於天下日攜怨而未有酬故喻世扶於火宅之內哀有生在彀之中心勞日拙豈有懲與翻

黻文章大禹之明也琴瑟鐘鼓關雎之化也食精膾細孔子之節也優優大哉威儀三千以行於天下而復禮於己待其人而後行也成王憑玉几揚末命惟此之云其居要也夫

畢命

畢命之言辭也曰體要於是而或為之說曰辭有定體為有据要為挈其据要而循其定體人可為辭而奚以文為體要者質也質立而文為贅餘矣徇是言也質文之貿交喪於天下而辭之不足以立誠久矣嘗試言之物生而形形為形者質也形生而象象為象者文也形則必成象矣象者象其形矣在天成象而或未有形在地成形而無有無象視之則形也察之則象也所以質以視章而文繇察著未之察者弗見焉耳請觀之物白馬之異於人也非但馬之異於人也亦白馬之異於白人也即白雪之異於玉也疏而視之雪玉異而白同密而察之白雪之白白玉之白其亦異矣人之與馬雪之與玉異以質也其白則異以文也故統於一白而馬之白必馬而人之白必人玉之白必玉雪之白必雪從白類而馬之從馬類而白之既已為馬又且為馬之白而後成乎其為白馬故文質不可分而弗俟合也則亦無可偏為損益矣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

同同以敬而非以敬父者敬君以敬父者施之君則必傷於草野而非所以敬君非所以敬君不可為敬不可為敬是不能資於事父而同敬矣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同以愛而非以愛父者愛母以愛父者施之母則必嫌於疏畧而非所以愛母非所以愛母不可為愛不可為愛是不能資於事父而同愛矣愛敬之同同以質也父與君母之異異以文也文如其文而後質如其質也故欲損其文者必傷其質猶以火銷雪白失而雪亦非雪矣故統文為質乃以立體建質生文乃以居要體無定也要不可据也有定體者非體可据者非要文離而質不足以立也奚以明

其然邪耳目手足之爲體人相若也而不相爲貸非若刻木以爲傀儡易衣而可別號爲一人也故迹而視之相若辭而察之一紋一理未有果相似者因而人各爲質焉則質以文爲別而體非有定舊矣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而心之神明散寄於五藏待感於五官肝脾肺腎魂魄志思之藏也一藏失理而心之靈已損矣無目而心不辨色無耳而心不知聲無手足而心無能指使一官失用而心之靈已廢矣其能孤据一心以紬舉明而可效其靈乎則質待文生而非有可据之要抑明矣是故先王視之而得其質以敎人心之誠而使有以自立察之而得其文以極人

心之誠而使有以自盡於是而辭與焉夫辭所以立誠而爲事之會理之著也緣政而有辭待辭以興政政無可荒遺而後有恆故辭無可倘僥而必於能達矣定體之必拘而据要可片言盡哉夫西周之誥誓降而爲春秋之詞命降而爲戰國之游說體趨卑而失要文趨靡而離質則信然矣乃其離質以靡者其將可以爲文乎其能用足以發其體乎其能詳足以盡其要乎蓋亦相承相襲而有雷同之體執其成見而動人以其要也是固用不窮而能詳乎體者戰國之游說固不如春秋之詞命固不如西周之誥命矣文之靡者非其文非其文者非其質猶雪失其白而

後失其雪大豈有雪去白存之理辭之善者集文以成質辭之失也吝於質而姿於文集文以成質則天下因文以達質而禮樂刑政之用以章文姿而質不昭則天下莫勸於其文而禮樂刑政之施如嚙枯木扣敗鼓而莫爲之興蓋離於質者非文而離於文者無質也惟質則體有可循惟文則體有可著惟質則要足以持惟文則要足以該故文質彬彬而體要立矣而後世所號爲辭人者立一體以盡文之無窮一開一闔萬應而約於一定非是則曰此其佚焉者矣立一要以蔽質之固有去其所必資以其所相待束縛而孤露其宗旨非是則曰此其漫焉者與信然則

且以一馬該天下之馬而無白馬以一白該天下之白而並無白人則且舉人於馬而必不許同之於白見人亦白而謂其非人而序之爲馬筋脈浮出於皮膚之表而肌肉榮衛萎而不靈以尺限肘以寸限指截長續短以爲木偶而生氣生理了不相屬故蘇洵氏之所爲體非體也網天下於蘇洵之體而文之無窮者盡廢開闔呼應斤斤然僅保其一指之節而官骸皆詘竭力殫思以爭求肖於其體則不知此體也天下何所需之而若不能一日離之也皎然之於詩律王鏊錢福之於制義亦猶是也而辭之體裂矣韓愈氏之要非要也以擢筋出骨者爲要要其所要而

不足以統天下之詳則不足以居天下之要矣漠然無當於興觀而使人一往而意盡騷騷乎其野以哀鼎鼎乎其小人之怒也則不知此要也爲何者之要而何所會也歐陽修之於史陳師道鍾惺之於詩亦祖是也而辭之要亂矣孤露者無體束縛者非要驅天下於其阱中而塾師樂用爲授受之資豎儒闒便爲科場之贄徒用爭勝於蕭梁父子溫庭鈞楊億之浮豔曰吾以起其衰也而不知其衰之彌甚也蔡氏之言曰趣完具之謂體趣完具者一切苟且之謂也誰其督責造物而令飛潛動植之各有其官骸莖葉以成體抑誰其督責立言者令積字爲句積句爲章以塞責而迫不容待以苟完兇咎乎先王以人文化成天下則言道者與道爲體言物者與物爲體故必沈潛以觀化涵泳以得情各稱其經緯曲盡其隱微而後辭之爲體合符於道與物之體以起生人之大用故君子以言爲樞機而千里之外應之如響今乃如或督責以應程限無可柰何取辦於俄頃則何異於胥史之簿書漠不關心而徒爲道責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吏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惻隱之實趣完具之謂也亟疾則鄙乃以首尾略具而謂之體苛察則倍乃以孤露急旨而謂之要鄙則君子厭之倍則小人不服喋喋里巷之言釋之所惡於胥

夫康王所戒於利口皆以其趣完具也韓蘇起衰人可爲辭□□□□□□□□□□□□□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草創討論脩飾潤色孔子之所取以爲命也夫是之謂體要而莫有倚焉矣

冏命

君人者有獨制二其他則可責之大臣大臣勿容辭也二者何用人也聽言也黜陟者一人之大權從違者一心之獨斷也夫人以進御爲情鮮不飾美以侵用大臣以爲辟爲職弗容早用其苛求迫其進乎君側矣有所任使而才不才見矣斯與狎習而忠佞類可知矣故不能禁大臣之舉或失人也正而庸之諛而屏之孰能制我以不彰不癰者矣必夙戒大臣以慎簡乎若其既列侍從而有所稱說矣自非抱道尊高居德嚴憚者其爲諛爲正未嘗不可移也君崇正則正言御矣君喜諛則諛言進矣至若詭於正而實以諛者雖唐虞之廷有巧言之畏從之違之豈大臣之能代我以決哉冏能禁侍人之不諛而術之於微辨之於早密勿之藥測不敢不嚴人莫得而與也戒大臣曰爾勿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爲僚使誘我以自聖而附於狂也何其舍己求人以嬖君職替君權而自棄其君道邪且夫郊遂之官分治於其野六官之屬各聽於其長則忠之

與儉才與不才耳目所及舉遊避而責之長官長官不得
姿也乃若左右僕御行則同輿居則列侍日得以其謦欬
達於黼扆則言或巧而或諴色或莊而或僕台是弗審而
相戒曰勿使至我前也然則天下無變聲而後耳可無淫
無姣色而後目可不眩乎乘可繩可索之資恃大臣以絕
悔不則曰惟予汝辜斯亦不自卿之甚矣故舜之告禹曰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君自庸而自威也伊尹之訓太
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
道自求之也周公之戒成王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
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自立之也帝王於左右僕御之

臣察其人辨其言知人之不能代我而我不容不愼也如
是則冏命之危言以戒其臣穆王其有儆心乎君子於此
知世變矣雖然世之弗能不變也道之不能不降也君不
可不自知也尤不可不知其後嗣之且不已若也不可不
知其臣也尤不可不知臣道之已替風俗之已敝下游之
濫愈不可挽也文武徂而王者之道不嗣周召沒而大臣
之忠不勵非道法遠忘而敦忠無意也習使之然也前王
造王業於艱難險阻備嘗情僞畢達知人既已審矣而當
草昧之際言之臧否旋踵而成敗效之故從違易決弗疑
其殄言之浸漬也而一時佐命之臣既秉睿哲之姿抑以

國之興亡爲己之生死則縈營寵祿求當君心之計不生
故獎進醇良之士旦夕薦寵以贊其所爲而不相撓違天
下之已定矣人君家業而居安大臣循資以漸進始之以
容保爲心也猶未失也乃一有此心而惰偷巽愞則柔輭
漸成乎習尙君不能自振大臣不能自堅而希榮寵者
無可効其奔走之能以微利祿於勛勤之地因將投閒抵
巇承顏飾說以取大臣之汲引而既廁肘腋巧持人主之
志意小忠可愛也小信可任也所術說於君前者說幾而
機深事小而害大若出於無心而正其挾意之險者偶然
猝發而實其積慮之深旁推曲引以言之而使君因此以

疑彼陽奪陰予以言之而使君卽信以增疑聯之無聯嫌
之無罪禍成事敗追悔而不知其所從若此者大臣稍有
不順卽已墮其術中抑且曰此正凡投錄之設聯供顧指
而他何能爲人君抑曰此以聯供顧指者也慮其無他而
不容遽發者也惟然而害不可言矣迨及末造主暗臣姦
而不但此也主暗則志不定臣姦則任之也不容專於是
大臣既有可疑之迹天子因有厚疑大臣之心上下交猜
大臣匿情不白乃進靖言厚貌之憸人使執役於左右投
以意指乘寬笑而進微辭若與大臣相左也而實以相成
君不欲使大臣之知問而貿大臣之口投其言而既售矣

則又且矜恃大臣之長短以制其生命宮府交遊國是益
亂成乎極重不反之勢爲大臣者亦將追悔而莫及矣西
周之季皇父一挾斂私而趣馬膳夫分權交騁漢唐以下
覆轍相仍固不可以舜禹伊周之獨斷望諸末俗之君臣
則穆王申儆冏命責以愼簡馭右也豈過計哉度其德無
先王之聖哲度其臣非元聖之棐忱度其時已非草昧經
營人勸於功名之風尙既無以自保矣尤不能保繼我者
之如我且愈我也懸一愼簡乃僚之法以馭右之賢姦爲
太僕正之功罪則君可以用人之失責之大臣大臣亦可
以聽言之失上責之君後世有不令之臣進一姦人使居

禁掖人得執以糾之曰天子之卿不順者誰實使然也不
度之主卽欲拔一佞人置於左右大臣得執以上爭曰此
臣之辜不敢任也申屠嘉以譴鄧通李沆以抑梅詢曾致
堯而漢宋之君免於失德亦其效已以中主而治道衰之
天下道有高而不可繼也俗有美而不可狃也襲獨制之
虛名貽交委之實害又奚可哉故於冏命而知周道之降
抑於冏命而知周之所以永也大車檻檻毳衣如璊猶有
可畏之長吏進威以礪淫縱而貪沍之流終不能爭勝於
劉畢有以也夫君臣交責以交儆固守成之中主恃以定
傾者也

呂刑

今欲審先王之法制亦惟名言之足信而已矣刑罰之稱
連類竝舉言刑必言罰有自古未之或易也而論者乃
曰罰非古也奚得哉舜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
刑鞭扑分有所屬而贖統言之義例明矣乃抑爲之訓曰
贖以施於官教之刑而五刑不與不勤道藝而罰以金墊
師不能行於里社而況國子乎其言曰五刑而得贖則是
富者生而貧者死貧者刑而富者免將使富人公於殺人
而不忌夫不揣其本以極其末則其說伸矣乃以此爲惠
則以施於官教之刑也將富者可亢玩公事而弗勤弦誦

矣乎粥呂刑固曰五刑疑赦閱實其罪則罰施於疑赦而
殺人及盜不與於贖明矣又或爲之說曰先王以道治天
下或抑或揚以昭德也故善者發進之以禮惡者死傷之
以刑以貴人之生而賤其死貴全其受生之支體而賤其
殘一抑一揚而仁孝之精意與存焉如其以罰爲懲而顯
示天下以居財之爲貴而輸財之爲賤則胥動其民心於
貨賄之有無也使然則以罰故而勸人於貨抑亦刑殺示
懲而遂比之禍均於盜殺亦將貴偷生而賤致命也乎且
民不可使勸於貨賄而在官之士入學之民其宜導以仰
廉隅而賤貨賄又何如邪夫不以有所畏而廢其陰陽聖

人不以有所蔽而廢其賞罰正其道於在己而順其化以
無憂斯亦已矣如必賤貨賄而不寄以權則非徒罰儆而
貴亦儆爵祿者貨賄之所聚也爵可以訓驕祿可以訓貪
衒勸天下於富貴之塗而不憂其榮富貴而輕仁義邪易
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固生人之所不
容已也奪其不容已而病之故曰罰懲非死人極於病古
之爲刑罰者亦率人情之固然而爲之予奪焉蓋有病與
從其儆而儆之無不儆也從其善而善之無不善也故聖
人不免於流俗之譏彈而昏亂亦有可原之心迹苟從其
儆而峻刑以治失道久散之民則免夫雖羅害之僭於罰

也相千萬而無算乃先王之於民也則既制民以產班士
以祿抑末業以重農故富者有以富貧者有以貧里比鄉
檮之民均平齊一於仰事俯育之中何所得强豪兼并之
族藉有餘之貲以恣其橫哉迨其後而有居贏懷寶之橫
民倚貨賄以亂法則惟先王之經法蕩然圮壞而豈罰之
爲法不臧以貽之儆乎且卽從其儆而言之愚氓之情其
狠戾粒米揮斥金錢輕於受罰求逞一朝之忿而不以慘
毒其心者則必貧者也若其積負以抵於富則雖粟朽於
倉幣蠹於藏而一菽之遺一銖之散遂若截肌剜肉呻吟
達旦而不安其寢故貧者之犯法苦於其輸而得當以輸

則若疾疢之去體富者之罹罰其輸爲易而恨之感感長
年累歲而不忘此亦人情之大致矣先王之以刑罰懲天
下也外病其身而內病其心病其身以刑非但使之毒楚
於一朝毀形殘體而終其生不能以豫與人齊病其心以
罰非但使之困窮於則限也訟而見曲姦而見摘懟致其
資以輸而顯爲什子之所奪則摧抑之辱內以媿於妻子
外以媿於鄉鄰者亦未可釋矣先王極不肖之情知其私
利厚藏之心可奪之以儆其惡而抑長養其廉恥以使可
悛彰明其罪戾以使知懲所以治人之道曲盡之矣然且
謂不足以懲吾怒而必槩施以制撓彼淫究狂猾之徒凶

狡勤於中[illegible]死不爲戒留髠劓刖宮之足以戢其志哉奮
者不以出財爲難猶夫强者之勝痛楚頑者之不恤殘形
也五福六極之參差不齊也不能必壽之富以强則王
者斂極相天而以彌以威亦但能使不壽之民富而之貧
壽而之夭强而之弱其能取天之貧富强弱不齊之數等
均而極乎重以使有罪者之必畏其難受者乎懲於富者
之不畏罰而廢罰則亦將懲强者頑者之不畏髠劓剕宮
而均之於死乎惟死則可以槩天下而示之威然且有一
往狂夫甘刃餂其如飴者故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
威之死且不畏又將何以懲之故天不以術毒之不能制

松柏而亟施以拔木之風王者不以刑罰之不能困富強
而桀出以必死之律正仁義於己而於物無憂也然而有
不率者挾富以輕試於法則抑有下刑過重上服之科以
刑故於小益先王之謀入事以相大道精義入神以利用
至纖恐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者也與知其末流而爲之
防徒立多辟以淫用其威且使鷙悍之吏流血成渠而不
恤爲君子之學者惡惡已甚倡慘礉之論淫於申韓而不
忍之心潛鑠而不知矣況大刑極於上則賄流於下千金
之子不死於市莫夜之金旁委於吏室苟官獄之未鬻吾
未見富者之克卽五刑與貧者均也無惑則疑宮刵以下

之可贖而大辟不可禾鍰之罰其穆王之毖政乎雖然大
辟之罰非謂姦宄殺人之不疑於赦者也罪之所科閒有
屛棄而上積以至於大辟者矣輕者抵輕而倍者重一等
矣倍其所倍而差以四等又從而倍之則大辟之法麗焉
如枉法贓之類如將於其積重而減與輕齊如今律罪止杖一百之類則輕者
不服而人之試於法者等一刑而何弗犯其重如將因積
重之不當死乃遞減而輕之乃輕者極於無刑而多所漏
矣因輕者之下刑而數倍其辠則不極之大辟而不可若
此者槩置之於一死而人之死者積矣今律之有雜犯死
罪是也是豈可與白晝劫殺加功殺人者同其斬刈乎乃

或又爲之說曰流宥五刑爲此言也而抑不然古之以流
爲宥者爲在八議之科耳故以施之共驩蔡霍而不下逮
於庶人彼既有得士享富貴流臣民長子孫奉廟祀則投
界四裔內不得世食其國邑外不得身廁於寓公而罰亦
重矣若夫不軌之罷民去墳墓遠親戚以趨利於四方視
去其鄕如脫敝屣而流亦何足以懲至於加之以桎梏責
之以鬼薪城旦之勞煩冤刺苦之以不得有其生則旣流
之而又病之或從而黥之是刑罰與流並施於一人之身
後世不仁之政而豈先王之典哉況乎投楚夏於煙瘴驅
孱弱於口外名爲不殺而假手於谿毒射工及夷狄之鋒

刃以陰絕其命恩不足紀而威亦不足立矣則何似因以
罰者之名正而事成且以開其自新之路也藉曰穆王以
財匱而訓贖刑非經國之大猷乃卽有縱有罪驕富人之
弊而以視國計已竭橫加賦斂吏緣爲姦朘削農民者不
猶相遼庭邪蕭望之刻薄之說徒以偏辭拒張敞遊於聖
人之門者不當爲之左袒也罰者非穆王之昉也自唐虞
以來未之或易也夫豈帝王之不齊而爲此哉天之有六
極也各有所用以施其化帝王體之而瀏威行焉六極有
貧而罰道行矣因天之道齊人之情雖有損益其何病焉
夫子錄呂刑以著三代之刑章也以此

文侯之命

㒒小弁於雅而不與揚之水同列於國風旌孝子之志也東周無僭書而錄文侯之命羅畢罔存周道之道也以平王猶有君人之道焉故春秋不始平王而始於桓王周之下夷於列國而不可復與自桓王始宗周之亡則亡於幽王矣平王其何咎焉入春秋之三年繹譬天王崩君子之所悼也桓王忘親黷貨失信無刑而周始降於列國春秋書武氏子來賻喪未踰年親遣童稚求乞諸侯黷貨辱親無人子之心也春秋書從王伐鄭背先王之信忘其有功於社稷奪其政而又加之兵師敗身傷為天下僇無君人之道也故周之降於列國桓王為之也於是夫子閔天下之無王而春秋作使桓王能繼平王之志而成其事春秋何為而作哉謂申侯以太子之故與犬戎攻殺幽王者苟明遷之妄也詩序稱西戎東夷交侵中國用兵不息而衹以亡則亡西周者戎也申侯其何與焉雖投兇道塗之悲屬毛離裏之愛藉令舅氏緣我以為兵端君父緣我而不難其不致死於申以謝先王者無幾也維桑與梓必敬止哀哉之子忍聽母家之弑父而報以屯戎之德哉孟子曰親親仁也申生不從圖見殺之辭而死於驪姬子曰此其所以為恭世子也謂其不見於孝也故死之非

難而生之不易幽廢之餘永[illegible]不[illegible]保其祖業已壞木無枝且惟恐以無後為不孝之尤忍平王之志苦矣安於放以殺君父之怨全其身以嗣宗祧之緒仁人之道也故曰仁也聖人宅心忠恕而審用權衡故於小弁存孝子之志而於文侯之命幸周道之猶存也非後世一切之論信史氏之誣以吹毛離裏者之得與也乃謂平王者又曰棄文武之故都於不守東遷而王迹以熄嗚呼欲責人也必為之謀為之謀者必其可行也可行而不行然後責之也未晚今且築九成之塲設九攢三推再拜晉彼論者而為平王謀又將如之何邪其致死犬戎爭一旦之命如幽世子有之國滅身死而不恤乎抑將守茂草之周京困於而亡如晉懷愍之坐空城以待縛乎李綱徼幸於孤壘而徽欽為虜猶自鳴為忠直又其甚者則如光時亨之誤國陷君而身則降賊以偷生耳則責平王以棄故都者其大槩可知矣君天下者以四海為守天子之孝以宗祀為重死社稷者諸侯之義也不反兵而報讎者匹夫之行也海內之地方七千里王畿之域東盡於殷郊皆天子之所得居也三塗嶽鄙武王之天室也澗東瀍西成王之卜宅也民病於天天財阻於臯市諸侯裹足於燹燧大夫作室以出居紘斷不更柱膠而鼓守西京之灰燼棄九有之攜

闘此不君不孝之尤以殄絕文武之景命者如之何其以此爲天子謀也惟其遲也幸則爲靈武之恩復兩都之鐘虡不幸而猶爲錢唐之宋存九廟之宗祧其覩淼車紫組青衣行酒者自相千萬豈得以悻悻之怒硜硜之節執獨夫一往之意氣進而謀元后之去留哉李綱謀之而偾敗于謙謀之而偾成勢非與黍而事等踦屧匪大猷是經惟邇言是爭決裂一朝而神人無主悲矣然則平王固與唐肅宋高等遂可許以仁孝而足君天下乎夫平王之視二主固有辨矣其遇亂而居於外者均也乃於小弁見平王之志則非鋼父南宮之心矣於文侯之命而見平王之所

以爲東周者固非宋高偷安江左之謀也少康之復夏也二斟爲之綦虞綸爲之輔歷祀四十而禹甸如故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非特立國之所憑亦興復之所藉也安其身而後動則鄭居虢檜之墟以鎮撫東方而固成周之左臂定其交而後求則晉臨汾絳度衣帶之河水而即幾雒州之庭故其後晉之持秦者五百餘載韓不亡而雒邑之九鼎秦雖暴不敢問也則平王之授鄭政者爲綢繆根本之遠圖而其錫命義和也乃擇制闘中之至計猶何治三秦寇恂治河內漢高光武所以雖敗而興者亦此道焉耳況承文武成康之遺澤因黍離除雨之人心收后稷公劉之

故土乎賜之弓矢假以專征所以睦晉而制秦也平王之志深矣假令天不貧秦而周祜未艾則王師整旅以嚮爾適晉人乘虛而渡蒲坂鄭輔東諸侯以繼其後問秦人之罪徙歸之於汧隴直折箠收之而不待再舉之勞乃天不假之以年文侯早世鄭武旋亡猶生安忍無親成師懷姦內訌非復有舉刑文武捍艱追孝之心然且平王猶不憚屈體交質隱忍以圖成其初志四十餘年之間猶一日也志之不終延及桓王首修怨於鄭而致祭足取麥之師再致怒於鄭而召祝聃請從之辱釋西爾之圖爭小忿於宛中而鄭之援失矣納曲沃之賂遂其無衣之請氣賚尹武

之師滅義和之適嗣以故翼人既根其薄恩曲沃亦狎其猥鄙迨及武獻雅饗食鄭國以啟霸圖而曾宗周於秦越則平王之遺意蕩然而秦得高枕以收文武之餘民矣豈桓王之所以不王而春秋之所以託始也功之未就者天也志之自立者人也聖人恕人於功而原人以志故存小弁於雅以西周之亡上有失道之父而平王惟順之於天錄文侯之命於書以東周之不王下有不肖之子而平王已盡乎人推於父而志不得伸猶可以泣告於鬼神而自險壞於子而功不得就乃令千秋以下舉顛越廢弛之咎歸過於貽謀之不臧君子所深閔也託天王崩於春秋之

始以繼尙書而作畢人之情見矣乃周不亡於犬戎之禍猶爲弁髦本源以施於赧王也又豈非平王不可泯之功而晉鄭之君贊東遷之計謀之具獻亦不可誣矣史氏徼傳聞之猥說以誣古人世儒求備於人而樂稱人之惡折衷於詩書以求聖人之褒貶斯以俟之來哲

費誓

於牧誓見古之陳法焉於費誓見古之軍令焉夫兵戎之事大矣不習而臨戎弟子輿尸之凶也然而三代之遺文無多考見則壯士不以教示不以學祕之也愼之也鄭事節而無容多爲之計也以此知世所傳太公六韜之書爲戰

國暴人之屨作於尙父之世無有以此言兵者也於牧費之誓見其大略皆治戰之日以警士卒其先不以論議於帷幕申飭於訓練者何也古之用兵與後之用兵勢殊而道異則以三代之軍制驅束後世以驕傲者祗以亂國而毒民必矣言三代之軍制者其大端曰寓兵於農考於二書則三代非兵其農也其爲兵也猶然一農也寓焉而已矣牧誓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後世而以此戰也我欲止齊而人之弗止弗齊也將如之何止於七步而不進止於七伐而不殺氣一息而不能再振也將如之何止齊於此而勞冒以相撓也將如之何蓋古之用兵者以中國戰中國以友邦戰友邦以士大夫戰士大夫卽以農人戰農人壤相接人相往來特從其國君之令以戰而實其友朋姻亞也故其戰也亦農人之爭町畦而相訴讟雞犬而揮拳已耳無一與一相當生死不兩立之情也馳騁控弦以決軍事之利鈍者車中之甲士耳步卒之屬每乘七十二人勇怯無擇備什伍以防衛突護中牛以供芻粟治井竈以安壁壘而已矣固農人服役之勞非壯士折項陷胸之選也迨及春秋之季宋華向之徒夕宿朱公之守晨趨華氏之軍下弗讎上弗誅也足知三代之兵非兵也農之寓焉者也故甸

方八里旁加一里（凡爲里者八）凡七十二井而出一乘之卒是有田九百畝（當漢以後四百畝有奇）而一人爲兵征伐數起民不橫死者甲士之外人皆知其農而非兵不以俘馘爲功也於是步可有方伐可有制兩無重傷示威而已乃流及戰國原邸甸以起甲兵旣無不兵之農吳起繇白起尉繚之屬以兵爲教以戰爲學以級爲賞以俘爲功一戰之捷斬死者數十萬蓋寓農之制未改而淫殺之習已成自列國交爭以迄秦漢之際干戈以下逾聞而心悸況自漢以降以除大盜以禦門門者乎如其可如牧誓之步伐止齊也則農可兵也旣不能然而驅耕夫於必死之地徒以僨國

有人之心者何忍而爲此哉費誓曰杜乃擭斂乃穽無敢
傷牿無敢有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逋逃祗復
之我商賚汝則兵且防民之侵兵防民之侵則兵不侵民
可知矣兵不侵民而民可侵兵則民日游於敵壘之間猶
農之越阡度陌以相聞也當其爲兵無改於其爲農抑可
知矣自後世言之兵固不可爲農農固不可爲兵也兵而
使爲農則憂惜惴然而兵之氣微故屯田而兵如無兵農
而使爲兵則棄食背城而農之氣狂故汰兵而必起爲盜
無他兵有不保之生則無顧恤也於是而籌御兵者必縣
不赦之刑以擾民爲大禁古之用兵者以義動不以利與
其充卒伍於行鬭者以役行非以勇邀進而無死亡之害
則不恬死以陵人退仍井里之氓則雖于役而不忘其故
君不以利爲功將不以勝奪利則兵亦不以一籍戎行而
覩民爲其刀俎魚肉兵之情不躁則農之氣亦靜迨及春
秋館穀三日逆詐以爲大襲芻蕘糧糒仝家計於行陳之
中必無野掠以殘民亦不因糧於敵國遂其志於采薇采
芑之中閑其情於蕃舍蓋藏之計故人皆可兵也而懇懇
以馴民者兵固可農也侯國之有徒伐卒有事於比鄰而
無防邊久戍之勞受命而討不庭但令服罪而還師又無
追奔搗穴之事文告先及四野之人民人保互相知而互

相恤井不塡而木不伐今日之往而不彼侵他日之來而
不我傷故費誓之所包相戒但自詳司其牛馬臣妾無殊
乎主伯之告亞旅以警穿窬於介胄牢澼而不以剽掠人
民申驕橫之禁如是以爲兵專靜消靡之氣不懲於蒸無
剽掠之利搖蕩其心而之於貪戾則車還甲散仍安其男
耕女織之常兵固可農也後世之兵與閭閻耕盜相逐於
千里之外輜重不相及樵蘇不能給禁令雖嚴而弗能止
戰克勝追奔則馬伏衣糧布帛金錢狼戾惟其取非分之
獲既蕩其情坐食之安又習於逸使反隴畝以竭終歲之
勞而茹荼楛之苦能保其恆心服先疇者百不得一也如
其可以費誓之軍令治軍也則農可兵也既不能然而欲
軍農固本以防民之暴悍也其敢輕用農民於戎馬之場
哉夫酌古今以定立國之規非陳言之可試久矣三代之
兵可無兵也一戰之勝不足以興王一戰之敗禍不及於
天下故得以雍容詳謹之雖步爲陳法而怯懦之耕夫有
以自全於爭鬭之地三代之兵不以爲兵也一詞之失而
整旅以前一矛之爭而援桴以起氣沮詞伸而各安其生
計故得以謹守輜重而自保爲軍令而于役之征夫初不
須有驕縱淫掠之變處今之世用今之人以保今之天下
可以其道而治軍乎固不能矣則農與兵之不可合也久

矣以賀首爭衡之法教其農而農不能勝則稍□於原野而天下無兵以掠奪淫縱之令禁其兵而兵困難戢則人競於貪驕而天下無農無兵則□□□曰無農則盜賊日繁吾讀古人之書而推廣以論世尚無以一曲之學禍天下乎哉

秦誓

言有𢦏是者不可廢也而其心則不能如其言言不以人廢抑不以其心廢言有𢦏是不可廢也聖人樂取於人以進天下於善則亟取之讀者因言以考事因事以稽心則抑因此而得炯戒焉秦誓之言非穆公之心也穆公所欲

爭衡於晉得志於東方者夢寐弗忘則所昧昧以思者終仡仡之勇夫也故公孫枝得以終引孟明卹彭衙之師以拜賜然而姑爲誓以鳴悔者其是非交戰之頃心尚有慙而言軌於正夫子錄之錄其言也取其乍動之天懷而勿問其隱情內情終昧其言之隱與人之□也夫豈穆公之心哉乃於此而爲人臣者當亂世事詐力之主其難也甚矣非君子孰能守貞而免於咎哉其惟周初之君臣乎降德國人修和有夏以積功而有天下者卽其以衆亡而不爭天下者也命之未集不以險詐之謀疲敝天下而收其大利命之已集不以文飾之言籠絡天下而避其□實則

君若臣早夜勤謀之華屋之下者無不可正告天下以無愧卽或有所未效亦終不揜其謀之不臧而誦言以分已之謗君以不固而千百祿臣以無過而保功名至於三世而猶公閎夭南宮括散宜生泰顛之功烈昭著故君子樂論其世觀於君臣之際以勸忠也夫秦則異是已乘周之東徙起而收岐豐之地聞晉之亂因釁而啟河東之土所以肇造邦家者非有公劉亶父君宗飲食之恩宣畫經止之勤也天下不亂則秦不能東鄉而有爲天下有變則秦以投閒而收利有時坐睨而持天下之長短有時挑釁而疲天下於奔命始於秦仲訖於始皇并諸侯滅宗周一六

合皆是術也乃暇以陰謀祕計徼利於孤寡慘刻以成其功而時當三代之餘先王之德教未斬商周所以得天下者已然之迹必託之名賢不賢且竊藏之不可欺飾則收惟恐以其中心之祕襮於世而生人心之怨叛故幸而僨成則爲之名曰昆吾章顧之濟功遭德伐樂之支緒亦猶是爾其或僨敗則恆嫁罪於共謀之臣以塗飾天下而謝咎夫然故孟明西乞白乙之徒成不能分功而敗則爲之任過也嗚呼其始也固相與屛衆密謀以徼幸於一旦事之僨裂乃昌言以斥之於衆曰仡仡勇夫我尚不欲截截諞言我皇多有之而斥之如犬馬蔽夷之加草菅也亦

如斯夫自是而後操秦志而爲秦謀者若商鞅白起魏冉范雎呂不韋蒙恬李斯之流無不旦席珍而夕路草進從膝而退虀頭勞形怵心力爭以快秦人之欲而畀以天下乃放逐誅夷身受不韙之名以爲秦分怨於天下則何秦君之狡而秦士之愚邪此無異故凡秦人之所謀以得志於天下者皆非人臣所當進謀於君也失信無親利死亡伺孤寡以貿亂寓干戈於講和之中嚴賓客而勿寇仇危其父兄驅其子弟爲孤注以徼利於千里凡此天怒人怨之大慝憯焉莫恤而與戰勝之賞懷此以事君是猶助弟以訟兄訟愈健而弟之疑忌愈深也忍於人者無所不忍

諉於人者無所不諉立談之頃畢覓其心而欲以此結恩故保功名於安忍雄猜之主其可得乎當其前席傾聽之日劍已加於其頸矣乃秦之臣子譏訶相仍誅夷相望前者已傾後者罔覺甘其甘以身名抵險賊之鋒距邪此抑有故焉秦之所賜尊其名而不欲姁媚者皆所擯棄者其所譏訶而繼以誅夷者則所禱祠以求者也夫人之情不動於賞罰而動於人主之好惡苟非正誼明道遠利賤功之仁人則賞罰戢於無端而好惡移其風俗其不爲險陂之主所顛倒而樂爲之死亡者鮮矣誓曰論玆黃髮則罔所愆非穆公之情也國人則知其窮矣惑言而非其好也

公又曰不替孟明孤之過也亦非穆公之情也國人則知其詆訶未幾而繼以顯庸也彭衙之戰濟河之役猶賁射御不違之仡仡於孟明而黃髮之論仍土苴也故孟明曰三年將拜君賜亦知遂咎之不長矣是穆公之誓衆而移罪於三帥者外以間諸侯之口內以謝寡妻孤子之痛怨而非以情也不然公孫枝其能終抑無技之老成違君之怒力護覆師俘獲之勇夫以徼不可必之戰功於他日哉孟明之徒窺見其心而樂與之共功名動於其所好惡則斥辱不以爲媿卽有死亡之禍亦共懵不知焉得不與子車氏同閉三泉亦僥幸而非有必全之首領矣彼鞅起冉

雎不韋斯恬之徒一日之力未殫智未盡功未竟過未有所必委則固可以緩殊刑赤族之禍而害幾苦從什百於蹇叔百里之賜尊而隱遯矣夫君子出身以任人國家之事進以當賓友之禮退以保明哲之身所守者道也所重者恥也所惜者名也嗟士在廷胥其聽斥爲勇夫罪以諞言舉杌隉而歸之於我彰惡於鄰國媒怨於百姓曾厮役狗馬之不若苟其有羞惡之心者亦何爲辱名賤行以強與其謀邪噫夫王道之息也德衰功競士以其身游於崩壞之世而處人國王定霸之間守經而自靖則以失時而見侮揣變以從欲則以狡詐而嫌疑乃存貞且有危責

之險而致猜疑全顧後之圖安於忍人者疑其不難於背己險於乘人者畏其不可與有終樂殺人以爲功則將以之平怨於冤鬼多掊利以富國則必億其厚藏於私家故蘇秦裂文種剄韓信夷劉晏竊彻人主之欲偷取一旦之歡而極非常之禍斯亦可爲大哀也矣雖然其不足哀也彼所爲逢君之隱志以自謝得志於人主者其殺人剄人夷人族籍人產不知凡幾矣故曰出乎爾者反乎爾天之所假手以波斃獨夫祿之忿者即此解衣推食投膠得水之君臣而亦何遠之有哉故夫子錄秦誓於書爲人君得失之衡抑爲人臣死生之紐也黃髮之士膂力既愆而猶乃心以裕天下不逢君於近功小利之傾危則即以番番之崇力猶諫而撥心自盡亦必引咎歸己而大白其無技之忠忱以正告天下後世而不能諱其棠懷其靦誰明之惡不可掩必加斥辱以謝國人者榮辱害變也則君子之行己事君不與世主爲遷流其必有道矣故苟或隕命而徐庶全身孟昶仰藥而徐廣終老陸賈稱仁義而衆傑生售權謀而損沈約獲惡謚以死趙普開流言而危履信思順者雖險而不傾取義蹈仁者雖死而不辱安能因人之好惡以蒸成朝榮之榮光哉存亡者天也死生者命也寵不驚而辱不屈者君子之貞也樂則行而憂則危者大人

之時也然則蹇叔百里其得道之正與而抑末也滌蕩者自爲猗秦之始興有伊人矣熠熠紫芝可以療饑秦之末造有冥鴻矣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子贊之曰志可則也志足以爲天下則則與散悶顛括同爲三代之英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百篇之終秦誓聖人之志見矣斯以恩聘列侯而不西渡龍德而正中也

尚書引義六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尚書稗疏已著錄此復推闡其說多取後世之事糾以經義如論堯典欽明則以闢王氏艮知論舜典元德則以闢老氏元旨論依永和聲斥宋濂詹同等用九宮塡郊廟樂章之陋論象以典刑攻鍾繇陳羣等言復肉刑之非論人心道心證釋氏明心見性之誤論聰明明威破呂不韋月令劉向等五行傳之論論甲胄起戎見秦漢以後制置之失論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詆朱陸學術之短論洪範九疇薄蔡氏數學目爲無稽論周公居東鄙季友避難爲無據議論馳騁頗根理要至於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及所其無逸等句從孔傳而非呂蔡亦有依據惟文侯之命以爲與詩錄小弁之意同爲孔子有取於平王至謂高宗諒陰與豐昵同爲不惠於義則其論太創又謂黃帝至帝舜皆以相而紹位古之命相猶後世之建嗣又謂虞夏有百揆商有阿衡皆相也至周則六卿各率其屬周之不置相自文王起此皆臆斷之詞他若論微子去紂恐文王有易置之謀周公營洛亦以安商民反側之心則益涉於權術作用不可訓矣

尚書體要六卷

〔清〕錢肅潤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體要六卷》提要

尚書體要序

昔孔子討論典籍斷自唐虞芟除繁穢舉其宏綱所以恢濶至道昭人主以涂轍也秦始燔棄墳典學士解散尚書百篇之舊失傳至漢訪求遺文濟南伏生口誦二十八篇魯共王壞

孔子故宅得所藏古本合河內女子所獻共增竹簡二十五篇而經目始備自後伏生授張生張生授歐

陽歐陽授兒寬寬復授歐陽之子孫至高而止其時雖有大小夏侯之學而隷古定維歐陽最盛其所以

昌明絕學綜貫旨趣要必有明體提要之道而汨沒洄洑者不得挈其精也

本朝經術試士各專一家儒

者若心探索分别異同皆以科第起家樹幟壇坫故六經炳若觀火而尚書擅名海內者所在多有余自

先大夫來起家尚書嘗謂
尚書統攝典謨羅列訓誥
誓命陰陽水土性命事功
靡不條分縷析滙爲巨津

學者涂軌未淸騁轡泛駕
則耳目散渙漁獵苦于難
集即欲窮險極奧我知其
有望洋而嘆者矣梁谿錢

君礎日行節超逸雅讀安
國古本繕寫傳受得濟南
千乘之祕又嘗與生徒講
習數十年故其更歷排纂

有說心研慮之助而鹵莽
所得皆其渣滓以視少年
喜事著書者有間矣夫古
人嘉言懿績必有以生今

人今人幽會冥通必有以生古人古今人神理相激可以鈎深致遠獨斷不懼此非有所據必泛非有所

擇必迷泛則瑣瑣則不聚迷則亂亂則不堅不聚不堅而心之純駁相半則有詠奇譎怪創一家之言爭

鳴吠之益者皆經之爝火也錢君體物緣情造端觸類議論所及可以指麾諸子而言簡理約各有歸宿

譬猶北燕南越資舟車者不眩於所往由是旁蹊曲徑安坐而赴千里則茲編鍊精聚液蓋亦治經者之

車馬舟檝也噫嘻傳矣

康熙癸亥秋日江南督學

使者趙崙題於毘陵舟

中

序

六經者如日月之經天常明

于古今而不息者也後世俗

學紛紜各持臆說支離旁雜

而經義始晦尚書之傳自濟

南伏生至于歐陽綿延不絕

而其間理神治人明體達用

之大旨註疏大全靡不條分

縷析曲暢詳盡然非湛深經

學之士貫通融會而揭其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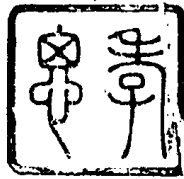
歸則古帝王精義微言其不淆于俗學之紛紜者鮮矣邑中錢礎日先生博學嗜古淹貫六經而尚書尤其專家蓋平昔之探索既深且與其徒

講習討論更非一日故其著爲體要一書理愈研而愈出辭益簡而益該也吾思人之一身百體具備而筋骸之運動血脉之聯貫則有竅要存

焉扼其要而手牽髮動未有不全體俱應者惟書亦然先生博綜研極彙成一編挈綱振領義蘊包舉吾見其書出而天下知有歸宿庶無支離

旁雜之弊　學憲趙公重其書之不朽謀付剞劂捐俸倡始而董其成是編也寧僅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而表揚絕學以爲正誼明道之的其有

裨于天下後世豈淺鮮哉是
爲序時
康熙二十二年菊月知無錫
縣事鑑水徐永言題于聽
梧軒

序

古者學尙專家漢時經學有田氏費氏之易毛氏鄭氏之詩戴氏之禮董氏之春秋而尙書則有伏氏夏侯氏大都人各專一經經各名一家後世則不然蓋古人以專家精經術故童而習之尊其所聞遂以其業名于世後之儒者俎豆其書于不衰今人以專

家取科第故童而習之以爲梯榮之具旣得遇則棄爲嚆矢故人各專一經而經不能名一家至令人有廢經經存窮經經亡之嘆此亦古今得失之林也雖然精經術以取科第

國家所以訓士者非有岐于古也而士習之趨向異則經學之顯晦殊焉豈必廢科第以精經術哉蹈常襲故者無才字櫛句比者無學糾紛割裂者無識昔人謂史有三長經何獨不然特未遇其人耳尚書一經臚陳五代其書最古

大者曆象山川官常政典之記載精者天人理數九疇十六字之淵源無不備舉其中而且洛書衍範似易颺言賡歌似詩郊廟秩宗似禮朝會

征誅黜陟賞罰似春秋以一經而兼五經宗旨未有若此書者也海內以尚書名家者莫盛于三吳而吾邑故與吳門雲間金沙甬立鼎峙自申

文定會編王方麓日記行世以來尚書講義無慮數十家而吾邑先儒所著撰一水月等編膾炙藝林實稱後勁焉十峯錢子吾邑耆宿今之五經笥也著書等身于時藝一途夙擅韓潮蘇海之目他如詩古文詞流布詞壇者標新領異不可方物客歲于江干開講席劉總戎牛郡丞沈邑

侯諸公設皐比延之賦講堂大會詩誌一時盛事十峯經學于此略見一斑而尚書一經尤其所童而習之者也予諸家箋疏靡不研覽折衷論

定著講義若干卷藏之篋中有年學使者閻偲趙公見而賞之爰授諸梓以公當世由是懸諸國門使海內知吳中多尚書專家蓋出于師友淵

源之有自而十峯實集其成者公之力也夫尚書以一經而兼五經之義十峯亦以通五經之才與學與識而斷據一經宜乎不獨爲科第之階梯直以窮經術之奧窔是書一出豈惟補會編日記所不及古人所謂專家之業俎豆不祧者將在是學者欲于講義中精經術卽于經術中取

科第其必于是書得之也歟

康熙歲次乙丑夏日年家眷弟周弘拜撰

尚書體要自序

肅潤自幼工尚書畧能道章句長而從鄒經畬忠餘兩先生游於東林聽講尚書稍通知其義嗣後馬文肅先師手授歷科尚書文韻屬為刪訂會膺國變先師騎箕尾歸天肅潤亦賦

詩招隱勿復談舉子業矣
國初右文興學首重六經肅潤閉門授徒以尚書教門弟子因取文韻一書而增刪之傳之國門頗見稱於世爰集註疏大全與先儒諸訓解彙成講義一編藏之篋衍未敢出以示人也

戊亥間肅潤赴牛雙溪郡丞荊默菴學博之招講學江上東海 趙閬仙宗師按臨茲土校士畢過講堂見三郡紳儒大會於此歎曰鹿洞鵞湖不是過也几上偶陳尚書講義趙公展玩再三謂肅潤曰余東萊固尚書藪

先大夫尤以尚書起家故余亦專習焉余閱尚書講義多矣未見此編之言簡理約明體而提要也迺命梓入發刊行世肅潤因顏其編曰體要體第也言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要約也言在體之中約結而小也

體則與重而旨趣完要則簡約而事理當是有體要則無枝浮學者讀尚書而不知體要所在紛紛論說奚爲乎吾觀尚書一書有大體焉有大要焉尚書者道學政事之書也堯典一篇已具明新之綱修齊治平之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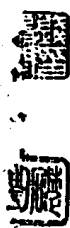
其間危微精一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示博約之義說命則爲學者入德之門洪範則爲治者經世之法齊天運則有羲和之命定地理則有禹貢之文正百官則有周官之制修已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篇故孔子嘗曰

吾於二典見堯舜之聖焉於三謨見禹皐益稷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帝典觀美禹謨禹貢觀事皐陶益稷觀政洪範觀度六誓觀義五誥觀仁甫刑觀誠嗚呼此尚書之大體要也若由體要而細推之則

更有說矣體者體制如典有典體謨有謨體訓有訓體誥有誥體誓有誓體命有命體要即體中要領所謂一篇之警策是也夫一篇之中固有體要至于篇中之節節中之句句中之字亦各有體要學者誠得其體要而

善會焉其於尚書猶根之有荄鏑之
有籥斗之有杓江漢之有岷嶓原委
井然條理畢具以作舉業不優然有
餘裕哉是編遵兩鄒先生講論之說
發明文肅馬公文韻之旨而于註疏
大全及先儒訓解復詳為採擇其文

與義雖廣博而旁通其大指則以體
要為歸將所為典重而旨趣完備約
而事理當者其在斯編乎編成適
李大學臺命肅潤主持東林講席肅
潤謹謝不敏而泰太史對巖率其子
姪輩請講尚書全部肅潤過東林即
以是編講焉會
[illegible]大中丞以
內召入都至東林相招講學肅潤講尚
書大義一篇并以尚書體要上呈湯
公曰是誠有功經學者速行于世可
也爰作為序以問世焉

康熙歲次丙寅秋八月之望無錫錢
肅潤謹書於東林書院之麗澤堂

尚書體要卷之一

東海趙閬仙先生鑒定

無錫錢肅潤纂輯　同學諸人覆訂
受業邵　璿叅

虞書

言虞上該唐下該夏也

堯典

此載堯之事也首贊德業次記政事終述用人皆可爲天下萬世法故曰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此贊德業也先言勳者何臣之頌君未頌德先頌功也故首節言功次節然後言德但首節言功而欽明文思恭讓隱然寓一德字是德爲功之本也次節言德而親睦章明和雍又仍說到功上是功爲德之推也放勳二字直貫二節而言欽明文思言其心恭讓言其行光即從欽明文思恭讓中流出欽明文思雖四義還要合看若分四樣堯便有邊際不名放勳矣須知帝德廣運妙用全彰隨人所指堯無不在而不可謂定在故史臣聯加安字且根安安說恭讓恭讓說允克總見堯無能名惟無能名不得已于光不可揜處侈言之謂四表表已無外惟無外而又曰被反將四表包裹于中說上下上無極下亦無極惟無極而又曰格直舉上下透出其外四表上下都在堯一性中巍巍乎其有成功而已故曰放勳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此言放勳之實上云欽明文思恭讓而極之被四表格上下固蕩蕩難名矣姑以其實之可見者言之言其詳則有欽明文思恭讓之目舉其要則一俊德而已克明俊德句包括欽明兩句下六句則撇開光被兩句也克明無工夫昭融洞徹其本然之體自然不曾有一毫汚蔽非假脩爲以復之也以親三段亦要見得自然親自然章自然和堯不知其爲親爲章爲和而九族亦不覺其既睦百姓

亦不覺其昭明。黎民亦不覺其變雍。上下俱無心也。合此節看。幾見得是放勳氣象。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此記政事也。政事莫大于治厯明時。陶唐之世。草昧初開。天時未定。故有羲和之命。昊天者。日月星辰之主。而人時所由出也。天之行度。作不得一毫聰明。著不得一毫猜度。當敬順而測之。故要欽。又要若。欽若之法在厯象。厯以天象以天而已不與是謂欽若。欽若之要又在敬授。敬授者。兢業一心。

愼重不忽。竭精神於推步推測之間。而授斯民以至當無差之時也。此全是欽若心傳。但欽若在作厯之先。欲其術不違天。敬授在作厯之際。欲其政不失時。敬授內包考驗置閏二意。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此言敬授之事。敬授莫先乎考驗。或驗天時。或驗人情。或驗物理。皆授時之大要也。故堯分命羲和以考驗之。春秋以二分爲驗。夏冬以二至爲驗。二分以驗其中。二至以驗其極。二分之中。以卯酉爲驗。二至之極。以子午爲驗。日有出。有納。有晝。有夜。事有作。有訛。有成。有易。日有中。宵亦有中。日有永。日亦有短。星有象。有次。亦有宿。考驗至此而天時無失矣。春夏驗民之散。秋冬驗民之聚。民有析。有因。有夷。有隩。考驗至此而人情無失矣。春秋驗鳥獸之生育。夏冬驗鳥獸之變化。鳥獸有孳尾。有希革。有毛毨。有氄毛。考驗至此而物理無失矣。三者無失。然後可爲敬授。○宅嵎夷曰暘谷。是一句。嵎

夷。是東邊大地名。暘谷。是嵎夷中小地名。宅乃測候時之宅。非常宅也。寅賓。是驗春分之旦。日中。是驗春分之日。星鳥。是驗春分之星。民析孳尾。是驗一春之三月。平秩東作。亦是驗于三月者。春厯本爲平秩東作而設。此一語是敬授之本。

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南訛。南方變化盛長之物也。敬致。謂度其景之至否。以知其氣之至否也。寅賓。賓其出。寅餞。餞其入。

敬致．致其中．夏至之日．既行于北陸而不同于春秋之晷．測候之所．又在于南方．而不同于出入之處．故于夏至之午立土圭之法．伺日行中天而察其晷影之長短焉．日永星火．皆夏至日．火雖指房．而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宜兼房心說．正者陽之極也．陽生于子．至午而極．前此則微而未盛．後此則極而將衰．惟此建午之月．爲得其正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此與仲春多同．但春屬陽．秋屬陰．故谷曰昧．日曰納．中曰宵．以酉時對卯言．以夜間對日言．皆取陰之義．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朔．猶月朔之朔．取終而復始之意．曰幽都者．冬至日行南陸．去北極遠．故曰幽都．朔易者．人事隨天道以改易也．上朔字．見天道無窮．此朔字．見人事亦無窮．物生物長物成．中間都有次第．故東南西

皆曰平秩．至此萬物一齊收藏．故不必言秩．只消言在．不言候日者．日出于卯．理宜候之于東．日沒于酉．理宜候之于西．夏至之日在午．理宜候之于南．獨冬至夜半子時．無日可候．故北方不書．亥子丑皆屬北爲陰位．而子居亥丑之中．故曰正陰．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此亦敬授之事．敬授又在置閏．閏不置．則四時不定．歲亦不成．何以授時．故堯又呼羲和而總告之．

朞以天道言．歷分與至．二十四氣以周．自春徂冬．七十二候以遍．是爲朞也．一歲只三百五十四日．而經云三百有六旬．舉常數也．日與天會．只多得五日零二十五刻．而經云有六日．舉全數也．日與天會．一年既多五日有奇．而月與日會．又止二十九日半．一年又多五日有奇．每歲有十日之餘．至三歲則有一月之餘．此所爲置閏以歸之也．置閏全爲氣盈一邊．不可以氣盈朔虛平對．朔之所虛．亦盈數也．朔虛只補在六日之下．閏月之上．定時

成歲亦不平定時專爲成歲而皆根以閏月三字來允釐二句以效言允釐者自家信得此曆不差而後能使人信守有實寔意有按時修衆意是眞敬授人時大旨敬授不止欲民事不失時百官政事皆在其內故此說到百工上庶績亦須于時序外推類言之非六府三事允治不足以言衆功皆廣要開說○按上文曆象日月星辰之下宜有置閏定時意以曆象專爲置閏故也此節允釐百工之上宜有敬授人時意以允釐由于敬授故也中

間四節驗日驗星即上驗象平秩平在即上授時以殷以正即此所定之四時驗民驗物即此所成之歲功而百工庶績在其中矣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述用人也堯之用人不以親者私之不以遠者棄之至公也不以惡之隱者蔽之不以善之微者忽之至明也公而明而用人之道盡矣○此節求總治若時百揆之任也若時者順陰陽和四序特

不得聰明參不得意見丹朱啓明未免作聰明逞意見了如何用得啓明啓字要看人君欽明而治明何可少但不用明而自明則順故曰欽明曰克明未嘗啓也啓則私智穿鑿勢必至于嚚訟嚚訟俱在言上嚚則其言浮訟則其言訐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此節求分治衆者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之類九官之事也事皆君事故曰予若采不可喜功方鳩僝

功有刻意累積表著功能之意便不能若采靜言庸違八箇字正形容他鳩僝處而實爲若采大對頭若采者言行須照顧表裏須合一倘徒言不能行則空談之人何以若采貌恭心不然則外飾之人何以若采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此求治水之官治水須順水性而導之恃才不得
鯀非無治水之才只恃才不順理不能行所無事
耳方命圮族四字是鯀一大像贊說平日不說治
水此時尚未治水也然必盡人性然後可順水性
鯀且上逆王命則不能體一人之心可知下處衆
不和則不能全萬民之命可知試可可字下藏不
可意言當試其可治水與否如其不可乃已而黜
之未為晚也欽哉含順水之性意九載績用弗成
者當年用之亦是有功至九載之久而終不能成

也經稱鯀陻洪水傳稱鯀鄣洪水國語又稱其墮
高堙卑亦是一番大力一番作用當時小民得免
魚鱉之慘者或藉乎此鯀豈全然無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
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
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
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
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此求禪位之人帝位至重惟有德者當之否則忝
矣明明揚側陋只要他舉一个人非並舉二人以
俟擇也重側陋邊因上文所舉共鯀皆在明顯乃
開側陋一路帝堯口中說側陋二字胸中便有一
个舜在所以四岳一薦即以予聞二字應之四岳
說舜履歷不過數字而字字聳聽既是鰥夫又是
瞽子父母兄弟各以一字見所處之難克諧以孝
又以一字盡善處之道此等說法帝堯安得不躍
然試哉即歷試諸艱所以盡其德非疑其形迹易
飾而以隱微熟察也此句泛說不指下女女一節

女女為有鰥二字起見觀刑二女正要看他父母
兄弟處即此便見帝堯傳心之法帝堯明德之後
先親九族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也大舜
至此已全具一親族氣象帝堯安得不以位禪之

舜典

此載舜之事也首原禪位之由繼言攝位之事
後言即位之事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史臣贊舜首曰重華協于帝全從堯身上看出舜來見得君臣同德合兩人爲一人亦合兩朝爲一朝是爲禪舜一大張本濬哲以下正舜之協帝處也濬哲文明與欽明文思協溫恭允塞與允恭克讓協濬哲文明二語分之是八字合之只四事蔡傳所謂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是也四事合之又只兩事濬哲不文明則若深藏智巧者豈聖人之濬哲溫恭不允塞則若徒事外貌者豈聖人之溫恭兩事合之又只一

事一者何玄德是也玄即從濬文溫允看出以其幽深玄遠故曰玄玄德與俊德協惟玄乃俊德到玄處自然升聞不因師錫岳薦而後聞者精神不覺潛孚臭味不覺投合正是協處乃命以位命以帝位也此乃舜一生行實若謂舜初年事則隘矣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亦言其協帝也堯親九族而九族睦章百姓而百姓明和萬邦而黎民變舜亦愼五典而五典從納百揆而百揆敘賓四門而四門穆二聖人隨感隨應功用神速蓋無一而不協矣愼徽五典是直從他克諧以孝一段躬行心得處昭布出來不曰百姓從而曰五典從者瞽瞍豫天下定天下之五典皆其典也納百揆者四岳九官十二牧之事無所不收譬如長江大河無所不納故曰納時敘非舜使之敘亦非百揆自敘時至事起化至神流不先不後也此時字正與若時應舜未主四門暫攝四門之事故曰賓舜以玄德賓諸侯諸侯身在光

中玄同一德故曰穆穆以上俱帝試舜之事納于大麓二句又偶因其事記之是則天之試舜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詢事考言乃言底績是即唐朝敷言試功法也此法立而舜行于諸侯故有敷奏明試等事堯試舜在于功舜自試則在于德讓德弗嗣想見舜不自爲德氣象是謂玄德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此以上有帝命舜之辭。帝曰咨汝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于是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言受終。則舜正始可知。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此攝位之事也。堯曰曆象。此止曰璣衡。則象而不曆矣。堯曰日月星辰。此止曰七政。則經星與十二次不在內矣。蓋惟天象歲歲有差。恐器有不合。故不考昔而考器。經星麗天不動。十二辰無遲速順逆之殊。故略之。璣衡者在器之天。七政者在天之

天。天運如何可齊。察處便是齊。從器中察其精妙。自整齊而不可越。其中便有調燮陰陽。節宣氣化意。舜攝位而首及此者。天之曆數。隱然而相禪者。帝王受之。顯然而相禪者。日月五星受之。日月五星。天之政也。而帝王所爲授時撫辰者。皆視此行之。故受終之初。即急觀象之事。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攝位便當祭告。而必需之觀象後者。聖人祭璣衡。自有心與天通處。合其德。後可薦其馨也。故以一埽字接下。上下神祇。皆所當祭。先上帝而後六宗。次山川而後羣神。一定之敘也。祭上帝曰類。六宗曰禋。山川曰望。羣神曰徧。一定之名也。此史臣紀載之書法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此代堯朝諸侯也。諸侯但知有堯。不知有舜。諸侯之瑞。亦但知堯之賜。不知舜之賜。覲諸侯。使諸侯知有舜也。既輯瑞而復班瑞。使諸侯知堯之賜。即舜之賜也。此節有辨僞詢察二意。而辨僞實在詢

察前。以上皆丙辰歲事。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此代堯巡守也。歲爲丁巳歲。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丁巳歲之四仲月也。東西南北。巡守一周。儀衛少而徵求寡也。祀神覲侯。是攝位大事。故初年行

之．次年復行之．但初年祀神．祀四方之神．次年祀神．則各祀一方之神．祀不同也．初年覲侯．使四方諸侯來見之．次年覲侯．則各就一方諸侯接見之．覲又不同也．然巡守專爲諸侯．祀神亦爲覲侯而設．勿對看．五玉等項．是東后朝見之禮．協時月以下．是覲東后之事．旣在璿璣．又隨地以合．旣輯瑞．又隨處以考．自天時人事．以至制度文爲．無一非精神所到如此．時月積于日．正日爲協時月之要．度量衡生于律．同律爲同度量衡之本．禮有因革損益．故曰修．五器帶五禮言．曰如．如其所修之禮也．卒乃復．乃字中．有未畢不敢行．旣畢不敢留意．下三方亦撮上事講．曰如岱禮．見四岳之禮同．曰如初．見四時之禮同．曰如西禮．見四方之禮同．歸格于藝祖用特者．終大事．故舉盛禮也．歸而告至．則出而告出可知．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此定朝巡之制也．使天子而歲歲巡守．則天子之

于諸侯何其勞．使諸侯而歲歲就天子巡守而一朝．則諸侯之于天子何其遠．故以五載定之．但天子以一年而巡四方．諸侯則以四年而分四方．終是大聖人予已以勞．予諸侯以逸處．細看起來．正是聖人妙用．蓋四方諸侯．一年來朝．便不能細細詢察．惟以四年爲期．每年一方．則詢察得詳矣．是即日覲四岳羣牧之意也．敷奏以下．乃來朝後事．言功庸以上節事說．而總歸于爲民．時月日．民事所關．律度量衡民用所資．五禮五器．民俗所係．皆厚生正德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按此節爲甲子歲事．乃禹治水成功後也．禹治水．定爲九州．至舜則分爲十二州．以冀靑地廣故也．古冀州北抵沙漠．東西南三面皆盡河爲界．是兼有今河北河東之地．古之靑州．今之山東濟南靑州萊州登州諸府．其東北則爲遼東．二州地廣．則德化難遍．舜故分之．山川皆州中物．山言十二．川不言十二者．山有定而川無定迹．山有定．故九山

之外益以恆山醫無閭營丘之三山爲十二山川無定故三州之川即爲九川之餘派自不得分爲十二川也封山濬川而肇州之事全矣此舜經理天下之大事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制刑在肇州前非肇州後始爲制刑也五刑設而有流宥重中有輕也鞭扑設而有金贖輕中有輕也眚災之赦則又重中之輕怙終之刑則爲輕中

之重又于五刑鞭扑中而權其輕重者總見聖人好生之心有加無已處欽恤勿乎欽而後能恤不欽則不能恤也聖人于事無不欽而況用刑于民無不恤而況加刑故欽哉他皆單見惟此疊言不但疊言欽又兼言恤蓋史臣當日見舜愛民之心極其戒愼故于記舜制刑遂滿口疊贊之耳恤亦不必盡在用時如有宥有贖有赦皆其恤處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一節是賓於四門時事非制刑時事制刑爲已未年流四凶爲甲寅年流四凶在前制刑在後史臣特借是爲制刑之一証故次及之流放竄殛雖異名其實總是一流此即五刑中流法然其罪有輕重其法亦自有輕重故其名各異四罪而天下咸服者舜之去四凶不在四凶在天下也天下之當舜者非當舜也當已之不爲四凶害也當乎已也帝舜之心當天下而天下各自當其心此則聖人之所以爲刑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言舜攝位之久也曰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則舜服三年之喪可知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元日丙戌年之正月朔也堯終癸未之年舜始丙戌之歲三年喪畢然後即位可見唐虞之法必非春秋嗣子之禮矣格文祖告即位也舜攝位受終于文祖巡守歸格于藝祖即位格于文祖此

舜代堯守宗廟社稷。爲祭主之明文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此舜初即位事也。舜初攝位。即日覲四岳羣牧。此初即位。即首詢岳咨牧。蓋當時至要之官也。岳先于牧者。四岳領羣牧故也。四岳舜曾自爲之。故于四岳極爲親切。若曰。四門非四岳之四門。而我之四門也。爲我闢之。四目四聰。亦非四岳之四目四聰。而我之四目四聰也。爲我明之達之。闢四門。則向日之賓者益賓。明四目。達四聰。則穆穆者又不

獨諸侯已也。○四門四目四聰。俱說四。雖仍四岳爲文。亦取形不欲拘。數不能囿之意。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岳居內而統外。牧則居外而承內。其權與岳並重。故次咨之。牧主養民。食哉句。是養民之本。柔能句。所以弘養民之功。惇允句。所以擇養民之人也。食哉云者。有咨嗟嘆息示人不可緩圖之意。惟時。言其道惟在不失時也。柔能有詳略。地道惟柔故受。抑其心以下之。無一不在胞與中。能者期必能之。密邇之地。觀化之始。此處尚不能。何以風遠。惇。有維持加厚之意。允。有推心信任之意。小人易進。故以難言。難任人。專爲德元。蓋養賢所以及民。而又懼任人害之也。此皆是治中國之法。非治蠻夷之法。中國治。則蠻夷亦治。所謂治之以不治也。舜分九州爲十二州。本以控制蠻夷。當是時。靑有嵎夷萊夷。徐有淮夷。揚有島夷。荆有荆蠻。梁有和夷。雍西有戎。北有狄。冀最邊狄。故設幽并二州禦之。靑

之東北遼東等處。亦皆夷也。故設營州禦之。是最難治地方。俱在十二牧身上。豈不要緊。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治莫急于相。故詢岳牧之後。即求百揆之人。奮庸者。奮起事功。有奮迅激昂之意。當時紹堯極治。何用奮迅激昂。蓋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必常存奮起之心。乃有日新不窮之理。奮矣而又曰熙。熙不止

不廢墜還要增廣凡有一政未善一民未安便是隘了不曰予之載而曰帝之載堯之時舜曾做過百揆則今日之事皆昔日堯時所行之事故以帝載言之釆即帝載亮之即所以熙之亮釆惠疇申熙載相才也亮釆惠疇相職也八个字非禹當不亮釆所以惠疇也亮字有工夫惠字無工夫僉庸起即就治水便見得以宅百揆自然事事如此汝平水土二句錄舊績正以勉新功亦側看禹讓稷契皐陶非輕讓也三人皆唐堯舊臣與禹同德同

功實實可讓故舜雖不聽其讓而亦有稷契皐陶之命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王政食為首故前首命牧此又首命棄農事時為先故前以時言食此又以時言播阻饑說得活不可謂天下之民皆阻于饑也言洪水初平播種之艱四海九州之廣民豈能皆知播種百穀之方而一人不阻于饑者乎欲民免饑易欲民不阻于饑難汝后稷與播時百穀相應汝仍為后稷便當播

此百穀盡不播穀或播穀而不百則是稷之職未盡也下二節文法類此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命稷而後命契富而後教之序也不親不遜非必實有是事蓋聖人設官所以治未亂而立教所以防未然耳敬字就施教言寬字正言教之之道敬寬二字並重敬以先乎寬其寬也不至于縱寬以濟乎敬其敬也不過于嚴敬是體寬是用此即大

舜愼微心法敬則愼寬則微矣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命皐陶次于契刑所以弼教也開口說蠻夷猾夏便有寓兵于刑之意上古無大夾寇亦無大征伐故外以蠻夷委州牧內以委刑官其云猾夏不過如漢人所言行盜侵驅之類耳故制以士官而有餘寇賊姦宄從蠻夷猾夏而起治寇賊姦宄不治蠻夷者亦所謂治之以不治也厥後苗頑弗工而

舜則以皐陶象刑惟明為說正與此合士所掌惟
刑流二法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刑不領于
士師也三就三居泛言刑流之等皆皐陶已播之
法至惟明句蓋見皐陶明允要深一層主用刑之
心說克允非[illegible]敎言言必如此而後能如彼以見
不可不明也只重一明字○按稷契是乙卯年舜
納大麓時即有后稷司徒之命至是又命之故曰
申命皐陶即高陽才子庭堅也舜于癸丑年曾命
之主后土未嘗作士是年始命之恐非申命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
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工以利用為三事中之一不順其理必致奇巧縱
蕩以長奢淫之風遂干天地之怒故要若曰予工
者舜為天下之主凡所以前民之用者皆予之工
也共工即周禮冬官之長不是身親造作者諧字
正應若字順理治事曰若順理居官曰諧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
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
諧
虞官所以掌六府者故命工之後繼以命虞工要
若虞亦要若但若工之若只是順萬物之理若虞
之若有當順處有不當順處不順正所以順之除
物害所以保物生也聖人以萬物為一體故曰予
上下草木鳥獸益烈山澤而焚是使之除去猛獸
驅逐禽獸耳未必使為虞官也舜即位始命益作
虞益之佐為朱虎熊羆此處益讓之而帝但曰俞
未嘗命之者其命之之意在往哉汝諧句中看出

蓋命其往諧斯人以共其職耳前節亦如此說為
當○按兩節若字是大眼目堯曰若時若采舜曰
若工若虞同一心法古人作事都要順其自然施
于水則為行所無事施于教則為使自得之施于
養則為因民所利凡事以若為主何獨工虞不然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
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帝曰俞往欽哉
典禮所以事神其事重大故咨四岳而命之有能

句能字重言不徒知禮之文而又達禮之本也三禮兼郊社宗廟而言其中又以宗廟爲主故其官曰秩宗秩宗無事可言言其道而已夙夜二語是秩宗之道夙夜者自早至暮無時而不寅亦無時而不直淸也此時之心即天神地祇人鬼之心天地人之心皆淸明正直而人之心體亦本自正直本自淸明故人心者陟降之機神明之舍也寅直淸本一直下寅則直直則淸其間亦有分別玩註則直乃此心之本體寅乃治心之工夫而淸又寅

直時心境也所以兩惟字不同惟寅是著力說與上惟明一義惟淸是見成說與上克允一義往欽

欽字不但說寅併直淸包在內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典樂與教相通故司徒之職與典樂之官並舉司徒敷五教是欲使人明義理典樂教胄子是欲使人養德性典樂不專教胄子上自朝廷下及閭巷皆有教教胄子不專在于樂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皆有教命汝典樂句宜截出直而溫四句方是教胄子直寬剛簡皆德性之美但氣質未融則有偏于不足偏于過者而溫而栗無虐無傲俱要露出樂以變化氣質意然後入溫栗等事輔翼戒禁工夫全在樂上註中四欲字就典樂者說詩言志以下是原作樂之本以及感通之妙以見樂可教胄子意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都在詩上說是言樂之所由生律和聲是言樂之所由和已搭到樂上

了八音二句重在形容這樂的好處不是至此方作樂也他處論樂重律此處論樂重志若專恃律而成則是取辦于器而非取重于人何以爲教故克諧等俱當根志說神人以和和字最重正應上直而溫四句直而溫四句只一个和字樂至于和如此所當以之教胄子而和其德性也○上言禮以敬爲本此言樂以和爲本禮主敬故既曰惟寅又曰往欽樂主和故既曰和聲又曰以和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

出納朕命惟允

唐虞極治而巧言孔壬讒說殄行不能無者何也曰雖有若人聖人防之甚嚴不得害政此所以爲唐虞之治也殄行是讒說震驚朕師又因讒說殄行而然言有出納而官名納言者以納該出也出者上之命納者下之言而總曰朕命者以上該下也出焉惟允讒說始不得矯僞而行納焉惟允讒說始不得乘間而入出納惟允便是去讒之道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此總告羣臣而欲其盡職也欽之一言堯舜心法前後所以相傳君臣所以相儆不離乎此欽哉只在亮天工上見一串勿斷不曰天工而曰天功天所欲爲曰天工人所用力曰天功亮功與亮采應亮采者以一人兼二十二人之事而亮之亮功者以二十二人分一人之事而亮之分言之則二十二人各有一亮合言之則爲百揆之亮而已時亮以時而亮調元者固與陰陽相闔闢即分元者亦與氣序爲周旋先時則抗後時則慢故曰時也惟字亦重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帝既咨命羣臣史因述其考課之法於後而并及其効如此三載考績在戊子年三考黜陟幽明在甲午年虞廷實有是事非史官約略之辭考績者考其孰爲敬而亮天功使知所勉孰爲不敬而隳天功使知所戒猶未遽加黜陟九載則賢否可見不能亮天功而爲幽則黜之以行其罰能亮天功而爲明則陟之以行其賞庶績咸熙是考績之効

分北三苗亦是黜陟中一事。按舜當歷試時便竄三苗于三危至此方得分北見得化三苗是第一難事分北者自南而遷于北也三苗國在江南荆揚之間其君竄矣其民尚居故土頑而習惡聖人分之于北使之散而不聚且在京師又令不敢爲亂是即周遷頑民之意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此記舜之受終也上記堯終止從舜攝說起此記舜終乃從舜生說起見舜如是而生生非無爲如

是而死死可無憾也陟方以省方言巡狩是五年一大事故雖命禹攝位舜仍自親行之總見大聖人勤勞天下始終不變如此

大禹謨

此篇有禹有益有皋陶而獨以大禹名者舜禪禹禹得統之大故名之也禹以功顯而稱謨何也以其功已見于禹貢此則記其謨而已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此記陳謨之由堯文思舜文明禹文命三聖人俱

不廢文但文思是爲君之德文明是爲臣之德文命又是臣之德而從君德而出者命字內兼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弼疆理說敷四海即從東漸西被朔南暨有由文命如此禹亦可謂至矣方祗承于帝無一毫自有意見禹有君民之大德復有事君之小心此句正爲陳謨而設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君臣克艱乃政化之本原禹謨之綱領也克艱二句雖對說還重在責難于君上所謂祗承于帝也當聲教四訖之時猶以艱難之說進蓋太平者艱難之所倚伏此天道也聖人所謹而常人所忽也故禹下文推言天道以終之至益言儆戒無虞而此意盡洩矣政乃乂二句不可作效只見不可不克艱之意乃者言必如此而後能如此正見其艱敏德全要在觀感上摹寫雖從政事修舉來亦是根君臣心術而出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此正發明克艱二字允若茲指克艱而言也嘉言

三句言克艱所致稽衆以下正克艱之事要句句看出艱來言而曰嘉固難于畢進者而今至于罔伏賢而曰野亦微而難揚者而今至于無遺民而曰萬邦亦遠而難及者而今至于咸寧豈不是極難的但上三句之難難在天下下三句之難難在君身稽于賢易稽于衆難稽于衆易稽于衆而能舍己以從之難不虐至無告之人何其難也不廢至困窮之人又何難也克者克此艱惟帝眞見得

難。其勝得難。故曰克。舜知禹責難于君。故舉堯之克艱以實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此益因舜之歸克于帝。以明其所以爲克也。廣運自堯本身上說。不涉治化上去。二字卽從四德看出。合四德而兼有。何其廣。妙四者于莫測。何其運。聖神武文。須發得活。全在四乃字。如云乃爲聖乎。毋乃爲神也。而聖神亦未盡之也。乃爲武乎。毋乃

爲文也。而武文亦非定名也。上曰廣運。則不可名言。此曰聖神武文。亦自人之所見名之耳。此三句便隱然有一合天意在。故下文接皇天眷命以實之。帝有德。天則有命。惟帝之德與天同。故天之命與德合。其感應如此。爲天下君。正應克艱厥后。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此亦陳謨之辭。蓋因益皇天眷命之言而發。惠迪則吉。從逆則凶。此重天道。不重人去應他。惟影響有四意。一見應之必然。一見應之甚速。又惠迪時卽吉。從逆時卽凶。非形先影後。聲先響後也。又吉從惠迪中來。凶從從逆中來。如影從形出。響從聲出也。不曰如影響。而曰惟影響。曰如猶二之也。惠迪就是吉。不待降祥方吉。從逆就是凶。不待降殃方凶。吉凶俱在順逆初起時。曰惟者。順逆吉凶。卽是影響之理。此禹恐人將天道說遠了。故以此言終上意。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

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此益似因禹從逆凶之語而發揮之。逆不必十分背謬。一念稍忤卽逆也。故此節說所當儆戒之事。俱是極微極細。戒哉重講。統貫五罔三勿二無。旣已說戒。下文復言儆戒。正是戒之之實。無虞。不當以天下言。爾時艱食未遠。三苗未服。安得無虞。虞是指君心所不意度處。如遊淫。如疑貳。豈帝所意度乎。此不意度中。有忽墮落而不自覺者。所以須

儆戒也。法度包得廣。自身而家而朝廷而百官皆有法度。而君爲法度之主。當在君身上說。聖人周旋中節。行出來就是法度。但綱維可取。而志氣不可持。無心弛之。有心持之。皆失也。逸對勤說。樂對憂說。罔遊逸。罔淫樂。總見不可不憂勤之意。勿貳。非獨不以小人間之。凡終不如始。心不如外。我與賢人非一心一體。皆貳也。勿疑有二義。治世小人似可容。去之或疑于隘。又小人在濁世。未必無一長可見。如驩兜僝功之類。去之或疑于薄。此非斷

不能。疑謀只在幾微之際。故須察而勿成。有疑志。然後有疑謀。故又戒百志之惟熙。疑對熙言。熙訓明訓廣。疑則不明。疑則不廣。二句相連說。違道二語。亦須看得活。稍揣合人情。便是違道干譽。微參與己見。便是咈百姓從欲。論道則百姓爲輕。我惟知有道而已。論百姓則已又爲輕。我惟知有百姓而已。究竟道義之正。雖順民而不得謂之干譽。民心之公。雖獨斷而不得謂之咈民。要緊在道欲二字上。無怠于心。無荒于事。皆不忘所儆戒之八事。

非怠忽荒寧之謂。四夷來王。猶蠻夷率服之意。上八事。初非所以治四夷。而四夷自然來王。亦感應之理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此亦因益儆戒之說而進之也。益意主戒。故言罔言勿言無。禹意主勉。故言惟言用言以。然益言多戒。百志惟熙。又是戒中之勉。禹言多勉。而俾勿壞。

又是勉中之戒。念哉略住。下推當念之意。德卽克艱之德。政與民。卽前節之政與民也。此正政又民敘之實。善政專爲養民。故下文全以養民爲說。如水火金木土而終以穀。正德利用而終以厚生。總從養字上起見。惟修惟和有工夫。六府爲天地自然之利。聖人因而修之。三事則聖人盡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者也。事與理而不悖。民與法而相安。故曰和。九功功字。根修和來。既修既和。則有功矣。既曰功。又曰敘。修和者上之功。敘則自其在民

者而言至于歌則又敘之驗也曰惟敘者九功之成否不可稽惟其敘則功見矣曰惟歌者九敘之盈歉不可知惟其歌則敘成矣二惟字如此看戒董以下總是從其養民之政戒者戒其失也宜用威而反用休董者董其成也宜用休而反用威蓋戒則善心生董則懼心生也戒之而用休聖人因以警惕爲美事董之而用威聖人若以率作爲危機此處大有作用勸以九歌者民已樂之又因其情被之絃歌以助其樂事赴功蓋休則心有所慕

威則心有所畏畏慕有時而忘不若使心有所樂樂則無時而忘故勸之也俾勿壞正承勸歌來壞字對成說九功旣敘成也有成必有壞故必謹之俾字宜詳味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上文禹以功責之于帝此則帝以功歸之于禹地平天成而後六府三事信得其治蓋帝以九功之敘歸功于禹之治水處也萬世永賴正應其俾勿壞之意時乃時字只指允治永賴說乃功只指地平天成說自克艱至此爲禹謨以下記禪揖征苗事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此以下禪位之事耄期倦于勤者恐君之不能克艱其君也汝惟不怠者恐臣之不能克艱其臣也蓋始終不忘克艱之意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

在茲惟帝念功

舜命禹宅揆則讓皋陶命禹總師則又讓皋陶禹非虛讓也實見得皋陶有可讓故讓之也朕德罔克以邁種德降對民不依以黎民懷之對禹就未然者說皋陶則指已然者說念哉即念此種德民懷而使之揖位也念茲四句重釋茲允出二句上俱以種德民懷貫禹讓皋以德而所欲帝念者又以功功乃德之有實績可見處末句重發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

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此因禹之讓而稱皐之功以美之.蓋此時禹皐同在帝前也.皐陶用刑.不獨以治民.兼以治臣.故臣庶並說.或對下無字.正對下中字.不曰政而曰正.重德不重法也.司徒敷教.士師制刑.似不相蒙.而明刑乃以弼教者.刑以佐教之不逮.是教爲主而刑實輔之也.兩期字.從皐陶心上看.所爲祗德處在此.協中者.合乎親義序別信之理.即在五教上

說.應上民懷.時.指民協于中.功.指明刑弼教.懋者勉于成功之後.而不替其初心.便有不命攝位意.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舜美皐陶之功.皐陶則歸帝之德.言帝德.不敢自爲功也.罔愆二字.從用刑上生出來.愆之爲言過也.上之人欲寡民之過.必先自立于無過之地.即此二字.便見不用刑罰氣象.臨下御衆.對上臣庶說.簡.在命官分職上見.寬.在敷教恤刑上見.罰弗及嗣八句.對上明刑弼教.刑期無刑說.罰弗二句固是兼賞罰.然宥過二句.又只專就罰一邊言.罪疑二句.固是兼功罪.然與其二句.又只專就罪一邊言.蓋皐陶因舜美其明刑.故于刑獨詳也.好生之德.總上十句而言.即罔愆意.自其純粹無疵言之曰罔愆.自其涵育生成言之曰好生.非有二也.水浸透曰洽.洽字對上協字.惟洽故協.不犯有司.

對上罔于予正言.舜法度謂之予正.皐陶職掌謂之有司.茲用不犯于有司.見已之所致者皆帝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傳言中言以重嘆美之者.從欲以治.即中期于予治之意.四方風動.即中民協于中之意.惟乃之休.即中時乃功之意.而明刑弼教.又在俾予之前.俾之者以此.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舜雖稱美皋陶之功而禪位之命終當歸之于禹故又申前意以命之水逆行謂之洚水常人以爲氣數之適然聖人以爲人事之未盡故災自堯時而曰儆予以身任之也成允成功只就治水說行如其言是成允事就其緒是成功克勤克儉指治水成功後言滿假正勤儉之反兩个惟汝賢不平以功爲主有功而又有德以居之亦惟汝之賢也

然惟德以居功而益見汝之功故又以不矜不伐言之不矜不伐正想見其有德處惟不矜伐故莫爭能莫爭功言功而先言能者有才能而後可立功也下文德字績字亦串看績即功也乃德只成就一箇功故說懋德仍說到嘉績上曆數在躬就功德上見終陟元后亦以其有德而有功也終字以異日言今日不過命總師耳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舜以初所得于堯之訓併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者盡授禹也人心道心非是兩箇心但看所發如何發于形氣者爲人心人心未便私也而易溺于私故下个危字發于義理者爲道心道心固是不泯的然易即于昧故下个微字精則從人心中理出道心來一則所守只是一个道心精一工夫最重允執無甚工夫允執厥中只就道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間求之不是虛空中討一个物事來惟皇上帝降衷下民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便是這个道理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中無定體隨時而在言稽于古則已然之中在焉謀合于衆則同然之中在焉聽無稽則中道淆于衆論庸勿詢則中道失于妄動勿聽勿庸所以守護此中此正執中內事抽出言之者以其足以妨攻害治故欲禹尤加謹焉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上既示心法以傳道統此復示治法以傳治統首四句抑揚重在君衆非二句要發君民一體意欽愼敬一義意有淺深欽統言兢業爲君難之心愼則有索朽六馬之思矣敬則恂慄瑟僩不戒而嚴又不止愼矣欽哉工夫正在愼位愼位工夫正在敬修三句相推說下可願即指中說中道在心固至善之理而可願欲者也必惟精惟一以修之于內不使一毫不善生于心勿聽勿庸以修之于外不使一毫不善害于政敬修可願則愼位之道盡

矣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盡吾之願即愜天下同然之願君位自無忝一不敬修便困窮而永終所爲可愛可畏正在乎此惟口句泛論人之言或致福或召兵以見所係之重朕言通指三節不再已盡而無他說也蓋語畢而叮嚀之辭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舜言人事已盡故禹復以天命辭之枚卜人人而卜之也讓于皐陶既不獲命故曰歷卜有功之臣功字包德在內惟吉之從從其吉者而使之總師也蔽志是人謀命元龜是神謀二句泛言官占之法朕志先定固已合官占之蔽志而況衆謀僉同則又盡乎人謀矣龜之從者固已合官占之命于元龜而況筮從則又盡乎神謀矣卜不習吉亦以占卜之法言與惟吉之從應習重也這个道理已是斷然見得如此必是吉了便是不用卜若卜則是重矣舜實未嘗卜過固辭內兼朕德罔克枚卜

功臣二意德宜于位曰諧惟者非他人所能與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按舜命禹總師爲丁巳年事禹受命攝位爲戊午年事受命神宗舜之命即堯之命也率百官若帝之初禹之攝位亦猶舜之攝位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

有勳

舜前居攝。誅四凶。禀命于堯。禹後總師。征三苗。亦禀命于舜。史記此節。正引例發明。若堯老而舜攝云耳。惟時惟字重看。舜時薄海內外。皆廸有功。弗率惟有苗耳。故命征之。誓師一段。歷數有苗得罪之由。先言處已待物。繼及行政用人。而以民怨天怒總承。終以奉辭歸命于帝。以有勳歸美于衆士。其詞嚴。其氣壯。大義凜凜。已開後世征伐之門。嗚呼。此帝降而王之始也。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此載征苗之事。禹征苗。欲其悔悟。必有文告以先之。此云逆命。是逆其文告之命也。非必相拒。只心中未盡感格。便是逆。益贊于禹。贊禹以贊舜也。勸禹修德。亦是勸帝修德。故帝有誕敷文德之事。德。就發于政治者言。含偃武蓄威意。遠即天也。滿損謙益。主人事說。不必兼氣運在內。玩時乃二字可見。言人事之滿損謙益。時乃盈虛消息之天道也。招字受字要發。滿非必損。謙亦非必益。顧招之受之者何如耳。滿者。自視無可益。其勢有怠無勤。非必消鑠。而中之若盈。即損機也。謙者自視惟恐損。其勢有勤無怠。非必恢張。而中之若谷。即益機也。損為謙之地。然招而損者則不能謙。益為滿之地。然受而益者必不復滿。帝初一段。初對今說。一節

單重此段。是帝親身經歷。終身受益處。卒至化大逆為大順。升聞在位。至有今日。皆不過其初一念之謙所受耳。隱然見帝初為子。能格頑父。豈今日為君。反不能格頑民。此証最為奇絕。至諴。不指祭祀時。就平時修德出于至誠說。諴。和也。誠應物曰諴。諴正是謙之眞實處。首段言天。末段言神。神字正照管天字。感神。是動天之變文。矧茲有苗句。雖接感神。實總承上說。班師當請于帝。經雖不具。可以理知。誕敷文德。正是謙受益處。誕敷非別有所

開大也帝之心自視常虛視道者無盡故德已至而益修敷已徧而益廓豈無增益之理舞干羽是虞廷常儀偶因有苗來格之時而指其一事言之雖亦文德中事而文德之實不盡乎此也上三句著其久此七旬著其速有苗格乃誕敷文德所致而謙受益之大驗也○按七旬來格在三考分北之後分北是甲午九年來格是庚申三十五年蔡傳謂先來格而後分北者非

皐陶謨

皐陶以謨名蓋皐陶爲帝舜謀者禹適同朝故相發明之史記曰帝舜朝禹皐陶相與語帝前是也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史臣記法劈頭與堯舜禹同以皐陶有可以爲人君之度而惜乎其早薨也下文記其言不記其事便是有別允迪二句是一篇大旨德包仁知在內允迪二字並重聖賢之行必稱實踐有精神無踐履不謂迪有踐履無精神不謂允迪此以君言謨明句則以臣言謨主開陳弼主匡正明者無晦諧者無乖謨無不明非臣之自明也君之敦于踐履有以明之也弼無不諧非臣之自諧也君之斂于聽受有以諧之也雖言臣而實歸本君之允迪上愼修以下所謂推廣允迪謨明之義也愼修思永即允迪之義庶明勵翼即謨明之義惇敘九族則因允迪之義而推廣之邇可遠則因謨明之義而

推廣之此四句尤以愼修爲主故結到在茲上愼厥身修者身爲天下國家之本愼之一言又修身之本也不曰修身而曰身修工夫全在愼字上思永正愼修之實無兩層惇者篤恩義敘者正倫理即下文天敘天秩五惇有庸是也庶明即下浚明亮采之意以其嘗明庶以功故號曰庶明勵翼者奮勉而翼戴之也邇指家國遠指天下茲以身而言昌言昌大之言言近指遠言約理大也俞者然其平天下果在于愼修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此復推廣未盡之旨也上言庶明厲翼以人言也然未盡之旨則在知人邇可遠在玆以民言也然未盡之旨則在安民知人安民俱本脩身來故下文言知人必說到無教逸欲言安民必說到敬哉有土禹曰吁者吁嗟以嘆其難也咸若時咸字從兩在字生來若時非兩兼之難兩盡之難惟帝其

難正見其當盡而不可忽也知人則哲以下句句形容其交盡之難知人則是哲安民則是惠非推上一層非落下一層哲惠就本體上說不必推出作爲能官正是他哲處民懷正是他惠處能哲而惠能字而字正見兼盡處不可倒却哲惠盖哲主心惠主政對待中自有流水意何憂三句皆本人知民安來然安民即在知人故遂專指驩兜有苗巧言令色孔壬人之難知者發論惟帝心不爲易恐害民而民不得安故有憂有遷有畏不然又何憂何遷何畏三何字正叩竭帝堯其難之心非以帝不能兼而徒空空憂畏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此下言知人之要人何以知于德知之德見于行是一節德必實有于人是一節德又必歷徵之事是又一節兩亦字從上知人之難說來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亦言乃言兩言字

相呼應亦言句輕乃言句重采采二字連說人于一事或可僞爲徵之事事皆然則不容僞即下有常意寛栗以下詳九德之目九德凡十八種每兩件合來方成一德如寛是德栗是明其德之不偏若有寛無栗亦不名爲寛矣上九字是德性所賦下九字是學問所造九个而字與命夔章不同彼言教胄子欲其如此有以彼濟此之意此則成德之自然也彰厥有常承九者說九者內各含一彰與常意惟常故吉易重恒德恒則必吉故曰恒亨

貞吉。大槩寬栗九句應亦行有九德句。彰厥有常二句。應亦言其人二句。彰字應采字。常字應采采字。吉哉。正是其人有德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既論知人之事。因言官人之道。工夫全在翕受敷施句。首四句。泛言常德之宜于治。九德以下。著君身上說。正是哲能官人處。宣。謂體之于身。見之于

事。甚顯著也。嚴祗敬三字連用。工夫在嚴字。謂嚴畏以祗敬其六德也。三德六德。指其人言。三德曰日宣。便有進進不已意。日嚴則德愈大心愈小也。浚明者。深知其理而實能治之。亮采者。明察其事而實能相之。有邦有家。指天子之邦家言。三德有家。六德有邦。正是官人各當處。翕受敷施四字。是官人祕訣。翕受者。兼收並蓄于未用之先。敷施者。隨才器使于既受之後。九德咸事。則非獨三德六德已也。凡自一德以上。無不得以自見者矣。俊乂。是九德中人。非九德之外別有所爲俊乂也。在官則爲百僚矣。百僚百工。即九德俊乂之已在位者。師師。以多寡有無而言。六德之多。固三德之所少。三德之有。或六德之所無。踐履相觀。精神相感。心術相示。不以有而棄無。不以無而忌有。不以多而病少。不以少而惡多。纔是師師處。師師以相觀其德。惟時撫辰以交脩其職。然職亦從德見出。時撫即師師之明驗也。時字與日字應。惟其有日宣日嚴之德。故能無曠時而隨時撫辰也。撫者。順而不

拂。在百工心裏說。從常德中卷舒自成元氣之運。庶績其凝。只帶撫辰說。其者。期之之辭。庶績凝。則不特有家之浚明。有邦之亮采矣。

無敎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此端用人之本。正以盡用人之道也。重無敎逸欲三句。下文無曠句。正頂此三句看。蓋庶官正人君所與共圖此萬幾者。倘以逸欲敎之。而不以兢業先之。庶官效焉。一念逸欲。即一念曠也。一事逸欲。

卽一事曠也不知君之幾卽天之工天工人代而可令曠乎無曠正是無敎逸欲處此爲愼修大根柢○上言諸侯大夫百僚百工此但言有邦者天子用人至諸侯而極舉大以包小也庶官兼諸侯在內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此下言安民之要言民而推之天言天而又推其

自于民正見天民一理關係重大處典禮命討固所以安民者安民典禮在和衷上見安民命討在懋政事上見然安民典禮必君與臣共勉寅恭安民命討亦必君主而臣用可見安民之必本于知人也生有先後所以爲天敘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是謂天秩正處必有條教故曰勑用處必有法式故曰自五典主恩故欲其厚五禮主文故欲其常工夫全在寅恭和衷上寅以心言有躬行倡率意恭以事言有勞來匡直意衷字卽典禮和字卽惇庸同寅協恭和衷用力一氣說德罪卽從衷字看出全是衷者爲德戾是衷者爲罪章用全在兩个五字上見他輕重不索意政事切君說懋則君與臣共勉之也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分明是君事而乃一一歸之天者正要說君道莫非天道以應天工之意寅恭懋哉纔與人代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上言君道一主奉天此言天命一主于民大抵在

上的人只怕得箇天若民則謂役使惟我耳不知天聰明卽自我民聰明天明畏卽是我民明威威命靈爽達于上下有毫髮不可欺慢者所以有土之人須加欽敬不可不寅恭不可不懋勉不可不兢業以圖萬幾不可不戒逸欲率庶官以代天工也此亦繳到愼修上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

皐陶說一行字禹說一績字總是欲以知人安民

見諸實事耳．予未有知．對底可績說．贊襄又應底
行上去．思日贊襄．與前慎修思永應．君要思永．臣
亦要思贊．是不但責難于君．兼有責難于臣意．

益稷

此與皐陶謨本為一篇．其以益稷名篇者．以篇
首有曁益曁稷等語也．益稷與皐陶同為五臣．
而不得與皐陶同謂之謨．此皐陶所以獨得見
知之統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

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
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
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
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全節首尾以昌言對看．汝亦昌言亦字．蒙上皐陶
知安之說來．禹曰予何言．亦猶皐陶之予未有知
也．曰予思日孜孜．亦猶皐陶之思日贊贊也．孜孜
者．克勤于邦之實．曰日．無一日不勤也．含下文治
水成功意．昔日艱難．今日勤勞．都在其中．此句實
禹自謂．言外方有勉帝意．禹不矜不伐．洪水一段．
似乎矜功．然實非矜功．不過歷叙艱難．思與保守
耳．且禹之功不敢獨居．而言曁益曁稷．是禹不自
有功．而益稷同之．不矜不伐．正在于此．隨山刊木
為一節．決川濬畎澮為一節．懋遷有無又一節．而
中間[illegible]節尤其大者．三言民食．以民食為急也．故
後結到烝民乃粒句．作乂．亦從烝民粒來．師汝昌
言師字．與百僚師師相應．但百僚之師．臣相師也．
茲且欲帝師之．故曰師臣者帝．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
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此禹陳慎位之謨．正孜孜保治事也．慎位內要見
乃粒作乂．治雖已成．而不可不謹意．安汝止以下．
即慎位之要也．安止句．由心上說出事來．下句則
防之于事．止曰汝止．原舜所自有也．止不可捉摸．
若求安．則將心覓心．便非安．然放他開空．又落寂
滅．須是即本體為工夫．蓋止處原自安．非有止在
此而我安之也．惟幾．是方主意去為此事時．審其

可否惟康是方爲其事時省其安否審幾而後能
省其康故當申說康正應安字但安無意康有意
而合無意此處有深淺既幾康矣何以又要弼直
事理精微或我以爲析其幾而其中猶有幾之未
析者或我以爲當于理而其中猶有理之未安者
故須弼直惟動三句又根幾康弼直來既幾康而
又弼直自然合乎人心當乎天理故言天民以實
之民先于天者天命主于民心民心既應天命自
申究則上不在天下不在民惟在汝止之呼吸往

來耳要合到安止上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此因弼直之義而言之臣字從弼字生來鄰字從
直字生來臣有相承義鄰有一體意須直說覩下
二節只重鄰字不宜以臣鄰對說其意俱在言外

禹俞者固其相契之深亦見自任之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
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
言汝聽

此言臣所以爲鄰之義君之所以資臣爲鄰者非
徒如家之有鄰也蓋有一體相須之義焉故以股
肱耳目爲喻股肱耳目作不以形也以神也若謂
借臣以爲君用猶分爲二曰作則堂簾已合爲一
體矣下文翼爲明聽正是作股肱耳目處左右有
民以教言宣力四方以政言不專指養兼刑在內
左右有民者于吾所有之民而吾左右之則是民

爲主而君爲輔也翼即左右之變文力者勵精圖
治之謂宣者達吾之精神于四方使無不至也爲
即宜力之變文觀象指繪說審音指樂說觀古人
之象不重取物象重在象德上蓋服以章德自一
章以至十二章皆天所以命有德德有隆殺故章
數有多寡古人之象皆有意義衣繪裳繡繪輕清
而上浮象天繡重濁而下綴象地采色一也在物
爲采既施于服爲色作服內已有辨等威意汝明
者使德與服稱而無僭踰之失也六律以正五聲

五聲以被八音相連說下在治忽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五言即五聲雖言也播于律之所和則爲五聲雖聲也本于詩之所諷則爲五言出之五言即朝廷所以布之民者納之五言即太史采風以達上者于此出納之言可以審音而知政也汝聽者審而聽之治則係其成忽則更其始也玩通節皆要就係治上說言予尚欲如此而汝其爲我作之如此說方與愼位孜孜之意相合○按舜之時契敷五教左右

者有人稷播百穀臯陶明刑宣力者有人伯夷典禮明章服者有人后夔典樂聽治忽者有人但彼各治一職而禹宅百揆無所不統故專責之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此申結弼直鄰哉之義比上節似深一層違字從上四欲字說進一步弼字從上翼爲明聽說進一步上不過以一身之事付之禹至此直以一心之事望之禹矣汝無面從二句正欲其直也面從後言亦不可作面諛背毀說凡君有非處當面便說謂之直若當面不說至後而補牘以陳之便不爲直故虞廷之上曰都曰俞不敢一毫假借四鄰亦指股肱耳目說欽字應前愼字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上既以弼直之義責之禹此欲以弼直之義教之臣庶頑讒說之人正不能弼直者教之如何不備侯明撻記書識所以彰其惡也工納時颺將以著

其善也射侯是禮工颺是樂撻記書識是教是政即此便兼翼爲明聽之意並生內包下庸威兩項庸固生威亦生也與前好生參看○此即讒之所典而命禹總之蓋付其言于龍使不得行其讒以害政付其人于禹使有以革其讒而爲忠聖世化讒之道如此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上文帝意.于不肖上詳.此節禹意.于賢上詳.能用賢.則不肖自化矣.節內無德字.不必以明德用賢對說.俞戒者.深然之辭.謂格庸否威.不易之理也.註云.口然心不然.便是面從後言了.豈是禹之本意.但禹則更有進耳.光天.就帝性體自有之光說.不著作用.兩間總一心神.帝之心神徹處.即天下之心神徹處.海隅蒼生.人人自呈其性靈.而帝之光遠矣.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者.言此光人人自有.獨至賢者不覺奕奕發動.而有帝臣之思耳.惟帝

時舉.當輕輕講下.敷納三句.方是舉賢之法.諸侯親天子.故直言奏.自下而奏上也.舜方求賢.故特言納.下陳而上納也.諸侯以黜陟為重.故言試.黎獻以多得為盛.故言庶.車服以庸.則諸侯與黎獻自同.誰敢二句.不專指黎獻.連在位之臣皆在內.讓有濟濟相師意.敬應者.上以忠直望之.彼以忠直應之也.二敢不字.見得有所畏而不敢.甚于威之所加也.此中便有頑讒皆化.而日奏有功意.帝不時.反上舉賢說.敷同句.對誰敢二句.曰敷同者.

該賢不肖言之.即賢亦化為不肖.極言之也.如此言.何等弼直.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此即以頑讒之未盡化者言之.有苗之頑.與頑讒

之大者.故禹以苗頑為鑒.先言丹朱.亦頑讒之類也.丹朱之不肖.蔽以一言.曰傲而已.慢遊虐淫.皆自傲出.罔晝夜頟頟.內人為不善.惟日不足之意.無若者.戒帝即自戒也.故下以予創繼之.予創若時一段.與予乘四載一段.意義相似.俱是望君共治意.荒度土功.即隨山刊木決川濬畎澮等事.弼服所以終荒度之功也.建師立長.又弼服後事.以地域言曰疆理.以官制言曰經理.然經理又因于疆理.似不可對.五服五千.不獨畫地封疆而已.甸

侯綏要荒既異其名其中貢賦之遠近分藩之大小文武之異施羈縻戎索之殊用必有極經畫之詳用心之密者所以爲弼成弼成者主之帝而禹分畫之也州十二師所以相州牧而糾諸侯者治之詳是治以必治四海建五長所以捍中國而撫蕃夷者治之略是治以不治各迪有功根上十二師五長來而平水土弼五服意亦不可脫謂蹈行朝廷德教而有功也苗頑弗即工是舉其中之無功者言帝念重正照前思日孜孜念即思也此句

須放開說不必粘緊三苗蓋禹辭在三苗意在天下特借三苗爲外懼欲帝孜孜益廣德化耳迪朕德二句答有功以上皐陶二句答苗頑二句乃功惟敘即上治水弼服建官之功以次第而舉也祇厥敘即上敘字是輔其所不及意方施象刑正是祇敘處禹之意專欲用德而帝之心兼欲用刑以德而責望于君者固聖臣愛君無已之心而不敢恃己之德爲必可以致治者又聖君憂世無窮之心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此與上文不相蒙史臣記之以結典謨之終蓋功成樂作帝者致治之盛也堂上之樂則取其詠堂下之樂則取其間詠是人聲故以祖考虞賓羣后言間是間于詠而不獨人聲故以鳥獸言其實則互文言之也一詠一間是簫韶之一成如是者九爲九成鳳凰來儀比鳥獸蹌蹌更甚了此皆傳帝

德之盛非后夔自敘語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節雖以予言然只是歸美帝德意上文鳴球石音也琴瑟絲音也管竹音也鼗鼓革音也柷敔木音也笙爲匏音鏞爲金音獨不言土者土旺于四時而亦寓于八音故不言土或因敔以土爲之蓋上音也玆言擊石拊石專以石言者八音以石爲古而韶樂以球爲首故也曰百獸舞則鳥獸蹌鳳凰儀可知曰庶尹諧則虞賓羣后之讓可知而祖

考之格亦可知矣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舜之治至于功成樂作極矣然危亂之幾常兆于治安之極聖人安不忘危上下交相儆戒故史既載韶樂復記歌詩歌詩亦樂之本也帝作歌必先

有意皐陶賡歌亦必先有意所謂詩言志也帝之意在勑天二語皐陶之意在率作二段喜起熙皆勑天時幾之大者明良康皆率作省成之大者叢脞惰墮則不率作不省成可知三个欽字正應到勑字勑只常惺惺法非必待天有命而後戒勑之也命之運處爲時幾卽時中之幾惟時惟幾正是勑天處聖人與天爲一此心戒處卽爲天時貫動靜而言幾則事物初來意念初動之際耳喜者心精亹亹喜于乘時圖幾也起者心神精進起而乘時圖幾也熙根喜起來念哉虛欽哉二段正所當念者率作作字不連興字看皐意在興事而所以興事在率作愼憲正率作中事此二句緊對喜起說帝以喜責股肱皐陶則以率作歸帝帝謂股肱喜然後元首起皐陶謂帝能率作便能興事興卽起也愼憲又從喜字生來恐一喜事遂壞法度故也省成緊對百工熙說若欲熙之必先省之省成叢實稽弊之意屢省者時時省不作三載三考說合率作省成看來幾是無時不勑無幾不勑此爲

勑天大要明良康與喜起熙字字要見相弼之意曰明見不貴輿作惟貴坐照也曰良見不貴踴躍惟貴易直也曰康見不貴增廣惟貴安寧也叢脞從明生外似察察內則汶汶也惰從良生名似坦夷實則懈怠也墮從康生貌似相安體則傾圮也往欽哉通勑羣臣不專指皐陶且不宜專主勑臣當云我君臣當各致其敬喜起明良歸之一欽意更精矣

尙書體要卷之一終

尚書體要卷之二

東海趙閬仙先生鑒定

無錫錢肅潤纂輯

同學褚人獲訂

男　賡梧校

夏書

禹賜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及有天下遂以爲號又曰夏大也言能光大堯舜之德也夏書專載治水治水係堯末年事禹得王天下以是功故以爲夏書首

禹貢

夫子刪書升禹謨于虞書以著三聖相傳之道冠禹貢于夏書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者凡賦取上稅下之義凡貢取下供上之義挈貢名篇所以尊君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此禹治水之要天下之水生于土發于山下出入于高山大川敷土以辨州域則知兗最下而治之宜先雍最高而治之宜後土性得水性亦得矣隨山刊木以相便宜則知河濟江漢自有源流伊洛淮渭自有條理山絡見水絡亦見矣定山川以別州境則知濟河爲兗而九河雷夏之害歸于兗淮海爲揚而彭蠡三江之害歸于揚山川之勢安水勢亦安矣一部禹貢俱在三句內看出○奠高山大川與虞書封山濬川不同只是隨各州所至之處舉其山川以爲界限

冀州

禹治水先下而後高冀州非下而先治者帝都之

地禹受命治水所當先也冀三面距河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大伾又折而西北流兗州在其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考之則冀州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示王者無外之意○按九州之序禹貢始于冀次以兗而終于雍職方氏則始于揚次以荊而終于并蓋禹貢言治水之序也職方言遠近之序也

既載壺口

冀州之水莫大于河汾涑洪漳恆衛皆從河之水也禹經始治壺口以殺河勢為開河道計也冀州天下所當先壺口又帝都所當先導山當先岍岐矣然特相其便宜耳開鑿之功實自壺口始導河當先積石矣然特遡其上流耳疏濬之功實自壺口始八年於外始于此時四載之乘始于此地故曰既載○禹治水先後以地勢高下為緩急九州有九州大高下一州有一州小高下其載壺口治梁岐特禹治冀河一州之高下耳若論禹治河當下自碣石九河遡流而上以漸及于大陸大伾然後有事孟津底柱又然後有事壺口太岳又然後有事華陰龍門而至積石終焉是積石龍門乃禹治河之終事非禹始事也其敘導水從積石始者蓋志河始也合而言之導河積石河流著見之始九河既道治河之始既載壺口治冀河之始

治梁及岐

梁岐二山河水所經其石崇疎壅遏為甚河勢既

殺方可施功故既事壺口乃即治梁及岐治之以開河道也壺口在西南梁岐在東北梁岐在上流壺口在下流蓋事之相因者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冀州之水其次莫大于汾太原汾水所出太岳汾水所經修太原以濬其源修岳陽以導其流曰至者太原在北岳陽在南中間非一山亦非一地故也上治三山以治河此修二地以治汾汾水東入河河入海二水相屬治河即以治汾也書壺口梁岐以誌新功之創書太原岳陽以誌舊功之因創新功者八年在外之勞自此始因舊功者九載弗成之績于此終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之地淶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衡漳之地清漳流其北濁漳流其南覃懷乃近河之地衡漳亦入河之水河水治則無不治矣曰覃懷舉地以見水曰衡漳舉水以見地底績云者成父功也鯀之殛為績弗成禹至是成之厥後梁曰底績雍亦曰

底績篇內凡三見者此也○按壺口雄峙于冀之西自壺口而轉之東北有梁岐二山太原在冀之正北自太原而轉之西南有岳陽太原在左太岳在右自岳陽而東南有覃懷自覃懷而東北有衡漳自衡漳而轉之西北有恆衛自衡漳而轉之東北有大陸地勢大略如此

厥土惟白壤

周禮大司徒以土宜法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註壤亦土也分別物之所生而

知其所植之種猶高宜黍稷下宜稻麥之謂管子亦云九州之土爲九十物羣土之長是惟五粟則穀土似在庶土之上此合穀土庶土言而實以穀土爲主冀土之色豈皆白而白者爲多冀土之性豈皆壤而壤者爲多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與地利定賦法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王畿之賦兼貢言并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賦非盡出于田也故異其文而先于田且不欲示賦額爲諸州殿也然有時而錯亦不盡民力之意○按九州所出之賦輕重不同冀州土厚水深號爲沃野豫州天地之中商賈所集揚州東方之都會荊州南夏之名區他物所出利倍于田此所以田輕而賦重也青徐海上僻陋之邦土狹民瘠雍梁西鄙控扼之國地險患多田土之外雜出不厚此所以田重而賦輕也聖人之定田賦若此後世乃云不善于貢是豈禹之咎哉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此亦治河之驗也恆衛二水名地之遠者恆水東入滱水入易水衛水東入滹沱河入易水二水皆由西以入易而同入于河者也既從者從其入易水之道也大陸地名地之平者河水所經既作言可耕作也地遠近河治之固難地平近河治之尤難故書成功于田賦之後○按恆水出恆山即禹導山之恆山大陸近大河即禹導河之大陸其地皆接壤兖州其底績必因禹播九河九河道而始從與作與本州西河壺口諸山載治之功無與故

另發此例以記之。

島夷皮服

畿內不制貢。巳征于賦中故。此則島夷之貢也。島夷非以皮服爲貢。島夷之人。皆服皮而執物以來貢也。諸夷不責其貢。欲効誠亦不拒也。如蠙珠纖皮之類。

夾右碣石入于河

上記北夷所貢之物。此誌北方入貢之道。島夷之來。亦自從此。然非止爲島夷也。碣石在北大河之

口。山負海。當河入海之衝。自海道夾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也。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記其入帝都之道。冀寔帝都。亦曰入河者。爲北境絶遠者言之。以明海道亦可至也。○按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偭之如挾在右掖然。故曰夾右也。冀不制貢。此復言貢道者何。王畿受四方貢獻。乃天下舟車所集。卽本州無貢。其貢道不宜爲諸州設耶。故八州貢皆入河。然或言達河。或言至河。惟冀獨異文曰夾右碣石入于河。標碣石爲冀州大河之表。以總識諸州之貢道。非謂夾碣石者必從海運。其所謂夾而過者。亦必盡出碣石之下也。八州舉其凡。而于冀州統其會。此古史所以按圖而見。非後人所能及也。

濟河惟兖州

首冀州。急君親之難也。次兖州。以兖地之下也。自兖而下。八州皆以高山大川定州疆界。所謂奠高山大川也。兖州濟水流其東南。兖則據之。兖之東

南蓋不止于濟也。然而此外無可書者矣。河水經其西北。兖則距之。兖之西北。蓋不至于河也。然而此內無可紀者矣。○按河大于濟。不曰河濟。而曰濟河。濟南入于河也。此句便爲浮濟達河張本。

九河既道

禹治水。先從河起。河本一派。自大伾北折而入兖。乘高而來。更挾渭洛汾涑而益大。兖獨受全河之水。而又地平曠。無高山崇岡以爲之限。尤易潰齧。禹故不惜數百里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

者不與水爭地也既道同爲逆河而入北海也○爾雅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鉤盤八鬲津九蔡傳乃合簡絜爲一而謂其一爲河之經流及考今南皮縣有絜河未聞與簡河爲一然則河實有九其名皆禹所定河亦禹所新開時解以既道爲得其故道者非

雷夏既澤

兗州之水莫大于河次莫大于濟雷夏濟之積水也方濟水未治橫流漫決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

泛溢奔潰不知何爲雷夏而澤失其澤矣禹既疏導而濟水治雷夏始爲澤焉澤不徒積水且以浚水于此見禹治水之妙也○按雷夏大野菏澤孟豬滎皆濟水也或爲所絕或爲所經或爲所溢其種甚多然一濟實分二派一派東南流其由河入海而會于汶者此兗州雷夏之濟豫州菏澤孟豬之濟是也一派東北流其從淮入海而合于泗者此徐州大野之濟是也兗豫青三州之流長徐流短

灉沮會同

上治河濟之正流此治河濟之支流惟九河道故灉之自河出者會同于沮則導河亦以導濟惟雷夏澤故沮之自濟出者會同于灉則導濟亦以導河曰灉沮會同則河濟會同可知會同者會同以入海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土何以平水治故土平也桑土一處之土宅土一州之土既蠶則民利無不興降丘則民居無不奠

皆以驗土之平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曰土黑墳則桑土宅土皆然曰草木繇條又不特桑而已九州之土惟兗青徐皆稱墳爲土下濕故也九州惟兗徐揚皆言草木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者亦爲土下濕故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兗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劇故田雖在六等而賦則比他州爲最下賦雖在第九還俟作十有三載

而後入不曰下下而曰貞貞正也取惟正之義即一州以例他州也十有三載者歲星十二年一周爲一紀天道既變地力漸復故以十三載爲期也○按禹治水八年此言十三載者通始治水八年言之則此州水平其後他州五年與或曰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堯命舜舜命禹治水三載功成堯乃稱舜此言十三載并鯀九載數之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者諸侯貢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貢兖州有貢

有篚者所貢之物入于篚非貢之外又有篚也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工故以貢篚知之

浮于濟漯達于河

兖之東南據濟而濟者河之所經兖之西北距河而漯者河之支流濟東南逆流而入河故近濟者浮濟漯西南順流而入河故近漯者浮漯或曰漯即濟水泛溢淄漯無涯因名曰漯或曰從漯入濟自濟入河

海岱惟青州

東方形勝莫甚于青青州東北至海則不越海而有遼東矣古之青州西南距岱今山東西至平原則又不止距岱矣

嵎夷既略

先土而後水者蓋天下有七大水獨青州不受其害水其最易治者也先言土嵎夷東隅日出之地略者何用功少曰略簡易之義左傳經略註聚土爲封曰略經謂巡行略謂邊界此云略者謂立邊

防以界嵎夷正天子經略之事也或曰略字從田與他州言作言藝同重田功也○他州皆先水而後土此以嵎夷爲青州邊界之地無預于濰淄故先言之

濰淄其道

青州是濟水會汶入海處則濟與汶皆宜入紀但因汶入海近不爲青害而濟之治又詳見于豫兖二州故在本州但記濰淄治其道者濰水出瑯琊北入海淄水出原山東北入海各循其故道也有

謂淄水東至博昌入濟者非。○按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此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青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土。瀰望皆斥鹵。色性辨。因濰淄道而辨。濰淄爲一州之患。故其道而厥土可辨其白墳。廣斥辨。因嵎夷略而辨。嵎夷爲東海之地。故既略而海濱可辨其

廣斥。○廣以地言。斥字不可卽作物說。玩註可煮爲鹽可字自見。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惟土白墳。故田第三。惟土廣斥。故賦第四。他州田賦各相懸。惟青與梁。皆田高于賦一等。賦卑于田一等。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

厥篚檿絲

通節以海岱爲主。惟東北據海也。故濱海之地。貢之以鹽絺。至海物之錯者。亦制爲歲貢之常。惟西南距岱也。故岱畎之地。貢之以絲枲。以鉛松。至怪石之異者。亦將爲器用之飾。萊夷亦在海濱。因水退得以牧畜。而以檿絲貢焉。曰作牧。原入貢之由也。上是中國之貢。末是外國之貢。置夷貢于末者。外之也。

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之水。有濰淄焉。貢道宜浮于此。但濰水北入于海。淄水東北入海。皆不與河通者也。惟汶水出

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濟水出王屋山。西南而入河。故一州貢道。浮于汶以達于濟。自濟以達于河。皆西南遡流而上者也。不言達河者。蒙兗之文也。○按達濟之道。由汶而菏而滎皆是。厥後東北會汶主此。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出萊蕪者。今須城之汶是。出朱虛者。今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是。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靑．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按兗靑徐壤地相錯．商幷靑于徐．周幷徐于靑．明則兗靑並隸山東省爲郡．而徐爲州．係南直隸所轄．

淮沂其乂

淮水出于豫．至于徐爲大利害．沂水出于徐．亦爲大利害．曰其乂．誌喜也．然徐州之水．淮爲主．沂次之．沂入泗．泗入淮．淮會于泗沂．東入海．此中有主

客在．○按徐之水名沂者非一．其出兗州泗水縣尼丘山．過魯城南入泗者．曾點浴沂之沂也．海州沭陽縣有沂河口．周禮沂沭之沂也．出沂州新泰縣艾山．西南至淮陽下邳入泗者．此禹貢之沂也．

蒙羽其藝

蒙山在岱之北．嶧山之東．羽山在蒙之東．二山皆淮水所經．淮沂乂而後蒙羽藝．凡山言藝者．亦因山以表地．言是山之墟．皆可種藝也．○按九州言藝者二．蒙羽其藝一也．岷嶓既藝又一也．岷嶓則因江漢而言．蒙羽則因淮水而言．

大野既豬

大野濟水之所絕．濟水未治．泛濫瀰漫．大野不得而豬．今濟水既治．由是上源之來．是澤有以受之．下流之去．是澤有以洩之．始得而豬矣．豬者．蓄而復流之謂．○按職方大野屬兗州．周無徐．故屬兗．禹時蓋在徐之西．兗之東也．

東原底平

東原濟水之所經．在徐西北．而蒲之東．在濟東也．

大野受濟之水．東原近濟之地．所以志濟也．大野豬而後東原平．曰底平者．致功而平．言可畊也．○按上言淮乂．則徐之南見矣．西不言濟．故于大野東原補出．淮濟雖若並舉．然濟絕于大野．下合泗沂入淮．從淮以入海．則濟亦不與淮平．可見大野豬．東原平．皆因淮乂所致．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赤赫也．太陽之色也．土黏曰埴．埴膩也．土性美而又墳起．最宜生物．故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徐土美.田在第二者.土以黃爲上.赤次之也.賦卑于田者.生聚人工.或未及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淮夷蠙珠曁魚厥篚玄纖縞

此州貢物.皆與前應.五色土乃赤土中間出者.羽翟乃羽山其藝之所煥.孤桐乃草木漸包之所鍾.若泗之磬.淮之珠魚.又淮沂其乂之合于泗而各產所有者.玄纖縞亦淮夷所出.竝從淮乂得來.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與泗相連.故自淮入泗惟一道.泗與河不通.故自泗達河有兩途.其一在灉.灉水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由泗而遡灉.由灉而遡河.爲一途.其一在濟.濟入河而南出.而泗則至大野而受濟之合者也.由泗之上源以遡濟.由濟而達河.又爲一途.淮泗一水曰浮.淮入泗與河非一水曰達.要之近淮者浮淮.近泗者浮泗.非謂近泗之地.必由淮以入于泗也.○按徐州貢道.直兼冀兗揚豫.達河是冀.浮淮泗是豫.然徐浮淮泗.揚亦達淮泗.又與揚通.至灉濟兩途.爲兗之道.此見一州所係非小.

淮海惟揚州

揚州北距淮.東南至海.其中所包之地.大率江右浙直爲多.故言彭蠡三江震澤.而不及他處.雖閩粵多在境中.然是時亦要荒之服.不足言也.○按是州界淮海.而不先治淮海者.淮于徐.已書功于其乂.海于荆.但徐導其朝宗.淮海皆無所用力.故是州以江爲主.

彭蠡既豬

彭蠡合江漢而言.但漢水既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其在揚州.但有江耳.觀此則彭蠡距大別.漢南入江.當自不遠.蓋大別去荆已盡.彭蠡入揚方始.其合流當在揚荆之交.上自大別.下至彭蠡.中間里道.正江漢滙合處.惟江漢滙合.故揚州首記彭蠡.喜二水東滙之後.澤得陂障.無壅潰也.須根合流說既豬.○按彭蠡在大江之南之西.震澤在大江之南之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

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也

陽鳥攸居

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爲蘆葦以備浸淫故陽鳥居之陽鳥避寒就暖彭蠡在彭澤西北北方之南南方之北也故陽鳥多留于此陽鳥居而民之攸莫可知○按揚爲澤國錯陽鳥于彭蠡震澤之間猶梁地多山繫熊羆狐貍于岷嶓蔡蒙之下其義一也

三江既入

松江下七十里分流趨于東北者爲婁江趨于東南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禹濬導之皆既入于海焉今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松江雖在而多洄其別一支出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閼塞久成平陸今始開濬吳淞江于是乎通也○按蘇氏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即導水所爲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可知而朱子則曰江漢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爲一不應至揚州復有三江蔡氏亦曰江漢會于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矣陳氏爲之說曰古有九河後合爲一古有滎澤後堙爲地安知彭蠡之下禹平水時不有三江而後合爲一乎愚謂三江入從彭蠡豬來彭蠡之豬不受三江之害而三江之入益疏彭蠡之流未至三江尚有漢也至于三江漢與江合止有江而無漢故曰三江若松江婁江東江如何通得彭蠡去又玩江漢發源于梁

合流于荊入海于揚三語既是入海于揚定然只此江漢爲何又生松江婁江東江出來

震澤底定

震澤爲三江上流震澤納百川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泄震澤之水而入于海三江不通震澤所以哽噎不快而東南水患之所以多也三江入則震澤定入者勢順定者勢平二者俱有工夫○或問震澤與三江通如據蘇氏三江之說恐與震澤不通愚謂東湖未鑿以前江水直注太湖是三江未嘗

不通震澤也故序震澤于三江之下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兖徐惟誌草木此以篠簜居草木之上東南之美者會稽之竹箭是也兖言草繇木條此變文言夭喬者南方地暖故草少長而木上竦也兖徐草木皆居厥土之下凡土無高下燥濕其性皆然兼山林言之也若揚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木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土塗泥故其田下下南方土溽不如北方地力之厚也田最下而賦第七或第六者人工修也賦有九等分為三品下上下品之上也中下中品之下也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按豫州雖升一等仍在上品之中梁州雖三錯仍在下品之中揚賦第七錯為第六雖止升一等然自下品入中品故曰下上上錯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

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此州貢物亦與前應惟土塗泥故沃饒之地可以産南金韞美玉齒革羽毛尤隨地所有者惟篠簜敷故貢篠簜惟木喬故貢木惟草夭故貢卉卉草之屬也或曰島夷以卉為服非以卉服為貢所貢則有織貝在亦通橘柚亦草木中一物也但其間有常貢有錫貢常貢者聖人謹服用而不以異物奉已制錫貢者聖人謹食物而不以口腹累人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揚州江水達于中而海為之壑淮水注于北而泗

接其流故貢賦之來順流而下沿江入海自海而上遡于淮自淮而又遡于泗既至于泗或由灘以達河或由濟以達河是順有所經逆有所入也○按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入貢必由江入海然後達于淮泗至吳夫差掘溝通水于晉會黃池然後江淮始通孟子謂排淮泗而注之江蓋誤以吳所通之水為禹迹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之地甚廣北接雍豫之境南踰五嶺東抵揚

州西抵梁州及西南夷等處皆楚地也獨言荆及衡陽者兩山于荆州最有名外此無可書者耳北界至荆山而止故曰距南不止于衡山而且包乎山之南故曰盡

江漢朝宗于海

荆州以江漢爲主江漢發源于梁而荆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荆據上游之勢雖去海尚遠而其勢巳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故曰朝宗○江漢發源于梁梁

不言但言岷嶓沱潛入海于揚揚亦不言但言彭蠡震澤江漢朝宗于海止于荆州首及之此語實上貫梁州下貫揚州者

九江孔殷

禹治荆州之水于江漢得勢九江沱潛雲夢如破竹矣九江爲江漢上流江漢治則九江甚得其正相因之理也○按九江有三自潯陽分爲九道東滙于彭蠡者有九曰烏江曰蚌江曰烏稽江曰嘉靡江曰畎江曰源江曰廩江曰隄江曰菌江唐詩所謂江至潯陽九派分是也自荆南而合于漢沔間者亦有九曰川江曰清江曰督淶江曰滔江曰沱江曰漳江曰沮江曰直江曰漢江唐詩所謂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秋是也其自巴陵以合于三湘間者亦有九沅漸元辰溆酉澧資湘九江皆猪于洞庭中此則禹貢所謂九江孔殷是也夫九江總爲一水而名九江猶太湖一湖而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名九澤也

沱潛旣道

沱潛江漢之别出者江漢治沱得以南附于江潛得以北從于漢故曰旣道○按荆梁二州各有沱潛沱潛發源梁州入荆州以二州沱潛爲一者蓋以水從江漢出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于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也○又按九江二句雖俱承江漢來而沱潛之道與九江無干涉下文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又導漢至于大别南入于江大别

在東陵之下益與洞庭無干可見九江孔殷自有一段治九江工夫若漢則全無干涉豈可以九江孔殷亦根朝宗來而與沱潛之道一例耶

雲土夢作乂

江漢所跨之澤有雲夢江漢治則雲夢亦平矣曰土則其害漸去曰作乂則其利漸興不重水只重澤旁之地言此與沱潛句亦不相蒙○按雲夢澤在安陸州跨江南北與洞庭青草二湖相連周禮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夢正與此合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荊土與揚州同而田加一等者塗泥中自有辨也賦第三等地濶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羽毛齒革物貢也惟金三品貨貢也杶榦栝柏材貢也礪砥砮丹器貢也箘簵楛戎貢也菁茅祀貢也玄纁璣組服貢也大龜惟爲物之貴故得之不偶惟得之不偶故貢之匪輕此皆因荊俗而制貢也荊俗尙武故有關于武事則貢之如羽毛爲軍中所需齒革爲車甲所用杶砮箘簵楛皆弓矢之具其詳如此荊俗尙鬼故有關于神事則貢之如菁茅所以饗神大龜亦神物也其詳又如此○此節亦有通州隨地常貢暫貢四項揚言惟木多不勝名也荊木名之貢止此也係三邦于箘簵楛之下者所以別菁茅等物非三邦之貢也錫貢之錫上之錫命也納錫之錫下之錫予也二字大不相

同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荊州爲江漢合流之地故浮于江漢沱潛又爲江漢支流之水故浮于沱潛然不曰浮于江漢沱潛而曰浮于江沱潛漢者沱受江之溢江與沱近故由江及沱潛受漢之溢潛與漢通故由潛及漢自漢以下非復荊州矣蓋漢與洛不相通則舍舟而陸以達于洛洛爲豫州南河爲冀州由荊而豫而冀見貢道之難也○按大勢必自江沱而入潛漢

者。蓋荊州望帝都在北。洛在漢北。漢在江北。沱潛江漢之別流。而漢水入江。皆在荊州。其實近于漢者。則徑浮于漢。不必泝江而入漢也。近于潛者。則徑浮于潛而入漢。不必自江而入漢也。沱自華容縣出于江。入于沔。沔卽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出。至潛江縣入于江。由江入潛。由潛入漢。一路也。

荊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荊山。卽荊州。北距河水。卽冀州。

蓋豫在荊之東北。冀之南。而以荊河爲界。然西南已至荊山。北還未至大河。但望大河以爲表識耳。○按河患兖爲甚。豫次之。故二州疆域並繫以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天下之水。以河爲宗。豫州之水。則以洛爲宗。伊瀍澗皆入于洛。而洛會之入河者也。故其始也。伊至洛陽入洛。瀍至偃師入洛。澗至新安入洛。以一洛而涵三水。其繼也。洛東會于伊。東北會于澗。又東北會于瀍。以四水而歸一河。○澗瀍先入洛。此先言伊者。以水之大小爲先後也。導水言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以相入之先後言也。

滎波既豬

濟溢爲滎。洛出爲波。曰既豬者。滎雖未能隨濟以入海。而亦足以受濟之溢。波雖未能隨洛以入河。而亦足以安洛之流也。上言洛入河。記波豬宜也。而兼識濟出之滎者。以濟亦豫州入河而後溢爲滎。故業洛入河之文而及之。

導菏澤被孟豬

濟水東流而經于菏澤之地。孟豬在下。而實爲容納之區。是皆滙乎豫之東北。而泛溢爲患者也。今則濟之所不能受者。澤爲菏。菏之所不能容者。被于孟豬。施之者其勢殺。受之者其流安。而二澤其成治矣。二澤相通。導此之溢。被彼之地。故曰導曰被。○按濟洛二水。同豫州入河。共爲豫患。濟大而洛小。乃先洛次濟何也。蓋洛爲一州之專害。濟則數州之公患。其雷夏既澤。大野既豬。濟水之治。已先見于兖徐諸州。濟非豫州之所急。故次及之。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土之高者柔而無塊其性沃也土之卑者墳起而疏其性瘠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按他州之土但一言之惟靑之海濱豫之下土一則廣斥與本州之白墳異一則墳壚與中土之惟壤異故別言之以示辨土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有定等賦無定法豫州賦高于田者風雨所會陰陽所和人事修天時順也○冀揚梁三州皆先

正賦而後錯此獨先錯者何也凡雜出之等低于正賦則先言正而後言錯高于正賦則先言錯而後言正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漆同于兗枲絺同于靑紵則豫之所獨也纖同于徐纊又豫之所獨也磬錯則與徐之浮磬梁之璆磬同然以爲治磬之錯則是斧鑿之類又與浮磬璆磬異矣

浮于洛達于河

豫之貢道不言三境者以通于河也止言西境者以不通于河也必言洛者豫水洛爲主洛固聯衆流而入河者也故西境之貢道亦浮洛而達河○按豫州之水北莫大于河南莫大于淮然皆不能爲患于豫故禹之治豫首于伊洛瀍澗蓋伊水南流而入于洛洛水東流而合于伊瀍澗西北而入于洛洛水東北而合于澗瀍三水各入于洛而四水共入于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華山跨冀豫梁雍四州之境而梁州太華峙其東故書之黑水亦雍州界也而梁州黑水流其西故書之

岷嶓既藝

梁州以江漢爲主誌岷嶓者誌江漢之源也禹導江導漢始此二山岷山之地可耕而可耘也江之源治矣嶓冢之地可芟而可作也漢之源治矣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出于左在岷山之東

潛出于右在嶓山之南沱潛入荆州而發源于梁州故又及之○按荆州但言江漢沱潛耳未究其源委也此究其源曰岷嶓既藝則功在上源可知矣隨指其委曰沱潛既道則功在下流可知矣

蔡蒙旅平

此志沬水也沬水出蒙山經蔡山其勢湍疾向泛溢横流至是沬水順其道二山得其平可祭告也諸州名山各有祭獨于梁雍言之者九州終于梁雍故也又獨于蔡蒙荆岐言之者梁之功終于蔡

蒙雍之功始于荆岐也外此祭不勝書故下文復以九山刋旅總結之

和夷底績

和夷地之近水者水治而地亦致其成功故曰底績此與覃懷原隰實相類

厥土青黎

青黎二色也他州辨土必舉色與性揚荆但𣓌塗泥以見性梁則獨舉青黎以見色各因其地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梁州之田定七等其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按冀正賦第一間賦第二則雜賦卑于正賦揚正賦第七間賦第六豫正賦第二間賦第一則雜賦高于正賦梁雜賦或高于正賦或卑于正賦其不同如此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玉磬磬石磬也鐵柔鐵鏤剛鐵以剛可以刻鏤也砮貢于荆又貢于梁者重武事也磬以供樂用

鐵以供器用銀以供國用砮以供矢用也四獸之皮製之可為裘其毳毛織之可為罽供服用也梁州多山寶藏之所聚故貢有備乎器用禽獸之所宅故貢有取乎織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梁之貢道在東北境者固徑浮沔入渭矣在西南境者自梁而冀限于雍自南而北阻于河故必自西傾始西傾雖雍之山實跨梁之北桓出于西傾經于梁州故曰西傾因桓是來由桓至潛相通也

浮之猶易由潛至沔至渭相埋也至之甚難渭界于雍而河流其東河統于冀而渭注其西故横渡河腹而亂河此貢道之難也西傾因桓尚是陸道至浮潛方用舟浮潛以後陸矣至逾沔復用舟逾沔而後又陸矣至入渭又用舟水陸並進其難如此○按桓與潛通河與渭亦相通惟沔上不通潛下不通渭經言逾沔不言逾渭者蒙上之文遂言逾沔入渭也其貢道自西而東以轉于北旣徧歷乎三方自梁而雍以及于冀又經行乎三國較之他州遠且難矣

黑水西河惟雍州

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先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河在雍州東而謂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曰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

弱水旣西

雍州自有主水不治主水而先治客水者弱水雖去雍州遠而泛流泛濫實爲州患故導之而西使不復由沒于雍乃禹治水之法也凡水皆東此水獨西者何論天下大勢亢于西北而下于東南故凡水必折而向東唯雍地最高則其西偏亦必有落下者弱水也故其流獨向于西入西海耳非水之變而西流也此曰旣西則下皆雍水之東注者矣

涇屬渭汭

雍州之水渭爲大故雍水皆歸之涇水東南入渭

渭水東入于河汭水東入于涇涇居乎中上受汭水下注于渭也夫渭汭不相及矣而一涇以屬之見水之遠近連絡者其勢也涇渭之淸濁不同源矣而渭受涇之屬焉見水之大小相納者其理也經不以渭立文而曰涇屬渭汭以涇水在中先會汭水後入渭水順其勢而言故謂屬渭汭者涇而實納涇汭者渭也

漆沮旣從

渭之東北有漆沮渭大而漆沮小如少長之相隨

故曰從。○按詩言漆沮。入于渭之上流。書言漆沮。入于渭之下流。上流者自土漆沮。言于岐周之間。下流者。又東過漆沮。言于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之下。

灃水攸同

渭之南有灃水。灃渭相若。如彼我之相敵。故曰同。○按此三節。見衆水非納于渭水。得渭水而有依。渭水非受乎衆水。受之以入河也。惟入河故渭治。

惟渭治故衆水注。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雍州之北有荊山。漆沮經其下。有岐山。涇汭經其傍。其南有終南山惇物山。灃水之所出所經也。其西有鳥鼠山。渭水之所經也。禹功既施。皆可祭告。○荊是北條之荊山。非荊州南條之荊山也。今之三原縣嵯峨山即荊山也。其別嶺有西原中原東原。乃縣之所由名。岐在今岐山縣。詩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即此也。終南乃關中南山。西起隴鳳。綿亘千里。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原隰在漆沮之下。致功為難。豬野在汭涇之下。水患為甚。今原隰底績而至于豬野。功無不成矣。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宅。黑水治故也。黑水為此州之界。故舉三危以証之。三苗國在三危山下。禹治水至此。三苗亦大得其敘。治水之功大矣。○自荊岐至三危。皆本水治來。水治而土平。事之相因者也。

厥土惟黃壤

土色以黃為正。董仲舒曰。五行莫貴于土。五色莫盛于黃。淮南子曰。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壤又其性之美者。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惟土黃壤。故厥田為九州第一。後州號關中為沃野。謂之天府。以此也。然就其間較之。亦惟涇渭灃漆之匯。最為沃壤。西北二邊。逼于戎狄。故禹于雍州。自終南至鳥鼠。則自東而西。自原隰至豬野三危。則自內而外。賦出六等。生聚蓋不同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雍州之內．豈無服食器用之物．蓋服食器用．不必多有．亦未盡善．惟球琳琅玕．至多至美．亦惟雍州之所產也．舜禹之世．投珠抵璧．此乃采珠玉以為貢．國有經費．胡可缺乎．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州貢道有二．其東北境．莫便于從河．則浮舟積石．南轉三千里而至于龍門．即冀之西河矣．其西南境．莫便于入渭．則或浮于灃．或浮于涇．或浮于

漆沮．皆會于渭汭．會字．指貢州說．貢物浮于諸水而會于此也．○此節以達河為主．浮積石．乃河源之所見．至龍門．乃河流之所經．會渭可受汭以入河．會汭可屬渭以入河．但積石龍門則為冀之西河．渭汭則為冀之南河．此又不可不辨．

織皮崑崙析枝渠搜西戎即敘

雍州地廣．前言三危．地亦遠矣．此言崑崙析枝渠搜．又遠之甚者．冠織皮．三國皆衣皮之民也．西戎．該三國而言．西戎在五服外．與青之萊夷．徐之淮

夷．冀揚之島夷不同．禹貢誌之于末．以見治功既成于中國．餘功即及于外夷．聖王所謂以不治治之者如此．

道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下隨山也．導之為河濟之終始．凡水之勢皆原于諸山．山之勢皆原于西北．雍當河北諸山發源之始．冀當河北諸山入海之終．故禹隨山治水．始于雍而終于冀也．岍岐荊三山．皆雍州山．三山之

水皆入渭．而渭則入于河．入河以入海也．由雍而冀．雍在河西．冀在河東．河流間隔．故禹自荊山而東過于河．以導冀焉．壺口以下九山．皆冀州山．導壺口雷首以至太岳．使河流北入于海．而汾水東入于河也．導底柱析城以至王屋．使河水北入于海．而濟水西南入河也．導太行恆山以至碣石．使太行之水入河．恆山之水入滱．至碣石河口海濱之地而止也．曰入于海者．禹自雍之岍山．直抵冀之碣石．相諸山之水勢．凡所出所經者．皆已得其

道而可入海矣。導水言入。是水已到海。導山言入。是海尚川行。特預爲究竟之云耳。與江漢朝宗意同。○按岍岐至荆。自西而東。壺口至太岳。自北而南。此冀州西河山。與雍相望者也。三山導。則凡山之在龍門南。太華北者。無不導矣。底柱至王屋。自南而東。此冀州南河山。與豫相望者也。三山導。則凡山之在孟津東。大伾西者。無不導矣。太行至碣石。自東而北。此冀州東河山。與兗相望者也。至此則降水以北。大陸以南。無不導之山矣。諸山既導。

而因河入海者。豈特濟汾諸川已哉。○又按導山本爲導水。則止發一例足矣。何以又分山水。蓋单言導水。則雍冀豫梁荆諸州發源之水不備。所以發導山一例。若止言導山。則兗徐青揚入海之水亦不備。所以又發導水一例。故導山尚重發源。不重入海。言入海。特總其歸宿。導水尚重入海。不重發源。言發源。特別其分流。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山川之脉。起于西北。故毎條皆自西起。上導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此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豫之東南。西傾朱圉鳥鼠太華。桓水所出。渭水所經。熊耳。伊水所出。洛水所經。外方。伊水所經。桐柏。淮水所出。陪尾。淮水所經。禹乃從而導之。導西傾以至太華。使桓水入江而入東海。渭水入河而入北海也。導熊耳以至陪尾。使伊水入洛而北入河。淮水順流而東入海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 荆山三山一帀此荆山乃南條荆山

漢發源之山有一。嶓冢是也。經流之山有三。荆山

内方大别是也。此爲治漢之經始。嶓冢而南至于荆山。千里而遥。内方而南至于大别。千里而近。大别。漢水入江處也。其入海處尚遠。然禹導之入江。則知自滄浪過三澨者。勢可入海矣。○此合下節爲江漢所導之山。皆自梁而荆也。其盡于梁荆者。蓋因二水從發源。分流未合。不得不各識所至。爲朝宗張本。若過此則江漢已合。無山可别。故不復條列。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敷淺原在德安[illegible][illegible]

在那尊郎廬阜山是

岷山在梁之南江水出焉衡山敷淺原在荆之南江水經焉此爲治江之經始禹自岷山之陽濬江之源而岷山之脉湘水間斷分爲二支北支爲衡山盡九江之西南實與岷連禹至衡山導之而江之上流治南支爲敷淺原盡九江之東北實與岷隔禹過九江導之而江之下流治則知自沱至于東陵者勢可入海矣○按自岷山東南至衡山又自衡山東北至敷淺原則九江之源出于此三山之北者皆合于洞庭而注于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敷淺原者必過九江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濬川也導山自雍始而導水亦自雍始者山水皆原于西北也窮石之山有弱水最在西北性且西流禹因而導之西其正派至合黎之山餘波入流沙之地志合黎見經流有所歸志流沙見支流有所泄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出汾關山而三危臨峙其上者也三危燉煌之地黑水經焉梁雍二州之西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在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其色異且南流禹導之南至三危而入南海曰至曰入皆主水言○按禹至導黑弱而西戎即敘見其仁之至焉黑弱二水塞外之横流失其故道而爲邊民之患者也今爲中國治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外勿爲民害則已又奚必因塞外而決之以入于流沙南海而後已哉禹之心中外一視視西戎無以異于梁雍之民此天地之大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此導河也河爲四瀆宗故敘中國之水必以河爲先河之爲水也發源崑崙潛行地中横石乃其見處禹自此施功則河之大勢見矣但河千里一曲從積石北行又東乃折而南計應三千里然後至龍門而爲西河龍門地勢險河率破山以行禹功

于此最難。自龍門南流至華陰而極。始折而東。至于底柱。又東至孟津。東過洛汭。而爲南河。至大伾而極。始折而北流爲東河。至兗州而分爲九。復合爲一而入海。其間曰至于者六。曰過者二。皆自其曲處名之。若南若東若北。則又極其大曲折處言之也。○按禹治河。歷雍冀豫兗四州之地。自積石至華陰。所謂雍河。冀之西河也。自華陰至大伾。所謂豫河。冀之南河也。自大伾至九河。所謂兗河。冀之東河也。此見河流始于雍。經于冀豫。而入海于兗者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此導漢也。江水大。漢水小。今先言漢而後言江者。江水在南條之南。而漢水則在南條之北故也。漢之上源。初名爲漾。漢即漾也。漾發源于梁之嶓冢山。故禹自其山導之。東流至武都。始爲荆之漢水。曰爲者。明漢之水即漾之爲也。自武都而下東流。至于武當。則爲滄浪之水。亦曰爲者。明滄浪之水。即漾之爲也。由是而歷長壽之三澨。澗水之小者也。漾則迤邐而過之。又由是而歷漢陽之大別。則山之近漢者也。漾則至之而入于江。既南入于江矣。再折而東。則廻背而爲彭蠡。彭蠡之澤。因漾之爲也。既爲彭蠡矣。又折而東。則爲北江。北江之水。亦漾之爲也。由是而之至于静海而入海焉。夫江未嘗北而云北。特以漢爲文。因漢水南入于江。似江北會于漢也。漢于是乎終矣。○按漾既合江。水勢益大。去海尚遠。一時無可入。則東廻繞而爲彭

蠡。即漾所廻也。又折而東爲北江。即漾所衍也。漾漢在梁州。滄浪至于入江。在荆州。彭蠡至入海在揚州。三澨而上。漾漢異名而同源。大別而下。江漢異源而同流。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爲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此導江也。江水發源于岷山。故禹自其山導之。自岷而東。別其流爲梁州之沱。沱非他水也。江爲之也。又自沱而東。則至于澧。澧者澤旁之地。江則至

之矣．自是而又東．則荊州之境也．荊州之九江．小
水也．江則流而過之．岳州之東陵．大地也．江亦流
而至之．漢固滙澤爲彭蠡矣．江則迤邐東流．北會
爲滙．而與漢同流也．漢固東爲北江矣．江復東流
爲中江而入于海也．中江卽北江．漢水由北岸而
行．故曰北江．江水直從中而出．故曰中江．入于海
者．與漢同入海于揚也．上雖言漢．而江在其中．此
雖言江．而漢在其中．○按江漢皆始于梁．中于荊．
終于揚．始于梁．發源處也．中于荊．合流處也．終于

揚．入海處也．敘江漢皆曰東者．主岷嶓居西而言．
非指曲折爲文也．○又按岷沱梁州之境也．澧與
九江東陵．荊州之境也．會滙中江入海．則揚州之
境矣．江漢之源濟．則岷嶓藝而梁之患息．其流合．
則朝宗成而荊之患息．其歸同．則彭蠡豬而揚之
患息．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此導濟也．濟發源爲沇．亦猶漢發源爲漾也．出于
王屋山下曰沇水．沇水伏流．其出非一．故因其發
見而潴之．是一見也．既見而伏．東流爲濟．濟卽流
也．是一伏而再見矣．既見之後．歷虢公臺．西南入
河．再伏也．既入于河．復出河之南．溢而爲滎．滎亦
流也．是再伏而三見矣．既溢之後．潛行地中．三伏
也．及東出于陶丘之北．流于是不伏而常見矣．是
三伏而四見也．東至定陶之菏澤．又東北至壽張
亭合于汶．又轉而北．復迤而東．至博興入海．濟水
有不治乎．此見濟發源于冀．經流于兖豫．而入海

于青也．○按自沇而入河．則雷夏以西無不治．而
冀兖之患平．自滎而及菏．則孟豬以下無不治．而
豫州之患平．自汶而歸海．則濰淄之間無不治．而
青州之患平．一沇治而四州蒙利焉．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此導淮也．淮界南北而別江河．自淮以北爲北條．
凡水皆宗大河．自淮以南爲南條．凡水皆宗大江．
淮與江河．實相表裏焉．淮之源出胎簪山．東北過
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桐柏之下．淮勢最

盛.故禹自此導之.沂水出艾山.西南至下伾入泗.泗水出陪尾.東南至臨淮雎陵縣入淮.乃沂先入泗.泗入淮耳.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徐州所謂淮沂其乂.浮于淮泗是也.入海在今淮浦.此逌豫徐揚而言.桐柏導.則淮不爲豫之害.泗沂會.則淮不爲徐之患.東入海.則淮不爲揚之患.○按四瀆惟淮流不甚遠.海受百川.在中國只四水爲大.河入海在兗州.淮在徐州.江在揚州.濟在青州.今惟江淮入海之處.與禹貢同.河南徙而奪淮

入海.濟因會通河.借水通漕.而其流竟莫可知.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鳥鼠同穴只一山.唐孔穎達註疏謂一鳥一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故名

四瀆之外.西有大川曰渭.其源流皆在雍境.渭出南谷山尚微.流于鳥鼠同穴始大.故禹但自鳥鼠同穴導之.由東至咸陽會于灃.即灃水攸同也.又東至陽陵會于涇.即涇屬渭汭也.漆沮合流.至朝邑而渭東過.即漆沮既從也.灃涇漆沮.皆入渭.故渭東流會之.西至司空入河.入河則入海矣.○按

詩言豐水東注.豐源發南.而其末流投北.入渭.末嘗東也.其曰東注者.渭正流東.豐已入渭.則遂與之俱東也.書言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非漆沮先以入渭.而灃水始與之同也.皆要其首末而槩言之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四瀆之外.東有大川曰洛.其源流皆在豫境.洛出冢嶺山尚微.流于熊耳始大.故禹但自熊耳導之.

由是東北至新安會于澗.至偃師會于瀍.又東至洛陽會于伊.所謂伊瀍澗水入洛也.洛會之而又東北至鞏縣入河.入河則入海矣.渭與洛不言入海者.以渭洛與海遠故也.○凡導山水皆自西而東.自北而南.河伏不識其源.故不言自.且爲四瀆宗.故不言會.江漢自其源導之.故先言山而後言水.淮渭洛自其盛處導之.故先言水而後言山.沇水不言山者.流伏不可據也.黑水亦不言地者.地遠不必志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總結九州水土無不平治也首句包下九州雖異而水土之平治則同四隩既宅言土舉卑以見高結覃懷底績降丘宅土等事也九山刊旅言山舉始末以包中間刊者治水之始旅者功處祭告結岷嶓既藝蔡蒙旅平荆岐既旅等事也九川滌源言水舉源以見流結既從既道既入等事也九澤既陂言澤舉外以見中澤有陂障則不泛溢結

既澤既豬底定等事也四海會同又單指水而言九州之外薄于四海百川以四海爲歸是無不會同也結黑水入南海弱水入西海江漢河濟淮皆入海等事也此皆攸同之事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總結九州之土田貢賦也上文言治水此何以言六府蓋水居五行之一一行治則衆行皆治故曰六府孔修修者不相助而無不及不相制而無太過之謂下文制貢定賦跟孔修來庶土二句即九州中厥貢事咸則二句即九州中厥賦事庶土對三壤以萬物生則言土以人所耕而樹藝則言壤交正對咸則交正者合九州之土宜而交相正之咸則者合九州之穀土而品第之底愼對成賦曰底愼乃致謹而無過取曰成賦乃中正而無變更制貢曰庶土便知則壤爲穀土成賦曰中邦便知土賦兼四夷○三壤上中下也即前九等之田九等言其[illegible]等言其畧或曰冀州白而壤雍州黃而壤豫州厥土惟壤壤色非一周官有十二壤

禹貢則以三壤槩之

錫土姓

水土既平貢賦既定于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土以立國姓以立宗國立而後民人有所依宗立而後族姓有所繫當時堯舜在上封建原非禹所專自治水之後或仍其舊或建其新或興滅繼絕杜氏所謂昔固有只今徧錫之也此即立師建長之事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此非記事之詞。蓋承九州攸同以下三節而言推言其效如此也。禹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復何爲哉。爲敬德以先天下之化。則天下皆在所化之中矣。此一祗字。乃禹治天下之心法。直從堯舜欽字得來。○按上錫土姓。所以廣教化。非報功也。惟其爲廣教化。故下卽繫之曰祗台德先。見已爲之倡也。惟禹祗德爲倡。諸侯所以各廸有功而不距行。不距。卽下漸被暨訖。乃祗德之極功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弼成五服之制。疆理天下之事也。內而甸侯綏。外而要荒。莫不各服其事于天子。故皆謂之服。甸服畿內之地。天子之祿也。其專言田事者。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皆入天子也。賦字貫下五句。粟米之征也。服字頂上三句。力役之征也。量地遠近。而爲納賦之輕重精粗。要逐句挨遞看。如米精于粟。粟精于秸。總粗于銍。銍粗于秸。精者爲輕。粗者爲重。服者爲重。不服者爲輕。是也。○按賦皆什一。力則以遠近輕重耳。古人九賦。有粟米均輸二法。蓋本于此。服役獨言三百里者。酌五百里之中爲遞輸粟米之賦也。米粟不言納者。蓋使三百里內之民。遞而輸之于都耳。然其力若勞。而其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之意。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甸服之外。則爲侯服。謂之侯者。以皆侯國之事也。侯服五百里。內之百里。其地最近。而采邑于是乎

制。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而采以百里。天子之大夫。受地視伯。而采以七十里。次二百里。其地漸遠。則爲男邦而五十里之小國制焉。外三百里。其地益遠。則爲諸侯。而七十里百里之大國制焉。百里。內臣之祿取諸此。二百里。三百里。外臣之爵列諸此。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言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公伯在其間。○按百里二百里。次第之詞。與甸服同例。三百里。計數之詞。與綏要荒之服同例。甸服五之。侯服三之。綏要荒各二之。見漸外漸略之

意。○又按采地所得。亦什一之法。其餘歸之天子。所謂貢也。圻內不以封。故卿大夫食邑。曰三百里者。自三以至五。爲百里者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服內安中國。外安邊疆。內三百里。非全無武衛。以文教爲主。外二百里。非全無文教。以武衛爲主。文而曰教。則非徒尚虛文。專取其導迪民性也。武而曰衛。則惟取守衛其民。非以侵暴也。文教曰揆。揆度其風氣剛柔而施之也。有建學明倫意。武衛曰奮。欲其振起而不廢弛也。有什伍儆較意。上制侯服。先小後大者。安附禦侮之意。此制綏服。內文外武者。順治威嚴之意。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在武衛之外。雖無中國之禮法。猶受中國之約束者也。三百里夷。是舉近以見遠。其實外二百里。亦皆夷地。特放罪人于此。所以別于夷類也。下節亦是此意。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畧故也。其中三百里謂之蠻。鑛悍之意。二百里謂之流。則有罪者流徙于此。綏服三百里揆文。止以二百里奮武。聖人尙文之心重。要荒三百里夷蠻。止以二百里蔡流。聖人惡惡之心短。○按禹制五服。甸侯綏要荒。周公制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蕃。禹之五服。計一面之數也。周之九服。計兩面之數也。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五百里。是計其一面者也。周之王畿。與禹之甸服同。不言五百里。而兼言千里。是計其兩面之相距者也。蓋禹之五服。王畿在內。王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服至荒服。皆數其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爲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則凡五千里。故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職方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于方五百里之蕃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則通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則通爲五千五百里。其增于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

周之蕃服。雖不列于禹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卽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于禹。而其地未嘗增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又推聖化所極言之。海是東海極處。流沙是西海極處。朔南是南北極處。漸者入其中。被者覆其上。暨則望而極之也。四海根東西朔南來。聲教根漸被暨來。人所聞爲聲。所效爲教。聲虛而教實。聲

先而教後。總是一箇祗德。至于訖四海。則不距朕行者極其遠矣。此雖治世之化。實由治水之功。于是禹以玄圭爲贄而告成功焉。告成功。總禹貢一篇而言。○按聖人政事所治。詳內略外。不求盡于四海。而道德所化。則無內外之限。而必極于四海。自禹敷土以下。槩擧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爲主。自東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之。自導岍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之成績言之。自五百里甸服而下。則以弼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擧四極言之。以至告成功而終焉。經緯錯綜。法度森嚴。非聖經不及此。

甘誓

誓曷昉乎。禹征苗已有誓。至啓征扈而又誓焉。可觀世變矣。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誓者敵罪。又奉天討。尤嚴軍律。是王者之師也。故特著之經。爲萬世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天子有征無戰。戰而且大者。著有扈不臣之罪也。召六卿。乃在未戰之先。夏之六卿。非周之六卿。大約官之尊者。非必謂卿爲軍將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上擧其綱領。則曰六卿。此包其大小。則曰六事。先之曰嗟者。所以重其事也。繼之曰予誓告汝。所以啓其聽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此言討叛伐罪之意也。五行。天生以養人。自昔唐虞之朝。何等隆重之。使惟修允治。今乃威侮之。全不敬天所生之物。三正。天所以示人時。自昔唐虞之朝。何等欽奉之。如授時齊政。今乃怠棄之。全不敬天所示之時。凡此皆其得罪於天處。天用是勦絕其命。天子特恭行天罰而已。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不敢專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

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上言討叛伐罪之意。見已之恭天命。此嚴坐作進退之法。欲人之恭已命。意實相承。歷言左右及御三人在一車之上也。古者臨軍誓戰。所戒者三人而已。呼左。則凡車左執射者同聽之。呼右。則凡車右執刃者同聽之。呼御。則凡車中執御者同聽之。呼左右與御。而凡此步卒。悉聽甲士三軍之指揮。即悉聽君上之誓令矣。此左治其左之事。右治其右之事。御治其御之事。凡此步卒之各供其長而爲之助者。亦各治其所爲助之事。節制如此。所以能爲不敗之師。所職在是。即所命在是。所命在是。即所恭在是。故三言不恭命以告之。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此示以勸懲之大典。欲衆士之用命也。用命二語。蓋古軍法。古者天子行師。必載遷廟之主與社主以行者。一爲此行係祖社之命。戒已不敢妄越以蹈險。一爲凡有賞戮。即可稟命而行之耳。祖主陽。陽主生。社主陰。陰主殺。就祖賞。就社戮。親祖嚴社

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編次諸勳。乃至太祖賞爾子。則云者。猶今臨時區處也。孥戮者。言即有父子親屬同犯。亦連坐之。皆指在軍前之人。非其家屬也。

五子之歌

歌自舜皋以後。斯其再矣。舜皋之歌。中正和平。治世之音安以樂也。五子之歌。憂愁悒鬱。亡國之音亂以哀也。舜皋其詩之雅頌。五子其詩之變風變雅歟。五子。啓之子。太康之弟。不言五弟

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訓。故繫父以言之。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史述作歌之由。先敘失國之事。上三句。是舉其平日所爲失民心者。是提綱。下三句。是舉其今日所爲逸豫者。尤失民心之大。是紀事。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衆雄何代無之。我之勢固。彼無因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投之。羿之變。所以因民弗忍也。因者。明禍亂

之本。在此不在彼也。不罪羿。專罪太康。尤五歌之旨。距于河者。夏都安邑。在河之北。太康畋于水之南。故羿自河北。據其都以距之。使不得渡河而北歸也。不是太康至河北而始距之。○太康後都陽夏。在開封府太康縣。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此作歌之由也。御母徯洛。冀其或反也。五子咸怨。非怨后羿也。怨太康之滅德失民。而亡皇祖之天下也。述禹戒作歌。一句極重。乃是五歌之綱領。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五歌節奏有序。若出于一意者。五子相與共爲此歌。未必一歌即出一子。而敘少長之序爲之也。皇祖之訓。蓋深維國勢安危之故。逵觀民心離合之端者。民可近二句。說得斬截。小民難你。先德難恃。只有近一路。再無下一路。知民瘼者。固不敢下。虐其民者。亦不能終抑之使下也。此直是勢力行不

去。非但一體之義。民惟邦本二語。註中下一且字。見得上是大槩說。下是究竟說。不必用所以然一轉。惟字有味。本即根本。不曰固本而曰本固。雖人君維結。亦未必寧。必民心自維結于我而後寧耳。邦寧正在本固看出。○五歌開口說皇祖有訓。又說訓有之。又說亂其紀綱。又說荒墜厥緒。見祖宗訓誡。法度昭然。眞令太康聞之。通身汗下。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

若奈何不敬

此節提出一敬字正是固本之道以見太康失邦由失民心失民心由逸豫不敬也予雖五子自稱實指君言勝予不但獨夫就是堯舜之儆戒豈不觀匹夫亦可勝予乎一字作皆字看一人三失卽桀所以能勝予之意三失言失之多也失至于三不登其復收矣顛復之凶也民怨之蓄必深矣怨豈在明所謂不敢言而敢怨也可見之處卽爲明故人主當于不見處圖之予臨二句就是勝予天

下有危機焉百姓是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喻其危懼可畏之甚也敬有圖于不見意奈何不敬是歸咎之辭作已然看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但言訓承上章皇祖有訓也人君于色禽酒音牆宇豈能絕之但其致亡在荒甘嗜峻雕耳須要看一字或字曰有一于此以見不必多曰未或不亡以見未有萬一而不亡者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此推原夏之所由得天下者告之要知堯舜禹相授一道意自堯而始一道相傳故以陶唐該舜自堯而下皆都冀州故以冀方該天下道者君天下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道爲紀綱之體而紀綱卽道之發也得道則紀綱皆整失道則紀綱胥亂是一串事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

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明明二句是備大德以君天下典則四句是立大法以係天下典則泛就治天下之典章法度言之包鉅細說鈞石則舉其一而言經常無詭謂之典中正有準謂之則關取通意若彼此不同而有折閡則非通矣和取平意若取予不兩平而有乖爭則非和矣關通和平亦互文此不是贊美大禹乃是感嘆大禹德業如彼其盛法度如此其詳奈何一旦傳至太康而失之也荒墜二語言之痛心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曷歸者太康也。五子則曰予之悲。民仇者太康也。五子則曰仇予。仁人之于兄弟。榮辱一體。親愛之情如此。弗慎厥德。內有禽荒而失大禹之戒意。慎字與敬字應。太康失國。由于不敬慎耳。始之曰奈何不敬。終之曰弗慎厥德。眞一篇之綱領。○按此歌不是空空悼亡。觀其反覆皇祖之訓。制度之詳。民心離散之勢。似有感悟太康。而冀其改圖萬一。猶可挽回危亡之意。或曰。五子此歌。雖多怨詞。實則鋪張揚厲。侈陳祖德之盛。亦所以誅后羿不臣之心也。厥後太康崩。羿終不敢據而立仲康爲君。已爲之相。未必非此歌之力云。

胤征

讀是篇。不獨知仲康賢也。胤侯眞仲康之輔也。書曰胤征。義聲足千古云。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仲康。太康弟。五子之一也。仲康之立。后羿立之也。不言羿立者。不予羿以立君之名也。曰肇位四海。正始也。命胤侯者。收羿之權也。征羲和者。剪羿之黨也。上是美仲康能攬征伐之權。下是美胤侯能承討罪之命。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此借聖訓以告衆也。聖卽禹也。謨以本諸心者言。訓以發諸詞者言。明徵定保一直意。定保正是明

徵。先王以下卽謨訓。先王泛說。先王克謹天戒。言君能存畏天之心于上。遇災而懼。思所以消弭也。臣人克有常憲。言大臣能存畏天之心于下。凡大政所關。綱紀所繫。常法所在。能秉持而無失也。百官修輔。言羣工庶僚。亦各存畏天之心于下。修職輔君。不以位卑勢遠而忘自效也。執法自大臣始。故言克有常憲。其實大臣亦修輔。百官亦有常憲也。此三句。要重在臣輔其君上。方應羲和失臣職一邊。厥后句無工夫。明明。只是德政兼修意。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上述聖人之訓見先王之資臣以盡道此述聖人之令見先王之責臣以盡言一致于天戒一致于不恭皆所以形羲和之罪也孟春歲事一新故人君亦欲聽善改過以啓維新之治遒人宣令之官木鐸宣令之具官師以下即所宣之詞也官師只是一人有職必有道工執藝事以諫就藝上說規是規德政之當修諫是諫其有害于德政不

恭不能規諫也本爲羲和昏迷天象卻引此者乎時坐觀君之得失而不言猶且有罰況天戒又得失之大者乎上至官師下至百工猶欲其盡言不言謂之不恭況羲和不惟不言又廢厥職乎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昬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此節總著羲和之罪顛覆厥德不恭之源畔官三句則其流也官所居之地爲次所掌之事爲司俶擾言前此未嘗擾今始擾之也試看堯命羲和曰欽若曰敬授則其不擾可知惟擾紀故棄司意實相承季秋以下詳言以紀其實也日月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日月之會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爲之對同度同道則月抗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王者修德

行政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善用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日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辰弗集房陰盛陽微之象瞽者嗇夫庶人相與救日所以扶陽也羲和專掌其事乃若罔聞知而昬迷天象焉昬迷雖曰縱酒實由黨羿而然蓋日食之變其占爲臣犯君蔽而不言其謀叵測矣故以先王之誅動之政典一段正先

王之誅也。先時不及時。卽指日食之時刻言。稍一

先後。便殺無赦。見先王之致謹天戒如此。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

欽承天子威命

此勉衆士以武勇也。胤侯之命出自仲康。而曰天

罰者。見羲和之罪固天所常罰也。同力卽一乃心

力之謂。尚弼以將士之奉已言。欽承以已之奉君

言。末句要見奉君命卽是奉天罰意。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

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

此示以誅宥之本意。玉石善惡勿平。要重在恐焚

玉誅善一邊。首四句泛言。下四句則自言今日欲

如此。渠魁指羲和言。羲和聚黨助逆。其人必多。赦

脅從及舊汚者。所以孤其黨散其衆也。脅從是迫

于不得已。迹雖惡而心則善。是一等人。舊汚乃陷

于不知者。今雖惡而初則善。是一等人。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

戒哉

上云宥善之仁。見王師不戮無罪之人。此欲馭衆

之義。見王師不貸僨令之士。威者嚴明之謂。愛者

恩意之謂。二者皆所當有。但軍旅主威。威勝愛則

事必濟。愛勝威則或流于姑息。故信其無功。恐戒

云者。言當以我威爲可畏。勿以我愛爲可恃。勉力

戒懼。用弼予宥善之命也。

尚書體要卷之二終

尚書體要卷之三

東海趙闇仙先生鑒定

無錫錢肅潤纂

同學華國球諸人稷訂

受業趙錫秬唐開濟參

商書

商在太華之陽湯在位十三年崩壽百歲國號商盤庚遷殷以后號殷此言商書者商之史官紀商一代事也

湯誓

誓者臨衆發命述其興師之意也湯有誓而順天應人行之而無疑矣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湯誓師衆衆以大為言首曰天命殛之繼曰予畏上帝不曰致天之罰此所以為順天也順天從應人來夏桀惟民心離故天命失多罪即下文殘刑重役是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此言順天之不容已商民以一己為心故有不恤我衆之言湯則以上天為心故有不敢不正之舉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此言應人之不容已夏罪其如台商民恃湯之言即此一語見湯之施恩于毫者至矣率遏衆力以重役言率割夏邑以嚴刑言比桀于日以日無喪

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夏之人心其離如此此湯之往伐所以應人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此示以賞罰之決也大賚非誘以利孥戮非迫以刑聖人欲救民塗炭不如是不足以濟此正是與民同患以毫衆之心為心處故言賚所以易其穡事之念而言戮又破其如台之恃故也○歎順天應人則有以服人心之公信賞必罰則有以作人

心之怠。此天罰所以能致民望。所以能荅而非徒爲稱亂之兵也與。

仲虺之誥

凡會同而陳之曰誥。仲虺對衆告湯。亦是會同曰誥。其誥雖是釋慙。始則美之。繼勸勉之。大臣之引君當道者與。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曰放。慙者。慙德之不古

若也。恐者。恐禍之貽來世也。予恐來世句。正發所以爲慙處。此句宜着眼。虺誥正註射此句。蓋湯慮在未來。而虺言吃緊只在當下。全用勸勉爲解釋。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告君一節內凡三言天。即湯稱天誓師之意也。欲有六欲。其端先見于耳目。故須聰明以治之。聰明以聖德言。不囿形氣之私。不爲物欲所蔽。是爲天生聰明。不可徒以生質言。時乂者。以己之無欲。治民之有欲。或敎之而消于未爭之先。或治之而防于既爭之後。皆謂時乂。有夏昏德。不聰不明也。民墜塗炭。不能乂民也。勇智。即聰明之所發。勇足以有爲。一毫私意昏蔽他不得。智足以有謀。一毫私意牽制他不得。天錫勇智。正天生聰明也。表正萬邦纘禹舊服。所謂時乂也。重天意上說。茲率厥典二句。則所爲荅天意者宜如此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

命用爽厥師

此中上節言。夏王有罪三句。申有夏昏德二句。式商受命一句。申天乃錫王一句。用爽厥師一句。申表正萬邦一句。揭出矯字。天命可若不可矯。若則臧而爽。矯則不臧而昏。爽者爽心快志。如呼寐而使寤也。故必須聰明之主始得。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上二節言天命。此下三節言人心也。簡賢附勢。實繁有徒。獨湯不然。則湯是創見。故言肇。湯惟創見。則湯又是希有。故再取譬莠秕。以足肇字之義。此二句抽上繁字肇字。喩多寡。不論邪正。凡此皆言桀不容湯之勢。矧予二句。始提湯德。進步開端。起下惟王。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此湯德足人聽聞之實乃指為諸侯時言。聲色貨利即欲也。聖人惟聰明。故不邇不殖。曰不邇。曰不殖。非但四者不能為之累。而聖人之心。直脫然于四者之外。自人之所存言。曰德。自人之所立言。曰功。懋官在任授之初。懋賞在委任之後。四懋字俱是繁多意。而下懋字。是以彼之懋而懋之。字[illegible]。用人。就取善說。惟已者。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也。改過。就遷善說。不吝者。已有不善。必速去之也。寬以存心言。仁以行政言。俱就臨民上說。曰克寬者。含弘廣大之中。而有節制者存。不以優游縱弛為寬

也。曰克仁者。慈愛惻怛之內。而有嚴厲者在。不以柔懦姑息為仁也。彰信。只是昭著而孚信。未便說到歸戴上。究竟根原從不邇不殖來。使湯之心。有一毫聲色貨利之私。則用人處已之間。必有不盡其道。臨民之際。豈能無愧哉。以此見君心為政事之本。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上言湯德足以得民。此言民之歸湯非一日。征葛曰初。曰自者。見前此未嘗有征。繼此而所征者非特一葛也。東征南征。乃征葛後事。怨字慶字內。便有戴字意。惟舊。即征葛之日。及怨慶之時。與今日鳴條之役。相對而言。故為舊耳。蓋征葛後十七年。始有鳴條之役故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此下以君道之當盡者勸勉之也。此節是懷諸侯

之道當時諸侯固有賢德忠良以不合于衆而見
擯棄者亦有弱昧亂亡以附于衆而不見討者嗚
條旣放之後正命討一新之初而人心激勸之侯
也故仲虺以佑輔顯遂兼攻取侮正告之佑助也
求賢爲助求德爲輔此理之常今曰佑賢輔德則
是以賢爲主而我助之以德爲主而我輔之非樂
善忘勢者不得也忠臣之心事多有委曲而難明
者故欲顯之不但樹之風聲而且發其深隱也良
臣之猷爲多有牽制而不得遂者故欲遂之不但

寬之以文法而且體其所未周也兼謂設官以治
之攻則督責懲戒之嚴矣取者變置其人侮者戮
及其身賢德忠良其善自大而小弱昧亂亡其惡
由淺而深弱昧亂亡皆亡者也亡道不可有故推
之賢德忠良皆存者也存道所當保故固之亡乃
彼之自取故曰推彼之所以亡若安存之道則我
與賢德忠良者所共故曰固我之所以存邦乃其
昌就王國言蓋善善惡惡則諸侯知所勸懲皆將
反惡爲善政務畢舉足以藩屏王家而國家有隆

而罔替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
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
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此勉湯只重在日字惟字懋字日無間斷惟無二
三言君德若只有一味光明無時間歇萬邦亦只
有一味愛戴更無退轉也然此四句猶泛論至懋
昭句再提王說方力勉湯王德卽民中德與中非
二物特以我所得言曰德以民取衷言曰中懋德

卽中之標準中而謂之建者自大君身上做出與
人看而使之視以爲則也重我建中不重民準我
說義禮二句要說得細事雖在外而所以制其宜
則在心事到面前便以義決其可否如利刃相似
著處便成兩片故曰以義制事禮是天理恰好處
心指念慮之動言凡喜怒哀樂皆憑禮以爲準則
也要知天理化裁原與事爲措天理節文原與心
妙合故制非拘縛亦非檢約適以本體爲工夫而
自不淪也此正懋德喫緊處垂裕固禮義之餘[illegible]

亦卽懋德之餘用。非懋德專以建中于民。禮義尊以垂裕于後也。予聞曰一段。卽所聞以見王不可不懋德意。能自得師。則天下之善皆歸于已。故可以王。謂人莫已若。則驕矜傲慢。善日消。惡日長。亡之道也。好問則衆善集。故優裕。自用則能有限。故狹小。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仲虺責成意在愼終。而其語則先于惟始。蓋德新

在今日志滿亦在今日也。提殖有禮覆昏暴二語。其危惕特深。結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二語。其期望特切。

湯誥

誥臣兼誥民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克夏歸而至亳者。亳乃興王之地也。諸侯率職來朝。故誕告萬方。誕告。如原君道之重。冊尹命之令敘付予之責。嚴造邦之戒是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仲虺從天生民說起。湯從天降衷說起。以性而言。可見聖王治道。未有不本心學中來。衷性猷只此一物。但有原于天。具于心。發于事之別。衷卽是中。降衷非是天以一中付與人也。太極流注。在在皆圓。卽月落萬川之義。性而曰恒。見其平常之理。卽中庸庸字。若字。就智識未形。習染未及處說。此雖著人。却不是人去著力順他。以理言之

也。不曰道而曰猷。猷屬功一邊說。與虞書功敘字義相類。綏以安言。心順而身體之謂。克字重說。正與惟后二字應。蓋下民不能自克。惟后克之也。克綏厥猷。此句實一篇之綱領。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夏王不克綏猷之君也。不克綏猷。在滅德上見。作者有意之辭。威與虐應。罹者。入而不能脫也。弗忍

弗能忍也。並告無辜。非必有其事。原其情也。天道一句。是大槩說。重禍淫一邊。降災彰罪。如星殞地震。伊洛竭泰山崩之類。未便遽說到桀亡。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此緊承上節而言。天命即禍淫之命。明威即降災之威。不敢字。與下二敢字相應。大事不敢自專。故告天地以行之。大事不能獨舉。故求元聖以輔之。

請罪。請夏桀當問之罪于天。請命。請有衆更生之命于天。曰請者。聽于天而不敢必之詞。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孚字因上請罪請命二請字說。罪人黜伏。請罪而罪果得矣。兆民允殖。請命而命得生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提出輯寧二字。正是綏猷之道。輯寧。兼教養說。俾者天使之也。茲朕以下。甚言任大而責重如此。此湯自嚴畏。而言外隱然有求助意。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此以輯寧之責望之臣也。匪彝則縱肆以壞輯寧之法。慆淫則怠荒以廢輯寧之政。故以無從無即戒之。天子有天子之典。所謂茲率厥典。續禹舊服。是也。諸侯有諸侯之典。凡守法度。勤政事。安養斯民。夾輔王室之類。是也。守典便是承休。俾予輯寧者。上天之休命。而輔君輯寧者。即其承之天休也。

韋顧昆吾之屬。惟廢其典常。以與桀俱亡耳。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守典爾之善。不能輯寧朕之罪。蔽即蔽賢之蔽。不赦者。前夏王有罪。朕不敢赦。罪當朕躬。又豈敢自赦乎。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檢點數過相似。曰簡在帝心。以見雖欲蔽且赦而不得也。其爾萬方有罪四句。是申明罪當朕躬一語。然却含期望諸侯

意。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時字。指上三節言。忱。欲其篤信而力行之也。兼君臣說。時忱而曰尚克。有終而曰乃亦。皆難之而庶幾其必能之意。

伊訓

伊訓一書。勸戒之書也。夏之與亡。商之開業。慮後。以及天人禍福。俱備于此。其勸戒者周矣。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

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湯崩之踰年也。十二月建丑之月。商以丑爲正也。商以丑爲正。而不改月數。可見商之尚質矣。乙丑非朔日。故不言朔。先王。商先祖。厥祖。是湯。于先王曰祠。而于厥祖曰祗見。則祠是祭。祗見非祭也。祠先王曰伊尹。而見厥祖曰奉嗣王。是廟中之祭。攝于伊尹。殯前之告。非伊尹所攝也。侯甸羣后。謂之侯甸。舉此以該各服。羣之羣后。亦當不止侯甸矣。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所謂攝而臨羣臣也。臨羣臣不重。重攝祭上。烈祖成德。自布昭以下皆是。明言者。本其實行而言之無隱也。訓王。是一篇大旨。○按太甲于湯爲冢孫。湯崩當行三年之喪。觀後桐宮居憂可見。蔡傳乃謂服仲壬之喪。仲壬。太甲之叔父也。何以有是服也。且商家立弟。自沃丁始。湯時豈遂舍嫡孫而立諸子乎。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

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將言烈祖。故先言夏后。方字猶當字。懋德。如克勤克儉。不矜不伐之類。罔有天災四句。猶不及人。此有深意。舉其難者以見之也。于其字。正應方字。弗率與懋德反。皇天降災。則山川鬼神之不寧。鳥獸魚鼈之不咸若可知。有命。指湯言。假手有命。則桀亡而湯與矣。然天非私惡于桀。而私與于湯也。以桀有罪而湯有德也。造攻二語。正申言假手有命

之意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寛兆民允懷

此言湯得天下之事聖武者聖人之威勇知所發也布昭二字最有力代虐以寛卽克寛克仁是兆民允懷卽彰信兆民是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布昭聖武代虐以寛此先王之德也先王往矣而其德猶在兆民之心今王爲兆民之主非嗣其位乃嗣其德也既嗣其德則家邦四海之覩德者正在今日故曰罔不在初親暗指湯長暗指尹惟親惟長眞見節謀盡善而紹述之稽德稽謀而師崇之情識不能移外誘不能奪也曰立愛立敬者蓋吾愛敬之道于此使天下之愛其親敬其長者莫不視我以爲法此卽所謂建中建極也愛敬之本既立愛敬之化自行始家邦終四海眞是自然之化曰始曰終亦應初字之義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

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此歷數先王之成德肇修人紀是修德之本下則推而言之通節要發艱難心事修而曰肇綮房之而湯始修之何等艱難逆耳之言所最易咈者而弗咈之故舊之人所最易逆者而時若之何等艱難居上易于不明而克明焉爲下易于不忠而克忠焉何等艱難與人易于求備而不求備也檢身易于自足而若不及也何等艱難此皆眞積力行茲未嘗有利天下之意而一旦至于有萬邦若此此眞從艱中得來茲惟字可玩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先王惟得天下甚難故其慮天下甚遠于是敷求哲人俾輔後嗣後嗣嗣德而非嗣位哲人卽先民俾輔後嗣欲後人惟先民時若也此尹分明指已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

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此儆在官。正以儆後嗣也。當時太甲左右。必有以歌舞貨色等惑其君者。尹未指其人明言。姑曰先王之制官刑以儆有位如此。曰以下。官刑之辭也。馬牛相逐謂之風。一入其中。便如風靡。連自家做主不得。大約犯此風者。起于有敢心。娛心志。悦耳目。色色當前。偃然而憑之曰敢。順則喜。逆則怒。種種横行。謷然而恣之曰敢。敢則何所不有。有則何

所不至。巫風二。淫風四。亂風四。合而爲十愆。有一于此。且猶不可。况兼有之乎。舉卿士邦君。則天子之有天下可知。臣下不匡。以其貪官固位故也。不諫之罪。與貪墨同。故刑墨具訓蒙士。以蒙士異日有匡君之責者。是又儲養哲人以待後嗣之求意。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祗厥身。乃指太甲下手用功處。念正所以爲祗也。以其謀之出于聖人。故曰聖謨。以其言之至美。故曰嘉言。即指風愆之戒而言。惟上帝以下。對前說。尹前言禹方懋德。即罔天災。桀纔弗率。天即降災。恐甲認是禹桀定分。故此將禹桀掃去。說上帝不常。見當時禹若弗率亦降殃。桀苟懋德亦降祥。不論何人。但論作爲何如。又前言懋德降祥。弗率降殃。恐甲疑禹不知德何如懋。桀弗率。不知又何如甚。故又將懋德弗率掃去。言道災祥雖分善否。却亦不論大小。若善即小亦好。不善即小亦不好。指

出罔小罔大。照上有一必喪必亡。隨口禁過。隨口引掖將方字于其字語氣。又盡掃却○此篇訓王嗣德要在謹始。故曰朕哉。曰在初。曰肇修。皆始之義也。及論謹始。又要在防微。故曰有一。曰罔小罔大。皆微之義也。蓋敗度敗禮。伊尹早見其微。故纔勉以愛敬。隨戒以風愆。皆直刺膏肓而痛切訓之。謹初謹微。是眼目。

太甲上

太甲三篇。雖皆記伊尹之訓。而于太甲悔過之

始終備焉書名太甲以悔過之人爲主示萬世人君處仁遷義之法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阿衡保其國如阿平其國如衡責鉅任重不可不惠者也不惠以上篇事言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帝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伊尹在廟口陳恐王聽未審故用作書令反復覩

省太甲不惠總是不畏天不敬祖故其書稱天述祖以告之顧諟明命主平時敬德言此句重曰以承者只承上來能明德則德與天合而其出而交神便自然無不祇肅者可見天地社稷宗廟無往非天命之所在而罔不祇肅無非是顧諟之功監字與顧字應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非特聖人之心未嘗少忽乎天而上天之心未嘗或忘乎聖人也用集二句承天監說來惟尹緊承說左右厥辟內有共襄集命意宅師內有宣力撫綏意丕承基緒望其承德也深惟所自惻然凜凜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上既示以開創之功以見巳之不可忽此又儆以前代之事以見巳之不足恃自巳覩前故曰先見周非必忠信上節所謂常自顧諟罔不祇肅而咸正罔缺即其周也有終正自周處就君心言照後克終謹終都把終字著力若作保祚說淺矣惟終

即輔辟宅師意亦不徒與國同休巳也罔克有終補出不周字罔終與惟終反四句一直說歸重下二句故緊接嗣王戒哉語祇厥辟根戒字來即顧諟祇肅之祇不辟忝祖則無終矣此節重終字對上節成湯巳開其始太甲不可不成其終

王惟庸罔念聞

前欲王祇身既不克念此欲王祇辟又罔念聞罔念作狂幾甚可畏故曰王惟庸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

迺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作書不已。繼以口陳。皆伊尹無方之敎。曰昧爽。曰待旦。只形容先王一箇勤。見其顧諟明命。爲善工夫。無暫止息。丕顯。靜時工夫。就心言。待旦。雖著動邊欲行事上說。但欲行之急。還未見之于行。只在丕顯上。狀其不遑寧處意。求賢輔後。是欲以丕顯其身者。丕顯其子孫也。前言湯躬修人紀。而繼之敷求輔嗣。此言湯昧爽丕顯。而繼之旁求啓迪。蓋太甲知乃祖貽我以天下。貽我以安逸。而不知乃

祖之心不如是也。乃祖所以貽其子孫者。一是德。一是賢才。能法其德而聽用其人。其基業乃可得而保耳。命照丕顯說。即天之明命也。旦夕顧諟則顯。少有昏縱即越。自覆自字亦要看。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上既動以先王。此又指其受病之源而藥之。太甲敗度敗禮。只是一箇奢侈念頭。愼儉德。身與事動遵禮度。與奢侈反。永圖即在儉德中。身心家國之長計。以儉而得。以不儉而失。故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愼德須要合度。射者有度。况人君乎。人君之厥止。本然之度也。乃祖攸行。已然之度也。欽而率之。所謂省括而後釋也。懌爲宗社幸。爲生靈幸。有辭。所謂永圖也。不是稱譽。

王未克變

不曰不克變。而曰未克變者。王于尹言不能無動。

但習染深。未能變耳。從而不改。豈語言所能動哉。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此伊尹私論之詞。茲字指欲縱言。成湯言性。伊尹言性兼言習。且不言性與習成。而曰習與性成。可見太甲不義。全憑習爲主。性特隨順而成之耳。營桐宮有二意。一以遠比昵之黨。一以令其思慕先王。而興起其良心。此不言之教。達變之權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徂桐宮而又曰居憂。史官書此二字。以見居憂乃太甲所當爲。非伊尹之剏舉也。克終允德終字。正與有終罔終相應。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此太甲終喪之日。正改過之後。而伊尹卽奉迎以歸。見得桐宮之還。非得已也。必于朔者。復辟大事。當于正朔行之也。曰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以見前時之從凶服也。冕服迎歸。重服除上。不重克終

其德上。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此太甲旣歸卽位。伊尹致喜懼之意。方太甲不德。君民幾相失。何懼如之。幸而改德。則君民皆相得矣。何喜如之。君民雖互說。重民邊。皇天眷佑有商。有非人力所能致意。人能致人于悔過遷善之地。不能必人有悔過遷善之心。今日翻然悔悟。肅非天乎。然一時悔悟易。終身持守難。深慮所終。而以萬世無疆期之。意深遠矣。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逭旣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古者尊師重傅。故太甲于伊尹。成王于周公。皆拜手稽首。其言乃悔過受訓之言。字字痛切。尹訓太甲一曰顧諟明命。再曰昧爽丕顯。全望其明德以類湯。太甲不知進于明。故今始自悔云。欲字淺。縱

字深。度字粗。禮字精。欲至于縱。則始猶壞一身法度。究必至戕此心天理。宜六字合看。天作孼四句。泛言其理。而側到自作一邊。初終二字相照。初曰弗克。終曰圖惟者。言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可圖也。初終所指不同。太甲以三祀之前爲始。故以歸亳之後爲終。若尹荅王。則又以悔過歸亳爲始。以元良邦貞爲終。究則此弗克于厥初。與前罔不在初。皆卽位之初。後終始愼厥與。終始惟一。皆歸亳之始。至愼終于始。與始于宗邦。又作事之始。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此下皆答其圖終之意。太甲悔戾于厥躬。故尹以修身告之。即遵禮度戒縱欲是也。允德者。不徒有悔過之言。而實爲圖終之事。使身之所修。自內及外。無不實也。協于下。乃允德自然之驗。允德本修身來。協下又本允德來。明后明字。對昏昧說。太甲以不明自咎。故伊尹語明君之事。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此言湯德協下之實。舉困窮以見平民。惠有公平正大之體。不是恩惠。有邦不可與本國對。于罔不悅中。抽出徯后一節。以足民悅意。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此欲太甲懋德以法祖也。太甲當悔悟之初。此心易蔽。故欲其勉之。懋德是允德前一層事。蓋能懋德。則所以允德協下在是矣。湯固能懋德者。故王之懋德須視之。無時豫怠。在烈祖身上說。烈祖昧爽待旦。一生日新工夫。只一無豫怠。時字重。一時稍息。即非懋德矣。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此示以懋德之事而期望之也。孝恭聰明。懋德之目。人君修德。須就受病處藥之。太甲前日覆湯典刑。不惠阿衡。由不思孝思恭也。既往不明。背棄師訓。由視溺于近。聽惑于邪也。今既盡此四者。則病根去而德成矣。上二句重思字。下二句重遠德字。遠者明之體。能視遠方謂之明。德者聰之實。能聽

德方謂之聰。兩惟字無工夫。末句正應轉匡救圖終意。太甲資伊尹以圖終之益。曰匡救。伊尹告太甲以圖終之道。曰承休。一是謙退。一是期望。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此篇俱申誥。首言君道之難盡。而敬仁誠。即申前懋德意也。次言盡君道之在與治。而明先王之治爲當與。即申前視乃烈祖意也。次又査一以陳與

治之事。而期以功效。中前修身協下意也。末則君臣共致其戒而以休期之。中前朕承王休意也。首以嗚呼起。以天位艱哉結。俱是嘆辭。而咏嘆中寓責難之意。天民鬼神。雖三項平說。其實天爲主而民與鬼神對。末句只說天位。可見惟天爲重。言天便該得民與鬼神也。下文引先王。亦說敬而不言仁誠。說上帝而不及民與鬼神。皆是此意。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德惟治二句泛論治亂之理。皆著古人說。與治二句。方有暗藏勉太甲意。終始二句。直勉之而已。德兼敬仁誠言。治即天親民懷神享。否德句反看。道指全體而言。如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是也。事指一事而言。如太康畋遊桀紂暴虐之類是也。必同道乃興。宋襄公以不禽二毛自比文王。一事之同而他事之不副。其能興乎。苟同事必亡。三風十愆。或有其一。無不亡者。蓋興之難而亡之易如此。終始慎與重終邊。道之所由適于治者非一端。始而與治者。難保其終之必與于治。事之所由入于亂者無定形。始而不與亂者。亦難必其終之不與于亂。必其識治亂之先幾。審安危之定向。因時度用。與進退而不泥者。乃能常與于治也。故曰惟明明后。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先王固明明后也。惟時云者。謂敬德之外無復他道。所以深勉太甲也。敬德而又曰懋者。不著力中與著力也。德積厥躬而學如不及。聖人之心原是

如此。克配。正是懋敬之極功。無兩層。曰惟親。則天爲主而我以敬親之。曰配。則我與天合。彼此相當。敬之極也。監。視也。曰顧諟。曰覲乃烈祖。曰監。都是敬德方法。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下以五事言。戒黷等一也。重民事一也。謹君位一也。慎厥終一也。審聽言一也。進德之初。須要循序漸進。若有欲速之心。而求望于高遠。則非所以養德矣。故兩言必自以告之。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難危要在君心上說。民事重于國命。天位危于朽馭。雖庸愚知之。但不深思其所以難危處。則雖無輕無安。無實際也。

愼終于始

終始二字不可拆。乃一時事。不是說欲愼終當圖始也。太甲此時已有始矣。或望前行去不顧其後。于是有力收成結果事。盡在悔悟方新時。故曰愼終于始。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逆與遜俱就今日說。不就前日說。逆心之言。亦未必皆是。但忠言多逆。遜志之言亦未必皆非。然諛言多甘。惟一以道接之。逆者難入而必求諸道。遜者易入而必求諸非道。情有必至之偏。矯亦有必用之力。必求諸道與非道者。此以挽其必遜必逆之情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上五事。皆于人情相反。分明設個關機。待太甲參打。必須深思力行。從相反處求其通。從相通處踐其實。獲是慮之得趣處。思之不已。鬼神將通。是無象中恍若有象。然後知向之所認爲明白者。皆虛見也。成是爲之著實處。萬全爲闔咸正罔缺。是不計功中若有成功。然後信向之所爲實踐者。皆浮氣也。可見眞思時便獲。眞爲時便成。慮爲旣盡。則內外合一。表裏渾然。豈不粹然而大善矣乎。元良。根慮爲說。貞正是獲成處。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尹誥王意已盡。此又出言外。露已告歸陳戒之旨。辯言亂政。即下篇恐王任用匪人意。寵利居成功。當亦爲後來人臣設戒。非必以明已志也。故結言邦其永孚于休。都括已告歸後君臣說。蓋老成無已之深心也。

咸有一德

一德之義有三。不雜也。不息也。包括萬善也。不

雜自不息不雜不息自包括萬善曰咸有者不獨責君兼責臣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太甲處仁遷義伊尹之責盡矣故復政厥辟所謂不以寵利居成功也將告老歸私邑而猶不能忘君恐其德不純一乃陳戒于德云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天難諶句泛說命靡常正申難諶意常德有工夫

下文終始惟一即此常德之註脚也若終始不一便二三便靡常保天保之亡天亡之天雖難信而興亡之理未常不可信總要歸到常德上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弗庸即靡常也慢虐正弗庸處啓迪便是眷求尹躬暨湯非先已而後君也湯于尹學焉後臣則一德自尹而授湯者據實告君何嫌之有克享者天道純一不已尹湯德與天合故仰當無歉也受天明命得天也以有九有得民也爰革夏正帶說夫觀桀之亡則所謂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者可知觀湯之興則所謂常厥德保厥位者亦可徵矣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承上得天得民來而皆說到一德上言克享此言德到一處天命自來向我不必我去享之上言以有此言德到一處民心自來戴我不必我去求之

可見天民總一德矣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前尹論災祥以德罔小罔大言乃修德之始此論災祥以德惟一不一言乃修德之終吉凶就人事上說災祥就天命上說君子修德論吉凶不論災祥此併及之者以災祥不在天而在德有德則天亦無權耳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上言一德.此言新德者.一德自成功言.新德自用
功言.德必新而後一也.終始是徹頭徹尾之謂.有
一念之終始.有一事之終始.有一生之終始.不是
悔悟爲始.不懈爲終也.終對始爲二.即終如其始
亦爲二.曰惟一者.是終無終而始無始.循環周復.
如日運中天.晝夜常燃.纔說惟一.便已日新.一有
止而不遷之工夫.新有日異月不同之體段.惟其
止而不遷.是以日異而月不同.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

難其愼惟和惟一

此節本說用人之道.然却爲下取善張本.蓋取人
之善.正以助己之德.亦一德中事.況任用非人.則
心志蠱惑.未免人欲淆雜.工夫間息.何以爲一德
之地哉.故又以任官戒之.任字貫至左右句.官指
羣臣.左右指大臣.惟賢才.惟其人.兩惟字重看.見
得非此則必不任也.臣字兼庶官左右言.爲上爲
德二句雖並說.實重上句.蓋此章專言用人爲一
德之助而發也.其難其愼.所以防小人于未用之
先.惟和惟一.所以任君子于已用之後.夫防之于
先.則尹雖去而俾于弗順者可以無慮.任之于後.
則尹雖去而左右厥辟者復有所托.將見庶官左
右皆得人.而爲德爲民有攸賴矣.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此于取善處見惟一工夫.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其
常也.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其常也.四句反借無常
以表有常.語氣一直趕下.上淺下深.蓋主善爲師.
主在協于克一故也.克一.指心言.蓋此心之徹.能
統宗萬善.故曰克一.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
祿永底烝民之生

此不重應驗.乃足上節意.故緊接俾字.人心同歸
于一.乃必至之機.有若使之者.咸曰見頌之無間.
又曰見頌之無已.大哉王言者.言之大.心之發也.
一哉王心者.心之一.言之所以大也.克綏永底.皆
承一德說來.先王之祿.即所謂受天明命者.烝民
之生.即所謂以有九有之師者.克者.必能之辭.永

者無窮之辭。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此篇專為一德而發。而此條又有所謂政者何。政即德之見于行者。不但不祧之主。可觀有德。就不祧之中。而一德未及烈祖。亦配享之筵。不但民所共戴。可觀善政。就共戴之民。而一哉未足為頌。亦長人之筵。太甲此時德已成。本文只云觀德觀政。止者好一邊。一德難持。直至廟中而德始定。民心難偃。直合萬心而德始完。總是聳動太甲一德意。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所謂一德者。豈獨當取善于臣。而與臣共有之哉。至于民亦不可遺矣。蓋君使臣。臣事君。朝廷之常分也。自今觀之。不特君使臣。而后非民則罔使焉。是亦當以禮御之者也。亦不特臣事君。而民非后則罔事焉。是亦必有以忠欲獻者也。自廣。不必是盈滿。只是略少歉然之心。聖人質看得自家不如人。見人之狹。即無以盡人善。即虧已善矣。匹夫匹婦。雖若所知之狹。然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苟不得自盡于上。則理有遺知。事有遺紹。民主誰與成厥功哉。前言萬姓萬夫。既廣言一德之應驗。此言匹夫匹婦。又精言一德之功夫。

盤庚上

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似矣。以余觀之。臣民並集之時。固不當呼臣與言。而使民不與聞。又呼民與言。而使臣不與聞。特以遷都之利。反覆開論。事之係乎臣者主臣言之。事之係乎民者。主民言之。臣民皆欲其盡曉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

殷在河南偃師。即湯之舊都。此與王根本之地。子孫不可輕去者也。其後一遷囂。再遷相。再遷耿。皆瀕河之地。土豐物饒。狃一時之利。而不虞後日之患。自祖乙至盤庚。凡七世都耿矣。數圮于水。至于民用蕩析離居。而猶不肯遷。蓋大家世族。安土重遷。小民又惑浮言。而不知利害之實故也。故盤庚

反復告以遷之利。不遷之害。曰遷于殷。則宗廟朝市。皆已攻造。但民未肯往有其居耳。衆感民之以遷爲憂者。率籲而出矢言。以示決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此下矢言也。我王來三句。敘前日祖乙都耿之意。不能二句。明今日在已遷殷之意。其如台未必卜詞。亦有此句。只是言卜之大意如此。蓋以天命決人心也。天命是此篇本旨。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此述故事而言遷卜不遷之害。以見天命之不可違也。古人以當然之理爲命。而不以或然之數爲命。恪謹天命。全在自已心上說。不常寧以下。正是恪謹處。而總說到能遷上。天之斷命。即此命也。能遷則爲恪謹天命。不遷則罔知天之斷命。此句正對下天其永我命言。先王之烈。安民之烈也。烈緒在五遷處看出克從者追復之意。此句對下紹復先王之大業言。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此即物理而言從卜以遷之利。以見天命之當從也。顛木譬耿。由蘖譬殷。言遷則由危得安也。天其三句。正由蘖之意。而以永命句作主。紹復底綏。正天之永命處也。自耿遷殷。只耿免水患耳。如何便致安四方之民。曰京師四方之本。京師安則四方

安矣。非謂四方皆有水患而今免之也。

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上盤庚既出矢言以喻衆之當遷矣。然民之所以不遷者。皆由于臣。其惑于利害而不肯遷者。由于臣之胥動浮言。其明于利害而不能遷者。由于臣之排擊阻難。故教民必由在位始。遵故事則人情不駭。故以舊服正法度。達微辭則人情不壅。故戒以無伏小人之攸箴。衆兼臣民而言。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此下是對民責臣之辭。予告汝訓。直貫到末皆是。
上非君心。下非民心。故云乃心。先云猷黜。次言克
黜。蓋必謀黜而後能黜。無傲從康無字亘兩以黜
之也。傲康兼動浮言伏攸箴二意。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
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
膚予弗知乃所訟
此援舊人之從先王。以責今之不然。所謂以常舊

服正法度也。舊人世勞王室。凡事所賴以共成者。
圖任共政。是先王委任舊人之重。承播告不匿厥
指。罔有逸言。是舊人不負先王之委任也。要見不
傲上從康意。今汝聒聒三句。反上看。伏攸箴。則匿
厥指不和吉言。則有逸言。險陂膚淺。皆傲上從康
之私心所爲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
亦拙謀作乃逸
含德即上匿指。作逸即上逸言。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此申傲上從康之戒。上二句。是喻以從遷之義。所
以責其聽命而無傲上也。下二句。是喻以從遷之
利。所以誘其趨事而無從康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
有積德
此申黜乃心之戒。前言猷黜。此言克黜。始猶勉其
謀之。繼則期其眞能之也。使民不遷者。徒爲顧民
之虛名。爲民圖遷者。乃爲安民之實德。曰施者。欲

以所含之德而宣布之耳。既曰實德。又曰積德。對
苟悅小民爲德言。故曰實德。而欲歆動世家大族。
故又曰積德。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
越其罔有黍稷
此承上若農二句來。而申從康之害。不畏句。就包
不肯遷意。惰農三句一意。言不能服田力穡也。罔
有黍稷。則無有秋之望矣。後篇所謂永建乃家。是
即從遷之黍稷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此承上若網在綱二句來而申儆上之害節內作二段看其中三意相應相時以下與不和吉言一句應若火以下與惟汝自生五句應則惟爾衆至末與汝悔身何及應上一段詳言汝浮言而自取刑戮在汝難悔下一段推言汝浮言而被我刑戮非我有過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此結前圖任舊人以起下不敢動用非罰非德意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此言賞罰之不苟以明今日圖任舊人意逸勤泛說而遷都在內逸勤共于乃祖乃父則共事亦期于後王後臣豈有無罪而加以非罰乎世選指先王予不掩盤庚自指兩爾字俱指祖父曰勞曰善指同心以遷說曰選曰不掩俱暗著作元龜看茲予二句正見得世選而不掩處作福作災就朝廷上言言朝廷之賞罰皆簡于清廟鬼神之靈也德兼不當福而福當災而不災不可只就賞善說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此言在己欲遷之志以戒勉之今日之遷固因民箴亦我志先定也以射取譬正見確不可易意不言壯者而獨言老幼以老成熟歷世故孤幼良心未鑿故也侮弱之心不過一時短見淺識各長于厥居者耿圮河水其居不可長舍目前沃饒之利爲永建乃家之謀是謂長于厥居夫君出謀者也臣出力者也誼當共濟況予採羣策以宣猷則從老少卽以從君矣其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之作謀可乎勉出乃力是無從康若農之力穡也聽予

一人是不傲上若網之在綱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中言賞罰必然重罰上故下節只言罰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當時所告惟造在王庭者其餘不聞者尚多故篇末使之轉相致告恭爾事是敬恪而不違齊乃位是整肅而不亂度乃口是靜聽而無譁此皆約束

從遷時事言罰猶未罰也罰及汝身則不可悔矣言之凜然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此史臣叙事始辭作起也涉河者謂起而將遷尚未在途也誕告指一篇告民之言凡古今利害神明賞罰之事無不備訓之用亶者其所告之言皆出于眞誠懇惻爲民圖安之實意見惟誠可以動

物也勿褻在庭是將告時先戒其褻慢欲其敬聽之也班次臣在前民在後故曰登進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上句是勉詞下句是戒詞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此先舉古君民之相與者動之前后不專指商朝言承者敬謹不忽之謂罔不口氣所該者廣勿作

圖遷說保后胥慼者體悉君心爲我之意而同致憂勤也物浮水上比水面高一層此言浮天時者不但修人事以與天時對反浮過一步故曰浮天時亦未可指水災此節總是泛說觀殷降大虐先王不懷方是說商事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殷指地言降大虐與後下凶德當作一樣蓋迴論昔日之殷非盤庚今日之遷也先王不懷三句言先王法古后承民之事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者

欲民體古后承民之意而保感也承汝俾汝一直說言我之所以致敬以使汝者惟是趨利避害舍危就安樂與汝民共之而已不曰共康而曰康共君無私安以民爲安今之圖安直與民共耳末句甚言圖安之意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此與上節相承看籲懷應承俾丕從志應康共丕字重看一人之志一時之利其從小衆人之志未建之利其從大王者之從民爲萬世計通一國計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計遷已久成遷在今試遷安定是亦惟民之承汝不憂朕心以下與保后胥感反爾惟自鞠自苦以下與浮于天時反爾忱不屬若從上之忱貴于聯屬而忌于猜疑心之所存如此而口之所言又如彼是不屬也胥沈較臭載深一層稽者所謂卽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諸心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上責其不察利害之幾此責其不爲長遠之慮勸憂者憂溺而仍憚遷是勸憂也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衆有今罔後而命將絕于天正憂之所在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兩提今予上下亦微別上節說今日已前下節說

自今以後命汝一者是非無兩在利害無兩從心有定主則不迷于正直之途身有定歸則不陷于邪僻之地故命汝一一則純二則穢物先腐而蟲入之穢惡汝自起豈浮言所能惑哉倚乃身二句意串重心上倚者纒縛之謂迂者拘曲之謂浮言之人安能倚之迂之亦惟心之不一有以自致耳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迓續乃命根何生在上來續命之際全憑一團和氣威虐盡忘將民命都含蓄在生養中纔是續命

纔是同生之法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此與上節有遞承意上言予尚欲續爾之命而汝可不自全其命乎此言予尚欲念爾之先而汝可不自承其先乎丕克羞爾羞卽畜之謂也懷字正應念字

失于政陳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此下四節蓋亦不得已而懼之以神道以廣上篇作福作災之旨也欲責臣民當先責己故援高后

以自儆之虐民非必苛政但坐視沉溺是亦虐之而已

汝萬民乃不生生曁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曁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此言民不體君則先后亦罪之生生謂勉于生理汝罔能迪言無辭也

古我先后旣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此言民不體君非但先后罪之其祖父亦罪之戕害也有自害之心而不欲遷徙者是反祖父之行故其祖父亦斷棄之而不救其死也

兹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此言我有治政之臣同位于其祖父而不同心者高后與其祖父亦罪之具乃貝玉者貪沃饒之利而總于貨寶也丕乃告我高后者稟命成湯而欲

其降罰也迪高后者啓發成湯而大降之罰也丕乃崇降弗祥丕是重大意崇有增加意盤庚于民但言丕降而已至巳與諸臣則言丕乃崇降見爲民上者其禍爲尤烈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此再提今予與上語意亦別上言巳欲承民此言民當保后故直勉以所事大恤者通天下萬世爲恤不遑顧一巳小憂也此恤字卽前胥慼慼字無

胥絕遠。卽胥感也。此三句爲永敬大恤之實。草野不關廟堂之贊畫。而謂之分者。我所念念不安。止是爲民。能見一人爲民之心而無疑。卽分也。猷念皆從心出。若以猷屬事。念屬心。則與設中迺心不合矣。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于設。正因羣民徇私情之偏。故勉以合其偏見。設中于心也。前言命汝一。正是設中處。

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此道路之令也。不吉不迪。貫下二等人。顚越不恭。剟也。暫遇姦宄。盜也。劓小刑。殄滅大刑。遷徙道途之際。羣小易乘机爲奸之時。故嚴其令。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此伤勉其遷都之意。生生。應前生生。永字自生生中出。生生今日之事。無窮。永建後日之事。大定。前言安定厥邦。此結言永建乃家。百姓之身家立而邦定在其中矣。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此史臣之詞。奠厥攸居。兼君與臣民說。若位則專言君臣而民不在。衆又單指小民而臣不在。蓋綏衆乃君臣職業所係。不獨君綏之。亦責臣共綏之。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此下雖兼舉臣民。而意責重在臣。臣具貝玉。其病根在肩好貨一語。此言蕩析離居之後。生理幾竭。爲人上者。縱卒瘏拮据。念念勤卹。猶恐大命幾仆。況可乘之以戲怠乎。苟有戲怠。必至黷貨。黷貨必

至戕民。故盤庚歷告已志。則曰恭承民命。敢恭生生。欲其不沒于貨。方是懋建處。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上既戒勉之以作其志。此又開示之以釋其疑。臣民雖既遷。又慮其強從上令。非出本心。故明白洞達。布露眞衷以曉之。朕志。如下文承民永地是也。共怒。是蓄怨于心。讒言。是怨出于口。曰怒曰讒。皆從疑上之罪我生來。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此言湯以亳而興王業也亳地依山遠水崇原爽塏地莫善焉契始居之而國諧民安功固大矣其後屢遷數遭水患則前人之功不幾息乎自湯都亳而王業乃興是前人之功少而湯之功多也故曰多于前功嘉績正是多功績曰嘉者不但遠溺就安更有禮樂文章撫綏事業在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

以遷

今我對古我看未句是引起下文之詞下一節乃其故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此言巳之遷都實天意所在天以水災儆動而見于卜稽以爲當遷故歸之天意高祖之德即指嘉績朕邦而言朕及篤敬即復祖德而治國家之事凡輕心不可與圖事薄德不足以成功所以恭承民命者乃獨在忠厚慎重之人若相所以造命寅恭可以定傾命而曰承則不敢以爲難承而曰恭則不敢忽以爲易永地正是承民命不止免蕩析也將興化致治漸被暨及矣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此節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言大事必謀于衆向爾衆不欲遷而我不從非廢爾衆謀也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是我之情如此爾何疑于我乎大事必卜向者卜稽以爲當遷而爾衆不從亦非敢

違卜也本亦爲我思慮欲我仍舊貫而宏大此大業耳是爾之情如此我何疑于爾乎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此下專誥羣臣之言邦伯師長百執事是三樣人皆有治民之責者隱哉者新建之民生理未復欲其惻然隱痛于心而思所以仁之也人臣有可顯致諸民者其德淺有可隱致諸民者其德深隱是寸心惻側處總貨之習奪于此民德之敷本于此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予共者。未然之詞。慭簡相爾者。慭簡之中而相導之意寓焉。慭勉。還是慭勉其臣。非盤庚自謂。心常在民曰念敬。君能行簡擇之權。至于敬則在諸臣念頭上。只好嘿嘿勸導之。此正是動他隱處。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此言慭簡相爾之實。一節宜串講。言其不任好貨之人。而惟擇敢恭生生鞠謀保居者。用而禮之。一用一舍抑揚相形。幾得慭簡相爾模樣。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一節作過文看。朕志之所若者。敢恭生生之謂也。朕志之所否者。不肩好貨之謂也。罔弗欽者。戒好貨之失。而勉勤民之事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此承上節而言。即罔有不欽之實。無總貨寶。應不肩好貨說。生生自庸。應敢恭生生說。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無總貨寶。能爲斯民導利。生生自庸。能爲斯民立命。此皆爲民之德也。式者敬也。敬布爲民之德。欲其及之遍。永肩此心于弗倦。欲其持之久。一者貫終始徹表裏。只有一點愛民之心。更無私利雜其念慮。夫此心何心。即隱哉之心也。告民而曰命汝一。設中乃心。告臣而約之一心。事根心。心根一。盤庚知本矣哉。

說命上

說命。命說者也。伊尹而後。傅說繼之。洵商朝盛事云。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

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此羣臣因高宗過于禮而不言。故諫其所當言也。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言有德者之爲法于天下也。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言有位者之爲法于百官也。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言高宗既有明哲之德。固可作則于天下。又居天子之位。宜爲式于百官也。知之以德言。明哲以人言。明以燭天下之理。哲以察天下之幾。作則正明哲之

實不作則則明哲爲虛矣君臨萬邦百官承式正備明哲之德而將作則之任者王言即明哲之德所發也出于王曰命承于王曰令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高宗天資高明自以講學未竟恐未合聖聖相傳之道所以不敢輕于出命恭默思道正高宗求道工夫恭默謂恭而默也默者羣臣之所見恭者高宗之所以養默也恭默而思道則神之所凝常與

理俱正入悟微機處思者夢之因夢者思之著心與帝合故帝隨心顯良弼之賚豈偶然哉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追其夢中之所見故曰象托諸繪事以求之與其有是人故曰形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則與有是人矣○按高宗雖至誠格天亦豈遂神奇若此意高宗遜荒野時必熟知傅說之爲人恐一旦舉之卑夯之中加之羣臣之上駭人耳目故爲此舉動以神其事耳商俗尚鬼往往有之亦一見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爰於是也立相不言王天下之相與天下共之也至置諸左右是涵養聖德者所自爲故曰王置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此所謂說命也納誨中兼論治論學說納誨自曰輔德見輔德之外無他務也上曰左右則無閒此曰朝夕則無時可以見古師保之規矣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此要得一節深一節意金無礪不成器金之須礪固切然猶未切身也此之濟巨川無舟楫則利害所關又切矣濟川之賴舟楫固切然猶可待也此之歲大旱之望霖雨則民命所關又切矣蓋舟楫可待而霖雨之在旱極不可待也

啓乃心沃朕心

相業莫要于輔德輔德莫切于格心格心之道非可外求惟以心格心啓開而發之也沃灌而入之也如渴之沃漿神受心領而深入之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若金三段。順喻也。若藥四句逆喻也。一喻欲直言以救其失。見已之有失。非說苦口不能藥。一喻欲明言以正其行。見已之不明。非說開導不能行。總是反覆資其納誨之意。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上欲其以已事君。此欲其以人事君。暨乃僚者。以其位羣僚之上故也。凡將美不若匡失。已見不若

衆思。高宗恭默。失處必少。曰匡就心說。有過固猶其淺。未有過亦戒其漸。不以獨匡而以同匡。不以言匡而以心匡。心心投孚。是即爲匡。既以沃而順投之。又以匡而逆投之。一順一逆。而心神徹矣。同心便是匡辟處。俾率三句要出得醒。高后所以康兆民者。先王又嘗迪高后以康兆民者。今紹先烈須自近者始。故言率先王。迪高后也。俾字工夫都在心上。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有終終其事也。君德成。則輔德納誨有終。民生安。則同心匡辟有終。然總不外一欽字。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命傅說。托物以喻其意。故傅說復高宗。亦托物以進其辭。謂君之從諫而聖。猶木之從繩而正也。木豈生而正。惟從繩則無不正。君豈生而聖。惟從諫則無不聖。克聖即指從諫說。休命。指納誨匡辟而言。臣字疇字說得廣。見不特在說爲然。凡有

說之心。若無不進諫。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此承爰立作相說來。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凡深明乎制治之原者。謂之明王。明王泛說。奉若天道。非止象天設官也。高卑以陳。貴賤以位。即天道也。天道有自然分當處。依然等敘處。分合處學

處若其理非若其衆也建邦設都分地而居之立
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分職而任之邦有王畿
有侯國后王君公爲建邦而樹也都有大都有小
都大夫師長爲設都而承也天子諸侯皆有君道
故曰建曰樹大夫師長皆有臣道故曰設曰承數
句雖兼天子諸侯而意實歸重天子故不惟二句
只就天子說覩詳非爲一人逸豫可見亂民治民
也通篇論爲治之要故惟以亂民一句極重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此節爲下文二篇綱領蓋自惟口起羞至事神則
難皆憲天聰明之實而卽亂民之道也惟天聰明
應天道惟聖時憲應率若自君公以下師長以上
皆是臣上曰惟以亂民此曰惟民從乂正是從其
所亂者耳臣民二句亦不可不講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憲天之道莫先于言動賞罰蓋輕出輕動則言動
不出于公卽非天也輕予輕討則賞罰不出于公
卽非天也故憲天以此四者言之戒是戒謹之戒
非懲戒之戒戒明一串看休只是能盡天處不可
作能謹之效蓋至于臣若民從方可以言效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此憲天之見于用人者庶官卽大夫師長惟治亂
在庶官是言庶官所係之重以見不可不謹之意
下四句是言謹于任用之道也官爵就一人看方
任之初授之以官既任之後錫之以爵能與賢只
是分屬官爵亦非兩樣人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此是憲天精微處天道有中正之理人君得之爲
道揆之本天道有時行之會人君得之爲時措之
宜能慮善能動時是憲天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天道虧盈益謙故以有善矜能爲戒有其善者有
自足之心也故已不加勉而喪其善矜其能者有
自用之心也故人不効力而喪其功可見自滿者

無善自矜者無功此必然之理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此欲其思慮預防亦憲天事也事該得廣工夫全在上事字言事其事丞事留心乃其有備有備正是事事有備以事之未至言無患以事之既至言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此戒其溺愛狥己亦憲天事也啓非倖門乃欲實未盡空處恥非迷復乃惟恐有過之心此便是納侮作非不必說到十分不好處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此憲天之心法居之無倦居乃出政之原人君紛飾政治縱綱擧目張不無駁雜後世分居政爲二途憲天之君合居政爲一轍所以中心養得鎭定行出來自然純粹無疵醇者盡善盡美之謂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天神一理事神正所以憲天也黷謂非時煩謂越禮數祭黷也豐昵煩也事神則難總承說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旨者言中之味言約理長意近指遠惟服正是旨處有心解力行意說之言高宗心說之而自度力量又能服之眞可謂旨矣不是贊詞乃決己必行之意乃不良二句望說再進良言所以說荅云不言有厥咎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知字應上聞字行字應上行字非知二句暗指王說忱者實心實體之謂徒曰行未免有力索之象

惟忱則眞積實踐是非以身行而以心行所以不難先王之德皆力行所到王之力行如先王則德亦信可合于先王矣緊承上句說惟說不言有厥咎言王既能行而說不言則咎在說也上篇復君以從諫此則責君以必行言必實見于行而後始不爲徒從也

說命下

前篇言政此篇言學其實道法即治法也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旣乃遯于荒野入

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此歷叙廢學之因而嘆其學之無成欲傅說進爲學之說也舊字終字相應言舊雖學而竟廢之所以迄今無成此高宗因自失甘盤無賢人繼與講習故自云然耳不然雖居民間何至廢學如此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學先立志此志一定不迷于所往訓志當在沃心前一層酒非麴糵不成爾成我之德則酒醴之麴

糵也羹非鹽梅不和爾調濟我氣質之偏則和羹之鹽梅也交修取更互相濟之意欲其爲麴又欲其爲糵欲其爲鹽又欲其爲梅可否剛柔斟酌劑量于訓志之際過于柔不足以格非過于剛不足以誘善一于否則言難恐以阻其進一于可則言易恐以驕其志故以柔濟剛而不一于剛以可濟否而不一于否庶乎其盡交修之道也罔予棄帶下句看又以已之能行動之克邁是自信必能行之辭前說謂患高宗之不能行不患臣之不能言

此高宗謂患說之不能言不患我之不能行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此訓志之實也求多聞亦學之一事但聞從外入學由心求故建則在事獲則在心求聞者未必盡能建事其主意要建學古不但能建而且有得于心則口耳淺而自得深也學到有獲方是學之眞境曰乃有者後獲之意非亟亟計功也不師古非與古戾但不能心得耳永世註謂長治久安指精

神不渝說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此與下節正學古有獲中事高明者多不能遜志及工夫銳進則不能有常高宗克邁非不能敏但恐工夫作輟耳故欲其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指遜敏儀掐說來者心來也天機打動自塞而通資深則逢原矣乃者未定之辭無窮理趣將來未來者正多工夫一不繼其息也可立而待所以要允懷允者必懷念茲勿釋比日前進修又深一層所

以自一至萬。自偏會全。來而不已。若見爲積。至于積而學真有獲矣。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自人巳之分殊而言。修身以上者學之事。齊家以下者敎之事。學固居斆之先。而非斆則學亦不全。故敎人居學之半。始指自學。終指敎人。曰終始。不曰始終。學無止法也。念字重。典字亦重。自其來之積而言。謂之道。自道之得于巳而言。謂之德。積躬猶是著力。罔覺則不知其然而然者矣。高宗以交

修望說。傳說以自修責君。厥修乃來。厥德修罔覺。二修字正應前交修一修字。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上言學古訓。此復言監先王。先王之德。無異古人。學古即學成憲。但因時之宜。未必不與古異。少愆成憲。即非善學古也。監是領說意。由法中見法。法者之精。不僅規守也。愆對憲說。無愆。即不愆不忘不作敓看。永無愆。與永世應。蓋必永無愆而後能永世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承上文言學古而至罔愆。一一在王自力。若說所能爲。惟是敬承王德意。而求賢在位以相輔助。至于爲學全功。願王自勉何如耳。不第曰欽承。而曰式克。見爲君求賢。虛公愼察。使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達。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眞。此與惟暨乃僚同心匡辟意相應。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此下皆期望之辭。仰德。以未然而言也。德兼學與

治看。風是鼓動之意。以說築傅岩之野。有以風動之。謂朝廷用非常之人。天下自不覺改觀易聽耳。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舟楫霖雨。所濟者一時耳。良臣之于君德。有終身成就之功焉。麴蘖鹽梅。相須者一事耳。良臣之于君德。有全體成就之功焉。故以股肱惟人爲喻。而望說之意在言外。下舉伊尹克舜其君。正良臣惟聖之實事。而欲傅說繼之。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

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作我先王。言成湯之德業。待伊尹而興起也。乃曰則曰者。舉伊尹之言。見伊尹之能踐其言也。一段說致君。一段說澤民。而總結到格天上。見伊尹輔君之功。不獨及于民。而又上徹于天也。此正尹之著美于商處。高宗欲傅說與之並美。故末期望之。明保。比前納誨訓志意更深。罔俾二句。望之何等真切。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此叙君臣相遇之難。而明言以望之也。惟后二句泛說。下宜補今日相遇之盛意。紹辟綏民。即明保之事。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者。欲其能如尹之致君也。永綏民者。欲其能如尹之澤民也。紹先王。便綏民。只一意。紹字更有力。主說身上說。乃心源相續。一德無虧也。敢對揚句。傅說自任之辭。對如對越。精白一心。與君相對。揚者宣揚推廣君之德意。以示必能踐言之意。休命。通指貝臣以下言。

高宗肜日

以肜日名篇。見數祭非中興盛事。故表而出之。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祭之明日。以禮享尸曰肜。肜亦常禮。而有此異者。失不在肜。在于豐昵也。雉升鼎耳而雊。此爲神告以宗廟之失者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此祖己之私論敬神亦是爲君所當然。其事豈爲失。但務民之義。則自見神之當敬而遠。故祖己欲格王。以正其事。然欲正事。必先格王者。事之失可見者也。所以爲事之失。即明主亦有不自知者。要看一先字。諫爭主當于事後。不就顯者處指摘之。則不開悟。諫明主當在事先。源頭處一點。而口舌可無煩矣。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此格王之言。人主所欲者永年而已。禱祀之意常

在此。故言永年在義不在禱祀。此格心第一義也。

非天夭民。承不永一邊。而永者可知。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此正發明民自絕于天處。義之有得于心曰德。一毫矯強便是不若。此句我不聽罪。非是不聽人規正。惟天孚命而曰其如台。乃見其不聽罪耳。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此正事之言。人君何事。敬民為事。有民後有神。至治馨香感于神明。若一著意于神。便不敬民了。罔

非二句帶說。豐字有瀆祭祀須二意。昵者親近也。親近莫如父。故知禰廟。

西伯戡黎

西伯伐密須。伐耆。伐邘。伐崇。不書。獨書戡黎者。西伯之戡黎。猶湯之征葛。皆剝床及膚之勢。不待智者而知也。史官記此。以見殷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云。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戡黎曰既。言必不止此也。祖伊恐而奔告。而終無一語及周。乃知周德之為至德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此祖伊告王之詞。天子者天之子也。為天之子而可自絕于天乎。既訖句直與自絕句相應。中間不過推言之耳。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此言天棄殷。不有康食。天不欲遂其生也。不虞天性。天不欲復其性也。不迪率典。天不欲其平治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此言民棄殷。欲者探其心。曰者述其言。大命至。即天降威。其如台言不足為君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之言。藐輕民心不足畏。而以天命為可恃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恐而奔告于王。見愛君之至情。反而私語于人。見憂國之深慮。責命于天。對有命在天說。

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卽喪。危之理也。指乃二句。正見卽喪之實。凡事積而成者皆曰功。此蓋惡積而成者也。伊之言可謂激切矣。王遜有云。祖已之後。又有祖伊。所謂故家遺族猶有存者。此先生涵養之澤也。

微子

篇曰微子者。見殷雖亡。尚有微子存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天下有道。君子相與公議于朝。各盡致君之道。天下無道。君子相與私議于家。各盡致身之道。微子與二師宗室大臣。與社稷爲存亡。當紂之時。無所致力。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失其義。此眞仁人孝子之心也。首節言紂敗德之故。而追言我祖之烈以明之。猶五子之歌必本我祖爲言也。目紂曰我。亦猶五子指太康爲予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紂旣亂敗。上好則下必甚。所以臣民並爲于亂。罔不小大二句且虛。下卿士小民兼說。正罔不小大之寔。今殷以下。言必喪之形。末句何等傷痛。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

此更端以問救亂之策也。君則狂暴。而天下無主。老成遯野。而國家無依。危亡之勢極矣。若不告以濟難之道。其若之何。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此下箕子以其意剖析微子之意而荅之。節節有甚之之意。此荅沈酗也。微子曰沈酗。而此加以方興二字者。甚之也。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此荅發狂耄遜也。發狂意在罔畏上。曰咈則知耄遜于荒。非見幾而自去。由紂斥之而然耳。此亦甚之之意。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此答草竊姦宄之語犧牷牲乃祀神之物而有司
容隱不治其罪如此視諸草竊姦宄乃罔恒獲者
抑又甚矣

降監殷民用乂讐斂召敵讐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
詔

此答敵讐之語用乂讐斂固結怨于民矣然民以
其虐我而讐之而紂方且力行無度以召之其罪
可勝言哉罪合于一指紂及當時聚斂之臣親至
是則君民爲讐敵而甚于小民相爲敵讐者矣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
王子出廸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此答淪喪顛隮之語臣僕以上是箕子爲已謀義
决不可去以死商之忠自許詔王以下是爲微子
謀義决不可不去以存商之孝祀人上微子方問
救亂之策蓋思保其國家此箕子特示去國之義
但能保其宗祀其甚之之意已見矣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此言各安夫義之義自靖自獻而自守見人各有
心他人替代不得我不顧行遯言已之必不可去
亦以見微子之必不可不去也○按微箕比干之
得爲三仁者以其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耳比干
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于
爲奴也事勢旣爾微子亦只得全身以存祀皆理
不得不然者但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
索性惟箕子不死不去最是難處爲彼所囚不免
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
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他外雖狂心則定

東海趙閬仙先生鑒定

無錫錢肅潤纂
同學嵇人穫子恕
受業蔣瑛吳世標　訂

周書

周文王國號不始文王而始武王者書文王于商之末以見臣節之終書武王于周之首以見君道之始

泰誓上

泰誓猶大誓也史臣尊之之稱此篇未渡河作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孟津去周九百里

言十有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年為商紂二十有一年至紂三十三年實武王之十三年也此以見武王臣節之久必至十有三年而後興師也書大會者著紂之為獨夫武王之為義主也于孟津者因有遠近至孟津畢會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此呼從征之人以聽誓也友邦冢君即八百諸侯

不期而會者御事庶士是本國之臣即三卿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是也誓者告以伐商之意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此為紂失君道而發以原上天立君之意惟天地萬物父母此萬物通人物聖人都在內惟人萬物之靈此萬物亦同前而從中提出人之靈秀則所餘者乃為動植之物矣人之知覺異于物便是靈聖人之知覺異于人便是聰明聰明日亶從實德出作元后不重為君說以亶聰明作之也作民父母重講與上父母字須呼應有力天地說萬物父母元后說民父母兄元后與民更親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君者天之所立天且弗敬況于民乎惟其弗敬是以降災正是不推天地父母之心以父母斯民處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

上言慢天因以虐民此言虐民即以慢天惟虐民
以慢天故皇天不覺震怒天威是震怒之威文王
以服事殷此云肅將者戡黎伐崇皆所以將天威
也但欲除暴救民以安商不欲伐紂故大勳未集
集則成革命之業矣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紂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上節都說文王時紂之所為故末言命我文考此

節都是武王即位後十三年以內事故首言予小
子肆字緊承上言觀政非觀兵也罔悛即上暴虐
乃夷居以下又更甚矣夷居總管上帝宗廟二邊
犧牲句亦承二邊此總是侮神處罔懲侮即罔悛
心之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前惟天地節見天立君為民而紂失君民之道重
在紂一邊此言天立君師而吾不敢不盡君師之
道重在武王一邊君師不可講出事業下克相寵
綏正君師之事有罪指紂無罪指民予曷敢句明
已決不敢二心圖度也下言度義緊跟此說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天下有兩立之勢無兩立之理故決勝負者力不
敵則論德德不敵則論義蓋以理言不以勢言億
萬離心力已先詘況德義乎三千一心德義所感
也力不待言矣上言已無越志此言臣亦無越志

故以一心言之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積惡者其罪大長惡者其罪同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

夙夜祗懼不止為罪鈞也聖人之心無時不祗懼
受命類宜皆祗懼中事先言受命文考者以天本
命文考肅將天威武王卒其伐功故受命之廟而
後告皇天后土未仍結到天罰與天命誅之相應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天之立君專以爲民故武王于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天欲父母民而元后之望孤欲君師民而寵綏之責負民則奚堪是可矜也惟矜故有欲必從所欲不說亡紂乃武王自謂言民所願欲之人天必依從民心使之成功予正民所欲也亦天所必從也爾將士尚弼予以成功乎永清四海正弼予之放時哉申民欲天從意不可失申弼予永清意

泰誓中

此以下旣渡河作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上篇不言日此曰戊午前當是丁巳日也上篇曰孟津此曰河朔前尚在河南此則渡孟津而至河北矣用兵以次爲善曰次于河朔則有整兵愼戰之意行師以會爲正曰以師畢會則無襲取倖勝之心徇者撫循而慰勞之也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大會之衆皆西伯所統者故曰西土咸聽者勉以詳審所發之命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吉人凶人皆若君言吉人平日爲善已有餘而猶惟日不足凶人平日爲不善已有餘而猶惟日不足宜對有餘相形今商王受以下層層說出正是爲不善而若不足處臣下化之以下是不善之染于臣也無辜籲天以下是不善之及于民徹于天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此先原湯革夏事以起下意天惠民亦只在立君立辟上見辟奉天者奉天惠民之心也在克相寵綏上見天開惠之源而不有其權辟普惠之利而不私其澤辟且不敢擅惠而敢播毒乎命湯黜夏正是惠民處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上言桀有罪天命湯黜之此言紂多罪天命已伐之剝喪六句歷指紂惡益以見惟日不足之意然前進其證驗而此指其病源四謂字是也厥鑒句乃言今日當鑒戒湯伐夏之事與殷鑒不同天其以予乂民未然之辭乂民連上與夢卜開說夢傳天意卜紹天明夢協卜

者卜在先夢在後也不曰伐商而曰戎商伐必動兵戎也必克就乂民上說非就巳說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兩心字周重兩德字尤重心之同須是德同纔好小人蓋有同心者只無德可同耳故心德二字並說下二句即申上四句仁人武成註指太公周召之徒則仁人亂臣非是兩樣人詩謂商之孫子其麗不億則周就夷人亦非有與但三仁不在周親內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上析觀天民伐商固有必克之理此合觀天民伐商亦有必往之勢天不過佑民矜民惠民故惡民做起民無岐視無亂聽只在仁暴間而巳今百姓不過紂而過予則不但罪惟鈞而且罪獨歸矣天之視聽無日不注于予敢不往乎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此示伐商之公見此舉初無利天下之心也湯伐桀何利于夏哉出斯民于塗炭耳武伐紂何利于商哉拯斯民于水火耳心事俱青天白日故特下一光字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既言商有必克之理又恐將士以忽心乘故戒之紂之凶暴能使商民畏如崩角爾可不畏乎勝畏莫如心德曰一此同字更進矣立定厥功即安民

之功克承世者未一凶殘而承聯民以安也還就
用力說未可作效言○率執非敵一句是聖人臨
事而懼大學問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上日徇師所以撫安衆志也此日大巡所以嚴肅
衆心也蓋時將趨商郊戰期已迫故先巡六師而
[illegible]誓誓焉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

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天有顯道指其昭然之理厥類惟彰言其燦然之
用類即道之散殊類不是說恩之類與義之類各
自分明就他與恩相類與義相類中自井然不淆
耳顯彰二字亦有別顯是昭著而不可揜彰是分
析而不可淆五常即道之顯而類之彰者也所謂
五常便不可狎侮便當敬不狎侮而敬則上合天
心下合民心紂惟不然安得不至于自絕結怨乎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
姦回放黜師保屛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
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
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此是自絕結怨之實斮朝涉以至悅婦人節節有
結怨于民意上帝弗順祝降時喪惟其自絕所以
天遂絕之也爾其孜孜以下見已之伐商所以順
乎天而勉將士之輔已意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
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

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
厚賞不迪有顯戮

此節兩引古語前一引見紂之惡後一引見紂之
當去由前言之則民讎不可不報由後觀之則惡
本不可不除復讎除惡念念在心則果毅自迪矣
此正見將士所以當孜孜之意爾尚迪果毅句正
應孜孜登乃辟句正應奉我一人功多二句又以
賞罰勉之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上三節詳商受之惡為天人之所去見亡商之有由此節述文王之德為天人之所歸見造周之有本天之顯道紂過佚之若天地之晦昧文耶揭之如日月之照臨此句正與前對照光字廣而淺顯字狹而深皆于及人上見之四方非文考所統之地謂之光者德之旁及所謂厥邦時叙也西土乃文考所興之地謂之顯者德之深入所謂西土怙冒也末二句斷今日之理宜如此不必疑文王已

然事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此節深明文考之德足以勝商亦即衍上節意無罪指有德言無良言不能繼文考之德也善則稱親過則歸己而且致其謹慎聖人之心可見矣○按前篇末舉湯此篇末舉文考蓋以萬古大義則武王于湯任再起之責者也以一家世德則武王于文王任成終之責者也遠則欲無慚于湯近則欲無忝于文考武王所以臨事而懼也

牧誓

伐紂之誓有四泰誓上篇併諸侯凡從者誓之中下篇惟誓西伯所統者至牧誓又併諸侯及從者誓之篇末軍法甚明軍容肅後能聽誓命誓命嚴後能成武功故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言日不言月蒙泰誓之文也曰昧爽又曰朝者以

昧爽自河朔起行平旦至于商郊也牧野紂近郊三十里故曰商郊牧野乃誓將誓未誓之辭杖鉞秉旄所以肅在己之容一三軍之耳目也鉞以克敵杖之俾見而知嗇以左者示無事于殺也旄以指麾秉之俾見而知統以右者示有事于教也逖矣句雖慰勞之詞亦以見為除殘暴而遠至于此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此華夏之率俾者也。友邦冢君。隣國之君。御事。以下。本國之臣。御事。正指三卿說。皆主征伐之事者。大夫佐三卿之事。士分三卿之事。師氏司出入之防。千夫長百夫長。有糾維之責。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此蠻貊之率俾者也。看一及字。要重中國人以帶蠻貊說。人字總八國之人言。文王化行江漢自北而南。故八國皆來助。歷呼其人使各事其事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上三句與左杖二句應。既肅已容。又肅人容。戈矛所以攻人。干所以自衛。皆耀武之具也。予其誓應前乃誓。諭以伐商之意。示以行師之法。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此下誓師之詞。先引古語。將以發紂之惡也。雞之牝陰道也。晨而鳴陽道也。牝雞無司晨之理。下二句正見其意。此究致亂之原。兆于內寵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前數紂罪。都猶散叙。此則搜根剔源。皆由信用婦言。所謂因甲于內亂是也。叠兩昏字。俱根用婦言來。當陳之祀。只指宗廟。王父母弟。王父弟。同母弟也。極尊極親。尚猶不迪。何况箕子比干之諸父。與微子之庶兄。崇長寵倖之謂信使。委任之謂皆左右便倖用事者又甚則使之有位。而居大夫卿士之任。安得不暴虐百姓。安得不姦宄商邑。此正古

人所謂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者。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上皆紂得罪于天之事。故承之曰恭行天罰。今日之事。貫至尚桓桓節。今日。指甲子臨戰之日。六步七步。作而進也。乃止而齊。坐而退也。止齊。非止此而不進。乃止齊而復進也。齊者言三軍之止如一人也。勗哉戒輕進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步足法也伐手法也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以多少
言也用四則不用五用六則不用七非并用也如
四伐當止而齊則止用四伐餘皆然勗哉戒輕殺
也深玩不愆數語分明動中有靜故曰戰如守行
如戰手法足法瞬息相顧此所以為節制之妙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
西土勗哉夫子
用兵以武勇為先以節制為尚武王慮其或拘故
喻以虎貔之勇又慮其過勇故以殺降為戒勗哉

勉武勇戒殺降也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勗即承上三勗字功多厚賞前誓已言此獨言有
戮亦威克厥愛之意

武成

前四篇自會孟津至陳于牧野記其誓辭此篇
則自往伐至天下大定記其前後事辭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
伐商
此記往伐之始實泰誓戊午以前事也擧事貴早
朝故皆言朝輦行曰步人荷而行不駕馬也曰征
者往正其罪見其非利天下也伐者聲罪致討見
非無名之師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
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
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
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此記征伐告神之辭告天地在師未出之時告山

川在師所過之地所告之神非一日而告詞則一
也曰以下至神羞是告天地山川之辭稱有道曾
孫本其祖父而言見修德非一世也大正以兵征
之也商王受五句推大正于商之由暴殄天物言
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無道逋亡也予小子至
亂略又是大正于商之意必得仁人而後敢祗承
于帝者仁人乃通知天咸慰天衆恍者也亂略即
指上暴殄等事華夏指友邦冢君蠻貊指庸蜀八
國率俾者同以予代為心而罔不歸附也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惟爾有神四句亦告神之詞乃求助于神之意濟兆民中本克紂意說既戊午以下取商之顛末也乃反以下定商以後之政事也戊午師渡孟津前

已有誓癸亥陳于商郊書所未載周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謂雨止清明也史臣點綴其詞曰俟天休命想見武王順天妙用大有從容不迫之意而無掩襲徼勝之心故曰俟受率其旅若林非受之多助積威劫之耳所謂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者也罔有敵于我師非已交兵只全然不肯敵我師意前徒前面之率徒也兵敗曰北人心離叛如此眞天命去商作周之驗也天下大定內幾既取商

天下安于無事矣反政由舊廣說下六句雖是反政由舊裏面事然不足以盡之萬姓悅服總結反商政以下其悅也悅賢者之出悅則源之通非悅王也其服也服舉之當服散之公非服王也王者不令人喜王民不知帝力若因此二事而悅服則驩虞矣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上云死魄此云生明互言耳自商至于豐豐以地

言祖廟雖在然未告廟也告廟直須丁未日耳偃武正是修文雖是一意然文德亦自有事如祭祀列爵等皆是非只歸馬放牛便了歸放指伐紂之牛馬言天子十二閑與丘甸之賦自不廢服乘用也軍行戰車用馬任載用牛弗服言牛馬不役服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此朝覲之事受命非武王有命而彼受之但來請命以聽上耳于周二字重內外之臣皆皆聽命于

商今皆受周命而為周臣矣故史書周字以別之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此祀神事祀廟是以克商之事告于所親柴望是以克商之事告于所尊于周廟不言告成于柴望不言助祭者互文以見義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

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此告羣后事告羣后而必歷叙先功者蓋言今日伐商不過承先緒耳若云積累艱難以聳動諸侯恐非聖人口氣邦土啓自后稷其然多矣公劉從而篤之然猶未也王迹肇自太王王家之積功累仁厚矣王季從而勤之然猶未也至文考而克成厥勳焉膺命撫方為西伯言撫方夏專征伐也大邦二句言威德之著也所謂基王迹勤王家成厥勳豈周家三世真有意于興王之業哉只是人心歸戴日衆便是膺天命撫方夏之事業此事實始基自太王至文王而成耳然而天下猶未一也故曰大統未集九年自為西伯之年數起文王之志實在于使天下皆被其澤予小子承厥志率其伐功而已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承上承厥志而言恭成命以安人民正是承厥志昭我周王不是以來迎明周王之德也言其所以

來迎者一德之感明白正大而非私意驩虞天休不作推原說與上句緊說民心所向即天休震動處也用附我句即篚厥玄黃二句大邑者所謂文王以百里也係就民情歸附意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是武王新政之事所謂修文者也列爵分土乃通于天下者建官位事乃施于國中者爵土以世相傳故定其等而不易官事隨時授任故嚴其選

而不濫重民二句重字貫五教三事曰惟者重民五教外惟此三事而已上四惟一類看此一惟另看惇信明義一句又將武王治天下之精神命脉而約言之惇厚其信使天下不趨于詐顯明于義使天下不狥于利皆激勵商俗之故崇德使人知尚賢報功使人知勸忠崇報與建官位事不同賢能是未用之人崇報就已在位者說垂拱一句極妙見得雖是征誅亦有揖讓氣象

洪範

洪大範法古帝王治天下之大法莫備于此蓋人心惟危四語但言傳心未及政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數語但言政事未及傳心至此篇而性命政事渾然全具斯所以為大法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有三祀即泰誓十有三年四月歸嗣之後

唐虞曰載取物終更始也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商曰祀取四時一終也周曰年取禾一熟也周大會孟津稱十有三年此言十有三祀者何曰十有三年者所以記武王西伯之終曰十有三祀者所以見武王代殷之始也至不書箕子朝王而書王訪于箕子隱然有不臣箕子之意焉箕子曰我罔為臣僕訪道則可臣之則不可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武王之問非問天道問治道也然武王必先言天者何武王有代天理物之責者也人倫敘則天道晦故必推陰騭之原而究叙倫之道若曰天如彼而我不如此無以代天云爾陰騭者當五性感動

之時而仁義中正之理便不可易若天有以定之也有定之中事事物物莫不有當止之所是謂厥居相使不偏協使不倚天之陰騭下民者如此然天能相協于有生之初不能保其不失于有生之後是其責全在君矣故末著我不知一句彝倫即從厥居看出自其居之有常不易者謂之彝自其居之有條不紊者謂之倫叙彝倫正所以佐天之相協也攸叙在君上看方得武王求治道意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

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兩曰乃言。皆史臣形容問答之辭。皇道之意。沉吟
乃問。思慮乃答也。彝倫之敘斁在九疇。九疇之斷
晦在于天。先敘鯀而後及禹者。見天道不輕畀也。
鯀逆天道。故天不畀之。不畀者。天奪之鑒也。禹順
天道。故天乃錫之。乃錫者。天啓其衷也。洛書不出。
九疇不作。人不得見常道之次序。故彝倫斁。洛書
出。九疇作。人皆得見常道之次序。故彝倫敘。斁敘。

俱以理言。○常說以九疇與彝倫爲一物。非也。九
疇乃人君治天下之常法。所以敘彝倫者也。彝倫
乃生民所具之常理。則九疇之所敘者也。故曰。彝
倫之敘。卽九疇之所敘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
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
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
福威用六極
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與次。禹所次第也。五行
以下。卽禹法則之事。九疇首五行。以五行統九疇。
非以九疇配五行也。但第一疇則包天地自然之
數。餘八疇則叅天時人事而類之。其以皇極居中
者。皇極爲九疇之宗主。有前四疇則皇極之體立。
有後四疇則皇極之用行。是非前四疇無以根本
乎皇極。非後四疇無以維持乎皇極。此九疇首五
行。中皇極之大要也。五行尚未說到生養乎人。亦
未說到人君以五行治天下。須渾看。五事八政等
項。亦不得明言其義。以妨下推衍之文。敬用五事。

用字重。敬字尤重。蓋有此敬。方用此五事。非以五
事爲敬也。餘倣此。敬兼內外說。農訓厚。不曰厚而
曰農。隱然有重食意。協如符節。不爽分毫。建如創
造。卓然自立。乂者治法不同。相錯而成也。明則理
與事俱在內。念則思深內省。非獨徵驗之謂。嚮者
使天下知所慕。威者使天下知所畏。每一字各有
一義。須鄭重看出。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
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

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箕子之所衍也一字與初一之一不同初一之一乃洛書之數此所謂一乃次第之辭箕子將衍五行之疇而先以一五行總之蓋目中之綱也一曰水五句只列得五者之目水曰潤下以下十句方足得行字之義因五者往來天地間無時或息故曰行註中潤而又下五又字及本文五作字正見變化不息處此所以爲五行也五行不言理而理在其中潤下炎上等即五行之理須知水中亦

有五行火中亦有五行獨水不能成水獨火不能成火木金土皆不能獨成者潤下炎上等有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木有曲有直金可從可革種曰稼斂曰穡須分看始得潤下作鹹等亦要說得分明潤下何以作鹹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炎上何以作苦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初鑛土之始稼穡亦然○按五行有生

有克朱子謂河圖以生爲序故自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洛書以克爲序故一六在西北二七在西南四九在東南三八在東北抑知河圖雖生而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其相克已寓相生之中洛書雖克而東南四九金生西北一六水東北三八木生西南二七火其相生亦已寓相克之中生克總一道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此首五句亦止列五事之目下十句方足得五事之義因事屬人故不說身口耳目心而曰貌言視聽思此皆有爲者也至敬用意合一節方見蓋人必是肅乂哲謀聖始微其爲恭從明聰睿始不虛其爲貌言視聽思始可謂之事五事以思爲主而思必以貌言視聽爲先貌言視聽在外而可見者也思在內而不可見者也於外而可見者先持守之則百體各任其職于內而不可見者復操存

之則百體于神明而從其令內外夾持始無滲漏恭從明聰睿德也肅乂哲謀聖用也有是德便有是用有是用方見得有是德如有貌原有此恭恭即具于貌內乃貌之本能如此發于用則爲肅以恭對肅而言則恭是體艮肅是作用初非有是恭了修爲將去乃做肅也餘四者亦然○按劉向作洪疇傳以貌言視聽思屬木金火水土蘇老泉著洪範論以貌言視聽思屬土金木水火劉向之言五事取諸易也易東方爲木主震震爲足以動容

貌故貌屬木西方爲金主兌兌爲口以出詞氣故言屬金南方離爲火火以離爲目故視屬火北方坎爲水水以坎爲耳故聽屬水至于艮爲土其象爲思故思屬土此易之五事非洪範之五事也蘇老泉之言五事取諸素問也素問脾之發爲貌屬土肺之發爲言屬金肝之發爲視屬木腎之發爲聽屬水心之發爲思屬火此素問之五事非洪範之五事也洪疇五事則水火木金土之序秩然矣天一生水水有形人感而爲貌地二生火火有氣人接而爲言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形質已全具矣人稟而爲視爲聽天五生土土者形質之君也人受而爲思此理斷不可易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通節要拈政字說食必有足之方貨必有通之法祀事死報本必有其禮司空主土司徒主敎司寇主刑必有一定不易之經賓禮諸侯遠人必有其儀師除殘去暴必有其制故曰政食貨祀賓師皆

舉其事三卿獨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事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名以見義食貨及三卿所司皆切于厚生祀與賓師亦曰厚生者祀政舉則民德歸厚賓政舉則德澤不壅師政舉則强弱不相凌要皆厚民而已○攷洪範之意皆以五行爲主人事天工皆爲五行之相協舉三卿以治五行則食一爲水貨二爲火賓三爲木師四爲金祀五爲土也舉三事以正五官則司空爲木治北方司寇爲火治南方賓政爲水治東方師政爲金

治西方。司徒爲土。治中央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此節重天示人人合天二意。天有四時之行。以示人。則爲之歲紀。而可協天之四時矣。天有晦朔之變以示人。則爲之月紀。而可協天之晦朔矣。天有中道之躔度以示人。則爲之日紀。而可協天之躔度矣。天有經緯次舍之象以示人。則爲之星辰紀。而可協天之象矣。天有歲月日星辰之運布以示人。則爲之曆數紀。而可協天所運之氣。所布之象

矣。歲無不統。故居一。月統于歲。故次之。日統于月。故又次之。星辰爲日月之經行。故又次之。曆數者則又統歲月日星辰。而成始成終者也。故居末焉。○攷紀如綱紀之紀。只是立一箇法。使五者各有統紀。其紀維何。歲自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啓閉定四時。是爲歲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大小。是爲月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

統地一匝也。以晨昏出沒定晝夜短長。是爲日紀。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及五緯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爲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體。是爲星辰之紀。曆謂日月星辰所歷之度。數自一二以至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算以步天用。是爲曆數之紀。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皇極實所以貫九疇者。五

行是極之發源處。五事是極之操持處。八政是修人事以建極也。五紀是順天道以建極也。三德則于極上權衡高下。稽疑則于極上參定是非。若能建極。則驗之于天爲休徵。推之于人爲五福。若不能建極。則驗之于天爲咎徵。推之于人爲六極。總是一箇皇極作主。皇建其有極句衍皇極之疇也。宜另講。下方舉其效。與君民相與處併言之。不曰極而曰有極者。極之理本吾心所固有也。工夫全在建字上。綱常倫理事物言動無不各極義理之

當然是也斂福是建極之效五福卽第九疇五福也九疇雖至五福而終五福實自皇極而出必使君先有是福然後人共有是福此敷錫所以必本于斂也敷錫雖就福言其實使民化于德便是錫錫係者雖民自爲善得福然人君合天下爲極必盡天下之人皆歸極方成得一个建極之功故民之歸極乃所以與君共保其極也君民相與雖平其實君若不與民民如何得與君全重在君當建極上不可板對言庶民則臣可知此下卽念之受之是彝是訓等皆推說敷錫之事會極歸極是訓是行等皆推說係極之事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上言君旣建極則臣民係極此言臣民係極由君建極蓋反覆言之以見君不可不建極也民無淫朋是民係極處人無比德是臣係極處作極卽建極作已然看無工夫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言造就乎民正作極內事天下全材常少中材常多故造就之方不可執一才氣有餘者涵養不足此其難在督成故須念善惡未分者習性易移此其難在薰陶故須受念者君之精神意念無息不貫勢來振德時加提撕受者取一不責三與新不討舊使不見若難以漸而入又在度量上看出兩段文勢側下言乎有猷有爲有守者固念之就是不協不罹者亦受之不重此而重彼其造就深恩無一人不及真是聖人氣象故念之而曰汝而受之則曰皇其大心容衆者不能也兩項人皆與皇極相遠至經念受 番進修有序于是見于外有康和之色其于極也已優游而漸得之發于中有好德之言其于極也復淺知而篤好之此皆進善之微近于極而猶與極爲二者錫之福謂因其進善之有微而伸其俯仰之無累爵之祿之不但深于受卽較念亦深一層將人到此更無欲爲罹協之分亦無安好康色之別直與皇極爲一矣

故曰斯其惟皇之極此一斯字正與上三則字相應見幾感卽應作之者速而應者亦速惟皇如此故時人如此上下兩惟字亦有關會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此承上起下之辭從上庶民三項人外抽出煢獨來說又卽高明形起下節正人來以見微者如此無善不勸可知顯者且然無惡不懲可知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言造就乎臣亦作極內事有能有爲與庶民不同蓋已在朝廷任用者使羞其行使字內有造就意進其行者進于皇之極也邦其昌只就輔君建極導民係極上看不指治效說凡厥正人泛指在位不必直指能爲者觀凡字可見既富方穀既祿之而後責其善也責其善正使羞其行也好于而家對邦昌說治國先家則羞行當自齊家始弗能使有好于而家則弗能使邦之昌可知兩使字相照應斯其辜與上斯其極對辜則不能惟皇之極矣斯字語意亦緊末三句又以其辜而推言之曰其作汝用咎者言此等人不惟自已不穀而又導君不善作成汝用咎之事固不止時人之辜已也如是則何以能建其有極耶○按數錫者福之全體以理言錫福者福之一端以事言蓋五福六極天之威福也爵賞刑罰君之威福也五福本天而君之爵賞亦謂之福君無虐卽以天之福爲福君無福又卽以臣民之福爲福攸好德者天之所以

福人而亦臣民所自有之福也故前節言攸好德者則錫之福此節言無好德者則不宜錫之福○又富亦五福中之一不言祿而言富正是要君錫福處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此節是詩之體使臣民諷咏而知所感動也數無字是戒之之詞三遵字是勉之之詞節內不必執

亦不必拘拘對仗，只用全文致他，方得音韻相協。意義重復之旨偏陂好惡蕩蕩心偏黨反側雖屬事然未有心私而不見于事者，皆所謂淫朋比德也。王義王道王路無大判，總之不外一王道。上說遵王之義遵王之道，遵王之路，是訓他做工夫。下說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王道正直，則止說王道是如此。王道本蕩平正直，必重言而歷舉之者，深明其必當遵也。後六句較深前六句一層，會極歸極二句申明上二段，蓋上文皆反覆致意未露極字。

句總上意而申之，亦勸勉之詞，非結語也。兩言其有者，因上言王義王道王路，恐人認作王之所有，不是自有的。故曰其有言人人同有之極也。會字歸字正與遵字相應，遵是在途，會者將到其地，歸則入其室矣。至會極歸極而後可言保極，而後可見皇之建極。○按建其有極，其字指民，若只皇有，不名為建。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其字指君，若非皇有，亦不名會名歸。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此贊敷言之妙，正提前武王問辭以彝相協敘之旨。蓋箕子若曰，此敷言也是彝是訓，是即以彝倫著之為訓者也。此敷言也于帝其訓，是即以惟天陰騭著之為訓者也。臣民必至會歸而後乃為敘彝倫，乃為代天以相協。是字于字其字俱緊切關應首節。○按敷言者敷錫之言也，敷錫庶民，全賴此言。敷有訓之敷者，理無窮而言不一，覆而不厭，多而不煩，故曰敷。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

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此見敷言感人之深也。庶民亦兼臣民言，是訓是行者，言臣民皆以是訓而是行之也。此訓即上文之訓無兩樣。天子之光，即皇建有極以其德輝著于民，故曰光。近即會極歸極之意，蓋君所建者此理，民所會歸者亦此理，無相遠也。近乃性相近之近，非親近之近。曰以下是頌之之詞，與正近光處。天子二字提起，父母字王字申說，言天子固為天下王矣，然育我教我，恩固同于父母也。父主義主

嚴毋主恩主寬上文建極以立本造就之方敷言之訓恩義並行寬嚴相濟卽父母之成就其子亦不過是故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也此言敷言之效皆係極內事只完成一箇建極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三德者聖人所以臨機制變爲皇極之用而權其輕重也故止論皇極以正直爲歸此論三德亦以正直爲本主道正直正直之外本無他事不得已

而用剛柔亦聖人之行權也因次第及之平康世平而康寧也以正待正以直待直無所事乎矯拂故但言正直彊弗友等亦卽平康中偶有偏僻處非謂大奸大惡也彊燮大桀說故云習俗沉潛高明就各人說故云氣稟彊燮非病病在弗友與友蓋彊者屬剛强而弗友是過剛燮亦屬柔燮而友是過柔沉潛高明原是美質但沉潛者多不足于剛高明者多不足于柔此其道或因俗而異施或因人而相濟使不能無爲而治故有剛克柔克之

別五句內俱要見得乂字意平康正直乂之得其中者也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順而乂之也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逆而乂之也○按以政而言彊者御以剛弱者撫以柔此于五行屬太剛太柔也以敬而言高者抑之柔卑者振之剛此于五行屬少剛少柔也正直則中德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此又用先一着處欲治大德先攬大權福威玉食

是大權之所在也臣無有句正是明君權之重○威福二字要看五疇之斂福錫福卽此作威作福此惟辟之作威作福仍是惟皇作極也末疇之福嚮極威亦卽此作威作福此惟辟之作威作福仍是相帝陰騭也作用原一事彝相通非截然各別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此甚言人臣僭上之患以見君之權決不可下移也臣之有上須補君不能操權而移于下使臣得

以僭竊意說來臣指諸侯大夫說照害家凶國看曰而者以家國皆君所與也人與臣有別臣是已在位之人人是未在位之臣臣既擅權則人必效尤故用側頗僻人既效尤民亦相率爲亂故用僭忒側頗僻較比德更甚僭忒較滛朋更甚此皆害家凶國之象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此詳稽疑之疇稽疑不止卜筮而獨言卜筮者人謀或出于私鬼謀一本乎公故凡事必以卜筮爲

主卜筮須在得人得其人然後可以紹天明以定天下之吉凶擇字重乃字亦重擇建是平時事乃命是有疑而命臨時事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言五兆與五行相應五兆雖配五行其實五行不專一事五兆亦不專一態偶分言之則五耳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

曰貞曰悔

爻有三百八十四而貞悔爲諸爻之體卦有八八六十四而貞悔爲諸卦之要貞之義正也悔之義改也貞者事方來而始著機乍顯而無爲于未動之卦則爲在內之下爻于既動之卦則爲所遇之本體以苹萬變以遇萬幾確然貞固而不移也悔者事已過而後形幾已著而後變于卦之不動則爲外爻而上體是居于卦之既動則隨所之而變體是從以通其變以極其數紛然變動而不居也究竟貞悔非截然二事或貞中有悔或悔中有貞貞雖主靜實含有發動意悔雖主動實含有成就

意動靜未始不相爲用也○按禮先筮而後卜此先言卜而後言筮何也曰是其體象皆有之也坎之似雨離之似霽坤艮相蒙震巽落驛乾兌似克今之灼龜兆成或變體色墨坼各有內外故曰皆有之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此承上兩節而言上用數曰字未定其數故此以凡七二字總之上未定其爲卜某爲占故此以卜五占用二分之衍忒止言推人事之過差而不言

善一邊者吉凶悔吝生乎動而多乎吉也倘或即
是稽疑人事如祭祀征伐等事是方來而未然者
非待其有過而後推乃疑其有過而推之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時人即上所擇立之人也三人占謂卜必三人筮
必三人非總是三人也古者卜筮必用三人金縢
乃卜三龜一習吉大誥朕卜幷吉士喪禮卜葬占
者三人是也此占字與上占字不同上單說卦此
兼卜筮三人從二善鈞從衆也此從字亦與下從

字不同下是從人之謀此是從人之斷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上但言稽疑之法此節正所以稽疑者汝則有大
疑照疑字謀乃心至謀卜筮照稽字汝則從以下
是卜筮斷法亦稽字中意大疑者大事之疑凡近
係君身之休咎遠係子孫之禍福者皆是非謂疑
之甚者爲大疑盡人謀而後以卜筮決者古法先
斷人志後命于蓍龜之靈不至越于人也心者人
之神明其慮靈知覺無異于鬼神雖龜筮之靈不
至踰于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爲首然鬼神無
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
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爲主惟主龜筮故首叚龜筮

雖在君卜實進于卿士庶民之上大同之應若不
止所問之事吉而已下則龜筮旣從而卿士庶民
逆亦吉者以君心與鬼神合也若與庶民雖逆而
亦吉者以卿士與龜筮同也君與卿士逆而亦吉
者以庶民與龜筮同也龜筮二者又專重龜若與
龜二從而筮與卿士庶民三逆猶然有吉有凶至
龜筮共違人謀吉因雖亦參半然作內之吉以作
而吉也用靜之吉不可作作則凶矣易曰咸其腓
凶居吉正是此占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
以其叙庶草蕃廡
此下詳庶徵之疇。雨暘燠寒風五者是徵也。然徵
尚在貌言視聽思上見得。此但言氣運乎天者有
其時氣順乎時者有其效。未可說人事之徵如此。
○按雨暘燠寒風。配水火木金土。五行傳以雨屬
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劉歆又以燠屬
土。劉向又以風屬木。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二句。正是不時而乖于備與叙也。上文備字。統五
者而言。此備字只在一件裡面極備。謂來而不去。
極無。謂去而不來。曰一者。不必五者皆然。有一于
此。亦足致凶也。凶字亦指天時不着人事說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
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
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此節纔說到人事。添出休咎字。便見肅狂等照休
咎字看。時雨恒雨等照徵字看。時雨恒雨每二字
連說。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意。故時雨應之。乂是
整治。便自有開明意。故時暘應之。哲是昭融。便自
有溫暖意。故時燠應之。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意。
故時寒應之。聖是通明。便自有爽快意。故時風應
之。貌不檢飭爲狂。狂則蕩。故常雨。言不合理爲僭
僭則亢。故常暘。視猶豫而不明。則懈緩。故常燠。聽
躁急而不審。則縮栗。故常寒。思蒙昧而不通。冥其
心思。無所不入。故常風。十個若字若將之謂。想像
其大槩意。此言天人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一事。即

有此一應。統而言之。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
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于暘。又自
致暘無與于雨。但德修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
德必有方。氣各有類。肅者雨之類。乂者暘之類。求
其所以然之故。固各自當也。咎徵亦然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上言庶徵之理。此下言念用之意。省即念也。省乃
省五事。非省歲月日。但因歲月日所係之利害而
省五事之得失耳。歲月日三字。不看貴日成其猶

月成歲故散月于日而不見月散歲于月而不見
歲此果歲月日非王與卿士師尹分省也見卿士
師尹之省亦以成歲功王省則亦月亦日無窮耳
省月省日亦王事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
康

此承上省念而言歲月日上要和君臣能省而五
事得意時即日時之時易變也風調雨順歲月之
常易則反其常矣此句是休徵下是所感之效四

用字通根無易來百穀列五行之味居八政之首
乂用明爲三德之推移俊民用章見五福之敷錫
家用平康則康寧之福也何休如之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
家用不寧

成功統歸于上故無易先言歲月廢墜多起于微
故既易先言日月首句上要點君臣不能省而五
事失意此句是咎徵下亦所感之效百穀等與上
相同即家字亦一樣看自天子至庶人莫不有家

平康不寧總要合說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
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上言王者卿士師尹皆有所省念矣此言庶民無
與于省念而休咎皆係于上以重君臣之責焉庶
民惟星句提起星有好風二句言星有異好以喩
民有異欲日月之行二句言日月有常度以喩卿
士師尹有常職月之從星二句言月從星之好以
喩卿士師尹當從民之欲好風好雨不指定箕畢

大約如箕畢者是箕東方木宿畢西方金宿箕得
土以凝屬土者也故好風畢得水以凝屬水者也
故好雨然箕畢氣微不能自作風雨而月乃太陰
之精得氣之正者也故東北入箕則助其氣而作
風西南入畢則助其氣而作雨其先言日月之行
而後言月之從星者二十八宿環繞于日月行道
之側日月經行必盡歷之故日月行處似從星月
從星處日皆行也言月而日可知互文耳此四句
與上文雨暘燠寒風相應曰冬夏以該春秋則無

寒之謂也曰風雨以該暘則雨暘風之謂也葢歲月日時無易全在風雨節寒暑時風雨既節寒暑既時則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而民之所願欲者無不遂矣此庶徵一疇之宗旨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休咎徵于天則禍福加于人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主不以一身爲福極而以天下爲福極君之所以自勸自懲與勸懲天下之臣民總不外此

言五福而所爲嚮者在其中矣言六極而所爲威者亦在其中矣五福一疇多見于皇極既富方穀言富也而康而色言康寧也曰予攸好德言好德也獨壽考不言者壽考天之數非人所得而期也故此疇次第列之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爲先凶短折者壽考之反疾憂者康寧之反貧與富反惡弱與攸好德反惟與福反故謂之極六極之內凶短折疾惡不待言矣憂可生全貧能明志亦入之極中何也蓋在皇極之世好德錫福而言則爲極耳弱又何以與于極人不能自強于善或牽引于惡而不能自拔弱故也故以居六極之終

○按禹治水順五行能敬五事以全天陰騭天遂相禹錫九疇敘彝倫建皇極于有夏身備五福爲萬世法鯀汩五行狎五事以斁天相協帝遂怒鯀而殛死身膺六極爲萬世戒即一書首末其義未嘗不貫云

旅獒

旅獒一篇有二義以守王業謹終也以示後嗣謹始也一獒耳其反覆誥誡如此以此防君後猶有求白狼白鹿如周穆王者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通道是盛世事通道而有貢亦其常也曰底貢見本是獻忱原無覬伺曰厥獒見本亦方物不是珍奇然自西旅貢之固以表尊王之義自人君受之

不免啓玩好之端。太保之訓。所爲格君心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慎德二字。是一篇綱領。下文曰昭德之致。曰惟德其物。曰德盛不狎侮。曰玩人喪德。曰終累大德。德之一字凡數見。而皆原于此。慎德不專謹好尚。要說得廣。咸賓。重慕德向化說。遠邇。是四夷中之遠邇。獻方物。正表其咸賓之誠。服食器用。對旅獒說。獒之爲物。小不可爲服食。大不可爲器用。故以此破之。惟字要得註中無異物意。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不言方物而言德之致。明物之所致。皆德之所致也。寶玉乃方物中之貴者。亦德所致也。然寶玉雖貴。亦必可爲服食器用者。賜方物于異姓。如分陳以肅愼氏之矢。賜寶玉于同姓。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但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鞏闕之甲。是分伯叔非無方物也。以寶玉爲重耳。所以示親親。分異姓未必無寶玉也。以方物爲重耳。所以示服遠。無替厥服。與時庸展親。皆是明王以一德感動諸侯。使皆無異好意。人不易物二句申說。不是一正一反。只重在德字。蓋物非徒物。乃君德也。受君賜。如見君德。則無替時庸。自不容已。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上泛言明王以起之。此下五節。告武王以慎德之事。德盛本慎德來。盛字重。却無工夫。是謹德之功

既盡而充積至此者。非但大德不累。而細行亦必矜也。比昵爲狎。慢忽爲侮。德盛自不狎侮。理固如此。狎侮上。要備德不盛意。人雖衆。只有君子小人二種。君子以心事上。狎侮則無以結其心。小人以力事上。狎侮則無以得其力。兩罔以盡。是君罔以盡之。非臣民不自盡也。不必高蹈遠引。即儼然在位。豈肯盡心。小人亦然。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耳目不專聲色。凡外物可以移人者。皆從耳目而

人。覩下百度可見。百度。是百凡之節。凡經于耳目之所應酬。中心自有惟度。既曰度矣。又曰惟貞何也。度是一定之法。曰惟貞。全是神明自立主張。纔合得度來。二句一戒一勉。相形說。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此承上合而言之。兩玩字。只是一義。謂皆輕忽之也。狎侮則不論君子小人。而一槩慢之。是于人輕忽。役耳目。則不審物之當受與否。而一槩受之。是于物輕忽。喪德乃有害于己。不惟罔盡人之心力

而已。喪志乃有害于中。不惟百度之非正而已。德以平日所養而言。志以心之所主而言。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志字承喪志來。喪志則志不寧矣。志何以寧。以道而寧。言亦玩人中一端。既玩人。則言必不善接矣。言何以接。以道而接。兩言道者。從道不如從欲之便。故必以道寧。用道不如聞諛之便。故必以道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此正慎德切要處。較上數節尤明白。蓋直指不可受獒意而告之也。有益無益。以事言。異物用物。以物言。有益。就政事上見。自應功字。用物。就衣食上見。正應民字。犬馬珍禽二語最重。非土性之犬馬。珍奇之禽獸。即是遠物。不畜不育。即是不貴。不貴遠物。則遠人識好尚之正。而窺伺弗萌。故格。格有畏慕意。畏者。以中國無異好而畏其義。慕者。因中國崇德而慕其化。寶賢與貴遠物對。寶賢內。有尊

位重祿。諫行言聽意。一惟字。繳上五不字。邇人安。只是朝廷安靜。無誅求之擾。非謂有所為安也。上文因玩物而推明玩人之失。至此又因貴物而歸重寶賢之意。其惓惓于人者至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此即慎德工夫。罔或不勤。即罔或不慎。或字要看。德未慎。常患不勤。既慎。又患或不勤。不勤之心。易防。而或不勤之心難防。必無一息不勤。始為慎德。

不矜乃不勤所致。細行暗指受獒而言。德者行之總稱。行者德之實事。非細行之外有大德也。終累大德者。見其托始于此。不可無防微杜漸意。為山二句。喻上二句。以終不可不勤之故。此正望其守成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茲字指上節。允迪茲。正罔或不勤處。朝廷清心省事。無額外征求之擾。百姓皆安居樂業矣。今日創業垂統。規模正大。而後代觀法遵守。可以永保天

下矣。好尚出于君心者甚微。而遺禍于天下者甚大。貽謀于子孫者甚遠。可見一獒之受否。關于天下後世。所以深動武王之聽也。○一說。世王者。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此正終西旅來貢之義。

金縢

篇有兩事。而皆以金縢名。見金縢書之顯晦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曰二年者。見其克商未久。王業未甚安。民心未甚固。武王一身所係甚重。而疾非其時也。曰王有疾弗豫。危之也。是時成王生纔七年。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穆卜者敬而和也。告神則必敬。而二人同心。百執事咸在。所謂和也。此言為王穆卜。後言其勿穆卜。則穆卜當是朝廷成禮。凡卜皆言穆。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此托詞也。穆卜者臣人之禮。周公王室至親。心懷忠愛。其為君之道。固別有在。故不顯言其意。而但以戚我先王却之。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自以為功。謂以身命為已事。蓋周公之卜。與二公同。而以身代死之事。則與二公異。此見其忠誠得盡。而亦不至動搖人心也。三壇同墠。宅神之位也。祭法云。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有禱焉則祭之。曾子問曰。宗子在他國。庶子無爵。則望墓而為壇以時祭。以避正也。周公支子為臣。故不敢入廟而為壇墠也。為壇于南方北面。奉神之所也。植璧于壇。秉

珪于手禮神之具也必告三王者太王肇基王季

其勤文王克成皆以安天下爲心者也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此下四節皆告神之詞詞必書册故曰册祝史乃册祝蓋領周公之命爲之自太王王季言則曰元孫自文王言則曰丕子元長丕大皆指武王兩言某者周人以諱事神故也或曰泰誓牧誓皆不諱發此獨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代死之說似近于

誕然以聖人迫切之情處之自是實理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此非周公自誇而貶武王也蓋欲代其死不得不爲此言也周公以事鬼神疫使技能之細責諸己而以布德安民承先裕後之大歸武王以見己當代死之意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此見元子一身大而生靈遠而後裔上而先王皆其所負荷焉者何得不代之死也感動三王全在此數語

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用卜原是周公主意但册祝所以卜之之意則非二公所知亦非二公所得爲也許我者許我以任保護武王之責意不必言許我代死然三王旣許

已任保護之責則已之代死亦周公俟命之秋矣我乃屏何是無可奈何之辭上言以圭璧俟命者以有命可俟也此則無命可俟自然用屏珪璧而無計之可施然屏亦非棄于地之謂只是收轉而置之無用之地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乃卜當爲一句習重也雖三龜並卜兆有先後後者重前而告吉故曰習吉觀兆已吉占書復具言吉故云乃并是吉○先儒謂書爲龜書非也古者

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上有叢蓍下有伏龜不相離也周禮占人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亦以筮而命龜焉三龜一習吉龜既從矣啓籥見書乃并是吉者又從矣至公所謂體而王無害者言卜筮之體并吉故王無害也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周禮亦云凡卜筮君占體體不專主卜則書亦不僅言龜明矣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此周公視卜而知武王之安故致欣慰之詞新命是新受三王許我之命惟永終是圖是爲久遠子孫之計也能念予一人言自武王外無能定子孫者見一人之重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古者有大事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冊藏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是則金縢之匱周家藏卜書之常器而終事納冊亦周家占人之常職非周公始爲之也前乎此周公卜而啓籥見書後乎此成王欲卜而啓金縢皆此匱也翼日乃瘳見周公忠誠感神之速自首飾至此是敘周公請命之事之始終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武自庚辰疾瘳又五年乙酉冬乃喪時成王年十三歲周公居冢宰乃攝政代王當國南面負扆以朝諸侯管叔及蔡叔輩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爲此言者一以危成王而使疎周公之任一以搖

周公而使解攝政之權周公去則已可乘機以竊發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此告二公以避居之意也告二公而後辟者以成王尚幼朝廷之事不可以無所屬也所以周公居外而朝廷不亂以有二公存焉爾然其所以避之之故則有二一避流言一且避位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流言雖不必避當時三監不軌社稷易搖使不避則流言益盛非惟公身不保而王室亦

危。非先王之意矣。況自古君崩臣嘗避位。舜避南河。禹避陽城。益避箕山。唐虞以來盡然。武王初喪。公倘不避。亦將有上逼乎君之嫌矣。先王能無恫乎。故曰我之弗避。我無以告我先王。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非東征也。蓋歸魯也。其時鎬京在西。魯在東。故云東。古者罷相。則歸就所封之國。如漢絳侯周勃就國。平津侯公孫弘乞骸骨歸國。漢武帝璽書留之。其事可見也。周公居東。是以有伐柯九罭狼

跋三詩。其待罪而不失常度。故東人愛之如此。至于居之二年。罪人斯得。玩斯字語意。見我無心于其人。而其人卒不能不敗露。公自居東。王自得罪人。兩無心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于後。是罪人既得之後。作鴟鴞者。因王疑之漸釋。而爲是詩以感悟之。前此猶未敢作也。鴟鴞一詩。其情危。其辭急。破巢比武庚之敗管蔡。取卵比武庚之敗王室。其不敢直言管蔡者。亦忠厚諱親之義。王亦未敢誚公者。公意單要悟王。使之知患豫防。但武庚叛形未露。在或然或不然之間。故成王未至喜納。亦不敢誚公爲避計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此見周公之德不可掩也。公之忠誠。上徹于天。而猶未信于成王。故天出變異以警動之。然其所爲警動者。又不特彰周公之德。實以表見二監之罪。

而顯相文武之業也。如漢高困于項籍。而大風爲之揚沙。光武窘于王郎。而河水爲之自合。庸非天乎。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二公不知。只不知以旦代某之說。若卜筮則必知之也。問是問其事之詳。非問其果否。諸史百執事。即所有事卜筮之人也。諸史百執事。素有不平于中。及承二公與王之問。遂先言信有此事。隨復嘆

息而言此實周公之命蓋深哀公志之冤而不覺歎息之深也勿敢言亦非有所忌凡分所不宜言者必有問乃敢對耳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此記成王因天變而感悟也執書與上啓書應勿卜承天變來昔公三句正見其不必卜意勤勞指自以爲功册祝請命說既曰勤勞王家則當言周

公之功而曰周公之德者所謂有功而不德德之至者也新逆作親逆或曰禮臣逆君君無逆臣卽左傳郊勞必主賓均體今王行此于公是從所未有故曰新然公勤勞亦從所未有則王雖出逆實禮以義起故又曰宜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此記成王迎周公而回天變也成王未知周公則天爲之雷風偃禾既知周公則天爲之反風起禾感應之速如影響然天理豈在人心外耶

大誥

史記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武庚從之與管叔等同反周公乃作大誥奉王命以討之是歲淮夷徐戎皆叛要而論之武庚之叛意在于復商管叔之叛意在于得周至于奄之叛意不過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魯叛同而情不同

也大誥一篇不特戮武庚管叔之兇併以寒奄與淮徐之膽云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此將伐武庚而示以不可不伐之意也叛者三監武庚耳而大誥天下所以昭大公而一衆志也弗弔三句言武王以起成王洪惟二字貫下歷以統緒言服以疆域言無疆言大之至也造哲是明乎

理之當然。勢之不得不然。哲雖天所命。而人自以私意蔽之。故貴造造哲迪康。謂眼前事理之當盡者。略指討叛言。造哲則無微不燭。無遠不徹。匪獨能辨人事。亦識天心。是格知天命之本。弗造哲。則人事且有未盡。何况天命。三句是一篇之旨。末後爽邦由哲。迪知帝命。正與此應。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已。語終而未終之辭。涉淵求濟。皆指迪民康以保

天命說敷賁以下。即攸濟之道也。賁者。典章法度。國家之神氣所存。精彩所寓。故曰賁。賁必須敷始煥。敷命從敷賁說。無二事。法度大明。則基業不增而自大。如周官周禮之類。許多文物。都爲王國而設。兹不忘大功句。承敷賁敷命說。賁是大功既成而制者。受命。是大功始成而受者。敷之正不忘之也。此三句。雖不專指武庚。而討叛之意自在。至末句方明說出。威用者。威乃天之作用也。天降威用。正天命所在。不敢閉。正造哲以格知天命處。閉字亦照二敷字說。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兹蠢

上言事理當盡。此下始以卜言。龜曰大寶。是貴重之詞。紹天明。推寧王遺龜之意。仰命。指龜兆所告也。有大艱于西土。是東方人不靜。而艱難我西土也。又言西土人亦不靜者。蓋指三叔布散流言事。三叔。西土之人也。下文越兹蠢。應有大艱于西土。我國有疵。應西土人亦不靜。然武庚之蠢是正意。

我國有疵是帶說。故此處只用一亦字。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此推武庚所以蠢動之故。以見其罪之當討。誕敢紀誕字。作放誕解。正蠢動之實也。天降威三句。推蠢動之由。曰予復。是述武庚之言。反鄙我周邦。是述武庚之意。鄙。鄙邑之鄙。周邦且欲反鄙。三監其何自託乎。一說。鄙是輕忽之意。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

有大事休朕卜幷吉

此正言伐殷卜吉之事。得人得天不干歸重卜吉上。連下二今字。與日字見大義所在。賢者卽見之明而應之速。不待時日之多也。民獻十夫亦謂賢者主議之衆多耳。非定是十人也。敉寧就伐武庚說。與敉貢敉受命一般。武圖功與不忘大功一般。此十人欲輔成王如此。作未然看。我有大事休是成王自知。非謂十人知之也。言敉邦而繼武功。事莫大于此。故曰大事。卜吉在大誥以前。此述言之耳。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邦君一項。尹氏一項。庶士一項。御事。是總尹氏庶士而言。非別是一項也。曰字直貫至播臣。皆告臣之辭。爾庶邦。包尹氏庶士御事在內。于伐殷句要點敉寧武功意。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此節述邦君庶士御事反應已之辭。仍句句徵駁上文意。上言殷小腆。此言艱大。上言民不康。此言在王宮邦君室。上言民獻十夫。此言考翼不可。上言予得吉卜。此言曷不違卜。總是對上說來。○王宮指成王言。邦君室。指三叔言。王宮邦君室串看。重王宮字。言在王宮之邦君室。非異姓也。邦君等但知三叔流言之衆。而不知武庚首禍之情。故以此爲言。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

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以下六節。皆破邦君御事之說。此首破艱大句。永思艱。言我久已思及。不待汝今始說也。但此艱大。乃天之所遺所投。且不在他人而在朕身。此眞無可奈何者。予何得自恤。而不承天以救民耶。義字重看。君令臣共。義也。君逸臣勞。亦義也。綏予以下。是代羣臣之詞。無毖于恤。正對不卬自恤言。毖。卽

艱難之意。圖功。與大功武圖功、蔽。不可不成。意甚刻至。此二句深愛其君之辭。非聖人不能設言至此。

巳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此被王告不違卜句以卜爲卜。則古數之一術而巳。不知卜以紹天明。則卜之所在。卽上帝命所在。不敢替。是必當用卜也。此句作首。下卽先王小民

用卜。以見巳不可廢卜之意。先王小民不可乎。小民帶言。天明。亦指卜說。正與上帝命相應。畏卽不可違意。不在其。卽所謂無貂歷服也。弼字。就卜上見天意欲知此。亦兆萬繁。使借臣間不得一息苟安。所謂弼也。至此方見不敢替之意。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此專告舊臣。推前功所當終。攸考翼不可征句。克遠省。非只前日武王爲遠。蓋言舊人歷涉老成。能卽近見遠。不但目前也。勤。是言歷艱險。創造基業。包圖事圖功休美意在內。天閟至圖事。是以予與寧王相印証。肆予至休畢。是以友邦與前寧人相印証。既言寧王。又言寧人者。蓋謂寧人之功。我尚思終之。寧人之休。我尚思畢之。況爾舊人乎。曰事曰功曰休。事成則爲功。功成則爲休。蓋互言之。曰

卒曰終曰畢。俱就伐武庚說。三言天。三言予。言天意欲如此。故予不敢不如此也。呼應處極有關介。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此被甚予小子不可征句。以君自言。則若考厥父。指寧王說。厥子。卽指成王說。以臣而言。則若考厥父。指寧人說。厥子。卽指邦君御事說。作室底法。耕

田既菑。喻前人之開創也。肯堂肯播。喻今日之平亂也。肯構肯穫。喻守成長遠之事也。今日正如堂之纔定基。稼之未降種。尚且怠惰。何望其他。責在我身。則欲于我身畢之。故曰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言外見予既不敢不如此。爾邦君御事寧獨不然。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上雖責臣。而責已之意爲多。此則專責臣之輔已也。正意發在若字處。言武王治天下。樹之籓屏。而

四國皆友邦。綏厥兆民。而吾民皆赤子。是武王猶父兄。而羣臣猶民養也。民養其勸弗救。非眞勸也。俾于征役。不肯共事。有似勸伐。故云弗救。與上非堂弗播中在。因衆有上宮民不靖等語。故又就其言折之。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此以今昔對言。責羣臣之不知天命。爽邦由哲。指武王。照前造哲迪康說。亦惟十人。指十亂。照前民獻十夫說。十人即所謂哲。迪知正是哲處。十人蹈蹈至到。故心與天通。能知其禍福之幾于先。又周德日降。天休滋至。所謂棐忱者。初無形聲之可驗。亦惟十人與武王同心同德。有以悟其式敎用休之意于不言之表耳。知非閫度也。爾時罔敢句。帶上說。而與下文相形。乃另設一意以起下。天降戾。即降割不少延意。惟大艱人。首大難之四國也。誕

鄰胥伐于厥室。言三叔之亂。乃是自家家裏相殺。此武王伐紂。猶爲亂在彼國。木國固無事也。兩不易相形。不知天命。正與迪知天命相反。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承上責羣臣不知天命而言。已不敢不順天命也。殄始事。穡終事。此篇皆重終武功。故言穡夫。又言終朕畝。天亦惟休者。言天之欲伐武庚。固是絕商之根。亦是欲休美于前寧人。不曰寧王而曰寧人。

對邦君御事而言所以愧之也○前以作室治田
喻曰予曷敢不越卬教寧王大命既以申前予不
敢不極卒寧王圖事矣此節又即治田爲喻而曰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則又申前前寧人圖功攸終
攸受休畢以補前申言之缺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上言天意之有在此言天命之當從通篇言卜言
天命未嘗合言此合言之正見卜之所在即天命

也東征以上明已所以從卜之意以下是申言卜
所以當從之故通以卜字爲主予曷至東征乃設
爲問荅意首二句發問用卜之意率寧二句是荅
所以用卜之意全重率寧人一句蓋天休于寧人
則寧人之功固所當率也寧人之功在于疆土今
武庚不靖則疆土動搖而寧人之功墜矣惟在率
寧人以指定之欲率寧人不得不違寧人之子孫
故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言必勝也指後日說卜
陳惟若茲推其所以決勝之故也條自前說此先
以理斷而後以卜參之蓋不特不違卜亦有不專
恃卜意

微子之命

樂記云投殷之後于宋鄭玄曰投舉徙之辭武
王封紂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是府但徙
之而已未嘗封也其後武王崩成王立武庚及
三叔叛成王命周公東征討武庚武庚既滅乃
封微子以代殷後國號宋用殷之禮樂于周爲
客而不臣王于是有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此命之冒語稽古崇德象賢一句爲一篇之綱領
稽古二字尤爲此節之綱領崇德象賢泛論古制
未可露成湯微子崇先王之德必求象賢者以承
其統俾修禮物之舊作賓王家此通是國家之典
故與國咸休二句則期望之辭也咸休指當時無
窮指後世○象賢之賢獻也禮物文也文非獻不
能修宋初有微子賢故能修之孔子曰殷路車爲

善而已倘自言殷之禮物也周頌有曰亦白其馬則修之一証矣以此修之後世猶禮樂廢壞至戴公僅數傳耳止存商頌十二篇延及春秋僅亡七篇以繼之者不能賢如微子故也此象賢所以爲重作賓王家凡先代之後皆然如三恪是也曰賓者不臣之也箕子微子雖歸周而未嘗臣周所以與比干並稱三仁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此崇德之意齊聖廣淵湯德之全體不可分天眷受命有天下也撫民除虐施政教也功加于時統此四句言德垂後裔又深一層令者象賢意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此象賢之意踐修二句一直看蹈行曰踐舉廢曰修厥猷即齊聖廣淵之道令聞帶上一氣說即踐修之令聞也曰舊者言其久微子在帝乙時已有賢聲也此二句且虛恪慎三句是踐修厥猷之實恪是外慎是內肅是內恭是外獨言孝者爲踐修厥猷而發孝是綱神人是目惟恪慎克孝故肅恭乎神而孝之實見于事神肅恭乎人而孝之實見于治民下上帝下下民正應此二字乃德者恪慎肅恭之德也予嘉以下皆美其德篤不忘者敦篤而不忘前人之家法也上帝二句要切微子作未然看上說踐修厥猷便象湯之齊聖廣淵此說時歆祗協便象湯之天眷民懷雖不言象賢而象賢之

意自見庸建二句重在祀上爲上公而尹東夏奉祀不絕湯其不亡矣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此纔是命之之詞欽哉提起欲其推恪慎肅恭之心于君國子民之日也訓是五典之訓典常即服命之典常蓋殷民不靖皆由訓典不明而武庚蠢動皆由典常不謹故成王命微子而特戒以此以

蕃八句、言以敷訓愼典之道。而盡八者之事也。據敷乃愼乃弘乃律乃曰氣。本文相對。一邊說到以蕃王室。分明率其蕃屏。一邊說到毗予一人。分明望其毗輔。世世享德三句。承兩邊說來。正與首節與國咸休。永世無窮相應。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惟休應轉咸休。惟休無替。則咸休無窮矣。命指上節說。此飭遣就國叮嚀誥誡之語。

康誥

康叔。武王弟。武王同母弟八人。康叔其一也。克商時。傳禮布茲。命康叔司之。以年少未即封。先封管叔蔡叔。使監殷。其後殷畿內諸侯有不服者。分師治之。以霍封叔處。以衛封康叔。康叔亦監殷者也。故所誥惓惓。以化殷爲事云。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康叔時爲方伯。故稱孟侯。孟侯爲誰。朕其弟。朕弟爲誰。小子封。三句皆用下句疏上句。有無限親愛之意。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

命康叔而以文王造周之本告之。蓋文王造周。實開本支百世之源。天子法之以治天下。而諸侯守之以治其國者也。明德愼罰。正造周之本。德罰雖分。實則一德而已。當時商俗靡靡。不可不用罰以爲治。恐康叔不知治要。故首揭德罰以並告之。及後之所以論罰者。究歸于一德而已。此一篇大指。

○篇中多及愼罰用刑者。周克商。以蘇忿生爲司寇。後康叔以衛侯繼忿生爲之。故併以詰奸刑暴

之事告。其曰外事外正。以外言者。治殷民于衛也。以衛爲外。則內事者王朝司寇之事也。故于刑罰爲詳。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此欲康叔念所自之艱難。而不敢慢易也。明德愼罰雖二事。而總歸于明德。故此首提不敢侮鰥寡

一語。承說庸庸祗祗威威。而又總承顯民一語。慎
罰雖在其中。有不必言者。用肇造以至怙冒。是言
文王爲西伯時。聞上帝以至時敘。是言文王旣受
命而有天下時。萬邦莫不時敘。則不徒一二邦以
修而已。萬民莫不時敘。則不特西土怙冒而已。乃
寡兄勗。亦本明德慎罰來。小子二句。引起下祗遹
意。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
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

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
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下明德事。念哉。念文考之明德也。祗遹文考是
綱。求之殷君臣。求之古先王。不過滿祗遹文考之
量而已。祗遹虛。紹聞衣德言。卽祗遹之實。文王明
德顯民。其施之于治爲德政。敷之于訓爲德言。固
康叔家庭所習聞佩服者。今治民將在敬述其政。
則當服行其閒。聞先而行後。行乃繼聞者也。故曰
紹聞衣德言。敷求比祗遹較廣。故曰敷。遠惟比敷
求又博。故曰丕惟。聞由比遠惟愈博。故曰別求。所
謂博學也。保乂康保。與宅心知訓。不過變文。俱重
明德上。治民帶說。弘于天總承上說。天者理之所
從出。近述遠稽。考迹而知古人之致用。察言而得
古人之用心。積之之久。衆理該通。斯可言弘于天
矣。若德句。又根弘于天來。德不濬其源。德終不裕。
吾天旣弘。則古今惟吾斟酌。聖賢惟所運用。何等
寬綽。弘卽濬博淵泉。裕卽時出。不廢王命。正是能
念處。○按武王告康叔。明德則欲弘天以裕身。愼

罰則欲裕身以裕民。是爲知序。然從文王不敢心
法說起。又以文王敬忌心法歸結。是爲知本。中間
雖殷周並舉。畢竟歸重文王。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
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
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上欲康叔保乂。恐其視小人爲易保。欲康叔宅心。
恐其視此心爲易盡。欲康叔裕身。又恐其放此身
爲逸豫。故劈頭用恫瘝乃身發之。蓋恫瘝乃身而

後心可盡心盡而後民乃乂則凡別求祗適歟求
遠惟所以明德而康保者自不容不兢兢在念矣
恫瘝敬故虐下文方推恫瘝敬哉之故而正告之
天畏畏字重看纔于恫瘝有情言天之可畏處以
其只棐忱也曰棐忱則不忱者不棐矣豈不可畏
然天無聲臭其可畏而棐忱處如何可見天之視
聽在民觀諸民即可以觀天意矣民情大可見民
情又如何見得蓋小人至難保任忱則服不忱則
怨此即是天之棐忱而可畏處盡心就博學說與

弘于天正相關康好逸豫即盡心之反乃其乂民
句最重文考治民殷王保乂商耇調民古人康保
皆不外此乂民二字我聞以下見不可不盡心之
意大小以事言怨民怨也不順理不勉行便是怨
階豈在大乎亦豈在小乎此四句摹小人難保如
畫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德至明于天下始盡故曰明德之終弘王應保一
直意本上遠稽近述盡心戒豫謂弘者推而廣之
也應者因人情而安之甫應其所欲也應保直是
弘王下文作新民即以安天命非兩事助王宅天
命作新民即以弘王保民亦非兩事但宅命新民
事在天子而弘王保民職在諸侯諸侯皆當弘王
保民以助天子新民宅命者康叔特中一人耳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愼罰事愼罰之本敬則明明生于敬下舉此
二等以見例二有字極活言人所犯中或有可殺
有不可殺如此蓋舉權變之法以包經常之法也
罪輕情重者在所必刑則情罪俱重者可知罪重
情輕者在所必赦則情罪俱輕者可知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此言愼罰有關于化民見不可不愼也有敘指用
罰說不止上兩項而括與言之明服二字串看明

者難之得其情而處之當于法也。情法兩得。而足
以服乎人。未說到人無不服上。戒勑愆和分明是
去惡遷善。畢下藥答康叔說若有疾。若保赤子。兩
喻最妙。人情至關切者莫如身。身外則惟有子。其
思患豫防。自不必言。况身在疾病之中。與子在無
知之日。其保護愛惜之心尤急。故用相譬以見去
惡保善之誠耳。畢藥答。是遠罪而出于刑。有戒勑
意。康叔是革心而安于治。有和順意。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

人無或劓刵人

此申戒其刑罰之大小。皆出于天而不可徇己。亦
見當敬明也。兩言非汝封。是論其理如此。言大小
皆天討。非汝封之權也。兩言無或。是戒之之詞。言
不可萬一有此失也。劓刵上加又曰二字。言劓刵
雖小。亦不可參以汝心。此在康叔心上度其又有
如此云云耳。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是有司之事。臬是刑法。陳臬陳周臬也。周臬
之婉轉調理處。即殷罰之有倫者。非周臬自周臬。
殷倫自殷倫也。蓋居殷墟。周承殷後。刑書相因。故
兼用之。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于康叔者。有司之事也。
要囚獄之已成。而達于康叔者。則康叔之事也。故
須服念。服念者。設身處地以度其情。即使萬無可
生。亦要我心真見其可殺。然後制死者與死者之
心而無憾耳。此只重服念。丕蔽帶言。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
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此承上兩節而申其戒也。總以殷法爲上。言以殷
法示有司。又以殷法斷要囚。然泥于殷法卻非。不
泥于殷法。便涉徇己。卻又非。既不泥。且不徇。則于
殷法盡順義。而猶必歉然以殷法爲未順義也。三
節一意相承。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上數節告以用罰之道。此節發其用罰之本。能慎

罰者汝之心。欲汝愼罰者我之心。既知之。必思體之。有感動康叔意。然亦只重稱康叔民心上。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以下三節。正用罰之事。此節是汎舉大惡之人以為例。見用罰者必如是而後為當罪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此厥之民也。元惡傷人之軀命。而不孝不友。則傷骨肉而敗彝倫。尤有甚于元惡者。故曰矧惟不孝不友。上既說不孝不友。下又以不弟與不孝對說。何也。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四曰不弟之刑。而不慈不友之刑不設。父不慈由子不孝。兄不友由弟不恭故也。故武王先責子弟而後及父兄耳。我政人三字重。政人以彝倫為首務。民彝之泯亂。非政人誰執其咎。故速由文王作罰以刑之。一罰也。從前遡說則言殷。從後更定則言文王。故于殷罰曰彝。于文王罰則曰作。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此嚴之臣也。首句亦承上而言。見民不率教。是不守家法者。固當加之刑。況臣為民之視效。其不守王法者。刑其可已乎。此下諸臣皆衛臣。故曰外庶

子。曰訓人。見風化所係。庶官之長曰正人。見綱紀所關。小臣曰符節。見職掌所在。皆有教民之責者。故以別布條教言。播者自上而播之下。敷者自近而敷之遠。不以孝弟令民便自別。殷民染惡日久。不孝之本性。而順之以習心。不求當國之公法。而求當民之私譽。故曰造。弗念二句傳上二句說。時乃句。又傳上四句說。民俗本惡。而臣復導其惡。是長惡也。引惡二字。正是罪案。速由茲義率殺。即所謂義刑義殺也。上言作罰。不言由義。此言由義。不

言作罰。總是一意。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此節大槩泛論罪坐君長。以儆動康叔。至下節緊接一汝字。方著康叔身上。身先孝友自能厥家人。身先忠義自能厥小臣外正。不能二字可味、惟威惟虐。正與上句相形。言不能身教。而惟事威虐也。不身教而威虐。卽是大放王謹罰之命。無兩層來句另說。玩一乃字。謂此乃以非德用乂之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此告以謹罰之終。汝亦字。承上言欲遵王命。而以德用乂。亦惟敬典以求裕民而已。典。卽文王所講畫。而以敬忌行之者。如作罰茲義是也。罔不者。或速由作罰。或速由茲義。無往而不敬守常法。便是裕。是以刑爲防範。不以刑爲戕虐。寬裕不迫。以俟民之自化也。由是敬典之中。而求裕民之道。此果何所法哉。不在于法文王之典。而惟在于法文王敬忌之心。敬忌卽所以裕民。非先敬忌而後裕民也。裕民。重自己身上。不在民上。有及者。及其敬忌也。謹罰至于敬忌裕民。則罰務去。而予一人所望汝者慰矣。故懌。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武王自嚴畏以勵康叔。欲其以德用罰也。以德用罰。非德行于罰之中。只是以德導民。不從然後用罰耳。爽惟民迪吉康。正是用德不用刑處。刑凶

而德吉。刑危而德安。故曰吉康。迪字兼身教言教說。我時其惟下。正迪吉康之實。其惟二字。有急于用德意。此與德字相叫應。不與殷先哲王相叫應。蓋殷先哲王。正導民以吉康者。我其不急于刑。而惟以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也。作求。指化民之功說。下補刑在所緩意。矧今民以下。言民有可化之機。正當導之以德也。罔迪不適。言人性本善。不迪便是罔政。非質無也。不導以德而遽齊以刑。則是惟威惟虐。非德用乂而已。豈政哉。此所以

不可不迪民于吉康而取法于殷先王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此申上節監是監殷先王即上用康乂民作求之意德之說于罰之行猶云以德行罰之說即迪吉康以下是也今惟民五句推不可不監意不靜包元惡不率二項罔迪不適以艮心言迪屢未同以俗染言未同云者未能匹休商先王盛治耳非全

不適也民未化罪在導民者曰不怨有監商先王而以德導意惟厥罪二句又推所以不怨之故民之罪本不在大且多今尚顯聞則大且多矣此武王自責深重處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此欲康叔不用罰而用德也敬哉內正令此意下文是所以敬之者見于政曰事度于心曰謀加于

民曰法其究皆言罰也無作勿用不用罰也法古人敏德而曰斷以是忱曰大法者蓋古人之德前言之備矣此則丁寧之以必然之詞用字承敏德來康心是將敏德來安其心顧德是將敏德來省驗其德遠猷只是以敏德治民謀慮深遠分之曰心曰德曰猷總之則德也此三句俱切化民講故下緊接裕乃以民寧句裕寧比由裕深一層前主刑言此主德言至治之世仁漸義摩禮陶樂淑雍容不迫忘其刑并忘其德身心若無所拘手足若

無所迫何不寧乎曰以民寧者全于裕處使其自寧毫無驅之之意瑕殄亦從上看出如不用德而用非謀非彝即瑕也有瑕則有怨故民相棄絕若既不作怨而丕則敏德縱小人難保亦何所得汝瑕疵而殄絕之故云不汝瑕殄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此與下節天民宜渾見不可分開惟命一句泛論理前言天畏棐忱此言惟命不常何也推本天命

主于民心因小民難保故云不常也念因天命而念殄卽不能保天命服命是所服受之誥命卽明德愼罰是也明者明其旨高者尊而行之明德愼罰同一康乂遂以用康乂民總結兩邊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此只申上節意上旣命之以明命高聽而猶慮其有初鮮終故申戒之曰勿替敬典敬典兼明德愼罰言卽上服命二字蓋明德愼罰非判然兩事必有文王之敬忌以守其典始謂之敬典而愼罰皆

德也聽朕告汝卽商乃聽意殄享世享皆享于天子上言乂民則天命實本于民心此言世享則殷民實關乎天命須通融看

酒誥

商紂以酒亡其國餘習尚存妹邦尤甚武王封康叔于此故作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邦在朝歌以北詩所謂沬之東沬之鄉也大命卽毖酒之命明有二意明之于臣而使盡臣職明之于民而使勤民事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以下四節述文王誥毖臣民之言以示康叔也商受酗酒臣下化之西土去紂甚遠且亦無酗風文王必呼羣臣而朝夕告之以見妹邦染紂益不可不戒也祀必用酒灌地降神取其氣下達求諸陰之義也祀茲酒者見祭祀之外皆不可用酒也惟天二句又推原作酒之始以明祀茲酒之意酒本

人所造而謂天命者人爲亦天之所使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記曰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禍雖人生實天降之尙易于溺于飲食之後繼之天水違行之訟有以也喪德喪邦正天降威之實說到喪邦前告毖庶邦中邦君亦在內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此誥臣之小子也一節適以小子言有正有事本國之小子越庶國隣國之小子即庶士少正御事之年少者有官守即有職業有正而常于酒則曠厥官有事而常于酒則瘝厥職無彝酒非不飲也但不可非所當飲而飲耳飲惟祀者非祀不飲亦無彝酒之意德將句緊根惟祀句曰飲惟祀見飲之有時而不可常飲曰德將見飲之有節而不可過飲將持也心志有所操持則不爲物所勝也此只是獻酬升降雍容有禮不徒以酒令歡而失之肆也如拜至拜洗執觶執爵便是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誥民之小子也武王述文王之言故下惟曰二字我民迪小子三句教父兄所以立訓聰聽三句教子弟所以承訓凡縱酒者多不事稼穡勤稼穡者必不暇縱酒惟土物愛言惟愛此而不愛酒也心臧有孝養父母能盡綱常倫理意聰聽聽之審也彝訓非指朝夕爲辭理義日用之常訓[illegible][illegible]

心少而習長而安敦龐淳厚于是乎成孝弟忠信于是乎出此訓小子之常理也小德指謹酒大德開說雖以小大並言意實重小德上此與上節皆結到德字以見德爲謹酒之本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誥民之大命欲康叔明之妹邦者嗣爾股肱作頭包下農商兩邊農商不平上文惟土物愛

是專重農也農以務本居多商以逐末居少務農有暇則從事商賈耳玩註一或字可見厥父母慶慶其能務本而勤力也直到父母慶纔可飲酒若不慶則不當飲矣上言父兄下言父母以互見耳至父母慶不及兄者畧之也然文王言祀茲酒而武王又廣開其端者蓋死之用祭與生之用養皆所以事其父兄事異而義同也下于臣言羞耉者蓋入事父兄出事長上皆孝弟之行也而已仕之人于出一邊尤著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茲臣之大命欲康叔明之于妹邦者君子貫上兩樣人典聽欲其常而無懈民慮其不省故曰聽臣慮其易忘故曰典羞耇饋祀皆謂之克不徒飲食備物而已實有盡尊年之道對越之誠處羞耇饋祀何以可飲羞耇有導飲酬酢之禮饋祀

有飲福享尸之禮故皆可飲但羞耇之時耇老在前饋祀之時神明在上必無縱飲之事可知羞耇惟君者養老之典君之典也所以奉行君意者在此故曰惟君羞饋祀必本于稽中德則無德者之不能饋祀可知介者助神之意亦惟德可以助之也允惟王正事之臣以職業不曠而言天若元德以身心不放而言非謂臣人之職盡于羞耇饋祀也飲惟羞耇飲惟饋祀諒酒如是自然不負若不負天者矣不忘在王家緊帶天若看說到天若與天降命意合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上既教妹土欲其聽茲此又提西土先時聽茲事以贊決之上下兩克字相應用文王教即前政事土物等教羣臣不湎酒何預天命而以為克受殷命因湎酒者之失天命而發也微康叔意在言外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

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此因文王而進及于湯也人君孰不畏天民湯則畏之而見于行此非以無事而畏也真見天理民喦通為一體畏者神明惕厲猶為虛迪畏者躬修體驗始為實畏非待觸境而生亦非天一畏民又一畏直以敬為本體而舉天命民心皆攝入一念中經德秉哲正迪畏處德哲都在湯身上說蓋德為處已之要哲乃用人之本經非于德外更求一執種也純亦不已之體原如此其不可變也秉亦

非于哲上更加一把握也。盌空妍媸。自呈其本體。
原不可蔽也。成王畏相。即繼德秉哲心機。君德不
立。不足爲天下王。成王者。成其王天下之德也。求
正已而不求其適已。曰畏相。畏相所以成王。非二
事。大人主上畏天下畏民。中又畏相。則身之所廸。
何往而非畏也。上單說湯。此兼湯以下言。曰成者。
見商不廸畏。止有紂一人耳。厥棐句。重有恭二字
以君之廸畏爲已心。爲已事。曰有恭。不敢自暇自
逸。須看兩自字。蓋人生亦有時暇。有時逸。惟聽諸

逸耳。若自以爲暇則無所不暇。自以爲逸則無所
不逸。此皆從敢之一念生。敢即自也。蓋欲生于逸。
逸生于暇。暇生于敢。人心惟敢最害事。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
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
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此又因御事而推及于内外之官也。外服内服。是
周服。與禹服不同。故甸屬外。侯甸男衛諸侯也。邦
伯。諸侯之長。凡二等。庶尹至里居。凡五等。上言御
事。此言内服。則止庶僚以下。故以百僚冠之。有殷
之世。君臣上下。内外大小。無一人不在敬畏之中。
是朝廷何等氣象。罔敢湎酒。内有畏天畏民意。上
文從不自暇逸。說到不敢湎酒。上去。此又從不敢
崇飲說歸不自暇逸中來。故照上則不自暇逸似
淺。不敢崇飲爲深。照下則不敢湎酒又淺。不暇自
逸爲深。以一語跌作兩意。而意甚可思。惟助二句。
正見所以不暇者。惟字重看。尹人即御事也。成就
君德。君罔愆矣。而助之使益顯。厥棐有恭。相固祇

辟矣。而助之使益不怠。助尹人祇辟。不是代之輔
君。只是内外細事不煩尹人。使尹人以道事君者。
得以自盡耳。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
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
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
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
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此繼言紂以湎酒而亡也。紂之君臣上下。一以荒淫爲心。故沉湎于酒而亡。湎酒則不知畏民。故厥命罔顯于民。湎酒則不知畏天。故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民怨是不畏民之效。天降喪于殷。是不畏天之效。乃逸惟逸。與前用逸自逸應。自介用逸。以勤爲逸也。自逸乃逸惟逸。以逸爲逸也。惟民自速辜民字。合商君臣而言。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此結上言殷之興亡而欲其監之之意。人無一句是古語不可入湯紂監只一義。觀其得則用勸。觀其失則用戒。然我重以爲勸。則必重以爲戒。故本節監字不可作兩解。撫時對墜命說。不至喪邪。仰所以撫時矣。總是起下剛制。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此以下。正委康叔以撫時之責。前言殷則自近及遠。自尊及卑。此誥康叔。則自遠及近。自卑及尊。中間四矧字。一節重一節。所職愈重。則所戒愈嚴。故也。殷獻臣。殷之故家舊臣。首言之者。以爲人望所屬也。侯甸男衛。康叔所領之諸侯也。康叔爲諸侯長。故得劼毖。之太史以下皆衛臣。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居賓友之地。侍從有獻納之規。朝夕有切磋之助。故曰友。獻臣。乃周官之致仕里居者。與殷獻臣異。百宗工。百僚大臣也。休采則以道德相漸化。休固道德之休。采亦道德之

采也。其賓禮尤優于二史。故不曰友而曰事。三卿則居位執政者。受命于王朝而列于六卿。與康叔爲偶。以任國政。故曰疇。其必云薄違若保定辟者。以任大責重故也。剛制亦劼毖之意。但劼毖以上所戒物而言。剛制以己所自克而言。在羣臣則當謹上之戒。在康叔則當防己之欲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此下三節。總戒衛。申前誥毖意。皆武王未然之慮也。羣飲者。紂之遺民。所謂庶羣自酒腥聞于上者。

咸與維新中之忠戒之後猶未肯變此所謂惟終

自作不典不可不殺者也故武王有予其殺之言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上文方說用殺武王隨轉一念諸臣百工被化尚淺且勿殺而教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可耳教之者即盡耆饋祀之言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上文姑惟教之是教之于湎酒之時見不忍棄人之仁此云有斯明享是勸之于從教之後見樂于彰善之義下四句與首句反教而不從是亦怙終與凡民同故曰時用于殺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首曰誥毖中曰勤毖此曰典聽朕毖只一毖字該之典主也欲其明之也辯別也別其從教與否也辯乃可歸重教民上蓋酒戒不嚴于臣則酒禁不行于民故以勿辯乃司民湎于酒結之

梓材

此亦武王告康叔之書篇中通情寬辟並說而于寬辟一節尤諄諄誥戒亦告慎罰之微言也今王惟曰以下則為人臣進戒之辭非武王告康叔語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此欲其通上下之情也上下之情是大家天子之情通者吾之所為與其情通徹而無睽阻也非庶

上下兩邊之情相通徹之謂兩以字與惟字相叫應以臣民達大家以臣達王誰以之哉惟邦君以之而已見邦君身修政美以得臣得民而大家與王自不能外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此欲其寬刑辟之用也通情寬辟非截然兩件事玩汝若恒越明見接上語恒越之越言及也三聯

尹旅正是師師之官皆屬于邦君而有用刑之責
者大曰宇是康叔在三卿尹旅面前說與首曰宇
與首是呼乃三卿尹旅也然都是武王之設辭予
罔厲殺人者予之志不在于傷殺人也予指康叔
此正指用刑之本心非徒言教也君亦指康叔亦
字承上來言不惟以言示之而已君既敬勞臣亦
敬勞君宥罪之大臣亦宥罪之小皆事之相因者
敬勞正不殺之初心使其必不入于殺者故其所
宥亦以成哀矜而納之勞來耳惟敬勞則可宥人

豈市恩姑息而令民倖免以越法哉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
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
引恬自古王若兹監罔攸辟

此承上寬刑辟而言武王克殷于其故地立監有
二管蔡霍監于武庚之國康叔別封于衛監其餘
民亦謂之監監者諸侯之長也周禮建牧立監以
維邦國自黄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視萬國監又不
自周始故武王以王啓監自古王若兹言之繇發

殷五句是先王命監之辭無戕無虐仰罔厲殺人
之意敬寡屬婦單指窮民而言令由以容通指衆
民而言由以容者即由敬厲之意容之意王其效
邦君三句原先王命監之意養者全其生恬者安
其心是令由以容之成功處民不能自養自恬故
須引爲之引者邦君御事責也引字中有事在監
罔攸辟正勸康叔寬刑辟處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
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

塗丹雘

此節緊承監罔攸辟說曰罔曰惟先成後勉互相
呼應惟其勤于用德故自寬于用刑各各作喩以
見先王今不用辟前已有一大段工夫譬緒可仍
汝往之國不過盡其防閑備禦爲之整飭綢繆略
加修飾潤色而已必不可嚴刑峻罰昧我命監之
旨也三言既勤見創造甚難三言惟其見成終甚
易除惡立國制度俱分貼看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

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此下乃周臣進戒後王之辭此節是述先王以德馭臣之效而後王當取法也既勤至爲夾一直說庶邦享至用明德亦一直說上明德爲一人即侯之明德下明德爲諸侯事君之明德上惟既勤則下亦既用相對說后即君字用明德即先王之典也式典集即所謂用明德懷爲夾也庶邦丕享謂作兄弟方來亦如先王之時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此亦根上懷諸侯來付中國民則當思所以治之懷侯正安民之意付疆土則當思所以保之諸侯則爲君保疆土者也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上文后式典集欲王之用德于諸侯此言肆王惟德用欲王之用德于民懷侯安民不可偏廢和者使不乖懌者使不怨先者引于前後者助于後俱從迷民二字上看出迷民桀紂之惡久而不悟觀多士多方諸誥可知和懌用懌兩懌字應可以懌民即可以懌先王其實惟一德耳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此節期望中原帶懷侯安民說蓋諸侯固之屏也民邦之本也本固屏樹即久安長治之道也所欲萬年者以此所欲子子孫孫永保民者以此子子孫孫從萬年中抽出言之非萬年外又有子孫也至字內有絕大精神必今日德意有以包舉乎萬年而後可以至言也作虛字說者非

尙書體要卷之四終

尚書體要卷之五

東海趙閬仙先生鑒定

無錫錢肅潤纂輯　受業孫祁雍訂　男　賡梧校

召誥

周與。武王遷鼎洛邑。至成王定洛。遂以為朝會地。而仍都于鎬京。是洛也。周公與召公成之。召公實先經理。故因周公歸。作書致告達于王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周公攝政。一年三監武庚叛。二年居東。三年討武庚及管蔡。四年東伐奄淮夷。五年遷殷頑民于洛邑。誥四國多方。六年相成王朝諸侯于明堂。七年王自周至豐。以宅洛告廟。則此之二月。為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步者。輦行不駕馬。以人挽而行也。鎬京去豐不遠。故每用輦行。至豐告廟。重宅洛承文武之志意。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太保先周公者。周召二公。同受營洛之命于豐。而召公先行也。相宅。相其為王城。為下都。卜宅亦營。即澗東瀍西之謂。得卜。即兩云惟洛食之謂。召公卜以戊申。周公至以乙卯。乃云我卜者。二公同心。召之卜。即周之卜也。伻來獻卜。獻此戊申之卜也。經營。未是興工。只是定其處所。下文攻位乃興工之事。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攻位者。闢荊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獨役庶殷者。殷民頑梗不順。殷民就役。則無不就役矣。

五日位成。化何速也。此召公之成始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召公成位。周公來觀。上相之體然也。達觀只是徧觀。非度其可否之謂。伻來獻圖。即獻所經營之圖。達觀之意。正欲圖以獻王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周公以時舉郊社之禮。所以告營洛之事。郊是合祭天地。社是專祭新邑之土神。郊不言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也。于尊以簡爲誠。止用牛二。于卑以豐爲貴。故牛羊豕兼之。不告廟者。在豐已告也。洛邑宗廟未成。故至十二月始烝祭宗廟。○一說郊祭天。社祭地。郊但特牲。此用牛二者。周之郊天。后稷爲配。故牛二。郊特牲謂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正此意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書。賦功屬役之書。用書者以營洛之事蔽之書也。朝用書。與朝至應。取淸明之氣也。四方民大和會而獨命庶殷。著其難也。庶邦咸在而獨命邦伯。統于尊也。邦伯不及采衛者。不以遠役衆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召公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位成。周公繼至。自乙卯距甲子十日而丕作。豈不速耶。庶殷如此。諸侯可知。此周公之成終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此周公將歸鎬京。太保乃以陳戒成王之言。及諸侯所獻之幣。託周公達之也。錫字旅字。指幣言。不兼誥。誥告句。乃誥中之大旨。亦不是誥。作洛之急務在化殷。化殷之大本在王身。不言王而言御事者。不敢言王也。御事卽篇中殷御事周御事。然御事不言殷周而曰乃者。見御事王之御事。其責專在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

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以下皆誥中之言。與周公面述一番者。此節以天命不足恃言。元子大國殷命不分說。言元子之大國殷命也。故有一茲字在中。受命。繼文武而受命也。命可受亦可改。便見不常意。所以休者在此。所以恤者亦在此。惟恤卽在惟休內。故曰亦。敬字是一篇大旨。敬雖不曾說德。而所敬者實德也。全要發奈何二字。以惕動成王。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

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此申上節天命不可恃之意天既遐終句正指上改厥元子句下是就其中抽出不可恃意來知藏瘝在見不能敬德夫知至出執見不能諴民天亦至用懋見不能祈天永命故勉王以敬疾者及今下手更無等待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必緊著精神汲汲用功則莊敬日強而能敬苟悠悠玩愒卽失

之矣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此節不是以夏殷相對只以夏殷相形夏遠故曰相古周去殷近故曰今相召公恐王視殷夏爲偶然更恐以今受命爲足稽因連舉夏商墜命見古今一轍必不因前人少假易也禹湯受命皆天啓故以天迪言但自堯舜傳賢之後傳子自禹始卑命自湯始故于禹言從子保于湯言格保皆以前

此所未有也而聖人所爲卽天心所順其無間乃如此不曰神稽而曰面稽真是覿面相對不隔一膜意兩言墜命正見成王不可不疾敬德以諴民永命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將言敬德諴民而先之以無遺壽耇乃從進德之資推言其要以爲最先也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故稱我古人之德以敬得之稽古人之德疾敬德

者資焉然必到稽謀自天處乃爲稽德之極故于稽天處著一矧字又進一層二稽字正照上面稽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此承上冲子嗣而言元子哉三字內見有無疆休恤意下諴民爲休顧畏民碞卽是恤處諴非一于和也法制中自有順適不狗不激使之服習而不厭其難是爲諴耳不敢後卽疾敬德顧畏二字相

連說不傾不毀傾則愈興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此言諴民之道始于洛邑也王來者王尚在鎬京未至洛邑故也召公是時已知成王有遷偫于周之意故言來以動之紹上帝服土中正諴民之要下文天神民並說而實重在民上其自時時字要看大邑初建國命再造乃天神民向悖之時故當及時以行之厥有成命則眞能紹上帝者治民今休則眞能服土中者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此與下條乃自服之要領宅洛以化殷爲重故特言之化殷以服其御事爲先殷之御事素以貴得民以族得民殷人所覩而從也周公言于齊百工伻從王于周則周御事之賢可知比介親近副貳也親近者與之雜處副貳者爲之僚佐是二意性本有節非過絕也乃日減法節性日邁 於事節

性緊帶比介有工夫惟日其邁以效言無工夫此節作過文看究竟殷御事非徒比介于周可服故急轉向王敬上去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此推言化臣之本乎身上先服中已包民在內此節只頂御事說不必又縋到民上言王敬服殷御事不可只靠此介有周御事須敬以作所爲本由此觀之可見王不可不如我前所言敬德也這敬德正應疾敬德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此承上不可不敬之意以啓下嗣若功之說兩不可不字即因上不可不字而翻之通節我字俱指周說與夏商對特首一字暗指成王餘字是召公暗指已耳監字對下嗣字監者以不敬墜命爲戒嗣者以敬德永命爲法兩不敢知字非謂往事迷

沒不可推究只言其永不永我皆不敢知而在所
不論耳以永不永相形歸重不永上敬德則厥有
成命不敬德則墜命墜與成反疾敬德乃不早墜
命早墜命是不疾敬德則早與疾應又與疾反此
淺前兩言旣墜厥命推原惟不敬德之故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上言不敬德之當鑑此因欲王嗣其能敬德者嗣
受厥命嗣其旣墜之命也天命不常有墜有興不
過自彼而移之此耳文武受之今王則嗣受之曰

嗣受則猶有文武之德可憑然厥命則亦惟夏商
之命也故當嗣其有功者嗣禹之功方謂之能監
有夏嗣湯之功方謂之能監有殷不曰德而曰功
兼歷年而言王乃初服言今日乃自服土中之初
天命去留所係又見不可不嗣若功意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
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初生喻初服自貽喻自服哲命字皆實兼吉知愚
壽夭唯人自取今天其命哲哲即上哲字今天命
吉凶命歷年吉凶歷年即上命字皆由人主自取
故曰自貽夫知子之哲與命在有生之初則知王
之哲與歷年之吉亦在王自服之初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此言謹初服之事宅新邑即初服也但宅洛爲王
親政之始王親政又當洛邑新成之日視豐鎬舊
都又自不同口氣比初服似進一層王其疾敬德
前已說過此重肆惟字言我欲疾敬者爲此故也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是一句言用此德之諴民

者以祈天永命也本文無民字諴民只在敬德中
祈天不出諴民外天命予公不可永而待曰祈者
一于用德乃不祈之祈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
功
此與下節皆發諴字之義民謂之諴者必使之自
得其性而和順于道德可也苟徒以刑政齊之非
用德矣故戒之以緩刑若正諴之之意以我之德
感彼之德施之不悖求之不拂曰化諴民因勢利

導此其所以有功也○此節重說起誠民而根于
敬德下其惟王節重說敬德而及誠民上下勤恤
節重說祈天永命而勤恤內該敬德誠民在都就
宅新邑言之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上欲王疾敬德以誠民此則德至而民自誠位在
德元是疾敬德所成不曰在德而曰在德元便重
元字不曰王在德元而曰王位在德元便重位字
凡位卑者非人所瞻仰效法無德可德卑亦可惟

王位至尊尊則瞻仰效法者衆故在德高乎天下
儀刑用德則非彝不足言矣乃字重刑用有潛消
默奪意王顯就小民用德上見人君合天下爲德
一民未化德便不顯若云位在德元固顯小民刑
用益顯便似有二德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此召公期望之意正祈天永命事也上指王下指
羣臣勤即疾敬恤即無彊之恤勤恤謂勤其恤其

曰同以爲期也丕若二句串言大如有夏又不失
殷也下句更深乃相期無窮之辭欲王以小民以
字工夫全在上兩節蓋我能疾敬德以誠民俾小
民去非彝而刑用則上天一段惠佑斯民至意我
能體之天自眷命是爲以小民受天永命三節連
說小民二字極宜著眼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致誥將終又總敘始終而中其奉幣致誥之
意復拜手稽首以成前禮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
民保受王威命明德敢以內有本承宣化意敬徧
一也自其發之政令而爲人所懾服者曰威命自
其宣之教化而爲人所仰慕者曰明德保受從成
明中生來王有成命明德之實乃可爲臣民保受
之地未有成命應前王厥有成命末有者一世二
世千萬世成者命既永而不可易也王亦顯應前
越王顯前是顯于一世有終不厭也此是顯于後

世世法世世則也我非敢矜勤乎卽勤恤之勤言非
敢自以爲勤也我但有精白一心奉幣供王而已
奉幣供王結前出取幣意非以幣供祭爲祈天也
蓋王能敬德卽能祈天祈不在祭也誥中雖引旦
歩祀上下爲言全不重此○此篇重複反覆要不
過敬德諴民祈天而已或只舉敬德而寓諴民或
只舉諴民而寓敬德或只舉敬德而祈天諴民在
其中或不及祈天而獨言諴民其血脉自相貫通
詳而繹之可以忘言矣

洛誥

召洛二誥作洛之始終也召誥記其始事與召
公陳戒之辭故名召誥經始之者召公也洛誥
記其終事與周公遣使告卜與王往復之辭及
留後治洛之事故名洛誥周公之事以洛爲重
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
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
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此史臣敘周公作洛之始辭三月攝政七年之三
月也哉生魄十六日也初基基址定也新大邑兼
王城下都言鎬在西洛在東故曰東國洛四方洛
都之四方也民大和會樂趨事也周九服侯甸男
采衛蠻夷鎮藩會于洛邑者惟內五服故止言侯
甸男采衛也邦字貫五服說百工五服之庶官也
民大和會人心本和矣播民和因人心之和而播
敷宣暢其和也百工皆鼓舞作興以播人心之和
使益見事于周言百工之勤也咸勤者作洛之事

非止一端周公無不用其勤非謂與臣民同其勤
也大誥治卽書命下文遣使告卜又在乙卯達觀
之後甲子書命之前與此不相蒙既曰洪又曰大
者洪就周公言之大則就誥言之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周公在洛授使者往告成王之辭重告卜上未
是告洛邑之成復者復命之復非復政之復從子
說到明辟重明辟上明辟者期之也下云其基作
民明辟後云亂爲四方新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此先敘所以作洛之意。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都邑既成。久安長治。是謂定命。皆兢作洛說。如弗敢及者。周公表王倚望臣下之辭。胤保。重王命上。大相東土。即遠觀也。已含下卜洛意。其基之基。即上基字。其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基也。作明辟。兼朝諸侯。撫萬民意。不言定命者。王乃初服也。言外有以定命之責付王意。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此正大相東土之事。周公至以乙卯。而卜不在乙卯。此乃獻卜。追敘卜事。故云然也。洛邑居天下中。伊洛瀍澗。交流其側。天子南向。則澗水在洛之右。瀍水在洛之左。周公於澗瀍之中。卜告吉。遂營王城。是為郟鄏之地。又循之左。越瀍水之東。復卜告吉。遂營下都。名曰成周。又曰東郊。以居殷民。二城相距十八里。營洛以處殷民。民重遷。以河朔為近便。先卜河朔。不敢拂眾心也。不言不吉。諱辭也。黎水言河朔。則知澗瀍皆河南。澗瀍距河遠距洛近。故兩云惟洛食。其言澗瀍東西之辭。皆為獻圖張本也。以圖及獻卜。一見地形。一見天意。所獻之卜。即召公戊申之卜也。註云。卜之兆辭。卜是兩洛食辭。又是卜書之詞。圖卜不平。圖是寫其規模形勝。亦重卜上。蓋即所卜吉之地圖耳。下文成王所荅。亦只重卜上。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上文公歸重于王。此王歸重于公。三公字分三段看。公不敢二句。是敘已往。公既定五句。是說見在。公其以予句。是期將來。重二敬字。天休皆在敬中覺之也。公以為王不敢。王又以為公不敢。君臣俱有懼不克勝意。下文相宅定宅。正是公不敢不敬天休處。此處不分基命定命。相卜定俱屬基命。必

恆吉萬年方爲定命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正應恆吉故此句不必雙承相宅定宅但根其貞

直下萬億年不就子孫言就敬言公其以予承遠

敬天之休以承此常吉之卜平倚之重望之長須

如此說方得成王倚公之意作洛不但爲規模宏

遠當重敬字此是謙處兩言拜手稽首不同前是

發言之初後是言畢而復身行之也此亦成王之

詞○作周匹休周鎬京也鎬京與王之地旣休作

洛以宅中圖治爲匹其休文王之詩曰作豊伊匹

亦此匹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乃洛邑旣成公自洛歸鎬請王往新邑告王

以宅洛所當行之事及欲退老之辭也時公與王

同在鎬○此節是衆祀禮乃宅洛之首務肇字對

他事乃首舉之詞殷禮盛禮也易曰殷薦之上帝

禮有殷祭殷奠皆取殷盛之義成王舉衆盛禮豈

是空相對越當有一段感格之實如下文記功敎

工用人若彝撫事一出于公而不參以私又如統

馭諸侯敎養萬民一出于敬而不參以慢如此方

爲殷盛神方享我據我但周公言肇衆盛禮不知

何神當是郊禘並行至咸秩則徧于羣神而功臣

亦在其中矣看後惇宗將禮與咸秩無文說作一

條則此無文當爲記功張本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此周公自述巳言爲下節張本齊是整飭意百工

共管洛邑之百工也不曰從王于洛而曰從王于

周適洛時啓行必自周也予惟曰曰字周公之言

庶有事庶有激勵臣工之政事也如下文記功敎

工及禰就有僚之類

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今王卽命緊承上庶有事來卽命惟命俱指命百

工說功不專指作洛平時輔王室之功皆是論功

莫先于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

于祀言祀則凡褒賞可得而推矣記字重看以功

之功藏有宗字在有文也篤弼要在新都輔治上

說記功錄舊績也篤弼勉新功也錄舊全爲圖新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此言記功所係之大見不可不慎也此節倘懸空說下節方是戒之功載即上記功以作元祀者訓視爲示不重人來視我重我去示人大示者功載播之朝廷藏之宗廟百工之所共知不容掩也不作用力說公私意當入在下句公私非特載與不載即先後當否亦公私所在教即上行下效意此二句當分應上文上即命曰記功宗又命曰篤弼

尚分開兩端說此則承之曰這記功宗作元祀處即是敎他篤弼處雖不命之而已默示之矣蓋合兩節而歸重于一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首二句皆是不可意蓋重言以戒之所以下文又言無若云云亦是戒語燄燄三句不指一人身上說乃由已及人也總是一箇朋黨天下朋黨起朝臣朝臣朋黨起君心始燄燄君心朋黨也厥攸灼朝臣朋黨也敘弗其絕天下朋黨也自君心而朝臣而遂及天下君心之朋黨詎不甚乎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洛邑維新之初固率作興事之會而功宗一命之後尤寮寀觀望之時故其道在修內治若彝撫事內治之要也彝爲民秉之常事即行此常道者常道播于國事中故後只說彝民彝觀一及字可見如予非取法乎已期王與已相似也惟以在周工

正是如予處在周工即周公所齊以從王嘗與公若彝撫事者王能用是人則不待告詔而百工可以知上意嚮矣伻字直貫至成裕處明作二句斷指百工說即所以善成君之若彝撫事者日系一直說下凡明作者必有功然不可計功有一計功之心遂未免欲速見小苟簡目前而迫促之形見矣故此因明作勉以惇大末句期望之辭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此承上起下是過文法惟字有力終字對文武朔

始言。亦對作洛之始言。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告以惟終之事。新邑既成。自此會諸侯。受朝享。故告以統馭之道。所以終王業也。敬識二字緊相連。敬字即落在識字裏面。下句識字亦藏敬字意。享不享勿平觀一有字見或有之。不必人人盡然。享多儀三句。泛言其理如此。正明享不享之故。儀

以禮言。禮雖在外。而實從內說出。故下文即以役志承之。惟不役志以下。甚言諸侯不享之害。以見敬識之不可已也。臣不享。民亦不享。臣民不遵守上之事。自至爽侮。事指政教號令禮樂征伐之類上侮撫事事字。正相照應。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告以教養萬民之道。亦所以終王業也。通節是棐民彝。本文無養字。但曰棐曰裕。有涵育薰陶之意。故著一養字。頒朕二句串看。棐民彝。正我之不暇而所以教汝者。聽朕教汝。即所以頒之也。棐者。和懌先後意。不蘉。非怠荒也。安于周公已若之彝而不求進。不蘉便不永。不永指天命說。篤敘乃正父者。武王所以棐民彝。皆深仁厚澤所爲。而其中經畫區處。咸有次第。周公若彝撫事時。嘗篤敘之。而人皆肅將祇歡矣。故教成王勉力頒布。正欲其篤敘正父如予而已。命。即指棐民彝之政教。汝往

敬哉敬字重。頒不暇以棐民彝者此敬。永命者此敬。篤敘者此敬。明農不重歸老。只委重于王之辭。末二句是期之以效。是時王與公俱在鎬。故謂洛爲彼。裕。廣大自得之貌。聖人教養之道。因利而利。不強而民勸。因性而導。不違而民從。衣食足。禮義興。皆所以裕之也。我民者洛邑之民。遠者天下之民。戾是民心歸附意。不可謂來歸。蓋是時天下之民已歸周矣。此句即上不廢乃命意。見無一處無一民之廢其命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此王既至洛後。與公言將留公治洛。先敘述公之功德以慰藉之也。首二節答公教王宅洛之言。蓋言之已然而事之未然者。明保虛。公稱以下。皆明保之實。丕顯德。非貴周公之辭。乃指下五事言。如法祖奉天安民馭臣事神。皆人君大明德所在。周公舉以教成王。使之如此。故曰稱。以予二字直貫至無文。揚文武烈。應冲子惟終句。然謂之揚。益張而大。不僅終之已也。奉答天命。應時惟不永句。然謂之答。仰當不愧。不僅求免不永也。和恒四方。應彼裕我民句。然謂之和恒。徧四方各安其理。不僅裕洛民以及遠也。三句一直下。重和恒句。蓋四方民乃天所以命文武。而文武功烈所在。揚祖德。正以答天休。其道只在和恒。民心和。即天命永。而祖烈有光矣。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此亦明保之實。俱承丕顯德來。惇宗二句。厚于報功。答功宗元祀語。咸秩句。周于事神。答祭稱殷禮語。此猶未行之事。玩後未定于宗禮句可見。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

此因周公有明農之語。故敘其德之盛而留之也。公德在發川上言。明光。昭著不可掩也。勤施。流行無所息也。上下豎說。四方橫說。旁字。合上下四方說。作者。鼓舞作興之也。穆穆指上下四方。作還是

周公。言周公之和敬。不獨在一身。合上下四方。鼓舞動盪。齊納之于恭敬和粹之域。故曰旁作穆穆。迓有方來未艾意。衡內點上下四方。如天地清寧。民物阜安之謂。迓非有心迎之也。作于無方而不偏臨。所以覆藏之下。無一物低昂。中外之間。無一隅折閡也。文武勤教。乃文武所勤以教天下者。其功方興而未竟。故曰勤。勤施勤教兩勤字相應。公之勤。仰文武之勤也。不迷字無功夫。本句合是侑重周公之辭。祀。指平時宗廟社稷之祭言。與前祀新邑之祀不同。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上節稱公之德。此節稱公之功。功即在德之內也。棐迪。通指三節。不專指明保兩節。凡平日明光勤施皆是。以輔助言謂之棐。以啓沃言謂之迪。輔啓已久。故云篤。罔不若時。明言不可去也。正是留公之詞。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此成王付周公以治洛之責也。成王歸周。非但謂舊都不可廢。洛邑宅中。非有配天之德不敢勝。成

王自度德不如公。惟明光勤施。可以享當無愧。故命公後也。後。即應節度留後之後。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此致慰藉之詞。正勉其方來之績也。爲下節發。迪即棐迪。四方開治。皆公迪我者。故曰迪亂。周公告王記功宗。此云未定于宗禮。何也。成王匆匆歸鎬。想此等事俱未及舉行。而有待于他日。故云然。亦字要看。是從羣臣說來。敉功要看得圓融。若曰欲定其功次。而歸于報稱所安。乃國之常典。不可涉

公望報之嫌上。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上敘其已然之功而慰勞之。此舉其將然之功而勸勉之。迪將。根迪亂來。言既迪亂于先。自當迪將其後。迪將。指治洛之事。士師工。即見在周工。及投職于洛者。監。視也。法也。誕保者。文王懷保。武王康保。然文武保而公亦保。公保而士師工又監公以保。是爲誕保。受民。指在洛之殷民言。殷民安。王畿與之俱安。而治爲宗周之藩輔也。四輔猶四鄰。只

形容翼衛完固意。不必泥四字。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上三節雖曰留公。未與之決。至此則總上三節意。與公決言之。公定予往已。申予小子節。公功二句。申四方迪亂節。公勿替刑。申迪將其後節。肅將者。敬公如師傅。祗歡者。愛公如父母。此形容人心仰望之殷意。無困。言不可倦勤以孤天下之望。只指公說。不指困王說。無斁康事者。民雖康而更求其

康我心固無厭也。前言予冲子夙夜毖祀。是王全倚重于公。宜公未許留。至此曰我惟無斁。是王能以安天下自任。而不今倚于公。故下文遽倫然許留也。人來視法我曰監。以我去為監觀曰刑。公勿替刑。言誕保也。故世享須覷上誕保意講。惟保之者一念而周四海。一日而計百年。不止一人。不止一時。所以享之者亦不止一方。不止一代。故曰世享。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

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周公荅王留後。以退為去。以留為來。許留之意。在此一字中。王命至弘恭。一氣貫下。但承保二句。是說王要我如此。直至弘恭方自寓意。欲王端本。使予有所承也。承保者。文武保于前。公繼文武保于後。固謂之承。然此保民實自王責。責不在公。公即誕保。不過承王命為王保之耳。故云承保。弘恭恭字。不獨責難為恭。亦有同寅協恭意。觀下以宅洛之效望王。仰以宅洛之事自任可見。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周公以治洛之本在王。故先以事之在王者言之。通節工夫只在大惇上。大惇典獻。正為誕保受民。大惇典。則法必監先王。而無不眾之政。自無不保之民。大惇獻。則材不棄于異代。而習其故事。知其上俗。以保其民尤易。亂為四方新辟。對亂為四輔言。君德莫大于恭。作周恭先者。以恭而倡後王也。恭先本惇典惇獻說。蓋典獻既為治之大要。則明

辟致治。豈容缺一。而恭字所包甚廣。尊賢禮下。與恪守成憲。皆恭德也。下因言予將何以為則哉。亦惟曰。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三句相連。蓋中乂則咸休。咸休則成績也。俱以典獻入講。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此節與承保受民應。成烈。即指受民。篤。仰指承保。此句極重。下四句都根篤烈來。大臣能率屬以助

君篤烈。則天下人心。素所仰望者由此而懲。爲字
臣子。世所視效者。由此而倡。一人之儀刑。由此而
成。文祖之德化。由此而徧。而篤烈尤與單德懲烈
則舉其德之顯于功者。德則本其烈之藏于用者。
篤有功夫。繼述之謂。單無工夫。自然無所不被也。
成烈兼文武。單德獨稱文祖者。周之受命。實本于
文德。雖武王之功。亦不過繼文王之德耳。上是述
前日相望之意。此是敘今後當爲之事。至此方實
許以留洛之言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
休享

成王留公治洛。以未敉公功。故特寧公。非因毖殷
命寧也。在公則云然耳。若認兩意兼有。則與明禋
休享意否矣。蓋王意在寧公。公意在毖殷。各有所
重也。毖。是丁寧訓誨。防閑戒飭之意。寧者。慰安之
也。乃命至二卣當爲一句。予字絕句者非。秬鬯。是
命寧之物。明禋二句。是命寧之辭。明禋。不指酒言。
言致其明禋之心。拜手稽首。以休享于公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酒一宿曰宿。再宿曰沽。宿言宿夜也。君恩甚重。何
敢宿爲。然又不得即享。必禋于文武而後享之。重
君賜。且以歸功文武也。禋。即與明禋之義同。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述禋文武時爲王祝禱之詞。皆欲文武默祐成
王如此。篤敘正父。前已言之。此處只須說惠。率由
先王。眞有思啓行翼。無一毫若難勉強意。卽禹所
謂惠迪也。惠則無疾。不但康寧。凡心有愧疚皆疾。

自字要玩。其工夫皆從惠篤敘來。厭德不重子孫。
重成王之德。足以厭飫之。必德足裕後。而後殷民
安。乃字何等鄭重。

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周公既禋文武而爲王禱矣。及使者將歸。又對使
者致責難之意于王。伻字重。有躬行實踐。端本澄
源之意。謂不徒以言教。而必以身教也。承字虛。敘
字實。敘條次序。卽所謂毖殷者。德字與伻字應。懷
德與承敘應。永與萬年應。雖說懷德就是承敘。然

謂之觀朕子有由于承敘外者承敘不過受其敎條約束之謂永觀德則昭子之刑成矣若使無德可觀法可繫念雖有教條次第不能使之聽受也所以使之者亦惟惠篤敘而已言外見責難之意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此下記事之辭與上文不相蒙在周公許留之後伻來毖殷之前烝祭雖歲畢常舉之事然適值告

公留後之時則不可用宗廟太牢之常禮故各用特牲盛其禮也二册字一般王命史逸作册以告文武史逸承命爲祝册之詞惟以周公留後事爲告重其事也鄭特牲云旣灌然後迎牲則殺在祼後此先言殺後言祼者殺禋咸格表敬重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入太室祼則精意通于文武非徒禮之盛矣○古者褒賞功臣必于祭日示不專也是日行功宗之典可知

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

作册與上節同惟上節是讀册告神故用告字此節是以册告周公故用誥字逸誥即祭統所謂史由君右執策命之者此節事已含在上文王入太室祼之後只因上文止有戊辰日而不知爲何月故復紀其月重在十有二月一句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成王烝祭其日則戊辰其月則十二月其年則成王之七年此言周公受册誥誕保殷民乃七年之事耳蓋史家倒記之法

多士

凡在官者謂之士卿大夫士是也在民者謂之士士農工商是也此書稱士皆在官之殷士也殷民不靖獨呼殷士而告之者士爲民望士安則民安此召公所以惓惓于殷御事周公所以眷眷于殷獻民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此癸巳八年之三月也七年三月周公相洛于此終八年三月周公治洛于此始故曰初用告者傳

王命告之。告之中有開諭勸勉二意。革命之公。遷
洛之意。開諭之也。保業安居永久之計。在克敬與
不敬。勸勉之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
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此首舉革命之公以告之也。殷遺。對殷亡而言。弗
弔。帶下看。佑命。是天爲主。武王特去佑輔之耳。以
天言曰明威。以人言曰王罰。紂固可王罰者。惟其
不王而失天職。故職務于周而致王罰于其身焉。

勅字即格正意。終字應轉佑命說。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
弼我我其敢求位

以國勢言。則小大不敵。我周固無弋取之心。以天
道言。則治亂不侔。我周固有得位之理。我其敢求
位。與非我小國句相叫應。此特承上而申言之。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上曰惟天不畀。此專釋不畀之義。曰天曰帝。見其
公也。惟我二句相推說。下言帝不畀殷。于何見之。
即下民之秉持作爲者見之。觀億兆離心離德。諸
侯背商歸周。商民之秉爲如此。則帝之不畀可知。
天之明威。豈不凜然其可畏耶。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
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
命降致罰

此下即桀之亡以見紂之亡也。引逸。不專指桀。人
知有逸欲之逸。而不知有義理之逸。如爲善最樂。
作德日休是也。所聞只此一句。有夏以下。是周公

之言。不適逸。不聽上帝之引也。天人之際。惟極乃
通。治極則通。故格于皇天。亂極亦通。故惟帝降格。
淫泆有辭。註訓嬌誣。謂嬌舉誣善。辭其淫泆。而以
作德爲辭也。辭字。正與下念聞相關。自絕于天。天
亦絕之。故廢元命而降致罰。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此即商之興以見周之興也。革夏。指天命。俊民甸
四方。即革夏中事。治田謂之甸。匯畫四方之務。無
不得宜亦如此。重明揚俊民。不重甸。用必俊民。如

寘頑不率之徒。必不及矣。合下迪簡在王庭。有服
在百僚意。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此合下節。以商歷王之明德得天。喚起下不德也。
明德恤祀皆君道當然。要之敬神亦修身中事。總
一明德。故下止云不明厥德。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
其澤
此承上罔不而言。惟其罔不明德恤祀。故天亦丕

建保乂之。然天雖眷之。而殷王却不恃其在天。而
息其在人者。故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以澤民也。
兩亦字是天與殷王迴環對說。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
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此言紂之所以亡也。在先王則罔不明德恤祀。罔
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後王則罔顯于天。罔顧
于天顯民祗。幾个罔字都觔兩。但先王言罔。說無
人不然。後王言罔。說無事或然耳。因紂敢于失帝。

從天說到先王。故把先王輕說一分。著一矧字。非
謂先王不當聽念也。天顯。卽上天明威。以明故顯。
民祗。卽上民秉爲。以秉爲見可畏。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從來帝王所共畏者有三。一曰天。一曰祖宗。一曰
民。紂不聽念于先王勤家。不畏祖宗矣。罔顧天顯。
不畏天矣。罔顧民祗。不畏民矣。三畏既除。衆無忌
憚。窮凶極惡。故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此不畀。直照前兩不畀說。是總推不畀之由。而曰
不明厥德故也。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此節結上以起下。有辭于罰。謂自作孽而與人以
可罰之辭也。指受罰者言。不指罰人者言。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此申言周之革命。一由于天。而明示不可動搖之
意也。今惟字。要見多方罔顧之意。承而曰善。粹
然無剝商之心。善承而曰丕。廓然無軫商之念。至

廣大至公平也。

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

此即靈承帝事之實也。割殷即帝事。告勑于帝即靈承勑者。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首句雖承上文來。然亦泛說事不貳適。註云曰用飲食。莫不告然。所謂引逸而適逸者此也。我周一舉一動。無不與天遊。周之所在。即天也。豈爾能貳于我乎。貳我即是貳天。重在天上說。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上既述夏商興亡。以釋其覬覦之心。此下述遷徙之故。以消其怨望之志。當殷亡時。我猶封武庚于故都。未嘗爲遷爾計。及三監武庚蠢動。予方曰。惟爾助虐。大爲非法。而遷之。故今日之事。非我故爲此也。法所必遷。予亦不得而私也。本意實要歸到下節。則此帶過之辭輕。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亦字承上來。言遷洛雖自爾邑。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以無道誅。武庚又以不靖滅。故知此地習染成風。邪惡不正。必不可居矣。蓋不特法所宜遷。而亦天命所宜遷。我之本意固如此。自乃邑。以人言。肆不正。以地言。亦念二字。有感之以恩意。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此以遷洛之意更端告之。洛邑東都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向。故曰西。惟時時字指上節大戾言。我

惟以殷邦屢降大戾之故。遷爾居西。非我一人持德不務康寧安靜。蓋降戾既是天。則遷爾亦是惟天之命。我恭承天命。不得不然爾。我既從天以遷洛。爾可違天而不安洛乎。上既告以遷洛。而歸之于天命。末復勉以安洛。而懼之以天討。朕不敢二語。警懼之辭。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此申革命之公。惟爾知斷。下二句即其所知者。商之亡。即夏之亡。周之興。即殷之興。知之于昔。何獨

疑之于今乎與前言夏殷周興亡意相應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言用人之公爾其其字不是商民實有是言乃度其革命之說既窮必將以用人不如商責周矣迪簡有服之言其能已乎予一人指成王聽用德聽察其有德者而用之此不是折辨殷士無德可用正明以德相求縱不用于今未必不用于後天

意固未可知勸殷士惟當修德以竢天休必不當因遷而生怨望若說不用乃是天命與我無與便與殷民成決絕矣非公意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此舉前日之事而感之以恩正明所以遷洛之意奄東方之國與淮夷三監同助武庚以叛周公東征一舉而征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紂即來也下因舉四國言之除是不盡法意明致句虛移遐逖即明致之實天罰者有罪而爾遷亦王法所當然人君奉行天事故曰天罰商邑去周不過幾百里何爲遐逖離其故土使遠于惡俗即遐逖也比事即是臣我宗多遜指商士說明之之辭四國蠢動非多遜矣今欲親近臣事我周去悖逆而歸遜順也罰輕恩厚不必分貼○四國殷管蔡霍也奄與淮夷三監作亂在戊子三年遷殷頑民于洛邑在庚寅五年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

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此敘已申命之意及營洛之由不爾殺即大降爾命時命即指本節三句及下三節申者上節既命而此節及下文再申重之也大邑以王城下都言二惟字重作王城于澗瀍之間以待諸侯作下都于瀍水之外以處多士二意不平四方句喚起下句看一亦字可見前多遜是明之此多遜是美之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此勉以安洛之事尚有尚寧皆是期望將來前此
有土而若無土有幹而輸未必寧有止而止亦未
必寧也自今以往其尚有尚寧之矣幹者四民之
事止者四民之居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
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此以禍福勸戒之欲使致敬以係其利也只重克
敬下三句反言以見其當敬耳克敬有戒懼檢制
之意無反側動搖之心而惟土田居止之念是也

于克敬說天惟畀矜爾見天且然在我率肆矜爾
者當何如于不克敬說予亦致天罰見大降爾命
者且然在不保不畀者又何如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
小子乃興從爾遷

此言敬以得福之實今爾二句即指克敬爾厥二
句安身裕後即天之畀矜處與衆同井爲邑惟已
所止爲居宅者相安定處之意繼者相承久遠之
意有幹者勤耕鑿而時作息也有年者外王罰而

享壽考也乃興者和身睦家啓迪簡拔也通節于
茲洛三字最重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看又曰字更端再詰抑說居字應前遷居以重在
遷洛作洛故也予字爾字緊相應

無逸

無逸者治源之書也逸爲禍亂之源三年東征
以定外亂治其流也此則于其源治之○周召
之于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敬則不逸逸

則不敬敬逸之分而歷年之延否享國之壽夭
判焉召公以敬陳于前周公以無逸戒于後有
以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此下三條先論其能無逸不能無逸者欲成王以
無逸爲法以逸爲戒也逸之義有二對艱難勞苦
則逸爲安逸此乃逸之逸嗣王無淫于逸之逸也
對敬德不敢則逸爲逸豫此無逸之逸後王生則
逸之逸也故逸有以地言者有以時言者有以事

與心言者。君子所其無逸。總之居可逸之地。斷不爲逸之事。即遇可逸之時。亦必無逸之心。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此比上節推高一層。謂君子所以能所其無逸者何哉。由其先知稼穡之艱難。而乃居此逸位。則于小人之所依。自能知之。而凡縱肆以妨民事。逸豫以奪民時。必不爲矣。此所以能所其無逸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此小人不與君子對。盖以小人之父母喻前王。以小人之子喻嗣王耳。見小人尚然。况富貴崇高之君子。能無逸乎。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自不逸了。則知小人之依。只發明得不逸二字。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必逸了。乃諺既誕。只發明得一個逸字。侮父母。此諺誕進一步。故用否則二字。蓋甚之之辭。無聞知。正是侮父母處。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前是泛論。此下四條。舉殷之君以實之。中宗無逸之道非一端。公以嚴恭寅畏四句括之。嚴恭者。言威儀所著。無一毫疎間也。以嚴爲恭。則非足恭。寅畏者。言念慮所操。無一毫怠惰也。以寅爲畏。則非葸畏。如此身心並律。所以出王游衍。惟有一理。故曰天命自度。此句即從上討出。不可爲上之實。治民二句。雖有正反。亦下意少深。大約恭畏祗懼見無逸。而嚴寅不敢。則中宗之所其無逸也。享國七

十五年。自堯舜以後。未有久于此者。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此舉高宗之無逸告之。舊勞二句。正是知稼穡艱難。乃無逸之本。作其即位下。當補知小人之依。亮陰不言。古未盡然。故下乃或二字。其惟不言內。有恭默思道意。言乃雍。是從不言內蓄積而出。自然和順。究竟言之和。本于心之敬。故隨接不敢荒寧

句中宗不敢荒寧。在治民祇懼之下。自外而說內也。高宗不敢荒寧。在嘉靖殷邦之上。自內而說外也。化行俗美曰嘉。安居樂業曰靖。二字不分。重嘉字上。謂教行于養安靖而實嘉美也。至于二字有力。言高宗嘉靖之功。使民至于如此也。小大。指民言。曰無時。則無一時有怨。曰無或。則無一人有怨。自不言以至于言。而身而政而民。無處不是敬心周匝。分明說出所字。未言享國之久。以見高宗敬之之力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此言祖甲之能無逸也。不義二句一氣說。舊爲小人與爰暨小人不同。蓋是習民間之事也。故云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能字本知字來。保惠者保養將順。有分田制里省刑薄斂意。不侮亦保惠中事。曰不敢者非但使之得所也。若有所迫之敬之至也。亦說出個所字。祖甲享國三十三年。較中宗高宗。似未爲久。而公以爲久者。中宗卽位必早。高宗次之。祖甲則在中身後故也。故後于文王拈出受命惟中身句。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條與三宗正相反。時字指三宗言。後王病痛在生則逸上。而下面生則逸句。是推原說。因指出不知稼穡艱難不聞小人之勞來。以見病痛根原。惟

耽樂之從謂之惟。此外不知敬爲何物矣。故宜享國之不永也。罔或克壽。亦指國說。或十年以下。舉其槩言之。如廩辛在位六年。武乙在位四年。太丁在位三年之類。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此先敘文王祖父能開無逸之源也。厥亦字。氣脉從商來。而又喚起文王。大意謂自古無逸之君。在商固有三宗矣。而在我周則有文王。然文王之無逸。豈自文王始哉。其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

畏始也抑者不敢亢畏者不敢忽抑畏不卽是無逸却無逸從這抑畏來夫人未有縱肆而不起于矜誇怠荒而不生于無忌憚者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此下言文王能紹祖父抑畏之傳而盡無逸之實文王卑服二句一直說卑服非必布衣只不過于崇奉便是康功田功特約言之內有許多事在在有司者文以身先之在民者文以身勞之故下箇卽字此全本知稼穡艱難來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此將言文王之惠愛乎民而必先之以徽柔懿恭者所以狀其和易近民之德也凡抗暴者視民之苦樂若不相關慢忽者于窮民之微賤玩不加意柔則不暴抗而又柔爲徽柔恭則不慢忽而又恭爲懿恭則其柔恭皆有中正之則而非柔懦之柔足恭之恭也則于民何所不親而其情何所不體哉用能于小民而懷保之于鰥寡而惠鮮之懷保惠鮮非一端使不勤雖欲和其民而不可得矣自朝二句極言其勤用咸和句推勤政之意用者用懷保惠鮮之道而咸和之也此句說文王之心如此宜廣說上節卑字此節咸字亦要看卽則不雜咸則罔缺無非所学之神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上文曰卑服曰不暇食可見服以蔽身體食以充口腹人情至關切者文王不惟不敢亦不暇况出

服食之外如遊田者乎遊省畊斂田習武備文王非不遊田但不敢盤耳不敢是抑畏心轉亦從殷三宗三箇不敢來不濫費是以無過取二句相因惟正者惟正賦之供而無横征也言庶邦者文王爲西伯則有伯事伯事所需庶邦供之玉成代密須癸亥伐耆甲子伐邘乙丑伐崇必庶邦之不供者受命二句總承卑服以下說受命而當中身言其遲也然猶享國五十年其壽可知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

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此勉成王法文王之無逸也。繼自今承文王來。則字貫至之供。工夫全在則字。則字內。兼抑畏知稼穡意。觀逸遊田。是横斂之源。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横斂。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然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上文言崇素儉等事。而此只言法其戒遊佚者。就人情之易縱者言之。正無逸之先務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

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此欲成王戒殷王之逸也。承上觀逸遊田來。觀逸遊田。耽樂是也。始耽樂者毋自恕曰。今日耽樂酗。是必一流。將一日二日。汲汲終身不返矣。苟不戒一日之耽樂。必至爲紂之徒。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耽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蓋要其耽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無皇無若緊相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此下二條。又抽出聽信忠言一意勉戒之。正爲已進言地也。古之人。泛指無逸之君。猶字重看。言古人德業已盛。猶使其臣相與訓告保惠教誨之。不重臣能如此。全重君能致臣如此。以見其虛心受善也。胥者見非一人。有左右交修意。訓告。註言訓誡。重禁止爲非一邊。保惠。註言保養將順。重勸導爲善一邊。教誨。註言規正成就。則又兼善惡兩意。而規正較。訓告爲切。成就較保惠爲深。蓋訓告但稱述人言。教誨則明彰已德。保惠尚欸曲君心。教

誨則直行已意。三句一步深一步。民無何。全在人君聽信上來。惟聽信忠言。則心正理明。事無遺照。奸不能欺。佞不能惑。所以無或敢譸張爲幻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乃周公設言古人不聽臣下訓告之事。不指成王不聽已訓告之言。特一反上以聳王聽耳。人乃訓之。只是君以言爲諱。臣亦以言爲諱意。不可以變亂句爲訓之之實。變亂雖說君臣上下。卻重在

君身上小大是正刑中小大包得廣入割而民否
者臣私而民公也兩否字廻環對說言不如此則
必如此決不免于怨詈也非不便于己而不然之
謂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茲四人迪哲

此三節恐王不聽又証說三宗文王能聽言之事
迪哲是無逸之實哲字與篇首二知字應知稼穡
艱難知小人之依所謂哲也非徒知之實允蹈之

觀上文秖懼嘉靖保惠咸和等皆知之而見于行
事是迪哲也不曰哲迪而曰迪哲凡人在知上行
聖人直在行上知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
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此承上迪哲而言亦周公設言以狀四君迪哲心
事非當時小人真有怨詈之言亦非三宗文王真
有自責之語故厥或告三字要活看而朕之愆一
語亦屬形容然前說四君不敢此云不啻不敢持

論益嚴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
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
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此又公設言三宗文王不聽來告之言亦不指成
王不聽迪哲之事人乃或真上民無或有辨此人
字是有位之人怨詈非譸張爲幻以怨詈告人主
而激其怒欲使其君罰之殺之者乃譸張爲幻也
此等言語本不當信然惟此厥不聽之君則信其

言之是矣若時虛說不永念二句是其實也厥辟
何以永念寬綽厥心正爲君之道所當永念者二
句一意亂字貫下句無辜無罪指怨詈者說君不
迪哲民有怨詈非其辜非其罪也罰舉其輕殺舉
其重罰與殺不同而同于怨叢于厥身言怨不聚
于譸張爲幻之人而聚于君身也夫以一人之身
當天下之怨其享國豈能長久哉可見人主憂勤
則心莊氣肅而一身和下無怨詛而天下和壽所
以長也人主逸樂則心有蠱壞而一身失其和邪

說進小人怨𢘆戮肆行而天下失其和壽所以短
也推言人主之壽下及小人怨詈之情可謂深切
矣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茲字總承一篇而言監字內兼戒勉意此方歸到
成王身上去上皆設辭而勉在言外意甚深長

君奭

史稱周公攝政召公奭疑之作誥以告召公奭
奭乃說夫召公大聖人也豈有疑哉或曰成功

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同此心也
已而成王留周公公幡然改矣召公猶守欲退
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及其既喻非特留于一
時終相成王又相康王身任托孤之責而不辭
惟不苟于隨所以篤于信也

周公若曰君奭

此周公欲勉留召公而先呼其名以感動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
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
出于不祥

自此以下五節言天命係于老成人欲召公與已
共保之也我有周既受當作一頭下以吉凶對言
若天棐忱帶下說兩不敢知非真不知只起下所
可知者已與召公之去留耳其休咸一惟人也但
未露出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
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
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此述彼此許國之同而及召公去國之害危言以
勉留之也通節語氣全要以召公之言動召公之
心時我內兼天民言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召公
當以自任矣帝命以今日恭我言屬休一邊天威
以後日離我言屬不祥一邊越我民非帶說蓋在
民上說大耳惟人作推原說言所以若此許國者
何哉蓋天命係民心民心係君德君德敬肆又係
輔相之人君之時我我之永念正以此也此關上
關下之詞在我後嗣上要補召公求去意弗克恭

上應帝命天威弗克恭下應民罔尤違大弗克恭
就是遏佚不曰前人德而曰前人光就其昭著四
方者言之也在家不知應轉時我句說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
德

上言召公去則成王無以嗣先王此言無以嗣先
德卽無以凝天命帝命之不敢寧天威之當永念
正以天命不易天難諶故也是命也前人以恭明
之德克當天心而得之後嗣子孫不能經歷繼嗣

則失之矣乃其是轉語亦是設辭墜命泛指繼世
之君不指成王弗克句要補無人輔導意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此言已輔君之意以感召公也在今予內有留向
不去意有正指格心上說非克有正以已對召公
施于沖子以後嗣對前人迪惟前人光對上遏佚
前人光不曰迪沖子以不遏前光而曰迪前光以
施沖子沖子全賴迪以施之見未可去之意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
受命

此承上言我之所以輔君嗣德者正謂凝天命計
也天不可信中天難諶意我道指周公勉召公意
在言外惟寧有久留意寧王德正前人光也延字
與上施字對德言寧受命言文者文之德武實承
之武之命文實啓之要見永孚于休而非終出不
祥意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
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

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
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此周公敘商六臣之烈以告召公而勉其匹休也
伊尹以下須互看乃得舉伊尹又舉保衡見尹于
成湯時固不求去且不止一朝而又二朝舉伊尹
又舉伊陟見尹于成湯太甲時固不求去且不止
其身而于其子舉巫咸又舉巫賢見咸于大戊時
固不求去亦不止其身而于其子舉伊陟又舉臣
扈又舉巫咸一君在位而有三臣尚無一人求去

況周召二臣。倘可一人求去乎。武丁不及傅說。而
及甘盤。甘盤世臣也。臣小乙。復臣武丁。在小乙時
不去。至武丁時復不去。則召公之相武王。又相成
王。其不當去也明矣。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此言六臣輔君之效也。首句承上來。率字內含久
留不去意。茲字泛指輔君之道。有陳。即上格天格
帝之類。保乂有殷。正陳列之功。非落一層。故殷禮
二句。根保乂來。禮。指祭祀。陟配天。重德上說殷禮

莫大于配天。配天惟有德之主。足以當之。殷先王
升遐之後。無不配天。則其有德可知矣。多歷年所。
通就一代言。謂傳世十九。歷祀六百也。此總從得
臣爲輔得之。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
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
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言天生賢才以成治。亦六臣輔君所致也。命。即
眷商之命。純佑者。一成不變。有隆勿替之意。商實。
兼內外得人看。正所以純佑之也。內外大小臣。抑
揚說去。以發明實字之義。秉德明恤者。其忠貞之
德以勵翼。而明白以憂其君之憂。莫不以六臣之
心爲心也。奔走者。勤勞于職業以宣君上之德意。
莫不以六臣之事爲事也。惟茲惟德稱。茲。此也。指
人說。統百姓王人小臣屏侯甸言之。德稱。統秉德
明恤咸奔走言之。惟茲至厥辟作一句看。總承上
以起下之辭。一人。指成湯諸君說。事不必指爲何
事。罔不是孚。即丕應徯志。心悅誠服之謂。以商大

臣輔君事業。至君之有爲而無不孚。令四國多方。
諄諄告命。猶懼不信。召公豈可求去耶。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
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上三節雖詳六臣之功。欲其匹休。然勉以匹休意
未嘗說出。至此方更端以發之。天壽。主延綿國祚
上說。平格。主德言。平如衡然。伊尹可謂平矣。故曰
保衡。格有通格之義。則格皇天之格是也。格有感
格之義。則格上帝之格是也。此句與多歷年所對。

多歷年所者。君國也。而以爲壽平格。商祚之永。即六臣之壽也。保乂有殷。正天所以壽之者。此句亦與前保乂有殷對。保乂有殷者。六臣也。而以爲天保乂。六臣之功。即上天之截也。有殷嗣天滅威。要見無平格之臣意。召公正有周平格之臣也。留則永孚于休。如六臣之保乂。去則終出不祥。如有殷之滅威。周家永短。在公一念而已。故曰永念。固命。對永念說。永念爲平格。固命即爲天壽。厥亂句。緊帶上講。就固命上見出。治效赫然明著。即景運方隆太平有象意。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此以下將言文武之愼于諸臣。而先以武王之受命起之。周至武王始得天下。故從武王說起。然下節又迴言文王者。見周之基命。則本文王得五臣之輔也。在昔句輕。引也下句。中勸者。啓思貿行而不已也。非初勸文王。而中勸武王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此下三節。言文王之興。本于五臣之輔。此節承上來。言寧王之集大命也。雖由寧王之德。實惟文王修和有夏以基之。文王之所幾能基命。亦惟有虢叔諸人爲之輔耳。修和。指德教說。蓋在其中。不可分屬。觀下彝教可見。尚克者難辭。有夏開說。歷敘五臣。見不以有一人在位。而餘遂求去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此承上節而反言之。無能二句。與上亦惟五句反。

文王句。與上惟文王句反。彝教字德字。俱指修和說。迪者。奉承宣布之意。主迪文王。非迪民也。但彝教仍是民間彝教耳。德日不降于國人。兆有夏予。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此盛言文王基命之功。由于五臣之助。純佑秉德四字。雖從前天惟純佑節來。純佑之下有命字。便指國祚說。此無命字。則所純佑者。蓋指秉德以下數句。與國祚無干矣。前秉德說百姓王人。此秉德

說五臣迪知天威即秉德之實時字又指迪知句言以是迪知者而昭明文王也昭字虛迪字實迪見冒聞正是昭文王處而見冒聞又皆迪之使然迪知之迪蹤履也迪見之迪開導也迪字是昭文王的工夫見冒聞則能致其昭明矣兩惟時相應但上則從五臣身上言五臣惟時昭文王下則從文王身上言文王惟時受殷命也受命雖文之德亦五臣之助周公主于留召公故皆歸重于臣之辭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此言武王之興亦本四臣之助首二句緊跟受有殷命來文王受殷命而大統未集未迪有天祿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天祿焉迪祿還未說到集大統上咸劉厥敵則兼伐紂滅五十國而言而大統始集矣昭武王是輔其布德非輔其修德惟冒就武王之德冒斯民丕單稱德就天下之民皆化其德說此見四臣輔以有祿又輔以惟冒亦不以功成而遽去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承上言文武多賢之助如此而今日以予一人輔守成之業非召公共濟其可獨任乎又况當幼冲之主去文武之時何如苟召公專責之我而欲求去焉則已成之治將不可保况言進此而有感格于天庶有固命者耶格對前格帝格天言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此又總申上意茲字指文王以下五節言監字内有輔君嗣德保業意我受命以下推言所以當監之故無疆惟休指受命迪祿言此引起下意只重大惟艱上大惟艱者文王賴武王集之武王賴文王基之而文王又須賴五臣武王又須賴四臣若但有君無臣命亦不受極言不容缺一之意以見大艱猷裕二字與前永念同迷字與弗克恭上下

遏佚前人光相應不以句緊接上文告字言我所
告君猷裕者是欲與汝同濟不以後人迷也若聽
公去則王既幼沖而我又難獨濟必至迷惑失道
即是以後人迷矣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
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此見召公受武王付託之重不可去也前人指武
王敷開布也悉字承敷字說作民極見委任之重
曰以下皆顧命之詞明勗言精白其心而勉力不

怠也偶王二句正明勗之事二邦曰偶周召二人
如二邦然共載曰乘周召同朝如共載然此欲周
召同心而輔幼主也二句一氣說下德指修和見
冒文王有德故克受殷命固有無疆之休矣然無
疆之憂方在今日不可無人以承之使召公去則
誰與用文德承恤以乘大命哉明勗偶王竟托空
言矣此公不言之意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
否肆念我天威

此總承上文而起下之辭蓋即在己之誠以感動
之使之知所念而不去也朕允虎其汝以下正朕
允所在敬敬予所言也所言指一篇而言如天命
得人而保商周得人而與王業之艱所當恤顧命
之重不可忘皆是所言雖多只是恐國無輔如有
殷之嗣天滅威故總謂之監于殷喪大否監于殷
喪大否予之言也以予此言大念我天威汝之事
也天威即秉德迪知之威念則為天威不念則為
滅威一念轉移即成廢興直令人動心而不能已

念中大有斡旋有言外意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亦曰
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
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此下三節申言天命民心以留之此節主天言下
節主民言然天命不外民心民心即徵天命又不
可截作兩事首句承上反言以深見其誥之可信
也予惟以下正明所以可信之意襄字重即前固
命與永孚于休也對文武王業始與言則今日為

成汝有合哉二句諒召公同心許國如此與篇首君巳曰時我相應天休就國祚說滋至言方來而未艾也惟時二人弗戡句較上襄我二人在時二人更進一層殆言二人有味要以五人四人相形則二人且爲寡矣況可一人求去乎克敬德虛說明俊民正敬德之實克敬德是以巳事君有匹休平格意明俊民是以人事君有匹休商實意後人卽俊民也只重在今不可去非示以可去之時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今日休以上是敘其已然我咸成以下是勉其未至通節只在民上說篤棐指事文武成王而言周家之業始于文王成于成王周召二公則輔其成者也篤棐時二人見此外無人豈可又去今日休卽上無疆之休滋至之休文王功指修和見冒說我咸成者我與汝共成之也是時洛邑既宅頑民既遷有卷阿鳳凰之歌有旣醉鳧鷖之雅謂之今日休宜也然而淮夷未滅西奄未戕東夷

未伐肅慎未來謂之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召公得不留意哉丕冒三句正成文王功之實曰不冒則無遠不被較之見冒又深成周在西去日出甚遠文王不過冒西土耳茲欲遍闢出日罔不率俾其成文王之功不已至乎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此申上二節而詰其意多誥指上二節因多者前言已備而後有天民之說對若茲誥而言故謂之多也予惟句正推所以多誥以見其言之順理處

閔天申天休滋至節閔民申丕冒節篇首以天民起此以天民收正相應民心卽天意故下只說民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此又申言以詰誡之民德指馴順一邊聯絡人心而使之馴順非老成練達者不能知亦罔二句一直說論理之在民者如此正所謂民德也祇若茲者謂民德如此欲公畏懼之也茲指民德說無周公欲其敬順巳誥之理往指此後說又深期以敬

德圖終。亦無周公勅其就職之理。註中召公已留
頗無所據。讀者須一一理會。

蔡仲之命

蔡仲。蔡叔子也。叔有罪則囚之。不以弟而私。仲
能賢則封之。不以父而棄。命成王命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
蔡

此史臣敘蔡仲得封之由。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
工。則固奉至公以治天下。有不得私其親者矣。三
叔罰有重輕。因罪有大小。霍叔不絕其身。蔡叔不
絕其子。而管叔獨不免誅絕。且不爲立後者。鮮罪
重。或無子。或有而不賢也。德。卽忠孝。克庸。有始終
不變意。祗。敬也。卿士。周公之卿士。以爲卿士。特以
叔未卒耳。叔卒乃封。公之心始遂也。命之王。以成
王之命命之也。邦之蔡。分封之也。叔所封。斯內之
蔡。仲所封。淮汝之蔡。當時圻內之蔡已滅。仍取其
名以名新國。示不絕之。是叔仍得爲始封。且因以
戒仲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
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此以下皆周公承王命仲之詞。此節是敘其得封
之由而傷勉之也。克庸祗德。在平時說。率德改行
二句。就仲卿士時說。敬哉。又勉仲就封之後。言當
常如此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

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
王命

此承上敬哉說來。而期望蔡仲之圖後事。大意謂
爾往日固率德改行矣。然不可因既封國而遂自
滿也。尚其仍前蓋前人之愆乎。這蓋愆無他道。惟
是忠君。惟是孝親而已。所以然者何也。凡爲人子
者。多有父之陳迹可踐。今爾父所爲不善。爾無所
因襲。爾之遭際。乃是邁迹自爾之身也。自我作古。
有作而無述。若稍解怠。後而子孫。便無法則可守。

所以當克勤無怠。以垂憲于後嗣也。然勤以憲後處。只是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耳。言往時率德改行之事。即今日之圖以後事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此下四節。皆告以當敬之事。相承說下。戒哉工夫。全在愼初上。愼初又在盡職上。而盡職又當以率中爲本也。仲雖侯國。亦有天民之責。故以事天治民之事告之。德就修己說。惠就及人說。輔懷下要

補不親不懷意。善兼德惠。惡反是。德有德之不同。惠有惠之不同。非謂德對惠爲不同。爲惡不同倣此。治即天親民懷。亂則不親不懷是也。戒雖兩承善惡。實重在惡邊。上八句論理。戒哉方著蔡仲。

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若天親民懷。初終一致。則愼始亦不必思終矣。唯無親無常。一親我之德惠以爲懷輔。則愼始決要思終。故愼厥初二句語氣相足。不可離拆。下不惟厥終。不言愼厥初者。省文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愼初思終。惟在盡職。五句平看。兩以字不必講。每句俱要點侯職之當盡意。懋績中。有舉賢能明政刑之事。睦鄰中有事大恤小之事。蕃王室中。有備禦捍外之事。和兄弟中。有恩以相愛義以相接之事。康濟中。有教以安民性養以安民生之事。五者雖主忠說。而孝實在此。蓋叔違王命。是不能懋績也。以武庚叛。是不能睦鄰也。欲傾社稷。是不能蕃王室也。與管霍流言。是不能和兄弟也。構禍以危

天下。是不能濟小民也。仲能盡此。庶忠孝兩無愧矣。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蔡仲好處。全在蓋愆適迹。但恐懲創乃父之愆。用意過當。反以生事爲奇。故又反覆勉戒之。詳視聽。必不作聰明。率自中。必不以側言。一勉一戒。原各緊對。汝嘉。承上兩邊說。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此欲其率德慎獻之心。不替于初。而克勤毖毖之
美。益昌于後也。朕命。總指上文。

多方

多士。既遷殷民而獨告厥衍邑也。故視多方爲畧。多方。既滅奄而遍告四邦也。故視多士爲詳。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征奄滅之。五月還鎬京。○按洛誥戊辰王在新邑。此七年之十二月。即成王即政之年也。多士作

于是年三月。日昔朕來自奄。是述東征時事。乃武王誅紂伐奄後第二番叛也。多方作于即政之明年五月。乃奄之第三番叛。王墮其地。遷其君。又因以告多方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此下周公傳王命以告衆之詞。此則先示宥過之恩。以起其聽也。四國。指管蔡霍殷。此時四國已滅。乃云四國者。指其民言也。多方百姓。對從四國推廣一步。然止是東方近四國觸亂之民。不必泥指天下。殷侯尹氏。殷侯所尹之民也。就民言。方與下文爾爾字相應。不重民而曰殷侯尹者。此時來朝則是侯。故云然也。所誡止于奄而不及民。是大降命。爾罔不知。言此意甚分明。爾豈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此見天命不可安于也。天命可以忱享。不可以罔圖。圖命在求永祀。不知圖之愈甚。其亡之愈速。若眞能深長敬念。但當如湯明德慎罰。則天自降顯

休命。如武克堪用德。則天自簡畀用休。在一念之敬不敬耳。觀下文桀紂皆言圖命。則此句乃一篇綱領。不指定奄說。泛言爲是。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自此至尹爾多方十六節。是反覆明示以天命不可安于。此欲其因桀知紂。故舉夏事告之。通節以帝爲主。降格就是帝之迪處。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就是不克勸于帝之迪處。有夏二句。乃從民

說到天上天民勿平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此申言桀之無道而推其由也首句是慢天下皆說虐民圖帝命則非特不勸于迪而已遏民依重民罰以增亂其國則非特不肯感言而已因甲于內亂四句是不克開麗之實亦惟有夏三句是大降罰之實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此節重天亡桀不重湯典惟字乃字應天命之為民主其命何休美也然明白正大而非圖度之私

黃曰顯刑殄句重看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此申上三節而言桀之所以亡也天佑之則曰純佑命不畀之則曰不畀純下正言不畀純之故享命者君也保享者臣也惟克明保享而後能永多享桀所任皆非義民臣既不能保享而已又胥能乃永于多享故致天不畀純耳胥者君臣同一惟虐百為不開益甚于不克開麗

見民心為重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此下四節言商之所以興上曰天求此曰民簡民之所簡者天之所畀也不由天簡而以多方簡正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慎麗所以開麗也慎麗乃勸慎麗而因以勸民也厥民刑用勸正于刑處見勸故刑字宜略住若上勸而下不刑是不用勸也民皆儀刑非用勸而何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慎麗以本體言明德慎罰以大用言乃勸上勸下刑用勸下自勸亦克用勸根刑用勸來不與乃勸相干乃勸意還在前一步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上文明德慎罰言明德以慎其罰也故此節專言

愼罰之事要因拈起管兩邊參數開釋正是其效
愼處正是其明德處教而民勸猶可也刑而亦勸
則有默行于刑教之間者矣每論結之以勸者天
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勸化其民使常有
欣欣不自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此節言商之所以亡弗克內有不能明德愼罰以
愼厥麗意民心離則天命去亦見不可妄干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

有殷

此承上起下之詞兩非天呌下三乃惟夏商自取
滅亡其意前段已具但天非有心于釋意未及煥
發故此又一申言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上節有夏是客辭歸重有殷邊故此節先承殷說
下二節復以夏殷分主客言大淫二句一氣說下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

此言夏之自取其亡也不集于享帶圖政說來享
國之善政非一二端所能盡須集而後備備而後
國可享圖政而不集于享則必集于亡國之道矣
善惡不兩立故也湯是夏諸侯故曰有邦殷後有
周故曰間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此復言商之自取其亡也逸厥逸上逸心逸也下
逸位逸也不蠲烝從逸厥逸來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
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此承上文而言紂自絕于天以起下文也首二句
泛言其理重狂克念一邊聖狂二字就資稟說聖
狂所分只在理欲之間而理欲之消長惟視此心
之能念與否而已念者修省之謂紂固無能改之
事而有可改之理惟其有可改之理天故以商先
王之故徘徊五年須待寬暇之依依于商王子孫
而與其改爲而不謂其無可念聽也念聽就天說
與上念字不同此雖說紂不重亡商但起與周意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

顧之

根上罔可念聽來以起下文大動二句串看大若亡商之兆以開示受命之符正求爾多方之實顧即顧諟之顧惟顧諟天命者可以弭天威作民主故天以此意開其人而多方罔克承受焉顧天是人顧天而仰承堪顧是天顧人而簡畀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此正言周之興也靈承二句一直說靈承于旅便是能堪用德善承者體民情順民志如生之不傷厚之不困皆是以其規畫有方施爲有序故曰靈德就仁民上說觀用字可見克堪二字大是有力典神天只可爲民主意未便爲神天主也末二句纔是典神天休就德上說式敎正天所以成文武之德也思啓行翼使文武之德日益昌大休明所謂用休也雖是天與之亦見得不輕與必須成就其德而後畀付之正與五年須暇句對看尹字有正人不正意含典神天在內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將責其遷善而先舉宥過之恩以感動之下兩節責以安天命正是遷善之實多誥從第二節至尹爾多方大降爾命與前大降爾命相應但前降命指已然赦罪言後降命指多誥言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三曷不文意俱承降命來言我既宥爾命矣則自今以往爾何不云云乎忱與險詐反裕與急迫反忱裕于爾多方處己之道當然也夾者蕃屛之謂介者奔走之謂夾介助王享天命事君之道當然也享天命著君說熙天命著民說享天之命歸周之命也熙天之命畀矜之新命也惠字比夾介尤深是不悍逆之意能順王守典而不罔度帝命則天之矜恤于民者無窮是謂熙天之命此又保業之道當然也三者皆以善之當爲勉之就未然說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

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承上言爾固當勉于善矣。則自今以往。爾乃可復云云耶。是皆殷民已然之失。欲其戒于將來也。四爾乃重看。迪屢不靜。言所叛非一次也。不安天命。就去商已久言。輕棄天命。就歸周已定說。圖忱于正。言四國從殷以求興復。自以爲正義也。此乃殷人不靜之根本。故指其立心而深折之。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

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緊承上節言。爾迪屢不靜云云。罪應誅死。然我惟是教告戰要囚而不忍誅戮也。正與降命相應。武王伐紂爲第一。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時又叛也。東征有誥多士有誥。及今多方之誥。是教告再三。東國勤兵。天討明致。及今伐奄之舉。是戰要囚再三至再至三。要抑揚輕重。如云再之爲甚。而且三。宜重在至三。以見厚之極厚意。悔過遷善。而係全其終。是能用我降爾命也。有者或有之辭。未必人人不用也。末二句緊帶罰殛句。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自此至末八節。是言殷民之遷善。其責在殷士也。同一有方多士。此又別言殷多士何也。重在以殷多士倡率有多方士也。臣我監。即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之謂。五祀。見其久也。此是無職者。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此專告授職于洛者。與教民由在位同意。胥伯正。周所設三等官。胥。教職。伯正。治職。臬。即指長治選民之事。要體詁臣服之久意。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承上罔不克臬而言。勉以盡職之辭。突然說出一和字。正與反側不靜對。自作不和重自字。爾室不睦。進一步說。此四句。是從內說向外。下二句是從外徹入內。言不和是爾自己所作。無與于人也。可

見爾自己惟當和哉。然這不和。不但是一人的道理。就是爾室不睦也是爾之故。亦可見爾自己惟當和哉。自己果能相和。則下觀而化。不但睦其室人。而爾邑且克明矣。這爾邑克明。惟是爾克勤乃事故也。克勤乃事。正是不反側。不反側。正是和。

爾尙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凶德。對不和睦講。此句承上起下。作未然看。言頑民凶德。誠可畏矣。然以上文所謂和身睦家。克明

爾邑者觀之。則知感化之本。在乎爾之身心。爾庶幾不以其難化而畏忌之。務盡乎化之之道可也。亦則二句。正所以化之者。穆穆。承上和字來。是本其身心之和而著爲儀容者。在臨民上說。克閱謀介。進厥良以率不良也。謀介只在克閱中見。玩謀介意。不但使民感慕。以賢引賢。則善人益多。此轉移殷俗之妙用。激勸作新。若賴藉賢爲介紹也。

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節總是以克勤之效。歆動多士。大意言今日里居力田。未必不是他日得君服官之地。不必說到工夫上。蓋工夫盡在上三節也。永字重看。永力畋田是一層。天惟以下又進一層。有周大介賚。正天畀矜處。迪簡王庭。服在大僚。正大介賚處。王庭。對洛邑說。大僚。對王庭說。迪簡王庭。是由洛邑之胥伯正而入爲王朝之官。大僚則居卿相之列。不但在王庭而已。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

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此對上節而以威動之。我命王命。俱指自作不和二節言。不克勸忱。即是不能和身睦家。正己用賢。下四句。俱承此句說。則惟爾三句。又承大遠王命說。探天威。畀矜之反。致天罰。介賚之反。離逖爾土。力畋之反。前言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大罰殛之。爲凡民言也。此爲殷士之多遜言。故言離逖爾土。罰蓋有間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此結有方多士六節上言不敢多誥在大降爾命此言不惟多誥在祗告爾命爾命雖同而旨微異降命是前此開釋之生命告命是此後享用之身命即宅宅畋田迪簡服僚等事也故祗告爾命非勸勉之命若云勸勉則篇中所謂我命非爾命也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和乃詰殷士之大旨兩節作結一片語故末節斷主殷士初是為善維新之初時指今日言是又爾

為善之初也蓋殷民與紂同惡武王伐紂是維新之一初也不能而從三監叛既失一初矣遷洛又一初也復不能而迪屢不靖又失一初矣今歸自踐奄而又為多方之誥丁寧反覆諭以時惟爾初前之過一皆洗滌今之善相與維新豈非又一初乎若又失此初不能敬以納民于和則永無可望矣但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之意隱然言外

立政

立政一篇宮中府中切為一體大臣小臣各得其用周公養源之精意實在乎此漢初猶存此意至武帝而內外庭始隔公卿大臣不復預內政小人專寵用事于中遂至于漸不可制嗚呼此周公之法所以良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此周公率屬告君欲其謹于用人也周公啓其端而不發意若有待羣臣羣臣舉其官而不言又若

待王自悟周公則但嘆五官之美與知恤之難令王瞿然見意周公既發言而還自言拜手稽首者重其事以警聽也告嗣天子王句一篇說話皆包涵在此見嗣祖父則有法祖之責嗣祖父為天子則有敬天之則嗣祖父為王則又有長民之責以後每呼孺子王與文子文孫重重提撥皆根此句說左右二字貫至虎賁常伯常任準人議政而在左右者也綴衣虎賁共役而在左右者也伯長民任任事準人掌法綴衣司服虎賁以虎士而衛王

蓋侍衛之親兵也。先言休茲而繼以知恤。必知建官之美意。然後深以爲恤也。知恤。兼知明任尊意。尊臣易疎。親臣易狎。非簡擇無以汰憸壬。而太簡擇又恐自起猜疑而妨賢路。非委任無以收後效。而太委任又恐自生比昵而開倖門。鮮哉通古今之君言。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

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此下歷舉古之知恤者以告王。夏禹商湯周文武皆知恤。此先言古之人者。以次言也。迪惟有夏迪字。是力行知恤之道。下亦越成湯。亦越文武。皆承此迪字說。乃有室以下。正見盡道處。俊者天民。位者天職。不舉賢畀天爵也。用非其人。曠天職也。故籲俊所以尊帝。籲不是任用。只是號呼而求之。宅字乃是任用。迪知以下。承籲俊尊帝來。惟禹以籲俊爲心。故其臣亦以薦揚爲務。九德之行。即寬栗至彊義之德之見于躬行者。俊必有德。皐陶亦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本皆岐俊與德而二之。迪知忱恂。非徒謀面而已。夏臣身有九德。故能以德契德如此。乃敢字重。根迪知忱恂來。知之明而後薦。非輕薦也。兩后字是眼。一起一應。宅者。居而安之意。非牧準。只言其德可爲事牧準耳。三乃字著君身上。不可忽。茲字頂三宅言。惟后應尊帝說。謀面以下。正迪知忱恂之反。夏臣惟迪知忱恂。以此訓君。所以君得所求。而所宅者皆義民。上帝尊矣。設

或夏臣徒謀人之面。用此大教訓于君。以爲九德在是。則君乃從之宅用其人于三宅之位。茲乃三宅無義民。俊非其俊。而上帝何以尊哉。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此言桀以不能知恤而亡也。不獨曰桀曰桀德。蓋推本言之也。人君未有無德而能知信委任天下之有德者。故籲俊上。要露禹有德意。乃用三有宅上。要露湯有德意。克知三有宅心上。要露文武有德意。桀亦有德。只不善其德。故不能如先王之任

賢而惟用暴德之人所以喪亡無後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此言湯盡知恤之道亦越者繼禹而言自禹及湯相去已遠正見知恤無意陟字對上有室大競看丕釐耿命對上尊帝微異尊帝即指籲俊丕釐耿命却是政事上用功典禮命討出于天本自光明從而大加釐治件件修飾振舉使上帝之命赫然

明著故曰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四句重湯邊不重在不負所任所稱上三宅職業所在已有陳列之功故曰即宅三俊譽望方隆已知所養之大故曰即俊此見用之至當處嚴惟二句言其任之至專也嚴惟者精神貫注誠信篤至之謂即丕式之注意處丕式者言聽計從推心委任即嚴惟之實事也宅俊之效職著才實係于我之鼓舞感召故曰克用克用二字有力下用協用式二用字皆從此用字生出曰協曰式只遵典由禮慕德畏罰便是協是耿命昭著于厥邑式是耿命昭著于四方與丕釐耿命句相應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此言紂不知恤而亡也德暋是不知恤之本惟羞四句正不知恤處暴德即羞刑者同于厥邦是外之諸侯與丕式反逸德即庶習者同于厥政是內之臣工與用協反帝欽四句只重商亡不重周興

奄即奄有四海之奄帶句字說歸重萬姓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此下言文武能盡知恤之道知心見心與謀面反看曰克曰灼由文武有德先有宅俊之心故心相契而見知之深也克知二句是知之明敬事二句是任之重以其任天人之責故見其重也若照禹之尊帝湯之釐帝看來則此亦歸重敬帝而以立民帶之敬事上帝者子天民理天事守天法也立

民長伯。立之爲總治之官。有提綱挈領意。或居內而倡外。或位上而率下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此承上文。復提出三宅之所事。以爲下文張本。得人之盛。在下文方見出。立政。謂植立其政事。統用人說。蓋曰事曰民曰法。皆國家大政。而得人以治之。乃所以立政也。此句無講。然一書之綱。故每提之。任人準夫牧。只開闢列其官名。作三事中。方說其職事。作字無工夫。是得諸克知灼見之餘。而任

敬天勤民之責者。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是七様官。俱是列職王朝者。位列王宮。有涵養薰陶之寄。職司庶務。有奔走服役之勞。故特見其名。七様官並重。不可因首節綴衣虎賁。遂認下面數等爲其屬。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此亦都是長官。大都。公之采邑。小都。卿之采邑。在王畿內。其官雖列都邑。要之亦與王朝之臣。同由入者。大都伯。小都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是六様官。尹伯。截庶常吉士。指上二節。貫下二節。吉士而謂之常者。惟常故吉。大小內外。非常不宜。知者知此。見者見此。立政者立此而已。上言常伯常任。此言常吉。後言常人。以見人之德惟恒而不變。方能久于其官。故皆取常字。○上節中有左右二字。見虎賁諸臣皆左右。以近見遠也。此節中有表臣二字。見都伯諸臣皆表臣。以外見內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言諸侯之官皆得人也。不曰諸侯皆賢。而舉諸侯之官者。諸侯世其職。不從克知灼見而來。諸侯之官。則從知見而得也。三卿總理侯國之事。亞旅分理侯國之事。亞者亞于三卿者也。旅則三卿之屬官。周禮大司徒大司馬卿一人。小司徒小司馬中大夫二人。即亞也。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即旅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此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四夷指微盧烝。諸侯指三亳阪。夷國有微焉。有盧焉。有烝焉。商故都有

三毫焉危險之地錯于五服之間者有阪焉皆有尹以監之此見文武得人之盛如此推其原由于知立政綱領在于三宅三宅得人故內外衆職皆得人也下文遂復以三宅參錯言之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承上文得人之盛而推原其故也天下之賢莫難于獲其用尤莫難于盡其用用而不能盡猶未用也今才德雖常事司牧人所固有然所以能究才

德之用者實由文王克厥宅心以致之惟字乃字相呼應三克字皆自文王能之上言克知灼見是心在宅俊特文武知之見之耳猶是知者見者一心為所知所見者一心此言惟克厥宅心抹去知字則是三宅無心文即其心文亦無心宅俊即心文以自心自立自克豈不寬綽有餘故三言克較前以心在宅俊言克更進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此言文王任人之專罔攸兼者委任之誠不以身侵之也言獄慎三宅皆有三宅皆所以主司乎此以牧民故云有司之牧夫言之宣布獄之明允慎之有備是用命也否則違命矣訓說教誨戒較言訓之而已豈曰兼之云乎此句正與罔兼相形說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此又極言其專也罔攸兼不敢身與其事罔敢知直不敢心與其事矣說文王之罔敢知即以形容文王之罔攸兼故注用一益字進說庶獄庶慎文

王未嘗不知只是罔敢知蓋懼一有敢知之心即未免下侵庶職有所兼必有所誤故直付之當職之人而我若罔罔知云耳罔敢言雖知猶弗知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承上文王任人之專故以亦越發語言武王亦然也撥亂救民曰功圖事揆策曰謀而率惟意全在不敢替與從上見文王之功與謀孰大于克俊有德俊有德即所謂義德容德是也自其隨宜救民

曰義自其休休桀善曰咨其所為不替與從即罔
攸兼而又罔敢知者也其根原都從克知灼見來
並受丕基雖兼文武實重武王以武王能用先王
之臣故能與先王皆受天命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
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
時則勿有間之

此勉成王法文武之知人任人也孺子王矣要見
嗣此丕基任大責重意繼自今至牧夫一氣而于

立事一讀事是任事之公卿蓋宰相之職也故獨
與立政相接準人牧夫則槩立字說下言繼自今
我其立政非復前日政不由己然任事之臣正輔
王之政者既要立政又須立个任事之臣自此以
下準人是執法者牧夫是牧民者皆當與任事之
臣同立也厥若即常德之蘊于中者灼知厥若與
前克知灼見克厥宅心只一層事丕乃以下應前
罔兼知與不替從意丕乃句是任之專使得安其
位而行其志也俾亂使之為治也受民即所謂皇

天既付中國民與文武受民者相字兼教養說國
家建官總為相民付託非人是棄所受之重也獄
慎皆相民事和者治民訟而輕重適其宜司國計
而盈縮得其平也此二句本丕乃俾亂來言委寄
之重又起下勿有間意間在人君心上說不是以
人來間我亦不是以人去間賢蓋人君之心不與
賢間也時字密恐暫時中不及防有字活恐萬無
中或一有正是任之專處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此申上勿間句話言不是別言正以誦說三宅即
皋陶所謂念茲在茲名言茲在茲者故曰末惟也
若三宅賢人不是人主一副精神全注向他滿口
也說的是滿腔也思的是安能使展布四體得安
位以治民乎乂我受民即相我受民不言獄慎者
獄慎亦所以治民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
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此總結上文禹湯文武之知恤而勉成王法之也

徵言者謂所陳知恤之說上可以事天下可以治民言何美也文子文孫雖粘文武實欲其遠法禹湯近述文武意勿誤二句一正一反謂之誤者事由中制而嘗職者不得盡心則多差誤矣勿誤者不惟不以身兼之而亦不以心與之也正即指三宅即有司之牧夫也惟正是乂惟三宅之人是治要打轉勿誤上來此節爲後三節張本自古節承徵言以上說圖則罔有兩節承勿誤以下說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此合言夏商周之事而復申勉成王也夏商周事都是前面說了不可著實講只當重自古亦越并茲乃等字見得從古至今代不一君都必如此盡知恤之道而乃能俾乂也克宅非獨不參以匪人若因是人敬是官者而賢才始以爲君安之宅內繹由其外而繹其中也由其言而繹其心由其才而繹其德由其發舒于一時而繹其持久于歲晏知絲之在中愈紬繹則其絲愈出克宅由繹串看重由繹邊茲乃根上二句來俾乂作效說與丕乃俾亂用力說者不同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此與上其勿誤于庶獄二句應國則三句與起繼自今四句泛言人國又廣出夏商周之外要味一則字謂凡國于天地古今一轍並未有用小人者一不訓遂不顯特嚴其詞正吸下勿以憸人蓋上說得很下方斷得決其勿以憸人所謂時則勿有

間之也此方指出小人用間上說其惟吉士所謂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言任專也相我即前相我但說用勱較丕俾尤力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此亦申勿誤意曰文子文孫見有繼承之責曰孺子王見居天位之尊始言庶言庶獄庶慎繼去其一止曰庶獄庶慎茲又去其一獨曰庶獄蓋絜其尤重舉之庶獄係民生命錄易供人之喜怒庶獄

勿誤。則餘無所誤矣。庶獄準人之職。牧夫長民之官。舉一皆以該二。惟有司之牧夫。即前罔兼罔知意。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周公推廣勿誤庶獄之言。因并及此。蓋戎兵尤刑之大者。庶獄所在。雖不可以巳誤之。而戎兵之事。非可盡付之不知者也。克詰者。儆軍實。除戎器。嚴紀律。使無廢弛。不獨王畿爲然。凡天下兵戎武衛

所在。皆欲其修整以備非常也。武備既設。則德威自著。故可以大一統。可以光前業。下面却承此說去。禹湯異世。故云迹。文武昭代。故云光。云烈。以陟以覲以揚。只是一以。上文言知恤。原要他法夏商文武。故此亦復應之。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此併戒後王以知恤之道也。雖戒後王。實責成王。克用句括盡一篇。應前知恤。凡禹之宅事宅準湯之克宅克俊。與文王之罔兼罔知。武王之不替不違。及欲成王之勿間勿誤。皆不出克用二字。常人對憸人說。憸人險刻可喜。每出人意表。惟吉士則平淡無奇。了不異人。以其尋常。故謂之常人。憸人取快目前。吉士則終爲耐久。以其久常。故亦謂之常人。其惟內。兼知明任專二意。所謂克宅克由繹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此併示後王以用人司獄之式也。立政之綱領在

三宅。三宅所重。尤在準人之刑獄。故既告王以勿誤庶獄。末復告太史書蘇公敬獄事以示法。雖告太史。實告王也。雖爲後世司獄者慮。實爲後之用司獄者慮也。蘇公爲司寇。全在一敬。後人法蘇公。全在一慎。敬者慎之存于心。慎者敬之見于事。能慎則能敬矣。此真司獄之心法。○按立政一篇。論人君爲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先于三事。大臣得人。則百官皆正。而治道舉矣。末又歸重兵刑二事。蓋兵者國之衛。刑者民之命。必治兵乃可以弭兵。

必慎刑乃可以無刑尤當加意擇人以任之誠萬
世之永鑒也

尚書體要卷之五終

尚書體要卷之六

東海趙闇仙先生鑒定

無錫錢肅潤纂　同學褚人獲　訂
吳郡　受業程　烈

周官

周禮周公之書也周官成王之書也周公歸政作周禮敘六官書未成而公亡遂缺冬官成王親政作周官乃取周公之制而增益之故六官之上尚有公孤皆成王所親定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凡爲治先内而後外今乃先外撫而後内治何也曰此史氏敘成王實事也蓋周公攝政時内治不必言乃公致政于王王方自己撫萬邦於是有巡狩征伐事既歸則董正治官焉撫萬邦提起巡言其君臨天下也巡征弗平征弗庭乃巡狩中事侯甸臣服之國據成王所巡而言六服侯甸男釆衛及夷服也以諸侯爲化而言當是時成王東伐淮

夷亦已平矣故夷服得與五服並説承德蹐字與
廵狩二字對治官指公孤卿屬言董正有二意正
其體統修其職業也董正所以維持六服承德之
治於無窮即下文制治保邦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此下皆董正治官之辭大猷指唐虞夏商言所
謀合道而爲後世所當遵也制治保邦就建官立
政上説官者治亂安危之所由人則制之保之者
也未危未亂應上外攘之功舉制治保邦應上蓋

擬內治之修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
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
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上節是述古此節乃成王之意故用曰字建官之
來久矣雖唐虞亦稽之上古故曰唐虞稽古惟百
者舉其數而約言之也內外要活看內治非一有
百揆四岳以總之外治非一有州牧侯伯以總之
百揆居朝廷度庶政爲九官所稟承而方岳之事
四岳主焉內未始不通乎外也州牧侯伯或長一
州或長一方爲諸侯所承聽而州牧又總于四岳
焉外未始不通于內也惟和者總治分治皆得其
理也咸寧又本惟和來官倍內要見總治于內者
猶揆岳總治于外者猶牧伯意亦克用乂者庶政
亦能惟和萬國亦能咸寧也此皆制治保邦之效
也明王立政三句承上説唐虞建官惟百若言其
少夏商官倍又若言其多此則總而言之曰官少
治官多亦治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

已立政中須藏德字使下修德字有根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
厥官

脩德任人不可分兩截明王立政皆本脩德故成
王從脩德説到任官法古訓迪正夙夜祗勤之事
一直説下不用過文○訓迪對董正説因其中有
體統在故以董正言訓迪正董正中作用大抵一
篇皆訓迪而董正在其中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

不必備惟其人

此下正訓迪之實。立字。直貫公孤卿屬。承仰惟前代來。益稽古人之成法。以立爲定制也。師傅保以官言。三公以僔言。三公不親政事。故無職掌。惟在論道以經邦。而陰陽之燮理因之。經邦之事。不出政治教化之外。固有人任之。然大綱大本處。皆從論道來。燮理陰陽。緊承論道經邦說。燮理別無他道。惟區處人事。各得其宜。天地之氣自順。說論道。眞是格心學問。說燮理。眞是格天事業。官不必備。不是定要不備。使備而皆得其人。何不可之有。但其人難得。與其備非其人。不若不備之爲愈。甚言當得其人也。即如周朝。文武以太公爲太師。太公沒。成王乃以周公爲太師。周公沒。康王又以畢公爲太師。召公自武王時爲太保。至康王時仍爲之。獨大傅無聞。即此可見不必備意。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承上立字來。有太必有少。有公必有孤。孤者公之貳也。故曰貳公。下皆貳公之事。弘化者。貳公之論道也。寅亮者。貳公之燮理也。道爲化之體。化爲道之用。陰陽者氣。天地者形。化待道而後立。天地待陰陽而後立。論道者。弘化之本也。燮理者。寅亮之本也。公濬其源。孤道其流。公提其綱。孤張其目。此孤之所以貳公也。然孤雖貳公。而實則輔弼予一人。蓋予一人有位天地之責。三孤弘化寅亮。正輔君以盡道。其責之重如此。公不言弼。孤不言闕。互見之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公孤。天子所與調元贊化而無所治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六卿萬事之綱也。而冢宰尤六卿之綱。冢大也。宰制也。大制事也。周禮太宰掌邦六典。一曰治典。教禮政刑事。俱職焉。茲但言掌邦治者。五典之類。無非治也。統百官。均四海。正邦治之事。百官非必在內有之。原爲四海而設。不可分內外。蓋統攝乎百官。正所以均平乎四海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司專主也。惟冢宰無不統。自此而下。則有專主矣。敎養萬民之衆。謂之司徒。司徒雖曰掌敎。然土地人民。及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與邦國都鄙畿疆社稷之制。皆司徒職之。獨言五典者。舉其要也。敷五典以擾兆民。擾字內。有匡直輔翼。從容化導意。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冢宰而下。皆稱司。冢宰不言司者。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以鬼神非人所主也。宗

伯掌五禮。而獨言祭者。禮莫大於祭也。治神人。正以和上下。上下神人中俱有其等列。又不可紊亂乖錯。故必有以和之。和者兼禮樂言之也。當周之時。兵刑分二。禮樂合一。故宗伯雖典禮。而所屬之官。有大司樂。有樂師等。及其行禮之中。樂即寓焉。故此曰治神人。而即繼之曰和上下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爲。始有所施。是固政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聚兵討亂。邦之安危係焉。其爲政之大。又不待言矣。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二句串看。統六師。則軍政有主。而因之以平邦國。平與均不同。均以與治言。使各得其宜也。平以除亂言。使各安無事也。然與下刑暴亂不同。刑止一人。平在一國。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人之惡不止寇。而名官曰司寇。寇其大者也。不曰掌邦刑而曰掌邦禁者。止惡未然。聖人之本心也。

周禮。五禁。一宮禁。二官禁。三國禁。四野禁。五軍禁。蓋掌自士師者。其後則有禁殺戮。禁暴民二官。而皆自司寇總之。奸慝暴亂。罪有隱顯。而無大小。詰者推鞫之事。刑者斷決之事。詰而後刑。刑者必詰。互文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凡土之曠。田之未授者。謂之空。司空主之。民之居依於土。利之出由于土。故曰掌邦土。居四民。如居學居野居市居肆之類。時地利。時猶民說。地有土

有渫利不止稼穡凡山林藪澤皆利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分職句結上起下之辭率屬倡牧一直講不重屬牧上重六卿率而倡之也六卿率屬倡牧自內達外也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自外承內也此即所謂體統阜厚是安居樂業意本政治一邊化成是雍熙太和意本教化一邊此而緩厥兆民深一層合內外之民而期之非效也通節與唐虞節應分職率屬即內有百揆四岳意

倡九牧即外有州牧侯伯意阜成兆民即和寧用乂意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此亦成王訓迪之言蓋因上倡九牧而及之也意謂六卿率屬以倡牧則外之制度有所承矣然未知外之應內者何如不容無考課勸懲之法以馭馭之也當與上數節對看上是訓迪內臣此是訓迪外臣總是成王制治保邦之要務但成王董正全重內臣此是對內臣言馭外臣之體若曰外臣如此則爲內臣者可不倡之以成內外相維之治乎首句喝過不重朝會只重巡狩爲考外之所以應乎內也考制度三句是時巡中事制度即六卿之事究寔不過政治教化盡之四岳指地不指人方岳東西南北之山也諸侯二句與考制度句勿平諸侯所以守制度而黜陟又視諸侯之制度修否來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

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上訓以體統職業此下訓以盡職也有官君子指公孤卿屬而言侯牧在外不與攸司尊卑大小各有所主之職也不可不敬令乃司中之要務令之大者個出於君百司庶府自下教條於其屬亦令也令何可不愼令未出而致愼可也既出則有行無反矣反即反汗之反民厭之而不行與上悔之而食言皆反也二句是泛言出令之道當如此以見不可不愼意然愼不在令上亦不在出時若令

上慎。慎亦無益。若出時慎。慎亦無及。令從好出。以
公滅私。正是平時克愼。而臨事見之令者。故民信
民懷。彼此皆因令見耳。此與訓廸宗旨。○按公私
二字貫下五節。如學古以制。與爾典常。及志勤果
斷。恭儉作德。思危推讓。皆公也。蓄疑怠荒。利口不
學。驕侈作僞。入畏不和。皆私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墻面莅事惟煩

此節訓廸百官。以學勉之。以不學戒之。俱據已在
官者言。學古入官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是
未嘗事。固以學爲先。既嘗事。亦以學爲重。故可曰
學古入官。而不可曰入官學古。議事斷之以制。制
即前所學之成法。非裁制也。政乃不迷。正見學古
之益。此三句尚汎說。其爾以下。方指各官說。古字
虛。典常是其寔也。不曰古典常而曰爾典常。一官
有一官之典常。故言爾。學之時可汎言古。官之時。
只可言爾之典常矣。師字與學字應。以典常作師。
正學之也。厥官。即爾典常。利口亂官。學之反也。此
見不可不學矣。然學中又有二弊。蓄疑者學之不
精。怠忽者學之不勤。學不精。則鹵莽之學。鮮不敗
謀。學不勤。則作輟之學。鮮不荒政。不學二字。總頂
上三者。莅事惟煩。正是亂官。亦正是敗謀荒政。此
極言不學之弊。以見學之不可已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申戒卿士以建功業之道。不及公孤者。德尊望
重。不以作事爲勞也。功以積累爲義。是終事。故曰

崇。業以開拓爲義。是初事。故曰廣。惟志者。以聖人
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復。立志如此。
斯有卓越之功。惟勤者日有所積。月有所累。服勤
如此。斯有次第之業。志勤了何以又要果斷。要看
當幾字。幾是建功立業之幾。克果斷。方是勤。方是
志。否則仍是蓄疑。如何爲志。仍是怠忽。如何爲勤。
後字對幾字言。幾處一決。以後無難。罔後艱。只是
崇廣。無廢墜于其後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

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此戒卿士制驕侈慮其怙寵滅義也首二句汎言常情之弊中二句歸在卿士身上末二句又推所以當誠而不當僞意位不期驕言必驕也祿不期侈言必侈也恭儉是驕侈對證之藥恭而以德則寔有謙虛忘勢之心而自然不驕居位猶是也無位猶是也儉而以德則寔有簡約樸素之心而自然不侈祿之猶是也弗祿猶是也恭儉非便是德而不可不出於德故曰惟德僞是外假之名而內

寔驕侈載如車載物車是空廓所載之物乃寔際也僞則我爲虛車而別取个物事頓放在我身上故曰載作德二句又從行上說到心裏令其斬驕侈之根作者由心造之也此心與恭儉相安不待安排布置而無入不得故逸日休無所憂也作僞反是此非爲保祿位者設甚言驕侈不可有而恭儉之在德不在僞也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此中上節以見不可不恭儉也寵卽指祿位寵危相倚快意當前人多不思危而不知畏故得力在畏畏從思來乃去危卽安之道古今功名富貴不知幾人出脫了又不知幾人埋没了吁可畏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正龐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此戒卿士以薦賢才之事推賢三句一直說下總論大臣不可不推讓之意若曰必如是而庶官乃皆和諧也若使不和則政必龐大臣庸可不推讓哉舉能其官以下又深一層言推讓之當得人也

人之所以不肯推讓者視人我爲二也不知我所舉者皆賢能就是我之賢能我所舉者不勝其任就是我不勝任大臣苟知此意自不容不推讓矣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此訓廸將終而總申戒卿士也三事卽六卿大夫卽六卿之屬敬屬心亂屬事官以位言政以職言爾官爾政與上兩惟爾皆是要他親身承當不得復視爲君之事也以佑三句一直說以字貫下佑

俾康民串重民上萬邦應兆民無斁應永孚○按
設官本以爲民民安方爲有政故一篇屢提官說
於官之下又屢提民說前曰綏兆民享成兆民至
此又曰永康兆民加一永字令知敬官敬官欽司
起末相應萬邦起末亦相應

君陳

周公沒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史錄其策命之
辭以君陳名篇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

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成王策命君陳先叙其德之美而命之令德即孝
恭也令以形孝恭之粹美孝恭所以指其德之寔
下文孝友正說孝恭商民難化皆因民彝泯亂不
孝不友稱君陳而言孝友寔欲其以孝友之德治
民也故曰克施有政不可作家國一理說尹字即
師保意敬是一篇綱領其所爲敬者不外法周公
之訓而明德以成中和之治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

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自此至終篇皆敬哉之寔師保內藏明德意如式
化誕保等事皆是懷主周公生時而帶說沒後德
就師保言往愼乃司愼字正與敬字應下言愼司
之道不教之如何愼而但曰率厥常何也當更張
而不更張踰常不可也當因仍而不因仍墮常尤
不可也故須率常繼之曰懋昭周公之訓又何也
有前人言之而未善者布其說則民虞矣有前人
言之而善者變其說則民疑矣故須懋昭懋昭者

體其垂訓之意而發明光大之也惟民其乂對民
懷說民乂尚未懷然曰乂則亦可望其懷此周公
君陳之別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
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此節比上節深一步上節據政治民說此節說
入自己身上來引古語只重明德二字蓋治之至
全由德之明故也德之昭明發爲至治其精華上
達即明德之薰蒸融液而成就明德中見至治非

有二也。訓合予道謂之猷。猷。訓乃平時所以訓頑民者。勿當指精微之訓說。式時者懋昭之木。尊民以身不以言。式時所以爲懋昭也。孜孜二句。正式時工夫。在明德上說不日孜孜。卽爲逸豫。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此與上節語意相連說。蓋周公之猷訓。無非要人明德。而明德非他。卽周公所以爲聖也。人能式猷訓而明德。卽是由周公之聖也。第凡人之情。都慕

聖人之名。而不能蹇由之。爾今日共戒此凡情。而明德與公無異哉。然所以當明德以由聖者何也。爾惟風。下民惟草。爾能明德。民未有不懷。而治未有不至者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此節亦根上節來。言已問不可不明德。而圖民之政。却又不可輕易。蓋遂與昔周公節應也。周公之訓。所不可易。至於政。則謹始和中。由俗而革。不容無甚酌損益。政而日圖。則政猶未施也。莫或不艱。艱指心說。事有當廢。事有當興。卽所當謀之政也。虞之于人。繹之於己。卽能致其艱者矣。一節人已並說。而側重已邊。蓋從已說到人上。又從人說歸已來。味一則字緊責君陳。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此蓋成王望君陳以將來之事也。往者君陳處王左右。入告出順無難也。此後尹東郊。便離朝廷遠

了。故又望其入告而出順焉。謀猷之嘉。從虞繹中來。出入自爾師虞。則謀之於衆。而謀爲嘉謀矣。庶言同則繹。則審之於己。而猷爲嘉猷矣。入告爾后。固其宜也。告后而后行之。則謀雖臣之謀。而聽謀者君之聽也。猷雖臣之猷。而施行其猷者。君之賢也。斯謀斯猷。非我后之德而何。入告於內。將順於外。人臣之心。贊行君善。惟恐不成如此。臣人。推廣說。不止君陳一人。良。承入告一邊。顯。承順外一邊。俱就君言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節以下再提端起無非發明懋昭周公之訓一句意耳周公之訓本大猶欲弘之者繼成之政尚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乃能不替日惟者一意之謂也無依勢以下正所以弘訓者四句一正一反相形看勢自統馭殷民之權上言無依勢是喜怒一奉其公而不依之以作威法自約束殷民

之罰上言無倚法是生殺一循乎理而不倚之以侵削細看依勢倚法亦只是過于謹毖意故下文隨以寬和勉之寬即敷教在寬之寬制即在寬中非制以濟寬之謂也謂有規矩法度而行之以寬非縱弛也和者和乎民也單言和則和即從容不迫之意若以和對從容則有辨從容者有義理自然之節而非己意爲之其若疾徐也非天地之和如四時之順則可謂從容以和矣二句宜一串說合寬而有制方爲從容方是和妙處在從容二字

又宜趕重和字蓋和中乃君陳之治體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以下六節總是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處上三節以用法言下三節以施教言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常理一辟一宥不徇君而從理之中從理即從君也謂之曰中則惟明惟允而好生之德藹然在法度中豈非寬和氣象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此辟之惟厥中也言弗若弗化之人宜在所辟然必辟以止辟乃辟不然則君雖曰辟而弗辟矣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此宥之惟厥中也姦宄敗亂而至于細君必曰宥矣君雖曰宥而亦不宥合上節看見不徇君爲辟惟辟以止辟乃辟既以辟見不辟不徇君爲宥雖三細不宥又以不宥見宥宥多辟少總是寬和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上前言商民之犯法者處之不可偏此槩言商民

之未化者待之不可刻。頑即所謂商頑民也。在商爲頑民。在周爲義士矣。何忿疾之有。周公作多方大誥等篇。未嘗以頑之一字出之口。誠不忍目之爲頑也。一夫是頑之及。頑不忿疾。自然變而爲善。然亦不可求備。無忿疾者。緩于懲惡。無求備者。速于取善。總是寬和。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此中上無忿疾意。忍者勉強而行。人與已猶二。容者自然而然。人已渾乎爲一矣。自有忍而充于有

容。則忍之跡泯。而廣大之德成矣。所謂無忿疾者如此。○爾乃字不同。有濟在能忍之後。言必如是乃能有濟也。大德即指有容言。此乃德之大也。事濟與忍落一層。德大與有容平層。淺深之間。在有心無心上見。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此中上無求備意。當重不修不良方是無求備。言修者固簡之。而不修之夫。可求備其必修乎。但亦簡之。便有使之愧而知修意。良者固進之。而不良之夫。可求備其必良乎。惟但率之。使之愧而知良意。如此方是無求備于一夫。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承上言弘周公丕訓。不時率寬和之中。以盡化民之事而已。化民之本在身。又歸重在身教上。以成化民之功。然後爲弘訓之至。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見所以反其厚而使之不遷者。在乎身也。違上所

命。從厥攸好。見所以使之從所令如所好者。在乎身也。故曰爾克敬典在德。則民罔不變而允升于大猷矣。敬典在德。與周公明德一般。允升大猷。與周公至治一般。寬和之政。於是乎存。而於周公之訓。始可言弘。惟予一人以下。見化民所係之重。而又期于無窮。以終尹東郊意。俱要本周公形講。○按此篇曰懋昭。曰明德。曰克和。前按周公師保之治。曰厥與。曰辟宥。曰簡修進良。後闕畢公保釐之門。但合看前後。則似君陳和中云爾。

顧命

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作顧命者。成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惟四月。成王崩年之四月也。不懌。疾甚也。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此記發命之日也。洮盥手。頮沃面水字總上文。相

扶相者。王疾病。卜人扶右。師人扶左。此亦兼左右言之。几所憑以安。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前設左右玉几。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此召聽命之人。同召者。平時召其長。則其屬從。今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太保至毛公。六卿也。師氏虎賁。近臣也。百尹御事。庶官也。○按召畢毛是三公。芮彤衞是三卿。三公只以道義傅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以高官兼攝下司。謂之領。彤。姒姓。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畢公名高。毛公名鄭。衞即康叔。言畢公於二伯之後。毛公於衞侯之後者。蓋以六卿之次為序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六節皆成王顧命之言。此節自叙發命之故。言一出而不易謂之誓。凡大事皆然。嗣續我志。即

下文欲羣臣輔元子之志也。審訓者。言其訓不輕發。以啓羣臣之聽意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此述文武創業之艱難。凡就德之發用言者宣。宣布於政治間。重字著武王邊。文既宣於前。而武又宣於後也。奠麗陳教。指文武當初說。如九一世祿。文王奠民之所麗也。武王之奠麗亦無異於文王。觀其散財發粟。則其初可知矣。明德慎罰。文王已

陳之教條也武王之陳教亦無異於文王觀其悖
信明義則其初又可知矣肄字內已有不遠意在
肄不遠句乃承上起下之辭用克達殷句與肄不
遠相呼應惟其肄習不遠於周之民用能達於殷
也達殷集命一串看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此叙已守成之艱難天威承上大命言天命去留
無常顯然可畏故曰天威文武奠麗陳教布為大
訓正述天理之可畏以啓佑後人者嗣守無敢昏

逾正敬迓天威之用力處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
釗弘濟于艱難

此欲羣臣輔元子以保天下也弘濟艱難是顧命
大旨艱難者文武以德教創之成王以敬畏守之
創守俱不易也弘濟有恢弘光大意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此下二節正弘濟艱難之事此節欲其輔君盡為
治之道也柔能以御萬民安勸以懷諸侯要見敬

保意柔能分遠邇言安勸不可分配小大各有个
安勸在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此節欲羣臣輔君端為治之本柔能安勸之要自
一身始自治於威儀方無愧於人耳然威儀之本
在於心冒貢非幾心安得正此正敬保之要敬保
者保其身尤保其心也惟大臣能格君心之非不
格便為貢有善而陷於惡者或我本欲導君善而
誤入於惡者故曰冒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三孤卿大夫之位公北面
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此受命還謂還就此位也綴
衣其衣遠綴帷幄之類庭路寢之庭出綴衣於庭
者喪大記所為疾病君徹縣束首於北牖下是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
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此下十節皆太保命太保以三公兼冢宰故自成
王新陟至康王嗣位命令皆出太保桓毛宿衛之

臣。干戈。宿衛之具。虎賁。宿衛之卒。桓毛二臣。乃執干戈以宿衛者。大保就命於齊侯。虎賁百人。從二執干戈者。以逆新主也。稱子者。明繼父之義。稱名者。未成君也。王宮南向。南門。王宮之外門也。翼室。即東夾室。初喪未為梁闇。故以東夾室為恤宅

丁卯命作冊度

丁卯。王崩之第三日也。喪禮。厥明小斂。又厥明大斂。成王雖有遺命。未作冊書。故以此日作之。因作

受冊書之法度。下文升階即位。及御冊受冊皆是。此為傳顧命而作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伯相。即太保。士者。山虞匠人之屬。須材。是供凡喪事之用。亦為傳顧命而設。

狄設黼扆綴衣

狄。即士也。不言命。承上命士之文。設字直貫至大輅節。狄設者。設生時所坐。設生時所閱。設生時所乘。將傳顧命。特重其事。若成王面命。欲其聽之審也。黼扆。與下黼純。黼字不同。此以象言。彼以色言。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此下四節。是設四坐。以象成王之生存也。天子朝覲聽治。養老私燕。各有定處。平居四席。各因事而設於其處。今則並設之。要見先王精爽之所憑依。意其在此而或不常於此。意其在彼而或不常於彼也。牖間南嚮。就路寢廳牖間。南嚮設此座也。間者。廳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即當宁之所。席所以坐。

在地上。純所以緣。几所以憑。曰重者。所謂天子之席三重也。曰仍者。所謂凶事仍几也。此列於黼扆之前者。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就路寢西廂設座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就路寢東廂設座也。豐席。莞席。草似蘭。可以為席。詩下莞上簟是也。傳作筍誤。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西夾乃西廂之夾室
即下文所謂東房西房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云
夾玄紛黑綬也周禮註云紛如綬有文而狹○按
東夾獨無陳設惟言西夾而又南嚮與常晨同蓋
東夾即初喪宅宗之翼室而成王殯在西序故特
言西夾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越字承上文來玉五重陳寶作冒下詳其寔弘璧
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此玉之五重其餘則皆所寶
器物也西序癸以大訓寶聖言也東序癸以河圖
寶神物也舞衣大貝鼖鼓供文事者也戈弓竹矢
供武備者也赤刀以下諸物貴重陳之於前故言
東西序舞衣以下陳之於後故言東西房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北陳列五輅是成王平時所乘者而南嚮也前北
嚮也先輅與大輅上下相對同在西階次輅與綴
輅上下相對同在東階先輅在西而曰左塾者自
其向北而見塾之在左耳次輅在東而曰右塾者
自其向北而見塾之在右耳以上七節非徒以盛
彌文彰備物為國容觀美也天位嚴極帷座龍淡
寶玉瞬華車輅峙列入其庭登其堂惻然有以感
康王事死如事生之孝思肅然有以竦康王懼不
克負荷之誠敬則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

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上陳儀物為先王傳顧命而設此陳儀衛為嗣王
受顧命而設弁士服士皆立堂下去殯遠也冕大
夫服大夫皆立堂上去殯近也無旒為弁垂旒為
冕皆前圓後方戺者堂簷有廉隅稜角處每邊階
立二人○故云夾兩階戺垂堂上之遠地側猶特也
堂北惟一階四人既立東西廂之前堂二人又立

東西廂堂上之遠地。則堂之南衛備矣。故此又立堂北之特階。先東後西。與上先西後東。恐無先王嗣王之別。大約古人尚右。以西爲上。故成王殯在西序。康王入即位。亦升自西階。從先王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此下七節。乃傳顧命。及受顧命之儀注也。前康王但言子。至此始稱王。明受命也。麻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示變也。由賓階隮。未受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不敢當主也。卿士。王臣。故先于邦君。蟻裳還是

吉服。君臣變凶服爲吉者。以受顧命重事也。不言階者。從王升也。入即位者。王就受命之位。羣臣就助祭之位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

此三卿。繼君臣而升也。太保總大權。自當爲首。太史乃太宗之屬。而先于太宗者。此禮主爲册命。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形裳以上同。其所服。介圭以下。與其所事。奉符賓。有主道。御册命。有子道。故有阼階賓階之異。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此太史既授顧命于王。而陳其大義也。曰字。緊承御王册命來。數語即撮册命中大意。不是太史自撰。嗣訓二字重。臨君周邦三句。正嗣訓之事。而末句又應轉嗣訓說。訓一也。自正大而言曰大訓。自明顯而言曰光訓。光訓不外恤民敬天。故王受命即以此答之。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此康王受顧命而致其謙詞也。其者未定之辭。亂四方。與上臨君三句應。敬忌天威。與上答揚句應。然須一意說下。敬是不忽。忌是不敢。即在亂四方上見。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此康王祭告成王。言巳已受顧命也。乃者。繼事之辭。言既受太史册書矣。乃受上宗所奉之同瑁焉。

受同瑁上。受見受介圭意。瑁尚未用。同卽用之以祭。三宿。從王立處。三進爵于神所也。三祭。三爵酒于神座前也。三咤。三奠爵于神座前也。每一進爵。則一爵酒。一奠爵。如此者三。故曰三也。凡吉祭。尸受酒灌于地。此非吉祭不迎尸。故王代尸祭酒也。曰饗。所謂嘏祀。特牲少牢之禮。尸嘏主人。此則上宗嘏王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此太保報祭成王。言已已傳顧命也。王奠爵之後。則復反爵于其手。故授之太保。而太保受之也。盥非盥同。乃盥手以致潔耳。用異同者。別君臣之分也。璋所以盛同如盤之類。授宗人同。卽異同也。下節二同亦然。拜者。自爲拜神。不拜康王。王答拜者。爲受居宗主。以予道自處也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此祭終行飲福之禮也。康王居喪。不可飲福。太保乃代王行之。宗人酌酒于同以授太保。太保受之。

先酌酒于地而祭焉。然後舉酒至齒。宅居也。宅字因上降字。蓋前太保下堂。而此又復位也。授宗人同。乃授宗人神前飲福之同。爲將拜。故授之。酢而拜。報傳命也。飲福而拜。謝神賜也。王答拜。答召公拜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書太保降者。見權皆一于太保也。降。降階也。此降字。直照前由阼階隮。隮字。太保命設。故收亦書。所收不特器用。凡四座以下儀物儀衛皆是。太保降。則諸侯降可知。諸侯出。則太保率之而出又可知。出廟門俟者。君在廟門內。尚爲子。在廟門外。方爲君。故俟新君之出。以聽其正始也。此時便有用刑意。

康王之誥

癸亥元年。諸侯來朝。康王乃朝見諸侯於鄷宮。作誥以告之。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此康王朝見羣臣所以正始也出是出廟門立應門之內有執玥以朝諸侯意左右二字兮自爲句謂趨而左右也乘黃馬皆黃也朱者朱其尾鬣也交際以馬爲重所以備王之服御物皆以朱爲正所以象君之明德賓諸侯也古者以賓禮親邦國故曰賓黃朱是陳於庭者圭幣是執於手者壤奠指黃朱及幣言圭不過合符于天子耳王義嗣德者康王正嫡以義繼先人明德故曰義嗣德答拜答羣侯之拜既正其爲後且知以喪禮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上節主於統諸侯故西邊以太保統之東邊以畢公統之朝會分班儀也此節以進言爲主故太保暨芮伯序尊卑以並進朝會合班儀也相揖羣臣自相揖也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咸字皆字兼內外之臣言日者太保言也敢敬告天子五字不可忽正所以重之而啓天子之自敬耳皇天三句一意說下羑若者言居羑而能順也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蒙難非柔順不可故曰若或曰文王自出羑里之因而天命始順西土文武所與之地克恤舍刑賞忠厚意叶起下賞罰字面文武惟相繼布德而始得以受命則周之天下創之何其難也今天子可不思其難而保守之乎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此述成王守成之難而勉康王保之也賞罰說得潤自金帛以至土田皆賞也自刑辟以至兵革皆罰也當隱含征淮代奄迪簡服僚等事說賞罰畢協全由敬迓天威蓋我無喜怒而賞罰惟人自取在我自無幾微毫髮之或爽故云協也厥功即克恤誕受之功文武之功始於西土自此而安固不搖所謂戡定敷遺後人休者以盈成熙洽之美而施及於後王也今王敬之哉敬字重敬則歷年不敬則墜命此召公生平學問昔告成王今告康王

者張皇六師須照上賞罰言欲其罰之公而不事
姑息也六師六軍天子之常制張皇則不弛其備
而有以待用也張皇有二意一則治安之久防後
世變遷之漸一則踐祚之初綏天下覬覦之萌其
見召公憂盛危明意無壞寡命即從張皇內看出
此正敬之之寔○此合上節要識述前顧命之意
文武三句應宣重光節惟新陟王四句應在後之
侗節今王下應弘濟艱難意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太保芮伯皆有邦者經文首有庶邦二字則內外
臣都說盡了傳云以外見內者非報誥報敬告之
言也下二節正報誥之辭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
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此推文武得天下之由以寓求助羣臣諸侯意丕
平富不務咎正文武克恤西土之事在新陟王畢
協賞罰其定功遺休亦以此惟丕平富故無私賞
而賞畢協惟不務咎故無私罰而罰畢協然此皆
言其事下底至齊信始言其心觀註中文武務德
不務罰之心句可見用昭明句亦本德罰言則亦
有三字重看謂文武之聖宜無賴於羣臣之助而
當時則亦有羣臣爲之輔助況我之今日寧不賴
爾臣之助乎熊羆不二心總是一人如所謂義德
容德者以戡亂故言其武勇以輔治故言其忠寔
耳保乂要在佐君廣德慎罰上體認所謂往來導
迪者也端命者天命至大至公可受不可圖也文

武既聖時臣亦賢用能受端正之命於上天用字
雖總承君臣而抑揚重臣上厥道指廣德慎罰言
訓厥道以其道爲順也用端命句尚虛下用字又
頂此句說言所以受端命者何也有賢臣輔佐則
文武之道便昭明於天下皇天用是訓厥文武之
道付畀之以四方也付畀四方正順之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
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
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此原先王建侯之意而致求助之辭乃字承上而
言謂文武既得人輔佐而創王業矣乃命建侯云
云建侯即是樹屏一面意指上熊羆不二心之臣
言下先公即此等人今予以下正勉諸侯繼先王
之意以盡侯職也先公蓋昔臣服先王者臣服之
道不外武勇忠是以保乂王家者是顧綏二字串
看顧謂顧念而不忘則先公在天之靈於是安矣
此句且虛看雖爾身以下正顧綏處心在王室亦
指保乂講方得顧綏意用奉恤用字承乃心來用

此心而奉承之也奉恤不過分君之憂若則順侯
職所當爲也凡順則上下勤恤而恤常在心逆則
上下忽玩而恤將在國故奉恤必須順表鞠子羞
王自謂也無人以輔則端命不可受四方不能保
爲後人之恥能奉恤厥若而不貽之羞則顧綏之
道盡而無愧先公矣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羣公自太保以下皆是命即上報誥之命相揖趨
出盡人臣受命之恭釋冕反喪服正人子居喪之

禮此直照前顧命王麻冕黼裳作結蓋王自麻冕
黼裳入即位以受顧命及受同以祭受瑁以朝又
受羣臣進告以報誥皆盡於癸酉之一日故此終
之曰王釋冕反喪服

畢命

畢命一篇不外保釐二字保釐之道惟在旌別
淑慝蓋殷民之中善者半不善者半周公始遷
殷民戒長治者不忌凶德包以大度善惡兼育
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殷民漸服周化故簡修

進良猶未區別也至畢公時風移俗易若猶兼
善並容則稂莠不除終爲良民之害故康王命
以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染善亦將無地自容
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之治所以成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
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史記康王命畢公敘年敘月又敘日重其事也其
日王朝步自宗周至於豐者文王廟在豐周公亦
葬於豐此命畢公代周公故至豐也成周之衆以

民言東郊以地言保釐二字不平釐是事保是釐
之之意蓋釐有分辨保以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
割裂無復潤澤也兩者兼行纔是成周太和氣象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此見敷德非一世而天命始集不徒曰文而又繼
之以武不徒敷德而且敷乎大德見他積累締造
艱難處用克亦難辭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

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此見敷治非一世而民俗始移言成周之衆不惟
文武得之之難而周公所以化之者亦復不易在
在本文武之德說綏定兼剏守毖殷是綏定中一
事毖有艱難之義有訓戒之義此則宜指訓戒說
蓋毖殷原是周公事又此下有式化厥訓句故也
周公毖殷惟時敘告原只有訓故君陳繼周公師
保成王惟勉以由訓至畢公代君陳保釐康王亦
勉以由訓可見訓即是政故此以化訓貼毖殷說
既歷二句備見艱難之意三紀內含君陳和中在
世變即歷三紀風移即下收放心註中已字始字
可玩四方無虞重在殷民蓋當時四方之內繫朝
廷之慮者惟有殷民殷民化則四方無可虞而予
一人以寧矣二句亦要看得是難之之詞不可只
做慶幸說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一節都是泛論見世道係風俗風俗係民心民心

尤係於在上之政治從來爲政道理如此正引起
下文當旌別淑慝意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惟公惟字承上惟文王武王及惟周公來懋德泛
說勤小物正是懋德若分大小德便不懋下皆懋
德之寔弼亮者懋德以弼亮之也正色二句是懋
德之化嘉績句亦懋德所致垂拱仰成雖已然事
玩仰成意正望成終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此篇以周公之事命之。周公之事。從茲殷節生來。茲殷以下數句事。豈畢公所應為。隨時變通。心周公之心。是亦事周公之事也。往哉者。欲其以周公之事自盡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

此示以今日由俗之政。殷民在化訓之餘。尤不可無勸懲之法。所謂變通乎謹茲之道。以成保釐之

功。莫要於此。上文所謂臧厥臧是也。旌別淑慝。重旌淑邊。別慝總以成旌淑之政。畢公時善者多。不善者少。即有不善。亦是惡之匿于心。而非顯然為惡者。故謂之慝。下文以表宅里說旌淑。而意在用彰為癉。究竟欲無慝之可別。以殊井疆說別慝。而意在因畏生慕。究竟欲惟善之是旌。總見以臧厥臧為主。郊圻封守。雖非為慝者申愼。然亦因有表宅里殊井疆等政。故并飭之。所以助旌別之未也。郊圻重疆域。昔已畫而此又申之。封守重[illegible]。昔

已固而此又愼之。郊又根遷殷頑民。昔建成周。等說來。康四海。只管申畫二句。曰東四海。不惟殷民之善者安其宅里。惡者安其井疆。而四海之大。皆將革心向化。而無反側動搖之患矣。此開今日由俗之政。而亦周公謹茲之遺意也。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此示畢公治體也。見諸施為謂政。發于號令謂辭。俱根旌別來。見民俗所係。政本諸身。故貴有恆。辭

布于下。故尚體要。有恆以心言。非止久道之云也。體要謂體中之要。不惟好異。兼政辭而言。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厭持久。不能有恆。辭而好異。則言徒多而理不足。不能體要。三句俱指畢公言。今日為政要如此。不要如彼。商俗以下則推所以然之故。靡靡行事委靡而無特立之操。應有恆。利口出言虛誕而無典重之寔。應體要。餘風未殄。本周公君陳來。雖以一聖一賢治之。而習染餘風尚未殄絕。念哉者。欲公念商俗之弊。凡著為旌別者。惟其

當不惟其典務殄此靡靡利口之俗亦由俗革中一事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上言商俗兼臣民言此下三節尚指臣言此節係古訓泛說鮮克由禮惡之源以蕩三句皆其流也萬世同流句總承上四句說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維艱

此言殷士之惡二如所聞也席寵句對世祿之家看怙侈句對鮮克由禮看服美句對陵德悖道看驕淫句對敝化奢麗看是滅義者惡之源而服美三句亦惡之流也收放心兼周公君陳說閑之句側重畢公身上蓋小人之心莫難收于已放之時尤莫難閑于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雖一時收斂將恐觸事而發又潛滋暗長此閑之所以難也下文惟德惟義正畢公所以閑之之道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訓殷士之道資富二句言殷士之當訓下則示以訓之所在也富而不訓則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不與危亡期而危亡至求欲永年其可得乎故既富之餘必當使之知訓而訓之大者惟在于德義而已殷士以蕩陵德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殷士怙侈滅義訓以義所以化其滅義亦還以所同然者導之而已然非稽之古訓恐德其德而非古人之所謂德義其義而非古人之所謂義故必以

由古訓爲主古之人如堯之克明舜之愼徽湯之肇修武之攸敘皆本天理人心之正以啓羣心之衆切人倫日用之常以收作人之效此在簡冊而可驗者周公之師保萬民兼三王也君陳之懋昭其訓法周公也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此下論保釐後效正成終事不剛不柔不可謂不剛是柔不柔是剛蓋保在釐中而以釐爲保者也

二不字亟看寔從謹毖和中上變通出來厥德是殷士之德允修者化爻德滅義之俗爲惟德惟義之歸也

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首序文武周公畢公用三惟字發端此序周公君陳畢公亦用三惟字發端皆隆重畢公之詞蓋愼始和中成終原是一事只因有畢公君陳周公三人之别故有厥始厥中厥終之說又因厥始厥中厥終三時之殊故有克愼克和克成之說其實周公之所未爲者君陳爲之君陳之所未爲者畢公爲之心則相濟道則相成故總言之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心者化民之本道者化民之理政者化民之具然政本于道道本于心自有相因意故又繼之曰道洽政治道洽者道化積累漸涵浸漬而無間也道洽則政自治澤潤從洽治生來德澤深入使下都之民皆由德義以永年無復怙侈而惡

終也四夷咸賴廣期之也此四方無虞被深予小子永膺多福遠期之也此一人以寧又深此雖三后並提而末寔側到畢公身上說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此期以無窮之事業卽承上成終而言成終而外別無建基之道基在國祚上說人心者國之基風俗者治之基人心善風俗美無窮之基建矣無窮之聞緊承上句帶說重子孫句宜另說子孫畢公之子孫訓其成式是順其已成之法惟乂者惟以此治民也亦要體無窮意不作效

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此總致戒勉之辭以結一篇不剛不柔厥德允修可曰弗克而不盡厥心乎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可曰民寡而不愼其事乎盡心愼事俱在保釐上說欽若二句總承心事一氣說來蓋先王化殷之烈乃前人善政之所輔成者盡保釐之心行保釐之

事正所以盡成終之責也先王尚指文武前政尚指周公應前惟文武惟周公二節成王君陳不必援入

君牙

君牙姓字不傳或曰稱君必有國成康時芮伯爲司徒君牙意其後與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篇內重在繼世功守家法故發端即叙祖父之美以感動之忠以事上貞以守已重世篤上世字貫至下句服勞王家正本忠貞之心而見之行者勿分二事厥有二句不重報功只稱揚君牙祖父爲國名臣功業來要見子孫當繼述意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上叙君牙先世之美此則就已之先世而鄭重言之穆王爲昭王子言文武成康而不言昭王者痛昭王之南巡不反也周至昭王文武成康之緒幾絕故穆王思嗣守之先王之臣不是舊人尚有存者而欲用之亦不是欲用舊人之子孫只要得人如先王之時之臣耳左右是輔弼亂四方是治民謂輔弼以治民也從嗣守至四方都是也心之憂危句心之憂危指基業之大恐輔佐無人若蹈二句正見憂危之至要總轉求助意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此正命君牙左右乎已以釋其心之憂危也予翼指司徒而言股肱心膂正喻翼字之意纘服二句一連說舊服忠貞服勞之事穆王方自憂危恐不克纘承遺緒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臣主一體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此下司徒之職正纘服翼主之事五典即民之則而在身爲正在心爲中中正又身心之則也此則無分上下但民不能自式於和尚賴上人爲敎育而敎育必本以身心故說爾正爾中然身正日克

曰欽猶君牙與民相勸至民中曰罔曰惟則民中全在君牙之心出矣上二句兼言應下二句單主感一步緊一步一句深一句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司徒職掌雖在教民然土地人民之數安養生息之宜無一不掌盡教養兼舉未有無養而可教者故命君牙敷五典之教必先圖所爲養焉夏而暑暑而至于雨冬而寒寒而至于祁此天時之常小

民無食無衣者無計可免飢寒惟曰怨咨兩惟曰是移王代小民說見小民惟有如此此外不能也所以上人要替他思要替他圖總之艱易無定局在小民自思而自圖難易亦艱在君牙爲民思而爲民圖雖艱亦易艱爲小民易由君牙飢寒非難衣食非易無怨咨乃寧寧不但就衣食說衣食足則禮義生謂民始安于其道也乃字正見其難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承上言君牙能盡職則有以繼前人之美也文始謀造用故美其謨武功業成就故美其烈顯以光四方顯西土言承以善繼志善述事言丕言其大啓佑後人言非特顯承于當世也正是合天理當人心罔缺是大綱舉萬目張曰咸正見非後人所宜紛更曰罔缺見非後人所可損益此咸正罔缺之謨烈非他光命是也先王成康嘗用汝祖父爲司徒舉行教養之事以對揚之今爾敬明乃訓敷

典和則思艱圖易兢兢然守而勿失用奉順先王之所行以對揚文武之光命則所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者于是得之矣故曰追配于前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王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此申戒君牙守家法以終誥命之意先正舊典凡前君牙爲司徒者教養之成法也時式者欲君牙教養事事式之也民之治亂在茲推所以當式之由祖考攸行正是式典者故隨以率祖考勉之昭

乃辟何從率祖考彝訓能恪守家法以輔君訓齋

熙樂利之化成而天下有治無亂矣豈不昭顯爾

君有猷治之美乎上以本若爲進能此以率行爲

昭彰反覆見君治未昭即率祖有忝意

冏命

時伯冏爲太僕正故命之太僕者綴衣虎賁之

徒也綴衣虎賁既與常伯常任準人同科則太

僕自當與司徒司寇齊列故以伯冏而厠於君

牙呂侯之間良有以也獨是太僕之職凡出入

起居發號施令俱自一人主之穆王末乃命大

僕尚掌八駿恭以後遂掌馬焉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

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此穆王先叙已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弗克

於德致愆之本就言動上說宅丕后憂危之基怵

惕非空空懼以其弗克於德也思免正是怵惕厲

處凡大庭廣衆過端易防禁地褻孺或不及免全

要含得賢爲輔使言動無失意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

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此叙文武得近臣之助也聰明齊聖本其德之天

縱者言小大泛指內外之臣侍御僕從則親近之

臣也忠者盡忠輔弼良者直已守正統以一懷字

俱主內言不必以良屬外公卿進見有時僕御既

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是近

臣尤有關君道之重而不可以非人居之也正人

言動必正者旦夕二字見無時不然也見有善者

幾即從微處承之見有不善者幾即從微處弼之

不待大庭顯見而既近無間之時常有從容補正

之益重弼字文武之聖豈有過舉而待於弼蓋先

事進戒不以君聖而忘規也出入起居發號施令

就大僕職掌言蓋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

大命掌諸侯之復逆故也欽臧俱本言動說此四

句不以效言言君得近臣之助如此下民二句本

上四句說祗若者敬承其言動也咸休者同歸於

德化之中也咸休正是祗若處
惟予一人無良寔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此泛言已須近臣之助未着伯冏說而望冏意在
其中無良對聰明齊聖說左右前後指侍御僕從
匡其不及以下對承弼說匡其不及處繩愆二句
寔之愆繆以事言大爲愆小爲繆俱就言動說非
心則愆繆之原繩糾有顯諍明諫處有潛移默奪
處格心工夫正匡其不及而克紹先烈之本也上

言文武聖德無過可諫故言承弼主承順而帶匡
救言之穆王思免厥愆嚴規過爲重故揣以繩愆
糾繆格其非心爲言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
脩不逮
此命伯冏盡承弼之道也大正大僕正非大馭也
大馭掌馭路之事大僕無所不掌其職爲重周
禮大僕下大夫二人餘則小臣上士二人祭僕中
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皆其屬也故以正於

羣僕侍御之臣爲說正字內含下文愼簡意懋乃
后德二句一氣說包上繩糾格心在內仰文武之
承弼也德指言動欽臧不逮應不克於德即上文
不及也交字從羣字生交修工夫只指羣僕侍從
說伯冏正于羣僕侍御者也有綱目之分
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此節所以正於羣僕侍御者也治有體統上雖急
於求助苟偏擇之則叢脞矣故命伯冏作大正使
精擇其屬不待王親擇也愼簡句處下不用小人

而惟用君子正愼簡之實無以與其惟字相形看
不可平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
惟臣
此承上僕臣所係之重以見其當愼簡也僕臣即
前後左右之臣亦即下耳目之官正即吉士諛即
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皆從僕正所簡來克正自聖
后德不德俱指言動末二句即申上說重兩惟字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此戒其不能慎簡之失也。一節只是一句。觀無二字貫至末。憸人即巧令便辟側媚而以貨進者。既字含以貨任人意。本不慎簡來侍御僕從。本非日之官。而有廸君之責者。先王之典。即罔有不欽。罔有不臧之成法。非先王之典。猶云非先王之法言法行。莫作非毀看。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此承上節而言。憸人之進。未有不由貨賄者。故特

戒之以絶既憸人之根也。人即吉士。惟貨其吉。便以憸人爲吉士也。瘝厥官。指伯冏。非指羣僕。汝之用羣僕也。苟不以其人爲吉。而惟以貨賄爲吉。則是不能正於羣僕。而曠其大正之官。夫以人事君。乃敬之大者。任用非人。而至于瘝官。是不能敬其君正屬之命矣。能無罪乎。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此總一篇之意而申飭之。彝憲即先王之典。如出入起居之欽。發號施令之臧。皆是。弼者正救乎我而使之不悖乎此也。近習之臣。不患其不能將順而莫之承。惟恐其不能正救而莫之弼。故在先王則稱其承弼。在已則責之永弼。而不及於承焉。

呂刑

呂侯爲王更定贖刑新制。具載刑書。因諸侯來朝。王使呂侯以書意告命之。使通行於天下也。書傳稱甫刑者。呂侯子孫。後改封甫。如詩云生甫及申是也。穆王時未有甫名。故曰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此史臣先序穆王訓刑之由。呂命者。呂侯受穆王之命而訓刑也。王享國以下。是述其由。百年。從生年數之也。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享國百年。蓋在位五十年之後也。作刑。作贖刑也。贖刑亦是好事。而以爲耄荒所度者。虞制金作贖刑。不過處鞭朴之寬者耳。穆王并大辟而贖之。凡有干鈇。皆可犯罪。人亦何憚而不爲亂耶。故曰荒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此下呂侯稱王言以告天下若發語辭古有訓記言其事也自蚩尤至配享在下皆是此節專起苗民不重蚩尤始字重看蚩尤爲作亂之始苗民爲淫刑之始作亂卽是寇賊罔不以下指平民而言鴟義二句正形容寇賊情狀爲寇爲賊而以鴟張爲義爲姦爲宄而以奪攘矯虔爲事此平民之惡而寔蚩尤暴亂爲之始也承蚩尤之後者安得不爲暴亂乎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

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兹麗刑幷制罔差有辭

此言苗民承蚩尤之暴而制刑以虐民也苗不能用德化但欲以刑制卽此便已虐民況復過爲殺戮者乎罪首二句已盡苗罪惟作五虐以下皆發明此二句意故制以刑非制作之制卽檢制之制與下文幷制士制同作五虐亦非制作之作乃作爲作用之作與本節用字爲字同曰法者又非苗作此刑立名爲法也乃是苗托言于法見有所受以恣其殺戮耳故繼之以爰始淫爲等句見五刑雖非苗制而用五虐之刑則自苗始也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此言苗民之惡及于民而遂聞于天也苗淫刑以殘民昏亂極矣故民起而化之爲昏爲亂也罔中二句卽泯棼之寔詛盟兢有要質鬼神天地猶適意虐威以下則是升聞于天惟及于民所以聞于天也弗用靈故無有馨香制以刑故惟有腥穢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

下

此言苗民淫刑之禍亦用刑者知所戒也苗以刑則曰虐舜以德則曰威用刑成德故曰報虐以威遏絕二句正威之寔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此言舜于除虐之後而以正人心爲急也絕地天通正人心之具棐常正人心之本通節以正人心爲主而却重在常道上勿平重爲南正司天黎爲

北正司地自高陽時已然至舜而乃命之者重黎
固世其職者也地天通即反覆詛盟一套事地天
包神祇在內祭各有分非可通行如天子然後祭
天地則祭天不得通行也諸侯然後祭山川是祭
地不得通行也與凡在地之祇在天之神皆然苗
民反覆詛盟祭非其鬼于地天之祭通行混亂久
矣故禁絕之降格如神降于莘之類曰罔有則前
此豈真有降格哉亦曰人爲之耳群后諸侯也在
下其臣也亦承帝舜之德意而然常字對怪誕言

仁義禮智人道之常而禮樂政刑則聖人非常之
具下文三后之功皋陶之刑皆非常也明明者是
非明白而公道昭于上也鰥寡舉其甚者而言包
凡民在內無蓋者爲善皆得自伸無有壅蔽冤抑
以得禍者也言善則惡可知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此言舜以德運治于上即後節移移在上也問是
問民情利病欲得其不便于民者而反之非前問
苗罪也清字對泯棼說如水澄鑑澈不着一塵自
無不畢照威明都從清字生威以防閑言明以啓
迪言帝德原自威明不因苗而後反對苗言若與
之反耳惟字有過化存神意畏明有不識不知意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
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此是舜用德以爲治此是命臣以分治即後節明
明在下也三臣謂之后者以功而封爲諸侯也古
人有憂世之心先憂則功成故曰恤功恤功于民
是三后命則舜命之也伯夷以下俱承命去如此

重黎絕地天通正其大分而已又命伯夷降典使
禮達于天下正人心以禮爲急故先言之折民惟
刑不是以刑加民只以禮教民折絕斯民入刑之
路蓋伯夷禮宗折之以刑正納之于禮也在布之
命令上說若以伯夷兼用刑則下文士制刑便說
不去禹平水土以安民居又爲山川立主祭之典
修其正祀各使有主之君主之定其秩號即主名
之事也主名山川重民有依止意稷降播種以厚
民生故三農得以分植其嘉穀曰嘉穀者前此民

猶穡食草木之宜也。成功、成養民之功也。殷者、生齒日煩、民風日厚、惟畏惟明之化、至此而益隆也。惟字重看、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此亦蒙乃命之文。士師之官、耑主刑辟、能制百姓于刑之中、已爲明允矣。而其意乃用以教民敬德。雖用刑而意不在刑也。伯夷禮官、乃以禮而正刑。皋陶刑官、乃以刑而敬德。○按自重黎至此、是歸美虞君臣以德爲治。與苗民弗用靈反。士制刑之

中。與苗民作五虐之刑反。正下故乃明于刑之中張本。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此承上虞廷君臣之事、而總論之、見聖世本之以德、而制之以刑、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穆穆句、是恭已氣象、明明句、是宣力氣象、君臣合德、光輝昭于四方、是其時君臣已盡勤德矣。而罔不惟句、又是下民觀感盡化、民盡勤德也。若民未勤德、則君臣德猶未勤、方且自修之不暇、何暇明刑。惟四方罔不惟勤、上始明刑以乂民、則民知上不重刑、刑即其德、而刑始可以言中。否則豈特制之無本、抑亦用非其時、即此便已不中、豈待濫刑亂罰乎。玩故乃率乂語脈、正與罔不惟德相應。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此推虞廷用刑之極功、正見其爲祥刑也。典獄之官、即是皋陶一節、總是上面士師用刑輔德意。非

訖惟訖、是低昂語氣、分開不得、以虞氏之敏治、虞士之執法、烈至有威富可狥。就其率乂棐彝而推之、則知獄不當施、即欲民無濫、法不可廢、雖富强弗屈、敬忌正訖威訖富之實。敬則不忽、愼刑之至、而察之必盡其心、忌則不敢長刑之至、而施之惟恐不當、推敬忌之心以聽獄、則刑亦義刑、殺亦義殺、無可憾于獄、故無不可對人言、曰罔有擇者、行之于身、皆可言之于口、不必擇而后言也。此二句不平、工夫全在敬忌上、下又因敬忌二句極言之。

心存敬忌。則滿腔皆不忍言。罔擇吉。則通體皆惻隱。在我無心之好惡。一上天春生秋殺之机。栽培傾覆之理。故曰惟克天德。然此生殺栽傾。又豈止因物付物。乃全是一團生生不息之仁。而造化亦由我立。故又曰自作元命。元命較天德更深。如是則德與天兩相當矣。故曰配享在下。可見能無間于天者。斯能無負于君。穆王此言。欲當時典獄者法之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

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此因上章言苗民及虞廷之刑。而欲典獄者有所監懲也。司政不獨典獄。此備主典獄者而言。天牧。包用刑意。方切上言。教祇德。是以刑為教也。此言作天牧。又欲以刑為養。伯夷以禮折民。絕民入刑之路。使皋陶刑無所施。此當法之最上者也。苗民以刑病民。自取囚禍。此當戒之尤者也。法伯夷。敬忌其要。戒有苗威貨其首。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上總告諸侯。此于中抽出同姓者而告之。因上有監有懲。故此以勤不勤兩端說。罔不由慰日勤。此

句重。亦根前罔不惟德之勤。勤字來。勤是勤德。非勤于民刑也。天齊四句。推其當勤之故。爾尚四句。示以勤德之事。兩以敬為言。敬固所以勤也。一人三句。是勤德之效。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此用刑之綱領。冒下六節。看有邦有土。兼同姓異姓說。刑非以殘民。而止以安百姓。故曰祥刑。安百姓貫下三句。遴選吉人。俾觀五刑之中。擇也。擇其

安百姓者也。制于刑之中，而不爲五虐之法，敬也。敬所以安百姓也。原情于比附，惟其可及斯及之，度也。度所以安百姓也。擇人，如上命伯夷降典，命皐陶爲士之類。敬刑，如上制刑教德，明刑棐彝之類。度及，如上非訖于威，惟訖于富之類。若苗民罔擇吉人，則是不擇人也。庶威奪貨，則是不敬刑也。弁制罔差，又是不度及也。先言人，次言刑，後言及，詳其次第。蓋三者之要，尤先得人，人得則刑之所及，自無不中，故末再提哲人祥刑作結。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此下六節，詳用刑之節目，要不出上文擇人敬刑度及中事，節節要見民安刑祥之意。此節示聽斷之法也。兩造二句，以聽獄言。五辭六句，以斷獄言。兩造，非偏辭。師聽，非偏見。五辭，五等刑罰之辭，是訟者之辭麗于五刑中之辭者。簡，核其寔。孚，無可疑。正于五刑者，質正于刑書，而擬其罪之輕重也。不簡，謂不寔也。辭然而意或不然，事然而情或不然，故又質正于五罰中之多寡而貰處之。五罰不服，謂與罰又不應也。正于五過，則直赦之而已。此即虞廷贖刑肆赦之遺意。六句相推下去，欲其原情定罪而已，重在疑上。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此舉用法之弊而戒之，承上正于五過說來。刑降爲罰，罰降爲過，亦可謂輕矣。然當以爲過而不以爲過，乃入之于刑罰；不當以爲過而以爲過，乃出

之于刑罰，皆疵也。故言五過之疵，則五刑五罰之疵在其中矣。官反等，正是疵處。官，如聽從上官主使是也。反，如親故仇嫌應該迴避是也。內，如打點衙門之類是也。貨，如受財枉法是也。來，如聽受囑托是也。均者，將問官與犯人同坐此罪也。審克二字不平，治獄之道，不審則疎畧，不盡其能，亦非審也，故篇中屢言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此尙言察疑之道。兩疑字重看。兩赦字不同。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免之矣。審克者。審其疑而眞能赦之也。重出罪一過。簡孚四句。正審克之實。簡孚。卽所謂五辭簡孚者。有衆。可信者衆也。簡孚有衆。若可定其刑罰矣。然曰可信者衆。則不無未信者在。得無誤入歟。則于貌而稽之。蓋言或不能以盡意。而貌則可以得情也。此尙求其出也。若無簡則不聽而竟赦之。雖貌亦不必稽矣。無簡。卽所謂五刑不簡。五罰不

服者。其嚴天威。不必承上簡不簡兩項說。正指五過皆當肆赦言。天之明威。無不降陟。無絲毫可恣或疵者。故云具也。蓋惟恐有疑不赦。五疵及人而刑罰至于淚濫也。比上節均又進一層。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此正言五罰之法。乃穆王本意。卽所謂度作刑以詰四方者。墨辟至千鍰。是贖法之定數。墨罰至三千。是刑書之定目。上下比罪以下。是聽斷之法。旣曰疑赦。又曰閱寔。可見疑赦者未必盡之罰。罰贖全爲有一等人。當之刑則可疑。直赦之又未盡其罪。故必檢閱核實其罪。使與罰相當。不可苟也。墨罰等原有常條。周禮。五刑惟一。不分輕重。此則墨劓爲經。則增之。宮大辟爲重。則損之。剕居輕重之

間。則酌其中處之。分之有二百三百五百及千之異。合之則曰三千。比罪者。斟酌損益。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今律無明文。則許用例也。亂辭。不是兩造之辭。當是斷獄之辭。與衆共虞度者。恐其惑于佞人利口。故云僭亂辭也。不行。非必盡前代之法。凡義不可用。卽不行也。蓋聽辭貴其能察。不察自有僭差。用法貴其可行。不行便不謂法。一戒一勉。原相配合。惟察二句串。惟察者。察其所當比也。夫比則無

法矣察而曰惟法何也求减法于無法之中也此
時耳目既不得假舊章又不得揣摩只憑我心神
精我藻鑑故曰審克審克只根此附說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
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法固不可不審矣法也者原人情世變而爲之者
也苟徒守經常之法而不原人情世變以行之則
膠固而不知權反有戾乎經矣故此又以用法之
權告之上刑不必是死刑下刑不必是全赦要活

看適謂其情之所之故註用情字爲釋輕重諸罰
有權因刑而推之罰也刑權輕重以爲上下罰权
輕重以爲多寡此皆因人情而權輕重者下則因
世變而權輕重也人情世變不可對說世變亦要
論人情父子相繼爲一世如謹歩之後須寛和寛
和之後又須旌別俱合人情而言惟齊二句一直
說結上四句意刑罰之輕重或原情而定罪或隨
時而制宜雖整齊畫一之中却有叅差不同的去
處然究其歸則皆合乎人情宜乎世變輕非故縱

乃當輕而輕重非故入乃當重而重截然有倫序
而不紊確然有體要而不易玆權也乃所以爲經
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
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
備有并兩刑
上二節既告以贖法之等差用法之權變矣此詳
示以謹刑罰之道正所以善贖法之用而適權變

之宜也罰懲二句恐有司以論法爲輕而不加審
故特戒之罰且病人況刑乎非佞以下皆兼刑罰
言正所以謹之者依註作三段然亦相承說折獄
不得人則刑濫得人不盡心則職廢盡心不備辭
則自專三意原互見惟良折獄與非佞折獄對罔
非在中又言良者折獄之善以見當用良而不當
用佞之意察辭三句是問鞫時事明啓四句是擬
罪時事差是參差不相應差在前察在後非察辭
之時定求其差也非從惟從乃察辭于差中事初

以爲不可從然竟以爲可從惟要常存哀矜之心不可過于慘刻常存敬謹之心不可失于忽略。故曰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者已心衆見揣度書意或上服或下服抑當比于上下間也。咸謂皆包衆獄而言謂斷獄庶幾其中正也中正應上文中字刑罰不是兩開說宜照前不簡不服正于五罰五過看謂其當入于刑者與其當降而罰者皆當以審克爲主獄成在結案時孚者兩爭者皆心服而衆人皆以爲是也輸是奏案時孚者情法脗合

與上無違異也其刑二句從輸字生獄成可信已鞫萬無差了。却又恐未盡己心到覆奏時。又備載犯罪之曲折擬罪之斷案勿有疎漏以供上之服念其中若有一人而犯兩罪一事而具兩法雖已從重問擬還要連他輕罪一併開寫取自上裁蓋不惟致其精詳而又極其恭慎此所以爲祥刑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又總同姓異姓諸侯而告之欲其盡敬刑之責也以敬之哉發論通篇重一敬字懼正所以生敬也朕敬二字一直說言朕所以敬于刑者以有德于民惟刑也下皆承有德惟刑說去以明清與中而作配在下德也若私家鬻貨以致天罰則非德矣德不德都關係在刑上安得不敬單辭無證之偏辭兩辭即兩造及干證之詞曰兩則有對質處

矣單則無可質對人所難決惟在秉自己明清之心此二字却從一敬字來兩辭雖人所易決然一有偏徇之心則不中惟其心中而不偏斯能決兩辭之獄各得其平而無詞也但單辭無貨可鬻兩辭却易于受賄所以下文獨詳之獄貨二語何等激切前須典獄曰惟訖于富戒典獄曰惟時庶威奪貨論五過之疵又曰惟貨至此則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想見穆王贖刑亦非專以斂財爲事其情見乎辭者如此報以庶尤是天罰也永畏惟罰

惟此天罰也。向未說到人畏處。下正明天罰之故無非爲民。可見司獄者當以敬天愛民爲本。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併諸侯之子孫而告之。不曰刑于民之中。而曰德于民之中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協中爲無刑所致。是非刑于民之中。乃德于民之中也。此句且暗指伯夷皐陶未可露出哲人四句正此句之實。

方實指夷皐哲人所司者刑。本非可順之事。宜不足以致譽。而皆有無窮之譽。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不惟當時稱之。而至今頌之不衰。有慶如此。豈有他哉。只因他明清敬慎。凡所附麗于五刑。皆得其中。合天理。愜人心。所以有令聞無窮之慶耳。嘉師。指民中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未嘗不善。其陷于罪惡。非其本然。故曰嘉師。祥刑。指咸中有慶說。刑雖主于刑人。然以刑罰之中。衍靈長之慶。何如其祥。故曰祥刑。監字。正與今往何監相應。

文侯之命

此書作于東遷之初。可以上。可以下。由此而上。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爲春秋。爲戰國。乃世道升降之會也。使平王能復文武成康之舊業。天下無春秋戰國矣。夫子錄此。深惜平王不能推文武之餘澤。而流爲下衰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此與起下節意。言先祖成康之嗣位。固惟承文武慎德受命之後。亦惟得爾先正唐叔之輔。故得以安在位也。丕顯句。是提其人。下三句。言其事。克慎。有敬脩意。明德。在發用上說。兼教養。昭升敷聞。自是文武寔事。不是泛說。周家之命。定于武王。而集之則自文王。故明德兼言文武。集命則尚言文王。亦惟字要重發。前休之垂如此。我先祖亦可懷在位矣。然不獨得文武爲之開創。亦惟先正左右之力居多。先正。指康叔。即文侯之祖也。厥辟先祖。俱

指成康。昭事。以文武之道事其君也。謀猷。就成康教養之道言。越小大二句。謂入替謀猷出而奉之。正左右昭事處。懷在位。保天下而不失文武之基業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將歸功文侯。故先發此。當與上節反看。丕愆。指父死國敗說。殄資澤句。是丕愆之由。侵戎句。正是丕

愆處。御事五句。與上亦惟先正四句反。有績二句。正應懷在位句。御事。指在廷之臣。是內之輔相無可賚。惟祖惟父。伊恤朕躬。是外之諸侯無可資。然御事與祖父。雖分內外。而意寔串。嗚呼二句。當指外諸侯言。言外見惟有父義和在。蓋反覆悲閔之無人。而深幸文侯之能恤已也。合上兩節。俱重諸侯上。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此正言文侯有績于一人也。只重修扞我句。而肇刑會紹。昭顯祖而追文人。皆根于此。昭顯祖句虛說。肇刑三句。即其寔。肇刑者。于國家無人之日。而始能儀刑文武之道以事我也。用字緊根刑文武來。會紹云者。平王失愛于父。流離顛沛。依托母家。離也。父死國亡。絕也。文侯起定其難。而離者合。絕者續。是會乃辟。使文武國統不離。紹乃辟。使文武國統不絕。要緊綏在位意。追孝句正應轉克昭句。曰追孝者。歷世已遠。而能善繼善述也。既曰顯祖。

又曰文人者。自其忠貞昭著于前曰顯。自其佐成尚文之治曰文。俱指左右昭事而言。艱即嗣造三句。修扞者。修完于犬戎殘破之餘。扞禦于犬戎侵侮之時也。平王之意。全重在此。嘉者稱美之詞。未是命爲方伯。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此飭遣之辭。蓋命以方伯之職而責望之也。歸者

歸晉國也。視師指一方。寧邦指本國。用賚至馬四匹。隆告廟之禮。重征罰之權。任字與歸字同。柔遠至荒寧。即視師之事。簡恤爾都。即寧邦之事。用成句總承。柔能作紱馭諸侯說。欲其連諸侯以恤朕躬也。惠康句。安民以定國本。欲其以旣殄之資澤而施之于民也。無荒寧者。兼柔能惠康而言也。簡者。簡閱其士。以張皇詰戎。正柔能之意。恤者。惠恤其民。以培植國本。正惠康之意。顯德。即指上肇刑三句而言。○按周終于東周。蓋于此書見之。東遷

之初。大讐未報。王畧未復。正君臣臥薪嘗膽之秋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釋然遽自以爲足。曰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弓馬。功已報矣。曰柔能惠康。告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勉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其終于東乎。

費誓

周公之子伯禽。初封爲魯侯。因淮夷徐戎作亂。率師伐之。誓師于費地。記誓者因以費誓名篇。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命指一篇而言。徂茲。只指淮夷而言。往者淮國之夷。與三監同叛者。今日又約徐國之戎。並起爲寇于魯。一則倡亂而怙惡不悛。一則從亂而同惡相濟。以見其當征也。

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此治戎備也。敿體取甲胄捍禦用干楯。敵在遠則弓矢所及。敵在近則戈矛所交。敵互進而短兵接。

則鋒刃所紛出而迭應。一以自衛。一以攻人。故皆欲其精當。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此除道路之事。淫。大也。舍。牧放也。牿。牢閑也。軍所在之處。大舍牿牛馬。謂出之牢閑牧于草澤。擭。檻也。穽。坐阱。穽。檻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机于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捕小獸。入必不能出。不設机也。旣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爲牛馬之名。無敢傷

牿謂傷牛馬牿之傷謂牛馬傷也有常刑謂殘人畜之刑此節玩今惟二字便見王師所至秋毫無擾居民處若曰今惟如此所以不得不令民如此也使非淊舍牛馬豈禁爾之穫耕哉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此嚴部伍也軍士在軍止則有壁壘行則有隊伍軍亂生于動故在本部中以居所不動爲法即使

馬牛風逸臣妾逋逃亦當鎮之以靜勿敢越逐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軍伍不可復整也在他部中有祗復者當商度所還多寡輕重之數賞之以爲還歸之勸越逐不復分開兩平常刑對商賚看此軍伍中事至于師旅所經又戒軍人無敢寇攘所過居民寇攘是總目踰垣牆三句是其寔常刑犯軍令之刑自古喪師毎因剽掠失部伍爲敵所乘故不得不戒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此立期會而勉其有事也期是出征日期會是會集諸侯之師以往征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尤近魯境故先加之兵此二句是冐正立期會處以下三段皆期會中事糗糧以足軍食楨幹以治軍壘芻茭以供牛馬皆期會所最急者糗糧不言魯人伯禽爲侯伯監七百里內諸侯率以同征糧食當

自齎持蓋統告在會之諸侯也楨幹芻茭非遠國所能自齎故責之魯人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逮楨幹易得惟恐闕事故云供芻茭物賤惟多爲善故云多糗糧芻茭則死刑楨幹則無餘刑者何也糗糧人食芻茭馬食人馬不可一日無食楨幹視二者猶稍緩也○按費非魯東郊當時治兵于費也夷戎爲寇東郊正受敵處故使此郊之民尚意于攻守而鞠發備峙則使西南北三郊之民蓋取給于不受敵之處也

秦誓

秦紀穆公自茅津濟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以申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諫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 按春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主于懲惡其法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書序篇取穆公悔過主于勸善其詞恕故孔子刪書而以秦誓終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

此穆公誓告群臣悔過之辭也首者第一之義謂興亡之故成敗之端莫此爲最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此群言之首也自古典謨訓誥惟以君子小人決治忽而君子驗于取舍者以受責之心少責人之心多耳正盤最害事一念安則百欲從故曰多此不能受責病根責人以下是多盤之實此言正切穆公之病故舉以爲首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憂字即帝王之心法所該甚廣便有子孫黎民在念下二句正是憂處蓋謂已然之過既無計之可追未還之善恐無日之可及矣此其所以憂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此明言悔既往之過而圖將來之善也古之謀人是真可親者以其不就予而忌之今之謀人非真可親以其就已而姑以爲親姑字可味雖則云然即接前四句說不必說前是過猷詢黃髮句宜重

黃髮即古謀人識擬遲鈍而終見成功謀類迂濶而卒奏實效閱歷久經練熟雖無快心之事亦可免敗績之虞故曰罔愆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此節引良士勇夫甚諞言之罪諞者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君子招不來麾不去豈能使之變易但人君不以君子之言爲是而改易之耳數老成焦勞于百年而定計者一小人以數言而害其成耶

正不同朝而事。必消妻非之奸。斯可壯忠良之氣。

本文不明指何人。不可入蹇叔杞子等。

脉脉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此言良士有利于國家。以明已尚有良士之意。脉脉我思。即沉思默想之謂。如有者。設為有人如此也。一介。獨立無朋之意。他技。如射御善辭言。凡諸

材藝皆是。休休有容。本斷斷無他技來。蓋誠信篤寔其本體。而寬弘廓大其雅量也。有技若已有。彥聖好以心。此正其休休有容處。上曰其如以起下。下曰是能以應上。無非形容其好賢之心為特至耳。子孫黎民乎。保子孫。則利之所及者遠。保黎民。則利之所施者博。故曰亦職有利。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此言小人有害於國家。以明已不皇有編言之意。冒嫉。是忌嫉其所長。惡。則併其人以憎之。是不能容天下之才。與若已有之異。違者。不行其言。不達併阻其事而敗之。是不能容天下之德。與其心好之異。是不能容。亦總承上數句言。不保子孫。國祚日微也。不保黎民。國本日瘁也。殆字與上利字反。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此總上二節。而覆言之。蓋上言一人之善惡。致一國之廢興。此言一國之廢興。係一人之善惡。無兩層意。○按書終文侯之命。而以秦誓附焉。蓋世變

往來之會。王霸升降之機也。書終文侯之命。而王迹熄。書附秦誓而伯圖興。周遷洛邑而周日弱。秦得鎬京而秦日强。讀文侯之命。見平王之忘君父。忘讎耻也如此。讀秦誓。見穆公之欲改過遷善。任賢去邪也如此。周欲不弱秦欲不强得乎。平王之詩。下擠列國。而秦車鄰附見焉。平王之書。續以列國。而秦誓附終焉。進秦于詩書之末。以警周也。春秋之筆。于秦每人之。且狄之。又以尊周也。天下之勢。駸駸而趨于秦。夫子得不見其幾微于定書刪

原缺

尚書體要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錢肅潤撰肅潤字礎日無錫人是書章分句解止於隨文生義未能有所折衷其訓禹貢九江旣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又謂江漢發源於梁合流於荆入海於揚定是江漢爲何又生松江婁江東江出來云云則又主蘇氏岷江爲中江嶓冢爲北江豫章爲南江之說矣又云東湖未築以前江水直注太湖是岷江嶓冢豫章三江未嘗不通震澤也攷江水雖入海於揚然自古未與震澤通若如是說則京口以東皆成巨浸矣殊爲無據惟其辨九江有三頗爲詳晰差足備考耳

書經疏略六卷

〔清〕張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著蔡張氏刻五經四書疏略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經疏略六卷》提要

尚書疏畧序

仲誠張先生潛心理學五經四子書皆有註疏其言曰尚書二帝三王相傳之心法也雖世歷五代揖讓征誅因時而變而十六字心法數聖人未嘗有異也是心也操之則爲聖爲賢舍之爲賢智爲愚不肖外此無以爲作聖之功所以論孟篇終敘道統之源流必自堯舜始中庸一書闡發尤爲詳明其不言心而言性性者天命于心之理也即

人心道心之說也其言戒慎恐懼慎獨者即危微精一之說也其言中和因中而推廣之而復言致者即執中之說也體立用彰其言天地位萬物育者神聖功化至此而極即典謨中所謂

天平地成黎民於變時雍鳥獸草木咸若是也人爲聖人斯治爲聖治二帝三王修已治人之道在是矣聖人此心千萬世之人亦此心苟操此心盡性至命聖人可以力學而至所以孔孟

生于百世之後而能得乎唐虞之心傳者以此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不信然哉今年春

大中丞顧公聘　先生主遊梁書院昌明絕學弟子自遠方來受業者日益衆秋八月余從

大中丞公聽　先生講尚書十六字其說明顯其功簡要不覺爽然自失曰世人以聖人爲生知安行不可幾及者皆俗學誤之也人苟能本此心此理之同而加之以存養省察之功人人可

爲聖人而唐虞之心法復昭于世矣頃取　先生尚書疏畧全部讀之繙閱再四凡蔡註之畧而未解者疏之使全晦而未顯者疏之使暢間以已意補前人所未備灑灑數千百言總以發明二帝三王修巳治人之道不越乎十六字心法而別有岐途余讀之犁然有當于心也遂授之剞劂公諸海内學者讀是書而研極焉達則爲稷契皐陶伊尹周公窮則爲孔曾思孟以紹

往聖以啓來學其有裨于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

康熙三十有三年季冬之三日

乙未中憲大夫知開封府事三韓年家眷弟管竭忠拜撰

孔安國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墳大也世傳三皇以此爲正）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五帝以此爲正）至於夏商周之書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索音色）求其義也九州之志（志記也）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

皆聚此書也春秋▆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安國孔子十二世孫也故稱孔子爲先君）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職方有謂周禮有職方謂輿地志之類）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繁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孔鮒孔子九世孫與其弟孔騰畏秦法峻急藏書壁中）漢室隆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漢景帝子名餘）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

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傳謂春秋傳）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隸書漢時俗字也）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

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一篇中悉依舊本唯於春秋左氏傳一句姑闕其左氏二字傳附經左曰左傳以人號傳古無此體是自漢儒已訛之也存以俟高明

孔序終

書序

昔人云人皆可以爲堯舜則其可以爲禹湯文武周公無問矣今人之視堯舜奚啻瞻天而可爲惟不經二說豈不皆據書而論將書之有二解耶抑無二解而誤爲二解耶古書具存文理本顯未可遂以聖人過疑爲高論今玩索體驗其道德崇偉勲緒隆備純乎憂心勤力之所爲一繫厥功而卽於倦惰聖可作狂況其狂也夫聖人之高如鳶戾天滅意

斂羽未有不墜曰終不墜古今不識有此怪理與情否乎嗚呼書所傳者皆聖人修道之法則也實卽天命率性之本爾也是故心生曰性知能日生長而不已是也孔子曰學習不厭善言性乎堯以是傳舜舜以是傳禹禹以是傳殷周聖人及我孔子接是傳而宗是書以學唱天下教萬世非有殊文異義今觀堯舜禹皋典謨中語憂勤惕勵原無少輕遊於商周之辭安勉有異而學之法無異書傳學

法不傳生質生質不可爲而學法可爲生質不可齊而學法可齊於是人人可爲聖人矣揖讓征誅遭時不同皆以此學法者行乎其不同之間故先後聖人數千百年賓遇極不相及而總以一揆也世儒先立一不同之見誤認生安爲無功夫正與書意反悖旣天下尚有無思無爲之途以處聖人又勉人而學人將有辭而堯舜可爲之說遂恍惚於天下後世之人心而陰中以不可爲之病矣堯舜

不可爲其下者亦無由及何也夫道一而已也泳也生平不憚攻苦久焉竊見於兹僭疏其畧雖有不倖於時講師授於古書原本旣無敢竄而文順義從適符其堯舜可爲之意幼學肄之可以談神聖而不驚至於孔子芟書百篇壁經出而世得睹其目孔安國隷古窘科斗磨滅失其四十二所失亦多矣然篇失而目存序中序者序其大義之所在也識大義所在所得亦多矣泳見其不可遂棄旣

以古序自爲一篇仍壁中之舊復以篇目及闕目成次經中考諸儒註疏畧訓詁之使學者展卷猶識孔子之故也云爾後學張泳記於敦臨堂時康熙丁巳五月十九日甲午

書序終

古序

（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朱子疑序爲後人僞作沐嘗玩汲冢周書亦有古序合尚書古序參之乃知古書原有序皆歷代史官隨事題記以撮一篇之要者其後書有删存序亦有删存是孔子前已有序孔子或爲稍加筆修耳何可以不信況書中已亡之篇居半不賴序存無由識之今仍壁中之舊自爲一篇冠篇端不失百篇之目云。）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凡十一篇闕）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凡三篇）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此文稍變宜續日作禹貢）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告當作誥）（凡二篇闕）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闕）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凡二篇闕）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凡三篇闕）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闕）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咎單作明居（凡二篇闕）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凡三篇闕二篇）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伊尹作咸有一德。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闕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四篇闕）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凡二篇闕）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闕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闕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闕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凡二篇闕一篇）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乙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闕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闕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周公下疑有脫文）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闕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闕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凡三篇）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周公作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闕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闕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既伐東邑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闕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闕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以上共百篇

古序終

尚書卷之第一　張

虞書

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按典謨五篇皆以曰若稽古發端其爲夏史以後史臣所作明矣然亦必舜時先有記載夏史因而纂修成書故曰虞書原其始也春秋傳多稱夏書從所成也

堯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聰明即欽明文思四字作主此德之總而功之本也持此讀

全典可以得其蘊矣典常也五帝之書本名五典言常道也孔子删書斷自唐虞正以其爲常道而萬世不可變者又何堯舜不可爲舊作高解者皆失之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若二字爲句

首曰字古粤字粤越曰通用曰若發語也史臣將爲文之辭稽考也堯名也放大勲功也言功業廣大欽敬也明心常明不令昏也文有儀節馴順不暴亂也已開後世禮文之始思慮也心之官則思事理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安安不一安也行動不蹈于危必安而又安曲禮安安能遷是也允信恭敬也欽存心之敬恭治事之敬也克能讓遜也此數者内外交修之德備矣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以此德光顯于事功及于四方之外上至于天下至于地故堯稱放勲焉按欽明一連十字每字爲句字字下曰讀無非勤修功夫故神聖可學而至不然不可以名典常矣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於音烏

俊大也德得也理之得于心者無不備故曰俊德然德在于心無所有明而已其功在上文欽明文思十字其效總在明此明易咮以力勝之而後明故又曰克明俊德下文言其俊之實九族孔傳高祖至玄孫余按上古無族姓則九族皆官也堯時已有九官謂九族者即九官也九官實皆同姓耳章條理明白也昭明即平章百姓百官族姓也於歎辭時是雍和也言堯克明大德以親睦九官由九官以及衆官故平

章百姓又由百官以協和萬邦諸侯由諸侯及于黎民無不變爲雍和此所謂光被四表者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即下文二仲二叔是也若順也昊大也曆紀數之書象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人事早晩之所在也作曆象使人觀驗日月星辰之行而時不爽矣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
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孶尾嵎音
隅暘同陽
孶同字
分命者將作曆授時先分遣測驗也宅居
也嵎夷東極之地暘日谷道也言日所出
道也寅敬賓迎也出日方出之日也言居
東極之地敬迎初出之日影蓋孟仲季三
春之日影皆在正東卯分故于此考驗也
平均秩序也東作春作也作興事也三春
之氣候驗于東故春作爲東作均序春作
者驗時物之生以均三春之次叙以爲典
作之候也日中者春分晝之刻于夏永冬
短爲適中也晝夜皆停而言日者春爲陽
故舉日以該之耳星鳥春分昏之中星也
殷中也仲春建卯之月堯曆即夏時也先

於序三春之時又定三春之中氣以爲準
則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藂至春分氣
溫則散處也乳化曰孶交接
曰尾此二者又仲春之驗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
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界也亦言南極之地南訛
孟仲季三夏之氣候驗于南方故夏爲南
方訛化也夏月時物盛極陽老陰將生氣
象變化也平秩南訛觀時物之變化均三
夏之大序以爲人事變化之候也敬致者
周禮所謂冬夏致日之致致至也蓋冬夏
測日之法立表以驗日影之所至故曰致
也日永影極南則日極北而天長爲夏至
也火謂大火心星夏至昏之中星也正中
也仲夏建午之月以日永星火定三夏之

中氣因析而又析氣愈熱也希革
毛希而變革也又仲夏之驗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西西極之地昧谷取日入爲名昧闇也餞
送也納日方入之日也言居極西之地敬
送方入之日影以驗孟仲季三秋之候皆
在西分也西秋也三秋之氣候驗于西故
秋爲西方也成秋時萬物成就也言均平
三秋之時序驗時物之成就以約人事而
因之也宵中秋分夜之刻于夏冬爲適中
秋爲陰故舉夜以該晝耳虛虛宿也秋分
昏之中星也仲秋建西之月以宵中星虛
定三秋之中氣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毛
毨毛鮮澤也此
仲秋之驗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
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隩音奧氄音冗
朔方北方也言極北之地日行南陸則北
幽闇故日幽都在察也易改也朔之義爲
蘇萬物至冬死而復蘇歲又改易也言于
北方均察三冬時物之易以識歲之將改
人事當終而復始也日短亦于日正午時
致日影極北則日極南而天短爲冬至也
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仲冬建子之月以
日短星昴定三冬之中氣爾雅室西南謂
之隩室內幽處也氣寒民聚于內氄毛生
耎毳細毛以自溫也此又仲冬之驗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
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咨嗟歎也暨及也歲一周曰朞十日爲旬朞三百有六旬者春夏秋冬四時一周三百六十日又有六日者天左旋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行少遲不及天一度月行尤遲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與天會多五日有奇爲氣盈月與日會少五日有奇爲朔虛合氣盈朔虛約有六日也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者即此盈虛不齊之日三年而置閏五年而再閏則日雖不齊而四時有定四時不差而三百六十六日遂爲一朞而成歲矣允信釐治工官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此堯既命測驗于四方又總命羲和統此四序約日置閏定時成歲寒暑不差人事有準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自乃命羲和以下所謂格于上下者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疇誰也咨訪問也若順也庸用也放齊臣名胤嗣也朱堯子丹朱也啓開也吁歎辭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訟爭辯也堯言誰爲我咨訪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放齊以丹朱對謂其性開明也堯則歎朱以開明之才不用之于忠信而用之以嚚訟不可用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共音恭僝仕限切

采事也驩兜臣名都歎美之辭共工官名鳩聚僝見也言共工之賢今方且鳩聚而見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貌也象貌恭敬而實則不然滔漫也天無涯際言作事無實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异音異**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者也湯湯水盛也洪大割害也蕩蕩廣也懷包襄駕也大阜曰陵浩浩大也咨嗟也能賢俾使乂治也言下民被害皆咨嗟也有能者使之治也僉皆也於歎辭鯀崇伯名皆歎其賢而薦之也咈甚不然之辭方命逆君

命圮敗族類也言不仁傷害百姓也异舉也試用也四岳以爲宜從衆見舉哉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姑不求其他也于是帝從僉見而不從巳見命鯀往治水戒之曰欽哉惟敬能勝任也至于九載功用終不成乃黜之按此堯亦誤用鯀矣世人動遜神堯至有錯悞又替回護不知聖人有過天有憾時勢自然如此而聖人敬明啟殷之意未有傷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女于之女去聲媯俱爲切汭如稅切

朕我巽遜否不忝辱也堯謂我在位久年已老汝能用我之命可遜此位岳曰不德辱此位也明明者此心明而又明存養有王物不能昏也側陋言微賤也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也堯又謂有明明之德者雖側陋亦必揚聞于人而不可掩于是衆臣皆悟與帝曰有鰥夫在下曰虞舜是明明揚側陋之人也俞嘗悅之辭予聞我亦聞舜之名也如何復問其實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舜後母也象異母弟也傲驕慢也諧和也善父母曰孝烝進也格至也姦惡也言舜處如此之父母弟

能和以善親烝烝曰以善道進治于父母弟父母弟卒治于善道不至爲姦惡之人非有明明之德者不能如是此欽明文思之心法堯舜合符者也以女與人曰女刑法也夫婦之間隱微之地正始之道其德可爲法于妻子即可爲法于天下故堯欲試舜而女之以二女以觀刑于之化釐治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內曰汭舜所居地也嬪婦也言堯釐治裝備如百官牛羊倉廩之屬降下二女于媯汭之間作婦于虞氏之家而戒之曰欽哉今敬順丈夫也自貽咎若時至此所謂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實也今試按其前文氣象行事何其敬愼而明智有禮而多思從容安詳能恭而能讓也乎

舜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觀側微聰明二語正與堯典明明揚側陋合再觀五子微征俱有明明二字則聰明及明明字乃學德之精微非如後儒淺淺之說也書爲大聖人傳神序又爲書撮要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協合也帝堯也堯之功業光華一代舜重復如是合于堯也濬深也哲者敬明之心哲至舜而益深文至舜而益明不殊欽明文思之意溫和以與人恭敬以治事允信

塞實也又不殊乎允恭克讓此亦內外交修之德也觀受終以後事此八字俱可見玄深也即克諧以孝烝閨修于家人不及見故曰玄德升聞上聞于堯位帝位也儒者按古今文皆無此二十八字自蕭齊始出然文順理得不必疑也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徽美也五典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道也克從天下順其教也揆度也百揆總庶官以揆度衆務也時是也敘功也以禮接四方諸侯曰賓四門國之四門諸侯所出入也穆穆美也左傳謂無凶人是也山林曰麓烈迅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歷試諸難之事也按此亦心存而然非有奇異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詢謀厎致也陟升讓讓嗣繼也堯言來汝舜謀汝所行之事而考其言乃言致可有功今已三年之久汝宜升帝位而嗣予舜謙于德之不足嗣此位也按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諸語當在此時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正月寅月上日朔日也古者以朔爲上吉之日受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文祖堯之祖廟也堯有天下以文德故曰文祖受于廟告攝位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美玉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機謂之璣其體圓而能轉運以象天行也衡橫簫也以玉爲管長八尺孔徑一寸所以窺星宿七政日月五星也乃人君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之大政齊者璿璣象天玉衡窺天察此二者七政可以無忒也自此以下皆言重華之功無非由于德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祭天有郊祀之常非常祀而告祭于天其禮與郊祀爲類故曰類也禋精意以享也宗尊也六宗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也望而祭之曰望山川五岳四瀆也徧徧祭也羣神如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是也又如有功德于民者皆祭之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輯斂也瑞符信也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于天子之月而驗其信舜時五等諸侯所執曰五瑞大約相類云既盡也覲見也四岳統十二牧十二牧統諸侯羣后諸侯也班同頒舜初攝政徵五等諸侯來朝而收驗其信瑞此即述職事務盡其詢察告語之意故盡一月之久乃日日見之既見之後又重頒予其瑞焉

歲二月東巡守狩音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

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巡守者巡所守也巡省諸侯所守之禮法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山川而祀之曰望以山川大小次第而祀之曰秩東后東方諸侯也時四時也月十二月建及月之大小也日日之甲乙也協同正定也使天下知所趨事赴功也律十二律之管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是也度所以爲長短量所以量多寡衡所以平輕重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五禮五等諸侯尊卑度數之禮五玉五等諸侯享天子各有應用之圭玉皆贄禮享則受之非五瑞也諸

侯亦有相享之玉。三帛，如諸侯世子執纁，公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之類。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也。一死，士執雉也。玉帛生死，皆所執以爲相見之物，曰贄。贄如五器，爲句，言五等諸侯之贄不同者，各如其尊卑大小器用之度數也。統上數項，所以同風俗，一人心，別尊卑也。卒，竣。復，返也。以上諸事既竣，乃反國也。岱，尊山也。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恒也。巡守各以四仲之月，皆夏時也。格，至也。禰本無有禮而至之，故曰格。藝，文也，即受終之文祖。特，特牲，一牛也。天下非一人所獨治，于是封建諸侯。諸侯不能保其常治，于是巡守方岳。巡守所以維持封建也。歲月既久，人心易解而法度易弛，上下疎闊，非天子時巡作新其志氣，豈能久而無弊哉。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東方來朝；明年，南方來朝；明年，西方來朝；明年，北方來朝；又明年，天子復巡守矣。敷，陳。奏，進也。民功曰庸。凡天子巡守及諸侯來朝，則使各陳其爲治之說，復從而明驗其爲治之功，則賜車馬服章以旌其庸功焉。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始也。上古之地九州，曰冀、兗、青、徐、荊、楊、豫、梁、雍。自舜增幽、并、營三州，爲十二州。以冀青地廣，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封，表也。每州封表一山，爲州之鎮。濬，深通之

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示也。典，常也。常刑有五，曰墨，曰劓，曰剕，曰宮，曰大辟也。象以典刑，圖畫五刑形象，而係以某罪某刑，懸以示人，使常知畏而不敢犯也。流，遣之遠方不返也。宥，寬也。所犯罪雖入五刑，而爲親貴勳勞，則用流遣之法以宥之，亦有五等也。鞭，本垂革也。官刑，官府之刑，以糾使令者。扑，夏楚也。教刑，學校所用。納金免罪曰贖。明入五刑，而情有可矜疑于加刑者，謂之疑赦，則罰比其罪，納五等之金。法仍也，而疑可釋也。眚，

過誤也。災，謂不幸。肆，縱。赦，舍也。誤犯不幸入罪者，直縱舍之。怙，恃也。賊，殺也。有所恃而終必爲惡，是賊也，亦以賊刑殺之。欽哉，敬之至也。恤哉，憂之至也。稍有不敬，有罪者幸免，無罪者濫入，雖敬恐亦有未能審，爲得不憂也。按時說謂贖刑止以寬鞭扑，未有典刑可贖者，非也。夫鞭扑亦何足贖哉。呂刑篇明言金贖五刑，不及鞭扑。蓋有因忠孝犯刑，則雖情真罪當，而志有可憫，所謂觀過知仁之類，何忍據所犯而加之刑乎。孔子既已取呂刑，儒者終不信其誤，豈淺鮮哉。疏義詳見呂刑。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放竄殛，按皆流宥之屬，特變其文耳。共工、驩兜惡未彰，乃怙終之罪。鯀、苗罪大惡

國皆典刑但告世勳貴臣三苗亦世爲諸侯故皆在流宥耳三苗國名在荊揚之間恃強梗化累世暴虐其族有三故曰三苗幽州北裔之地崇山南裔之地三危西裔之地羽山東裔之地故知其皆流宥也四罪而天下皆服爲天下誅不仁欽恤之至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堯在位七十載未登位九載此二十八載共年一百七十歲殂落死也魂殂魄落父曰考母曰妣此畿內百官族姓服三年之喪也四海諸侯之邦雖不爲服三年之中止靜八音不忍爲樂遠近有等差也遏止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至于文祖廟告即位也孔氏謂舜服堯三年喪畢即政告廟說本孟子朱子曰春秋國君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改元孔氏說非是按舜時未必如三代禮三年即位竟可行也即承上文三載亦甚順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詢謀也闢開也謀于四岳開四方延賓之門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壅閉之情蓋賢門闢則朝廷之耳目自廣也四岳總四方諸侯故謀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難去聲任作壬

十二牧十二州諸侯之長足食之道惟在不違農時柔寬而撫之也能擾而習之也能義同耐惇厚元仁難拒也任人佞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奸佞也如此雖蠻夷相率服從況中國乎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 音薛 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奮起載事宅居亮明惠順疇類也僉曰朝臣公言也禹姒姓伯爵崇伯鯀之子故稱伯禹也司空官名平水土者也時是也懋勉也稷田正之官名棄姬姓契子姓名契

皆帝嚳之胄暨及也皋陶名字廷堅舜言有能奮起于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庶事而順庶類皆言惟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悅俞舉得其人遂咨禹汝仍兼司空勉是百揆之職禹讓于稷契及皋陶而舜不許其讓卒命往事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阨也后君也棄以善耕種封有邰國君稷五穀之長即以名官播布時是也穀種食總名故曰百穀九官中有申用舊職者稷契皋陶是也禹亦舊職司空而新命宅揆然皆舜攝位時所選用堯時無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親睦遜順也百姓不親由于五品不遜五品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名分五教以親義序別信各有當然之理也寬從容以養之也孟子謂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蓋訓究也不親遜謂恐然之慮者非逆居無教自近禽獸聖人之民豈有異于人哉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猾亂也夏謂中國文明盛大之義盜衆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察也理刑之官五刑典刑服服其罪也三就未詳孔傳據魯語作一陳原野一在朝一在市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等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大

罪居于四裔在五服之外大則荒服大則要服蔡與流是也則以察其情允以信之火否則流就皆有宄刑舜時治蠻夷之亂亦屬士師之職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殳音殊斨于羊切

若順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摶埴之工皆是也垂臣名有巧思殳斨伯與三臣名殳以積竹爲兵建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以所能爲名諧合也汝合和此職耳自此以後皆新命之官文義自明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上山林下澤藪也若順也伐木取獸皆有法有時及驅逐之類皆若之意益臣名虞掌山澤之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以獸名者或亦以能服是獸歟史記曰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前殳斨伯與當亦爲垂之佐云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秩序也宗宗廟也王以禮序次百神之祭祀者而宗名之以宗廟爲重也夙早寅敬也直正正其職事之謂也清靜潔也事神之道夙夜惟存敬畏之心如對神明若正其職事惟在靜潔也各四字爲句夔龍二臣名欽哉事神要在敬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心之所之謂之志言其志謂之詩也永長也言之不足必長言謂之歌也依附着也長言必依清濁高下之調相爲抑揚

謂之聲宮商角徵羽是也此人之聲而又恐不能與天地本然之音相合則作十二管以和之謂之律也以此詩歌聲律被之入音爲樂也奪亂倫次也舜言人生秉不同直遂者不足于溫和寬緩者不足于莊敬剛强者易于暴虐簡畧者易于傲慢反而勉治之則中和矣其法莫如典樂以教之使之各立反治之志俾直作溫詩寬作栗詩剛作無虐簡作無傲之詩以考其志是詩言志也詩明則志立不患其不漸變也又教之歌以觀其能永永言所以永志也教之聲以觀其能依依永所以依志也又教之律以觀其能和和聲所以和志也又教之入音以觀其倫序至于克諧無亂則樂成而志熟志熟而德就矣故以此樂之聲咨奏于神而神和樂以此樂之志意施于人而人和樂此養人之德而人不知化人之偏而人不覺者也此舜爲千古開致

學之始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堲疾力切 殄徒典切

堲疾也殄絕也讒說害善之言殄行傷善之行師衆也舜言朕疾惡讒殄之人能變亂邪正以驚恐我衆人也納言官名凡命令政教將出者納言審之而後出凡敷奏復逆將入者納言審之而後入無早晚皆如此則讒殄無自而進矣惟允者戒其宜信實也周內史漢尚書魏晉以來中書門下今給諫皆此職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二人即前文四岳九官十二牧也旣分命之此又總告之時是也亮明也天功者二十二人之職皆天職天有是事人有是官天不自爲而人代之言敬哉惟是明此功爲天功非人之私爲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此以下史辭也考考其成也三考九載也黜去也陟升也幽闇也闇于天則無其功矣考而去之明即亮明于天則成其功矣考而升之北背也三苗族類衆多恃强負嶮終爲中國之患分散其黨而背居之言舜旣愼于命官又設三年一考九年一黜陟之法則不亮天功者自少于是當時衆功皆廣惟有三苗爲後患又分北之天下永無患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五十載陟方爲句

徵召也庸用也陟升也升猶行也天子之行曰陟方方岳也家語舜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祭法舜勤事而野死孟子謂卒于鳴條蒼梧或即鳴條按即今山西蒲州安邑地舜自生訖死共百一十歲

汨作 闕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舜治理下土各因其方設所居之宮于其方凡氏謂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

使相從也。汨治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也。按汨音骨。亂也。古謂治曰亂。又按此序既爲十一篇總序。則別生分類。恐不止此。

九共 凡九篇闕

按共者恭也。恭其職也。唐虞時恭職事者不過九官。卽十二牧及群諸侯之事。亦不外九等部屬。故官九族九。後文又九功九序。九歌。九成。此必九官之職事。詳細無不畢備。故名九共也。

槀飫 闕

槀枯槀。飫肥飫。故孔氏曰。槀勞。飫賜也。按此十一篇同序。或者汨作一篇是始興事致戒之言。九共九篇制作詳明之實。槀飫一篇成功勞賜也。虞庚天稱中古文明之世。

九官十二牧。豈徒承命而無所作之實政。則此十一篇必具見之。惜乎科斗磨滅。遺佚無窮。幸篇目猶存。可以意會耳。

大禹謨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

獨禹稱大者。九官中功獨大也。謨。謀也。禹成厥功。而謂之謨者。以其有所陳告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文命。卽文教。言禹以文德敷治也。祗。敬。此言禹以敬德承帝舜之傳也。此總下文而言。禹一句記其功。次一句卽其德。按二典文明初開。及舜傳禹。義理益精。制作愈詳。故直言文命敷于四海。觀篇末。帝誕敷文德。則文命二字。所祗承者。卽舜之所誕敷也。按此文字之義甚富。已開三代禮樂之全盛。何也。誕敷文德。承謙說。至德動天。至誠感神。能以禮讓爲國。何有。真治功之至盛者也。世儒往往況帝王之別。尊唐虞而薄夏德。真後人之謏耳。敬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曰禹言也。克能。艱難也。乂治。敏速也。君能難其爲君。臣能難其爲臣。中心各存一敬懼之念。則政事之修治者在此。而下民亦速歛化修德矣。觀此克艱。卽祗敬也。民敬德。民各自敬德。卽文教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罔無。攸所。寧安。稽考也。無告。煢獨之民。不廢。念不弛也。舜然禹之言。曰俞。君臣信如此克艱。則天下之善言。皆聞于己。而無所伏藏。天下之賢人。盡立于朝。而無留于野。萬國亦皆安寧矣。稽于衆五句。一氣讀。舜因念實能有艱難之心。考問于衆。使嘉言不伏。舍己之長。以從人。使賢無所遺。不虐天下之無告。常念四海之困窮。使萬邦咸寧者。惟帝是能之。舜惟恐猶有易之之心。不及堯敬德之純篤。而用以自勵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都美也德敬德承克艱說運行也通明謂聖變化不測謂神有威可畏曰武柔順敬謹曰文眷顧命予也奄覆也益因言美哉帝堯以克艱之德而廣運之遂如是其聖神文武爲天所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皆以此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迪進也順生理而進事無不得自吉若違逆生理即退氣即死路也故從逆必凶吉凶不爽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亦承克艱說有克艱之心者兢兢常恐有失自順進而獲吉無此克艱之心常恣肆任意自從逆而凶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戒備也虞憂虞也益因禹言歎息以戒備相勉謂此順吉逆凶之說非臨事而圖當儆省預備于無憂虞之時自不至于凶矣下皆儆戒之實法度者惠迪之時皆有自然之法則皆有必然之度數審而明之循而守之無失也遊者逸之過淫者樂之過法度廢于逸樂之太過正謂惠迪吉由于克艱也賢者達此者也能克艱以守法度任之必吉斷不可以或凶之說貳之邪昧此者也善逸樂以廢法度去之乃免于凶又斷不可以或不凶之說疑而不去也疑謀似順理而實不合于法度賢者不爲而衆人任任以爲無害此最能誤天下事者必絕之勿成也百志惟熙猶庶績惟熙儆戒說如上文所云則百志之所欲圖無不廣大而迪吉矣又不但然百志所圖原爲百姓而百姓實不諳吉凶之幾不可違法度之道以干其譽然又不可以百姓爲無知拂逆其欲以從己之欲要惟斷之以法度而已不時如此儆戒內無怠于心外無荒于事四夷且來歸王況中國乎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人君非徒敬德而已敬德所以善政事善政又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六者皆天之所以養民者惟在人君修治之方能養人也正德內而正其心術使之自得也利用外而利其推行使之善事也厚生則資用不匱養生喪死無憾也三者復民之性善民之行遂民之生而養民之道始全又惟在人君調和之也以上九者爲九功功成曰敘矣第之也編敘爲聲歌以歌咏之曰歌使民歡樂從事不敘怠荒也董督也人情始勤終怠常告戒之則用休美之言使勤者知所慕進率之則用可畏之刑使惰者知所懼則功可敘也又將九敘編爲九歌使鼓舞歌詠之雖勤苦不倦則終不壞此生養之道矣此克艱之事例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水土治曰地平萬物得因天時而生長曰
天成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所
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
天地雖有此理而不可見全賴人事爲之
故曰事觀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之言
則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之詳必
有見于汨作九共槀飫十一篇之內故功
九敘九歌九而槊成亦九屬于九官以百
揆總其成故舜嘉之如此三事中如厚生
亦難講即如今日牛馬犬羊雞豕之物最
初豈即家產家產起自何時必舜禹厚生
時物情大順得以畜之耳萬世永賴人止
知其大不知與萬世作成許多家常瑣計
皆在典謨時矣惜十一篇之闕余言不足
徵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九十日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九十三矣
倦怠也血氣已衰倦于勤勞則克艱厥后
者將已不能故仍讓于
克艱之人以統此衆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德承不怠皆敬德也以此及民又爲種德
邁行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敍衆
民不依歸惟皋陶行布德德降下于民民
懷來之所宜總師也德降民懷曰功茲指
功言帝宜思念此功哉釋舍也念此固在
于此舍此亦在于此名言于外固在于此
誠信于心亦在于此總言念功之心貞專
壹也左傳釋曰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敎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臣庶臣民也干犯也弼輔也中正也時是
乃爾懋勉也舜因謂皋陶惟此臣民無或
有干犯我之正道者以爾爲士之所致也
爾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敎期我以至
于治凡刑有所用總期至于無刑故民皆
合于中正而無犯于我之正道此是爾之

功爾其勉哉因禹讓皋陶
故不沒其功而因復勉之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愆過也簡不繁也上繁密則下無所容御
治也御者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謂子孫
延及也過不知而誤犯也故知之而故犯
也過當原其不幸雖大亦宥故宜懲其有
意雖小亦決害人必刑亦聖人之仁也罪
于法有疑可輕可重者則寧從輕功于法
有疑可輕可重者則寧從重辜罪經常也
罰從輕者慎其誤殺無罪何如失之于不

合常法。自受過也。治責也。有司。皐陶自言也。凡此皆帝好生之德。浹漬于民心。莫不感德向化。所以不犯有司之刑。不自居功。而稱善于君。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固予之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欲以治。四方率從欲化。如風動物。無不齊一。是汝之美功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降水。洪水也。儆懼也。賢。過人之稱。舜任治水之責。心爲儆懼。恐失信于民。難奏其功。卒能成此信。以謝天下。成此功。以救天下者。惟禹也。滿足。假僞也。克勤于邦。不暇家計。又不以此自滿。又無假意。觀八年過門不入。可知。前言賢者功。後言賢者德。爭較也。不矜其能。常若無能。此能誰能與較。不伐其功。常若無功。此功誰能與較。此德之川懋。而愈盛。功之日大而無窮者也。故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懋勉不盡之謂。禹懋其德。予不盡。舜亦以爲不盡也。曆數帝王相繼之次數。天意以曆數屬汝躬。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也。此序所謂禹成厥功者也。重一功字。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危不安也。人心至靈。有感輒動。不能自安也。此即中庸所謂戒慎恐懼之根源。乃天命之性。人心之真體也。道者路也。人心中有無往不通之理路。故曰道。心不顯曰微。中庸謂不睹不聞隱微闇然者是也。凡遇事每張皇。即無道理。默然存一者。則心明而理通。此人性本靜道理之根源也。精研辨善惡。以窮理也。一不二也。如是存。如是發。內外無二也。允信。執持。中正也。舜將禪于禹。而告以心法。曰人心惟是個危的物。惟一念之不安。即萬事之本也。道心惟是箇微的物。一念之靜存。即道義之門也。又惟窮理以精之。又惟力行以一之。而至正之道在焉。信于至正而不惑。持于至正而不移。可以爲天下君矣。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此中道者。考之于心。實有此理。印之古人。同有此說。皆可考驗。故足信也。若無可考稽而妄稱中正。皆邪說也。不可聽信。詢咨問也。凡中道。體之在一心。謀之在于協衆情。故可執也。若不咨問于衆之謀。而强謂中正。皆私計也。不可執用。此可見十六字既爲治心出政之本。又爲知言審事之要。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民之與君。無可愛也。惟衆甚亂。非尊戴一人。何以得安。此其所以可愛者也。元之于民。無可畏也。惟后甚孤。非民誰與守邦。此其所以可畏者也。民有可畏。故不敢以位

爲可惜而慎其處位之道若有可愛故敬
修其可願之德而使人戴之若不愼而無
可願則四海困窮無與守邦天祿永絕矣
由好善言也與戎惡言也善惡在口人將
窺之其樞機爲最大此又愼位敬修之最
易忽畧者故特戒之此節又告以畏民敬
德爲守位之實朕言不再
者决于遜位不俟再言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卜歷卜也蓋舜常卜禹而吉但舜功臣
尚有人禹欲盡卜之以觀孰爲吉也官掌

占之官蔽斷也昆後也筮蓍也習重也舜
言官占之法先斷已志然後令之于元龜
今我志既先定于汝詢之衆謀又皆同此
志衆志所同卽鬼神之依順卜之而龜筮
又復協從是已卜汝而吉今又歷卜豈有
既卜又卜以求重吉者故止辭也諸宜帝
位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古人將更始其事必順天時故皆于正月
朔日行之受命攝位也神宗堯廟也禮記
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
頊而宗堯則神宗爲堯明矣

率百官若帝之初

率總也總率百官以行攝帝之政一如舜
初攝政時也如在璇璣覲后輯瑞巡守等
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時是徂往征正也天下順治惟是有苗弗
從往正其罪會徵會也誓戒也濟濟和整
衆盛之貌蠢無知而動之貌昏闇迷惑恭
敬也侮慢于人自謂已賢反正道壞常德
廢君子用小人棄民而害之不保其命天
降以罪也肆故也奉帝之辭命以伐其罪
爾衆庶幾同心同

力其能有功也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音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音咸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十日爲旬命舜之辭命告戒有苗使率化
者逆違也贊助也屆至也人心各有天則
德足以動其天自無遠近之殊此不在德
之已盛而在德之未足人能謙遜節過于

已彼勝氣者自開。故滿往往招損，謙往往受益。此乃天理之自然也。號呼泣哭也。秋日旻天。呼天而泣，呼父母而泣，此情可謂極盡矣。然終不敢以爲父母之過，惟自負爲已之罪，自引咎已之惡。瞍老胃之稱。夔夔，小心敬齊戒慄懼。允，信。若，順也。誠謙和也。舜既自謂過，及有事，仍敬供子職，其見父則越小心戒懼。瞽瞍遂亦化之，不能不信順矣。此謙和之至者，感自神也。此使是德之動天。有苗不服，還是我此德未足，以動之也。昌，善也。禹敬服益言之善，拜受之。班還，振整旅軍也。誕，大；敷，布也。文德承謙德言。禹歸告舜，舜即以爲已之有過，大告天下，使共知徂征之非，以相與假武修文，共圖禮樂之化。干楯羽翳，皆舞者所執取，自徽翳不敢攻人之意，所謂文舞也。兩階，賓主之位也。帝自居主位，以任過，延益禹于賓位，而受其善，即以班師振旅之容制

爲樂舞，以相樂而相勉，所謂韶舞是也。七旬有苗聞之，感動抒誠，而來服也。蓋盡德可以服，凡衆謙德乃以服黠魁。如雄常欲以氣過人，聖人與之以至畢，則不可踰矣。此天則之在人心，動于此，感于彼，本是至理，而若有奇情，所以謂之動天而忘神也。舜德深微，事功極隆，只是事父母奉順堯，以此讓天下。禹以此接其傳，舜其至參。

皐陶謨

細玩篇中，眞千古創論。故序謂皐陶矢厥謨，功以禹爲大，而謨以皐陶爲善也。篇中皆皐禹相語，講明人臣弼贊之義，而實對舜之辭。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次曰字，皐陶之言也。凡言德，不外敬。明德亦敬也。人君信進其德，必謀明乎輔弼諧和之道。九族，九官也。庶，衆也。禹敬其言而問之。皐陶對曰，美哉。人君所謂迪德者，敬愼其身而修之。功又當思其永常而已，此外何事。惟敦九官之情，叙次九官之職，使衆皆謨明乎勉勵輔翼之道。如此，人若不下堂而知天下之理，奏天下之治。近而可遠者在此。于是禹拜受善言，而欣然之。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

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帝，舜也。哲，明也。巧，好其言。令，善其色。驩兜之類，孔壬，大惡也，有苗之類。皐陶曰，都，所謂謨明者何在，在知人安民二事。禹曰，嗟乎，何言之太易。皆若是，雖帝亦不能。蓋知人則明之至，即能官得其人矣。安民則順之至，即黎民無不懷矣。帝果能如此，何以猶有驩兜之憂，何以猶有有苗之遷，何以終日惟以巧言令色孔壬爲畏。是猶未能知人安民也。蓋巧言令色，本能欺人；孔壬之姦，本不懷德。雖帝之明之仁，其柰彼何哉。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

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載，則采事也。寬綽，栗嚴，柔順，立卓也。愿樸厚，恭禮文。亂治，亂之才。敬畏也。擾馴也。言柔忍耐事，毅果斷也。直正，溫和也。簡者畧廉辨也。剛健，敏塞實也。彊好勝也。彰顯也，常不變也。吉吉人也。皐陶美禹之言曰，都蓋我所謂知人者，非徒知也，亦以人之修行有九德，宜施諸教令，修德耳。所謂安民者，亦言其人既修行有德，乃可言曰，則安民其安民之事耳。行有九德，是功夫，其人有德，是成就。禹因問其詳，如何。皐陶曰，人有九等氣質，皆蔽于一偏，而窒通順之理，使其各相反治，寬者則使之栗，柔者則使之立，云云，氣質化而中正成，謂之有德。此德彰顯有常，而不變，眞吉士哉，我所謂在知人。此之謂也。按此，豫教而後自知，不逆不億，而能先覺人，莫逃于此，知莫神于此。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中有其三，有其六也。夙夜，勤敬也。浚深，翕合也。過千人曰俊，過百人曰乂，皆德成之名。僚工，皆官也。師法，撫順也。五辰，四時也。禮運，播五行于四時是也。九德以教人，即一人不必備九德，而有日宣三德者，是三德有常，此人即能早暮勤敬，深明有家之理，而家齊。有日嚴祗敬，以修六德者，是六德有常，此人即能明事于有國，而國治。人君合而收之，以敷治，因巳九德，皆事，而無所缺矣。于是，後又皆在位，百官僚屬，相與師法，各乘其氣，而取人之長，則百官之事，必因四時順五辰，而告厥成功，衆績焉，有不凝者乎。豈非安民之效，所謂在安民者，此之謂也。此即舜典樂教胄之法，自皐陶推廣以陳謨，而知人安民，遂立萬世之則，不爲難事矣。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教令也。上行下效，猶令之也。逸欲，安適之欲也。兢兢，戒懼也。業業，危也。幾者，事之先動者也。曠廢也。天工，天事也。皐陶于是又言人君敬愼其身，不可先自逸欲，以教有邦，修其身，使兢兢業業，常恐廢事，事未形而先動于心，以慮之者，一日二日，可有萬數，君慮之者詳，則謀之者明，而臣自勵，然後庶官之可，以各無逸欲，而曠廢其事者，

如此，天無息，人亦無息，天工庶幾可以人代矣。按庶官，即九官，與敍九族，相應禹治水，益掌火，稷教稼，垂共工，四者下文未言，而止言契夷皐陶夔龍之職，省文也。

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叙倫，勑正也。秩品節也。自從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庸功，協同也。恭恭事也。衷中心也。有德，九德也。五服，五等之服也。五章，黼黻之文，亦有五等，所以彰顯人之有德也。罪，問罪曰討。按同寅，付諸簡當在政事，與上皐陶因言天工人代之義，五倫存常，亦

天敘之自然庶官無曠天下乃正我五倫而惇睦也五禮有品亦天秩之自然庶官無曠天下乃從我五禮而有功也又五服之章有德五刑之討有罪亦天命天討之自然無曠庶官自不至亂天章濵天用矣凡皆庶官同相敬協相恭和乃中心然後政事皆懋勉而就治矣即弼諧勵翼之說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同威**自我民明畏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威畏古通用明威顯怒也上天下民也有土有天下也天之聰明在民天之明威在民天在上民在下本相通爲一也若庶官曠則倫禮壞刑賞亂而民不安下民怨怒上天之顯威至矣敬哉有土勉舜之辭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

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贊助襄亦助也皋陶謂我所陳謨明弼諧之言順理可致于行禹欣然之汝言致可有功皋陶曰予無知惟思日我庶官彼此贊贊以助帝哉仍庶明勵翼之意自勉以勉禹也日作曰亦可

益稷

以篇首有益稷二字以別篇耳據序此篇與大禹皋陶謨同爲一時言此篇所謂帝舜申之也重申而使之言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孜孜勤力也昏瞀墊溺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輴亦作橇以板爲之狀如箕擿行泥上樏亦作橋作梮以鐵爲之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可以上山隨循刊除也水本趨下而懷山襄陵者山陵谷口皆林木閉塞故土石壅積刊除其木則水通矣曁與也奏進庶民也血食曰鮮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深也畎澮田

間水道也畎小澮大先決九州大川通海次濬畎澮之水以通川播布種也播種而食曰艱食鮮食懋遷四字爲句懋與貿通有無相易曰懋遷易出曰化易入曰居烝衆粒立也民富于穀則立命矣帝以皋陶之言善而命禹亦陳善言禹曰皋陶之言美哉予復何言予惟思日孜孜盡力而已皋陶因歎而問孜孜如何禹言昔大水爲害下民昏瞀墊溺予乘四載隨山刊木而高山之水始平嗣後益遂盡虞職奏進庶民以鮮食予又決九川通海濬畎澮通川而平地之水乃平嗣後稷又盡力播種五穀得進民以艱食至此鮮食則貿遷艱食爲王而鮮食補之使農民以粟相易而已于是一切有無皆相化居烝民乃粒萬邦與起于治皋陶聞禹之言乃忻然之曰俞顯法此昌言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止靜也幾康卽止之實先事而慮其理曰幾後時而享其成曰康弼臣直正也徯志心之所待也昭明也以至寧言曰上帝其體曰天禹因謂舜美哉帝道與臣道異帝惟敬愼其在位耳卽恭己南面之說也舜欣然之禹因言愼在位之道曰帝惟安于汝之止靜者而已止之若何惟幾以思慮于事先惟康以考成于事後而已若其弼輔之正則不在靜而在動行君之所幾以奏君之所康者君臣如此夫然後思無不盡動無不宜大與斯民之徯志相應應民心卽應天心是明受上帝之命矣天必重

申命之用有休福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鄰近也相輔助也帝聞止動之說歎曰臣哉鄰哉臣而有鄰之道鄰哉臣哉必如鄰乃盡臣之道禹欣然之下文言鄰之實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足以上爲股手以上爲肱股肱以持行也翼耳目以視聽也左右扶持之以至正也翼輔宣布也古人作衣裳之制者黃帝也象作象以表德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鎭也龍取其變化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以上六象繪之于衣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絺繡刺紩爲繡文也以上六象繡之于裳共爲十二章也作服作此衣裳之制卽以求稱此德也聽六律以定五聲以五聲施之八音爲樂也在察也忽荒也五言者五聲之言出言必求和平也舜曰君非臣何以持行何以視聽猶股肱耳目然此四鄰也今予欲扶持斯民惟汝翼之猶肱也予欲宣布治力于四方惟汝行之猶股也古有象德之法作十二章以五采之文顯施于五色予無忝此

德以作此服惟汝之明豈不猶目耶予欲聽律協聲被之入音以察治忽號令之出敷奏之納必期中和以協五聲惟汝聽之豈不猶耳耶此舜欲恭己無爲以禮樂化天下所謂垂衣裳而治皆厚責己之道非後儒高遠之說也前安汝止正此之謂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我有不合于道汝則指斥之以輔弼我面從退言人情之常汝勿以待我其求助爲尤切矣四鄰翼爲明聽也欽四鄰謂禹宜敬盡四職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識音志 颺音揚

庶衆頑愚也讒說佞口無實也若駒時是也侯射侯也鵠之居古以射教人所以抑力修德讓也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撻朴刑也書冊也工樂官也古以樂官爲教官含有薰陶于諷咏和樂之中也言詩言志也颺揚格至承奉庸功也舜言我責已自修善者自化若庶頑讒說其順化不在是彼不可以觀感在實有以教之設侯射以習其禮讓可以啟其愚心而使明再設朴刑以責之可以懲其怨忘而使記又以禮讓之文作爲書冊使讀習以識其義理凡此不忍以頑讒遂棄置之欲其出指溺而進生天地之間也又命工納聽其詩歌言志之蹤釆有所變時而揚聞于上有至于善者則承而官之庸而車服之以明其教不虛行也否則終不服教成之以刑可也此舜將設國學鄉學以施教于豫其制以射爲王欲以化頑讒而歸之乎禮讓

其在國則夔司之在天下則契掌之亦各設樂官焉觀此益禮樂刑政之祖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光明隅角也蒼生蒼蒼然生不明也黎獻民之賢者也共同舉行也敷陳也納即工納言也明庶即上格承也敷同布大同之教也禹謂帝行教之言俞哉彼頑讒豈生而然者皆失教之故明天之下海隅萬邦之賢與不賢同爲帝之臣子惟聽帝行其教而已上之所好下未有不順也況陳納其言以辨其志明衆以功以考其成車服以庸以樂其身誰敢不修禮讓而敬應侯明之教乎帝若不如是以布大同之教則賢者自賢不肖者終不肖臣鄰雖日進而無功矣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鄂格切**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音孤**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堯處子朱于丹淵爲諸侯故稱丹朱額額遊樂不息也罔水陸地也朋淫朋比小人爲淫亂也殄絕也父子相繼曰世禹言帝布大同之教無使天下有若丹朱之傲云云皆用殄絕其世也衆以證讒說之人然也創懲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氏女方四日而出治水也啟禹之子呱呱泣聲弗子弗慈也入年過門不入是也荒大也度經營也五服句侯綏要荒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四方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未詳或云九州設十二人爲諸侯師薄迫也九州之外迫于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即就工事也禹言我懲丹朱之殄世若是不敢傲慢不暇顧恤妻子惟大度上功弼成五服云云各進有功不意又有苗頑不率不肯就事又舉此以證庶頑之人然也二者之人皆不可以德化加以豫教必威並

生數同之治。帝宜念此而夾行哉。叙次第也。帝曰迪進我敷教之德者是汝臣鄰之功。惟在大第行之。先作服作樂。以自修王德。使人觀感乃設侯明撻書以教之也。德教既盡。皋陶方敬承其大叙。施象刑以威之。惟在于明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戛音甲 搏拊音播撫 敔音語。

輕擊曰戛。重擊曰擊。鳴球。玉磬名也。重彈曰搏。輕彈曰拊。詠人聲也。樂之始作。工升歌堂上。堂上之樂。取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以詠也。格至也。諸侯在燕饗之位

曰賓。舜爲王。故曰虞賓。群后。即虞賓。德讓讓有德者在上也。諸侯皆有化頑讒之德天子乃燕饗之。而各以位相推讓。下。堂下也。管。竹音也。鼗鼓。革音也。柷以合樂而始之。敔以止樂而終之。每一成各有合止。皆木音也。笙。列管于匏。匏音也。鏞。大鍾。金音也。以間者。雜奏也。蹌蹌和也。鳥獸蹌蹌。畜于家。狎于人也。自舜之先。鮮食。鳥獸避人。後禹奏艱食。物悲已少。又加善政。物情極其順和。四靈之屬。畜養于人。雖聞樂不驚。且和狎也。簫韶。舜樂名。簫聲似鳳。故因鳳儀名之耳。鳳凰高遠之鳥。不可以畜。但太和之世。不加害于物。鳳以簫聲。因類而至亦其常也。來儀者。鳳凰飛。百鳥隨之。皆有節制容止。可觀法也。九成。歌九。故成亦九也。鳳必待九成。高遠故也。夔因聞舜禹之言。而贊之曰。如是頑讒皆化。德敎大洽。吾典樂之職。可以告成。堂上之音[illegible]之祭祀

可以神聽和平而來饗矣。以之燕饗諸侯可以無不和樂。以德相讓矣。堂下之音。鳥獸可以感若其性。而蹌蹌然不驚。及九成畢奏。鳳凰必且來儀也。蓋舜時已有格祖考。燕群后。畜鳥獸。來鳳凰之事。但頑讒未化。夔亦不敢期其極盛而告成和樂。至此聞舜禹敷化之言。乃敢期其成也。按鳥獸蹌蹌非甚異事。即後世牛馬雞犬畜物之常。不以聞樂而來。亦不以聞樂而去。但創自舜時。乃千古非常大德政。故特揭之。以爲盡物性一端。舜命伯翳調訓鳥獸見史記。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於歎。石磬也。樂有擊鍾鼓是也。有拊琴瑟是也。擊亦叶于磬聲。拊亦叶于磬聲。故曰擊石拊石。言至和也。石聲有定。不可爲輕重。別音皆可輕可重。故八音協于石爲至

和之準。詩曰。旣和且平。依我磬聲是矣。擊拊稍失。樂不得其和。御物失輕重。亦猶是也。百獸言多也。舞者。獸之和也。即前鳥獸鳳凰之義。尹正也。庶尹。衆官之長。即謂九官也。允諧。即前弼諧敦叙。同寅協恭和衷之說。予字與庶尹意相呼應。謂予作樂之至和。以至百獸率舞。豈予樂之果能化物哉。皆庶尹之信能弼諧敦叙其職也。作樂化及鳥獸。其文甚奇。及庶尹允諧一語則平實矣。可知當日九官各盡其和睦。以和百姓及萬邦。萬邦之人。又以和及物。不忍加害于是物。近人矣。人遂畜而養之。孳乳生息。以成家產。故于作樂時。亦通人喜樂之意。而率舞也。雖係實理。亦誠異事。故言至治者。必以盡物性爲極。記曰。大順之世四靈爲畜。諸福之物畢至。即謂舜時事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

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庸用也。時。天所命之時。不可違者也。堯時水土未平。不遑施教。舜時則當典禮樂。而設學校也。堯時搏禽獸以鮮食。舜時則宜舞百獸以廣天地之和。皆時也。惟幾。言當因時早圖也。股肱比臣。元首比君。喜樂趣事也。起。興也。率。衆相循也。屢數也。賡續載成也。叢脞。瑣亂也。惰怠。墮壞也。帝咸蔞之言將用作歌。而先言其義曰。正天之所命。

惟在因時先事而圖之。乃歌曰。臣鄰果樂趨事。則人君自興起。百官之事自熙治。皐陶乃揚言于衆曰。念此歌哉。相與率作興起其時幾之事。謹守其法度。其道在敬也。又數數省察其成功。亦在敬也。帝之歌責在臣。故皐陶又欲責在君。乃續成其歌曰君若明則臣自良。衆事自安。又歌曰。君若行臣職。治瑣亂之事。臣必怠惰而事皆壞廢矣。帝拜而欣然之。遂令各往行事。教之以敬也。按通篇皆相謀于事。先之言。末在欽方是令去制禮服。作樂音。與學校。數大同之化也。後世稱舜爲文明。爲大同。爲恭已無爲。具于此可知矣。

書經疏畧卷之第一終

夏書卷之第二　張林疏畧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

禹貢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任者。因其土之宜。而任之。作貢賦也。作貢省文。不與作堯典舜典一例。貢者。夏后氏田賦之總名。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舜使禹治水。爲十二州。及有天下。仍爲九州。故作貢。但從九州爲定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布也。分敷天下之土。以爲九州。而各別其境界也。按堯以前。有九州之名。益疆界

未必正。條理亦未詳也。禹因治水。始分布之。先以便刊奠。而其後則壤定賦。亦卽因之。隨山刊木者。通水道也。巖谷之間。林木荒之。土石崩塞。水爲之不流。所以模山藂陵。故禹循山刊除其木。則水自通。奠定也。奠高山者。九州各有最高之山。各定爲一州之望。使皆從此山分行。川治之。奠大川者。千地之水。九州亦各有最大之川。各定爲一州之會。各從此水決濬之。使注海。却導畎澮小水。各屬大川也。于按禹之治水敷土其要也。疆界旣別。九州之民。同日可以興功。居山者自治其山。居川者自治其川。而禹不過巡行訓考之勞耳。大約洪水之時。治西北之水難。治東南之水易。西北地高山多。水入其中。峯嶺障閉。岩巖棲盤水口皆爲林木崩石所塞。塞而壅石板登嶮峻窄曲。屢施不順。平地之水。不過泥上之淤耳。如此故九州同時興功。則下流亦

先考成而山水始可大至既無彼此相待之迂遲復有高下順序之次第此自然之勢也不然西北自太行外方而上漸高於東南如半天西北之水懷襄東南之水宜何如乎倘果如是則下流亦無計以施其功矣蓋高山平地其水勢等耳水勢既等將先治上流固下流不可施功若先治下流而後施功於上則節節坐待就闕日月九年豈克告績哉先儒舊說禹治水之序自下流始可謂知水性矣而猶未親見山水之勢因未詳隨刊之義也隨刊即治水之寔功若但謂除木通道則不足爲一篇之要領而禹治水之法終無自見矣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雍河之東兗河之西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

也成四百家曰冀地最廣居天下四分之一舜分爲幽并幽州燕薊幽涿朔莫等州是也并州太原澤潞晉代汾絳等州是也蓋舜曾分爲十二州禹又仍合九州耳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既者卒事之辭首文既言所以治此後特歷舉告成之功夫爲下田賦張本耳載事也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山西省隰州之山也梁呂梁山也爾雅云梁山晉望也在今汾州府永寧縣酈道元云呂梁之石祟竦河流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未鑿時然也呂不韋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岐山即今汾州狐岐之山狐岐二山險阨河水所經謂爲雍州梁岐者非是天下山水同名者多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猶治也廣平曰原太原即今山西省太原府也岳陽太岳之陽今平陽府霍州有霍山上有一峯名太岳岳陽堯之所都尤儒云汾水出太原經太岳西入河此治汾水也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覃徒含切衡古橫字

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慶府所屬縣也厎績成功也衡漳水名又名橫水即今漳河也有二源一清一濁出今潞安府東流至鄴合達於衛此今水道也禹時不可考矣云載云治云修云厎績意不大殊不過序水土已平民功告成之意耳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柔土無塊曰壤白色也壤質也辨土之性者以色與質知之一州之土色質豈能盡同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取其用之所出以給國用曰賦帝都有賦無貢天子自有也錯雜也賦上上錯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按九等之賦乃州有大小則賦有多寡合計九州歲入較其多寡有此等遂以爲額非就每州科定取民之數也冀州帝都人稠地廣故賦爲上上則等既定則賦有常數而又有錯法者何蓋賦民者以盈爲忌上上爲極盈故每閒一年而錯降一等止賦上上中之數也此聖人中正之法已之至者也中中第五等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二水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恒山北谷今真定府曲陽縣恒山也衛水

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今真定府靈壽縣也從順其道也大陸蔡氏曰高平爲陸禹時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及其過信洚而北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者以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作者耕治也此應居田賦之前蔡氏謂近河難治故在後呂氏謂害小徐治故在後余謂錯簡也宜在至於衡漳下

島夷皮服、海曲曰島游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夾在下流水治則害歸之故禹並爲疏導而彼自以貢報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夾音挾碣巨列切

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今永平府昌黎縣也酈道元云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

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云今巳淪于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又云今入海三十里入河者賦貢之道近者各入河遠者必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達帝都焉夾挾也徐常吉謂非河由碣石入海游水漫大入河之道難認碣石高峙其右由海入河望之如在右挾此史臣曲寫山海入河之形也鄭曉曰王畿不制貢此當是島夷入河之道故與島夷連書蓋東北賦亦由此也

濟河惟兖州、濟古文作泲

兖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據河按河自伊洛而下徙無常久已非禹故道昔自大伾轉而北流極遠乃東向碣石之地入海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又漢元光三年河徙又決爲二河並行元帝時又數徙王莽時又徙至今河已極南幾非古道矣

九河既道、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絜七曰鉤盤八曰鬲津蔡註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或曰簡絜爲二道順其道也九河舊迹自漢以來講求者多家皆無所稽考之言大抵兖州多平衍下地即今滄州等處地方河自此下播爲九道又同爲逆河入海歷年久河道遷徙水土淤填上者更其故迹下者淪于海矣要之讀禹貢者惟不以後世之水強求禹貢可矣

雷夏既澤、雷夏澤名地志云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蔡註濮州雷澤縣也今按兖州府曹州有雷澤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夏大也澤者水之鍾也洪水

滔天無澤可見水治而後澤爲澤也

灉沮會同、灉沮二水名爾雅水自河出爲灉濟出爲濋鼂氏曰沮有濋音許慎云河灉水在宋又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于泗則灉水即汳水也汳即汴皆不似又曰沮水即睢水出沛國芒縣要之二水者河濟之別也會同合而一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蠶性惡濕水乾土燥而後可蠶也九州皆有桑土而不言者兖地獨爲下濕水既就道而土稍被淫不似他州水退即可蠶也故特言之降下也丘山陵也地濕居之致疾必待可蠶時民乃下丘陵居平地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墳土脉墳起也繇茂也條長也凡記草木于厥土之下者所以辨土性也言黑墳之土其多水患可知而草木繇條則地肥可知中下第六等也貞正也賦天下者以薄為王蓋第九等也兖州黑墳最卑濕沮洳肥饒生物田準中下也賦于九州為最薄者雖肥饒不勝雨澤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川澤雖已就道而卑濕沮洳不可耕種賦法雖定其等故水患既平之後又待四載上皆就燥而耕種已同于他州然後所收而定其賦為下下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者諸侯獻所有于天子非上所責也賦以田為準如粟米力役車乘有常上則取之貢則山川林谷之利無常下則供之地宜漆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也織文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貢織文則函以篚重之也凡貢皆衣服器用之類惟王之供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漯亦水之通河者也今東昌府清平縣有漯川帝都三面距河貢賦皆必達河則達帝都矣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在今濟南府泰安州岱宗按舊說遼東朝鮮等處皆青州之境舜分青州為營州者遼東也

嵎夷既畧、

即堯典之嵎夷畧經畧之亦猶修治也

濰淄其道、

濰淄二水名濰水地志云出琅邪郡箕山今青州府諸城縣有濰水是也淄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道循其道也林氏謂青州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濱涯也斥鹵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之土味鹹可煑為鹽者也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白墳海濱之土斥鹵田第三等賦第四等也白墳可耕廣斥則貿遷

化居其利為大皆準田作賦非若下貢鹽無常數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鹽斥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不一亦無定貢故曰錯畎谷也枲麻也鈆錫類松木材也怪石之為用失考泰山之谷出此五物萊夷萊山之夷作牧者夷人以畜牧為生亦以之貢也檿山桑也爾雅檿絲出東萊其絲堅韌萊人謂之山繭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今泰安州萊蕪縣原山經汶上縣淄水出原山之陰東北入海汶水出原山之陽西南入濟本達河不言達河者因于兖文不待言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西北至岱爾雅濟東曰徐州而禹貢不言已非禹之舊矣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沂音宜

淮沂二水名淮之源出豫之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溢爲患尤在于徐故淮之治獨于徐言之也沂水地志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也南至下邳西南入于泗按山東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云一出尼丘山經魯之雩門一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皆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于泰山乂治也蒙羽二山名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今費縣也即論語之東蒙及詩奄有龜蒙是也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今兗州府郯城縣也藝可種藝也

大野既豬東原厎平

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即今兗州府鉅野縣鉅大也水蓄而復流者謂之豬按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爲二南爲荷北爲濟酈道元云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爲濟之所絕其所聚也大矣按今鄆城縣亦有大野與鉅野之連接極其廣大東原原在濟之東也漢之東平國今之東平州也亦在鄆城鉅野之間自古多水而屢徙其城底下者水患去而底于平也後人以其平故謂之東平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赤埴墳色一質二也土黏曰埴埴膩也土黏如脂之膩漸進長也包叢生也色赤而

質埴墳者其土性滋厚故草木快長而包叢田第二等而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翟音狄**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曁魚厥篚玄纖縞**

徐州又出五色土其用失考蔡氏謂與周書作洛芋土封國用五色土同不敢加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雉也雉具五色曰夏古之車服旌旄器用以雉爲飾者多而出于羽畎者盛也嶧陽嶧山之南也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今兗州府鄒縣嶧山崎峭玲瓏者是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泗水名出今泗水縣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爲名東南過下邳入淮濱涯也浮磬石輕浮可爲磬者成磬而貢之也淮夷淮之夷也蠙蚌也曁及也珠爲服飾魚用祭祀玄赤黑色幣也纖縞皆繒也白色曰縞黑經白緯曰纖

浮于淮泗達于河

按舊說淮水東入泗泗由淮達河泗受濟水東入淮淮由濟達河蘇傳謂淮泗達汴汴入河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澤名彭盛大也蠡瓢也按字義蓋地之闕壞爲水所蝕而穴之之名耳如此凡湖澤皆可名彭蠡也地志以爲在豫章郡彭澤縣東蔡註云即今江西南康府之

鄱陽湖。要之、昔可名彭蠡。陽鳥、鴈也。南北與日進退、故名之陽。鴈鳥好棲湖之洲渚。湖水未乾、久不得其所居。陽鳥攸居、則水平可知。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三江、見下導水。所謂東爲北江入于海、東爲中江入于海者、是也。既有中北二江、應有南江矣。考說者有謂爲今蘇州太湖下三江口之三江、合大取小、與下導水不合。太湖三江、恐亦後世因三江震澤連文而命之、以稱其似也。震澤、太湖也。在今蘇州府西南。周職方揚州數曰具區。地志在吳縣西南五十里、即今蘇州吳縣也。具區之水不洩、則震而難定、故名震澤。底、致也。揚州之水、在彭蠡及三江震澤、既治則無患矣。

篠簜既敷、(篠音小)

篠、箭竹。簜、大竹。敷、徧也。揚州宜竹、竹徧布、則水平可知。非謂貢賦也。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句)上錯、

少長曰夭。蓋篠簜草荻之類也。喬、高木也。塗泥、土和水而淖也。下下、第九等。下上、第七等。上錯、雜出第六等也。揚州塗泥、水漸土薄、非多用人力則不可耕、故田下下也。而天草喬木、宜塗泥、可以爲利、皆準爲賦。故其賦起田二等、而又間年上錯一等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瑤、玉之美者。琨、石之美者。皆中禮器之用也。篠之材、中于矢之笴。簜之材、中于樂之管、亦爲符節。周官掌節有英簜。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楩梓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爲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上世用物雖不可考、大抵不甚相遠也。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綿之屬、可以爲服、則因此入貢也。織貝、錦名、織爲貝文也。夷人貢卉服、而織貝則盛之以篚焉。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也。錫貢謂橘柚小物、非養老愈疾、不勞遠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沿沿同)

循水而行曰沿。自江入海、自海入淮泗、而至河。不言達河者、因于徐也。爾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故江淮不相通、必由海也。淮濟與河亦不相通、而相通者、特由他水旁致之耳。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之域、北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荆山、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條荆山也。衡山、在今衡州府。

江漢朝宗于海、

江、岷江也。漢、嶓冢出也。同之曰朝、歸之曰宗。江漢二水、發源則在梁州、入海則在揚州、而二水合流則在荆州。合流之勢、直奔趍于海、而無旁溢之患、爲朝宗于海。

九江孔殷、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云九江在長沙
下雋西北楚地記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
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
雋也蔡註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
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是
名九江也孔甚毀正也言不泛濫

沱潛既道、

爾雅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凡水
之出于江漢者皆有此名道瀧道也

雲土夢作乂、

雲夢二澤名雲土雲之淮水平而土出也
夢作乂夢之淮已可耕治也禹時雲夢爲
二今雲夢爲一矣按今岳州華容縣有雲
夢澤與洞庭青草二湖相連方八九百里
跨江南北又不僅雲夢爲一矣周官職方
荊州其澤藪曰雲夢左傳楚子入于雲中

田于江
南之夢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荊州之土與揚州同而地居上流江漢沱
潛之間尙有高平之地但塗泥者多耳田
第八等賦
第三等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
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
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杶敕倫切箘音窘
楛音戶匭音犯

杶栝柏三木名也杶似樗可爲弓幹栝木
栢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礪粗砥細石中矢
鏃之用丹朱丹砂也箘簵竹名楛木名
皆可以爲矢或中他用三邦未詳其地底

致也三邦共此箘簵楛之有名者也匭匣
也菁茅草名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
酒之用既包而又匭之所以致敬也玄纁
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尺有二
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爲常貢
偶有得則使之納錫于上納錫入與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漢不與洛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謂
之逾也洛則達河矣南河在冀之南也

荊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南至荊與荊
州爲界北距大河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出熊耳山至洛陽縣入洛熊耳在今
陝西商州洛水出冢嶺山今在陝西洛南

縣王屋縣入河瀍水出河南府洛陽縣穀
城山至偃師縣入洛澗水地志出弘農郡
新安縣在今河南府澠池縣經洛陽入洛
此以今水論之伊瀍澗水入于洛而洛入
于河
也

滎波既豬、

滎音
邢

滎波二水名水未平不見爲豬平則見爲
豬也舊註自今孟州溫縣入河潛行絕河
南溢爲滎在今鄭州滎澤縣西五里敖倉
東南敖倉古敖山也按今河陰縣有敖山
滎陽縣亦曰敖倉又有滎澤縣未詳孰是
又按鄭康成云滎今塞爲平地爾雅云水
自洛出
爲渼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地志在濟陰郡定陶縣東蔡註其地有菏山故名其澤爲菏澤水經謂南濟東過宛句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菏水出焉被及也孟豬爾雅作孟諸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歸德府虞城縣孟諸澤是也菏水衍溢導其餘波入于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豫多平土豬澤之患多今亦不止然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壚音盧）**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壤不言色中州之土五色皆相等也土黑而疏者謂之壚墳起而壚也豫土有二高者爲壤下者爲墳壚田中上四等也賦錯上中舊謂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予謂此文獨變不明今據文而解但曰錯上中者第一等第三等也壤土之賦錯上中之上墳壚之賦錯上中之下在朝廷所入亦止是上中第二等之賦而在民有所錯輸第一等有所錯輸第三等與上地所出適相均而亦不過第二等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纊音曠）

顏師古曰織紵以爲布葢絺葛布紵麻布相似言也纖纊細綿也磬錯治磬之錯也非常用之物故非常貢待錫命而後貢也豫首貢漆今不聞其物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西境浮洛達河豫之東境則竟自達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華山西嶽太華也黑水自雍之西邊而流入于南海梁州後世爲巴蜀今四川地也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按在今成都府茂州江水所出也嶓冢山地志云今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漾即漢也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有嶓冢山漢水所出也禹未刊奠之先岷嶓之間不可種蓺既刊奠則可種蓺也江出爲沱漢出爲潛地志蜀郡郫縣有江沱今成都府郫縣也地志蜀郡汶江縣有江沱今成都新繁縣也觀下導江東別爲沱在澧水之上即此荊州亦有沱潛此之下流也地志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岷嶓沱潛江漢源流並治矣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蔡山在今四川雅州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酈道元謂蒙山上合下開沬水逕其間溷崖水脉漂疾歷代爲患祭山曰旅旅平者刊奠平而旅祭也

和夷底績

和夷地名又曰二水名又云和夷西南夷名經言底績者三覃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爲地名近是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黎黑也土青黑色而不言質質不一也田第七等也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等第九等爲三錯也三錯止是下中八等之賦特因年歲出如今歲第八等明歲第九等明歲第七等枝三年所出總是第八等耳而必錯之者青黎之土性不均收成亦異[illegible]

則均矣。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音球 義同

古註。璆美玉也。鐵柔鐵也。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砮見前。磬石磬也。熊羆狐狸。四獸名。織者織獸毛爲衣。皮。獸皮爲衣。此夷貢也。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山名。戎地。以上貢物。有出西傾者。因桓水來于蜀中。然後同浮于潛也。廣輿記。今陜西洮州衛有西傾山。桓水出焉。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蘇氏曰。漢水始出曰漾。上流曰沔。至漢中而東。曰漢也。潛出自漢。沔亦漢也。桓水通潛。潛自可入沔。今

曰逾于沔。不可考矣。按沔不通渭。當爲入于沔。逾于渭。絕河而渡。曰亂。河近帝都。貢不行河中。止用渡河。河水惡猛。不可順渡。必逆而上。乃順下斜渡之。然非一二次反覆。不可渡也。故曰亂。梁州多山險。絕貢道爲艱。由西傾因桓水以來。則已難矣。及四水言逾言亂。又難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距黑水。東距西河。黑水之西。則中國之外也。西河者。河在冀都西。冀之西河。雍之東界也。

弱水既西。

西海之山有水。弱而無力。不能負芥。故名弱水。地志。在張掖郡。刪丹縣。薛氏云。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按廣輿記。今陜西甘州。即漢之張掖。山丹衛。即漢之刪丹。其地有合黎山。弱水所經。又有張掖河。既西者。弱水本西流。經過而東。禹導之。則西流而順其性矣。

涇屬渭汭。 屬音燭

涇渭二水名。涇水。地志云。出安定郡涇陽縣西。在今平涼府涇州。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臨洮府渭源縣。鳥鼠山西北南谷山也。汭水。地志作芮。扶風汧縣弦蒲藪。汭水出其西北。今鳳翔府隴州弦蒲藪。有汭水焉。詩曰。汭鞫之即。即此。屬連屬也。按今涇水至高陵縣入渭。渭至華陰縣入河。汭水入涇。古之水道。雖不可考。要之三水未治以前。不相連屬。既治則相連屬。同歸于河也。

漆沮既從。

漆沮二水名。漆水。地志謂。出扶風縣。晁氏云。此豳之漆也。水經云。出扶風杜陽縣。杜陽即今岐山之地。其水入渭。又寰宇記云。耀州同官縣。東北界。漆水來。經華原縣。合沮水。入渭。二說未知孰是。蔡氏謂扶風之漆。入渭在灃水之上。與導水節次不合。大抵禹至今已久。水道不盡與今合矣。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北地。今慶陽府治也。從順也。

灃水攸同。

灃水。地志。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今西安府鄠縣也。東至咸陽縣入渭。同者。同于渭也。蔡註。謂灃經漆沮。皆入渭。又謂屬從同。皆主渭而言。此亦從今水言之。謂渭大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岐二山名。荆北條荆山也。地志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西安府富平縣。掘陵原也。岐山地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之岐山也。終南惇物鳥鼠皆山名。地志以太一山爲終南山。在今西安府南五十里。地志以垂山爲惇物。在西安府武功縣。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臨洮府渭源縣也。至于云者蒙旣旅之文。皆言山奠而祭之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日原。下濕日隰。其地在豳。今邠州也。豬野地志武威縣東北有休居澤。古今以爲豬野。蔡註謂凉州姑臧縣。今陝西凉州衛。卽古之武威姑臧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卽舜竄三苗之地。西羌傳註在今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卽今陝西沙州衛也。宅居。丕大。敘功也。舜竄三苗于三危。及禹治水。其川奠三危者。卽使苗民爲之。至是三危已旣可居。三苗于是大有功敘。而益稷篇中。禹又謂苗頑弗卽功者。言彼舊都之在南方者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土色以黃爲正。質以壤爲上。黃壤故非他州所及。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可知賦之等非按地起科而言。特按九州大數而言也。雍地狹山多。其等然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廣輿記在今陝西河州衛也。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縣。卽今西安府韓城縣。有龍門山。禹所鑿。斷崖絕壁。相對如門。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賦貢。其道有二。北境則自積石至河。南境則會于渭汭。以至河也。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織皮與前同。崑崙卽河源所出。舊註在臨羌。唐書以爲吐蕃界。廣輿記崑崙山在肅州。析支舊註在河關西千餘里。按河關卽金城也。渠搜水經日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今失考。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卽就敘功也。言西戎之水亦成

功也。三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九州之貢多及外夷者。蓋皆有水患。禹一體施治。旣就功。而彼自以貢來報。非責其貢也。東南夷言貢不言功。省文耳。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下記其奠高山之敘。導者隨山勢引導之。各分一路。不以州界別也。岍岐荆雍州山也。壺口以下九山冀州山也。岍地志扶風岍縣西吳山。古文以爲岍山。今鳳翔府隴州山也。岐荆見雍州。壺口太岳碣石見冀州。雷首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蒲州首陽山也。底柱山在河中流。其形如柱。今陝州三門山也。析城地志在河東郡濩

岸縣西。今澤州陽城縣也。山峯四面如城
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絳州垣
曲縣也。山狀如屋。太行。地志在河內郡山
陽縣西北。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也。恒山
見冀州。逾猶過也。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
謂山脉穿渡者非是。每言至于。當是一段
落處。自岍及岐至于荆山。此是一段落。東
臨河。接壺口山。禹遂過河。自壺口雷首至
于太岳。此是一段落。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此是一段落。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此是一
段落。遂入于海。此一路高山作四段刊奠
皆禹巡行之迹。隨在表識山川形勢。以見
行所無事
也。下倣此。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
桐柏陪尾。豫州山也。西傾見梁州。朱圉地
志在天水郡冀縣南。廣輿記。今鞏昌府伏
羌縣也。俗呼白崖山。鳥鼠見雍州。太華地
志在京兆華陰縣南。今西安府華陰縣華
嶽是也。熊耳。在商州。詳見豫州。外方地志
潁川郡。嵩高縣有崇高山。即今河南府登
封縣中岳嵩山也。崇古嵩字。桐柏。地志在
南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南陽府桐柏縣也
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
今湖廣德安府。安陸也。城南有陪尾。俗呼
橫山是也。此又一路高山。作兩段刊奠。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即梁州之梁山也。山形如冢。故名嶓
冢。荆山。即荆州山也。內方山名。地志章山
古文以爲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地。今湖廣
荆門州有內方山。在漢江之上。大別山名
今漢陽府城東地。大別山也。
此又一路高山兩段刊奠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岳也。見荆州衡陽。地
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衡州府衡山也。九
江見荆州。敷淺原。地志云。豫章郡。歷陵縣
南。有博易山。爲敷淺原。今江西九江府德
安縣也。自岷陽至衡山。此一路高山及至
九江。山岐而南。禹遂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亦兩段
刊奠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記奠大川之敍。導者。隨水勢引導之
各分一路。亦不以州界別也。弱水見雍州
合黎山名。隋地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
谷。今陝西行都司城。西北有合黎山。即漢

張掖也。流沙在沙州之西。其沙隨風流行
故名。今肅州衛有沙州城。本月支境。漢置
燉煌。是也。此一路西流之大川。爲弱水。
正流導入合黎。餘波導入流沙。則奠矣。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地志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
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
于南海。按梁雍二州。兩邊皆以黑水爲界
此一路南流之大川。在黑水。導之。經三危
入南海。
則奠矣。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

于海。

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底柱見導山。孟地名。津渡處也。即今河南府孟津縣。洛汭。洛與河交流之內。今河南府鞏縣。洛水入河之處。一名什谷。山再成曰伾。大伾。即黎陽之山。今直隸大名府濬縣也。古洚水。在信都縣。枯洚渠也。今保定府爲古信都之地。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兖州。逆河逆者迎也。九河至碣海處。復同爲一。海水逆潮。有迎之之意也。此一路大川。在于河導之。自積石至龍門。轉而南行。至于華陰又轉東至于底柱。又東至孟津。又東。禹遂過洛汭。導之至于大伾。轉而北。禹又過洚水。導之至于大陸。以上平地映滄之水。皆導之使歸于大川而行。又北河播爲九。復同爲逆河。入于海。則此方大川盡奠矣。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匯音賄

漾水名。水經云。漾水出隴西郡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武都今沔縣。又東爲滄浪水。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今襄陽府均州也。水亦隨地異名。有此三焉。三澨水名。蔡註。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郢州今武昌府也。待考。三澨言過者。不待疏鑿也。水言過。做此。大別。見導山。匯。迴也。彭蠡非前彭蠡蓄澤之盛大者。皆有此名。此則漢水合江。其迴爲澤。亦有是名也。由澤水又東爲北江。江大漢小。江漢合流。以大者取名。故曰江也。其故道失考。蓋禹時江漢合。後有迴流。別爲北江。竟自入海。而今無也。禹時水波盛。水道淺。故于山陵低處迴波爲彭蠡。東流爲江。後水道漸深。波漸于山陵低處。水不能過。故其迹漸泯耶。此一路大川。任漢導之入江。其東迴流匯爲澤。爲北江。入于海。則奠矣。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別支流也。澧水名。水經。出武陵充縣。武陵今常德府也。其山亦名澧。九江。洞庭也。東陵。巴陵也。東迤北東斜行也。會。兩相會也。匯。匯澤也。即番陽湖。湖在南而云東北水道大勢也。中江。即今大江也。入海。在今通州海門縣。此一路大川在江。其支流爲沱。其正流導之至于澧。及九江。禹又過九江導之至東陵。迤北。合于匯澤。而東行爲中江入于海。則奠矣。朱子謂南方水或禹當年未親歷。傳說錯記。但亦未可遽爲如此。禹至今古甚。水道已更。舊迹不可見矣近儒謂導漾不言東會澤。隔江水不與澤接也。但與沱並力東流。則澤自匯耳。此言會者。江與澤合也。予謂當時江漢同會下匯。乃可曰中江耳。三水同會。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澤爲南江。恰從會字中。已見意矣。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水。濟水也。發源爲沇。既東爲濟。地志云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山

西平陽府垣曲縣山也發源山崖下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于今濟源縣兩源合流爲濟水至溫縣入于河復溢出于河之南爲滎澤見豫州滎曰澤蓋不流者也故又東出于陶丘北入水而復出曰溢伏地而復出曰出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兖州府定陶縣又東至于菏菏卽菏澤見豫州又東北會于汶汶北汶也見青州在今兖州府汶上縣又由北而東入于海在今青州府博興縣此一路大川在濟導之至于菏會于汶而入海則奠矣先儒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沇氏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井水煑膠人服之下隔疏痰攪濁水則淸其性趨下淸而重故也可知伏流絶河亦物性之異常者無足疑也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今桐栢山也泗沂見徐州此一路大川在淮導之自桐栢東合泗沂之大川同入于海則奠矣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灃音豊

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者同穴之枝山也近溥傳又據山海經水經並據人親見鳥鼠共爲雌雄謂本一山也餘見雍州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此一路大川在渭導之東會于灃涇漆沮四大川入于河則奠矣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熊耳或盧氏之熊耳也尖峯雙出巔勢向前如熊耳洛水經其南山川同名異地者多有之不然伊水出熊耳洛水出冢嶺何不自冢嶺導之待考此一路大川在洛導之自熊耳東會澗瀍伊三大川之水同入于河則奠矣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攸同承導山導水推廣言之上文特舉山川之大者其實山川尚多隩畏也李氏謂涯內近水爲隩旅祭陂障也言此時九州山水同歸奠定四海之隩既皆可居也九州之山既刊則旅祭山神以報其成功九州之川既奠則又爲濬滌其源使可經久

不壅九州之澤又爲陂障既可蓄聚而不潰決若四海則注水之處水盡會聚以歸于四海自無盈溢之患中國可以萬世永奠矣此總結上數土刊奠而言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六府金木水火土穀也庶土九州土地也正辨別其色質而定之等也財土所出賦輸于上也則者因之以定法則也三壤上中下三等也此言水平于是六府其修治而庶土之等皆正土旣正乃致愼于所出之財而定賦皆因其土壤以爲三等之法則而成賦中邦焉又總結上九州貢賦言也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音怡

錫土賜姓諸侯以土地建國君民也錫姓賜
諸侯以姓氏別其族類使相從也虞書汨
作九共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
類即錫土姓之實也今亾其篇故不詳其
實祇敬台我距違也此言禹成賦中邦之
後帝舜于是公天下于賢封土錫姓無爲
而治惟敬己之德以爲天
下先天下自不能違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
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銍音只　秸音戛

甸服畿內之地也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
里甸田服事也以其爲天子服田賦之事
故曰甸服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藁也
半藁去皮曰秸役事曰服粟穀也百里最
近並禾本總賦之二百里次近刈禾半藁
納之三百里又次去藁粗皮納之以上三
等納總銍秸之外又皆共服役焉四百里
爲遠去其穗輸穀五百里尤遠輸米而已
此二等以其地遠並不服役此分甸服五
百里而爲五等也自此以下詳記分土之
制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
侯

侯服者爲諸侯服田賦之事也甸服外四面又
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也此蓋入
爲天子卿大夫出爲公侯者以此地處之
也故亦在侯服之中男爵小國之諸侯也
諸侯大諸侯也先小後大以大衛小
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安也漸遠王畿設諸侯以撫安其人民
非無田賦之事但以撫事爲重故曰綏服
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奮興衛
保護也文以治內武以扞外蓋爲此以外
爲夷居也揆文奮武即其綏之之
事此分綏服五百里爲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平聲　蔡音煞

要約也夷地多不自治各設諸侯約束之
此已不可同中國之治以要爲事故曰要
服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亦
夷居之名舊註謂流放罪人于此左傳蔡
蔡叔也以其流罪人于此因得名
蔡此分要服五百里爲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治荒日荒地曠人少更難以要服之治治
之各設諸侯因其荒而治之以荒爲事故
日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亦
蠻居之名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
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此分荒服五百里
而爲二等也按舜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
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益稷篇
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也蔡流之義未詳
唐虞時豈有流放罪人用許大地而專以
爲名者乎蓋要荒盡夷蠻之居因蔡流罪
人于此而名其夷爲
蔡名其蠻爲流耳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
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漬被覆也朔南暨各極其盡處也聲謂
風聲教謂教化振舉于此而遠者聞謂之
聲作法于此而遠者效謂之教訖盡也海
隅之地制度所不及而聲教則至之咸建

五長以長之耳下奉上亦曰錫玄黑色圭玉也水色黑故告治水之成功則以之孔傳謂堯錫禹或謂玄圭堯賜禹治水之符玉禹功成反命也

甘誓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禹之子啟征有扈誓師之詞也按甘地在有扈氏之南郊今西安府鄠縣也鄠與扈通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啟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六卿六鄉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于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于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故啟將大戰于甘而召六卿也天子有征無戰書大戰者所以著有扈之罪也嗟咨也六事之人即六卿也誓戒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勦子小切 扈音戶

虐用之曰威狎用之曰侮五行金木水火土之物也皆日用所不能離帝王愛惜儉用不敢暴殄有扈則驕奢淫亂以爲用于五行之物則傷害而狎侮之焉怠惰棄廢也三正時月日也以春夏秋冬正四時之氣以十二月建正十二月之節候以甲乙支干正三百六十之日時月日得其正則百事因之皆得其正矣故謂之三正也自舜協時月正日而禹因之教天下趨事赴功有扈則任情怠惰而廢棄之也二者皆天理之極則帝王勤儉之大法以齊一天下者也有扈不服而皆悖之是即天用此以勦絕其命矣恭敬也啟不敢不敬體天意以行天罰而討之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御非馬之正所謂詭遇也汝謂六卿也凡有失職皆汝六卿不敬之過王者之戰所以必勝者人各自治其職而守其正將之法雖死生在

前而不變所以必勝也左右不治其事御失其法取敗之道故預儆六卿使恭敬以中其命令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祖祖廟也居國左社土神也居國右賞戮反國行之蔡註師行載主有祖有將丹將丹社主存焉賞于祖以施仁陽也戮于社以行義陰也用命不用命謂士卒也戮殺也孥子也周禮作奴以爲罪隸孥謂輕則奴之重則戮之本二項也汝亦六卿也用命賞之不用命者戮之予仍孥戮汝以治不恭命之罪啟蓋知有扈怙強稔惡將與大戰倘驚令不嚴貪生反以致死故直以嚴法戒六卿自不致孥戮所以仁之耳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內作五子之歌。五子太康之弟也言有聲謂曰歌昆衆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畋音田

太康啟之子爾雅尸主也逸安豫樂滅沒也貳叛也盤樂度節畋獵也洛水表外也甫草之地也窮國名后君羿名也弗忍不堪命也距者羿距太康使不得入遂廢之

按奸雄何代無之不自夜盤夜無所因而起羿之變借口于民不堪忍豈非禍亂之本哉御侍也徯待也洛內洛水之北洛表洛水之南也羿既叛五人同奉母奔洛內以待太康于是怨其不遵祖訓以作歌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皇祖禹也訓教言也近親下遠也邦以民而建故爲本非衆罔與守邦故本固邦寧此所以可親不可踈也予禹自言也失失其心也不親而下踈之則失其心矣一失則可原再失強忍至于三失弗能忍矣我于一人而有二失此一人之怨恨易見也而從旁告曰典怨者正不在此一人是怨豈在明也此所以一人能勝予也故善圖國者惟于不可見者圖度之不敢以愚夫愚婦爲賤也朽腐索繩也六馬一車四馬天子之車則加二馬于驂外曰騑也馭御也予之臨涖兆民懍懼如是甚矣其不敢賤也凡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民乎此皇祖之訓固已深洞滅德之弊今有窮因民弗忍非所謂怨不在明者乎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訓亦禹訓也色女色也荒亂也禽獸也甘嗜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雕繪飾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冀冀州堯舜禹相禪都此道者所適于爲君之路也失其道則不可行大事曰綱小事曰紀底致也此五子自言自堯以道相傳至于舜禹皆有此大業今不念祖訓而失其道則小事大事皆亂焉得不致滅亡之禍而斬冀業哉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明明徵明其德也祖禹也典常則法貽遺
關信和平也百二十斤爲石三十斤爲鈞
石鈞五權之最重者名關石者所以信天
下而不可欺名和鈞者所以平天下而不
可乖此二物藏之王府者欲人君視此常
念天下不可欺如石不可乖如鈞也緒業
覆傾也五子言我祖至明以典章法度遺
子孫又恐其不念而以關石和鈞藏王府
以示其不可荒墜太康竟亂廢
此緒所以傾宗廟絕祭祀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報怨曰仇疇誰也鬱陶哀思也顏厚無顏
見人而强見之也忸怩心愧也慎敬也五

子歎曰嗚呼曷所歸往予懷之悲愁若止
有窮仇我尚有百姓可依今萬姓仇予予
將誰依予心惟是哀思外耻對人而內有
愧心不敬其德遂以至此雖悔前非已無
及矣

胤征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征者正也以兵正天下之不正者時說
謂羿廢太康立仲康羿擅權專政羲和黨
惡力未足制羿而姑誅其黨皆無明文
可考大抵尚書亦不甚論其人與其時
惟可垂勸戒
斯道之耳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

仲康太康弟也肇始也胤侯胤國諸侯也
天子六師命胤侯爲司馬而掌之也羲和
世職掌曆象授時之官嗜
酒廢事曰酒荒邑彼國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告誓也衆六師之衆聖堯舜也謨謀訓教
徵驗保安也先王禹也天戒天有變異如
日蝕之類皆所以儆戒人故曰戒也憲法
也天戒有常備天戒亦有常法如下文是
也凡聖人謨訓皆已明有徵驗可以定安
邦國而天戒其一也故我先王克謹天戒

俾臣人克有常憲百官各修其輔佐之職
以共消天變其人君惟恐懼修省以敬明
其明德而已不能兼修臣職也此見羲
和當修常職以事君不得廢厥職也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宣布政令
則振之以警衆聽也下皆徇路之辭有職
守曰官有教責曰師相勸以正曰規工百
工也藝事技藝之事也諫諍也不恭不敬
其職也此又聖人謨訓之一而先王行之
每歲正月遒人振木鐸徇行道路之間以
宣布教令舉言于邦國曰官師之人皆以
敬職相勸勉百工之執藝事者皆得以進
其諫諍其百官或敢有不聽規諫不敬職
者邦國自有常刑以及之此見羲和尚守

教令以敬其職也。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顛覆敗壞也。沉迷。畔叛。次位也。叛去其官職。舍離其位次也。俶始。擾亂也。天紀。歲月日星辰曆數是也。自堯舜以來。羲和之官世稱其職。至是始亂。故曰俶擾天紀。司職也。曆象之法。其來遠。而自此斬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輯也。言日月

會次不相和輯而蝕于房宿之辰也。瞽樂官。奏進也。古者日蝕伐鼓用幣以警戒。嗇夫小臣也。庶人在官之人。馳走。奔走以趨警戒之役也。干犯也。犯木鐸不恭之戒。臣人常憲之條。皆先王所必誅者也。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占測日食之期不應也。不應且當殺。況羲和失德舍職乎。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將行也。王室王家也。弼輔也。輔我敬奉天子威命以討之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

崑出玉之山。山脊曰岡。奉君命討者曰天吏。逸過也。火炎崑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天使每有過于奉命之德。不暇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甚于猛火之不辨玉石。今我則不然也。殲滅。渠大。魁首也。脅從要脅相從之人也。今我但誅首惡。若脅從之黨。不治其罪。舊染惡俗。咸赦而令其改故從新焉。觀此語。不止失德廢職。且聚黨作亂。此所以征之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威嚴也。即甘誓孥戮之意。克勝。愛寬也。濟成功也。懋勉。戒懼也。勉于同力弼予。戒其不然有誅也。王者之兵所以必勝。雖本于德。而法未有不嚴。不嚴是玩兵輕死也。

書經疏畧卷之第二終

契始封商。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

帝告 闕

釐沃 闕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帝告當作帝嚳。孔安國曰。先王帝嚳也。史記帝嚳生契。爲唐虞司徒。封于商。賜姓子氏。十三世生湯。名天乙。都亳。新安陳氏曰。嚳元都亳。釐理治。沃沃饒之土也。是湯始遷居亳。從先王舊地。作此二書。述帝嚳之德。故名帝告。治其土。故名

釐沃。此爲諸侯時事。

湯征 闕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按湯征諸侯一句。似有方伯之責。其與葛伯事。亦似之。

汝鳩 闕

汝方 闕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孔安國曰。醜惡也。鳩方二臣名。葢是伊尹五就之末。惡夏桀之德。而復歸于亳。遇鳩方二臣。而相與言也。葢言桀不可輔。將輔湯伐夏。及伊尹出處。必于此篇有可見者。惜乎其亾失也。

湯誓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陑險也。音而。或作陑。湯名履。姓子氏。湯其號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台音怡

王湯也。格來。台我。稱舉也。以臣伐君曰亂。有夏桀也。多罪獲罪於天也。殛滅也。桀之

惡極。無可容。則天命滅絶之也。湯本奉天伐罪。非敢稱亂。恐亳衆未達此理。故命之來。而告之。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穡刈穫也。割害也。正正其罪也。亳邑之民安于湯之德政。而盡力穡事。桀之虐焰所不及。憚伐桀之勞。故湯告之。今爾衆必且曰。我君不恤民。舍我穫刈。而割正夏。我惟顯聽汝衆此言。但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奉命。往正其罪。遂不得私于汝矣。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亾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遏止怠惰協和時是也今汝必又曰桀有罪其與我何汝汝獨不念桀遏止衆力使不得稼穡任其殘割于夏邑夏邑之民被其遏割率皆怠惰于耕失其協和皆指日爲桀而咒曰此日何時而亾吾寧與之俱亾耳桀之惡德其若夏人如此何能坐視故朕必往也按湯衆止知已之安家樂業不念厥人故湯告之如此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

有攸赦

賚予也食言背其言也心所不容已者即天意所必罰始終皆明天道故曰致天之罰此皆衆所不知故告之

夏社　闕

疑至　闕

臣扈　闕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唐孔氏曰疑至臣扈二臣名程子曰湯以爲國既亾則社自當遷然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春秋書亳社災是辟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也禮記亾國之社屋之張氏曰欲遷社者革變之義卒不遷者忠厚之仁新安陳氏曰孔氏謂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此易社神非遷社也書亾本無所考以序意詳之初欲遷其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故又作疑至臣扈篇自商初不遷夏社垂後爲法周遂亦不遷商社所以亳社春秋猶存焉忠厚之仁監戒之義蓄兩得之

典寶　闕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典常也傳國之常寶非珍異之謂也三朡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孔氏曰桀走保三朡張氏曰桀載寶而行棄于三朡唐孔氏曰二臣之書意以傷桀而戒湯也按守國之常寶不可輕失失之在德取之在德以德爲常也

仲虺之誥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仲虺臣名爲湯左相誥告也仲虺作此雖誥湯之言實欲以此言告天下以傳來世也故曰誥湯此舉人倫之大變易所謂窮然後變變然後通通然後久者也非湯不可行非桀不可施故仲虺諄諄欲白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

台爲口實

武功成故稱成湯放置之也南巢地名桀奔于此因而置之慙愧也口實者藉其事以爲言也湯雖奉天伐桀心有不安曰恐後世以我爲口實而無君耳仲虺將作誥而先述湯此語也慙德者有慨之道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欲者感物生好惡之心也禮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

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于是強者凌弱衆者暴寡智者詐愚勇者苦怯鰥寡孤獨廢疾者皆失所養此大亂之道也聰明者感物有主知不誘于物也時是乂治也天生聰明所以爲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昏德衰失其聰明也桀爲民主反行昏亂恣其暴虐民皆陷于塗炭而不得乂安表標也表正而影隨之纘繼率循典常若順也天乃與湯王勇智使伐桀乂民爲萬邦表正纘繼夏禹舊事而有天下茲湯王行事率循帝王常道承順上天之命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不順也誣罔臧善式用爽差師衆也上天本命人主好善惡惡以布命于天下桀則矯拂誣罔好不善惡善以布命于天下帝用不以桀爲善用商受命爲民主用以差別衆庶之善惡焉凡此以見來世昏德不如桀奉天爽師不如湯斷乎難以借口也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

簡畧附和也勢強暴也繁多徒類肇始也莠草秕穅也戰戰懼也辜罪也桀旣矯誣于是一時之人簡慢賢德而附和勢焰者實多有其類惟我邦獨不然故其始也我邦之在夏爲桀與黨類所疾惡若苗中之有莠粟中之有秕無時而不欲鋤去簸棄之我邦人小大皆戰懼恐陷于非罪此見桀君臣疾湯之極其勢又有不能已者也

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矧況予湯也邇近殖聚懋茂吝惜也兆民衆民也況以我湯之德出言而人聽從之更爲桀所疑其德何如乎聲色貨利不邇不殖賢而德茂者茂之以官才而功茂者茂之以賞其樂以用人之長不啻用已樂于改已之過常若不吝實能寬以容物實能仁以愛人凡此其德素彰著于天下天下必聽從之此桀所以欲去湯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

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葛國名伯爵也漢志葛在陳留寧陵縣葛伯簡慢也葛伯不祀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耕老弱饋食葛伯殺之湯因有征葛之舉矣何徂往徯待也蘇復生也舊久也湯初征自葛四方遂皆望其至怨其後我所到之處則室家相賀曰待我君久矣我君來我其復生乎民之愛戴于商而願以爲君者豈旦夕之故其彰信已久故其聲聞之速也凡此更非來世所得假借者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亾推亾固存邦乃其昌

佑輔皆助也賢名德實也顯光遂通也忠信實之人良善順之人兼弱柔弱不可扶

者併而有之攻昧昏闇不可開者攻而伐之侮伐也推去也昌大也弱昧亂亾皆所以害民者有亾之道湯因而推之賢德忠良皆所以安民者有存之道湯因而固之我者培傾者覆天道之自然湯順而行自能昌大其邦湯何容心哉此總承上意而言見無容懸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亾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此下二節勉湯之辭日新者不自滿自滿者不日新懷來也九族亦九官也懋勉昭明勉明其德則德日新故德大也建中于極也人君居中治外其德大足以表正于四方故曰建中義者事之宜禮者理之文也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此即建中之實垂裕有餘也昆亦後也王其勉明大德建中于民以義禮爲裕後昆使後世子孫修德之不暇而違垂卩實乎予聞曰以下覆勉以日新不自滿之實自得師志自下人也則萬邦懷來而王矣莫己若自滿也則九族離而亾矣好問則裕德日新而有餘也自用則小道不聞而德狹小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殖同植覆傾也禮之文明而順昏暴則反是崇尚也仲虺又歎言欲謹終者惟在圖

始今立國之初早以禮義正人心培植有禮之人傾覆昏暴之人此乃天道之常能欽崇天道則永保天命矣此節言德必準于禮者則君臣之分非天道大變豈敢輕犯越乎故宜早扶正君臣之道以杜來世不臣之漸此又弭卩實之實政也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咎單作明居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以下告萬邦有衆克夏勝桀也亳湯所都
誕大皇大也衷卽心以其有法則藏于中
曰衷此感物而動自能折準得中者也若
順恒常也性生也天降之衷無理不從此
生故曰性也綏安猷謀也衷降自天故民
順之有常性善則自知好惡則自知惡也
能安其謀猷以順
民之恒性惟君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
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
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祇音
其

夏桀滅沒其德不與天下若性綏猷惟作
威布虐以拂于民性罹猶被也並皆也天

書經疏畧　商書　湯誥　九

曰神地曰祇百姓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
毒之螫弗能堪忍並皆告解究以告于天神
地祇故天降災異以明彰其害民之罪
周語曰伊洛竭而夏亾所謂降災者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
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
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肆故也將奉也明威承降災彰罪言玄牡
黑牛夏所尚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聖
大聖伊尹也戮力盡力也請命求性命也
承上言既降災彰罪是天明欲威加于桀
故湯奉此明威之命不敢赦桀之罪與告
天地請而罪之亦不敢妄托之匪人遂求
大聖伊尹盡力伐罪
以與百姓求性命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
木兆民允殖

孚信佑助黜去伏屈僭差也賁色也殖生
也將天威以請罪而上天果孚信佑助于
下民罪人得以黜伏是天命無有差也與
衆請命而衆果勃然有興起之色賁然若
彼草木之生生是
衆民信能生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
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俾使輯和寧靜戾罪也慄慄懼貌隕墜也
承上言是天使我和靜爾邦家今茲以後
我未知能勝此和靜之任恐得罪于天地
危懼之甚如臨深水而將有隕墜之患

書經疏畧　商書　湯誥　十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各守爾典以
承天休

此下又勉諸侯造邦諸侯也湯既黜夏凡
所有之邦皆新造也故曰造邦彝常也從
非常則拂民恒性慆慢淫過也卽慆淫則
后不綏猷典常也守有邦之常法休美也
爲善去惡天之美命也
湯既自勉又勉諸侯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
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
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
終

此下又自責餘閣也。爾有善。不敢蔽而使不通達。已有罪。不敢以自寬宥其罪。其善惟簡在上帝之心。不敢從一人之私。其萬方有罪。是予一人敎之不至之罪也。若予一人有罪。不克綏厥猷。是豈萬方之責。此所以恐獲戾于上下。危懼之甚也。時是。忱信也。湯乃盡歷任責之難副。嘆尙其克信于是。而無貳乃亦可有終乎。

明居 闕

明居。孔氏曰。明居民之法。序云。湯歸亳。咎單作明居。或曰。咎單爲湯司空。按序此篇與湯誥同時作。則明居民之法。必克綏猷之實也。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

后。

伊訓。伊尹敎太甲之言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元始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元祀。太甲即位元年也。十二月。建丑之月。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也。乙丑日也。古者即位改元。以正月元日爲吉。伊姓。尹字也。名摯。先王。契以下列祖也。祖湯也。太甲居喪。故尹祭而告廟。奉太甲見于湯之殯。而嗣位焉。祀于廟曰祠。見于殯曰見。冢長也。嗣王雖即位而宅憂。百官總合衆人之職事皆聽命于冢宰。按十二月之說。學者多疑之。今細參經書及諸儒說。大抵革命改元。即並時與月俱改之矣。商既建丑。即以丑月爲正月。而往往書夏月者。蓋以寅月起數。自堯舜以來。沿習已久。取其易曉。不必更也。故商周詩書中。多稱夏時以便人識之耳。又按即位改元之始。必于正朔行事。若授民事。及巡狩祭享。則皆從夏時。據汲冢周書。周月篇云。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又按太甲宅憂。孔氏依序以爲居湯之喪。最簡便。後人因孟子語。謂居仲壬之喪。有爲人後之理。與經序不合。況徂桐居憂。誰之桐。即誰之憂。明甚。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

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烈功也。湯爲功烈之祖。王既見于祖。伊尹乃即明言湯已成之德爲王訓也。先后。禹啓也。天災。日變星異旱澇也。寧。山不崩川不竭。鬼神無怪異也。咸若。皆順其性也。子孫。言桀也。率。循也。降災反前文言。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攻伐也。鳴條。桀所居也。今河東安邑地。哉始也。夏先王方勉其德。災變不生。桀不循德。天即降災示之借手于我成湯。以攻伐之。是造攻伐之端者。不自于我。而自于鳴條。我始從亳興起也。則率德與不率德之間。豈不甚可懼哉。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商王，湯也。聖武，聖人之武，不尚殺也。代虐寬仁也。初，初即位也。湯雖伐夏，實布昭聖人之武，黜虐政而代之以寬仁，其盛德遂爲兆民所信懷矣。今王繼嗣此德，未有不在于初即位者，此立德之始基也。然初立德，必先立愛敬，立愛自我之親始，立敬自我之長始，始不失于家邦，終可及于四海。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人紀，人倫之紀法。如子於親，以愛爲紀，少與長，以敬爲紀之類。傳曰：禮義以爲紀，自桀廢倫常，而人類無紀法，湯創始以修人紀，欲以一身之修者，爲天下之觀型也。咈，逆也。先民，猶古人，謂堯舜也。湯既修人紀，使身有一毫之不盡，即人紀一毫之有虧，于是不敢自滿，凡有過差，從諫不逆，不欲僅爲今人之賢，期于古人是順焉，不居上則克明，以體恤于下，居下則克忠，以不欺乎上，與人則嘉其所長，而不苛責其短，從容使自修也。檢，察也。若檢察己身，則甚嚴而常有不及之慮，如此既久，人心歸服，乃至于有天下，是有天下，亦甚艱難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

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

敷，廣也。哲人，有明德、知興亡者也。爾，謂太甲也。湯知有萬邦甚艱，故廣求哲人以輔助子孫。此伊尹自任也。刑，法也。即墨刑，儆戒也。有位，卿士、諸侯也。男曰覡，女曰巫，男亦曰巫。常舞常歌，似之也。風，足以動人，成風俗也。殉，猶陷也。淫，過也。侮，非毀之也。耆德，年高有德者也。比，親狎也。頑童，幼而無耻者也。悖理曰亂。愆，罪也。巫風二，淫風四，亂風四，爲十愆也。卿，上卿。士，大夫也。邦君，諸侯也。臣下者，君有卿大夫，卿大夫有家臣也。匡，正也。墨，墨刑也。具，備也。蒙士，童蒙也。此三風十愆，卿士邦君有之，家喪國亡，爲之臣下者，敢有不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湯制此官刑，備訓于童蒙，始學之日，諄不聞之。則尹今日之輔于太甲，敢不以哲自任，而犯先王之戒哉？故又嘆言先王儆戒如是，嗣王可不敬其身，無蹈此三風十愆，其念之哉。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聖謨古聖人之謀訓也。洋洋大也。嘉美。孔甚。彰明也。不常無定也。慶喜也。尹又引聖謨爲戒。天不常眷一姓。惟在人之善不善耳。若惟以修德爲主。雖常自小。實不小。萬邦惟是福慶。于爾豈小哉。爾若惟以不德爲主。雖常自大。實不大。傾墜祖宗之緒。豈大乎。

肆命 闕

孔氏曰。肆命。陳天命以戒也。按序肆命徂后二篇。俱太甲嗣位改元時。伊尹所作。則孔氏所註。似爲得之。肆陳也。命天命也。伊訓篇。未盡戒王之意。故復作肆命。以盡其義與。

徂后 闕

徂往。后君也。孔氏曰。陳往古明君以戒也。蓋歷述往古聖人德業。班班可見者。使太甲有所取法焉。伊尹願見太甲有欲繼之心。故諄諄訓導。乃爾也。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按序文義。此三篇。蓋太甲所作。自序其初末也。序提一明字。篇中全用明敬二義。敬者明之功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惠順。阿倚。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以平也。亦曰保衡。作書。書其言以示之也。先王湯也。顧。諟古是字。明命以其爲顯然之理。故曰明命。顧此而敬持于心也。祗肅皆敬也。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祗肅。皆承之以敬。則顯諟明命者。可謂無間矣。監視也。大命有天下也。撫綏安也。左右輔相也。宅居。師衆也。先王撫綏命。卽德也。天視湯此德。乃以大命。歸之。使撫綏萬邦。惟我躬不敢僭。克助厥后以宅此衆。是修德勤天者在君。助君宅師者在相。交有所盡。故嗣王得以大承此基業也。今亦定君相各自克耳。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西邑夏。夏都安邑。在亳之西也。全備曰周。終。竟其成也。嗣王桀也。昔曾見于西邑夏。自禹備德有成。相能助其成。其後桀不克有成。相亦無以助其成。嗣王可不監戒于此。從侍相助于人哉。忝辱也。宜敬爾之所以爲君。不敬。是君不君也。忝辱爾祖之罔不祗肅矣。太甲恃賴伊尹爲相。弗自慰治。故尹折其私心。以奪所恃也。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

自覆。

庸。用也。六字爲句。亦爽。子時之後。丕。大。顯。明也。旁求。求之非一方也。俊彥。有德之人也。啓。開。廸。進也。越顛。覆亡也。伊尹既作書示王。王于尹之言。惟用罔所思念。罔所聽聞。尹乃又面言曰。先王常于昧爽時思念。心大有所明。坐以待旦。不敢即安。則以旁求俊彥。以善言開進後人。今嗣王其無顛越祖命。以自取覆亡。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儉。省約也。永。久。圖。謀也。虞。虞人也。機。弩也。括。矢括也。度。射者所準望之法則也。釋。發

也。太甲縱欲敗度。故尹又切言之。愼脩儉約之德。懷念永久之圖。如虞人之張機以射。非泛然任意往發。必省察其矢括。合于法度。然後發之。則無不中也。凡事必審禮義以爲法則。亦猶射也。止。心之一也。懌。悅。辭。言也。又戒以敬厥止。一心率循成湯乃祖所行。自合法度。如是。我亦喜悅。萬世之後。亦有稱道之辭矣。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狎。習也。弗順。即不從義。伊尹面言。王猶未克變其舊習。伊尹思其不變之故。曰。此乃不義之事。常與相習。遂成天性。予惟恐使習狎于不義。則可變也。桐。湯墓地。密邇。切近也。其訓二字句。不得與不義相習。惟切近成湯之墓。則耳目心思。惟在于先王。然後我其訓敎之。無使終世迷惑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徂。往也。居憂者。親死。人子亮陰不言。稱苫枕塊。無逸豫之樂。有憂患之心。尹俾太甲如此以居喪。後世以爲居喪之名。居之久。則艱苦之習。又與性成矣。所以太甲能終信于德也。此一篇。大見聖人敎育之法焉。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三祀。即位之三年也。十二月。商正月也。朔。元日也。冕。冠也。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者。惟袞冕耳。喪既除。以吉服奉迎。又作書慶之。民非君。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誰與爲君者。謂太甲若不悔過遷義。則民失君。君失民。所關豈渺小哉。眷。愛。佑。助。休。福也。幸天愛助有商。使太甲克終其德。實君民萬世無邊之福。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

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拜稽。感伊尹之德。致敬而謝之也。不類猶不肖也。多欲則不顧法度。放縱則失于禮文。戾罪。孽災。違去。逭逃也。師保三公之笵天子之所從學者。伊尹兼有其官。縱欲速戾。即自作孽也。已往不信伊尹之訓。常自作孽。弗克正救于其初。尚藉正救于將來圖善其終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伊尹亦慶嗣王之克終。致敬而答之也。修厥身者。即欲斂縱以循禮度也。如是則信有德矣。自能合協下民。乃為明君也。不觀成湯子惠于困窮之民。民皆服從其命。無有不悅。並其有邦之鄰國。乃皆舍其邦君而君湯。以與免于刑罰。則協下之德豈不大乎。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王勉乃德。惟視功烈之祖為法。無時可以逸豫怠惰。既承先祖。即常思慮乎孝。既接臣下。即常思慮乎恭。視則欲其遠大。常見四海之困窮。惟在此心之明。不使蔽于近小。聽則在于德言。常闢子惠斯民之道。惟在聽言之聰。不使惑于憸邪。如此克治。自無不協于下矣。我承受于王之休福。乃無所厭斁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申誥。重告也。天者。萬理之主宰。人心之敬。乃萬理之根源。故克敬。天則親之。仁。惻隱之德也。又衆善之根源。故有仁。民則愛之。誠。忠信之德也。又為鬼神之根源。故克誠。鬼神則享之。天子之位。天命之。故為天位也。敬仁誠。純乎存養之功。故天位艱難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否俯久切

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否德。不德也。德則事事理而治之。不德則事事廢而亂之。古人皆有已驗之道。我與同其治亂。斷未有能逃其興亡。嗣王可不慎所與哉。終始慎其所與。即為明而又明之君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時是也。先王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與上帝相配對。今王繼有天下之善業。庶幾其監視先王也。升登。陟行。遐遠也。配帝之必由于敬德。若登高之必由于下。行遠之必出于邇。舍仁誠耑言敬德。此與太甲以至德之機要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謹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王惟無輕易民事常以難之心處事無以位為安常以危之心居位事求有終不難于始則終不成位求有終不危于始則終不安善謹終者于其始而已難與謹皆敬心也遜順也兩必求皆敬心也處事居位聽言皆以逆力克治之此與太甲以用敬之法身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慮思獲得也凡前所進之言不思何由得其理不為何由成其事此又期太甲以窮理力行之功也元良大善也貞正也知行並致一人大善萬邦有所觀效皆以正道自修耳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辯言善為辯說之言也舊政國家已效之成法寵榮利賄也居有之也成功有功勞之也君往往聽辯言而思新法有之所以旋治而即亂也臣往往有功勞即與邀寵罔利之心以居之所以功成未幾而敗隨之故終告太甲以君臣罔終之道邦其永久信于休福矣

咸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

一德敬德也中庸知仁勇所以行之一也即此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亾

諶音忱

伊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陳戒其君以德諶信靡無也天本難信則命自無常惟人自常耳人常其德則能保其位若其德不常九有即亾矣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

方啓廸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庸用也吉凶禍福有不爽之理寄之于天地山川無在不見者皆日視人有不敢慢神之心自不敢虐民即敬德也桀弗能用德慢神虐民于是天棄而弗保監于萬方開進有命之人眷求于有一德者使爲羣神之主一德者其心志一之于善絕不少二于不善大學止定靜安慮一于至善是也享歆也明命者顯命以宅九有之師而爲民主也爰于也革改也正正朔也宅師則除虐除虐自革夏正也是天與人歸

總非天人之私。皆惟以一德之故。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二三者，不一也。僭，差。災，害。祥，福也。心一于善，動必皆善而趨吉，安得不吉；二三于不善，動必皆惡而趨凶，安得不凶。是吉凶不得差錯，存乎人之自取。天之降災降祥，存乎得之善否。今嗣王新奉天命爲君，德亦當與俱新。德新者何？終始惟一，是乃日新之道也。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爲，去聲。

任，用。官，臣也。賢，德；才，能也。左佐右佑，言輔助也。任官惟賢才，使君之左右惟皆賢才之人，不可雜一匪人也。臣者居上下之中，爲上爲下而設者也。爲上而有臣，則爲輔君之德也；爲下而有臣，則爲治君之民也。輔君治民，必有其難其慎之心，惟在于和而上下相親，又惟在于一而德無二三。前勉王以一德，此勉王任一德之臣。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師，法也。協，合也。德無一定之法，主于爲善即其法也；善亦無一定之主，必一于善，自無往不與善合矣。玩此，德虛善亦虛，惟一爲實，是主敬存養之功夫也。此伊尹又叮嚀太甲切指以入德之方也。王言，條敎政令也。王能克一以敬其德，使萬姓見王之號令，即知王之心德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祿，福也。底，致也。王之一德驗之于民如此，然後克安先王之福，而神佑之，永致衆民之生，而民歸之矣。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王則不祧，故可以觀德之盛衰，所謂綏祿也。天子居萬民之上，其勢甚危，無善政以安其衆，則思以抗之，故可以觀政之善否，所謂永民也。太甲常以七廟自觀其德，復以萬夫自考其政，

功與效無不並至矣。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廣，侈；狹，迫也。我使彼，彼事我，勢分然也。民亦甚願，但不可因此便欲無不如意，而自侈遂使民耑于奉我，不暇自爲而迫狹也。一夫一婦各有身家，使得自畢其事，乃以奉上。狹之令不得自盡，人主誰與成厥功乎？此又言不能底民之生，則仰不能綏王之祿，有盛德者未有不觀成于民也。

沃丁 闕

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

沃丁

按此乃咎單于伊尹之死述伊尹事以訓沃丁也沃丁太甲之子咎單臣名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自克夏至沃丁五十三年

咸乂 凡四篇俱闕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咸巫咸也臣名乂治也伊陟伊尹之子太戊中宗也沃丁弟之子桑穀二木名合生于朝七日而拱把釋文穀楮也史記亳有桑穀之異太戊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遂修先王之政早朝晏罷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商道復興據

此則桑穀妖也實起商道復興之祥故由後追之謂爲祥桑穀也按此伊陟所作以贊美巫咸之治故曰咸乂蓋巫咸亦商賢臣有佐治之力故伊陟推讓之也

伊陟 闕

原命 闕

太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

此二篇太戊所作贊美伊陟者也原命未詳孔氏曰原臣名按序贊于伊陟蒙咸乂贊于巫咸之文則伊陟一篇亦太戊以祥桑復興之故歸美伊陟之相也原命既同一序或仍其意而命臣有所作爲與中宗商之賢君也其書七篇中

必有妙義惜乎亾矣

仲丁 闕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仲丁太戊子自亳遷囂囂地名

河亶甲 闕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河亶甲仲丁弟也相地名即今直隸內黃縣按居相文義或亦因遷之故而有言與

祖乙 闕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祖乙河亶甲子耿地名在河北河水所毀曰圮按圮於耿文義或因遷耿不得其安而作與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五遷未詳或者先王有亳囂相耿之遷至盤庚又自耿遷亳爲第五遷也亳湯舊都即殷地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顲音喩

盤庚祖乙之曾孫也殷湯舊都卽亳適往顲呼感憂矢言直言也我王先王也劉殺匡救也卜稽占卜以考疑也台我也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所居相率呼顲其衆憂感而出矢言曰自我先王祖乙來既都于此耿重我民不盡致死以今耿又有水患不能相救以生雖卜而稽之于神亦曰其如我何哉是我民之命數當然於遷不遷無與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

其克從先王之烈

服事也先王指湯言五邦者四遷則五易其邦先王有事于遷極其恪謹自修以奉天命茲猶不得常安不得常其居于今已五改其國今不能承于古之恪謹天命而妄于遷方且不知天之斷絕我命況曰其能從先王之功業乎

若顚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

顚仆由條也蘖旁生也新邑謂耿遷自祖乙故亦稱新邑自遷耿之後若顚木之復生由蘖但可培養不可動搖天其將永我國家之命于耿以續復湯之大業而致安四方蘖衆矢言止此

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句 猷黜乃心句 無傲從康

斅敎服事箴規也前不適有居皆由在位之人富貴世家不利于遷而以浮言動惑小民也故盤庚將敎于民先由乃在位欲以常行舊人之事明正其法度曰小民不從遷有箴儆我之言皆由于在位所作我不敢隱伏而不明其攸箴之故於是盤庚命衆臣悉至于庭云云告汝以我之意告之也訓汝取彼之惑開之也猷黜謀去之也乃心私心也傲抗上之命從康從目前之安無遠慮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播布也匿藏也昔我先王亦惟謀任舊人以共事王布告之使有所修爲卽爲宣布不匿藏意旨王用是亦大敬臣而無過言以責下民用是開令大爲動變此先王常行如是舊人能守法度如是也聒聒猶譊譊險陂膚淺也訟爭也今汝亦我舊人我與共政乃聒聒爲私言以動民之信汝而實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爭訟爲何也此申以常舊服正法度之意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

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荒廢惕懼逸安也非我妄遷自荒廢此德惟汝有位含匿我此德不惕懼于我我視此遷事明若觀火我亦從拙謀先勞以作乃得安逸耳此申言無傲從康之意。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此連上文爲一節若網四句屬無敖從康說紊亂也汝若無傲譬若網然綱舉則目張下從上小從大事自不難舉矣汝若無從康譬若農然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成矣汝克黜乃私心以施實德于民及汝婚姻僚友同受此實德汝乃敢大言于人曰汝有積厚之德不然私心險膚從聒聒耳此中

言獻黜乃心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昬音敏

戎大毒害昬強汝不畏沉溺大害于遠邇憚勞不遷如惰農自安不強力作勞不事田畝過此其無有黍稷此言從康之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憸音僉樸同撲

不和吉言于百姓使遷是汝自生毒害百姓之心乃取敗致禍之姦宄也逆遷本害是逆以自災其身汝既先施惡于民乎亦奉汝以痛雖悔何及相視也憸民利口也顧視也逸口過言也視是憸民猶有相顧于汝之箴言發逸口以慫我者況我制爾生殺之命亦不赦汝也浮言無實之言以恐嚇沈陷于衆者其勢如燎原之火使人不敢近豈猶可撲滅此汝衆自作不安之情非我無故咎責于汝也此言傲之害。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遲任古之賢人人舊則習于賢器舊則飢于敝引此以見有位不稱舊人也胥相及與逸安動勞也非罰不當之罰言我先王與汝祖父安則同安勞則同勞汝皆我舊人乎不敢輕用不當之罰也世言世世也選用勞功也大享祭祀也與享配食也古功臣配食于廟非德不當德而賞也言先王世以爵祿賞爾功予亦不敢掩爾善匿

亨之典至今不廢是予又大德于爾今汝不自念舊人不守舊法或作福或作災予必嚴其賞罰亦不敢妄用不當之德于汝也此申言正法度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告汝以處難事之方也若射者之專心致志期于必中而已有位以遷爲難亦專心致志期于必遷則不難矣老成之人經事多慮患遠皆曰當遷而有位侮慢之孤獨者輕離鄉幼年者喜動亦皆曰當遷而有位弱薄之故戒其無侮無弱焉宜各謀長遠其居勉出乃力以聽我作猷可也此告以决遷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遠疏遠者邇親近者用罪不從遷者問罪曰伐用德從遷者表德曰彰臧善也佚罰過量之罰也既正法度以决遷矣至于遷邦而邦善惟汝衆享之遷邦而邦不善我一人甘天之大罰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恭敬事職齊肅也度乃口非法度不敢言也罰及身卽用罪罰厥死此必嚴正法度令不可犯所以懼之使自不犯也此盤庚之仁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作起也盤庚作起惟涉河以民遷不改計也涉河耿在河北殷在河南也話善言也率從誕大亶誠也乃與不從者善言之大告以用誠信之道蓋此時有位已皆率從而民猶有疑阻者有衆有位也咸造皆至也勿褻敬也前正法度故此不敢褻慢于王庭登進厥民者王庭乃集官之所民不得至王欲與話特升而進之也荒廢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前后湯也承順也古謂過爲浮亦言勝也湯惟民之順恐不得所民亦保君共其憂感君民一心如此雖有天時之災少有不以人力勝之者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句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句承汝句俾汝惟喜康共句非汝有咎比于罰句予若籲句懷茲新邑亦惟汝故句以丕從厥志

殷湯都也攸所也昔先王以天降大害于殷不敢懷自得其所之心起而視民利用于遷惟民之承也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于先王者承汝哉使汝惟喜樂康安相共

耳非汝有罪比于流放之罰也新邑亳也予若有汝民呼籲于我所以懷此新邑亦惟汝民喜康之故以大從汝心志耳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句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試用大暢宣布勸勞也臭惡氣也今予將用以汝遷安定其邦汝得喜康不憂則我心之困倦乃因之而皆暢矣今不宣布汝心欽敬思念以誠心感動于我一人惟自窮迫若苦是譬若同舟共濟而汝不濟滿載之人皆惡之如臭然也今爾不以誠心相

係屬則我亦止遷惟待水患相與沉溺耳瘳止也爾不稽察于此怨怒之心何能止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句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災在後日故宜謀長久以思乃災不思但見目前無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勸也今其有今罔後者今雖生後日必死上天也汝何能有生命在天乎

今予命汝一句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穢惡也倚偏着也迂曲邪也命汝一其心以從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恐有浮言之人倚汝身使汝偏着迂汝心使汝曲邪雖臭穢而不自知也迓迎畜養也予因水患未至之先迓續汝之斷命于天豈威怒于汝用以奉養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神后高后先后皆謂湯也與臣民言皆必稱湯湯足以服其心也勞爾先與爾先人同遷也羞養也念湯曾與爾先人偕遷今我亦大能羞養爾遷以羞養爾懷來爾然也今陳久崇厚疾患也耽圯而不遷是失政而久于此高后必大厚降罪疾于我曰何爲

虐害我民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句先后丕降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句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生生意無窮也我謀生生于汝汝反無生生之心猷謀也幼孫盤庚也比順從也爽差也自上言湯在天之靈迪猶往也謂無所往而可勉上節言我不遷汝湯必罪我此節言汝不從遷湯亦必罪汝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

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戕告也綏安也我先人既勞爾先汝今同作我畜養之民汝反有戕害胥沈之心我先后雖安汝祖父不肯降罰汝祖父必斷棄汝不救汝之死矣此又以汝祖父必罪汝不但湯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政作浮言以阻遷政也同位共政之臣具備也富貴之家備有珍寶不肯遷也刑傷也朕孫民也小民之祖父惡亂政者大告湯曰彼作大刑傷于我子孫以啓迪湯

湯大乃厚降以不祥況汝民可聽信亂政者之言乎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遷誠不易告汝以處不易之方永以敬奉上命爲心大其憂恤勿僅恤一時之艱難衆人相扶携無相絕棄疏遠分謀君之所謀分念君之所念以相從勿失凡此數端各設中正于乃心不惑于人言則自易矣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厥家

不吉不迪之人不迪不前進也顛隕越墜于上命而不恭順凡此皆姦宄即暫見亦不姑若小則劓大則絕滅之無有遺類無使移其種于此新邑育生易移新邑亳也詔言既畢遂令之去曰往哉生生無窮又告我今即將用汝遷永立汝家所以寘尖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奠定也位爵秩大小之次也綏安爰于也有衆臣民也既定新邑之居乃正百官之位安慰于有衆以勞其遷徙之苦戒豫怠惰也遷國之初正宜焦心勞力趨事赴功以爲國家無窮之計不可以豫惰開風俗之端故急戒其弊而勉立大命于不替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歷盡也百姓百官也朕志即下文之言謂前弗率今皆不罪于爾衆爾衆亦無共怒協合比和讒謗於我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按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僉除也依

山地高而水患𤍠爲降我凶德嘉績美功也既川之降凶德又成美功于我邦而有天下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蕩析爲水所漂蕩而分散也離居離其家宅也極止也朕爲河水圮壞我民如此爾謂我曷故震動萬民以遷也言非好遷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肆承上文之辭篤敬厚于敬也承受也永地久居也此遷蓋又有天意焉故上帝將

復成湯舊德以亂離顛越我國家使朕及此篤敬恭受民命于上帝用長久居于新邑此遷之故也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弔音的

冲幼廢失也弔至由用靈善也善在鬼神曰靈卜靈所先也宏大賁文也承上文言故我幼冲非失厥謀乃鬼神至用其善也爾臣民亦皆非敢違卜以與鬼神抗亦鬼神用宏此文章耳蓋天使民不從遷盤庚乃得顯揚大道于民宏大此文章也觀盤庚可見殷道尚鬼神轉轉皆在天命中也故罔罪爾衆耳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邦伯諸侯也師長衆官正也隱惻隱也此又崇誥誡臣下此翻遷徙皆因上帝重民命以之托于君臣庶幾皆旬惻隱斯民之心啟下文明之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相視也予今後其必懋勉簡擇于爾諸臣而慎用之相視爾有能念敬我衆者乃簡之也所謂有惻隱者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肩任敢勇也有生生之心者仁人也所謂惻隱之實也鞠生也保居保其安居也謀人之保居即所以鞠人也敘功也朕不任用好貨之人惟敢恭禮于生生之人臣下

如有物人者能謀人之保居我則以爲功敘而敬之矣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羞進也若順否不順也總聚庸功式敬也此又申告前意我志既進告于爾或順我或不順我皆宜去故從新無弗敬承我言惟無聚寶貨而存生人之念以自爲功敬布德于民任此一心久而不二可也

說命上 說音悅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作說命三篇

百工營求。命百官營繪形像以求也。說命者。命說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王高宗也。名武丁。宅憂。居喪也。亮亦作諒。按喪服四制。作高宗諒闇。陰亦闇也。諒陰信默不言也。居喪不言。禮也。既免喪仍弗言。故羣臣諫之曰。知之者爲明哲。明哲宜作則于人。何可不言。况天子萬邦之主。百官皆奉之以爲法。王之言惟作命令。今不言。臣下無所奉令。按不言。非全不言。不言外事。不發號令也。故曰作命云。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兹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庸用。類善。賚與也。良弼。賢輔也。我所以不言者。以我爲君。宜正法則于四方。我恐德不善。不足以正之。故不言耳。然于不言時恭敬淵默以思念正四方之道。思之切。乃夢上帝與我賢輔。得賢輔。自可代予言。則言言法則。而四方不難正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審詳也。詳所夢之人。而繪其形像。旁求。徧求也。築。版築之事。傅巖地名。在虞虢之間。肖似也。與所夢者甚似。作相。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之以爲相是也。置諸左右。常近其人。以學其道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王命說也。納進也。資于有道。以輔成我德。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礪石。治金使利。欲以利用也。舟楫。行舟之楫。欲以濟險也。三日雨爲霖。欲以生物也。

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瞑眩音面縣　跣先上聲

啟開也。沃灌溉也。開汝心所有之道。入于我心。神受心領。如水之溉物然也。瞑眩者。藥攻疾。昏眩也。瘳愈也。跣行也。言我之俗習深錮。如篤疾。爾之啟沃我。必痛加刻責。若瞑眩。此攻過之說也。既心有所明。自不敢妄行。若跣足而行。不視地。不敢行也。此遷善之說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乃僚。同官之人。乃辟。高宗自謂也。率循也。先王。商先諸王也。迪進也。以進于成湯。而安衆民焉。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又嘆息叮寧之使說敬我是命期于有成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復荅也。繩繩墨也。工用繩墨取木之正。諫亦謗也。自君言之曰諫。自臣言之曰諫。后克聖者。刻意為聖也。則臣不待命之諫而自承之以諫。況王令命之。何敢不敬順王之美命以諫乎。

說命中

此篇乃說奉王命以諫也。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

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總百官冢宰之職也。天生民不能以自治而立之君。故為承順天道。邦謂王畿。都謂侯國。樹立也。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大夫兼卿言之。師長長民之官。治亂曰亂。天立君臣。非為自安樂。惟以治民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惟天聰明。常視聽于下。惟聖是憲法天之聰明。以克明其明德也。臣即大夫師長。敬順其君之明。而效用者也。若夫民則從君之治而已。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惟言宣心。易之反足以致羞辱。念此則不敢輕矣。甲兵衣。冑兵冠也。戎害也。甲冑衛身。恃之反足以致害。念此則不可恃矣。上衣下裳。有十二章以昭德。笥器也。身之載德。猶笥之藏衣裳。常顧此衣裳。而察我之身能載此德否乎。干戈所以討有罪。見其物即念己之有是罪。而省察其身焉。戒茲者。于此生戒懼之心也。允茲克明。信此戒懼乃能使心明也。此為憲天聰明之實功。由是以慮物度事。自非物所能蔽。乃無不美矣。下文可見。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治亂猶言治雜亂之事。則在衆官。人君惟善用之耳。私親昵愛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及私昵惡德。則足以致亂。惟賢惟能。則足以致治。此任賢能不外克明之心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事以善為主。當慮于未動之前。而後臨事無失善。又以時為因。有事善而時不可為者。故動又惟其時。此亦不外克明之一心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有德于人曰善。有功于人曰能。自有其善。人即不以為善。自矜其功。人即不以為功。此中消息之會。亦惟克明者見之。不肯既有而復失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事其事則其事乃有備有備則臨事自無患也此亦克明者見事于豫自不俾勞也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啓寵倖之門者若欲與相愛厚而不知實以納進其侮慢女子小人近之則不遜矣恥有過而諱者若欲去其非而不知適以作成其非知過不改遂成實惡矣此克明者知此斷然絕之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攸居心所在也前戒允克明是一念常在而不昏所主則攸居得也政事即庶官以下五節是也醇全也即罔不休之意惟有攸居則政事自全此總結上文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繁則亂事神則難

黷詁黷也繁多也黷祀將以爲敬不知是謂不敬也黷則禮文繁繁則敬心亂敬者人神相通之處亂則神已不享求神豈不難哉此神明之道尤克明之心列于政事之下以專有所責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旨美也如飲食之有味服行也謂美哉汝之言惟在服行不行終不知其味也使汝不善于言則我徒聞于言罔聞于行也蓋說所告于高宗皆克明之功無此功無此效故高宗如是以賛之知在在皆功夫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拜稽首敬王服行之意而因以勉之也艱也我所言不難知而難于行今王有實求道之忱行自不難昔日成湯之成其德者亦有此忱而王允合之我若不言則負王忱即有過矣按此知字淺行字亦止說服習功夫後世不達遂將此知行作明行體用深論其故由于未省前文憲天聰明戒允克明之義方是明方是致知功夫知此功夫不難行此功夫難也庶官以下諸節方是行方是格物以克明之心格其庶政知此功夫不難行此功夫難也經文甚明在學者服習體驗而後得焉

說命下

此篇王納諫以受學于說也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甘盤臣名高宗之傅也遯退也既而退處荒野復入居于河涉歷艱難皆以學也徂亳歸國也皆未立爲君時所學之境地世傳高宗爲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多聞見知艱苦嘗使居民間按無逸篇周公言高宗舊勞于外爰及小人則此說似之及厥終爲君也罔顯學未明未聞道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

訓。

心存謂之志。王知舊學之非，欲說訓以克明之。心學也，體亦猶也。糵米也，酒穫于麴糵而後化。此變化氣質之說也。氣質有剛柔清濁，變化之以一于理，爾則變化我也。和調羹合也。鹽鹹梅酸也。鹽梅均則羹和，得中而美。此調和性情之說也。性情各有好惡之偏，調和之以歸于中正，爾則調和我也。變化調和二者，皆賴爾之修治我也。無以我爲不足修治而棄之。我能勇行爾之教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王人求多聞，是惟足以立事而已。若志在變化中正，必學于古訓，乃有獲。古訓即堯

舜傳來教人之法也。學于此，氣質自化，中正自成，而齊治平以次而理也。從是事而不法古訓，能長治久安者，我未之聞也。首二語，乃舊學罔顯之故，後語所以訓其志而救其弊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遜志虛中以受善也。敏勤也。古訓之學何學乎，人以志爲本。惟學遜志，又須時時勤敏，則其所修自有得于己也。信念于此，則道厚集于我身矣。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斆教也。教與學功各居半，兩相長也。不學不足以教人，不教亦不足以盡其學。學者亟致，則此念終始常于學，其德日修而不自知矣。終始云者，已有所得，不容不公之人，學之終即教之始也。教有所困，不容不演而學，教之終又爲學之始也。則我之思念豈不終始常在于學乎。此遜志時敏之實。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憲法也。教學之制，皆先王本有大學之成法，視而行之，以與天下共盡其學，王庶幾其永無過愆矣。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式用，招求也。俊乂，有俊才而能致治者。王無愆于身，求以自治，若天下之治，則臣之責也。惟說用能敬承王意，旁求賢才，列于衆職，以建事耳。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仰望也。高宗夢賚形求，四海聞聲，皆仰望君德之成，是汝風動之也。還賴汝以慰四海之望。手足輔身而成人，良臣輔君而成聖，其有賴于汝也。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先正猶言昔之正人。保安衡平也。保衡猶阿衡，作興起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不

得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以君民自任如此。故能賚我成湯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常美于我商家也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賢君不食其祿。君臣相遇之難如此。今幸我君臣相得。爾其克繼汝君于成湯。安斯民于永久。上下常有藉于爾也。說致敬答王厚意也。敢自任之辭。對答揚顯也。敢對揚此紹辟綏民之休命。自任亦至矣。

高宗肜日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雊音苟　肜音容

肜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陳氏曰。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行事之有司。與祭之賓客。皆在焉。然謂又祭而不謂享者。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越於也。雊鳴也。雉文禽也。鼎享烹之器。祭祀之重物也。于肜日有此異者。蓋高宗祭成湯文物勝。有過于諂媚邀福之意。故兆此異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己臣名。格至也。至君心之明曰格王。祖己謂先使王心明。而後祀事可正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句民中絕命。

典常也。義理也。降予也。夭短折也。惟天監視下民。常于合義而已。不監視其壽夭也。至于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有夭民之心。乃民中年自絕其命。由于自致。非天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不若德。不順民義也。不聽罪。不服其不義而不改也。孚信也。命永命也。民有不順德不聽罪。天既而有孚信之命者。必其正厥德。而終悔過者。乃曰天其如我何。亦由自致非天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司主也。胤嗣也。嗣天而永爲天子。曰天胤。典祀。祭祀之常制也。豐太過也。昵親也。祖己既陳天命之理。乃咨嘆謂王之所主。惟在敬畏民義。盡所當盡。以順天心。自無非天胤。又何必于典祀而過于親昵。乃得爲天胤乎。按高宗賢君也。未免以天壽二志。故祖己訓之。

高宗之訓　闕

此亦祖己訓王之篇。與肜日相因而作者。按肜日止詳格王之言。而正厥事之說卒未詳明。或者此訓。即正厥事之言乎。其商家祀典之正。必備見此書。惜乎其闕失也

西伯戡黎　戡音堪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

西伯戡黎。

咎，周紂罪責于周也。黎，舊註在上黨壺關之間。西伯，文王也。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為西伯。今觀序，商始咎周，西伯乘黎之語，蓋是紂謀伐周，周人乘黎之間，行方伯之權，伐而勝之，所以示強于無形，以寢其難耳。此聖人之用也大矣。拔逸周書，維姜公命于文王，修身觀天以謀商難。作保開，又文王在豐，命周公謀商難，作豐保。則紂之作難于周，而文王之謀自保者多矣。今人必謂文王無此舉，則亦難與言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戡，勝也。黎，君無道，文王伐其罪而勝之。祖伊，祖己之後也。見周兵強勝，足以滅商，急以戡黎之情形告于紂，以進諫焉。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曰者，祖伊既告西伯之故，而遂進諫言也。天子，呼尊稱以感動之也。訖，絕也。格人，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相助也。言今天既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此豈先王之靈不相助我後人乎？惟王淫亂戲豫，自絕于天耳。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王既絕于天，故天乃棄絕我殷命，使不有康安之食，言饑饉薦臻，即天棄我，乃王又不虞度天性，不進循常法，進循常法，即合天性矣。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大命，天命也。摯，擊也。今民無不欲殷之亡，告曰：天何不降威于殷，而受大命者何不來伐乎？今王共如我言，惟欲虐害我也。此民之絕殷，又顯然可見，數天之絕殷，更可畏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嘆息，謂人生皆有定命，我生獨不有命在天乎？蓋謂我既得為天子，即天之佑我，人怨無足慮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反，退也。參，錯列也。上，天也。責，任也。人必自處無罪，乃可聽之天命。今紂罪不啻衆多，錯列在上帝之前，乃敢任命于天耶？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即，速。功，事也。紂倘天為虐，殷之亡速矣。指數汝所為之事，無有不可誅戮者，其能免戮于爾邦乎？

微子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錯亂也紂倚天爲虐以逆天者爲顛天則錯亂天命矣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啟帝乙長子紂之庶兄也父師謂箕子也少師謂比干也皆紂諸父亂治也弗或亂正四方者言紂無道不能望其或可治正天下也底致也功成曰遂言我祖成湯致功陳列于上沈深也以酒爲凶曰酗沈酗則迷亂壞敗其德于上于下言祖宗在上如彼而子孫在下如此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

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草亂也竊盜也姦宄皆害正之名師師傚此相師效也民則小大皆爲盜卿士又皆師師相效于非法于是凡犯法有罪者紂爲逋逃主乃常不得其罪也小民方皆興起與上人相爲敵讎津涯岸也越及也今殷如此其將淪溺喪亡譬若涉大水茫無津涯不淪喪得乎不意我殷遂喪在今日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其音基 隮子細切

又呼箕子比干而言喪心之病日[illegible]老成人也遜遁荒野也言我將托病出[illegible]髮乎喪家老成人咸遜入荒野或亦將[illegible]遜乎顛傾隮墜也其語辭今父師少師獨無以指告我處此殷命顛墜之際當如之何哉蓋以二老而商耳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王子微子也毒降災饑饉也荒亂也所宜悔過自新以回天意乃方與也沈酗于酒方與言未艾也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要其所答皆即前語而甚言之

乃罔畏畏咈其耉長舊有位人。

罔畏畏不畏其所當畏即天毒降災荒殷邦之當畏也咈逆也耉長老成之人惟不

畏喪亡故老成及舊臣皆逆而遂棄之此答耄遜之語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祭祀天地之物禮之最重者民竟攘竊而去有司用相容忍將而食之終無災禍此答草竊姦宄之語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句 召敵讎不怠句 罪合于一句 多瘠用詔。

紂下視殷民皆仇敵用讎斂之道以治之召教也不怠不倦也紂讎斂下民民必反讎于紂是紂自教民敵讎我也而又反讎斂無倦怠時也紂有罪下民則以[illegible]

之罪及教民有罪又以爲民之罪是上下
兩罪合並于一則民極不堪矣疾痛詔告
也下是民多疾瘠而無所告
也此答小民相爲敵讐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商今必有災禍我輩與起在此時自受其
禍敗箕子又自言商必淪喪我爲太師無
爲他人臣僕之義迪行也告王子當出行
于外以存商祀可也刻猶定也箕子舊曾
言存商祀者刻定在微子也王子若不去
我商祀必至顛隮而絶滅矣此答微子淪
喪顛隮
之語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靖安也各自安其所當盡之道以自進獻
其志于先王使無愧于神明可已不顧不
暇也遯逃也王子以出迪爲靖獻若我則
不暇行遯有太師之官當國之任而非王
之子故不暇也按微子問太師少師而比
干無言其義盡此不重言也蔡氏曰按左
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經輿櫬以見
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
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
之焚其櫬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
克商之後此特去其位而逃于外耳按
三仁一去而不從紂之不仁一奴一死而
不從紂之不仁三仁皆各自靖獻於先王
不必同也自漢唐以下不了此義反以比
干爲正使賢者據有殺身強諫之心適生
私意不如所以爲仁而學者又拿然盼矣

于口惟以難者爲奇多事者爲可觀遂使
比干獨賢而行同微箕者見棄于天下誅
棄于竹史嗚呼
亦可嘆息矣

書經疏畧卷之第三終

周書卷之第四　　張沐

周文王國號。武王因之。爲有天下之號也。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會孟津。作泰誓三篇。

傳作十有一年。誤也。孔氏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殷。亦强解經文。十有三年甚明。序何有二義。泰大也。順天革命。行大事而誓。故曰泰誓。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陳氏曰。武王年七十三。嗣諸侯位。十三年而伐紂。七年而崩。此即位之十三年也。春爲何建。先考先儒考律曆。戊午日渡孟津明日已未。冬至是也。亦恐有錯。孟津在今河南府孟津縣。武王伐殷。大會諸侯之兵于此地。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友邦。親比之邦。冢長也。稱謂諸侯之辭越及也。御事治事之臣。庶士衆士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天地生萬物。是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天地未有不愛萬物者矣。人於萬物之中。又爲最靈。尤天地之所最愛者。亶信也。元大后君也。天地又因愛人之故。擇信能聰明察識天人之理者。使爲衆人之大君。以作民父母。而代天地愛人也。受紂名也。今商王受。既爲元后。不爲父母。弗敬上天之意。以害上天之所愛。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湎音免

沈湎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屬也。一人有罪。連及親族。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惟四父兄而罷任子弟。四方而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服事也焚炙。言炮烙之刑。刳剔孕婦。視其胎也。殘害萬姓。言其害廣。又指一二事。言其害慘

皆言降災之實。大勳救民之功也。集成也紂既殘害上天之所愛。天於是震動怒惡命我文王。敬行天威。以除邪虐。而文王猶不忍。姑待其改。大功是以未奏也。問天何以命文。曰脩德行仁是也。問文王服事殷稱至德。豈伐紂乎。曰不仁之極。即宜伐之湯之於桀然也。文王猶待其改。不即行伐故爲至德。朱子曰。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絶。孟津之事。豈得而辭哉。文武之心。同一無私。視天與人而已。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肆故也。發武王名。悛改也。夷平也。天怒已甚。猶平等處之也。弗祀廢祭事也。旣盡也。已祭祀之物盡殁于凶惡盜賊之手。民心已去而猶日有民。天命已去而猶日有命。懲創悔悛也。言文王寬商罪者。望其改也。故今我與爾諸侯觀商政。終無有改過之心。乃且平夷而處。不敬天地先祖之甚。猶恃其有民有命。誰有懲創其悔慢者。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何敢有越厥志。

佑助。寵愛。越過也。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長之。立師以教之。惟曰其能助上帝以愛安四方。有罪當討。無罪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私志乎。此武自任君師之責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書經疏畧　周書　泰誓上　三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力兵力也。度德較善於衆。脩度義較曲直於所事。二語或古兵志之詞。以至仁伐至不仁。德脩矣。伐暴所以救民。義又勝也。十萬曰億。三千不敵億萬。然人不貴多而貴一心。心離則力不爲之用。此明伐紂之必克也。牧誓虎賁之稱三萬人。此云三千。言[illegible]也。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貫通。盈滿也。罪旣貫通盈滿。無可再寬。予若弗順天命誅之。在文爲待其悛。在武爲長其惡。故罪與紂當均也。是以早夜敬畏此罪也。文王而在。必不敢再寬。故受命于文王之廟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淸四海。時哉弗可失。

矜憐也。言天爲民父母。旣矜憐于民。民欲亡紂。天有不從之者乎。爾庶幾輔予一人。除其邪穢。永淸四海。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書經疏畧　周書　泰誓中　四

前誓師衆猶未畢集。而與先至者言。此則畢集。又誓也。

戊午一月之戊午日也。次止也。畢會齊集也。徇同循。紂在東。武與諸侯皆西方。故曰西土有衆。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籲音喻

力行無度。于無法度之事。力以行之。播放也。犂同黧。老人面色黑黃曰黧老。成當親近。則放棄之。罪人當斥逐。則親近之。肆縱也。三句皆無度之實。而有惟恐不足之意。

臣下化之。亦皆如此。朋衆也。言臣下衆家皆爲仇讎。各脅權勢。以相誅滅。至於無罪之人。受其害者。無不呼告于天。此君臣穢惡之德。顯聞於上天矣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

惟天惠順斯民。惟君承奉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天乃助命成湯。使降抑黜去夏桀之命。浮過也。剝落也。古者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賊殺也。諫輔比干也。上揣

棄泛指。此當舉二事。謂已有天命四語。皆紂所嘗言者。鑒鏡也。天未有降黜夏王。而不降黜浮于夏王者。故爲鏡鑒也。儒者恒謂湯伐桀。其辭謙。武王伐紂。其辭驕。德有升降。及詳商周書中。商之伐夏。未免于衆。周之於商。既有之文。又遲之武。而紂惡猶不侵浮於夏桀。眞獨夫矣。湯武各道其實耳。豈有異德哉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乂治也。昔命湯治夏亂。今命武治商亂。襲重也。休美。祥吉。戎伐也。夢與卜筮相合。重有休祥之徵。皆見天意焉。伐商可必勝也。此言天事有必克之應。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兆衆。夷平也。言皆平等之人。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及武王之妃邑姜也。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也。既曰心。又曰德者。心言其志之所在。德則其心之仁愛也。周親至親也。此言人力有必克之勢。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天理在人心。公好公惡。不可欺也。過咎也。蓋當時有仁德而力能伐暴者。惟武一人。立視其死而不救。民咎即天咎。今我所以必往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舉。侵伐也。盛舉其威武。以侵伐彼疆。取其凶惡殘賊。張大也。有與又同。光顯也。昔天命成湯。降黜夏命。湯心本無私。今湯之子孫無道。湯正欲聽武伐之。伐紂之心。猶伐桀之心也。因武益顯湯。豈不于湯有光乎。

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句 寧執非敵。百姓。句 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勖勉也。夫子謂將士也。大揚威武。士卒易以自逞。故教以無或不畏。畏之如何。遇不

得已尊親而褻之，不可與非與百姓爲仇敵也。百姓自懍懍若崩厥角而稽首於我矣。一此德以同仁，一此心以固志，立成其救民之功，乃能永久世享也。

泰誓下

此誓而又誓，乃不輕用兵慎之至也。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時，誓之時。厥明，天曉也。巡，行也。六師者，按逸周書尅殷序云：武王率六州之兵車三百五十乘以滅殷，是益六州之師也。六州者，九州之六，所謂三分天下有二是也。與天子六軍不同。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君子亦謂將士。天有至顯之理，其類甚明，即下五常。狎，褻；侮，慢也。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紂褻慢五常之道，而荒棄怠慢，無所敬畏。五常本天德之自然，故爲自絕於天。滅五常則無善道，故結怨於民。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脩，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斮，斫也。孔氏曰：紂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痡，病也。崇，尊信任回邪也。放逐黜去也。師保謂微子也。屏棄絕去也。典刑，常刑也。廢常刑以寬縱奸宄耳。正士，箕子也。箕子佯狂自放，紂因之奴之。郊祭天，社祭地，享祭宗廟也。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之物。列女傳謂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自無不至。凡此皆狎侮五常之實，仁義禮智信喪盡矣。祝，斷也。上帝不順于紂，斷然降是喪亡也。孜孜，勉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是也。洪，大也。父子相繼曰世。樹，種；滋，長；本，根也。受大作威虐，乃爾百姓之世讎，無君分也。種德務使滋長，除惡務使絕根。紂爲衆惡之本，誕大殄絕殲盡。迪，作也。果毅，勇敢也。登，成也。乃辟，武自言也。顯戮，肆諸市朝，以共衆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文王當商昏亂時其德之明如日月之照臨人皆仰見四方被其風化皆光明而不至于昏亂而一時風俗美無有蹶於我西土者大受此多方者非周其誰乎多方天下也此以文王之德決其繼商而有天下惟周也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克勝也我勝紂非我之武能勝之惟我文王無罪惡天人歸之耳紂若勝我豈文王旨有罪惡哉惟我無善天人故不歸也此謙已無德慮其或然正欲使將士思之決其必勝也

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副之馳車所以戰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勇若猛虎此官名蓋百人之長也一虎賁長戎車一乘三百人故三萬人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麾音揮

甲子日也昧冥爽明也言將明未明之時朝早也牧野地名在商郊今衛輝府古朝歌也鉞斧也以黃金爲飾手杖黃鉞示武也秉執麾揮也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示之便用也逖遠也言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髳音矛

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蓋三卿也亞次也次于卿者大夫也旅衆也衆於卿大夫者士也師氏官名掌扈從宿衛

之事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西南夷八國名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其被化之夷亦共事故別舉于中國之末也稱舉也戈戟也干楯也並立以扞敵故連比之矛亦戟屬戈短矛長故舉戈而立矛嚴器械肅士氣然後能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牝音品索昔落切

牝雞也晨晨鳴也索蕭索言破敗也牝雞而司晨陰陽反常是爲妖孽故家道敗也聲妲己也肆陳答報也王父母祖與祖母也此必有所指廸道也紂寵妲己凡好惡賞罰無所不聽命於妲己猶牝雞之司晨也由是昏亂棄其應陳之祭不報先祖之恩棄其所遺同祖之弟不以道遇之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崇尚之尊長之誠信之任使之是以皆得爲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作奸宄于商邑此所以爲家之索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愆過也齊整也伐擊刺也今紂無道天將罰之予惟恭敬奉行天罰而已今日之事其進而迎敵也不過六步七步即一止定齊一不可輕進將士勉哉其進而一殺伐也少則四伐五伐多則六伐七伐即一止定齊一不可輕殺貪功勉哉將士按此兵以敬行故軍爲六禮之一所秉者無非天命所行者無非天則豈徒然兵法而已哉今詳其止齊之法極鎮靜而不可動搖極强敢而不可挫敗何俟乎言奇詭哉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桓桓武也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役服也有能奔來以服我西土之人勿逆而擊之也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弗勗謂不勉予前三者爾身有戮

武成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往伐武事之始歸馬放牛文事之始非文則武事無所終成此篇則識其始之武與其終之成故曰武成稽文前後失序今從蔡註所定爲是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一月正月也即泰誓之一月壬辰朔日也月體屬陰本黑曰魄初日月體全没合

于日光曰死魄若前小盡則初一日將近死魄爲旁死魄也翼日次日也言惟一月壬辰朔及二日癸巳王早發自鎬地往征伐商也舊以壬辰爲朔二日發記月日未有不起朔者又以死魄爲生明失之

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底致也有道指亟父言大正正其罪也暴
殄天物後費破壞以害絕天地所生之物
也萃聚也淵魚所聚藪獸所聚也天下有
罪逋逃之人紂故爲之主萃聚甚衆遂爲
惡人之淵藪旣盡也仁人愛民育物之人
卽亂臣十人也遏止畧謀也紂萃惡人而
仁人盡歸周天意可知故敢敬奉天仁愛
之意以止暴亂之謀畧華文夏大謂中國
也蠻貊外國也率循俾服也天地名山大
川皆有神庶幾能助我伐商拯濟衆民無
致敗事爲神之羞辱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
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

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
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既及也陳陣也休命美命也勝商不敢自
必俟之于天命也率帥旅衆也若林衆多會
遇徒衆倒反攻殺也敗走曰北紂之前衆
倒反兵戈攻殺其後以北走蓋其後者皆
紂心服惡紂而離民在前也民報宿仇其
殺之衆不啻其血流漂杵也戎衣甲冑也
武王一被戎衣天下之大亂遂止反紂之
虐政由商先王之舊仁政釋解囚拘封大
也式車前憑木有所敬則憑之而起商容
賢人也閭里門也鹿臺鉅橋紂積財粟地
也賚予也散發之以予四海之窮民凡武
王所行事皆人心之公望乎日所想望安
得不心悅誠服乎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
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
下弗服

四月建巳之月似凡言時月皆從夏時哉
始也月始生明初三日也豐周都也偃息
也戰車用馬任載用牛華山西嶽桃林今
潼關服用也歸馬放牛示天下以不復用
兵樂記武王勝商渡河而西放馬歸牛車
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
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

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丁未擇吉日也駿速也柴燔柴祭天也望
望祀山川也丁未祀于先王近而邦甸遠
而侯衛皆在助祭敬敏奔走以執豆籩之
役及三日庚戌燔柴祀天望秩祀山川凡
所以遍告武功既成而脩此文德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
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羣后呼諸侯而告之也先王后稷也始封
于邰立邦而開國焉公劉后稷之曾孫能

脩后稷之業以篤厚前功太王公劉九孫武王高祖也去邠遷岐脩德行仁王業始基于此王季太王子文王父也能勤脩王家之業文王能成就歷世之功勲大受上天之命以撫愛華夏之民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僅九年而崩統總也四方人心已各自歸周但未總集一處也

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承順也成定也篚竹器玄黃色幣也附歸也邑國也予小子承順先王撫方夏之志恭奉上天之定命故我東征所以安其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相迎益昭明我周王有大之美命所以震動鼓舞歸附我大國周邑

旣生魄庶邦冢君曁百工受

旣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諸侯受其爲侯爲伯之命子男受其爲子男之命百官受其爲公卿大夫之命所以成一代列爵分土之制也沐謂蔡註改正武成頗得惟此四語僭移列爵之上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列爵惟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也建官惟賢而有德者不肖者不得建位事惟才而有能者不才者不得位五教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也食以養生則重農事喪以送死祭以追遠則敬鬼神惇厚也厚民之信使無相欺詐彰明理義使事事得宜而無苟且崇尚德讓以抑力則民不爭有功于民者必報酬之則民好善樂施垂冕服也拱執玉也冕服之文繰旒龍袞自天子十二諸侯大夫以第而減蓋朝祭之服衣之以行禮垂如也圭王亦各有等身服其服則手執其圭拱如也武王途與諸侯約定爲治之大法有此十數事期上下遵守而行垂衣拱手以治天下此文以守成之實武非所尚也故曰武成

洪範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史記云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按此篇學者多疑與洛書不合緣未省洛書也于易省洛書之文自于書識洪範之義如奇偶配對之說千里矣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三年即伐商之年訪問也箕國名子爵也箕子爲商大師最稱一時有道德之人故武王以之歸訪以道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恊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騭音陟

陰闇騭定相助恊合居止彝常倫類也歎息呼箕子而問之自紂之亂天下不安惟

天則中必有安定此下民相助協和其居止而不至於亂亡者此道必有永長不易之倫理人君如何顧次舉行我不知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陻塞也汨猶不也陳列震動畀予也洪大範法疇類也治天下大法有九類也斁敗也九疇即洛書九數乃天陰騭下民之道所謂天生神物也以鯀陻塞洪水五行之物皆不得陳列其功上帝所以震怒不令大法九類出洛謂鯀不能明五行之理也

敍九疇而敗此常道故不予也及鯀死禹與水害既平天乃賜禹大法九類使出于洛于是禹明五行之理以叙此九類而常道乃不紊矣按洛書天垂象見吉凶神物也文王象之以演易生爻禹叙之以配治作範聖人各悉聰明以則天數令人惟執成數泥求之或又今不符數者失也此體與古三墳頗類肆而奇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禹所叙之九疇為天下之大法者也按洛書之文其數九五數居中餘數處外以中數準外數四方八面皆成五數有居中治外之象故禹叙之以為治法此五居中者天地未發之中氣不過五行之氣而已故其數止於五餘數在外者天地之中氣發見于萬物者本不齊要皆五行之氣所變化也故有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之殊而其實橫豎邪側皆寡多益寡以成五一二三四不作少觀六七八九不作多觀則得之矣明于五數以為主然後叙此九類以為用故九位分次不分數皆有節湊無非五氣之流行故曰五行其一則五氣之初行也為生養下民之大始故初一曰五行次猶次舍之次行而至于此也其二則五氣之行次于二有生則有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自治之功故須敬也其三則五氣之行次于三推已及物而有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農竭力之辭與敬協一例行五而政則八者五氣之發為政有此八件就

政取數又不拘本數也其四則五氣之行又第四次人事既盡復協天道故次四曰協用五紀行五而紀亦五又就天取數協以人合天也紀天道本有紀不亂也其五則中正之本位次于此天人交盡五氣大備可以為天下君而建極于民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極建立也皇君也極中也至也則也人君立中正之大極為天下之法則也五以前皆未有皇極而脩以成之以後則既有皇極而又善其用故次六曰乂用三德行五而德有三也三又就餘取數三德所以適經權故曰乂乂治也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所以斷疑事故曰明稽考也以後則既有皇極而又考其徵故次八曰念用庶徵念以自反也又驗其效有得有失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嚮好之也威惡之也極窮也觀庶徵庶字即知人政三德五福六極數曰六與[illegible][illegible]義本無

可疑。皆五行發端
成事。各不齊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
革作辛。稼穡作甘。

以下釋文。此釋一五行。五行者。天地之中
氣流行于外。而可見者也。一陽生于冬。而
水氣行。一陰生于夏。而火氣行。一寒一暑。
兩儀之大叙也。又分少陽爲春。則木氣行。
分少陰爲秋。則金氣行。此四象之大叙也。
而居中以維于四氣之季者。則土行焉。故
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也。水潤下之性。
而物得之亦潤澤也。火炎上之性。而物得

之茂長也。木曲直之性。物得之有曲有直
也。金從革之性。性能從物變革。如秋時從
物變化收成。皆金氣也。金亦隨所鎔范而
變化從物也。稼穡禾也。土性生禾。爰亦曰
也。鹹鹽也。五行之物性。其作成而可食者
有五味。五味均調。而物氣得中。以之生養
斯人。而人氣和平。此天陰騭下民之大始
也。全圖九位。皆五數。自一數數起。故一五
行。此自然之體。
有體而無事。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
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
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此釋二五事。至于二。則五者有人事矣。貌
澤于外。水也。言揚于上。火也。視發散。木也。
聽收斂。金也。思以生理而無不通。上也。人
生以貌爲先。而言次之。視聽又次之。而思
本于思。貌者恭也。不恭敬不足爲貌。言者
從也。從者順也。順理而發爲言。不順不足
爲言。視者明也。不辨善惡不足爲視。聽者
聰也。不達是非不足爲聽。思者睿也。睿研
思精慮之意。凡恭從明聰四者。一有不經
睿慮。不足爲思。此敬五事之功也。肅敬畏
也。貌恭則威儀可畏。言從則號令行而事
治。視明則善惡不淆于己。故爲德之智。聽
聰則是非不惑于人。故爲事之謀。思睿
則自肅乂哲謀而爲聖。此敬五事之效。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
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此釋三八政。已正則有正人之事。并一政
各有五行之作用。故繼之以政。食之政。四

聖樹畜。民賴以生。故居一。貨之政。通商惠
工。以利民用。故居二。前五味。以天地自然
之利言。此食貨。則王者之脩舉其政也。食
貨既足。則思報本。故祭祀之政居三。養生
事死無憾。則思安居。故司空之政居四。掌
邦土以奠民居者也。逸居不可無教。故司
徒之政居五。掌邦教以化民者也。教之不
率。不可無刑。故司寇之政居六。掌刑罰以
弼教者也。此內治。脩外治不可不舉。故賓
之政居七。此秩宗以朝聘燕享之禮交通
四方諸侯者也。文事脩。武事不可不備。故
師之政居八。此司馬征不庭討有罪也。
此八政。皆竭力而
後成。故以農言之。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
曰曆數。

此釋四五紀以法天第之曰紀歲月日星辰曆數五者皆有五行以紀之而恒不亂也。入政有一不協乎五紀則曆差無序故居四也。一曰歲編大年歲以五行屬于干支。如甲子年乙丑年相次不紊。此歲紀也。一歲有十二月。月各有建。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亦以五行干支分布。此月紀也。一月三十日。其支所屬亦以五行序之。此日紀也。星者二十八宿爲經。五星爲緯。皆不外五行爲形體。其星各有垣局。謂之辰。日月每日有所宿離之星垣。歲不差忒。此星紀也。曆歷也。曆數即歲月日星辰之歷來有定數不差忒者。著之于冊。占前驗後。以爲八政之期限準則焉。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此釋五皇極。五何爲皇極乎。洛書五數居中。以約八方。上下兩旁四隅四邊。皆十五。各成三五之數。一二三四。不足于五。六七八九。有餘于五。皆準中數。增少損多。各會成五。以合乎中。是中五爲人君之大極。而天下無不取則之象也。人君大建其有極。正順五行。敬五事。脩八政。協五紀。然後中正之德既成。則極建矣。而四方八面莫不向化。皆不敢自外于中正。與君一心一德。則君自斂是五福矣。五福。壽。富。康寧。好德。考終也。敷布。錫予也。此時衆民效君之極。亦必有是五福。是君布與庶民者也。衆民既安汝之極。而君乃保有其極之是。庶民即于汝極。錫汝保極也。此言皇極之君。錫民以福。皇極之民。錫君以極。福極相循如是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淫朋。過惡之黨也。比。偏私也。庶民無互相濟惡之黨。而各人又無偏比之德。是豈民能然哉。惟君作其極。民觀感向化耳。按洛書。五居中以準八方。一五九。三五七。二五八。四五六。各成三五之數。而四邊之數。一六八。二四九。三四八。二六七。亦成三五之數。總衆論之。九位互成中數。故無淫朋也。就一位論之。又各不得自成本數。故無比德也。然皆以中五之數準之。故惟皇作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猷。謀慮也。爲。設施也。守。操守也。罹。猶陷也。康。安也。凡厥衆民。同此陰騭。則皆能謀極之理。而有猷。幹極之事。而有爲。操極不失而有守。汝宜念之。何以念之。念有一等不協皇極之人。亦不可即陷入于咎戾。君則受之。引爲己咎。而教化之可也。此陰居四隅。不協于中。而亦能協于中之象也。念有一等人。見于外有安和之色。發于中有好德之言。其協極可知。汝則與之以福可也。此陽居四正。以協中之象也。嘉善而矜不能。是人斯能共準惟皇之極。微弱曰煢。孤單曰獨。高明。勢位尊顯之人。不虐寡煢獨。而必加恩惠以輔助之。不畏懼高明。而必加節制以裁抑之。是扶弱抑強。又如此猶一二三四。必增之至于五。而六七八九。必損之至于五也。羞。進也。有能即前有謀之

有爲卽前有爲。蓋行卽前有守。此三句總承上文。言善矜不能。扶弱抑强。則人之有才能。有爲作者。皆使進其德行而有守。邦乃昌大矣。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前好字上聲。

穀善也。好亦善也。凡正人君子。必既富方可以爲善。若不富。君不能使其有善于貧家。况有善于國乎。是人斯已陷于罪矣。于其不好德之人。汝雖與之以福。未必卽養其作起之者。汝必用咎責之道。不然。雖富而不善矣。洛書陽正則中實。王富陰邪則中虛。王貧而皆協之中五。要使君子小人皆富實。既富則善者自善。惡者加咎責。亦善。富教之道。則有此二者之殊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音駢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無。禁戒之辭。陂。亦偏也。遵。行也。義。宜也。作者。好惡起于私也。道。猶路也。偏承陂而言。黨承好惡而言。蕩蕩。廣大也。平平。安適也。反。悖。側。傾也。上文言極之建于君者既詳。此則言下人之遵行也。事不可偏陂。惟觀法于王之義而行之。好惡不可從意。惟觀法于王所好惡而好惡之。如是則無偏黨反側。而王道乃見其廣大可居。安適可樂。正直可美也。則四方入域。道相會合者同一皇極。求相歸屬者同一皇極也。此恰是全圖橫豎邪側。中五皆成五數。合中之義。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曰。語辭。敷言。布教之言。卽上無偏無陂之言也。帝。天子也。此皇極布教之言。乃可常之訓。推在帝。施此教訓。凡民于極之敷言。自遵所訓而行。以樂近天子道德之光華。如此則曰。以天子之尊。而作民父母。乃可以爲天下君矣。按九疇以中五爲王。故以皇極盡洛書之義。絕無泛言。餘數爲用。故只取數不取義。推三德。猶取義耳。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直。猶正也。克。勝也。卽乂之義。平康之人。道行皇極。則用中德。正直以治之。不必偏用剛柔以勝之。中五是也。此正德居一也。强梁不友順之人。則用剛德勝之。震之以威武。使有所畏。如數九六七八以成五。是以變和也。和順之人。則用柔德勝之。錫之以恩福。使有所勸。如增一二三四以就五。是也。沉。深潛藏也。深藏難測之人。易以爲姦。亦勝之以剛。激厲而進之。如二四六八之陰。處乎偏隅。以一三七九協之五數是也。高。尊明顯也。尊顯近君之人。才智高明。亦勝之以柔。獎慰而勉之。如一三七九之陽

居乎四正以二四六八偶之五數是也此皆就四邊言之四皆或以剛克剛或以剛克柔乃偏剛之德居二也或以柔克柔或以柔克剛乃偏柔之德居三也此三德正偏皆得中皇極之經權所謂又用者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正直柔克作福也剛克作威也玉此德剛柔和也人君以三德受九州貢賦曰玉食洛書開入方定九道有分服畫井則壤定賦之象也頗陂僻偏僭亂忒差也惟君作福作威有以施諸民亦惟君玉食而享其報有君德故也臣則無此德即無此報強

爲之必害其家凶其國何也蓋其人不能以三德加人必用頗側之道而頗陂其心偏僻其行民用是僭亂差忒大反其蕩平正直之俗矣按五數君也餘數臣也如五不居中別用一數居中則上下兩旁四隅皆不成五故有此凶害之象君臣之間皆冒爲者哉此彝倫攸叙真陰陽下民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龜曰卜蓍曰筮人官也凡以上諸事因有界兩可者亦有人不知者是五行中正之倫理遂窮矣乎而鬼神之道于是與矣鬼神憑于蓍龜亦不外五行也洛書天垂象見吉凶文王以河圖衍卦以洛書生爻陽中正陰偏邪故禹亦以之稽疑也然必先立專官使敬其事其人又不可不擇故擇建而命之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卜兆也兆亦五行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睛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爲土舊說如此然再無所考先正曰卜兆用火灼龜以觀其文理有此五兆也按洛書一水居下九火居上三木居左七金居右五居中二四六八居隅爲土故各取其象凡卜各因其事之所宜以爲吉凶之兆

曰貞曰悔

此占卦也卦亦五行乾兌金震巽木坎水離火坤艮土是也貞守正也悔悔過也占得吉象則剛守其正道一三五七九之中正各成五是也占得凶象則悔其不正而

遷于正二四六八之虛偏亦成五是也舊從左傳貞風悔山之說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非傳意也備見周易疏畧序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雨霽蒙驛克貞悔凡七也卜龜其兆有五占卦則用貞悔二法也衍推忒差也卜五占用二恐未足以盡事之變則又推衍其參差不一者如雨霽蒙驛克有交相差錯而見者如貞中有悔悔中有貞者又各就此推衍之用自無窮矣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時是也卜筮各立三人有事並占金縢乃卜三龜是也三人占互相參考有可疑從其二人之同者則無疑矣言占兆之辭詩云體無咎言是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大疑大事有疑也。大事不出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之類。心謀疑則求之朝，朝謀疑則求之野，人謀既盡則鬼謀從之。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大同同吉也。康安彊壯也。逢吉與吉祥相遇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

書經疏畧 卷 周書 洪範 五十

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人謀三，鬼謀二，以上三占鬼謀皆從，而必配以人謀之一乃吉，陰陽不獨也。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內事，如食貨祭祀及司空所掌是也。外事，如司徒司寇賓師之事是也。君皇極，龜縮斂屬內，筮舒展屬外，龜配之以君，君身皆有內事之義焉，故作內吉作外凶也。然則反是，其作外吉亦可知矣。按經文如此，世儒引左傳著短龜長之說不合。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龜筮皆逆于人，雖君臣民共以爲當然，而鬼神不從，凶害必有出于人意之外，故靜吉動凶也。上鬼謀必配人謀，是事界兩可者，此不配人謀，是人所不知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廡音無

雨屬水，暘日也，屬火，燠氣和緩也，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土載四行，風行四時，故相屬也。皇極至猶疑，則道全，故次求徵驗在此五者也。五者各以時至，曰時，有備之義焉，有敘之義焉，故來備以敘，即時也。蕃茂廡盛也。百穀草木皆蕃茂豐多，而歲稔矣。五者有一極備，則失叙而非時，有一極無，則不備而非時，百穀草木皆傷敗而歲凶矣。洛書五行布于四時，皆可成，五得中，是雨暘寒燠風無不備，而各得其叙也。反此象自皆凶。

書經疏畧 卷 周書 洪範 五十一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休徵美驗也。承上時徵言，皇極之王莫切于五事，故休咎皆從五事徵之。雨者天地之凖氣所肅而沛者，貌肅亦人思恭之心所沛，故人君貌肅，則天地以時雨應之。暘者天地之炎氣所騰而宣者，言乂亦人思從之心所宜，人君言乂，天地以時暘應之。燠者天地之凝氣所解而緩者，視哲亦人思明之心所緩，人君視哲，天地以時燠應之。寒者天地之徹氣所結者，聽謀亦人思聰之心所結，人君聽謀，天地以時寒應之。風者四時之盛氣所會而通者，思聖亦人因事之膚所會通，人君思聖，天地以時風

應之。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咎徵惡驗也。承上凶徵言。狂妄。僭差。豫樂。急迫。蒙昧。恒久也。人君貌不肅而狂妄之久。則恒雨應之。作澇也。言不乂而僭差之久。則恒暘應之。亢旱也。視不哲而豫樂之久。則恒燠應之。氣過于緩散也。聽不謀而急迫之久。則恒寒應之。氣過于嚴束也。思不聖而蒙昧之久。則恒風應之。久霾傷物也。皇極九疇之象。乃天人同源之理。故休咎相感。而以類從所自然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省者。察休咎也。一歲備雨暘燠寒風之全氣。王則省之。或休或咎。皆引爲王一身之所徵。卿士。大臣也。十二月五氣各有所宜。卿士則省之。六卿之職。分司月數。每月休咎。各引爲已責。師尹。庶民之官。卿士之屬部也。每月三十日。各有分司。每日休咎。師尹省之。亦各引爲已責也。

歲月日。句 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句 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歲月日。順也。歲統月。月統日。王既省。則卿尹自相因。皆盡其職。而雨暘燠寒風。自各得其時。不改易常度矣。百穀用是蕃廡。以收成。農者萬事之根本。故治皆用以明。俊賢俊之民。盡章顯于爵祿。而庶民家家衍以平安。故曰休徵也。反是。君不省歲。而委之卿士。卿士復不省月。而委之師尹。則不順。而爲日月歲矣。故五氣失時。盡改常度。百穀用凶。而治昏亂。賢人卑微。民家不寧。故曰咎徵也。此總以明君極之爲重。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星者。日月之所經。理民者。君臣之所經理。故庶民惟星。其休咎于星驗之也。箕星好風。主旱。畢星好雨。主澇。衆星各有所好之偏。而庶民多有偏好偏惡。亦如之也。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者。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如日極南至於牽牛。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爲夏至。日月循度令而行。風雨各有正道。不狥衆星之偏。則冬夏之時。自得正也。而

卿尹承皇極中正以治民。不任其偏私者。亦如之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者。歲令有差。日月疾徐失度。東北移入于箕。則多風而旱。西南移入于畢。則多雨而澇。皇極不建。卿尹失職。惟從民自行其氣質。則好惡作。而偏黨反側之害。亦如之也。此王所宜省之星。而識民情之休咎也。此獨言月。易見也。按庶徵一段。其合于洛書者。歲月則中五之統運入數。四正四季也。日月則四正之陽數也。星則四維之陰數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有廩祿也。康寧無患難也。攸好德。樂爲善也。考終命。考成也。終命對初命言。人生之初。天命之以性。無善不具。盡人盡物。參贊位育

皆天命之所有我終有以成之也按洛書
四十五數各成五是九位各備五行之全
氣無有傷損內氣足而外氣亦盛有壽之
象既各成五五數中實而象也內五外亦
五同心一德出入無疾往來無咎故又康
寧九位各五皆如數中是皆有中正之德
非好德乎五行之數即五行之理此理本
天所命內數自全外數全人全物天初命
如此我有以成其
終也非考終命乎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極窮也福之反也凶短折有短折之凶言
横夭也疾身不安也憂心不寧惡剛惡也弱
柔惡也一皆不任陰恐之極謂之弱按洛
書各自分裂任其本質不變不化則中五

書經疏畧 六 周書 洪範 王

之外皆不成五皆無福而有極凶短折二
也疾四也憂一也貧三也惡七九也弱六
八也二既陰柔又處偏邪陰方得數極少
故短折四陰柔偏邪處陽方得數較二為
多故為疾一陽處陰方得數極少而為一
元氣不死剛明不息故憂三陽居陽方不為
足乎五中雖實而數少故貧七與九陽剛
太過不合中道故惡六與八陰柔太過不
合中道故弱廢徵言其
所驗福極言其享用也

分器闕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為諸侯分器左傳
昭公十二年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
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
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又十五年傳曰諸
侯之封皆受明器于王室杜註謂明德
之分器也胡氏曰如分魯以夏后氏之
璜分陳以肅慎氏矢之類皆分器也今
按器以祭為重故即祭器以該其餘祭
以孝為本故即宗彝以該其此篇
必有典制之詳可得考者惜其亡也

旅獒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通道者外國叛紂之臣久不朝貢武王仁
風所感皆梯山航海而至也九夷八蠻各
有其國西旅其一也底致貢獻也獒犬之
大者高四尺太保召公奭也武王弟為周

書經疏畧 六 周書 旅獒 主

太保之官作此旅獒之書開
道武王見不當受此獒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賓來朝也畢盡也方物其方所產之物也
言明王必慎德而後四夷賓獻方物也

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服衣服也器用器之成用者昭示替廢服
事展信親厚也不但外國有貢獻惟服食
器用之物亦使異姓諸侯貢獻以明俗無
所致亦欲諸侯常因處貢無廢其所服之

職事所致寶玉之物，則分於同姓諸侯，是用以信而厚之。使常如寶玉之德，爲人所重。由是人亦不輕易其物，以德視物矣。服食器用，寶玉，總爲德耳。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狎褻，侮慢也。德盛者，不褻慢於人。君子，有德位者。狎侮有德位之人，則人皆不欲修德受爵，不盡心矣。小人，民也。其以力効於上，亦惟敬心可以感之。褻慢則皆怠惰而不盡其力矣。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役，使。度，法。貞，正也。役耳目，爲耳目所役。耳目之官不思，感於聲色而後肆也。不役耳目，則心有主，凡百法度皆得其正矣。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人，狎侮君子小人也。玩物，役耳目也。喪德，長驕肆而滅敬心。敬，德之聚，故喪德。喪志，滋逸惰而苟自止。無事不可廢，故喪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志一於道，則心安於正，而無旁岐之擾。言一於道，則接人以正，而無狎褻之端。今受旅獒，是武王之志不寧於道，而與臣下接言，亦必狎褻矣。是玩人玩物，以一獒而兩受其弊矣。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作無益，如築別宮離苑之類。害有益，如妨農之類。貴異物，如作奇技淫巧之類。賤用物，如日用衣食之類。土性者，其性宜於本地。如獒之性，在西旅，中力役之用。在中國，無用也。珍禽奇獸，皆無用之物，不養也。不寶遠物，則少所誅求，故遠人服而至也。國有賢人，治理日隆，故中國安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矜，惜也。八尺曰仞。又嘆息告武王。自早至晚，無或有不勤者。若不勤，則志惰道衰，卽忽於細微之事而不修。終爲大德之累，如爲山之虧於一簣也。言武王敬德，至於賓服四夷，而忽於一獒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王信進於此道，則敬德不忽於微，生民可以保其安，我周乃世世其王矣。

旅巢命。闕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旅，陳也。巢伯列朝於周，芮伯陳武王之教命，以命於巢伯也。孔氏曰：巢伯，殷諸侯，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李氏杞，凡

巢今鄶爲單巢縣即其地也湯放桀南巢巢人紎之商封爲伯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中册辭爲周公所作而此篇之名因是起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王武王也弗豫不悅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二公太公召公也穆敬也古者國有大事則君臣穆卜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不許其卜詞卜從憂我先王耳拔從册祝之辭武王年已高將可死侍先王之時今穆卜不欲其侍先王是憂我先王也古仁人孝子之事死猶生因循生理常見以爲然耳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墠音善

自私也功事也私以爲已事欲代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太王王季文王各一壇而同在一墠之內又自爲一壇於南方北向而公立之也珪璧皆玉所以伸信於神也植同置置璧於神壇公自執珪也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史太史也册板祝辭也史官書周公祝辭於板以告神元孫某武王也遘遇厲惡虐暴也若語辭丕子大子謂武王也任之以事曰責旦周公名代替也言武王遇此篤疾若爾三王有事於天將責元子以任之而欲其死乎以旦替彼之身可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若考三王也任用曰材技巧曰藝我仁順三王材藝又足服事鬼神武王雖仁三王而材藝不如我不能服事鬼神故宜以旦代丕子之責而死也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乃指武王言帝庭猶天位也下地地下也對在天言實命天子之命武王材藝不能事先王於在天其德則可以治天下乃命爲君於帝庭布助四方則能安定三王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懼又嘆謂如此自不失天所降有天下之實命我先王血食亦永長有所依歸也故一代兩宜耳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即就也。就聽三王之命於大龜。從卜兆示其意焉。謂元龜也。屏棄也。元龜許我代王之死。我用此珪璧爲信。歸待三王之命。若不許我。是神不以珪璧爲信。我乃屏棄之。以上詩祝辭。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卜筮必立三人。各卜一龜。以相參考。故卜三龜。習重也。謂三卜皆吉也。吉者王無死兆也。占即據繇辭占之。又曰啓籥見書。乃并是吉者。蓋必前人因變而卜。將所卜之辭書册藏於櫃中。以爲後日吉凶之驗者。後日有事卜則開而并驗前占之書也。周公開籥見書。并是武王不死之兆。籥即金縢匱之管籥。成王後因風雨啓匱。亦此法也。特後啓先啓。無定法耳。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兹攸俟。能念予一人。

體兆之體也。新命於三王者。三王新命周公代不予責也。永終死也。是圖欲有備也。俟俟死也。視兆之體。王無害。予小子新承三王命。將服事於在天。惟死事是備。此特有所待。王不死。予一人何足念乎。

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册祝辭也。匱藏卜書之櫃。以金緘縢之。如今鎖之類。翼日明日也。病愈曰瘳。述金縢事止此。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武王既喪者。後數年而武王死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傳流其言。以惑衆。猶後世反叛之檄文也。不利。謂不利於孺子。言周公將篡奪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是時三叔監於紂子武庚之國。皆在衛地。稱兵作亂。以周公爲名。故流此言焉。大誥云。誕鄰胥伐其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故知非徒流言也。朱子曰。意其稱兵舉事。必以誅周公爲辭。若王敦之於劉隗刁協耳。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辟法也。有罪者正之以法。即致辟於管叔之辟。先王而在。必不恕三叔以開亂於國家。使公於此惜友愛之名。即非先王之心故。以自斷也。居東即詩徂東事。征叛在東也。罪人斯得者。得正其罪也。即武庚北奔管叔自經。蔡霍四貶之說。二年斯得者。詳徂東破斧諸詩。公未忍即加攻殺。不遑持師告諭大義。使自伏罪。故相待遲久也。是時即處骨肉之罪之道也。貽遺也。鴟鴞詩見豳風。誚讓也。責也。周公既除管蔡之亂以流言未釋義不可以竟歸。留居東衛地作鴟鴞之詩以貽王。王因是亦未敢責公。而疑稍釋矣。鄭康成謂退避居東之說。無據與詩書原文及古序皆不合。後人又徒以王既疑公無稱兵之理。而委曲牽合以從其說。是皆由於不識攝之義。即君之義而拘拘於小節耳。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大夫諸臣也弁皮弁也君臣盡弁致敬以發金縢之書將穆卜天變而先發往書耳

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史與執事皆與卜筮之人也信言寔有此事噫又嘆美其事也凡冊書皆史所制故史諳此書乃周公所命之言我不敢爲此言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書經疏畧 ▲周書 金縢 卅九

原欲穆卜天變得公冊書知天變有由故不必卜也逆迎也禮以師保禮迎也宜稱也昔公東征乃所以勤勞王家予幼冲不及知有不欲迎公之心所以天震動威怒以啓匱者顯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悔舊從新以迎致周公我國家禮師保在外具爵服品章以迎亦稱而行之九罭之詩序大夫剌朝廷不能以禮新迎周公此之謂矣可知舊不欲公還故曰新迎也接此時距公東征巳三年成王又少長矣故曰昔今云云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國外曰郊出郊者敬天變將觀其所偃拔之禾木也乃天巳回其震怒氣和而雨反風禾盡起其偃木非風雨能起者二公命以人力盡扶起而築固之變者復常毀者復成歲則大收成焉此書記金縢始末故未及迎周公之事不可牽合

大誥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監武庚於殷爲三監是時叛者四國殷淮夷徐戎奄也序舉其大者爲淮夷以該之逸周書謂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畧熊盈疑即淮夷

書經疏畧 ▲周書 大誥 四十

也觀序武王崩後三監卽作亂此時周公相成王王甚幼故得自專也後儒曲說皆宜以古序證之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王若曰者周公之言而稱王命以告也猷發語辭亦謀之之意多邦諸侯也御事治事之臣弔恤也弗弔言爾等不知憂恤割害延待也謂武王之喪是天降禍害於我家使不少延待洪大也冲童嗣繼也大歷服踐天子位服天下事也造作哲明迪進也格至也以幼童嗣大位不能作明哲以進民於安康况能格知天命之所在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已亦嘆辭賁文也以小子而嗣大歷服憂懼若涉深水惟往求我得濟渡敷布府教之文以與天下康安蓋前人受命于天惟此文德我爲承而布之以茲不忘前人康民大功故亦不敢昏閉於天降威用之人聽其害民也下文紹天明至鄙周邦明天降威用之意今蓋至適揄臣明不敢閉之意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蠢上聲

寧王武王也謂有安天下之功紹繼也國有可疑之事卜之寶龜而能明是天有明而人能紹繼也武王崩時即就所遺大寶龜占之以紹繼上天之明命其兆即已命曰有大艱難之事於西土西土之民亦不得安及今果有此蠢動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腆厚誕大紀法叙緒疵病也邑曰鄙言武庚土地人民不過小厚之國大敢法其前人暴虐之緒是天降威怒於武庚也彼知我國君死子孖民心惶懼未安遂敢興亂曰予將復爲天子反欲臣鄙我周邦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

民獻賢人也十夫即亂臣十人予翼輔翼我也于往也敉撫寧安也武勇也對前數賁言今武庚蠢動我今將於明日有民之賢者十人輔我以往撫安其亂勇往圖功我有大事自休祥朕復卜之三龜並吉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尹氏庶官之長也於往也逋竄播遷也武庚紂子當死而就封爲逋竄播遷之臣此周公以艱大不靜之兆歸罪武庚而諱三叔也下因衆言罪在三叔故又明其伐三叔之義哉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害音曷

反曰復言也王宮邦君室三叔也衆諱言之謂生於王宮而監於邦君之室小子少年人考翼老人之名爾衆人罔不復於我日事艱大民之不靜亦惟在三叔與殷人無涉于今欲往伐殷及予輩少年老人皆以爲有傷骨肉不可征也王曷不違此卜而止其伐乎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

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允蠢謂三叔也造爲也役使也按篇中艱大之義事關國祚存亡故大加兵骨肉故艱卬我綏安毖慎也言爾衆所云故今我冲人亦永久思念此艱難之事曰嗚呼三叔蠢動鰥寡煢民眞可哀哉予之救民爲天所使遺大投艱於我身豈我好爲此衆越予冲人亦不暇爲我自已憂恤矣言天使我爲骨肉之罪人亦不能辭也義爾邦君猶爾邦君義也爾皆有義宜安慰我曰無過慎且憂不可不成乃寧考所圖康民之功觀此大義滅親甚明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

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永上言救民伐罪天之意予惟小子何知惟不敢廢天命耳昔天休祥於寧王由諸侯興起爲天子惟卜是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是也武傳之我既克受此命今天必相助斯民不卜可知況亦惟卜是所而皆吉嗚呼是天之明命誠可畏將以輔成我極大基業也按此倫常爲小天命爲大中庸所謂有憾之道也而當時邦君御事已不得知矣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當時邦君御事皆武王舊人也遠省省舊事也勤憂勞也閟閉塞也所猶處也極盡卒終也言爾皆武王舊人大能省察舊事爾知武王甚憂勞哉天閟句意紂暴虐下民武王爲臣欲伐不敢欲已不忍是天故閉塞之謹毖之使之難通正我周成功處所也予今不敢不盡終寧王所圖之事化化其固滯也誘道其順從也棐與非同忱信辭言考稽也寧人武王所安之民也故今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命匪信之於言

乃考驗之於民武王恭天實有以寧其人圖其功予曷不於前寧人圖功使有所終而懲民不靜乎天以好生爲心亦惟用憂勞敬慎於我民而常若有疾害予曷敢不於前寧人之功所受於天者而美以畢乎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逝往底定也法規模也堂設基也構造屋也菑反土也播種穫收也若昔日我欲往伐亦謂事難日思慮之然有不可已者譬若其父作室既創定規模其子畏艱難不

肯作堂基，況能造屋。又若其父反土而耕，其子畏艱難不肯下種，況能收穫。如是之子，終負其父之心，其父其肯曰予幸有子不廢此基也。寧王爲我創造基業，故予何敢不及我身撫敉寧王之大命，而更何待乎。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兄死曰兄考。友伐，朋伐也。民養，臣僕也。又言譬若民家兄死，乃弟有不念其兄，而朋謀伐害於其子，其兄之臣僕，平日受恩養，乃更勸其伐，而不之救，可乎。前言承父志，重於念三叔。此明叔爲父之仇，邦君御事，宜爲復仇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大也。爽，差也。戾，禍也。鄰，淮夷徐奄也。又嘆息言天道變通不拘，何其肆哉。爾衆人知之乎。天道惟肆，所以昔武王造邦，創有差爽，實由明哲達天之故。亦惟十人進知天命，所以輔武王伐紂，越於也，於天若非有信，爾時無敢變易常法而伐君也。況今天降先君之禍於周邦，惟造大艱之人，乘此禍隙，大結鄰國，相伐害於我王室，此人豈不類武王伐紂之行乎。爾亦不知天命甚不變，周非無道之國也。按此言天道變通而至大，與常道多有差爽，此道所以賢聖而有人有所不知不能，惟以天爲知能耳。天誠而聖人所以神也。故武伐紂遷矣，不爲過也；而三監叛周似矣，而實非也。此道所以肆也。當時惟周公與十亂知此義，而衆人多懷疑志，故諄諄言之。經文已甚明，後儒猶未審，疑東征而成聚訟，何哉。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何）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並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於是又永終思念曰：天惟欲喪絕殷紂，在我今日，譬若農夫之收穫，予曷敢不盡我之畝而養之，令有遺禾乎。極，窮也。天亦惟欲休祥於武之寧人，予何能窮極之，使不休祥乎。卽卜敢於不從而率循寧人之功，亦惟有指疆土終朕畝而已。況今卜并吉，故我今大以爾東征。天命本不僭差，卜之所陳，惟如此，更無他疑也。

微子之命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商舊封號也。初武克商，封微子於宋，未奉湯祀，爲殷後。至此黜武庚，乃代之。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元長也微子爲帝乙之長子崇尊象肖統
緒承奉也禮物先王所制之典禮文物如
正朔服色之類周公稱成王之命以告微
子曰猷爾殷王長子惟考古制凡帝王之
後有尊崇道德克肖先人之賢者命之緒
奉先王之祭祀使不墜修飭其先王所遺
之典禮器物以備一代之制使爲諸侯以
作賓客於王家與王國同享休美之福永
世無窮此
古道然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
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
裔

齊肅也齊言其無不敬聖言其無不明廣
言其大淵言其深皆湯自修之德也眷親
之佑助之誕大也除去桀之邪亂暴虐皆
湯及物之功加於一時其後裔子孫賢聖
之君六七以至微子猶
守先德是德垂後裔也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
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踐修厥猷謂湯所垂之德謀而修之也舊
久令善聞譽也恪敬也敬慎之心常恐失
墜宗祀故爲克孝肅恭敬也不敢慢神侮
人曰言念也爾爲殷王賢嗣予善爾之德
言念甚厚不能忘也歆饗也祗敬協合庸
用也九命爲上公諸侯之尊者此較舊封
有加也尹治也東夏宋在周東夏大也爾
敬畏神人上帝時歆而爾之德下民亦祗
敬協合於爾神人交歡用是立爾爲上公
治此東方大地觀此則是舊封於宋故其
德可歷久而茲庸加上
公治大地爲殷後也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
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
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敷訓布教化於東夏也慎乃服命上公之
車服爵命不僭忒也率由典常禮法之有
常不可亂也蕃保衛也封建諸侯所以蕃
王室烈祖湯也爲殷後使湯祀異代不替
豈不弘大乎以律約束爾所有之民使無
犯法如此可以長安爾上公之位毗輔予
一人爾子孫世世享爾之德萬國諸侯皆
觀感以爾爲法式使我有周無厭於爾矣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歎息訓汝往之國惟休美是
圖無替廢我所命之言也

歸禾　闕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
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唐叔成王母弟畝壟穎穗也異壟之禾
合爲一穗而生此二人同心一德之象
和氣所感故成王喜而歸之公也葛氏
曰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
旣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
於東孔氏曰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
禾歸周公唐孔氏曰歸禾年月史傳無
文不知在金縢之先後也王啓金縢正

在禾熟之月。若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
釋，未必肯歸禾周公。當是啓金縢之後
也。禾者和也。天地
之和氣所生也。

嘉禾　闕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嘉善也。異壟同穗，陰陽之和氣所感，故
爲善禾。命禾者，成王歸禾於公，有天子
之命存焉。旅陳也。周公即禾以答天子
所命之意，而陳之也。今雖亡，未知所陳之
意，或亦即以君臣和德歸美於成王與
陳氏經曰：乃君臣和衷之德之所感召
也。唐叔獻諸天子，必以此意歸美稱德
成王不有歸美於周公，周公不有歸美
於成王。二書雖亡，君臣和氣藹然猶可
想見。當王之疑也，禾爲之偃。金縢啓也

禾爲之起。及君臣之和同也，禾爲之異
畝同穎。周公之忠誠，上通於天，亦王之
貞誠上通於天也。心與天通，感應如響。
以見天人之果無二理也。按先輩諸說
歸禾事在啓金縢之後，明矣。及周公又
有陳嘉禾之事。往反已經日月，而公猶
在東，則蔡註金縢親迎出郊之說誤矣。
據破斧諸詩，公在東調理殷民，尚有許
多事。故王已悟，仍有歸禾嘉禾情節往
來。政竣而後公至也。二年而罪人得，三
年而公乃歸，則謂居東爲避居者誤矣。
倘此二書不亡，必有以見其始末，惜乎
皆闕。聖人處變之道，任學者之臆度矣。
雖然，如能順詩書原文，更篤信古序，自
可得
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
康誥、酒誥、梓材。

按逸書作雒篇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
祿父，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
於殷，俾監殷臣。及周公相成王，誅管蔡
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宇於東。據此
爲成王告康叔無疑也。又據左傳，周公
相王室，封伯禽於魯，封康叔於衛，封唐
叔於唐。正與序合。後儒謂武王封康叔
者誤矣。但經文稱兄弟，而左傳謂康叔
武王弟，則可疑，予謂寧信衆書以疑二
字，未可以二字非衆書。况按逸書作洛
篇，康誥與作洛兩事原相爲始末，則經
文首四十八字正符其義。或謂當刪置
洛誥篇首者誤矣。今並留原文，順下明
係周公在洛，卜誥之辭，故稱王曰以存

錫命自王之意耳。而相對稱謂之言，則
自呼兄弟，如今之述他人言以相告者。
未有其中不參以爾我之呼。其義然也。
按此凡周公攝政所誥之文，如多士多
方，雖皆稱王曰，而實周公之言。文義
方可盡順。此古體殊異，與時文自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
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
和見士于周。

始生魄，望後一日也。初基作者，周公初作
新大邑之基址也。大邑成周也。東國洛，洛
地在豊鎬之東也。大和會，大相和順而聚
會於此也。侯甸男采衛，五服諸侯也。是時
康叔亦在中。百工百官也。播告也。士同事，
諸侯百官相爲播告，民既和會，並赴下事

於是見事於周。猶言趨事於洛也。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勞之曰勤。周公於見士之諸侯臣民。皆有以慰勞之也。洪大也。誥治告以治道也。命康叔爲方伯。時諸侯俱在洛。而即以治道並告諸侯。故曰洪大誥治。按逸書作洛篇云。既封康叔。周公敬念於後。曰予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於土中。按此衛與洛皆天下之中。康叔已封衛。因復作洛。與叔表裏爲治。故於四方諸侯咸在。而大誥康叔以治道也。王若曰者。周公時在洛。口告康叔。故稱天子之命以尊王耳。非以王言成文也。孟長也。康叔封衛爲方伯。長諸侯也。朕周公也。封康叔名。周

公稱王之意。告衆諸侯曰。王命長諸侯者。我之弟也。又復呼康叔名。以告康叔云云。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

大顯考者。祖之稱也。文王爲方伯。孟侯今亦此職。故崇舉文王以告之。明善之理於心曰明德。愼罰謹刑罰也。文王洞見治源在於自明其德。爲感化人心之本。又察見人情易於感物放佚。宜用刑罰以制之。又不可不愼也。此文王長諸侯之道。今康叔須此一番。故以此洪大誥治也。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此下明德也。庸功。祗敬。威怒也。庸其庸。不敢沒人之功。敬其所當敬。怒其所當怒。不敢徇己之私。此自明其德。可以明民之德。故又曰顯民。區夏謙辭。言始造成我周一區之大。一二邦亦謙辭。西伯所隸之國也。文王及諸侯共修此德治。故西土之人。惟是有所怙恃。如父母之愛。有所覆冒加天之覆。此明德升聞於天。天休美之。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有天下之命。及其國其民。以成是功。敘是功。指武王之功言之。文王受命而武成功也。寡兄周公自謂也。乃我今日又從而勗勉。誅武庚。故今汝得在此東土。爲孟侯。不然。且將失之矣。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遹音聿

祗敬。遹述。衣服也。往之國也。敷徧。耇老。宅居也。古先哲王。堯舜之類。弘大也。裕有餘也。今治民將在敬述乃文考耳。亦惟繼其所聞於文王之德言。而服行之可也。往再徧求殷先哲王治民之德。用以保治殷民。汝之德則大遠矣。又惟商之老成人。宜以之居心。而知其教訓之言。又別求以廣所聞由堯舜以來。古先哲王之道。無不求知

用以康保民則汝之德大於天之覆冒矣
若德裕於汝身斯能不廢王孟侯之命此
以上明德之功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恫痛瘝病也民之不康如病痛在身可不敬哉天之可畏非有可信惟於民情大見天之可畏小人難保其常服於我豈不可畏汝往殷當竭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樂乃其所以治民也我聞曰取怨於人者不在事之大小惟在吾心之惠順於民與不惠順於民懋勉於惠與不懋勉於惠耳若不惠於民復不勉於惠雖事小而怨則大也彼知上人無恫瘝之意不盡乃心也

巳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服事也應對也公在洛康乂殷之頑民叔在衛康乂殷之順民爲相配對之意是孟侯之事故公謂汝小子乃事惟在弘大乎王室互相應保於此殷民也宅安作起也作新民去舊習而從德教也民德不新天命不安故汝之弘王應保又惟在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此民也此以上推廣明德之功效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句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句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愼罰也既敬明其德則愼罰亦在敬明而已眚過也有心固成其罪曰終典常也式用也爾此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有心成之以自作非常是用意乃爾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災不幸也適爾猶言偶然也極盡也人有大罪非係有心成之乃其過誤或不幸而偶然彼既自道盡其罪是巳知悔過服罪矣罪雖大是乃不可殺此所謂敬明也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

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有叙刑罰大小輕重有等次也如上文有大罪有小罪而大小之中又辨其情有輕重之類如是法乃大明民乃服也勑正也民必心服乃相勑正而勉於和順矣視民之有罪若巳之有疾常欲調治而使之無罪民必感而盡去其過咎矣保民若保赤子常愛護安全而不忍加之以刑民必安樂而又治矣

又曰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劓刵音乂貳

劓割鼻刑也刵無考或曰刵即刖足刑也非汝封以敬明之德用刑殺也人無或敢廣

用刑殺者此權不旁委又敎之至明之盡也詳見下文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有司所理獄訟未成不即告於王侯者也臬法也司有司也師效法也倫序也外事汝雖不及親理汝則陳列是法以爲準而限之使有司效茲法不敢以私意自用則殷邦之刑罰皆有倫敘矣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成也囚犯也要囚有司所理已成之獄告於君以決者也服服其罪也旬時十日也蔽斷也凡要囚皆已服罪汝則猶爲未生道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生之無路乃大斷要囚可也此二節所謂權歸汝封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用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陳是臬事承外事一節言罰蔽殷彝承要囚一節言彝常也罰斷於殷民者皆有常法也義宜也次序也陳臬蔽彝皆用義之大公者以爲大小輕重之次第非以大小輕重次第於汝封之意遜者順於義而不敢次於已乃汝極盡其遜曰是已得敘矣然雖能遜猶不可恃亦惟曰未有遜事此謂其權既歸已而又不可以少用已私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若順也心言志之所在德言心之得於事也汝惟小子總不可有順汝封之心惟觀我所存何心我所成何德惟汝宜知之我不敢自若況汝乎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暋音敏 憝徒對切

寇劫攘奪也姦作害於外宄作害於內越顛越也暋強也憝惡也凡民有意爲惡自犯罪如寇攘姦宄者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者此強狠不畏死之人未有不惡者此法出人心之公也豈容移法就已以舍之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寇攘姦宄固爲大惡大可憝矣況不孝不友之人乎尤爲可惡也字愛也子弗敬奉父事或有大傷父心者及父又不能愛子乃疾害其子是父子相傷也天顯天倫之顯者鞠稚也哀矜也弟不念天顯之倫序而不敬其兄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矜大不友於弟是兄弟相賊也弔恤也惟弔茲言惟此最可恤也戕戚也彼民自骨肉相傷未嘗得罪於我爲政之人然此骨肉之恩乃天所與我之常性與民同者彼大泯

亂是泯亂天下之大同者曰汝其速由文王所作罰典刑之無赦是法出於天之所惡也又豈容赦法就已而舍之。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戛法也庶子官也正庶官之長也小臣諸節衆節制民之小臣也引長也已决辭與前已同文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置之法矣況外庶子以訓人爲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諸節乃別有播告布敷違道以造民大譽弗念君法弗用君法以病其君是乃

引長其惡於無窮惟我所惡於是又嘆曰已汝乃速從文王之義率殺是亦不得移法以狥汝之私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此節以刑歸本德君長指康叔於失由用忌畏也汝爲君長諸侯不能爲法於家人及其內外諸臣汝惟作威作虐大失天子命孟侯之意是已無其德而用以治人也汝亦無不能敬典即用裕民之理惟文王之敬畏乃可裕治於民汝若自期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喜悅矣。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承上文以德言之爽惟語辭教康叔總惟民進於吉康而止進之必以德我在是洛邑亦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康乂殷民作求而已況今民上人不迪之吉康亦不自適吉康若上人不迪則亦無政在其邦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

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此又總德刑言之監視戾止也王又自責曰我惟不可不監視於告汝明德之說及慎罰之行今殷民不安靜其心尙未止開道屢屢而心未同一總惟天罰殛於我我亦不怨所以不怨者既爲人君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自細少之罪而天不我容況曰其尚敢以大多之罪明聞於天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敬哉教康叔敬以明其德敬以明其刑也無作怨亦如我之不怨天而責已也人怨天而不責已則必作非德之謀非常之刑故戒以勿用斷以是爲誠信而已則法也大法於我勤敏之德用此以安汝之心以察視汝之德以遠大汝之圖裕乃以民寧而刑罰省也如是于自不汝瑕疵而殄絕汝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肆語辭惟天命無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可不念哉祖考遺我此邦無自我身殄絕其享祀務明汝孟侯所服之事所承之命與別諸侯不同宜高大汝之聽聞不遐卑末之常情用以康治殷民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令其歸國勿廢此敬之常法明德愼罰以康乂民無不在於敬也聽我此命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

酒誥

此亦告康叔之辭特各有一義故以別篇當時紂惡雖多皆因昏湎於酒一時臣民皆化之康叔實莅此土而爲方伯故以戒酒爲急以變一時之昏虐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沬同用

妹紂都也酒戒因紂都而發故曰妹邦明大命者其時諸侯俱在洛告諸侯因以告衆諸侯故亦曰大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元祀

文穆武昭故稱文王爲穆考肇國在西土言始爲方伯之國於西土毖戒也庶邦諸侯也庶士卿士也少正御事治事之臣有少有正也皆謂庶邦之臣此文王誥戒諸邦之君臣也朝夕儆之曰祭祀以此酒者天降令開我民之大祀而已非爲人自飲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

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自天降禍於我民用有大昏亂喪德者亦無非此酒之行及小大國用之以喪亡者亦無非此酒之罪言原爲祭祀而卒害人也亦文王之言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小子謂少年人有正大夫有事散職彝常也庶國諸侯也承上文言文王誥教少年之人有正有事者各不許常於酒及庶邦諸侯其飲酒者惟祭祀之時以德飲福酒無至醉而已皆不常酒之意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

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厥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教康叔戒其民也迪道也土田地也物食用之物也臧善也小德起居飲食之節大德綱常倫紀之道二者卽彝訓也今惟日戒我民其道進于弟惟土物是愛其心自善愛土則常勤愛物則常儉勤儉爲業不善之心無自而入又必於祖父之常訓聽而聽之其一身之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親之不敢忽細行而累大德可矣此孫教之道然也嗣後爾此也純大肇敏服事賈商也慶喜洗潔腆厚也妹邦後此邦手足

之力大修農功奔走以趨父兄之事土地所出之物再以有易無敺牽車牛遠事貿易用孝養其父母如此土物愛而厥心臧其父母必喜慶也此時不妨自潔厚其飲食以供父母用酒可也戒民故止言父母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此教康叔戒其臣也庶士有正卿士也庶伯君子衆官之長也羞養也爾其常聽我教戒不可飲酒國家有養老奉君之政爾大能舉此禮以羞其耇與其君養老致君之餘然後爾乃可飲食醉飽餕其餘也此飲酒有道也戒臣故兼言事君親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教康叔戒其諸侯也丕大也諸諸侯故大觀省觀監文王之告諸侯而省察於心也酒能昏性不昏則爲在中之德饋食介善也以福酒自善曰介爾邦君能常觀省文王酒誥以作考爾之中德則心無不正庶幾能致養進食祀爾祀考爾乃自介福酒以用安逸如此乃信爲天子正事之臣天亦必順爾此元德而福佑之爾乃永不忘在王家矣元德中德也此戒諸侯故言祭祀及事王家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下戒康叔也棐徂非往也文王沒而西土未往西土邦君御事之少年今倘能用文王之教誨不厚於酒故我至於今能安受殷之天下此見康叔有方伯之責重布文王之教卽是文王未沒西土未往受命當無窮矣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經常秉執哲明也帝乙紂父也成王成君德也畏相敬輔臣也棐輔也殷先明王不昏其明進畏天命之不常以顯明乎小民皆常其德而不變執其哲而不昧自成湯

至於帝乙。咸能成就王德。敬畏相臣。惟御事之臣。其輔弼亦恭敬其職。不敢少自暇逸。況曰敢崇尚飲酒。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此節分言御事之臣而詳說之。外服。服外事之臣。在畿外也。邦伯。諸侯之長。方伯也。內服。服內事之臣。在畿內也。百僚。百官之屬。庶尹。庶正也。亞。佐貳也。服。服御近臣也。宗工。百官之總。百姓里居。百官族姓之致仕居閭里者。皆不敢沉湎於酒。不惟畏法不敢飲。亦有正事不暇飲。惟內外交助成君德之光顯。尹人諸司成酒之官也。又復以敬。正其君。君則君亦不敢湎酒。殷先君臣。相畏相成如此。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衋迄力切 很下懇切

後嗣王。紂也。酣身。厥命。酣醉其身。以爲有天命。已昏民亦昏。罔有明顯之民。民或有祗敬自保者。越加怨怒。不改易也。縱淫肆於女色也。泆於非彝。亦縱也。放肆於常理之外。用爲燕樂。喪失禮儀。史記紂爲酒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逐。則大其淫樂。喪威儀者。亦至矣。衋。痛也。民無不痛爲傷心悼國之將亡。惟紂荒亂。腆厚於酒。不思自止其逸樂。疾猛。很很。彝罹。憂也。其心爲酒色所昏惑。故又疾很不仁。不能自畏其死。得罪於商邑。及國被亡。而無憂。弗思以德之馨香祀上帝。其升聞於天者。大惟民之怨聲而已。其衆黨類又羣然自酒。腥穢之氣上聞於上天。故天降喪亡於殷。無所愛惜。惟其逸樂不理政事之故耳。民人也。是非天虐人。人自速其罪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監。視。撫。安也。予不徒然多言殷事以告汝。正欲監其得失也。水監。見形貌之好醜。民監。見國家之興喪。今殷墜天命。以其民失也。我可不大監其飲酒之弊。以撫安此時之民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劼丘八切

劼力也獻賢也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皆曰友者蓋此二官常在君側有友之道爾事事爾者也休德采事也服休以助君德服采以襄君事也疇類也言官各有類圻父司馬也薄違未詳書訓迫逐違命農父司徒也若保順保乎民也宏父司空也定辟定居民之法也言汝當力戒於殷之舊賢臣及諸侯使知戒酒邦君且戒況我太史內史及賢臣之爲百官總者自當戒也總百官者且戒況事爾者如服休服采之臣自當戒也又況若圻父之疇主薄違者若農父之疇主若保者若宏父之疇主定辟者自當戒也內外大小臣且戒況汝孟侯可不戒乎自宜剛強斷制於酒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

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厥或誥曰者謂康叔我今其或又有告汝之言也羣飲民有遊閒聚飲也佚失也汝勿失佚一人盡執拘歸周我其殺之殷之臣工已率迪我之教者謂之迪諸臣惟工工小臣也乃湎於酒是偶失其守不即殺而仍教之當自改也若有遂明享於酒而無忌者乃不用我之教言者惟我一人弗恤於彼何也彼不蠲潔自新乃事是同於羣飲以殺之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辯治也乃司謂諸侯諸臣之類也汝常聽我之戒哉若不治乃司則民湎於酒而不可禁矣

梓材

此亦康誥特取篇中梓材二字爲名先正謂此篇多錯文爛簡然細玩文義乃王與叔兩人互告之辭前爲王所告後爲叔所答文亦甚明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以猶治也大家巨室也達大家者達及於大家也達王者達王德於下也殷邦多有故家巨族累世豪富習與性成難以服化自紂德腥穢大家尤深反以新君德教爲不異殷餘民頑梗皆此輩也周公既遷其尤者於洛其餘未可盡遷故教康叔不必

責彼速化惟治庶民及臣迪禮義通行於上下彼獨化外自不能也是謂以民臣達大家天子之德意深遠又難以達於民亦不必責民惟治化其臣自各以其所司達王德於下是謂以厥臣達王二者惟邦君之職見康叔之任重也按全節義由邦君及臣臣及民遂及大家其序然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此言惟邦君之實恒常越及也師法也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司空掌邦土尹[illegible]

官之長旅衆官也厲害也勞勞來誘掖之也肆故徂往也往猶於也歷或作厲戕殘敗傷也言叔若常及念曰我有法可法三卿尹旅必皆以我爲法而戒曰我無害人殺人也亦惟君先敬民勞民故臣師其君亦往敬勞於民而不恐殺害也故君於姦先殺人厲人者若寬而赦之故臣亦見其君寬縱之事凡戕殺傷敗人者亦寬赦之豈不得失惟在邦君乎前序以及臣爲重故此惟言爲法於臣耳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句 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

此下康叔答王之言也監康叔自稱其官也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王制天子使

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周使三叔監殷雖立監不同諸監也康叔蓋以方伯而監視諸侯者治亂曰亂合同也容蓄也養生全也恬安適也康叔謂王開啓其治民之道我惟日君與臣無相戕害於民至於孤寡最易慢者亦敬之至於婦女最易欺者亦如已婦已女屬之於心衆邦君臣同皆用此以容蓄民王其有功效矣又思邦君及御事之臣衆矣王降命何由乎故托之於監遞相接引以致生全接引以相安適而不見有相強之迹自古王者無不如此設監也。

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音蒦

辟法也言我爲監無所法亦曰王所立成法修飾之若治田作室作材然也稽治敷治也菑初墾田也陳列疆畔也畎水道也如治田王既勤於開治其荒我惟陳列修爲其疆界水渠耳墻庳曰垣高曰墉塗泥墍飾茨蓋也王既勤於垣墉我惟塗飾蓋耳梓良材可爲器者具粗曰樸致巧曰斲塗敷也丹朱色雘采色也皆言王立規模我成其終耳。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句 懷爲夾庶邦。句 享作兄弟。句 方來亦既用明德。句 后式典句 集庶邦丕享。

先王文王也勤用明德能克明德也懷者來之以恩爲者作之以法夾輔也懷爲而

輔其治也享與來享同諸侯皆來享獻於文王親如兄弟也方來將來也既盡也后君式法也今王惟曰先王爲方伯既勤用云云我爲監將來亦盡用文王之明德以爲德夾庶邦之后法以爲常集庶邦之享文王者以大享此康叔以文王自期勉又所以答前康誥中意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此又康叔勉王也付託也和和之使不乖懌悅之使不怨先引之於前後助之於後使爲善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天既付託民土於先王故今王亦惟用和懌之德以先後於民用是可以悅我先王受命之心矣。

已若茲句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
孫永保民

已若茲承上之辭王果能如此我亦惟曰欲至萬年之久惟王子子孫孫相繼是德以永保民耳

張沐纂

召誥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
誥

宅洛邑作宅于洛邑也成洛周公事因召公先周公相宅故周公至洛而于召公之還爲此誥也觀一先字之文可知告召公故曰召誥亦猶一告康叔曰康誥耳及微子君奭蔡仲之命皆同此體告某人曰某誥若某人告日某誥則盡可曰王誥矣何以別之先儒未詳反謂召公告周公召留周去既與周公成洛不合又與召公先相宅不合又與洛誥乙卯文義不合此斷當更正者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
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
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
得卜則經營 朏音撲

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也豐去鎬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將作宅于洛故早行自周至豐告廟卽于此使太保召公先相宅也相宅相視其邑之約所居也朏月朔三日明生之名洛距豐約七百里及召公來至洛已三月初三丙午日矣戊申初五日也至于洛卜宅者至洛永之間可宅處灼龜也齋戒三日而後卜故越三日所以敬事也得卜得吉兆也經營度其地之廣狹向背以爲城郭宗廟郊

社稷市之位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汭音銳

庶殷，殷之衆庶。蓋是時殷民遷洛，將以居之，故專役之也。攻位，除其地也。洛汭，邑在水內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地位皆已除也。三日而經營，五日而位成，則召公相宅之事完矣。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若語辭。翼日，明日也。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早至洛，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郊祀天也。郊用特牲，今牛二者，或以文王配享與，或曰配后稷。社祭地也。牛羊豕，太牢也。禮儉于天，豐于地，以少爲貴也。周公攝天子政，故先之以召公。及至，則郊天社地，舉盛禮而後動衆致工焉。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用書，作賦功屬役之冊，以命之趨事也。侯甸男邦伯，周諸侯也。既皆命趨事，其卒又當命殷衆。于是庶殷大作也。作洛固以居殷衆，故令自爲力。亦以革其惰慢之習。若侯伯來，非會贊助，率其民供物料，效別役耳。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句 取幣。乃復入錫

以，與也。出，行也。周公說至作洛，召公相宅事畢。及諸侯皆當歸國，故與俱出也。取幣，召公取周公奉王之幣也。乃復入錫者，召公乃復成王相宅之命，入獻此幣也。

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句 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拜手稽首，周公將有陳告于王，而致敬召公以將之也。身行禮而口爲此言。旅，陳也。若，順也。猶今順便之意。公，召公也。我有陳于王，因公歸，順便作誥也。告庶殷及自乃御事者，將庶殷丕作，及我周人之治事，告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

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其音基

此下因而戒王之辭。曷，何也。其，語辭。商紂嗣天位，爲天之大子。命有大國，而天改之，以與我周。惟王受此大命，固無邊之美，亦無邊之憂。憂天命難保，其不改也。嗚呼曷其爲句。嘆息何以處此難之也。人主奈何不敬乎。敬與天通，故敬則明，明則德無不備。此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句 智藏瘝在。句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

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遐終，末絕也。在天言死者後王紂也。後民殷餘民也。顧呼也。彼先王後王與今民今此已無不心服其命之當終。彼心各有明智皆藏瘝在焉。益知彼民受紂之虐保抱攜持其婦子。以哀呼于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可容拔心服也。嗚呼天亦痛哀此民。眷命用歸勉德之君。今王其亟疾速敬德可矣。敬德之聚也。不敬則德散失。亦不可言德矣。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相視也。先民古人之稱。而稽仰考也。若順格至也。視古人有夏。天啟迪其傳子。以保天下。仰考天心。已順有夏矣。今是已墜厥命而不常保。今視有殷。天啟迪湯。以至保天下。仰考天心。已順有殷矣。今是又已墜厥命。而不常保。我不疾敬德。亦必墜天命也。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耈。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我古人我先人也。今幼子嗣位。亦惟無遺棄考成之臣耳。亦曰彼能考稽我先人之德。況曰其又能考稽圖謀于天命所自乎。如此以敬德則不至墜厥命。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音巖

又嘆息言。王雖幼乃天之大子。受天命而長民也。諴和碞險也。王其大能諴和于小民。今民即蒙其休美。王不敢下十字為句。不敢後。言當先也。民和即休。故宜先顧視敬畏于民情之碞險也。不敬畏民則不諴民。不諴民則不休美。而天命墜矣。豈不險乎。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王來。告王來洛邑也。紹繼也。王向日往壇其位實未繼上帝命。宜即新邑以創始紹之。服事也。土中洛為天下之中。王向來自行事。不如民碞之可畏。今宜即新邑中土之地。自行其事。此二句統承上文天命小民言也。旦周公自稱其名。配皇天天生民而王治民。相配對也。毖謹也。中乂居中國治也。周公又自謂旦向嘗言。欲作大邑者。其自是配天命。謹祀于上天下地之神。其自是居中乂以治四方之民。成天之命而不墜。治民今得休美也。按周自公劉太王文武。各從遷邑。厲其敬勤。皆能一新其治以配天命。周公將復政。恐成王悠忽如常。特作新邑。欲一新成王之志。如此。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比親介善節制邇行也必欲王來新邑圖
治者蓋今之梗化莫如殷民皆遷居于此
王由此出政先服殷臣之爲王御事者使
親善于我有周彼御事者既節其驕淫之
性由是頑民可漸
化而政日邁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所地也化殷民又惟在于敬王以敬爲居
處之地動靜不離天命民心皆于此見之
故不可不
敬其德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
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
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

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
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王監前代蓋不可不敬夏商歷年長短相
所不敢知所敢知者惟不敬其德即早墜
其命也桀紂同轍夫復何疑服猶受
也歷年長也不延早墜皆言短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
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
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今王繼夏殷受天命我所受之命即此二
國所墜之命我亦惟於此二國命嗣繼其
順而有功者而已何也王乃初服政之日
亦嗣二國之初服無嗣其衰末可也遂嘆
息言如生子無不在于初生之時天自貽
以明哲之命本未皆也今天其命王以明
哲命王以吉凶之理命王以歷年之長在
王之哲自知之能知今爲我之初服則幸
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
永命

宅居新求也王既知於今初服爲吉凶歷
年之判則居此新邑以行新政故惟在王
其疾速敬德王其德之用乃可以求天
而永長此命也凡其字皆期勉之辭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
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

于天下越王顯

淫過殄絕戮殺若順元始刑法也小人本
無能守其常德者惟王勿因小民過用非
常亦敢用殄戮以治民民無不好德順以
乂之則有功民又不能自爲德惟王位居
德始王以德先之小民乃以爲法
耳以此用于天下及王亦顯大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
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上君下臣也式用也君臣勤恤于民然後
可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之長用不
替有殷歷年之長也今惟欲王以小民受
天永長之命焉是勤恤小民乃受命之寔
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拜手稽首曰又致敬叮囑之文讎民殷之頑民皆殷故家世族其中有向化者以百君子稱之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安受承也威命法令也明德恩德也末終也能勉力之辭公又遂拜致敬于王曰我小臣敢任此殷周臣民安承王威命明德使王終有成于天命王亦自顯大其德我不敢自以爲勤勞也今惟敬奉幣供之王爲能祈天永命之用

洛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往營迺言其始事也使來告卜者成王至洛周公使卜人來告王以所卜之兆周公又因告卜而作誥以告王也以其告成王于洛故曰洛誥篇中雖未詳書王來日月其中告答之辭甚明又逸周書尚有作洛篇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拜手稽首見王禮也復反也子美稱明辟明君也成王雖爲天子未任政周公實攝位至此成王既成請王及新邑任政周公還政于王故曰我復子明辟又實如此不必諱也基命所以立天命之始定命所以成天命之終胤嗣也保即後誕保之保其始也謂王幼沖退託若弗敢及任天命而基其始定其終者予乃嗣相保安大助汝于洛邑其始作民明君也汲冢書作洛篇曰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是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伻音平

師衆也將以洛爲京師之地故曰洛師黎水黑水也澗東瀍西王城也瀍東舊注作

下都以遷殷民也洛食者舊云卜以兆食墨爲吉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予按洪範五卜之兆涂水不可耕而食固兆也洛地可食吉兆也伻使也圖洛之地形也王在洛周公述始初營洛之吉以見天命成王之休因使人圖洛地形勢及卜洛之吉兆來獻于王庶幾王與起而不自推諉矣皆公親與王言之辭按汲冢周書度武王平商維定保天室規擬伊洛作度邑周公既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洛作作洛則澗東瀍西乃伊洛正地久有定區無俟于卜矣召公既相宅巳卜成位矣又何卜蓋周公所卜者特卜成王新受命于此之吉否耳凡卜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一人所卜有河朔黎水之兆河北衛也殷舊地黑黯如水則殷臧之象其二人所卜又洛食皆同則周興之象是三龜皆吉則天命成王與洛可知矣觀下文可誣

嵌黎水即黎陽今濬縣蓋亦因此得名未必殷周時即有此名也西伯戡黎之黎在上黨別一地。

王拜手稽首曰公句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王致敬呼周公曰公天降休祥于洛邑我不敢不敬天此休我今來相此宅其可作我西周對美之地定成視示恒久貞正也公既成此邑使來來示我所卜之兆有休祥且久之吉我與公二人共守正道以應此卜可也以功也公其功予恒久敬奉天

此休耳王又致敬以求誨言新邑服政之初公必有以教我也下皆其誨言也按作周匹休之言則新邑惟欲化殷頑民爲不時出政覲侯之所周公居之若王之常嚮金湯仍在故地兩相配對爲治非欲棄西而東也後儒未詳遂謂周公欲成王遷東而王不能從前後文不似。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肇始稱舉殷盛也盛禮者周公所制作之禮樂皆待王今日始行之也祀者郊社禘甞山川百神之祭也秩序也無文舊典所不載也周公乃誨王曰王今服政始舉盛禮禮莫大于祭正宜于新邑舉行凡所當舉而舊典無文者皆以義起而序次其典章也周公監二代制禮作樂多前代所不備此其實據矣。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周西周也宗尊也元大也元祀元子奉大祭祀者天子之功極尊爲天之元祀諸侯之功次尊爲社稷山川之元祀卿大夫以次記功作元祀視示也功載記功之冊籍也周公又言王行禮後我齊一百官使從王于西周今後百官不必從我我亦惟理治衆庶之事而已今王可即命百官曰記功之尊者以功作元祀亦惟命百官曰汝自今受我元祀之命以厚輔弼之功王大示百官以功籍使一一遵行自今王其一切悉自教百官無仍望于我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

孺稚朋友也燄火微也灼火盛也周公謂王孺子也雖自教工非可以自專其與百工且相爲友朋可矣且相爲友朋可矣此往無亟亟欲作長君若火然也火之性剛燥始之甚微旋遂熾盛王無若此以順百官之輔導功叙其弗至絕滅其若常道及撫民之事我已有定法一如我之所行而已。

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在周工平日從王之官也周公攝政總百官有職事者皆從公在洛而從王在周者

皆散職也既齊百工從王于周散職自定從公于洛聽庶事之使令也嚮向也即就也僚官也明作者文明之制作即禮樂也裕有餘也公使百官從王于周則新邑之官僚空而禮樂不行無以化殷頑表諸侯故公欲在周之官往新邑使向就之事有官而明作有功如此王治西周周公治洛師益厚大以成有餘之治王乃永有可稱說之辭矣

公曰巳汝惟冲子惟終

此下王既受政諸侯皆朝見行禮之後公又誨王之言也巳夾辭汝惟幼子不知慮遠惟此初政之日即以圖終下文即圖終之事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

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

百辟諸侯享獻也儀致敬之禮文也物貨幣也役用爽差也紂時諸侯來朝天子徒案其貨幣之物周革商弊惟欲其盡禮文此時成王肇舉殷禮諸侯來朝故公教王敬識乎此即圖終之道也汝其敬識有誠于享有不誠于享享以盡文致敬爲多不以物爲多文不及物則猶之不享何也惟不用志于享也即凡民亦必曰是諸侯不享王也國人由此皆不用志事事皆差爽侮慢矣此事惟孺子在周自頒行我在洛不暇及也

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音忙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聽朕教汝亦言惟終之道蘉勉也正父謂武王也於非民之常道汝即不可於此勉力乃此惟不永長之故至正而不務非常者莫如乃父武王篤志以次叙于乃正父者不可不若我之不敢廢乃父命也汝往西周其敬乃父命哉乃命者何農事是也此民之常道可末者也茲予所以嘗明于農彼農寔裕我民無貪遠功用取災戾可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

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保安稱舉顯明揚宣烈功師衆也宗功宗也將行也成王乃謝于周公曰此公之明德保安我冲子也何也公舉大明之德左右我小子宣揚文武功烈以奉答天命均和恒久于四方之民以宅此衆厚我以功宗行我以殷禮舉序元祀凡無文者莫不咸序豈非公之明德保安我冲子乎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

惟公德明故光于上下則天地昭公之德矣勤施于四方則四方之民被公之德矣

旁左右也穆穆美也迓迓御平也左右作
起衆臣之德穆穆然相與迓迓致太平在庭
諸臣又服公之德矣迷失也又恐我冲子
自荒墜不失文武之勤教……使我冲子早
夜以敬
祭祀焉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棐輔迪道也若時順時也王又念公之功
其輔助引道于我有甚厚又順時而施時
未至不強我以速化已至不怠緩以失幾
此王深知公哉如世子之教有過撻伯禽
及作邑復政
之類可見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退歸也卽就也辟君也我其歸就君位于
周令公留新邑以圖後治謂以禮樂德教

化殷頑民也後留也
訓之後者有後事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
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亂治也敉安也將行也士卿大夫也師長
民之官工百官也誕保大安也所謂萬億
年功業也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王制
設四輔及三公是也言昔四方多事公曰
進治其亂我受政爲功宗之禮尚未定故
亦未能安以遂公禮樂敎化之功可進行
于留後之日以爲我士師工之監視以大
保文武所受于天之民若亂爲之職自有
四輔在公不與焉按此稱作禮樂以監官
保民者周公之素志以王未正位未便于
行皆嘗與王商定者故前日予族有事文
日孺子頒朕不暇也公留洛已不在輔弼

之位歸老于洛但猶
爲成王料理制作耳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
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定止也公止洛予往周已畢也肅敬將行
祗敬歡樂也予往以畢公之功肅以將公
之禮祗以歡公之樂公無以我無知而困
予心哉我今後惟無厭斁其安民之事公
亦無廢其禮樂之化作法于
四方庶其世世享公之成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
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文祖文王也光烈功也周公開無用之
言致敬于王曰王命我來此承保文王受

命之民及武王光顯之功請從此弘大我
之恭敬以副王命焉觀此飾成洛乃王之
意本以居周公非爲遷都明甚
下又言孺子來相宅更可見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句殷獻民亂句爲四
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
惟王有成績

大惇典卽舉殷禮也亂治也言孺子前
日來視宅時其所行大厚之典禮殷民賢
者皆感于新政以禮自治王在今爲四方
新政之君在後卽作周恭敬開先之主曰
周公又命王之言其自此居中國
圖治萬邦咸休惟王有此成功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

周乎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單同殫）

多子公卿大夫也御事治事之臣前人文王也師衆也乎信也答其師故爲乎信考成也昭子猶明辟之意單盡也紂時天下之衆歸我文王其仰望文德者厚無窮文王未及成此大烈以答衆心武王又未克終故周公欲與衆臣篤厚前人之成烈以報答衆仰望之意作周孚信開先之臣以考成我明君之刑範乃單盡文王之德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句）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其日事而公述之也毖殷誡殷人也命寧問安也周公謂王使人來誡誥殷民乃因問安于我且以秬鬯之酒二卣獻我曰此明絜禋祭先人之酒且拜稽致敬而休獻于我焉予不敢宿留君惠即禋祭于文王武王我因祝願文武悳順于王使篤厚先王之功敘身其康强無自遇災疾有萬年之壽以厭足其德乃與殷民長久也引長也按此王與周公往復純乎禮樂即教化之端也

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承敘順序也周公既述其事遂謂王使人毖殷者欲使殷民承順禮樂之序于萬年然亦不必求之殷也殷人其長觀于吾子而思其德王自修德彼不容不順承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此下史官記其事也戊辰日也烝祭歲者烝冬祭爲歲舉之一也騂赤色周所尚也王于洛烝祭文武命史官作祝冊其冊誥惟以周公留後治洛告于文武焉王賓四方諸侯也以王有殺牲禋祭之大事皆來助祭也大室清廟中央室也祼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皆重禮也王初行禮故記之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總記其事逸史官名也王命公後作冊史逸以冊誥廟皆十二月事也是成王冬

至洛服政行事可知矣惟公它洛以禮樂教化大保文武受命者始末共七年則所傳周公相成王七年制禮作樂者有據矣命公後何爲即誕保文武受命之省文也誕保七年即所謂其後亦可知矣又按誕保而後王道成故洛邑號成周而王亦謚成王也

多士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按作洛之先已有殷民在洛不作但室家未定惟御事丁壯先在耳及邑成乃後悉遷也周公乃因慰勞而告勸之首後篇章顛足見頑民者皆丁商無籍之

俗不常見禮樂之化是以作新其志氣
而延覲感耳蓋其民多大家板屋積惡
不悛者皆卿大夫之家故曰多士先附
惡于紂者此意後又助管蔡叛者此章
故悉惡之非
遷小民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三月周公甞畱之明年三月也
商王士商舊卿大夫即頑民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我曰旻天謂爾殷多士尚不知憂恤旻天
大降喪亡于殷我周受天佑助之命奉天
之明威致武王討罪之罰以
勑正殷終絕之命于上帝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肆語辭高取曰弋畀予也我小周豈敢弋
取殷命惟天不予爾殷信不固保亂國輔
我周我周所以得居此位
豈周敢有求此位之心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秉執也明畏即明威天命在民心惟上帝
不與殷是故惟我下民秉天命而旌焉之
共欲滅殷也此即天之甚明
而可畏者天命豈可假借乎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引導逸安也上帝引逸者為善則安此即
上帝引人以逸也奈夏桀自不適于逸耳
何也惟帝命之所降格者其意嚮原在于
夏桀桀弗能用帝此意乃反大肆其淫泆
民有怨恫之辭惟是天乃無復思念無復
聽聞其惟有廢奪夏之大命降命于有道
使致
罰耳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俊民賢人也甸治也天于是命爾祖成
湯致罰以革夏之亂立賢俊以治四方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

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明德不皆其德以肆虐也恤祀嘗以失先
祖祭祀為憂也天因此以大為建立保治
于有殷殷先王亦不敢失帝建保
之意無不配合天意以澤于民焉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

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于天道而虐天所
澤之民況曰其能聽念商先王以憂勤保
家而明德恤祀者乎大過其佚罔
顧念于天之最明民之可敬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

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大喪，謂紂失天下。四方小大邦喪，爲武庚失國言也。有辭猶言有說。惟是天不保，降此喪亡之大禍，何也。惟天不與人之不明其德耳。此紂所以亡之故也。凡四方小大罔有喪亡者，無非天以不明德之說而罰之。此又及武庚之亡也。武庚亦諸侯之屬。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靈，善。割，害。適，往也。今惟我周王以大善承受帝事。及帝有命曰伐殷，我周亦仰承之，

以告正于帝，而誅之。惟我周所事，先後皆承帝事。紂不明伐之，武庚不明亦伐之。無貳適也。所以爾王家終歸于我周，皆天也。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洪，大。度，法也。予今其亦曰：惟爾昔助紂惡，今又助武庚叛，是爾多士大不法。我本未嘗欲遷動爾邑，是遷動爾邑，自爾邑始也。予亦念此有天意焉。天監就于殷地，降大災戾，故今殷大不正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洛在殷西。予惟以是殷地不正，故遷爾于西也。非我一人承奉祖父之德，獨不能安寧。予爾是惟天命無違，我不敢有後于此遷也。無怨我，當自怨耳。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冊典，皆書籍載殷革夏命之事。此總敘前意。惟爾當自知殷革夏命，有典冊可考。周亦同焉。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迪，進。簡，用也。百僚，小官也。肆，故。今也。求，訓推致其罪也。天邑商，尊稱也。肆，大。矜，憐也。今爾多士必曰：昔商革夏命，夏士有進用在商王之庭者，亦有服事在百僚者。今周何不見用我也。雖然，予惟聽用有德之人，故今予敢推求爾于天邑商乎。若推求則助武庚者皆有叛逆之罪。予惟率皆大矜憐于爾之無知而赦宥之，故不用非予罪，是惟爾無德，即天命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奄，東方國，同武庚叛，周公誅之。降，予也。四國，殷居一也。昔我來自伐奄之日，即降放爾四國當死之命。遐逖，遠也。比，親。宗，尊也。遜，讓也。既降爾命，必有所懲，此亦天意。使

乃明致天罰遷移爾于遠方使爾皆
親比服事以臣于我宗周以習知禮義而
多順
讓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
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
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惟不爾殺意已極慈惟是遷命爲重申則
央不可違下文皆其命也賓以禮接四方
諸侯也服事也奔走供役也今朕不得經
營作洛固因土中以賓禮四方諸侯亦爲
爾多士所有事以奔走臣我觀四方賓客
禮讓之風而多遜也此遷洛本意已明不
佚後人
添講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士者分殷庶以田也幹事止居也爾雖遷
洛尚有爾之田土尚安爾農事居止蓋既
變爲禮讓之俗而又無所失養
豈不愈于大戾不正之殷哉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
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敬者敬其奔走臣宗多遜之命天畀矜爾
者天亦予爾憐爾也若不敬我此命我不
但奪爾土使爾不得寧幹止且
必致天罰刑戮及爾躬矣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
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四卄爲邑今爾惟是安居爾邑子孫相繼
爲恒產爾既有事幹有壽年于此洛爾子
孫自與起昌盛即自爾遷始也蓋不遷則
驕傲之習日長禮義之俗不與天命不佑
王法必誅子孫無由得與故謂爾能敬我
命如是云云于茲洛則其後不與鮮矣此
周公之善誘其仁殷庶
眞天地父母之心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曰之下必有脫簡或言者爾啟之說也
不敬我所命則害爾躬敬我所命則與爾
子孫是我所告此
所說在爾所處也

無逸

周公作無逸

按書文周公戒成王使敬百姓也敬則
不逸逸則不敬敬者康安之本逸者禍
亂之原此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君子人君也所處也逸安也周公嘆息言
君子處其無安逸而已無安逸乃所以安
逸也是必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安萬事皆
出于稼穡本出于艱難人君不知稼
穡之艱難自無由得安逸矣于是可知小
民者君子之所依賴以安也豈得以君子
而不敬
小人乎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

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相視也。俗俚曰諺。誕，大妄也。否，不然也。昔之人，父母也。此言稼穡之艱難不易知也。視彼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應知稼穡之艱難，乃竟有不知者。不知則好安樂，好安樂則必俗諺，惟以逸爲逸，不知以無逸爲逸。卒且大妄，否則侮謾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不善安樂而徒勞苦也。民子尚且不知，況人君何能得知？此所以終不安耳。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大戊也。嚴，莊重。恭，謙抑。寅，欽肅。畏，恐懼。皆敬之意。祇，敬。荒，怠。寧，安也。中宗極其敬畏，常自度量天命之長短在人心之得失，治民極其敬懼，不敢怠荒安寧，故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乃其逸也。是中宗不自逸，依小人乃逸如此。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舊，久。勞，憂。爰，于。暨，及也。高宗未即位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習憂勞及爲小人稼穡之事也。作，起。雍，和也。不言者，所以恭默思道，故及其言，皆道所發，而雍和之治成焉。嘉，善。靖，安也。不敢怠荒安寧，以善道安靖殷邦，至小大民，無時有怨。故高宗享國若干年，乃其逸也。是高宗不自逸，依于小人，乃逸有如此。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高宗子。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鄭康成謂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于民間，故云不義惟王。祖甲久在民間，爲小人艱難之事，及起而在位，于知小民之可依，故能保安惠順之，即鰥寡不敢侮慢，故享國若干年，乃逸有如此。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

逸樂曰耽。自三宗之後所立之王，皆生于安樂之中，不知艱難，不聞勞苦，惟知耽樂之是從，故自三宗以後，逸亦無或能享壽考，不過十年以下，乃其不能逸者也。是惟以逸爲逸，不依小民，以爲逸乃不逸，又如此。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

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抑下，畏懼也。卑服，下事也。即，就也。康功，安民之事。田功，養民之事。徽懿，皆美也。懷，來保安。惠，順。鮮，生也。鰥寡，煢民也。中，午。昃，久咸誠也。尸自太王王季敬小人之依，常自抑下以就民，畏懼不敢侵民。至文王卑下其事，以就于小民安養之功，將以依之也。既美而柔順，又美而恭敬，于小民來而安之于煢民順而生之，自早至于日中及昃，不遑暇于食，以誠和萬民爲事，而不敢安逸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盤樂，田獵也。以，用也。惟正之供者，文王爲方伯，諸侯皆有制享之常貢。文王惟不敢樂于遊獵，然後能用庶邦惟正之貢。其不自安逸，又加是。中身，猶中年。文王壽九十七，于四十七即位，享國五十年。是不自逸，依于小民乃逸，又如此。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則，法也。其，指殷周先王言。淫，過也。觀，觀眺于園囿。逸，安閒也。遊，遊行于山川。田，獵也。四者皆逸之事。以，用也。天下貢賦，原欲人君正其事以安天下，故曰惟正。成王法先王之不淫于不正，以用此供可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皇，暇。若，順。則，法也。酒德，酗酒之惡德也。王無暇日今日耽樂，以自逸也。自逸即所以教民逸，羣廢稼穡，非所以訓民也。逸則天促其壽享，非所以順天也。一時上下之人大法其有愆，可乎。愆承上二項言。殷紂以自逸，遂上下相師，迷亂于酒。嗣王其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胥，相也。訓告，相誡告之言也。胥保惠，則相安相順有方矣。胥教誨，有不從，以強教嚴俾繩之。譸，誑言無實。張，大言不慚。幻，虛也。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胥爲輔助如此，是以思慮專一，視聽不惑，人無所施其詐僞，故無或敢變亂是非以欺人君者。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祝音咒

我此無逸之說，即古人訓告保惠教誨之意。嗣王若不聽，彼譸張爲幻之人乃進而引導汝。又不聽此，必聽彼。聽彼譸張之言，必變亂先王無逸之正法。請神加殃謂之詛，以言求神謂之祝。變亂正法，必害小民。至于小大民皆不然其法，心違悖怨怒口

詛詈祝告，使嗣王不能旦夕安樂，所必至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啻音吏

迪，作；詈，罵也。皇，君也。殷先王及我文王，皆作哲之人，極其明智。有人告曰：小民違怨，詛祝于汝，則不敢責人，君自敬畏，修德。其怨詈之罪，愆必自任，曰我之罪，實若此。方自負罪，不但不敢含怒而已。此明哲之人，如斯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八字一句

辟，君；綽，大；叢，聚也。我此迪哲之言，嗣王若不聽，彼譸張為幻之人，告汝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必不能察而信之。既信之，則自不能永念為君之道，敬德認愆矣，不能寬大其心，以容小民之過矣。于是轉相羅織，必亂罰以及無罪，亂殺以及無辜，于是怨怒徧天下，同是聚于汝之一身，其不得安享又甚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其監于茲者，欲祝此兩不聽之害，以堅收無遜之說也。

君奭　奭音式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按書文不悅者，不悅仕也。功成思退，有委之周公之意。成王以幼冲承新造之頼二公相之，如左右手，不可闕一。經文中，純是發揮此意。按樂記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亦與序合。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句 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君，尊稱；奭，召公名。弗弔，不恤也，謂召公欲退辭職，不為國家憂也。棐，匪；忱，信也。方殷

失墜天命，雖曰我周既受之，不敢知其基業果能永信于休祥，若謂天命非可信，則亦不敢知其終出于不休祥。要在人而已。此召公所當留以圖治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句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已，止也。召公止曰，周公有才德，相成王，是周公之責也。尤，怨；違，逆也。人謂君臣也。上天下民遏絕佚失也。周公嘆謂君止說是在我，我何長哉，亦不敢安于有天命，不長久念天之威怒，及我民無尤怨違逆也。思天命人心，去就無常，在人為之而已。今若

謂我後嗣子孫自爲而不輔助之彼大不能敬天敬民必絶失前人德業之光顯果可退居在家中委之不知可乎此所以不忍去也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諶信也承上文言天命不輕易與人天理人亦難信此其所以多有墜命也幼主不能經營歷練以繼前人敬明之德在今我亦非能別有正道迪王惟前人光顯之德業施于我冲子而已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

于文王受命

此承前人光二語言之寧王武王也延長庸用釋舍也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武王寧民之德是延而已寧民即所以敬天天自不用舍我文王所受之命以絶我也召公宜不以爲難矣召公不悅于仕要有憚難之意故反覆明其難易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玆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保衡伊尹也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格上帝治功升聞至天也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巫咸臣名乂王家治國家也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玆指天命言陳列也陟升也死而升天曰陟所者年之居次此六臣循惟以天命陳列于君保治有殷故殷禮格天之臣死則郊天而配祀謂之陟配天也多歷年所久而不廢其祀也巫咸言乂王家巫賢甘盤又無所言皆承格天之辭變其文耳此意直序至遊大川節而止按商以功臣配天見商須長發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十三字句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玆惟德稱

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純純一也佑輔助也實確實百姓王人衆姓之王官也小臣諸侯之臣也臣子何以配天天惟純佑之臣命之以治則商于是時實盡衆姓之王臣無不秉純一佑輔之德明而不敢昏憂而不敢安也不但天子卽外而諸侯之臣以屏衛其侯甸者况皆奔走承順惟此純佑之德舉用治其君故一人有事于四方四方信之如卜筮無有疑違者天命之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乎格至平也誠無也天之受人周本至乎
而無偏私六臣保治有殷有殷即繼天命
而天無威怒天何其至平也今汝永思此
理將有可堅固我周之命者其在保又以
治之顯明我新造之國乎此以上周公就
殷之往事以驗天命極負故敢以人事承
當之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中重勸勉也凡言寧王皆言其安民也有
夏諸夏也虢叔文王弟閎夭散宜生泰顛

南宮括皆文王臣也在昔天降害于殷申
勸于我武王安民之德以集成大命其先
實惟文王庶能修德和衆我乃有此諸夏
亦惟有虢叔等五臣以為之輔而文王乃
克修和
有夏耳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蔑無冒上也若無五臣來往以此修和之
德迪進天下以常教文王亦無修和之德
下于國人亦惟五臣為純佑之臣秉德明
惟進知天威之可畏乃惟是昭明之文王
亦進見天威故上聞于上
帝惟是遂受有殷之命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句丕單稱德

四人虢叔先死也劉殺也厥敵紂與黨惡
皆民之仇敵也單盡也武王時惟此四人
尚進有諸侯之祿後及武王大奉天威盡
殺民仇以割殷命亦惟此四人明武王之
德冒聞上帝天下人盡稱德以上三
節說輔臣助君受命我文武又然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我無責收罔昜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游水曰游收成也耇造老成也鳴鳥者鳥
鳴則彼此聲相應聞也今在予旦常如浮
大水之險易于沉溺予往及汝共相助以
濟此險丌王小子與未在位同豈不險乎
恃我二人輔助以濟此險大無專責我一
人功將收成而罔勉力則不及濟矣汝乃
文武所遺老成之人有德不肯降止我一
人猶孤鳥之鳴誰不聞有相應之聲況曰
其能格天如殷之六臣文武之五臣
于此周召為左右誠未可去其一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肆大猷謀迷惑也我所言殷周佐命之說
及今濟川之說皆大其望視于此我周受
命有無疆之美亦大有艱難告汝宜為寬
裕之謀勿徒悝艱難以自狹隘遂欲退去

以聽後人之迷惑戾則不敢以後人迷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作與偶並亶誠乘載也大命天命也昔武王布乃心腹盡以佐命之職命汝又恐武意而作與汝今民亦甚曰汝有明德汝勉與我偶力輔王在以誠信之心乘載此天之大命惟念此大命皆文王憂恤之德我二人大承順此無疆之憂恤可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

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

周公又曰我告汝者皆我之所信太保之官乃汝奭之職汝即宜克敬其保之職也以我視于殷之喪亡大否亂大念我亦必有天威為我所不及信汝亦宜若此告我焉互相告助惟日贊襄在我二人汝與我正有合哉嗣是周公居洛治陝東召公居鎬相王治陝西左右相濟乃周公意也。

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滋漸戡勝也天下人恃我與汝每有言曰在是二人天休漸至人言如此惟是我二人恐不能勝此責耳汝其兼敬德闡明我賢俊之人使皆可佐命以遺後世俾時在汝推讓後賢于大盛之時乃退可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棐輔式用冒覆俾從也篤于輔君者是我二人我周用能至于今日之休美但三分有二之區久服文王之化東海之隅之三邦國服紂淫虐之化至今難以同歸覆冒我欲與汝咸成文王功于不怠大其覆冒使海隅出日之地無不率服然後已也按海隅出日指淮夷徐奄諸國在東方者。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

民

我不順汝意以遂其安若此多言以告汝予惟憂天及民而已。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前互言天人此歸重民惟汝能熟諳民情民心亦無不能有初惟貴其有終今日之歸向未必他日不背去汝祗順我此誥往敬用治可也。

蔡仲之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冢宰相臣攝政也正百工長百官也辟法囚拘也遷周書作洛篇云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因囚蔡叔于郭淩郭淩卽郭鄰或曰郭虢也囚雖拘制猶與車七乘降爲庶民不齒刻于王家三年者過期仍齒之也管叔罪重法當死二叔以次減蔡仲之叔子也庸用祗敬也敬者德之聚仲能用敬則德可成故周公以爲己卿士見左傳及蔡叔死周公請命成王封因于蔡焉蔡今河南上蔡縣有故城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蔡仲名胡率循德善也改父之惡行能謹慎其謀猷故今命爾爲諸侯于東土東土蔡也卽就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蓋掩邁超憲法也仲庶幾能掩蓋前人之過愆惟忠于君孝于親蔡叔之迹惡矣不入蓋則彌彰爾邁絕惡迹斷自己身又克勤不怠以垂法于爾子孫爾祖文王服事殷夙有常訓爾今後率循之可也惟爾父之違君命無順可也卽此爲忠于成王之道卽此爲孝于蔡叔之道而愆蓋矣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天無所愛惟有德者助之民無常心惟順我者來之此欲仲知天人之理也善惡不同同歸治亂者因前戒以父之叛逆之外豈遂有可作之惡如桀紂所爲天豈輔而民豈懷之其足以致亂則同又欲仲充類而戒之也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

窮

凡事慎謀于始方事之始卽並其終以謀之所以至終事而不困若不早謀其終至終則不及謀而困窮矣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

績功睦和蕃屏也心主于正曰中勉爾事功睦爾鄰封諸侯蕃屏王室和同姓兄弟安濟小民此五者立國之要道又告以率自中率皆自于中心之正也如水之有源木之有根存存者洪而後發發者無窮也

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

度則予一人汝嘉。

作聰明者，側因所感而起，私非自中心敬愼之所發。其所見甚率畧。凡變亂先王成法者，多出于此。舊章如上五者，皆有成法也。詳，愼審也。側，偏也。度，制度，即舊章。凡目視耳聽見爲然者，實未必然，爾不可如是以亂舊章。必詳爲愼審，則視聽皆率自中而至，理乃出。自不信一旦之偏言，以改已成之法度，如是我乃善汝也。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荒怠棄失也。終又嘆息，謂汝此去，凡所告汝之言，皆無荒怠棄失也。

成王政 闕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政者，王政成也。必有所以成之之實，成王之謚武，可因之以見。惜乎其闕也。踐，滅也。孔氏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伐之，遂滅奄而徙之。唐孔氏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叛，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淮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即政，始封伯禽，費誓之稱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王侯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討伐，知成王即政之年，復叛也。按汲冢書作雒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畧。可知文王三分有二，其一分不歸文王而服紂淫虐之化者，即殷東淮夷徐戎諸國也。其先助紂爲惡，其既助武庚叛，其後又自叛，始若唐虞之三苗然。蓋分投三苗，周公遷商奄，一也。按左傳淮夷即奄也。

將蒲姑 闕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孔氏曰：蒲姑，齊地，徙近中國，教化之。按祝鮀有言，因商奄之地，而命伯禽，蓋亦遷附魯服伯禽之化，與大約齊魯舊地皆屬徐奄，而西連于殷。自成王伯禽平亂之後，乃服化也。又按遷而不斬其祀，恕其無知，而猶可化。觀伐淮夷二詩，不以誅殺爲意，惟武庚管蔡不赦者，因不服也。

多方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奄又叛，成王親征之，滅奄而歸，至于鎬京也。周公因王滅奄，即以王命誥誡殷民耳。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凡王命，皆周公所命，今加周公曰，可見。猷，語發之語辭也。四國同前，多方，多衆也。殷侯，商之舊諸侯也。尹民，治民之官也。命，生命也。降，予也。四國及多方屢叛，應誅，皆赦其死，是予之命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謀也。言四因大其志以圖謀天命。不從長久敬念于先祖之祭祀。使其敬念長久于祀。則必修德以保宗廟。而不敢圖大矣。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廸。乃爾攸聞。

厥圖天之命。

此引古事以明之。感憂涯過也。終日一日。也。天降命至夏。夏桀不知受天命在于憂勤。大其逸豫。卽憂民之言尚不肯出。惟大過昏迷。不能以一日勉于天命之道。乃所聞于爾者。惟曰其圖天之命。

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

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甲同

狎懫音致

麗依也。民所依托以生者。謂之麗。甲狎也。內女色也。亂暴虐也。旅衆臣也。舒寬。叨貪懫忿也。劓割皆刑也。桀既不以憂民奉天爲心。不能開民之麗。而民失其生矣。又乃大降刑罰。以增亂于有夏。因親狎于女色以作內亂。不能以善道承順于衆臣。衆臣無有敢大進恭敬之職。大行寬政于民。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懫者。日見欽崇。相與以刑罰戕害其國而已。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刑戮也。天有何私心。惟是求愛民者以爲民主。乃大降明顯休善之命于成湯。使爲民主。而刑戮殄絶于夏桀。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好義之民。享獻也。恭同供。多士官也。享于民享民之供也。惟天不予桀者。又純爲爾多方義民供獻于桀者無厭。不能永長多獻于桀之供。多士又大不能明德保民。以享于民。乃胥助桀而虐于民。民失所麗。至于百爲。俱不克開四民之生路。

大桀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克以爾多方簡者。多方失麗。簡擇得湯而依之。湯能以爾多方之簡。代夏作民主也。愼厥麗乃勸者。湯敬其麗以開民生。而民乃勸以從湯也。厥民刑用勸者。湯卽于不善之民而刑之。民亦諒湯心之仁而勸也。以至帝乙。數世皆明此德。愼此罰。以麗民而亦皆能用民之勸也。愼罰者。何罰有辟。有宥要囚時。殄戮者皆多罪。亦能用民之

勸也。開釋者皆無罪。亦能用民之勸也。總之人君有麗民之心。無輕刑人之心。民未有不如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爾辟紂也。商先王世傳麗民家法如此。今至紂不能用爾多方。享有天命。嗚呼。此其故何也。王若曰。此我所以作誥。告汝多方以其故。夏亡非天用舍夏。殷亡亦非天用舍殷。乃惟紂以爾多方大肆其淫惡。以圖天之命。是以多方瑣屑有辭也。言怨辭動閔不能享天之命也。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享饗也。間代也。乃惟桀之謀政。則割夏邑。不合于天之所享。故降是喪亡。使能有國者代之。非天釋有夏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蠲絜烝進也。紂爲商之後王。接先王世德最近。不德先王之德。而逸桀之逸。謀桀之政惟不絜是進。所以天降是喪亡。非天釋有商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罔無克能也。思慮不忘曰念。須待也。聖哲之人。惟常以不合天心致喪亡爲念。故能爲聖。若一旦將此念不存。則可放逸爲狂妄之人。狂人若一旦能存此念。亦可循道而爲聖人。紂雖狂。天亦未肯即舍。猶須待寬暇于五年之久。容其克念天命。以延其子孫。大作民主。乃卒無可念可聽者。故卒舍之也。五年無所考。或即伐紂以前之五年與。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威災禍也。開發。顧視也。堪任也。天既舍紂。于是求民主于爾多方諸侯。大警動以威怒之災。所以開其顧視天命之意。惟爾多方諸侯卒無有任此而顧視天命者何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常。式法也。神天天之神也。多方罔任此責。惟我文武善承順于衆人。能任用道天之德。惟常主于神天以爲心。凡天所動之威。皆天以法則教我用美也。于是天乃簡擇我周。畀以殷命。尹爾多方焉。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

王享天之命。（何音）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畋音田）

忱，信也。四國即多方。今我為何敢如此多誥，惟欲大降爾四國之民命，爾何不信我也。寬裕于爾多方，使不困迫于虐政，爾何不夾助介輔，其治于我周王，以享天命乎。畋，治田也。熙，光大也。今爾無其有宅可安，有田可治，爾何不順王之治，以光大天命乎。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迪，作也。四國屢叛，作屢不安靜之事，是爾心猶不知所以自愛也。天命爾麗于周，

爾乃不聽治，是不大安天命也。屑小播棄也。周有光大之天命，爾乃自為小治而播棄天命，凡此皆自作不常之事。今當謀而信于正道可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戰，兵也。要囚，刑罰也。殛，滅也。爾四國自作不典，我惟是教導告誡之，我惟是其以兵刑制之，至于兩三次矣。此後仍有不用我降爾命而復叛者，我乃其大罰殺滅之，不復生全。非我周秉德不安靜，乃爾自速此罪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有方多士，謂淮夷徐奄也。監，周公自謂也。胥也、伯也、正也，皆周之官名。臬，法也。自遷爾多士于新邑，奔走臣事于我監者，今已五年，已有作我周胥伯小大之官及衆正之官。爾罔已無不能盡其職法矣。此多士皆舊服之人，相因而告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

爾身自作不和者，爾已自能和。爾家人不睦，爾已能使之和。身和家和，所以爾一邑中今已皆能明于和睦之理。以上二節奬厲已然之辭也。

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忌，畏也。凶德，惡德也。則，法也。以，用也。穆穆，敬也。位，胥伯正也。閱，簡也。介，助也。爾今後惟克勤于分內之職事，庶幾不畏有凶惡之德，亦法用穆穆之敬，以在乃位。再能簡于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可也。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果如前言，爾乃自是洛邑，庶幾可以永長畋爾田矣。天亦將予爾憐爾，我周亦必大

介助賚賜于爾將進拔在王庭庶幾爾職有服用在大官者不徒胥伯正而已以上二節勸勉其未然之辭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爾若不能勉信我之誥命爾亦法惟不能享此爾廸之福凡民亦惟曰此誠不可享矣民謂不享仰天不畀矜人君雖欲介賚豈能強乎。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逸放頗僻遠違探取逖遠也爾若更放逸不敬頗僻爲邪大違遠王之誥命則是爾

多士自取天威我則自致天罰使離遠爾土不得永畋其田矣此喪其所有之德以致內者以上二節戒警之辭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

承上文言我原不爲多誥之言而發惟爲敬告爾生命之所係而發也。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又承總言我之此誥是惟爾生命之初倘不能敬慎于和睦以探天威致天罰則無我怨也。

書經疏畧卷之第五終

周書 卷之第六 張[illegible]

立政

周公作立政

按周公營洛誕保文武受命民至是天下太平王業已成故有此誥戒成王自此惟任官保乂耳又按此篇全本皋陶謨以九德知人天工人代爲義。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拜手稽首賀辭也告嗣天子尊成王也王矣言天下太平而王業成也咸盡也用咸戒于王者言雖王矣而猶有未盡用盡告于王使悉知之也未盡者何曰王左右有

長民之官曰常伯有任人之官曰常任有平法之官曰準人皆在王左右大臣也又有補王過之官曰綴衣慎王動之官曰虎賁皆王左右近臣也大臣明道德以敷治近臣守法紀以匡王王能得人當任王居中無爲王道乃盡矣。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休美恤憂迪作也有室傳代如家故有天下曰有室競強也籲俊求賢也知人則哲堯舜難之自臯陶告禹以九德知人而籲俊之道遂自古莫強于禹迪知言眞知而

非苟知忱恂言誠信而非苟信也九德即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拜手稽首賀辭也后矣言盡君道也宅居也乃事即常任乃牧即常伯乃準即準人總天下之政以居于此三官故曰三宅三宅非三人統部屬言之見下周官篇周公嘆息言得人甚任此有大美大憂存焉能美此而知憂者少哉古之人作此休茲知恤者惟自禹始乃其有天下稱大強惟求賢以尊奉天心不使人任私意恃偏質故有夏之臣皆眞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君曰拜手稽首君矣然當時亦惟曰宅爾事之官宅爾牧民之官宅爾平準之官茲惟君道盡矣按三代設學校教士于豫皆推禹九德之法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謀面言其暫也訓教也三宅上三宅也義民善人也王若不法禹九德之行而教之于素惟是謀面之間用大教之以德乃即宅人而官之未眞知誠信其人此所以三宅無善人矣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作爲也往向也言桀之惡德惟以先王之九德用人爲不必作一向任用惟惡德之人故遂以失天下絕夏之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越及陟升釐明耿明也及湯由諸侯而升天子大明天之明命在于九德顧俊也三有宅朝廷有其官也三有俊三官有其德也蓋湯嚴惟九德造士之大法所以能用三宅三俊而克稱也邑畿內也三官敷治其在畿內則用和于畿內其在天下亦用此大法以見德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暋強羞進也羞進暴害也庶衆也逸德以逸豫爲德也伻使也夏中國也奄大甸治也

紂失湯德惟與進刑害德衆習逸豫之人共國共政天敬罰紂使我周有此諸夏用湯所受之天命以大治萬姓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三有宅心作官之心也惟以奉王治民爲心而不敢有私意三有俊心修行之心也惟以九德順天爲心而不敢恃氣質灼明也伯亦長也言及文武克皆知之極明以之敬代天工而長民焉克知灼見中大有學問儒者亦必須細微處書九德之行然後知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任人常任也主量才授任之職準夫準人
也主正綱紀考功罪之職牧常伯也主御
治民事之職蓋牧正治民之官而其官則
先自任人授之後自準夫考其成也文武
立政建此三宅以分作
三等之職事見周官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皆官名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未詳或趣
馬之屬官也左右攜僕或為左攜僕右攜
僕之官蔡註攜持僕御之人百司庶府未
詳或即王制天子之六府而百司即司草
司木司器司貨之屬官耶大都小伯都伯
丂文周禮註大都公之采地小都卿之采
地蓋大都有大伯小都有小伯以長此邑
也藝人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于上者表臣

百司者或庶府內有百司以司器貨之物
而外臣亦有百司以司其用度相表裏耶
太史史官既簡記于王者尹伯未詳庶衆
也常吉云者即皐陶設彰厥有常吉哉之
義言以上衆官皆常于九德之行而為吉
士也惟三宅皆常吉之德故衆人皆常吉
之士。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司徒司馬司空朱子曰謂三宅之副貳其
屬耳亞謂小司徒之屬旅謂三士也見周禮
序官夷微盧烝四國名在中國之外三亳
殷之故地有三阪尹未詳或曰險要之地
設監以尹之也蓋三司亞旅皆三宅之官
職三宅之事不在虎賁綴衣之列惟于外
遠之國如夷微盧烝及三亳之地及險要
之所當設監尹者則使三宅之副屬主而

尹之耳此周官監于二代三宅之法備詳
如此又按此言夷微盧烝四國者蓋文王
時事也三亳阪尹者則武王時事也武王
即位不久周官不備于武王故其事甚畧
而詳于
文王焉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克厥宅心者能其三宅之心也常事即常
任司牧人即常伯不言準人或文王時以
二宅兼準人之職至武王始備三宅故于
文王不可全舉耶以其有德而舉之曰克
俊以其俊之寔曰有德文王惟能其三宅
之心然後知之真信之篤乃能立此等官
而克俊有德也若心不能有三宅之心則
或用之非其人或得其人不專于用矣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衆事之當
敬作者言牧夫不及二宅者理民皆牧夫
之責庶言庶獄庶慎盡乎民事皆牧夫正
職二官不過授任考準耳有司之職甚煩
文王不能一身兼任之惟于有司之牧夫
訓教其當用當違而已是文王止治三宅
三宅治有司有司治下民不煩而理矣君
若親理煩瑣實所以亂之文王故無敢知
于此也末不及庶
言號令猶與知焉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救功安天下之功也義德尊賢之德容荅賢之德文王救天下之功在宅俊謀亦在宅俊亦越武丁率循其救功不敢廢其義德率循其謀從其容德所以受此大大基業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

我謂成王也周公嘆息謂孺子成王業矣繼此我其立政立政奈何亦曰立事準人牧夫三者我其克灼知厥若而已立事即宅乃事也立政必先立事則任人之責也立政又不可無定法以憑人之私意此準人之責也若夫秉中正之法以治民則牧

人之責也此三宅者我能明知其所順克宅克俊矣大乃使治相助我所受于天之民以和我衆獄衆慎之事

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間疑也自因也末終也彥美稱也是則所任之人不可有以間之因一話一言之疵也因小疵薄大臣是不欲治民也我則終惟成德之彥以治我所受于天之民豈可因私意小嫌以間之乎。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徽美也文者禮全樂備之稱言成王備禮樂爲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誤失也正者正已以正三宅三宅正百官百官正萬民總一正也嘆息言我受于往昔人之美言盡告孺子以王道矣繼自今王爲文子文孫其不可誤于自理庶獄惟自正正人以爲治而已此篇大義所重在此與舜欽四鄰垂衣裳同義。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商人殷也不言夏與武王者省文也立政爲上爲句立事爲下爲句克宅之者能得俊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能由繹之以盡其用也既能得其官又能盡其用此所以

俾治也此又昔人徽言之要義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憸音纖勱音邁

憸便利也小人以隨意便利爲能正與九德相反九德皆逆治之功取不利已者以順天而憸人反是故立政自古無用此等人者以其不從先王九德之訓是不明在厥世也不明古訓之德雖生于世只醉夢中耳如此何可使立政乎勱勉也其惟于九德之吉士用勉以輔相我國家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

司之牧夫。

此專以庶獄爲言。斯民之命。尤關于天。周公于刑措之後。諄諄戒之。牧夫。凡治民之事。皆其所隸。凡有司訟獄之成。讞于王者。牧夫決之。司寇牧夫之官也。恐王不習民情之曲折。以意誤之耳。按此篇屢言王矣又亟稱文子文孫。必係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之後。已告太平。禮樂明備矣。惟于所設三宅之官。告王以九德任人之法。使深知不疑。以圖永業。故周公之誥以立政終。而後遂以不聞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詰治也。陟行也。禹迹。禹六師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夷也。禹昔寓兵于農。有丘甸車乘之法。以六鄉寄六軍。商末已無其制至是周公復爲此制。故爲行禹之迹。而亦牧夫所克詰者。司馬牧夫之官也。天下太平。刑措不用。易以生姦。故又不可廢武備此帝王之全盛也。故必及之。覲見也。耿光德之顯也。大烈。功之大也。文王爲方伯征天下。武王伐紂。德功未有不以兵顯者。此可以復覲揚其盛矣。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此告王。欲其傳戒後世子孫也。常人。即庶常吉士。常此九德之行不變者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蔡註。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並書。以爲後世法也。按蘇公世爲周司寇。似亦告現在之有官職者。故曰式敬爾由獄。康叔亦爲司寇。官屬亦非一人也。並呼太史者。掌官籍。宜與有聞也。由用也。長長久也。茲式有慎言此法在敬慎也。以列用中罰。言慎之道。惟以輕重條列。用其中正之罰。無偏私耳。

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周官。即立政之實。成王所以從周公訓也。其所立官。仍是周公設定。成王申其義而告戒之。故曰董正治官。豐有文武廟在焉。作周官于此。告廟而董治之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四征弗庭。庭猶朝也。于四方不來朝之國伐之也。此即除武庚滅淮夷之事。綏安衆民。此太平。刑措之實。六服。侯甸男采衛畿內爲六也。六服諸侯。無不順德。此諸侯來朝也。宗周鎬也。豐亦爲宗周。正官之長官。百官也。董率其長。各治其官。按史者文也。史官記事。書四征不庭。以大其辭。考實則成王止有黜殷命。滅淮夷二方之征。是序中片言隻字。皆足以訓。史之旋文。文質不相失。類有序存。故知古序。蓋亦皆當時史筆自記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

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稽古者。唐虞已前。固有官制也。百揆無不總者。四岳總方岳諸侯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諸侯之長也。官倍惟二百也。王曰。古人大謀唯制治于未亂之先。保邦于未危之時。其道維何。曰。唐虞官百。則庶政調和。而萬國安寧。夏商官倍。亦能用治。是昔之明君立政。不在官之多少。在其人之賢耳。此即制治保邦于未危亂之道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廸厥官。

德雖迄言。不外上篇九德之義。逮及也。人君不自敬勤其德。則無以教人之有德。前代禹則廸知忱恂。湯則丕釐丕式。文王則克知灼見。今予小子。敬勤于德。早暮常恐不及。仰惟前代聖人。敬勤是順。然後可以已之所得。教導其官。使有此德以治政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師者能以身著道者也。傅者能以言數道者也。保者能保安君身。使無過者也。論道者論天下之通路。命于天而率于性者。論說之而後明。道既明。指施于家國天下。爲常道。不可易。謂之經邦。燮理和而調之也。天地陰陽。本自不齊。如天生人。有剛柔不齊。則以中正之教齊之。如雨暘寒煖之不純。日星山川災異之屢見。則以修德施仁布教之。皆燮理之義也。但此句須根上句說。論道則燮理君身之陰陽。以道經邦則燮理人物之陰陽。盡人性物性。自參贊化育。又燮理天地之陰陽矣。官不必備。惟其人者。周雖設立此官職。而不必以人備之。惟在有其人而已。故六卿使兼三公也。蓋師保有尊過天子之嫌。惟兼爲得耳。若周召以六卿代三公是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三孤。孤特也。貳三公而非其屬官。故曰孤。蓋有次于三公之德。乃能佐三公也。貳佐也。弘化者。以道動變天下。使人遷善不知謂之化。即三公之論道經邦。而三孤佐之也。寅敬亮明也。天陽地陰之理。乃人性物性之本原。不敬則不明。不明則不能燮理陰陽。故寅亮所以佐燮理也。弼予一人。與官不必備爲互文。三孤亦不備官。三公亦輔君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宰。天官卿也。掌邦治。管攝國之政治。統總也。百官自五官卿以下皆是。均平也。邦之治事在百官。而冢宰總之。立綱紀之法以衡準其得失。邦之治效在四海之民。冢宰均之。考治亂之迹。裁成而補救之。六卿雖與同官。亦在所統。四海雖不經其治。咸賴以均。此天子以下一人也。故爲大宰。若公孤原不備官。不過兼職。故無出冢宰之上者。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司徒地官卿也掌邦教教道人使相親遜五典見虞書敷布其條理以教之擾馴也民性本善而感物易移以教化揉擾不令自便其私久自馴順矣此二者所以敎之之方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宗伯春官卿也。掌邦禮。掌禮樂也。凡言禮而樂統之。神謂天地山川宗廟百神之祭祀也。人謂國之吉凶軍賓嘉五禮也。言神人則盡乎禮矣。上下尊卑之等也。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辯。民志定。則和。此禮至則不爭。卽樂也。故先正有言禮先而樂後。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司馬夏官卿也。掌邦政。掌以兵正天下之不正也。統六師總御天子六鄉之衆以司征伐。平邦國。使諸侯之國卑不敢犯尊。强不敢陵弱。衆不敢暴寡。皆得其安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司寇秋官卿也。禁者以刑罰止人之放佚。使從教令也。詰治也。姦慝惡不斷著者。治之以推窮其情。刑加之法也。暴亂如寇攘亡命顯惡者。其情已明。直刑之而已。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司空冬官卿也。土以居士農工商四等之民。爲之定其宅。安其業。曰居也。土地能生物爲民利。而興作有時。爲之因天時以成地利。曰時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屬所部也。倡導也。阜安也。六卿各率其屬官。分盡其職。以倡九州之牧。然後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如是可以安衆民而成化也。按三公三孤意卽常任也。凡六卿牧伯之職要皆公孤㒳天子以簡任之。冢宰意卽準人也。率其屬統百官。均四海。以衡準政治之平。五官意卽常伯也。皆有司之牧夫。庶言庶獄庶愼。皆各率其屬以盡其職。故謂之三宅。立政言其義。周官詳其制耳。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者。五服會京師于六年中徧一周也。又六年十二年也。時巡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于四岳諸侯。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考卽考其與六卿所倡相應否也。岳山之尊者。諸侯各朝于一方岳山之下。而考其職之得失以爲黜陟。黜有所刑。黜以明罰。陟有所升遷以明賞也。各朝于一方之岳。故曰四岳諸侯。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有官君子。卽上內外大小之官。欽乃攸司。敬爾所職也。愼尤加謹也。令命令也。令欲其行。不欲其反。反者令出以私。私自不可行而反回。故必持公心以滅去私意。民自信令而懷來我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

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如前公孤卿牧四岳諸侯之官。古帝王各有巳然之法。學之以入官。然後議事。皆本于古。以爲裁制而出政。乃不迷惑。此即爾今日爲官之常法。可爲今之師者也。未可以隨人造意變更。利口其言便利于事。若古法所不及。足以亂官常。開利口之言。足以蓄人之疑。敗人之謀。令人怠惰忽畧。而荒廢政治。古人之訓。皆歷代聖人經驗所定。決不能外者。人不學古。猶牆面而立。終不明而難于行。臨事徒煩亂而已。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卿士六卿也。事之所成爲功。職之所務爲業。志不欲崇其功。功何由而崇。力不勤赴其業。業亦無自而廣。惟克果斷于志。且勤者。自無後來艱難之慮。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卿士祿位最盛。故又告之。貴不期驕而驕至。祿不期侈而侈至。易驕者制以恭敬。易侈者制以節儉。二者常自反。治其偏私。則恭儉即爲自得之實。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作德心安逸。而日見其有益。故休美。作僞心憂勞。而日見其有損。故拙鈍也。寵即祿位。居寵榮之地甚危。思則得之。則無非可畏者矣。若可畏而不畏。則遂入于畏矣。焉得不務恭儉之實德。而敢以作僞哉。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厖音芒

賢德能才。厖雜也。大臣以德才推讓于人。不自居功。衆官自不爭而和。若不和。則政事雜亂而不理。此教卿士讓善也。稱才舉也。大臣舉一人而能勝任。即爾之能。勝任舉失其人。即爾之不勝任。此教卿士舉賢也。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即三宅。仍公孤六卿之稱也。大夫則其屬有官者也。敬其官。乃能治其政。治

其政乃能助其君以永安衆民。兆民安。萬邦乃無厭斁于我。而長保其治矣。

賄肅慎之命 闕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東夷。淮夷也。肅慎氏。東北遠夷。榮國名。周同姓諸侯爲王卿士。賄賂也。古者酬來使有賄之禮。

亳姑 闕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畢在長安西北今咸陽縣有文武周公墓是也蓋公欲反葬成周有謙之道存而王親之尊之葬之畢同于文武也公沒敷賜天子禮樂此篇或即其事與備乎其亡也不從所命于生而以葬畢之義告于後則必生所不肯受亦可知矣亳姑未詳或取篇中字義爲名與

君陳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正尹之也昔周公後于洛邑誕保文武受命民實不制于天子今君陳雖正于洛凡事必秉命于成王屬于冢宰特分此職也故曰分正云東郊成周言洛邑在東方也鄭氏曰君陳周公子芹云周公既沒命君陳恰與經文論孝恭式猷

訓同得子繼父事之義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君陳周公子也善父母曰孝順父母曰恭成王以爲惟爾之善德在于孝恭惟孝故友于兄弟又能施一家之正事故命汝繼父治此洛邑敬之哉按此君陳未出仕別無可稱惟于家庭間見其能敬順周公之教仰可繼周公之治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昔周公在東郊於萬民旣旣教道有師之尊旣旣保安有保之親萬民懷其德澤而不能忘汝今往惟謹爾所司之職循其常勉明周公之風訓惟民其自治也按此當時殷頑被周公之德深公沒不必更用別官恐失其意以公令子繼之懋昭家訓上下情意浹洽必倍于他人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至治化民成俗之治馨香美聞也休美之聲自能感動天地祖宗故黍稷以祀不爲馨師保萬民之明德乃爲馨也爾庶幾法是周公之謀猷訓教惟日勤勉無敢安樂而已此與孝恭之子惟言其父之猷訓則自欲勉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凡人衆人也未及見聖人則做古人已遠常若思見而不能見既見聖人則習狎不以爲意故亦不能由之而行周公古今大聖人也爾以家庭習見之常未爲易忽爾其戒哉惟敬式其猷訓以行爾不啻風而民不啻草也此可學其式周公之猷訓也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自從師衆虞度繹思也凡謀政不可不出于艱難事有當廢止有當興作難以合宜則出謀之圖人入謀之庭臣從爾衆人以虞度之逆衆論合同則爾又自繹思之此

叮嚀其無敢逸豫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謀者所謀之言，猷者所圖之事。爾后，成王自言也。良以德言，顯以名言。周公尹洛，而上惟公是順。君陳雖亦尹洛，不得同于周公。成王恐其不知，故明教之，以必告必順及善則稱君之禮焉。又恐君陳素習于家人之常，不知此為出仕臣人之道，故歎息言臣于人者皆有是禮，則為良顯之臣矣。按此段儒者疑之，謂不應成王欲人順已。不知成王所命君陳者，皆家人父子之訓，教卑幼之言，何嫌之有。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弘周公丕訓者，周公平日訓君陳者，皆在于寬，今日皆可以類充之，使大，故為弘。大周公之大訓，下文是也。以周公子王之貎，一旦為尹，則有勢可依，不可依勢作威以害人；為尹則行法以治人，不可依法以行刻削之政，惟以寬厚為主，而有裁斷，從容以待其和順可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辟，法也。在辟，謂有犯法當議者。即我偶見其當辟，爾亦不可順我而罪之；即我偶寬宥之，爾亦不可順我而不罪，惟在得乎中正而已。此中言有制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汝以寬治民，而有不順于政令，不化于教訓，如此之人，刑之正所以止刑，乃可不宥而刑之。此又所謂有制也。狃，習也。民有習于姦宄，毀敗倫常，惑亂風俗，此三者雖小罪必刑之而不宥，此又所謂有制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忿怒疾惡也。身不則德義之經為頑。人稟于天者本不齊，有頑難化者，宜憐其得于天之薄，無容忿疾。有所短者，必有所長，器以用乘，何必求備于一人。此二者，人情多不能容忍，爾必忍之，乃有濟于汝事。頑終化，才效用也。如此則有容人之量，乃為大人之德也。此所謂從容以和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亦率其或不良。

簡，別也。修，修和也。進，用也。良，善人也。其有修和以順上之教者，有不然者，各簡別之，使不相混，自皆有勸善之心矣。乃又于善人進用之，則不善者愧慕，亦必相率而為善。此又所謂從容以和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其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厚善也物感也膺當也惟民之生性本皆厚善因世有薄惡之事以感之乃有引而遷于薄惡者在上人作厚善之事以感之然不從令而從好又民之情也爾其克敬常在德則好德既篤上之所好下必有其民是乃無不感而變于德矣信升此大謀猷惟我一人膺受太平之多福則爾之休美有令名于永世矣

顧命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將崩之命曰顧命回視後人而發命也召畢二公蓋以內伯分長外諸侯將傳顧命使之率所長諸侯皆來輔王為君也按顧命所行禮義其義則取乎王者雖家天下而非私內而朝臣外而諸侯有率天下共見公與之意而後嗣王得在此位則所以慎始使嗣王不敢視天下為已有而後可以永在此位此蓋周公所制禮前世未詳而召公克行之為天下萬世法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始生魄十六日也不懌有疾也懌悅也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洮頮音佻悔

盥手曰洮洗面曰頮皆以水也相扶王之人也被冕服被王身也王凭玉几以玉飾几也成王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冕服憑几雖病猶存禮不苟如是非成王之聖不以死生異志豈可強哉故史詳之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太保以下六人六卿次第也召公奭以冢宰兼公為太保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為司馬衛侯康叔也為司寇毛公為司空儒者謂召畢毛兼三公芮彤衛兼三孤芮彤畢毛皆國名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師氏蔡註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御事治事者也平時或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將發顧命故同召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漸進幾危臻至彌甚也王自嘆其疾大進惟危病日至既彌甚而特留耳恐遂死不得出戒誓以言嗣續之事此我所以詳審所訓以命汝等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重光猶重華文武兩番宣布其德光顯于天下也奠麗者定斯民之所依也肄習也陳列其教籌民則習之習且不違也用能達于殷邦皆蒙其奠麗教肄之休乃集成有天下之大命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侗愚也。成王自稱。迓迎也。天命可畏曰天威。受可畏之命。敬而迎之。不敢怠也。大訓文武畏天命之訓也。不知天命可畏。則皆勤過天命之則曰逾。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殆疾危也。弗興不復起。弗悟不復明。皆言死也。釗康王名。爾羣臣庶幾明是我所命之言。用敬保長子釗。大濟于此艱難。成王以有天下爲艱難之事。而敬畏如此。其有得于周公之教不亦深乎。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柔善也。能擾也。遠民懷以柔善之道。近者從容耐煩以馴擾之。安以奠其不寧。勸以勉其爲善。遠邇言民。小大言諸侯。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亂治也。威者嚴敬有可畏。儀者節文有可像。冒猶昧也。貢進也。非幾無威儀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威儀在躬。其動甚微。而吉事皆根于此。故曰幾也。成王既言柔能安勸于天下。又復歸責于君身。曰我思夫人不用責效于他人。惟在自治其威儀。物身有禮。人自敬畏取法于我。爾無以元子昧進于非幾可也。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綴衣幄帳也。羣臣既受顧命。各還居位。徹出幄帳于路寢之庭。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仲桓南宮毛二臣名。呂伋太公望子。爲天子虎賁氏。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恤憂居宅宗尊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于齊侯呂伋。令率其屬執干戈者二人。虎賁士百人。迎元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爲憂居之尊主。成王崩。太子本在側。特出諸外。而復迎之于內。以正其尊言乎。得爲居憂之宗者。卽得爲天子也。于王崩之日者。不可一日無君也。必自外入內者。臣民之所與。不以天下私得也。自

此下皆周公所制禮。而召公行之。

丁卯命作冊度。

丁卯王崩之三日也。命太保命也。冊以成王顧命之言書之于冊也。度禮之節文也。周公制禮。新君嗣位皆有節文之度。如下文也。命史官書冊命以傳位。又書禮儀之度數。曉衆以便行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越七日蓋王崩之第九日也。天子七日而殯。自死之明日數之。此爲既殯之後也。伯相召公也。或稱冢宰之詔。或稱召公爲方伯。故云也。命士取材木。供喪葬之用而爲備具。

狄設黼扆綴衣

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師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斧文扆屏風畫斧文于扆曰黼扆設黼扆綴衣即下文所設之位而狄人之職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此下坐位皆天子設朝聽政及燕私之坐今俱設之將傳嗣王也牖間南嚮路寢牖戶之間謂之扆南嚮設坐此位之正即當宁之所也敷布也重天子之席三重篾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也純緣也布設篾席三重以黼緣其席也華玉仍几以彩色玉飾其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故名之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几下所設

皆王者生時之位將以此位傳嗣王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東西廂謂之序此就路寢西廂設坐東向也底席蒲席也綴雜采也以綴緣其席也文貝仍几有文之貝以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就路寢東廂設坐西嚮也豐席莞席也畫彩色也以畫緣其席也雕刻鏤也以雕玉飾其几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廂之夾室謂之夾所謂東房西房是也西夾南嚮于西廂夾室中設坐南向也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黑色雜爲之緣漆仍几漆几也金氏云不言東夾者即初喪宅宗之翼室而西夾者新陟王西階之殯宮也按殯當在路寢西楹之西西夾未合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鼖音奔

越及也玉五重從孔傳一弘璧一琬琰一大玉一夷玉一天球玉五故五重陳寶即赤刀大訓河圖之屬也六字總目下分別之赤刀文武征伐所用周尚赤赤其飾也大訓文武之訓言也見前弘璧大璧也琬琰皆圭名琬以治德琰以易行大玉武即

介圭天子所守也夷玉未詳球鳴球也河圖文王所演河圖之數即周易也胤國名其國所制之舞衣大貝水中介蟲產交趾大一二尺有采文鼖鼓兩面鼓也以鼓軍事長八尺兌和垂古皆地名戈弓矢兵所用也凡此皆先王所傳人君所當識記以念先王修德之所致亦以傳之嗣王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爲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爲次之象輅以封異姓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衞又次之木輅以封藩國爲最賤王乘玉輅故曰大輅連綴之者金輅也故爲綴輅最遠者木輅

也故爲先輅以木輅爲先則革輅象輅次之玄爲大輅此從蔡傳賓階西階也面南嚮也阼階東階也塾門側室也五輅皆王者所乘將以傳嗣王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弁音便戺音士戣音葵鋭當作鈗音允

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惠三隅矛也路寢門一名畢門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上刃刃外向也堂廉曰戺冕大夫服劉鉞屬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戣瞿皆戟屬

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鋭作鈗侍臣所執兵側階北階之階上也此宿衛所設則王者之尊亦以傳嗣王也前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在西階故也此執兵宿衛之人先東後西以新王在東故也此孔疏恐亦只是常法如此內事尚右外事尚左之分不然下文新君由西階又何説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麻冕黼裳王祭服也由賓階未爲君不敢爲主也隮升也卿士卿大夫也邦君諸侯也蟻裳玄色之裳亦祭服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羣臣諸侯亦吉服從王入各就其位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瑁音冒奉音捧

太宗宗伯也彤裳赤色亦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所守也長尺二寸召公爲太保總大權故捧承天子之所守上宗即太宗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朝覲所執也方四寸刻之以瑁諸侯之珪璧以齊信瑞也二者明爲祭祀主爲天下君也宗伯主祭祀朝覲故捧同瑁由阼階升者介圭同瑁太子未曾先受今始以傳嗣君故有主道也秉執也書即冊命御進也顧命先君在時所已受者故史執之從下王由賓階以進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曰太史之言也皇大后君也道言揚稱也末命臨終之命即冊命也稱君爲汝父前子名之意嗣訓繼末命教訓之言也臨君莅此君位即所設扆帳几席也卞法也大卞即前五玉赤刀大訓之類及五輅之乘七衛之兵皆有大法寓焉言大君成王方疾憑玉几言稱臨終之命命汝繼此教訓之言以臨君周邦率行大法以調和天下用以對揚文武之明訓也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再拜興。二拜而起也。形小也。而此也。謂君臨大卞之言。亂治忌畏也。形形然子微末之小子。其能如此以治四方以敬畏天之威命乎。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咤陟駕切

受同以祭也。受瑁蓋即執之以行禮也。三宿。三至盥所以致絜敬也。三祭。三傾酒于地而後奠也。飲福酒不至齒而去之。曰咤以居喪故也。此行禮于成王之柩也。

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祭王酌酒以酬太保也。康王受命禮畢。禮官告王曰。行祭禮。于是太保受王祭爵也。太保既受爵。乃下堂盥洗。更用他爵。執璋以酬康王焉。半圭曰璋。王執圭。行酬禮。故

太保執璋。行酢禮也。凡有事必有酬。有酬必有酢。禮也。況頒顧命之大乎。宗人。宗伯屬官也。授宗人同。者太保受祭爵而未飲酢而後飲。禮也。故始以爵子禮官。而拜王。王荅拜也。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祭。凡奠神爵飲酬爵。皆祭先代始造飲食之人。昭敬也。以酒至齒曰嚌。太保拜畢。乃受前同。祭而將飲。以成王喪。不敢飲。亦以康王所祭不敢嚌。以至齒而已。宅。居也。退居其初就之位。復以同與禮官。而又拜王又荅拜。未飲而拜。所酢所飲。而又升所祭敬君也。王皆荅拜。敬大臣也。祭酢拜不卒臣共之。但不敢與王抗禮。而太保自主之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降。下堂也。收。有司收徹器用也。廟門。路寢門也。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謂神居及有殯為廟者。非。諸侯出路寢門外俟者。俟見新君也。見下篇。

康王之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告諸侯。作康王之命。

尸。主也。壁經分篇。伏生合顧命為一篇。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

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

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按此五門之序。自外而內。則應門當在路門之外先受顧命于路寢。自為內。此見諸侯自在外。上篇諸侯出俟。已可見矣。孔說為是蓋外朝在路門外者。即所謂應門之內也。按顧命序云。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蓋有外伯有內伯。二公內伯也分率外諸侯故各率諸侯也。布陳也。布乘黃朱。按雜記列國則禮陳乘黃。大路乘黃四黃馬也。此蓋諸侯各陳四馬。黃朱其色以為庭實也。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奉圭玉兼贄幣也。曰者。太保言也。一二眾臣。臣衛為王者衛也。壤地也。以本地所出

之物旅陳于庭曰壞奠即馬幣也王義嗣德答拜者王巳爲君不當答拜今日得繼嗣王者皆諸侯臣服之德王以此起義故答拜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羑音友

太保芮伯六卿之首也咸進羣臣諸侯皆進至王前也古今考天子待臣下以手著胸曰揖下手曰拜今相揖蓋臣下拱手相讓班次以行拜耳羑若未詳或曰羑善若順也敬告天子皇天改殷天子之命惟我周文武大受之者以其善順天命能恤西土之民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人死魂氣上升曰陟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戡定武功也敷施也張皇大也六師天子之軍高祖功高之祖文武也寡命寡德之命文王常以寡德爲戒命也言文武羑若克恤矣惟我新陟王又盡協其賞罰凡不庭者征之有戡定之功用施遺我後人以休美今王其敬慎于此以張皇六師大防戎備然亦不可黷武無壞我文武寡德之戒命常以德自責可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此因羣臣之誥誠欲以達之諸侯也報誥者臣有告君之言故康王亦以誥言答報也按臣所告者惟上文若天恤民敬慎六師之意王所報告在下文求衆諸侯之助予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咎過底致至極也齊肅也熊羆武臣如太公畢是也不二心忠臣也如周召畢是也端正也訓導付托也昔文武爲君大其平安富足于民不務求人之過二者致極齊敬誠信用是文武之心昭明于天下人皆見之焉得不歸服乎然亦非無輔助也有

武臣忠臣輔保安乂治于王家輔我文武用上帝之正命而不由于邪天于是用文武訓教天下以正道托與以天下之大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後之人康王自言也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異姓曰伯舅此則統以尊長稱之也胥相暨及顧視綏安也鞠稚也言先臣旣輔助文武受命文武乃報其功命封建諸侯以樹立蕃屏其意在保衞我後之人今我衆伯父尚相及顧視文武建樹之意安

鬯爾祖考臣服文武之心可也雖爾身在外爲諸侯爾心當常在王室用奉行文武恤人順天之德無遺我稚子羞辱可矣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相揖趨出始進而揖既退而揖皆禮也王脫去冕服復着哀經之服按成王新喪君臣冕服儒者議之甚或有援後世禮以議召公之失禮者誤矣王者所行皆爲典常乃著之書以垂萬世後世之見豈能過周召乎周公制禮極其明備豈于新君嗣位而不制之禮者此蓋周公所定故前代無文而自康王始行之凡儒者所疑吉凶之嫌兩難之際周公正爲此而裁之以不易也禮作于周公行于召公定于孔子後世守此自不爲失而反訾經典又豈能行乎自後世尚氣節滅大道于是執今非古者

始出悲亦亂矣哉高者又作感流言慮患之說而非常禮若如有可議孔子當刪削于逸書矣成康之聖自古有幾何患之慮哉呂氏曰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也

畢命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畢字下或遺公字或別有所訛分居里即表宅里成周郊即成厥終俱見經文此篇大意命畢公任周公之任終天下之治其責重矣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康王之十二年六月庚午日也朝步早行言敬事也至豐而後發命告于文王之廟也成周洛邑也以周家之治至成于洛邑故號以成周衆謂殷衆也保安釐理也保釐東郊居成周而治殷衆也成周在鎬東皆畿內地故爲東郊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父師太師也謂畢公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

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左右輔助也先王成王也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輔助成王安定國家之難毖戒殷之頑民遷于洛邑使之密近我王室令用化于周公之訓者既歷三十餘年殷民父子易世頑風已變善俗已成皆無可虞之事予一人以之而安寧按周公遷殷頑民迄康王三四十年頑民老且死新生幼壯不及知殷惡俗皆仁漸義漬之民矣于此可想周公成洛邑後之意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升降猶盛衰也道有升降言衰之久則將盛盛之久亦可衰也今方升平之時而不爲之治即降之漸也政因俗革者革變也昔殷民頑俗周公爲政用下而變之化爲善

俗若俗已善不更讚其所善民無所勸進而道必且降矣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懋德懋于德也。小物細行也。細行亦加憂勤。德之至也。弼輔亮明也。四世文武成及今也。畢公輔相人君之明。已四世矣。正色率下。以嚴正臨羣臣。羣臣無有不敬者。師言法言也。嘉績美功也。可法之言。可嘉之績。在三王時爲最多。垂垂衣裳也。拱拱手也。仰受也。迄予小子。不勞而治。垂衣拱手以受成。皆公之力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周公後于洛邑。誕保文武受命民。今敬以此事命公。可往受事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癉音亶圻音其

旌表也。淑善也。慝惡也。此一句領起下文雙承。宅居也。癉病也。凡爲善者之居里則表異之。以顯其爲善。彼不善者自病矣。樹之風聲者。此旌淑之道行于洛民。四方自聞風觀效。至其不率教訓常法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混同。禮記曰不變移之郊遂是也。此別慝之道行于洛民。俾四方聞風。克畏爲惡。而慕于善。圻與畿同。周以豐鎬東遠伊洛。爲王畿千里。在王畿內界。皆謂之郊。皆所畫之郊所。所守之封疆。今世久。當爲一新。故宜重畫其界。加慎固守。無事常謹有事之虞。亦爲諸侯所觀效。以康安四海也。大約凡洛政所行。卽使天下諸侯奉行。此責甚重。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政制度也。辭辭令也。體理也。要約也。辭令無理。則荒蔓無所約束。謂之無體要。靡靡浮靡之極。卽無恆也。利口便于辭說。而無益實事。卽無體要也。此言政治貴有可久之法。辭令則以體要爲尚。不在好異也。政好異。則屢變法。辭好異。則無實益。此皆世道升平之流弊也。故商紂處治平之後。其政之俗。遂靡靡而不可以久。其辭令惟以便口爲賢。而無益。餘風猶未嘗殄絕。公其念之于心。而以有恆體要之政令謹之

于旦。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世祿之家。習于逸樂。則不能自強。故少能行禮。蕩放也。陵侮也。敝壞也。奢侈也。麗華也。我聞從來世祿之家。不能由禮。則以放蕩爲能。而陵侮有德之人。此實悖逆天道。敝壞風化。以趨于奢麗。萬世同此流弊。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席藉寵榮舊久。怙恃驕傲。淫巧矜大。誇詡也。茲遷洛之庶士。皆殷世祿也。憑藉寵榮

者既久恃侈滅義惟知衣服之美于人而不知禮義之不若人也驕淫矜侉幾將由惡以終其世自周公遷洛之後今雖收其放失之心而閑之以禮義亦甚爲艱難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資財也能擾擾也今欲閑之宜何如惟資財以富之採擾以訓之在永久其年不可一旦求效德心之約于禮也義事之當于禮也其訓之者惟德與義內外交閑是卽訓之大者也此昔周公所制禮樂以訓殷民者由之而已舍此更何以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殷民在王畿之內四方之所觀化故此殷士係周邦之安危也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盪之前文旌別淑慝以生其愧德義教訓以導其善絕無刑威驅迫之意而不剛不柔之治殷士何故不允修其德乎此總承上文

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克愼始者周公遷殷民時卽以爲天下計慮之深而處之詳也克和中者和順無傷君陳繼周公爲治惟宜如此而已克成終者今畢公收周公之成功也協心者一心也同底道者無二道也道以洽之不剛也政以治之不柔也澤潤者生氣也左衽亦言夷也澤旣足以生近民則由近及遠四夷左衽之國無不皆藉以生中外咸治人君乃可永享多福此可見安危在殷士也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時是也成周之保釐所係如此公其惟是成周立國家無窮之基業亦有無窮之聲名何也子孫之訓教于此而成法則于此而治世世守其訓法其治功業與聲聞豈不無窮乎

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既盡也公無難之曰事大不能任惟在盡其心盡心則天下無難事矣亦無易之日民少不難治惟在敬其事敬事則一人亦不易治矣敬順先王已成之功以美于前政可也

君牙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者康王孫昭王子也世傳其車轍馬迹周于天下說者謂周道始衰今觀其三書多切摯之言無可見者或由悔過之後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太常旌旗之名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爲常覲禮註云王建太常縿首畫日月按王乘玉輅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緒業也先王之臣世臣也嗣守先王所遺之業即用先王所遺之臣克輔助我以治四方也履虎尾必咥人履春冰必陷溺憂四方之不治心常如此也。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予翼輔我也股肱所以效力心膂所以一志纘繼也舊服祖父之舊事也按成康時芮伯爲司徒此欲君牙繼其祖考之舊事或即芮伯之後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弘敷五典徧布五倫之教也式用也民則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五典克敷則用和民則矣典在身曰正則在心曰中司教者正其身以教民民自不敢不正其身若民心不能存中惟在司教者之能存其中民亦自知其則矣此見司徒之職。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暑熱也熱氣閉于雨則暑甚暑雨則萬物茂長時令之正也順之自和乃小民惟是怨嘆祁大也冬大寒則生氣凝聚亦時令之正也順之自和乃小民亦惟是怨嘆民情之不能從正如此蓋以大暑大寒實有艱難不可勝者以五典正民亦猶大暑大寒之難勝雖正道而怨咨必生民厭以爲難教之使知難者爲正而當思處其難即可以圖其易而不難民乃安矣此段義理深得民隱蓋存養斯民之心即所謂和民則即所謂中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丕顯哉大其自諸侯而顯也謨謀也造周者始于文王之謀猷丕承哉大其能承順文王也烈功也有天下之功至武王乃成也後人成康以下人也其謨烈之開助我後人者皆出于至正且詳審而無缺失先王成康也成康之治惟以答揚文武光顯之命而已爾君牙惟敬明爾之教訓用奉順于成康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爾祖考之輔佐成康者而已。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先正謂君牙祖父也用祖父舊常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不法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即以顯其君之有治昭孝以作忠也。

冏命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按此書則穆王悔其遊荒特簡太僕以正起居蓋騁車轍馬迹于天下其初年事也世傳其西遊崑崙閶東南國叛而反故于君牙之命欲以正天下而伯冏之命以正君與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伯冏臣名怵惕恐懼也厲危也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此位之危也夜不寐而興起思念其所以免厥過者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聰明言其明齊敬也聖通也侍給侍左右者也御車御之官僕從羣僕之官從王者也昔在文武爲丕后既已聰明齊聖而小大臣皆懷忠良至于侍御僕從無非正人以朝夕承順輔弼其君所以文武一身之動作無不敬號令天下者無不善下民敬順萬邦咸休寧何至于妄馳騁以啓亂階哉。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無良自言其出入起居不欽號令不臧也繩直愆過糾正謬悖也繩其過愆糾其悖謬歸于直正也格至也人有非而心終不自以爲非是其知非之明心不至也至其非心乃自悔悟永無愆謬矣凡此皆賴衆臣匡正我之所不及使能紹繼先人之功烈此中夜思免愆之法在此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大正太僕正也孔氏曰以爲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要之大正之官一切近侍之臣皆得而正之也羣僕衆僕從之臣也有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

類作大正以正羣臣羣臣正自皆以正道勉其君上下交修其所不及。

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以用也便者便利辟者隱僻側不正媚諛悅也言欲正羣臣先簡之于始敬選爾之僚屬無用此等小人皆可致凶其惟吉士然後用之。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僕臣太僕也太僕所司皆親近之臣人君朝夕舉動不離者也此一官正則以類相引親近皆吉士其君自能正矣此一官諂諛不正則親近皆諂諛其君無由御非而

必自以爲聖人終無進德之日是君德惟
在于臣不德惟在于臣其責太僕者重矣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非先王
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
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瘝音鰥

昵親比也憸人小人也耳目近臣也貨財
賄也瘝曠也爾無親比小人使爲近臣小
人必引導人君以非先王之典不以善人
爲吉惟貨財爲吉引君于利若是曠爾之
官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其罪汝矣觀此則
穆王始之荒必爲小人所惑故深悔而簡
冏伯以重戒之世傳造父爲王
御今戒太僕正僕御可知矣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彝憲常法也即先王之典也終戒
以敬永輔汝君以先王之常法

呂刑 又名甫刑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呂侯爲天子司寇傳王之命故名呂刑
夏舜典原本夏書舜金作贖刑故以此
爲訓按儒者多論此篇贖刑之失恐或
之豈孔子所定而猶有非者無亦後人
所見者小未窺聖人之大乎或又云孔
子以之示戒然直垂其書不見有戒辭
也太抵尚書所定雖其人未盡可取而
言善則錄如平王秦穆者是若其言可
刪雖三皇五帝文武周公亦不書存如
逸書者是乃呂刑及康王之命數篇僞
者直斥其失而一以後世所見評之是
耶非耶舜典金作贖刑其義未明呂刑

引之正可相參五証儒者乃又謂舜所
贖特鞭扑非典刑也舜典無明文又何
據知之豈非轉轉皆用私見如
是以好古吾深慮古之不存矣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呂命呂侯以王之命命諸侯也耄老稱也
如老期之謂荒大也度度量也大爲度量
以作刑與禹荒度土功同詰治也惟呂侯
命于四方諸侯云王享國百年耄期緝歷
情實已多知刑罰之故大爲
揆度作成刑書以治四方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古訓前古有訓世之言至亂享在下皆九
訓也五帝本紀神農世衰諸侯侵伐蚩尤

最強暴黃帝戰于涿鹿之野殺之鴟鳥
也矯詐也虔劉王訓古訓言蚩尤始作
亂延染平民無不爲寇爲賊以猛鷙爲義
或姦宄以傾害人或奪攘人之財物或矯
詐虔劉以殺人此
皆寇賊鴟義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
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
罔差有辭。刵或曰刖之誤或曰刵即刖

苗民謂有苗之君蓋即舜時三苗之先世
耳五虐之刑即五刑但不論情理則爲虐
也苗民承蚩尤之亂不用善道徒以虐刑
制天下自名曰法也殺戮大辟也淫過也
劓鼻刑也刵即刖足刑也椓宮刑也黥墨
刑也前世蓋亦有此刑但自苗始淫用之

麗入也差別也有辭無罪者也此言苗于凡入刑獄之人並皆以法制之不差別其無罪而有辭者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于是民俗興起相進于泯泯而昏棼棼而亂罔主于信中猶主也既不忠信則事無憑驗乃以憑于鬼神而詛盟之俗興覆猶憑也詛呪也盟誓也于是變詐益甚苗民又加虐威制之而殺戮愈衆庶戮殺之衆也民怨之極方告無辜于上帝上帝視此民俗無有馨香之德皆刑戮發聞莫非腥穢而已

書經疏畧　周書　呂刑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皇帝謂堯其實爲舜事堯時舜攝位故也報虐以威虐民者還以威報之遏絕苗民即舜分北三苗竄于三危是也無世在下不使繼世爲諸侯于天下也重黎二臣名國語曰少皥氏之衰九黎亂德民俗雜揉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侯此則上世之苗即九黎也先爲九黎後爲三苗絕地天之通者地屬民天屬神也蓋命重之後爲禮官司神之祭祀以明天理而不必通于人專命黎之後爲司徒司人之綱紀以明民義而不必通于天神罔有降格者先是民尚詛盟惟信巫史之術以爲天神降至至此無有也于是羣后之及在下之民皆有非常之明德斯詐威虐之風殄絕無鰥寡無蓋蔽之情而人無不得所矣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舜乃清理察問于下民恐有蓋蔽不得申之情而鰥寡皆有辭于苗鰥寡至弱者也猶敢陳說苗民之罪蓋舜以德爲威故人畏而不敢犯以德爲明故事明而無不察苗民非刑川震以淫刑虐戮于下者相歷不啻幾世至此害始寢而德乃光矣

書經疏畧　周書　呂刑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伯夷明係皐陶事古人名號頗多或皐陶亦有此號前后同舜除苗虐則功可施乃命三后致憂恤之功于民皐陶爲士降下典刑以折民之邪妄禹爲司空平水土定山川之名以奠民居后稷降播種之法使農人生殖嘉穀以厚民生殷盛也自是三后成功獨殘之民乃得殷盛矣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

刑之中。

中正也。祗敬也。穆穆容之敬。明明心之敬。灼明也。功以三后爲盛。而不廢士師之刑者。士制百姓于刑之中。非以虐民。乃教之自敬其德也。然亦非驟制此刑。君敬德有穆穆之容。臣敬德有明明之心。顯灼于四方。皆相觀感。無不惟德之勤。敬故乃使士明民于刑之中也。

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循是以治于民。其有敢作非常者。然後主之以獄焉。訖盡也。威刑也。富言賄也。必非常而後刑。獄加之。故常日終不以盡于刑威。惟盡于金贖而後已。至于金贖。則舜之心。極其敬慎忌畏。而天下亦無可擇之言。及于舜之身者。要言金贖之法。至善也。是舜能有上天好生之德。自我作生在下物之大命。是以至今天在上。而舜祀享在下也。以上皆述古訓之言也。予按舜有贖刑。後世未聞發明者。得呂命之發明。庶幾曲盡天理。闡明盛德矣。此呂刑所以詳詳述舜。故序云。訓夏贖刑也。

書經疏畧 【周書】 呂刑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王曰。穆王之言也。四方司政典獄。諸侯也。天牧。諸侯典獄是爲天牧民者。今爾所宜監觀者何在。非是皐陶布刑以啟民爲當法乎。今爾所宜懲戒者何在。惟是苗民不察于獄之麗。麗刑並制。罔差有辭也。又不擇吉人以明五刑之中。惟是庶威奪貨虐威庶戮也。此以私意斷制五刑以亂無辜。則人無所措也。上天不以爲潔。而降咎責于苗。苗無所辭于罰。乃遂絕滅其世也。凡此數者。皆苗民之惡。爲當懲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書經疏畧 【周書】 呂刑

長而父行。兄行。亦而叔行。弟行。幼而子行孫行。皆謂諸侯也。前以其職戒之。此復屬之以情。言聽朕前戒懲之言。庶幾上天不咎而降命也。今爾無不自用慰言。以爲勉日憂勤矣。爾則無或有戒其不憂勤者。天齊于民。俾我者。齊猶一也。將一民之紛亂而使我治之也。一日非終者。勉一日之間不能終其事。而又不得不求終其事言勤也。在人者。天俾我治民。此責已不在天在人矣。爾尚敬迎天之此命。以事我一人。此要勤。雖畏難而勿畏難。不憂勤。雖休暇。而勿休暇。惟在敬五刑。以成三德。予一

人既有福慶而兆民亦賴藉之以安寧長久矣三德下文五刑五罰五過是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祥刑刑不虐人也人謂用刑之人度審辨也及謂臨刑之際也在今爾安百姓何者當擇非人乎何者當敬非刑乎何者當度非及乎非及何最重凡用刑固敬之于先尤必度于臨刑之時天理良心乃見情法始真也此卽贖刑之根本也下文詳之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

兩造兩爭者皆至也兩造備陳其情辭無不得中也師衆官也卽所擇衆賢人而使

之聽訟必衆聽之恐一人有不及且或私也五辭者五刑之例其兩造之辭各有所入也簡核孚信正定也五辭簡核有據情無可矜雖刑之而心無疑乃定于五刑焉五刑不簡者明犯此罪而情有可矜不以簡核爲得者也如仁人義士爲忠孝擅殺人之類豈可與奸賊同刑簡之則乎于罪若無疑也及刑時則必有所不忍又若罪可疑此所謂何度非及稱疑刑者也則定于五罰焉罰贖也使納金贖罪法仍得申于彼而疑終可釋于我此一條者法外之法情外之情眞天德好生作民元命者矣要之犯五刑者不同行同罪而臨刑無可恤者則刑行同罪而臨刑情不忍者則贖也若五罰不服者則非此類乃簡之無實跡與罰參差不應此條遇誤罰之可疑者也則定爲五過之例焉此所謂成三德者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疵病也五過之疵自五刑五罰降至五過聽者有以私意出入人罪之病謂之疵也官恃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皆聽者之以私意病法其罪與犯法者同卽以其罪坐之審克者告聽獄者宜盡其心力耳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克審之

五刑之疑刑之則可疑也赦者舍也舍刑而就罰也五罰之疑罰之則可疑也舍罰而就過也謂聽者于五刑五罰之赦必如是而後降乃爲無疵也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有衆衆罪人也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其簡核無疑之衆又當觀其容色果心服其罪否也恐有深情而不能自言則常見之于色此言愼入也至于無情實可簡者然後不聽此言愼出也其俱也夫威者失出入人罪則元命屬天不但君以其罪罪之天亦必威之俱當審克以嚴天威焉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

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鍰音環

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刖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古金贖用黃鐵又曰黃金皆今之銅也閱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也所犯之事不同而屬于一類其輕者易犯常多重者不易犯常少上下猶重輕也比校也三千之屬有定而入之者無定每一辭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而後人之僭差也辭與法相似而實非乃比而同之則差也若辭與法絕不類而妄引以比之則亂也上下比罪各得其所屬而不可僭亂勿用不行惟察惟法者其所造之辭不得用之使不行惟在察其辭以合于法而已此皆所謂閱實其罪也此

贖刑之實正舜之遺法世儒竟謂贖擬抑令國家少此一段天德俾善良與奸賊同罪誣矣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刑罰如是則罰之輕而適重重而適輕者亦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而輕重適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為輕重者也刑罰輕重者權一人之宜也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宜也如是則其權則刑罰甚不齊矣雖善為齊者必不齊也如是以用其不齊實有倫序而不亂有要約而不紛則齊之孚矣此節言贖刑又有通變以上五節所謂敬五刑者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於差非從惟從哀矜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罰以懲過雖非致人于死然民重出亦甚病矣故非有口才者所能折獄必良之人乃可折獄也折獄原欲得民中正之心而良吏無不在于中正民兩造有參差不一之辭中于此見焉皆必聽而察之非從惟從者不從其辭亦不能外其辭也既以惻怛敬畏之心折獄又明開刑律之書與衆人相占度皆合衆人中正之心乃從而定其刑以為罰在盡心力以審克之乃獄成罪定而民孚信罪定金贖而民亦孚信若夫上其所定獄于君則必備載兩造之情辭若有一事而介于兩刑之疑則亦必並上之以待人君參定凡此皆不可以非死刑而忽之者豈佞人所能為乎故宜擇人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

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官伯官長也族姓同姓也多懼畏天之罰也言之可畏況敢輕用朕之敬于刑者何爲人之修德惟在于刑也相助也單盡也今天相助民生作君以配于下君之明清在于使民罪盡其辭民辭雖棼亂無不有中正之理使不得盡其辭何以得其中乎私家即所謂五辭五辭皆爲私爲家也獄貨贖金也府藏也功德尤怨也辭兩造之辭繁或殉私家之情以亂獄之兩辭若以獄得貨不足爲寶惟爲罪之府耳我縱彼罪而得其貨將以爲己功且報我以衆怨此皆人之難狀也如此則長有天威以罰我豈天之不中正哉天惟重人命耳若天罰不甚庶民即無有善政在于天下矣此又叮嚀敬刑之至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上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玆祥刑。

嗣孫又屬其後嗣子孫也自今往後亦何所監視非此作德于民之中刑乎尚其明聽我言自古聖哲之人惟此中刑耳民有無窮之獄辭屬于五刑之類以爲極則必皆得中正然後見人尤而無天罰是有福慶也嘉善師民也民至于獄訟猶不離中正故爲善民凡受王善民而有刑獄之責者宜其視此祥刑哉按祥刑贖也總于度及二字見其精微。

文侯之命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禮記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賜秬鬯必賜圭瓚也故序明之按申侯與犬戎攻殺幽王晉文侯鄭武公畢戎狄立太子宜臼爲平王于東周故王有是命賜秬鬯弓矢爲方伯以輔王室所以賞有功諸侯也儒者又議王不謀國難不復父仇而褒孔子存此書何爲也按尚書中天子于其臣有征討之命有建官封國之命至于賞有功諸侯之典尤不可無以存之但有典可存以示後世安必盡出于盛世哉況文公能定周室已亡之國平王遵周制以錫有功之侯孔子不存此書後世將無由以知此典風厲侯伯矣至平王别事姑不具論此乃後儒區區之見故往往皆譏尚書是後人能駕古聖人而上之也吾不信矣。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同姓稱父義和文侯字也言我大顯之文王武王能敬明其德其德之昭明上而升聞于天又布聞于下方因是上帝集厥命于文王而武王乃有天下也先正謂唐叔等始封君也懷安也亦惟爾先人克輔助步事于成王于小大謀猷無不從順故我

先祖成王雖遭大難而安在位也。觀嘉禾事唐叔可謂明于事矣。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閔予小子嗣者言我之爲先君後可憫也造天大譴幽王之過也殄資澤于下民者民所資藉者上之恩澤而殄絕之傷國本矣侵戎我國家者民不歸心故見侵伐于戎狄而國家喪亡也純大也純即以下十三字爲句凡殄民侵戎大因我治事之臣無老成俊德在其官耳當此時我則無能曰我祖我父其乃起而憂我躬乎伊乃也

書經疏畧 周書 文侯之命 語

嗚呼惟有功之臣予一人乃永安在位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顯祖謂唐叔克昭乃顯祖者汝祖以始封國而顯汝亦以有功能光昭之也肇始刑法會合紹續也周原未有天下自文武肇之今周天下已傾得汝再立是汝使我肇有天下法于文武也用合其既離續其既斬于乃君也文人亦謂唐叔按唐叔在成王時無武功史惟稱嘉禾事以和成王于周公以保國難可謂文矣今文公救國難故追孝于前文人也治內曰修禦外曰扞汝多修扞我于艱難若汝之功予能不嘉賚之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一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也賚予也秬黑黍所釀鬱鬯之酒也卣中尊也諸侯受錫命以祭爲先故賜鬯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有方伯之責也四匹一乘馬也父往哉命往行方伯之事也柔遠爲天子懷柔遠方諸侯也能邇爲天子治畿內也惠康小民順安天下也簡省事也都晉國也教文公無怠荒于方伯之職其顯爾國寧簡省恤憂恤成爾光顯之德焉

書經疏畧 周書 文侯之命 五

費誓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曲阜魯國也述其居曲阜者明始爲諸侯也徐徐戎也夷淮夷也二寇皆在魯東故東郊便塞不開通也費魯東地名誓師于此孔氏云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諸侯帥其衆以征也魯所征當于徐而言二寇並興述其亂也按周官及之王政序當時成王止伐淮夷而不及徐此魯侯又止伐徐而不及淮夷蓋同時事天子親伐其大者命方伯伐其小者也或謂魯秦諸侯也其書不宜嗣帝王

之後曰典謨訓誥以記善耳豈論分義剿對畢于禹皐巳有謨矣又謂伯禽豈無俾政何不記曰乎書皆古遺文也古有其事無其文則亦無可代爲之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欲人無諠譁皆靜聽誓命徂茲者茲徂也今此所往爲淮夷徐戎並起爲亂耳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敹音聊敿舉夭切弔音的

敹綴也甲冑綿不堅新者穿治之也甲鎧冑兜鍪也敿繫也干楯也楯有綿繫持之弔堅實也鍛淬礪磨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

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擭音化斂音塞

淫大也舍出也牿閑御也牛服故車馬服戰車皆被閑衛而行不得自如以避險擭穽皆所以陷獸者設機其上曰擭無機曰穽杜斂皆塞也常刑定法也今將大出閑御之牛馬于野當杜塞其擭穽無敢有傷陷其牿者牿之有傷汝則有常刑軍行則有司除道路者故戒之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風放逸也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逃不得越軍壘追逐之拊收獲者敬還復之商量也賚予也我則量度以賞賚祗復之人有越逐而失部伍者及收獲不復還者則治以常刑或疑婦女不從軍不知此後世之禁古文明有此詩古之兵農民而已原無驕淫之氣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甲戌用兵之期日也淮徐並起今我所征惟徐戎耳峙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不及用也大刑殺也軍倚糧食爲命故用大刑魯人者所以別諸侯之兵也國外曰郊郊

外曰遂三郊三遂南西北三方之郊遂也楨榦栽築之木立墻端者曰楨夾兩邊障土曰榦備楨榦則使魯三郊三遂之人事魯東郊不開其東方郊遂之人皆受敵之攻守而儲備木料則取給于不受敵處也以是日征即以是日築壘築墻垣與敵人相守而戰也供供築事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殺也芻茭皆草所以食牛馬必多儲之軍以牛馬爲行止故亦用大刑楨榦芻茭皆三郊三遂所供而亦有與大刑則其所任亦類而自不與攻守也諸侯之兵本來戰亦不能備物料東郊遂人比敵被寇故皆戰亦不令備物料三郊遂人遠敵者氣緩故皆令當儲備也

秦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

秦誓。

崤晉險地。在弘農澠池間。說者謂秦穆之悔。蓋悔用杞子之謀。不聽蹇叔之言而序不明此意。不知孔子取此書正不在明著其人與其事。惟取其文。深有得于納言受善辨賢奸之道。萬世不易者其言誠可師也。若詳其事。則載在春秋者自有既辭。書與春秋。體殊而義不同。學者不可不知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士臣也。羣言之首。即謂此篇之文。納善言辨賢佞。則衆善之言。皆攜其要。故為羣言之首。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

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也。民訖以下九字為句。盤樂也。如流言易也。古語云。人盡從若此多樂責人。此則甚無難者。若受人責使如流水。則甚為難。古言如此。今我正然矣。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逾過。邁行也。謂我不知受善。今始知之。心甚憂慮。日月過去。若不復來。言年歲日短不及改此過而遷此善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就成也。忌惡也。姑且。將順也。古之為人謀者。則動曰未能成就。此等之言。不順人意實嘉謀也。予則不知而惡之。今之為人謀者姑且將順人意。而不謀其敗。此不善謀也。我反以為親。此我所以為憂也。雖則云然。已往者不可追矣。庶幾自今謀問于老成人。則亦可無過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番音波。諞音便。旅同膂

番番老也。愆過也。善士之老者。膂力之日既已過。所經事多。不恃勇而有謀。如此之人我今後庶幾有之。願聽其言也。仡仡勇也。截截言語辨給也。諞巧也。俾君子易辭

者。君子誠實待人。虛心處已。往往為人所欺。而變己之說以從人。皇暇也。彼勇大善射御。我尚不欲有之。況惟辨給巧言。足使君子改辭者。我暇多有之哉。必黜去此人也。要言此後信老成責備之謀不信少年喜事者姑將之言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昧昧靜思也。一介猶一箇也。斷斷誠一也猗語辭。無他技。無別技能之長也。休休好善之美意。如有容。大度之意。彥士也。聖聖人也。若已有之。其心好之。不啻其口出。休

休之實也是能容之有容之實也保子孫長有國保黎民不爲人所有職主也用賢人主有利而無害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亦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冒同媢疾惡也違逆也達通也殆危也反前言之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杌音兀隉音涅

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由于所任一人之且姣因之榮安亦由于所任一人之休休也

書經疏畧卷之第六終

書經疏畧六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畧已著錄是書從註疏本以書序分冠諸篇又從古本合爲一篇列於卷首其次第與孔安國傳及鄭康成所註百篇之序俱互有異同又所載孔安國序於春秋左氏傳句闕其左氏二字解之曰傳附經左曰左傳以人號傳古無此體考左傳或曰左氏或曰左丘漢以來說者不同總爲人姓沐乃以爲左右之左殊駭視聽且謂傳以人號古無此體是併漢藝文志亦未見矣蓋沐著春秋疏畧以左傳爲孔子作故於此書亦護其說耳所解多襲蔡傳其獨出已見者率多杜撰如解無逸篇則知小人之依句曰於是知小民者君子之所依賴以安也豈復成文義乎